
小说月報
FICTIONMONTHLYFICTIONMONTHLY
原创精品集
2005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原创精品集

中篇小说

一个女人的风景	石钟山
我们的负荷	李　铁
奇花异草	王祥夫
乱季	孙春平
我要罗拉	李国彬
撒谎的村庄	凡一平
女出租车司机	衣向东
被夜打湿的男人	马步升
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
拯救文化站	夏天敏
请你帮我记住我	映　川
泪为谁流	阿　宁

短篇小说

耕牛·牧笛	李　锐
秘密	刘　恪
一九四五年的一个春夜	聂鑫森
贫民张大嘴的性生活	鬼　子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ISBN 7-5306-4365-7
9 787530 643655 >

ISBN7-5306-4365-7
I·3414 定价：39.00 元



小說月報

FICTIONMONTHLY

2005

原创精品集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小说月报原创精品集 .2005/ 石钟山等著 . 一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5306-43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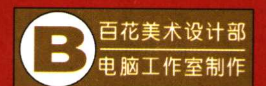
I. 小…　II. 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253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75　插页 2　字数 578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2000 册　定价：39.00 元



小说月報
原创



B
百花美术设计部
电脑工作室制作



责任编辑:《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
装帧设计:张振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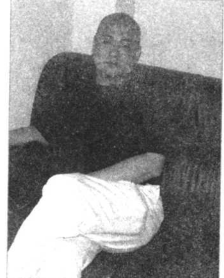

石钟山


李 铁


王祥夫


孙春平


李国彬


凡一平


衣向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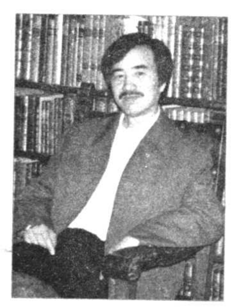

马步升


严歌苓


夏天敏


映 川


阿 宁


李 锐


刘 恪


聂鑫森


鬼 子

小说月報

原创精品集 2005

目录

中篇小说

小说月报

原创精品集2005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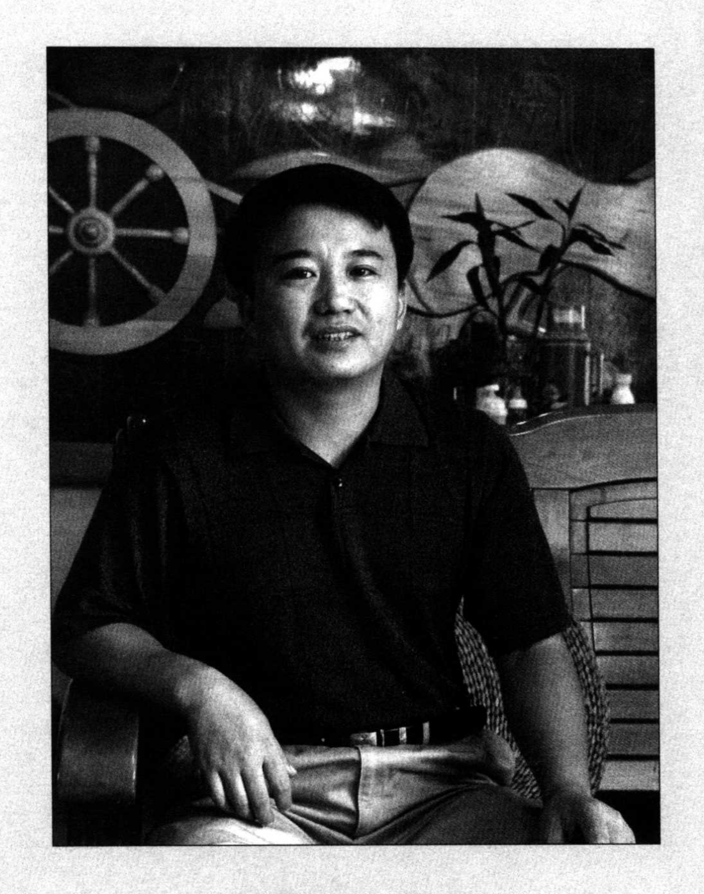
小说月報

原创精品集2005

目录


中篇小说
DESTROY
BANKERS BOX.
703





石钟山小传

石钟山，男，1964年生于吉林，1981年入伍，先后在空军雷达兵、航空兵及总后某院校工作，1997年转业后，曾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北京电视台工作，现为武警总部政治部专业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现发表长篇小说《白雪家园》、《飞越盲区》、《男人没有故乡》、《向北，向北》、《影视场》、《军歌嘹亮》、《玫瑰绽放的年代》、《遍地鬼子》、《大院子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共计五百余万字。根据本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幸福像花样灿烂》、《母亲，活着真好》、《玫瑰绽放的年代》等。

石钟山

一个女人的风景

结　果

艾莉局长的最终结果是，她回到了家里。握手送走司机小吴后，她靠在门上，看着眼前从办公室收拾回来的两兜自己的零碎东西，她才意识到，她再也不是局长了。从此以后，她是一个退休女人，和别的人退休之后没有什么两样。

她呆呆地站在屋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身体像个弹簧，一点一点地松弛下来，人就有些软，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五十五岁的女人了。她站在镜子前看到了鬓边的几缕白发，她的心颤了颤。她听见小吴启动汽车的声音，那辆跟随她几年的局长专车就要离开她家的楼下了，她不由自主地走到阳台上，看见曾经属于自己的那辆专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前局长艾莉知道，那辆车不会在自己家楼下停留了，这辆车已经属于新任局长了。她站在窗前，脑子有些空，无依无靠的，这么多年，她还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她立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发现脸上有凉凉的东西在爬，伸手一摸，是泪。她悄然长叹一声，走过一间又一间房门，她居住的是典型的局长住宅，四室两厅，还有两间宽大的卫生间，只有这个家还真实地存在着。她从来没有感受过，原来自己住的房屋会有这么大，大得她心里有些发空，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呆呆地打量着属于自己的家。

以前这里是最热闹的，不论是节假日，还是晚上，客人总是络绎不绝，送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应接不暇的样子。还有家里那部电话，也是铃声不断。那时她的情绪是饱满的，心里也是满满的，送走最后一拨客人，来不及想什么，往床上一躺，一觉就到天明了。有时，小吴都在楼下按喇叭了，她才慌慌地起床，然后上车，直奔机关。到了机关，离上班还有一些时间，她要在食堂里吃早餐，她一走进食堂那间包厢，小菜呀，粥哇，主食什么的，都已经摆好了。

这些年来，艾莉一直一个人生活，食堂便成了自己另外一个家，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食堂的师傅们已经知道他们艾莉局长的口味了，每日三餐总是会让她吃得很合口味。那时艾局长很忙，机关食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这样一来，艾莉局长总是早来晚走的，停车场上每天第一个迎来的准是艾局长的车，最后一个离开的一准也是。艾莉局长给人的印象便是局机关就是她的家了。

此时的艾莉被宣布退休了，她退得很正常，从离开机关这天起，她已经五十五岁零三天了，五十五岁那天，她被宣布

退休的，女干部五十五岁退休，这是国家人事制度规定的，任何人都一样。又用了三天时间和新任局长交接了工作，最后她是笑着离开局机关的。新任局长一直把她送到楼下，车早在那里等着了，新局长还亲自为她打开了车门，并把手放在车门上方，样子谦恭又周到。在关门的那一瞬间，新局长笑着说：艾局长，请您走好。

新局长就是以前的关副局长，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因为是男性，他还可以干上几年。她也是微笑着冲新局长挥手告别的。当车驶出停车场的一刹那，她回了一次头，看见新局长仍站在那里微笑着冲她招手，她也微笑着。那时，她并没有意识到退休的真正含义，仿佛她又一次外出开会，心情轻松地和送行的人微笑告别。

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那个工作过了三十几年的机关，已经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以后领取每个月的退休金，也是到银行里去领了。新局长最后告别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艾局长，请您走好。以前她无数次地听到过下属们重复着这样的话，此时，这样的一句话，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原局长艾莉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沙发和空荡荡的一切，她恍然在梦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她感到孤独、冷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

五十五岁的原局长艾莉，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生活了。她知道，又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开始了，五十五岁零三天的自己，身体尚属健康，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她还要健康地生活下去。在以后空寂的生活里，她想到了未来，也想到了从前。想起从前，往事仿佛依稀就是几个月前，或是几年前发生的，沉寂下来的艾莉，开始盘点自己的大半生所走过的岁月。

往事如烟似雾，竟有了一种白云苍狗的味道。

开　始

艾莉高中毕业那一年，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刚开始不久，如果她当时上山下乡了，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老三届”那一拨。艾莉当时做好了上山下乡的准备，那时的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青年学生们争抢下乡成为一种时尚，然而艾莉却没能下乡。事情的起因完全是毕业那一年，解放军英模报告团在学校作的那场演讲报告。

那一年，著名的珍宝岛反击战刚刚结束，每一次战役都会涌现出一批英雄。任大友就是其中的一名英雄，当年的任大友二十几岁，生得浓眉大眼，孔武有力，演讲起来也铿锵有力。虽然他坐在轮椅上，这一点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英雄形象。那一次，英模事迹报告团在艾莉的学校演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结果是掌声不断，口号声不断，演讲人的声音曾多次被狂热的掌声和口号声淹没。尤其是当任大友演讲时，他讲到自己的腰椎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他在雪地上一边爬行前进，一边向敌人射击，鲜血染红了身下的白雪，一米、两米……他最后爬出去一百多米，直到因流血过多昏倒在雪地里。据战友们讲，他昏过去后，枪筒仍是热的，滚烫的枪筒把身下的冰雪都烤化了，他昏倒前的姿势仍是射击的样子。

坐在台下的艾莉眼圈红了，最后两行因激动而流下的纯真的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和所有的师生一样为英雄的壮举拍红了手掌，喊哑了喉咙。英雄任大友的英雄事迹令她印

象深刻，从那以后，任大友的英雄形象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虽然任大友是坐在轮椅上演讲的，但在她的心里，任大友比站着的人还要高大伟岸。

那些日子，她睁眼闭眼的都是任大友的光辉形象。她再也忘不掉英雄任大友了，那一段日子里，同学们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解放军的英雄们，班里有几个男生咬破中指给校长写了血书要求参军。也有不少女同学偷偷地在给英雄们写信，敬佩、仰慕的心情溢于言表。在那些英雄中，任大友留给艾莉的印象最深，她也给任大友写了抒发自己情感的一封信，信当然是偷偷写的，为了表示自己真诚的爱慕，她还在信里夹了一张两寸照片，那是为毕业证准备的照片。信发出去了，她激动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但任大友的名字和形象已深深印刻在她的心里了。

有时在晚上睡觉前，任大友的形象会突然在眼前跳出来，让她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入睡。偶尔在梦中，她还梦见过任大友几次，他坐在轮椅上，胸前戴着大红花冲她微笑，还冲她招手。有几次，她在睡梦中醒来，仍然止不住脸热心跳。她企盼任大友能给自己回信，那样她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她也知道，像她这样爱慕英雄的人也一定很多，那么多人给任大友写信，他回复得过来吗？这么一想之后，她就冷静下来，心里会疼一下，又疼一下，失落的泪水便一点一滴地落在了枕边，等待她的是在甜蜜的期盼中的又一夜失眠。

终于在毕业前夕，她接到了任大友的回信，这是她期盼多时的，也是梦寐以求的，英雄任大友真的回信了。当她拿到那封信的一瞬，她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她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疼得她差点叫了起来，她才想到这一切是真的。

她跑到操场上一处没人的地方，才打开英雄的来信。英雄任大友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艾莉同学：

你好。你的来信及照片都收到了，这一阵子到处作演讲报告，很忙，信迟复了，请原谅。

首先感谢你的信任，从信中可以看到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女孩打交道。希望我们能建立起革命的友谊，有空到我们伤残军人疗养院来玩吧。

此致

革命的军礼！

任大友

某年某月某日

短短的一封信，艾莉一连看了十几遍，她都可以背下来了。最后她的目光盯在信中那一句话上，“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女孩打交道，希望我们能建立起革命的友谊”。喜欢、友谊？这一切都是真的，艾莉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英雄任大友在这封信里竟说喜欢她，而且希望和她建立起革命的友谊，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这让二十岁的艾莉不能不浮想联翩，思绪难平，于是她脸热心跳地失眠了。

那几天，艾莉就是在这种焦灼的甜蜜中过来的。她首先想到的是给英雄任大友回信，可一提起笔来，又不知说什么，胡言乱语地写了几页纸后不满意，几把就撕掉了。现在艾莉

如坐针毡，茶不思饭不想，睁眼闭眼的都是英雄任大友的影子。任大友虽然她只见过一次，而且他当时还端坐在主席台上，但这一切已经足够了，他已经融入到她的血液中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个大胆的计划一下子就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了。她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去看望任大友。这个想法一冒出，她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坐的是几路公交车去的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换了几次车，又走了几次冤枉路，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伤残军人疗养院。

这家疗养院坐落在市郊的一座山上，青松翠柏，环境幽雅。当她被人领到任大友的房间时，她一眼就看到了任大友，任大友仍穿着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装，正坐在轮椅上看报纸。她见到任大友那一刻，她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她口干舌燥，最后那几步，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任大友面前的。

任大友显然发现了来人，他把报纸从眼前挪开，目光落在她的脸上，他先是怔了一下，马上他就叫出了她的名字：你是艾莉吧？

她没想到她只给他写过一封信，寄了那张两寸照片，刚一见面的任大友就叫出了她的名字，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差点晕倒在任大友的面前，她有了一种要哭的感觉。

毕竟任大友是见多识广、经过生死考验过的人，忙说：艾莉同学，你坐呀？她不安地坐在了任大友的床旁，那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白得耀眼，这一点她记忆深刻。她呆呆地望着英雄任大友，这就是她朝思暮想的英雄任大友，她不知说什么好。

任大友淡淡地笑一笑，唇红齿白的，他拿起床头柜上的

一个苹果,很快就削好了,任大友举着苹果说:艾莉同学,吃个苹果吧。

她接过了苹果,没有吃,她已经忘记吃了。眼泪终于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任大友从脸盆架上拿过毛巾,递到她手上说:来,擦擦脸,英雄流血不流泪。

她听了他的话,更加控制不住自己,涕泪滂沱,仿佛他是她多年寻找的失散亲人,终于相见了,再也控制不住多年压抑的情感了。

任大友最后抓住了艾莉的手安慰道:艾莉,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儿,我没有看错。

事后,艾莉回想起来,他的大手温暖而有力,长久弥漫在她纤细的内心里,挥之不去。

那次见面,她自始至终没有说过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问她答,他说:快毕业了吧?

她点点头。

他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她答:二十了。

他说:二十了? 二十了好哇。

他又说:我二十五了。

她望着他的浓眉大眼,感觉和那天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的样子一点也不一样。

后来他又说了什么,她一点也不记得了,她只感到温暖。

再后来,疗养院的一位女护工推着英雄任大友去吃午饭了。女护工很漂亮,穿着疗养院统一的白大褂,走路一飘一飘的,人就显得很轻盈。她站在台阶上看着漂亮的女护工把任大友推走,仿佛是别人把任大友给夺走了。那时她暗想,自己

要是那名女护工该多好哇。当她看不见女护工和任大友时，她才一步步地向疗养院门外走去。就在她踏出疗养院大门时，心里那个想法也成熟了，她几乎咆哮着在心里说：任大友是我的，我要嫁给他！

这么想过了，她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成人仪式

那些日子，任大友在艾莉的心中成了唯一。从台上到台下，艾莉已经完全了解了英雄任大友。台上作报告时的任大友是她心里的灯塔，然而生活中的任大友就像邻家的哥哥一样。一份崇敬，一份亲昵。疗养院一见，艾莉觉得英雄任大友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她从任大友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任大友对自己的亲近和渴望，那是一个男人欣赏女人的目光，这一点让艾莉充满了自信。在这之前，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正因为如此，艾莉在那一闪念中下决心要嫁给任大友，她的想法一经跳出，她自己都打了一个激灵。

二十岁的艾莉有着许多的冲动，许多冲动的想法和二十岁青春的幻想结合在了一处，于是就有了一种一往无前的味道。勇敢而又善良的艾莉决心已下，似乎是十头牛的力量也拉不回来了。

有了成功见过英雄任大友的经验，她的信心大大增强了，在临毕业前的那一段时间里，伤残军人疗养院成了她经常光顾的场所。任大友一见到她，双眼里便跳出一种晶亮的东西，他自始至终对她都是微笑着欢迎的，她在他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力量，她也直视着他的目光，脸是热的，心是跳的。

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要嫁给你,我一定要嫁给你。但她嘴上没有说出来,因为还没有那样的机会,但她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自己的秘密已经被他破解了,他一直那么期待着,微笑着面对她的到来。

那些日子,她一天见不到任大友仿佛就缺少了什么似的,她会百无聊赖,吃不好睡不着,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任大友。好在那一阵子马上就要毕业了,上学也没什么正经事,大家都在写决心书,有的要求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有的要去参军,到前线部队去。学校里一派群情激昂的样子。她在这种气氛中很容易一次次地往返于伤残军人疗养院,只要一看到任大友,她的心里就塌实了,一副幸福得没有边际的样子。

一次,她却扑了个空。任大友这些英雄们出去作报告了,还没有回来。她只能在疗养院的门外等。这时,天又下起了雨,刚开始一丝一缕的,她躲到一棵树下,后来那雨就大了起来,还夹杂着狂风,很快她就被淋湿了。风和雨让她颤抖不止,这时任大友还没有回来,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有些委屈,她就哭了。一边哭,一边在心里喊:任大友,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最后,内心的呼唤竟变成了嘶喊。

不知过了多久,任大友回来了,大轿车开进了院里,那些伤残英雄被护理员用轮椅推了出来。她看到了任大友,他仍然坐在轮椅车上,胸前还戴着大红花,他似乎仍沉浸在英模报告中。他的身后是那位漂亮的女护工,推着他向宿舍走去。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浑身上下水淋淋地向任大友的宿舍跑去,临走进宿舍前,她差点和迎面走出来的漂亮女护工撞上,她连看一眼女护工的时间都没有了,她一头撞进任大友的宿舍,任大友看见她的那一瞬也愣了一下。她立在那里,身

上还往下滴着水，水把地面都洇湿了，她喘着气，眼泪仍含在眼里，任大友惊怔地望着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嘶声喊了一句：任大友，我要嫁给你。

任大友在惊悚过后，向她伸出了一只手，他的手刚握住她冰冷潮湿的手，她似乎已经没有力气支撑自己的身体了，她一下子把自己投入到了任大友那宽大、温暖、有力的怀抱中。

接下来，她在任大友的怀里哭得泣不成声了。刚开始时任大友有些惊慌，有些无措，待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就用力把她抱在怀里，又用那只英雄的大手一遍遍揉搓着她被雨水淋湿的头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哽咽着也哭了起来。待一切平息后，她红着眼睛盯着任大友说：我真的要嫁给你！

他也泪眼蒙眬地望着她，喃喃道：你真的愿意和我建立革命家庭？

她咬着嘴唇，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我愿意。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冷静了一下说：我是个伤残军人，腰椎受伤了，医生说我这辈子怕是离不开轮椅了。

说到这里，任大友还拍了拍身下坐着的轮椅扶手。

她也抹一把泪说：那我也愿意。

他说：真的？！

她没有说话，又一次用力点点头，汹涌的泪水又一次不可遏止地涌了出来。

这次，他又伸出有力的大手，一把把她拉到怀里，这时，两个人都感受到对方身体的颤抖。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英雄任大友的身世了。任大友十八岁入伍,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前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于火线上在排长牺牲的情况下代理排长指挥战斗,从而在火线上被正式任命为排长。在担任排长两天后的又一次战斗中光荣负伤。他成了一名英雄的伤残军人。任大友出生在农民家庭,三代受穷,苦大仇深,在他家三代的历史中,任大友是最有出息的。

任大友也是善良、勇敢、勤劳的,他在众多的女孩子的来信中,慧眼识珠地看中了艾莉,他相信艾莉也是善良的,那些女孩子的信也是很狂热的,任大友非常清醒,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女孩子的狂热会烟消云散的。二十五岁的任大友是个非常实际的人,他如今虽然是个英雄,但是身残了,没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地愿意嫁给他。他现在只是一个伤残军人,以后他还要生活,当初给艾莉回信时,他有着一定的功利性。没想到第一次见到艾莉他就验证了自己在信中对她的感觉。那一刻,他心底里便滋生了一些新的奢望,他一方面希望能和艾莉有个结果,一方面又在担心自己伤残的身体,配不上艾莉。这些天,他也一直在矛盾和困惑着。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句话终于在艾莉嘴里说出来了,而且又说得那么坚定不移,铁定如山。他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那一刻,他感动万分,他一时竟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当他把艾莉实实在在抱在怀里时,他才真正地感受到眼前的一切并非虚幻。

在以后的日子里,艾莉和任大友俨然是以一对恋人的身份出现在一些场合了。那一阵艾莉三天两头地来到疗养院,只要她一出现,便大张旗鼓地推着轮椅在任大友住的疗养院

的房前屋后走一走。太阳照在他们的身上就别有一番景致了。那些伤残的战友用羡慕的目光望着他们，两个人的脸上都是一脸的骄傲，神采飞扬的样子。有战友路过见到他们时，就说：大友，你小子行呀，女朋友都找到了。

任大友不说什么，坐在轮椅上只是笑，艾莉把幸福挂在脸上，用微笑和甜蜜的表情来回答别人的问候。

渐渐地，关于任大友找到女朋友的新闻便在疗养院传开了。先是疗养院的领导很重视，首先找到任大友来核实这一消息的真伪，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最后他们又找来艾莉，很热情地端茶倒水之后，很郑重地问：艾莉小同志，你真的是在和任大友交朋友？

艾莉认真地点了点头。

领导又问：你想好了，真的要嫁给他？

艾莉又一次认真地点了头。

领导喝口茶，揉了一次眼睛，待确信这并不是幻觉时，更加深入地问：你为什么要嫁给任大友哇？

艾莉一下子红了脸，盯了领导的眼睛说：因为他是英雄，为国家流血立功。

领导长吁了一口气，看了好一会儿艾莉，又吁了口长气，然后抓过艾莉的手摇晃着说：谢谢你小同志，感谢你对我们英雄的爱。

艾莉又一次脸红了。

伤残军人疗养院的领导，又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本地的民政局领导，因为疗养院归民政局领导，这些战争中的英雄们已经退役了，伤残军人以后的安置自然是归民政部门负责。他们现在住在疗养院是暂时的一种办法，因为他们还要

到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去演讲，另外这些伤残军人中有些人的身体恢复得还不好，还要进一步的调养，等一切都平息了之后，才能有进一步的安置。有青年女性爱上这些伤残军人，民政局的领导是举双手赞成的，无形中艾莉在为他们分担了一部分照顾伤残军人的责任，同时，这样的行为在社会上宣传出去，一定会带来很好的正面影响；如果所有的伤残军人都能成家立业，那民政局以后的工作就很好开展了。

民政局的领导在高兴之余，对这件事也是很慎重的。他们找来了艾莉，当艾莉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没料到艾莉竟是这么年轻漂亮。

领导先表扬了一通艾莉，领导握着艾莉的手说：艾莉小同志，感谢你对英雄的这份革命感情，你带了一个好头，真的谢谢你了。

艾莉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庄重的场合，民政局的领导全部出场了，在一个宽大的会议室里接见艾莉。艾莉不仅羞红了脸，浑身紧张得都出汗了。她低着头，羞怯地立在那里，手里一遍遍地揉搓着自己的衣角。

民政局的领导在见过艾莉后，突发奇想地要把艾莉树为典型，因为这完全是个正面教材，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爱护这些英雄的伤残复转军人。正当民政局的人从居委会到学校搜集、整理艾莉的材料时，艾莉的家里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变故。

艾莉的父母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知道艾莉和任大友恋爱消息的人。关于任大友的英雄事迹，艾莉的父母从报纸和电台中早就听说过了；可让女儿嫁给一个伤残的复转军人，父母说什么都是想不通。

父亲艾师傅说:艾莉呀你可想好了,咱们家你是老大,一家人还都指望你呢。

艾莉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在上小学,一个在上初中。父母都是一般工人,没经过什么大事,这件事一出,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事了。

艾莉在家里就没有了腼腆的样子,她直视着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早就想好了。

母亲也说:有手有脚的男人你不喜欢,你为啥喜欢那个伤残人呢?

艾莉却说:有手有脚的不是英雄,我喜欢英雄,喜欢任大友。

父亲和母亲就没有话说了, 他们干瞪着眼睛看着艾莉,最后母亲一拍大腿说:这事我看不成,不成就是不成。

父亲坐在桌前闷头抽着烟,半晌父亲又说:艾莉呀,你想过没有?你和他结婚,你可要侍候他一辈子。

艾莉说:侍候一辈子我也愿意。

老实巴交的父亲还能说什么呢, 母亲也只能一旁抹眼泪。

民政局的领导研究决定,要把即将毕业的艾莉招到民政局机关来上班。他们经过走访学校得知,艾莉在这之前已经写好了下乡的请战书,学校也对艾莉的下乡作出了安排。这时学校的学生已经毕业在即,就等着敲锣打鼓欢送这批应届毕业生下乡插队去了。

民政局领导作出如此的决定是有考虑的,不能让艾莉下乡,她下乡了,英雄谁来照顾?这是其一,另外他们已决定树立艾莉为典型了,就更不能让她走。让艾莉到民政局机关工

作，既方便宣传，又能让人们感受到民政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艾莉便到民政局机关来上班了，对这一安排，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要让她能和英雄任大友生活在一起，她什么条件都能接受。她在这之前曾担心过，万一自己下乡了，任大友怎么办？但她只是担心，事实上还没有成为现实时，她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

就在她到民政局报到没几天后，他们那一届毕业生就敲锣打鼓地被送下乡了。她去为同学们送行，她看着那些兴高采烈的同学们，在鲜花和喝彩的簇拥下奔赴远方的身影，心里多少有些遗憾。她有些羡慕那些同学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战天斗地。

梦想和真实

艾莉自从来到民政局机关，所有的人便都知道她已经是英雄任大友的未婚妻了。她在机关里出入，人们都用一种她说不清楚、但总感到有些异样的目光望着她，年长一些人的目光中就复杂一些，其中有惊讶、问询、羡慕抑或是嫉妒等，总之，这让阅历不深的艾莉是说不清楚的。

从学校到机关，从形式到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包括望着她的那些目光。既然她不能完全理解，她就不予理睬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她和任大友的恋爱中去了。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艾莉年轻美丽的身影在机关的楼道里跳来闪去。

艾莉的父母也没料到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老实巴交的父母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女儿会到局机关工作，在机关

工作那就意味着女儿已经是国家干部身份了。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母对干部充满了敬畏。父母双双在轻工局下属的一家工厂工作,他们还没有机会踏进过机关半步,就是厂部他们也没有进去过几次。局机关干部,他们也只能在每年春节时远远地望上几眼,那是机关干部来厂里检查工作也兼顾慰问职工。国家干部,在他们的心目中举足轻重。

当然他们明白这一切都是缘于什么,没有英雄任大友,他们的女儿无论如何是不能留在机关工作的。他们的女儿会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打起背包,在鲜花和锣鼓声中被送到乡下去。眼前的一切,让这对善良的夫妻一时不知是对还是错,他们举棋不定,一时拿不准主意。他们晚上躺在床上,就有了如下的对话——

艾师傅说:她妈,咱家小莉如今是国家的人了,咱家三代了还没出过一个当官的呢。

艾师傅把干部理解为"官",在那个年代是很普遍的。

母亲说:她爸,你说这事是好还是啥呢?

艾师傅就叹口气,爬起来点了支烟,深深重重地吸着。艾师傅一辈子没动过什么脑筋,他遇到费思量的事儿时,便觉得比山高比海深。这回,他真的要好好琢磨琢磨了。

母亲就又说:咱家艾莉,嫁给那样一个人,以后能行吗?

艾师傅叹口气,一支烟吸完也没想出这件事情的轻重,他把烟蒂扔在地上,又用一口痰把它覆盖了,翻身躺在床上,长出一口气说:事情都这样了,也就这样吧。

艾师傅想不透也就不再想了,浑身一放松就很快睡着了。

母亲却睡不着,女儿毕竟是自己亲生的,一把屎一把尿

地拉扯大不容易，眼见得女儿花一般地长大了，就要被人摘走了，摘她的不是别人，而是任大友。如果任大友是个正常人的话，摘了也就摘了，女儿大了总要是别人的人了，这千年万年的规律她是懂的，可他任大友却不是一般的人，他不仅是英雄，还是坐着轮椅的瘫子，就是英雄也掩盖不了瘫子的事实。女儿就要和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做母亲的能不左右为难、思量再三吗？

不管艾莉的父母如何思量，事实正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着。

艾莉和任大友的恋爱故事，一时间全社会都知道了。报社记者、电台记者蜂拥着来到机关采访艾莉，不厌其烦地挖掘她爱上英雄的思想根源以及动机，艾莉说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她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会爱上英雄任大友了。当然这一切都是民政局领导安排的，他们要趁热打铁，让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伤残军人，并支持他们的民政工作。

那些日子，报纸上、电台里到处都在说艾莉和任大友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经过记者们的描绘，艾莉和任大友从相识到交往复杂而又曲折，当艾莉看到报纸上的文章，简直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故事。

在民政局领导的关心爱护下，英雄任大友和艾莉的婚礼如期举行了。主持婚礼的就是民政局的李局长——长得有些微胖、头发有些谢顶的老头。艾莉父母也被隆重地邀请参加了，任大友的父母因路途遥远，不能及时赶到，疗养院的领导就代表男方的家长了。

这是一场革命化的婚礼，李局长当主持人，参加婚礼的人有民政局全体中层以上干部，还有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当然新闻媒体也少不了。婚礼的仪式上还安排新郎新娘讲

话。

英雄任大友被人推到前台时，激动得已经是热泪盈眶了，他左抹一把泪水，右抹一把泪水，哽着声音说：我们的血没有白流，战友们的血没有白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说到这里，他把目光对准台下的艾莉，又用手指着艾莉说：更要感谢我的妻子艾莉姑娘对我的信任，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建立好革命小家庭，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任大友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轮到艾莉上台发言时，她脑子里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讲话，最后她只憋出一句话：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我要照顾好英雄，请同志们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刚走出高中校门的艾莉，一着急把写在决心书上的话想起来了，好在不论她说什么，台下都是雷鸣般的掌声。

当主持人李局长又热情地请艾莉的父母到台上讲话时，两位老人脸红脖子粗地就是不肯上台，任人怎么搀请，他们的双脚都不肯向前迈出一步。最后记者七言八语地问艾莉父母这样那样的问题时，艾莉的父亲一边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一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问到母亲时，母亲躲不过也只说了句：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艾莉父母的回答，一点也没有影响英雄任大友和艾莉高尚的婚礼。就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转播了当地电台的新闻稿件，不仅全市人民知道了任大友和艾莉的革命爱情，就连全国人民也都知道了。

在这种东风的吹拂下，又有几个伤残军人开始恋爱了。甘愿嫁给英雄的有教师，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当然也有工人。一时间，关于英雄们的种种爱情故事有多种版本，方兴未艾

地在社会上流传。

民政局早就在机关宿舍里安排了一间房作为任大友和艾莉的新房。当婚礼结束后，两个人单独面对时，任大友用有力的臂膀把艾莉拥到自己的怀里，喃喃自语着说：你真的嫁给我了，这是真的吗？

任大友感到不真实，艾莉同样感到不真实，她望着近在咫尺的英雄那张英俊的脸，浑身颤抖不止。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任大友用一双英雄的手为她擦去眼泪。

他们的婚姻生活真正地开始了。

结了婚的任大友便离开了伤残军人疗养院，由民政局出面安置在一家残疾人工作的小厂里，现在的任大友完全是社会中的一员了。每天他摇着轮椅去厂子里上班，刚开始艾莉不放心任大友独自上下班，每天早晨都是她骑着自行车护送着进厂。一直到厂里的门卫走出来，热情又亲热地把任大友接过去，她才放心地离开。下班的时候，她又来到任大友的工厂门口，一直等任大友出来，他们才双双地往家里走去。

后来，任大友执意不让艾莉送了，但艾莉不放心，表面上没去送，但也偷偷地跟过几回，当她看到任大友过沟沟坎坎遇到困难时，总会有人上前帮上一把，艾莉总算舒了口气，以后她也就不再坚持接送任大友上下班了。

那些日子，艾莉过得充实而又忙碌，下班后她都要先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到家里生火做饭。饭做得差不多时，任大友摇着轮椅回来了，任大友并不忙着进屋，而是坐在轮椅上看艾莉忙活。他们住的是平房，做饭在露天里，做饭的地方只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有时赶上刮风下雨的天气，艾莉就会很辛苦。

有时一顿饭做下来,艾莉的手都冻僵了,拿不住筷子,任大友就伸出那双英雄的大手紧紧地把她的小手握住,又揉又搓的。弄得艾莉怪痒痒的,然后她就咯咯地笑。任大友不笑,一脸真诚地对着艾莉说:真是难为你了。

居家过日子,对艾莉来说真是勉为其难了,她刚刚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在家里是老大,平时除了照看弟弟妹妹外,有时也帮着母亲做饭,可那只是一时的,她并没觉得有什么;而眼前的任大友却帮不上她什么忙,她只能帮助他。吃完饭后,她还要烧水帮他洗脸洗脚,再半推半抱地把他服侍上床。他坐了一天的轮椅,好人都受不了,何况他腰椎以下都是瘫的。上了床的任大友便瘫在床上,成了一堆泥,过好久才能恢复过来。这时的天已经晚了,艾莉忙完屋里屋外,已经脱衣上床了。上了床的艾莉又要帮助任大友把衣服脱下去,当两个人静静躺在床上时,这方天地才真正属于两个人了。

任大友一如既往地用有力的臂膀搂紧艾莉单薄的身体,艾莉温柔着把身体靠在任大友的怀里。任大友那双英雄的手在她的身体上下缓慢又抒情地走过,刚开始艾莉还有些不好意思,不仅羞红了脸,身子还躲来躲去。渐渐地,她能在任大友的爱抚下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快感,况且,在她的意识里已经明白自己已和任大友结婚了,他是她的男人,她是他的女人,任大友只能把所有对艾莉的爱意体现在那双手上。

有时任大友的手在艾莉青春的身体上游走累了,便停在那儿,只将臂膀用力地抱紧她,气喘着说:艾莉,我对不住你。

艾莉在黑暗中就很惊讶地看着他。

他说:我受伤了,做不成男人了。

她仍不解地望着他,半晌才说:你现在不就是男人吗?

任大友摇摇头,在黑暗中叹了口气,抱着艾莉的臂膀也慢慢地松了下来。

艾莉真的觉得没有什么,这一切挺好的。她才二十岁,对男女的事情她并不懂,她以为两个人结婚就是生活在一起,还有男人对她的爱抚,这也是她结婚后才领略到的。她觉得除了任大友伤残外,其他的并没有什么。伤残的任大友她是知道的,如果他不伤残,不是英雄,她说不定就不会认识他,不认识他又怎么能嫁给他呢?那时的艾莉躺在任大友的臂弯里,满足而又幸福,很快就甜甜地睡着了。任大友却无法入睡,他在暗夜里长时间地望着睡梦中的艾莉,悄然流下两行泪水。

民政局经常安排一些演讲活动,这次作报告时,不是任大友一个人了,艾莉也坐在了主席台上。报告的内容不是单纯的英雄事迹了,而是着重讲两个人的爱情神话,谈他们的爱情经历,以及婚后的幸福生活。他们的报告时常被台下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艾莉也成了甘于奉献的新一代女性代表。

艾莉不仅成了民政局机关里的先进人物,她还被市妇联树立为典型,号召全市的妇女学习艾莉的奉献精神。不久,艾莉就入党了。她因为任大友也成了英雄一样的人物。不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她,在她背后指点着说:这就是那个艾莉。口气中满含了敬意。那些日子,艾莉是骄傲的。她从内心里感激任大友,因为这一切都是任大友带给她的,没有任大友就没有她的今天。

那些下乡插队或去兵团的同学,不时地也有信来,他们

从开始的谈理想，到最后抱怨那里的艰苦。他们在信中无一例外地都在羡慕艾莉，羡慕她在机关的工作，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每个月还有工资。下乡的那些同学，已从火热跌到现实，他们开始怀念城市的生活了。

后来又发展到有人偷偷地从农村跑回来，赖在城里不想回去，最后还是被劝说回去。他们这回走时，已经不是满怀豪情了，而是鼻涕一把泪一把，他们留恋城里的一切。

艾莉当初没能到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一丝遗憾早就没有踪影了。她真心实意地感激任大友，如果没有任大友，她现在肯定和那些同学们一样在农村里吃苦受累。她对眼前的一切满足而又塌实，她加倍地对任大友好，把自己平时能想到的种种好处，都通过实际行动落实在照顾任大友的生活中。

艾莉越是对任大友好，任大友就越觉得对不住艾莉。

任大友经常把艾莉搂在怀里一遍遍地说：你真是个好人，这辈子和你生活在一起，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这时的艾莉就说：大友，别这么说，照顾你是我的责任。和你结婚前，我都对领导表态了，我要一生一世地照顾你。

任大友搂着艾莉的手臂就用了些力气，他在心里唏嘘感叹了一番。

日子过得很平静，也很快。因为艾莉的特殊身份，她年年被局机关树为典型，最后她终于成为局机关一个部门的处长。这一年她才二十七岁，也就是她结婚七年后，她走上了领导岗位。任大友早就是残疾人小厂的厂长了，他的手下领导着几十人，比在部队当排长领导的人还多。两个人都走上了领导的工作岗位，两个人在家里议论最多的就是国家的命运和单位的工作，于是他们的话题就多了起来。

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他们新婚时的样子，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任大友死死地把艾莉搂在怀里，用那双男人的大手，从上到下地把她的身体抚摸了一遍又一遍，她的身体在他的触碰下先是凉的，后来热了，是那种来势汹涌的热，他气喘着，她也气喘着。那双男人的手终于疲累了，慢慢地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上停滞不前了，她知道一切即将结束，但身体仍然热着，无着无落的样子。过了一刻，又过了一刻，她的身体才渐渐平静下来。

他就在她的身边睡去了，她却睡不着，睁着眼睛望着黑暗的夜，体内有种东西在窜来窜去。这种生活她已经过了七年，刚开始她真的不觉得有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心底里的那份渴望像小树一样一点点长大，最后竟蓬勃起来，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想压住都不可能。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的事，老局长被赶下台了，走马灯似的又上来好几任局长，可不管谁当局长，她都是局机关的典型，也是社会的典型，如今她又走上了领导的岗位。原来下乡的那些同学不断地有消息传来，有的熬不住，回城又没有希望，就在农村结婚了，生了孩子后就真的在那里扎了根。有的病退回来，有的被城里的单位招工回来，不管回来的还是没回来的，他们大都结了婚，很快就有了孩子。

上高中，还有刚结婚那会儿，她对生孩子的认识是，只要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会有孩子。当然，她也是后来才明白，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并不那么简单。有一次，她在书店里偷偷买回一本《新婚手册》，她才真正明白男人和女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白了之后，她心里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渴望，可那份渴望又找不到真正达到的通道，她便焦灼而又难过。

每天晚上入睡前,她总是怀着很矛盾的心情躺在任大友的身边,她一方面渴望任大友的抚摸,又怕他的抚摸,他的爱抚总会唤起她更强烈的渴望,然而那种渴望又不能淋漓尽致地达到宣泄的程度,所以她又惧怕他的抚慰。后来有许多次,她把他安顿在床上,自己却坐在小桌前一遍遍地看从单位里带回的材料。

任大友见她在忙工作,也不好说什么,只一遍遍地说: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她就说:快了,就来。

她说这话时身子动也没动,眼皮却早就打起了架。坚持了一会儿,又坚持了一会儿,她听到任大友已经睡着了,才悄悄地躺到床上,用被子紧紧地把自己裹了起来。

第二天,当他们睁开眼睛看到对方时,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一切又都是新的。

不久,"文革"就结束了,那些下乡的知青们,又一股脑地回到了城里,有的拖儿带女,就是没有拖儿带女的,也是满身疲倦的样子。接下来,他们在城里开始了工作和生活。

有几次,他们这些老同学又聚在一起,就有了许多感慨。无一例外地,他们都羡慕艾莉当时的英明选择,艾莉似乎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么白净,年轻漂亮,只不过比以前更成熟了。再看看那些下过乡的同学,老了,黑了,倦了。他们在广阔天地里奋斗了那么久,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了。他们的起点很低,没有更多的奢求,只想找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艾莉现在已经是机关的处长了,是中层干部,人前人后的也算是个人物了。"文革"结束后,机关又恢复了正常的工

作和秩序，老局长又出任局长。有许多在“文革”期间靠造反上来的那些领导，又纷纷地被调整下去，那些受迫害的领导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机关人事又彻底地洗了一次牌。艾莉因为是典型，是人们学习的样板，不论怎么洗牌，她还是她，她仍然是机关的处长。这一年她三十岁，经过机关人事变动后，她这才发现，自己是机关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切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这个城市和整个中国一样，十天一个小变化，一个月就是一次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任大友那个残疾人小厂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小厂是区办的小厂，生产各种包装箱，以前他们生产的包装箱供给区里的一些工厂和商店用，现在人们一夜之间都注重起包装来了，那些印刷精美的包装一下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任大友这个残疾人小厂做的那些包装箱已经落伍了，色彩款式陈旧单一，已经没人要了。残疾人小厂一下子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一连三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任大友一下子似乎就老了，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肩上有这么大的压力。

艾莉在机关生活得很正常，可以用舒心来形容，机关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只要有人纳税，他们就能正常生活。然而企业不行，所有的企业都要自己求发展。

那些日子，任大友忧心如焚，他是一厂之长；他又是英雄，他不甘心小厂在他手里就这么黄了。在那段时间里，艾莉也感受到了任大友情绪上的变化。任大友已经没有心思和艾莉温存了，他躺在床上彻夜难眠，他苦思冥想着把自己的企业带出困境的办法。有时艾莉都一觉醒了，发现任大友还睁着眼睛在想事，便劝道：大友，没什么大不了的。厂子黄了，还

有我呢,我能养活你。

任大友听了艾莉的话很感动,他抓过她露在被子外面的手,用劲地握了握。可任大友毕竟是任大友,在他人生的经历中,他还没有服过输,他也想过自己一走了之。自己毕竟是英雄,这个厂子黄了,他要求组织再给自己换一份工作就是了,可他不忍心看着那几十名残疾人下岗,他们都是自己家庭中的顶梁柱。

英雄任大友终于为自己的小厂找到出路了,那就是和别的工厂一起整合,更换原有的设备,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潮流的包装产品来。那些日子,任大友摇着轮椅满世界去寻找合作伙伴。虽然很辛苦,但他毕竟看到了希望。每天晚上,艾莉看到任大友疲惫的样子总是很心疼, 任大友却乐观地说:快了,快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那天早晨和每一天的早晨并没有什么不同,艾莉和任大友一起出门,这已经成了他们每天的生活习惯。他们在家门口分手,她去机关上班,他去为了小厂的生计忙碌。她望着他摇着轮椅向前走去,她突然又追上他,让他停下来,因为她发现他的头上又生出了两根白发。她不忍心看着还不到四十岁的他就有了白发,她蹲在他的面前,很认真地把那两根白发拔了下来。

他冲她笑笑说:艾莉,你放心,我还没有到老的时候呢。

她也冲他笑一笑,他摇着轮椅匆匆地走了,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等着他,一家企业同意收购他们的小厂,如果成功的话,那家企业出资改造他们的小厂。这样的谈判已经谈了几次了,进展都还顺利。他今天又兴冲冲地去准备和那

家企业落实一些细节问题。

艾莉是到单位不久，接到小厂打来的电话，那人只在电话里说：他们的厂长出事了，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当她匆忙而慌乱地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她，任大友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就在她和任大友分手不久，任大友去那家企业谈判的路上，路过一个铁道口，他的轮椅不知怎么就卡在了铁轨的缝隙里，怎么也出不来了。这时，正好有一列火车呼啸着开了过来，周围看到的人想去救他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任大友现在的结果。

那一刻，她听了医生的话，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当她冲到任大友的身边，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床单时，她才真正地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

任大友一下子就离她而去了，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几年风风雨雨之后，任大友就在她的生活里消失了。从那场英模事迹报告会，到任大友走进她的生活，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人却说没就没了。她扑在任大友已经没有了温度的身体上放声大哭起来。

任大友离去了许久，他头上的那两根白头发仍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时，在她思念任大友时，他的面孔在她的印象里是模糊的，而那两根白发仍清晰地在她眼前浮现着。

又是开始

经历过这样的变故后，可以说是对艾莉的又一次洗礼。从内心里说，艾莉并没有不能自拔，相反，她很快就从失去任

大友的噩梦中清醒了过来。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她从单纯到成熟的过程中,已经看清了自己,也认清了生活。当初她爱上任大友,那时的她单纯,带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梦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梦想时期已经过去,剩下的就是眼前的现实生活。她嫁给任大友,只是承担了照料他生活的责任,他们名义是夫妻,这么多年的相处使当年的崇敬已一丝一缕地远去了,呈现在她眼前的只是现实生活。她对任大友没有抱怨,只是承受。既然,她当初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她就不可能反悔。何况该得到的也已经得到了,在任大友没有出事前,她已经做好了陪伴任大友一起到老的心理准备。那份理想式的爱情早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亲情和友情,还有的就是道义。

现在任大友突然离她而去,在最初的几天悲伤之后,她很快就清醒了过来。清醒过来的艾莉,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那条羊肠小路,一下子就变宽了,且灯火通明。她意识到,自己刚刚三十出头,属于自己未来的路还很长,也很美好。在嫁给任大友的十几年时间里,她几乎和任大友绑在了一起,不仅生活上她要照料他,精神上也完全被他捆绑住了。因为她是一位英雄的妻子,走到哪里她都要以一个英雄妻子的身份出现,仿佛伤残的不是任大友,而是她自己。

放松下来的艾莉,一时觉得天高地阔起来,有一种想飞想奔跑的感觉。以前,她穿着很朴素,生怕有人说三道四,也没有那份打扮的心情。每天下了班就往家奔,她怕任大友回来没人照顾,那时她所有的心思都被任大友一个人拴住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各种服装品牌也纷纷进入内地。年轻的艾莉也加入到了这样的行列中,于是

人们发现艾莉变了，一下子年轻起来，人也漂亮了许多。

艾莉虽然三十多岁了，但她毕竟没有生育过，打扮起来的艾莉完全是副姑娘的身材。那天在机关的楼道里，李局长看着她都惊愕地摘下了眼镜，揉了两遍眼睛才说：艾莉呀，你还这么年轻呀。

在李局长之前，她这样的话已经听了许多了，她只能冲李局长笑一笑。这么多年了，她每向前走一步，李局长差不多都是她成长的见证人，从她的婚礼到任大友的葬礼，都是李局长一手主持的。她的形象还从来没有在李局长面前如此灿烂过。艾莉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后，她又重新找到了自己。

艾莉的变化给身边的人也带来了许多憧憬，于是有热心人开始为艾莉张罗起婚事来了，这也是艾莉所关心的。刚开始有人为她介绍下海经商的老板，还有大学老师等。艾莉都一一见了，但她并不满意。毕竟自己都三十多岁了，介绍的对方年龄都在四十多岁，四十多岁的男人的经历都不可能太简单，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已经离过几次婚了。经验告诉艾莉，这些男人都是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她见了他们没有一点感觉。

有一天，李局长一个电话把艾莉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李局长很热情，又是倒茶，又是让座的，她不解地望着李局长。李局长就笑呵呵地说：小艾呀，咱们今天不说公事，咱们说点私事。

艾莉意识到李局长所说的私事指的是什么了。

果然，李局长要作她的媒人了。李局长要介绍的这个人她也认识，是市里的组织部长，姓周。周部长五十多岁了，在“文革”时期被扫地出门时，前妻和他离了婚，几年前周部长

又官复原职，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再婚。以前艾莉到市里开会或办事时，她见过周部长，人挺随和，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周部长当然也认识艾莉，每次见到艾莉都热情地打招呼，还问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每次他总是说：你是英雄的妻子，有什么困难提出来，组织出面帮你解决。

当然，她没有提过任何困难，每次和周部长见面也都会寒暄几句。她对周部长的印象很好，觉得周部长是个可亲可敬的领导。

李局长后来透露，这件事是周部长主动提出来的，让老局长给问问，行呢就接触一下，不行就当没这回事。

艾莉没想到周部长会主动提出向她求婚，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紧张又兴奋地坐在那里。

李局长也不着忙的样子，不慌不忙地说：我知道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得考虑一下，想法成熟了就给我一个回话。

她从李局长办公室里出来，恍恍惚惚的总是走神，干什么都不能集中精神。她现在已经不是二十岁的艾莉了，一拍脑门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现在她要好好想一想了。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她见了一大把，没有发现一个中意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人，她一时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不合适。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就得在机关干下去了，十几年的机关生活，她早就习惯了。稳定、太平，是她目前唯一的想法，她现在仍是机关中最年轻的处长之一，论起资历来她也是最老的了。在机关工作的唯一进步的标志就是往前进一步，她一个女同志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弱点，当个中层领导还可以，再往前走一走就有些难了。但她

又不甘心这一辈子就一直当个处长，临到退休弄个副局级调研员什么的，直到这时，艾莉才明白自己心底里是希望“进步”的。以前的“进步”是用自己的婚姻换来的，如果当初不嫁给任大友，就不可能有她的今天，那些下乡又返城的同学，如今生活得都不太好。他们都在为了工作、子女、房子在奋斗着，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当然，她嫁给任大友前是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只不过阴差阳错，让她走上了一条原来连想都没想过的路。这条路说不上有多成功，但稳定、安逸，许多人都在羡慕着她，这一点她是知道的。

周部长一下子出现在了她的生活中，她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周部长是市里的领导，不仅是组织部长，还是市委常委，对她的进步肯定会有帮助。另外，她已打听到，周部长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给了前妻，已经工作了。儿子正在上大学，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回一次家。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背景，她是满意的。剩下来的就是周部长这个人了，虽然五十多岁了，人看上去身体还算结实，每次见面他都是西服革履的，很利落。据她所知，周部长还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学中文的，这么想过后，艾莉发现周部长是目前的最佳人选。她也知道，一旦答应和周部长往来，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要是不成功，这事传出去会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带来许多影响。艾莉此时已经是深谙机关之道了。

艾莉权衡了几天之后，终于下决心给李局长一个答复——同意和周部长往来一段时间。

第一次和周部长见面是在李局长的陪同下进行的。就他们三个人，在一家饭店的包间里吃了一顿便饭。周部长仍那

么微笑着，和蔼可亲的样子。李局长就说：老周，人我给你带来了，以后可没我什么事了，你们处好了找我，处不好可别找我哟！

李局长打着哈哈，周部长就笑，艾莉低着头，脸有些红，挺羞怯的样子。周部长在席间也没说什么，一直和李局长谈工作上的事。要告辞时，周部长才说：小艾呀，我送你吧，我的车就在外面。

艾莉只能让周部长送一送了，两个人在车上也没多说什么。她到了家门口，就低头下了车，周部长也下了车，两个人站在灯影里，艾莉一直低着头。周部长就说：你回去吧，改日我约你。

艾莉点点头，转身走了。周部长拉开车门坐在车上，一直望着艾莉的身影消失，他才冲司机挥了挥手，车便向前驶去。

第一次和周部长在这种场合下见面，刚开始她还觉得有些紧张，周部长毕竟是市委常委，她是局里的一个中层领导，级别差距大得很。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她有些拘束，也有些不安。后来，她无意中和周部长的目光对视在一起，那是一双男人望女人的目光，和以往她见周部长时他望着她的目光是截然不同的，她在周部长的目光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尊严，她的腰板一点点地挺了起来。

后来，她坐到周部长的车里，周部长就在她的身边，虽然周部长没说什么话，可能是因为有司机在场，但她一直感受到周部长对她的包围。两个人虽然没有话，但她的内心活动却很丰富，一点也不觉得沉闷。此时她意识到，周部长也是个男人，五十多岁成熟的男人。除了任大友以外，她还从来没有和一位异性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那种意识从她的下体慢慢

地涌到她的胸口，又涌到脸上。当车停下后，她几乎是捂着脸跑到暗影里去了，周部长又说了什么，她一个字也没听清，只是胡乱地点了点头。

那一晚上，她几乎一夜也没有睡塌实，睁眼闭眼的都是她和周部长会面时的情景，周部长那双男人味很浓的眼神，顽强地在她的回忆里呈现着。她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她又想到了当初见到任大友时的那种感觉，她说不清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上了周部长。

这件事没过两天后，她在快下班时突然接到了周部长的电话，周部长说：是小艾吗？她一下子就听出了周部长的声音，身体里的血液呼啦一下就集中在了她的脑子里。她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周部长说：我是老周哇。她"哦"了一声，周部长就又说：一会儿我让司机去接你，你在门口等着就行。

下班的时候，她有些迫不及待地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从机关大楼里走了出来，她一眼就看到周部长的车停在机关院外的一片树阴里。她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拉开车门时，周部长冲她在笑。周部长见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也不多说什么，只冲司机说了声：走吧。

司机便开着车往前驶去。

艾莉没问去哪里，也不需要问。两个人都沉默着，她时刻感受到了他在她身边的存在。没多久，车便驶进了一片家属区，这片家属区和他们局机关的家属区不同，这里都是二层小楼，有很多树，环境幽雅。最后，车停在一个楼门前，周部长就说：下车。

她随周部长下来，周部长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在一个楼门前，周部长停下来，用钥匙打开门，然后冲她笑着说：

这就是我家,进来吧。

她走进去,这是一套五室一厅的房子,在这之前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宽敞明亮,她有些错愕,心想:周部长就一个人,原来住着这么大的房子。

周部长就说:随便坐,咱们到家了。

周部长的话似乎让她感受到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家人。周部长为她沏了杯茶,在这当口,她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这套房子,有些凌乱,好多东西就堆在房间的一角,似乎从来没人整理过。

周部长就说:你看我这里乱的,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

然后又很男人地望着她,她又红了脸,胸口乱七八糟地还跳了几下。

周部长靠在沙发上,放松了自己说:你看我都五十多岁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们都是过来人,就别走那些弯弯路了,你觉得我老周这人怎么样啊?

周部长单刀直入,目光灼灼地望着她,她没想到周部长会这么说,一下子就把她逼到了墙角,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周部长见状就舒缓了语气道:咱们早就认识了,我这个人呢你也应该有所了解,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完这话,周部长突然忸怩起来,把自己的双手交叉在一起,把骨关节捏得“嘎嘎”地响。半晌,周部长又说了句:屋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你看这里乱的。

她抬头瞟了周部长一眼,发现他眼圈有些红了,她猜想周部长一定又想到了离他而去的前妻。她的心动了一下,接着周部长的目光就和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她慌乱地躲开了。

周部长锲而不舍地问:小艾呀,你看我老周这人行不行哇?

周部长这么问,她就不能不回答了,她低着头,红了脸道:周部长,我怕我自己不行。

周部长笑了,他从对面的沙发走过来,一下子坐在她的身边,还用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一边笑一边说:小艾,你是可以的,别忘了,是我在追求你呀!

说完,搂着她的手臂就用了些力气,刚开始她的身体还有些发僵,当两个人的身体挨在一起时,她就松弛了下来。周部长附在她的耳边又说:以后在家里,你叫我老周就行。

她瞟了他一眼,脸又一次红了。

其实在她和周部长来往之前,她就已经考察好了,既然答应见面,她就没有了退路,至于过程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说不清楚,但也没料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她顺着周部长臂膀的力量顺势靠在他的怀里,周部长也把脸贴了过来,他先是在她的脸上吻了几下,后来就是她的唇了。起初,她还有些躲闪,后来就闭上眼睛一味地承受了。

两个人温存了一会儿,周部长似乎很满意。他走到窗旁打开窗子,冲楼下的司机说了句什么,不一会儿,司机就送来了两盒快餐,然后就退了出去。

周部长就说:小艾,随便吃点吧。

接下来两个人就吃饭,艾莉问:你一个人就是这么对付的?

周部长一边吃一边答:习惯了,这样多省事。

她在心里就叹了口气道:以后就好了。

她听到自己的心里话时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周部长吃完饭,拍拍手说:一会儿让司机送你回去,我还要看文件,这两天市里有个会。等开完会,我再让司机去接你。

她下了楼,他在二楼的窗前挥手向她告别。车都驶出去很远了,她仍能看到周部长立在窗前的身影。

几天之后,她都下班回到家了,正准备做饭,突然电话响了,她刚"喂"了一声,电话里便响起了好听的男声:我是老周哇,司机去接你了。

说完便挂了电话,完全是一副领导的口气。艾莉还没回过神来,就听见楼下的汽车喇叭响。

当她又一次走进这个门时,发现周部长系着围裙正在厨房里忙活,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几个菜。她有些感动,站在厨房门口说:周部长,让我来吧。

周部长说:就好,就好。

那天晚上,她吃着周部长做的饭菜,觉得味道非同寻常。那天,她和周部长都喝了点酒。周部长的话很多,从他大学毕业说起,直到娶妻生子,"文革"来了,他进了牛棚,妻子怕受牵连和他离了婚等。在这个过程中,周部长的眼圈红了好几次。

她就劝慰道:一切都会好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她说完这句话,才想起这是任大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任大友头上的那两根白发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

吃完饭,她系上围裙去厨房收拾碗筷,周部长就靠在门框上望着她,那样子慈祥而又幸福,他忍不住喃喃地说:有个女人真好。

在她收拾到接近尾声时,周部长走过来,从后面抱住了

她,嘴里仍喃喃地:有个女人真好。

她闭上眼睛,靠在了他的身上。

接下来,在周部长身体力量的驱使下,她闭着眼随他向门口移去,当他把她压在床上时,她才睁开眼睛,发现这是他的卧室。她没有推拒,也不想推拒。当他的手为她脱去衣服,那双手在她身上游走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吟哦"声。她好久没有体会男人的爱抚了,当他进入的时候,她忍不住尖叫了一声,接下来就有一种汹涌的东西包围了她。这是她第一次真正领略到男人的味道,她幻想过无数次,却仍然发现和实际完全不一样。和任大友生活了十几年,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现在是周部长,这个老周让她体会到了男人和女人是怎么一回事。

当周部长发现她还是个处女时,身体颤抖着又一次把她抱在怀里,哽着声音说:小艾,小艾,以后我要对你好,我要是对不住你,天打五雷轰,你可别离开我老周哇——

周部长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了,她的眼角也早就湿了,一摸才觉出是泪。她躺在那里,直到这时才觉得自己已经换了一个人。

半晌,又是半晌,他喃喃着说:咱们结婚吧。

她在他的臂弯里点了点头,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

又一种风景

艾莉和周部长婚后,两个人都感到很快乐和幸福。

她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急着回家,婚后她住进了市委家属院周部长那套房子里。她站在宽大明亮的窗前等待着周

部长回来，她一看见周部长的专车缓缓地停在楼下，她的心便快速跳了起来，她看着周部长一直走进楼门，她仍立在那里，一副脸热心跳的样子。

周部长换上拖鞋，放下公文包，走到她后面把她抱住，她把整个身体便顺在他的怀里，闭上眼睛。此时，她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快乐里。周部长年龄虽然大了一些，但她在他身上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真正的快乐，这是任大友无法给予她的。她和周部长结婚后，她的身心都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

周部长对她也是痴迷留恋，只要一下班，他就会准时让司机把车开到办公楼下，以前他养成的下班后还要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的习惯也改了，而改成了晚上和艾莉温存之后，他倚在床上，一边听着艾莉的鼻息声，一边看文件，那是美妙无比的时刻。婚后，他才感到这是个家了，家经过女人的一双手，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再也看不到一丝杂乱，况且还有这么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陪着，周部长已经幸福无比了。他经常把艾莉抱在怀里，眯着眼睛说：真好，有你真好。这辈子就是现在死也值了。

每次听到他这样说，她便回转身用手把他的嘴捂上，娇嗔道：要死咱们就一起死。

老周又一次感动了，眼睛有些湿。自从和艾莉结婚后，他发现自己比以前脆弱了。他以前蹲“牛棚”时没有掉过眼泪，前妻和他离婚也没流过眼泪。他现在在幸福面前反而脆弱了。

身心的变化使艾莉刻骨铭心，在机关里，她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所有的人都对她亲热起来，李局长在他们婚后不

久就退休了,新局长是另外一个局调来的,姓王。王局长似乎对艾莉更是格外的关心和器重,经常嘘寒问暖的。

有一次王局长似乎在不经意间到了艾莉的办公室,艾莉忙站起来说:局长,您有事?

王局长就说:没事没事,就是来看看。然后他挥手让艾莉坐下,自己站在艾莉面前,仿佛艾莉是局长,他是处长。

王局长就说:艾莉呀,周部长那人好啊!作风正派,我到咱们局来工作,就是周部长找我谈的话,我发现周部长这人有水平。

艾莉不说什么,只是淡淡地笑一笑。这些日子,这种话她听得太多了。

王局长背着手在艾莉面前踱了几步又说:艾莉呀,你也是咱们局的老人了,当处长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事我心里有数,你放心。

王局长说完走到门口,想起来什么似的又补充了一句:给周部长问好,过几天我一定登门拜访他。

艾莉把王局长送走,心里说平静也平静;说不平静,倒也是起起伏伏的,从种种迹象来看她有升迁的可能。论年龄,她在机关的处长当中算是年轻的;论资历,她也算是老的。如果自己不是个女人,肯定会和其他处长一样,想方设法去争取一下。他们局从有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一位女局长。她是综合处的处长,就是机关的后勤部门,在十几个处室中显得并不那么重要。有升迁可能的都是那些要害部门的处长、主任什么的。在嫁给周部长前,对于自己的职务不是没想过,而是觉得离自己比较遥远,所以就很少想起。

自从嫁给周部长后,她在人前人后不断听到对自己有利

的消息。朱副局长下半年就要退了,关于谁接班的问题,机关上下早就议论开了,说什么的都有,但艾莉的呼声是最高的。

艾莉明白这一切都得益于什么,她的地位似乎成了机关的焦点,到处都能听到她要接朱副局长班的消息。有人说她是第三梯队的代表人物,接朱副局长的班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她从人们的眼光中,也能看出一些苗头来。最近,每天早晨上班,她都搭周部长的车来,这是周部长提出来的,从市委家属院到局里要绕个弯儿才是周部长要上班的市委。刚开始,她坐在周部长的车里很不塌实,曾小声地跟周部长说:老周,这样怕影响不好吧。

周部长就说:不就是绕几步路嘛!

回到家里,两个人躺在床上,艾莉还在担心,周部长就又说:别说用车送送你,只要你快乐,让我干什么都行,我这个部长还有几年干头?

艾莉想想也是,车是小问题,什么都是小问题,只有他们的幸福才是最大的问题。

从那以后,艾莉就心安理得地坐周部长的专车了。这样一来,她也不用起那么早了,可以在床上和周部长多待一会儿,也少了挤公交车的劳顿,艾莉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每天早晨,周部长的专车都要理直气壮地在机关大院里停一下,艾莉从车里走出来,她刚把车门关上,车便一溜烟地跑了。看得机关的人一愣一愣的,然后人们就羡慕地望着艾莉,并亲切地和她打着招呼。

艾莉从人们的目光中看到了人们对她的热情和羡慕,那份感觉很美好,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晚上下班时,遇到刮风下雨,周部长的专车也会不失时机地出现在机关大院里，有时周部长遇到开会或加班什么的,也会让司机来接艾莉。艾莉已经习惯别人的目光和这样一种生活了。

艾莉在人生的旅途中,仿佛在爬一座座山,她终于爬到了一定的高度,再回头看风景时,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下半年终于到了,朱副局长如期地退休了,民政局便空出一个副局长的位子。

在家里的时候,周部长谈过朱副局长退休的事,他是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说的。他说:这两天你们局那个老朱就要退了,过两天我安排个人去和他谈话。

她说:这事我听说了。

他又说：有人建议这个位子让文化局的一个处长去接班,我没同意,民政局也该自己培养干部了。

她听他的话,便明白了三分,虽然都是夫妻了,有些话还是不能说得太透。

果然，在中层干部谁接这个副局长班的民意测验中,艾莉得票最高。接下来,在王局长主持的局党委会上,关于让艾莉接副局长班的报告递交给了市委组织部。

又是一个没多久,周部长晚上回到家里,轻描淡写地冲艾莉说:你们局的那个报告批了,明天秦副部长找你谈话。

周部长说得平平淡淡，她听到这一消息虽说是意料之中,却也是心潮难平。那一晚,她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从处长到副局长简直就是一道横在她面前的山。当处长这么多年了,她终于翻过了这座山。她躺在周部长的身边,从来没有感

受过这么塌实这么幸福过。她爬起来，在熟睡的周部长脸上温存地亲了几下。她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路，又一次流下了两行热泪。

艾莉终于是副局长了。她走马上任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副局长都配上了专车，她从此不再搭周部长的专车了，她拥有了自己的专车。每天早晨，她家楼下停着两部专车，一辆是“红旗”，一辆是“桑塔纳”，“红旗”是周部长的，“桑塔纳”是她的。每天两个人一起从楼门里走出来，他们钻进各自的专车，车便脚前脚后地出发了。

他们这一对夫妻组合，赢得了所有人的羡慕，艾莉在卫生间里曾听机关同事议论道：你看人家艾局长这对老夫少妻，那才叫福分。

另一个说：人家是人家，你能比吗？

…………

艾莉当上局长后不久，她和周部长坐在客厅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电视，周部长突然说：咱们市属局副局长以上的花名册我都看了，你是咱们市最年轻的副局长。

艾莉说：是吗？

周部长说：你要努力，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艾莉望了一眼周部长，周部长伸个懒腰说：我老喽，以后就靠你了。

艾莉娇嗔地打了周部长一拳道：谁说的，我可没发现你老。

说完，两个人就拥在了一起。艾莉觉得生活对自己来说真是太圆满了，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幸福的终点

幸福的生活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事情只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

沉浸在幸福生活中的艾莉和老周，他们真的是太需要幸福一下了，两个经过生活磨难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不论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碰撞出了耀眼的幸福火花；然而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们的生活中。

那是一个幸福而又普通的晚上，老周有应酬，艾莉早早地下班回家等着老周。她先是看电视，从这个频道调到那个频道，只要老周不在家的日子里，再好的电视节目她也会觉得索然无味，她一心一意地在等着老周。后来她等得有些急了，就去洗澡，等她走出来时已经快九点了。她想老周该回来了，以前老周总能在九点钟以前赶回家，别人就跟老周开玩笑说：老周一准又惦记家里的小夫人了。老周也不说什么，笑一笑叫上自己的司机走了。

果然，九点没到艾莉就听见了楼下的汽车响，然后是停车关门的声音，片刻老周就进屋了。喝了几杯酒显得满面红光的老周有些兴奋，放下包就过来吻艾莉，艾莉推了他一把道：还不快去洗一洗。

老周就脱衣服进了卫生间，艾莉关了电视，铺床，拧开床头灯，做睡前的准备。里面的水流停了下来，艾莉习惯地推开卫生间的门，她要为老周涂浴液，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两个人都在家时，他们会一起洗，然后把浓浓的爱意涂抹在对方的身上。

艾莉今晚帮老周涂抹了一番后，就转身出来了，她躺在

床上，手里翻着一张报纸。她在等老周香喷喷地钻过来，然后热烈地把她拥住。卫生间的蓬头还在喷着水，艾莉躺在床上已经把报纸全都看完了，仍不见老周出来，她放下报纸走到门口喊了一声：老周，你洗起来没完了？

里面没有回答，只有流水的声音。她推开了门，结果就看到老周坐在墙边，手向前伸着，似乎他很累了，需要坐在那里歇一会儿。艾莉大叫一声，扑了进去。

当老周被送到医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医生无奈地宣布，老周已经死亡了。死亡的原因是心肌梗塞。老周就这么去了。

艾莉痴痴呆呆地傻了好几天，这一切太突然了，太不幸了，她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老周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她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她怀疑自己在做梦，梦醒了，一切都会过去，生活又会是原来的样子。那些天，她都是在痴痴呆呆中过来的，一直到为老周开追悼会，老周的骨灰盒安放在墓地中，大家劝她离开时，她才清醒过来，她知道从此老周不会再回来了，将永远地留在这片墓地中了，这时，她才“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此时不到四十岁的艾莉又将重新开始她的一切。

艾莉似乎又回到了从前，这是她的感觉，其实，她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她现在还是第一副局长，仍是全市最年轻的副局长，并且是为数不多的女副局长，就凭这些她就足以让人羡慕了。

周部长死后，她又搬回到了局机关那套房子里，那是她当处长时住的房子。老周一死，她没有理由再住在市委大院的宿舍了，况且自己守着那么大的房子，睹物思人，她受不

了，所以她主动搬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任大友以前和她在这里一起生活过，她搬回来住到这里，看到熟悉又陌生的一切，她不能不想起以前的生活和任大友。在和老周生活在一起时，幸福的感觉已经渐渐冲淡了她对任大友悲伤的记忆，偶尔会想起来，一想起任大友，就会想起那两根飘忽不定的白发，那两根白发似乎向她寓意了什么。现在她不仅想起了任大友，想起他时，她又会开始思念老周，两个男人便不断交替着在她的眼前闪现。

夜晚，艾莉躺在床上，两个男人的身影又出现了，一会儿是浓眉大眼的任大友，一会儿是慈眉善目的老周，她不知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半年之后，她仍没在这种似真似幻中醒过来，她整日里恍恍惚惚的，有时晚上下班，她坐在自己的专车里，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她会突然说：错了。司机就一愣，把车停在路边。这车是送她回局里那个家的，市委老周那套房子她早就退给市委了。她正走神时，突然发现这车不是开往市委家属院的，车停了，她才醒悟过来，冲司机挥挥手，车又一次启动了，前方就是局机关的宿舍楼。

艾莉本来水水灵灵的一个少妇，眼见着一天天委顿下去。众人都看在眼里，王局长曾说：艾局长呀，事情都过去了，人死不能复生，一切还得向前看。

老周生前对王局长也算是有恩，王局长一直记念着，这种记念此刻转化成了对艾莉的关心。

在老周的追悼会上，有许多人都真诚地哭了，当然也包括王局长。那些现在担任着局长、副局长的人，都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老周的恩惠，因为他们的任命，是需经过组织部考察这一关的。组织部门的考察，对一个干部的升迁很重要，这

些局长、副局长都是经过老周考察的，任命前还亲自谈过话，可以说是老周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一喜讯告诉这些局长、副局长的。在他们的心里，老周是他们的恩人。

局长关心艾莉理所应当，下属们见了他们的艾副局长也会真真假假地说：艾局长，节哀呀，身体要紧。

艾局长就冲说话的下属点点头，认真地看对方一眼，似乎是要把说这话的人牢牢地记住。在众人都在关心艾莉的时候，有一个人一直在暗中关注着艾莉，他就是综合处的处长李伟。

李伟到机关工作已经七八年了，他是大学毕业分到局里的，在艾莉当处长时他是副处长，可以说是艾莉的得力助手。李伟已经不年轻了，只比艾莉小三岁，三十多岁的男人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仍形单影只地晃荡。两个人在综合处时，艾莉以一个处长和大姐的身份，曾关心过李伟的感情生活，在李伟多次谈恋爱未果的情况下，也为他介绍过两个女朋友，最后也都不了了之。

艾莉曾语重心长地跟李伟说：小李呀，对女同志别太挑剔了，感情是相处出来的，真不知你要找个什么样的？

李伟不说什么，只是笑一笑说：姐，你就别管我了，我心里有数。

在私下里，李伟一直称艾莉为“姐”，这足以表明两个人的私人关系是不错的，已经超出了上下级和同志间的感情。

两个人在一个处时经常一起谈工作，谈工作之余也免不了谈一些私人问题。那时任大友还没有出事，但是艾莉的生活状态曾让李伟担忧过，私下里李伟不止一次地对艾莉说：姐，你真不容易，真不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艾莉就抿着嘴笑一笑，说：这不挺好吗，你别光操心我的事，你也该关心一下自己了。

李伟也是笑一笑，躲开艾莉的目光说：姐，我心里有数。

后来，艾莉当上了副局长，李伟任综合处处长，两个人的接触就没以前那么多了，艾莉又投入到了幸福生活中，她和李伟交流的机会就很少了。因工作问题，两个人谈话时，李伟已经不叫她"姐"了，而是直接称呼她"艾副局长"。和别人一样，她也没太留意这一变化。

此时的艾莉仍没能从丧失老周的悲哀中走出来，李伟就在这时走进了她的生活。

那天是傍晚时分，艾莉正坐在家里的客厅发呆，她失去老周后几乎天天如此。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饱，每天早晨司机接她去上班，她就在单位食堂吃上一口，中午自然也是吃食堂，至于吃的什么，放下碗也就忘记了。晚上回到家里，她没有食欲，也就懒得给自己做饭了。每当这时，她就想起老周在时，两个人的那些甜蜜时光。

这天，她又在哀伤中呆坐，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没问来人是谁，便去开门。站在门口的是李伟，他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李伟就住在她家的楼上，艾莉住的是一层，当初单位分房时，任大友还在。她为了任大友进出方便，就选择了一层。

她看见李伟有些吃惊，但还是把他让了进来。李伟把那碗面放在茶几上，又过去把灯打开。强烈的灯光让她感到有些不适应，但她并没说什么，看看李伟，又看一眼放在茶几上的那碗面。

李伟说:你该吃点东西了,你都多少天晚上不吃东西了。

李伟因为住在她的楼上,对她家的动静应该说是了如指掌。

她突然捂住脸,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从她的指缝间流了出来。半晌,她哽着声音说:谢谢你李伟,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觉得失去老周后,生活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了。

李伟从沙发那头坐过来,靠近一些她,突然下决心似的叫了一声:姐,你别这么苦自己。人已经死了,你也该为自己着想啊!

他在这时候又称她"姐"了,这让她有些感动,她红着眼睛冲他看了半天。

李伟不看她,看着茶几上的那碗面说:姐,你知道别人都怎么在背后议论你吗?

她说:我不管别人。

李伟说:别人都在议论,你要是再这样天天不在工作状态上,上级就会免你的职了。

她听了这话吃惊不小,身在机关这么多年,她太清楚机关上的那些事了。她二十岁进机关,一步步走到现在,太不容易了,她已经失去了老周,她不能再失去现在的自己了。李伟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她的要害。

她望着李伟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她喃喃着:李伟,这些我懂,可我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

李伟望着她,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他一把抓住她的手,急迫地说:姐,让我帮你迈过这个坎儿。

他抓住了她的手,她心里一紧,但并没有抽回自己的手,而让他就那么握着,她的心里很无助,她太需要找一个肩头

靠一靠了。

李伟又说:姐,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从我进机关那天就喜欢你。

她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不错眼珠地望着他。

李伟用一种一不做二不休的样子道:以前我一直不敢对你说,你和任大友生活时我没机会说,后来任大友去了,我想说,但你又找了周部长,这辈子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别的女人吗?因为我心里一直装的是你。

她呆呆地望着他,一下子觉得眼前的李伟变得陌生起来。她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共事多年的李伟。

李伟用力握住了她的手,他的眼里已经含了泪水,说到动情处,声音哽咽起来:姐,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看你这样,心里难受。

他突然用力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她没有推开他,也没有力气去推他了。她脆弱的心太需要男人温暖的怀抱了,她感受到了一丝安全。

不知是李伟的真情打动了她,还是眼前的现实让她重新又振作了起来。清醒过来的艾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工作,机关上下已经对她议论纷纷了。她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自己这样再往前走一阵,说不定真的会被免职。

她从内心里感谢李伟,如果不是李伟,说不定她现在拥有的一切也将会失去。

那天李伟表白完自己积压内心多年的心事后,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子就微妙起来。他们在机关见面时,往往都是她在

强调工作上的事,他拿着本子低头记录,嘴里不停地说着:艾局长,我明白,这事我一定处理好。行,你放心,我马上去办。

当两个人的目光相遇时,却又都倏地逃开了。她看见他的目光,就又有了脸热心跳的感觉。

每当晚上天黑透了,各家都在看电视时,李伟会悄悄地从楼上溜下来,轻轻地敲几下艾莉的房门,她似乎早就等在门里。门打开,他一头钻进来,一下子把她抱在怀里,她就会在他的怀里轻吟起来。

老周让她认识了什么是男人,不论是生理上还是精神上她便开始依赖男人了。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在没有男人的日子里,她渴望男人,李伟就是她需要的这样的男人。以前她对李伟只是同事的感情,或者比同事更进一步,有些亲昵、信任,她承认李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聪明、能干、会体贴人,可她从没往那方面考虑过,可能是因为有任大友;任大友去了后,她刚从无助中回过神来,就又有了老周。现在不一样了,她从心理和生理上都接纳了李伟。

当两个人在床上平静下来后, 李伟仍用力地抱着她,痴痴地说:嫁给我吧,姐。

她一时无语。

在她和李伟有了这种关系后, 她也曾想过和李伟的将来。但很快就被她否定了,首先他比自己小三岁,按理说这也不是什么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现在是局长,他是自己的下属,如果那样的话,别人会怎么说,一定会猜测她在利用职权玩弄小伙子的感情。这也不是最主要的,自从和老周生活了两年后,她已经习惯了那种很优越的生活,眼前的李伟能给予她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她的心里,隐隐地有一种感受,以

后再谈婚论嫁,对方一定要有老周那样的条件,无形中她给自己定了一份标尺。她和李伟现在的关系,只能理解为她需要。但在内心里,她也真的喜欢李伟。他年轻,又有才气,身体很好, 就是在生理上她也在李伟那儿得到的要比老周多得多。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多么希望李伟不离开,一直留在她身边,陪她到天明呀。李伟又何尝不想呢?他只能睡上一会儿就起身,临走时他一遍遍恋恋不舍地亲吻着她。但她明白,不能留他在这里过夜。左邻右舍住的都是机关里的人,如果被人发现局长和自己的手下偷情,她还能在机关里干下去吗?让她嫁给他,自己又不甘心,李伟在她眼里不是理想中的丈夫。她在心里曾这样给自己划了个底线,再差也要找一位和自己的职位相当的男人。

王局长等热心人都说要再帮她介绍合适的人,老周那样的人再也没有了,就是和她职务差不多的也没有合适的。那些男局长们,夫人的身体都很好,而且生活得也都很幸福。王局长就开玩笑地感叹:小艾,你真是高处不胜寒呢。她听了这话,只能在心里苦笑了。

艾莉在和李伟的关系中,深深地陷入到一种矛盾、困惑中。一方面,她不论从感情上和生理上都离不开李伟,然而在现实中,她又无法接纳李伟,这就影响了李伟在她心中的地位。

李伟暗恋了她这么多年, 在她最需要支持和慰藉时,他及时地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可以说,在那种特定时期,是他拯救了艾莉。他爱她无怨无悔,在她面前他默默地承受着,爱一个人就是牺牲和奉献。他真的希望能和她有个结果,他每次

和艾莉这么偷偷地约会,总有一种委屈的感觉。当他从她的温床上,半夜三更地被她唤醒,让他离开时,他总是不情愿,但又不想违背她的意愿,他总是以一个男人的忍耐承受着。

他曾无数次在她最快乐的时候对她说:姐,咱们结婚吧。我是爱你的,从进机关的那一天开始,咱们干吗总是这么偷偷摸摸的呢?

她刚开始不答,只用叹气来回答他,后来她终于说话了。在昏暗的床头灯下,她不望他的目光,而是望着灯影喃喃道:李伟,你觉得咱们结婚,可能吗?

说完,就把手插到他浓密的头发里,一下下轻揉着。

李伟刚开始有些不解地望着她,他真的不明白,他们有什么不可能的。按照他的理解,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痴痴地等待着,等待她来消除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一年的年底,局机关的班子进行了一次调整,王局长被交流到其他局当局长去了。局长的位置被空了出来,很快现任组织部长找艾莉谈了一次话,当她接到组织部谈话的通知时,她意识到这个局长的位置非她莫属了。

现任组织部长艾莉认识, 老周当部长时他当副部长,婚礼和葬礼他都参加了,按老周的话说:小郭是我一手栽培的。

郭部长对老部长的夫人很热情,已经超出了上下级的关系,他一直称她为“嫂子”。

郭部长就说:嫂子,咱也不是外人,有话直说,组织决定让你担任局长这一职务。理由有三:一,你是全市最年轻的副局长,又是女性,机关干部改革要作表率;其次,你的工作有目共睹,这就不多说了;第三,你是老部长的夫人,这么多年

你也挺不容易的,从感情角度说,我也该推荐你。

一提起老周,艾莉的眼圈就红了。

郭部长又和艾莉说了些家常话,最后一直把她送到停车场。车开出去很远了,郭部长还在冲她招手。

艾莉就出任局长了。很快,她的宿舍就搬到了局长楼里,这是标准的四室二厅。当她站在新居里,环顾四周时,她又想到了老周生前住过的那套市委的房子。她依稀地又看到了以前生活的影子。

当局长之后,果然忙了起来,开会、看文件,一天忙到晚。这套四室二厅的房子,她只能在晚上躺一会儿,早晨一睁开眼睛,司机就把她接走了。直到深夜,她才摸黑回到这个"家"。自从她搬到局长楼后,她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李伟了,不像以前他们楼上楼下地住着,见面也方便。不知为什么,自当上局长后,男女方面的事情她一下子就看淡了。她在心里说:自己已经是局长了,要找男人就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偷鸡摸狗的事千万不能干了,让人知道,她这个局长还怎么当啊。

李伟是在星期六的傍晚敲响她的门的。她中午参加了一个活动,刚进家门不久,她正伏在茶几上看一篇明天会议上的讲话稿。这时李伟敲门了。她拉开门的时候,看见李伟的一瞬,她有些犹豫,不知是让他进来好还是把他关在门外。李伟一闪身进来了,他径直坐到沙发上,她立在门口,想了想,把屋里的灯都打开了。突然而至的光明让李伟有些无措,但他还是立起来,一把抱住她说:姐,好久没见了,想死我了。

她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理理头发认真地说:李伟,你以后就不要来了。

李伟错愕地望着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她平静地说：这个楼里住的都是领导，你来这里，让别人传出去，我这个局长还怎么干？

李伟明白了，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咽了口唾沫艰难地说：明白了。

他说完走了出去，拉开门时回过头来说：艾局长，再见了。

随后是一声“砰”地关门声。

她的心随之关上了。她怔了一会儿，心想：他以后真的不会来了。想完，心里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说不清是留恋还是失落。当她还没醒过神来时，电话响了，她整理了一下思路，向电话机走去，她又是局长了。

不久，她听机关的人说，李伟又谈恋爱了。

她听到这个消息时，发了一会儿呆。

又不久，李伟结婚了。她没有参加他的婚礼，那天她去参加了一个剪彩仪式，就让自己的司机给李伟送去了一份红包。

后来，她只在办公室里见过李伟几次，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李伟在她面前也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他就是个处长而已，他面对的是艾局长。

很多人都关心着艾莉的感情问题，组织部郭部长、还有市委副书记都热心地帮她张罗着介绍男朋友，介绍的对象大都是已经退休多年、丧偶的老局长或人大副主任什么的，最终她也没挑到合适的，这事也就罢了。在她当局长的日子里，她也真的没有闲心去想自己的私人问题了。

又是结果

艾局长退了,她已经不是局长了,只能称她为前局长。

前局长艾莉，面对自己空荡荡的家和空荡荡的生活时，她要好好想一想了,想一想曾经有过的经历,还有以后的事。



李铁小传

李铁，男，1962年生。出版有小说集《山雨欲来》。短篇小说《民间规则》获首届辽宁省文学奖。《小说月报》曾选发其中篇小说《献给于美人的几束玫瑰》、《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等。现在辽宁锦州发电厂工作，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李　铁

我们的负荷

1

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破了孙兆伟的好梦，他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在他还未清晰的视线里，他看见窗外的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房间里光线很暗，使他无法看清那座精巧的石英钟的指针。昨晚他睡得太晚了，从厂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那时外面就下着小雨，但他的情绪丝毫也没受到雨的影响，他的心跳几乎比雨声还茁壮。上了床，没等他又凉又湿的身子挨上老婆田小玉，田小玉就被他的心跳给震醒了。他顺势搂住田小玉，田小玉一边往外推他一边说，都这么晚了，你还想干什么？他说天是很晚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干什么。田小玉说还是睡觉要紧，他说等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会这么贪睡了。田小玉就努力睁大眼睛，问他是什么事。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将是我们厂的最高领导了。孙兆伟说。

孙兆伟虽然是压低声音说的,但这句话依然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抛进水里,激起了冲天浪花。这冲天浪花足可以使田小玉彻底清醒,并为之兴奋了。这个消息对田小玉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第一夫人将会有什么好处,连一个傻瓜也会想得出来的,何况田小玉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她马上变推为拉,把自己滚烫的身子一下子全都埋在了孙兆伟冰冷的身子下。

这是真的？田小玉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我跟你说过假话吗？孙兆伟反问道。

田小玉无话可说了,在她的记忆里,孙兆伟好像真的从来都没有和她说过假话,也就是说,她完全没有理由质疑孙兆伟带给她的这个喜讯。孙兆伟绝不是一个嘴大舌敞的人,他能这样说，本身就说明了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将是极高的,田小玉觉得没理由不配合他为此而庆贺一番的。此时此地,他们的庆祝形式显然别无选择,两个人都很投入,效果也是不同于往常。

孙兆伟睡着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钟了,这样就不可救药地影响了第二天的起床,要不是尖利得刺入骨髓的电话铃响,他会将这得来不易的酣畅睡眠坚持到前所未有的时辰。

孙兆伟拿起电话,用极不耐烦的腔调喂了一声。

是孙总吧。电话那边是一个很好听的女音。

我是孙兆伟,你是……孙兆伟话刚问了一半就已经从声音上判断出对方是谁,这个判断令他十分惊讶,至少在这个

瞬间,他的意识呈现出一段空白,这段空白正好填补了电话里出现的暂短沉默。

那你是哪位? 孙兆伟镇定后明知故问道。

苏丹。电话那边的声音很轻。

苏丹显然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但抛开名字的外表,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苏丹都应该算作一个不普通的女人。她年轻漂亮,笑靥如花,正值鲜花盛开的年龄却没有固定的男友。她的职务是公办秘书,即公司办公室秘书,用厂里的习惯叫法也叫厂办秘书。她经常陪着厂里的头头脑脑出出进进, 这种身份使她十分容易地成为了一个故事颇多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外交才能,厂里的大事小情迎来送往中大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厂里没有公关部,但苏丹却是大家公认的公关部长。使她名声大噪的那件事发生在前年春季,当时厂里的燃煤只够烧一个星期的,可运煤线却断了。由于厂里资金一时周转不灵, 而煤矿那边又被三角债搞怕了,采取了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政策。这可是一个每天耗煤量一万多吨的大型火力发电厂呀,停机停产的威胁令全厂上下皆如坐针毡。厂里的供销人员走马灯似的往外跑,可就是不见有煤车驶来。关键时刻苏丹出马,不到三天时间,就有拉煤的专列源源不断地开过来。有很多人学着刁德一的腔调评价过苏丹,说,这个女人不寻常!

我先把电话打到了你的办公室,你不在,我才拨了这个电话。苏丹说。

这么早找我,有什么要紧事吧? 孙兆伟说。

早吗?已经九点多钟了。苏丹转而笑道,孙总一定是被天气迷惑了,阴雨天气很容易就把夜晚拉长了。

可能是吧。孙兆伟也笑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又望了望窗外,然后伸了个懒腰。

其实,我找你也没什么特殊的事情,也许只是想和你随便聊聊吧。苏丹又说。

苏丹的这句话令孙兆伟产生一丝警觉,他和苏丹同在一个楼层办公,要想随便聊聊会有很多顺其自然的机会,用得着这么急火火地把电话打到家里来吗?他哦了一声,同时他发现田小玉也醒了,听筒里隐约传出的甜腻腻的女音令田小玉的脸上一扫睡态,没精打采的五官立即组合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肖总今早去了南方。苏丹说。

是吗?孙兆伟顺口问道,是开什么会吧?

不是开会,是去迎接孟老板。苏丹说。

孙兆伟的精神为之一振,刚才还有些慵懒的表情即刻一扫而光,对于孙兆伟来说,这的确是个新鲜的消息,并由新鲜迅速派生出若干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苏丹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苏丹所说的肖总是厂里负责燃料与供应的副总工程师肖大伟,有关肖大伟与苏丹关系暧昧的传闻在厂里几乎是尽人皆知,苏丹为什么要打破某种禁忌,把这个消息通过这种并不很自然的形式告诉他呢?第二个疑问来自于苏丹所提到的孟老板,孙兆伟知道,这个孟老板指的是国外某跨国公司的副总裁孟跃明,厂里的上层人物几乎都见过这个人,大约在一年前,孟跃明曾来到厂里考察过,他对与其合资经营抱有浓厚的兴趣。在随后的一年里国内的有关部门与他有过多次接触,但谈谈停停,此事一直没有具体落实。孙兆伟也是近来才知道,合资的事情已在近期基本敲定,预计在不

久的将来双方就将签署正式的合同。企业合资会给许多人带来危机,同时也会给许多人带来机遇,对孙兆伟来说,机遇显然是第一位的,昨晚的兴奋也正来源于此。但这么快孟跃明就来了,这却出乎他的预料,莫非合资真的就要一蹴而就吗?第三个疑问是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孟跃明的到来,同样作为副总工程师的孙兆伟居然都不知道,更令他惊讶的是厂里竟会派肖大伟前去迎接,这说明了什么呢?孙兆伟隐隐约约嗅到了一种不祥的味道。

现在叫他为孟老板,还为时过早吧?孙兆伟说。

可这终究是迟早的事情。苏丹反问道,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孙兆伟无话可说,他心里明白,这的确是件迟早的事情。

接下来苏丹话锋一转,竟然聊起另外一个无关痛痒的话题,孙兆伟一直被动地应答着,敷衍得十分艰苦。

撂下电话的时候孙兆伟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田小玉用胳膊碰了碰他说,怎么接了她的电话就像丢了魂似的,她的魅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孙兆伟没有理她,他默默走到窗前,他发现外面的雨下大了。他表情呆滞地看着窗台上溅起的一个又一个水花,昨晚兴奋的心情和窗台上的浮尘一样荡然无存了。

2

应该说孙兆伟的发展还是十分顺利的,当年他从省城的一家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到了这家发电厂,发电企业的技术含量高,有着无法估量的发展空间。孙兆伟从入厂那天起,就

立志要干出个名堂。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所谓干出名堂就是升官。孙兆伟是从乡下考上来的,在城市里显然毫无背景,要想进步,除了苦干加巧干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孙兆伟是个肯吃苦的人,苦干难不倒他,最初他被分在一个检修班组里做技术员,他一边下现场随工人们一起干活,一边钻研技术,本班组管辖的设备他要精通,不归本班组管辖的设备他也要精通。工余的时候,别人都扎堆喝茶抽烟扯荤嗑,唯独他一手攥着手电筒一手捏着个本子,在厂房纵横交错的设备中钻来钻去。他在班组里干了五年,这五年为他后来的升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艰苦而又宝贵的五年里,他不但掌握了发电系统中的主要技术,还熟悉了厂里所有的设备。更重要的是,他在与工人们摸爬滚打的过程中养成了与工人们打成一片的习惯,走群众路线成了他后来不断进步的一个法宝。

一度曾难倒孙兆伟的是所谓的巧干,他知道即使自己的技术水平再高本职工作做得再圆满,没有一个赏识他的上司,他也是不能进步的,怎么样才能赢得上级领导的赏识成了孙兆伟的一块心病。他不是一个很善于溜须拍马的人,或者说在这一点上他还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在领导面前太低三下四了他怕别人瞧不起他。况且厂里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领导,他也拍不过来。他知道他这种人是需要等待机会的,一旦机会出现,他是有能力抓住机会的那一种人。

经过五年漫长的磨炼与等待,机会终于出现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也许根本不是机会,但对聪明的孙兆伟来说,这却是一次巧妙得不能再巧妙的机会。当时分厂里的厂长和副厂长不和,他们俩很快就把这种不和闹到了公之于众的程

度，当时副厂长拍板的一些事情，拿到厂长那里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遭到否定。厂长把桌子一拍，用他那双颇具霸气的眼睛对来人一瞪说，这事不行，他定算什么，我是厂长，我定的事情才是算数的。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分厂里的人大都开始疏远副厂长，本来有些副厂长分管的事情大家也不找他，而是直接去找厂长请示。至少有那么一年多时间，副厂长的处境十分尴尬。

这位副厂长姓潘，虽然当时只有四十多岁，但大家都习惯叫他老潘。老潘有着有口皆碑的技术水平，对电力生产有着很高的悟性和丰富的经验，但由于性格比较直露，职位的升迁就一直不很顺利。当时孙兆伟曾对老潘的潜能做过一番精辟的分析，他觉得老潘虽然受到厂长的压制，但那绝对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厂长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干多长时间呢？老潘与他相比不仅在年龄上具有优势，而且技术水平也是他无法相比的。现代企业越来越倚重技术，老潘的作为与前途应该是很容易想象的。孙兆伟决定冒一次险，大胆地把宝押在老潘的身上。

有一次分厂开设备检修会，厂长在会上武断地否定了老潘的检修方案，然后自己提出一套方案，让大家讨论。参加会的都是各班组技术员以上的人，大家当然都知道孰轻孰重，几乎都一致表态拥护厂长的方案。就在这一片赞同声中孙兆伟逆流而上，他挺身而出对厂长的方案提出了质疑，他的发言条理清楚，对厂长方案中的一些缺欠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剖析。然后话锋一转，又把老潘提案中的优势之处阐述了一番。孙兆伟此举令大家十分惊讶，就连老潘自己都觉得孙兆伟有些行为反常。尽管最终还是决定采用了厂长的方案，但这件

事还是令老潘十分感动，打这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不同一般了。

这就是孙兆伟的巧干，在普遍被采用的靠人战术中，孙兆伟采取的是盯住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老潘。没用等太长的时间效果就显现了出来，那个正职厂长后来被调离了岗位，去了一个赋闲的位置，老潘被扶正成了分厂厂长。他在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孙兆伟提拔为分厂的副厂长。孙兆伟的高瞻远瞩令大家十分佩服，都说这家伙能掐会算，不是个等闲之辈。

对于孙兆伟日后的升迁，这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以后的大踏步前进就变得一帆风顺了。在分厂副厂长这个位置上，孙兆伟的年龄、学历和能力在全厂都是比较突出的，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不但跟老潘学到了许多自己无法琢磨出来的技术，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和个人威信。三年后，老潘升任总厂的副总工程师，孙兆伟则顺利递进一级，成了全厂最年轻的分厂厂长。

在厂里，能和孙兆伟相提并论的年轻干部只有肖大伟一个人。肖大伟和孙兆伟的性格有着明显的不同，肖大伟性格外向，表达能力极强，任何一件事情到了他的嘴上，几乎都变成了书面语言。大会小会上他的发言总会是一个亮点，他的近乎讲演一样的发言能令沉闷的会场一扫慵懒之态，本来如萎蔫的禾苗一样的与会者很快会被他的幽默语言浇灌得茁壮起来。

肖大伟还有一点和孙兆伟不同，他不是一个苦干的人，而是一个专门巧干的人。他从来不走群众路线，对于比他职

位低的人，他几乎连敷衍都懒得做。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走上层路线上。有领导赏识他，这就够了，尽管有时难免被授予少年气盛的话柄，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一个成功者呢？

和孙兆伟相比，肖大伟还是明显逊色一筹。孙兆伟任分厂厂长的时候，肖大伟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科技处处长；孙兆伟升任主管全厂设备检修的副总工程师时，肖大伟虽然也同样升任了副总工程师，但分管的是燃料与供应，重要性和排名上就都列在孙兆伟之后。厂里开会时排名，他也要落后孙兆伟几个身位的。

关于企业合资，孙兆伟一贯认为这是自己向前迈进的一个绝好机会。厂里的头号人物老鲁已五十七岁了，合资成功后将功成身退，到省局谋一个副局级的闲职，只等到站退休了。作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老潘也年届五十五岁，明显不适合作为日后合资厂老总的第一人选，那么谁最适合这个第一人选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人无疑将是孙兆伟。就在苏丹告诉他外商孟跃明要来的前一天，老潘还郑重对他承诺，要向上级推荐他为老总人选的第一人呢！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苏丹的一个电话令孙兆伟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派肖大伟去迎接外商说明了什么呢？孙兆伟知道自己是完全有理由出一身冷汗的。

3

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是在厂部的小会议室里召开的。孙兆伟进门的时候正好和往外走的苏丹走了个碰面，苏丹手里拿着一个茶叶罐，正在招呼外面的几个女孩把茶杯送进来，

见了孙兆伟，苏丹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孙兆伟觉得苏丹的笑容很夸张，像一团经久不散的迷雾。等这团迷雾终于散开，他才看清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这是厂级干部的一个扩大会议，除了厂级干部，几个主要部门的头头也来了。会议桌中间的位置坐着专程从省城赶来的吕局长，紧挨着吕局长坐着的就是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老鲁，作为本厂的第一把手，企业如果合资成功，他的功劳无疑将是巨大的，这将成为他在退休之前迈进省局的一个重要砝码。对于合资的期待一览无余地写在了他的脸上，也写在不少对此抱有美好期望的人的脸上。

吕局长做了重要的讲话，他说外资的重要性大家都应该十分清楚，作为企业深化改革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合资之路你们是非走不可的，政府需要这笔投资，省局也需要这笔投资，而你们厂更需要走出这对自身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步。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地促成合资的成功。

吕局长讲完后大家纷纷表态，在孙兆伟看来，这些人的发言不过是一些鹦鹉学舌般的废话，他的眼睛虽然瞪得很大，但这些人的发言他却一句话也没听进去，或者说那些话还不如苏丹的那个微笑，令他更费些脑筋。

令孙兆伟完全提起精神的是老鲁的讲话，老鲁的声音虽然并不洪亮，但却具有爆炸一样的效果，孙兆伟当时就被震愣了。老鲁说，在合资前的这段非常时期，公司的生产工作由潘副总经理亲自抓起来，对外联络工作则由肖大伟负责，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经省局同意，决定让肖大伟代理副总经理职务。孙兆伟潜意识里的美好前景就是在这个瞬间彻底破灭

的。肖大伟的升职无疑宣布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合资以后老总的人选将会在老潘和肖大伟之间产生,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实际上的第一人选已经是肖大伟了。那么他孙兆伟将会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感觉脑袋里呈现一片空白。

接下来依然是逐个表态,轮到孙兆伟的时候,一股精气神似乎又回归到了他的身上。以往他在这种场合发言一贯是循规蹈矩,如果主要领导的讲话是树枝,他的发言就会是树枝上长出的绿叶,摆正这种位置关系曾使他获益匪浅,但今天的情形显然发生了变化,孙兆伟一开口就令众人皆感意外。

吕局长,资产评估将是我们与外商合资的主要议项吧?孙兆伟盯住吕局长的脸说。

当然,这是涉及双方利益的大事嘛。吕局长说。

对我厂固定资产的初步估算好像是四十个亿吧?孙兆伟扭过头又盯住了另一位副总工程师的脸。

是近四十亿。那位副总说。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估算值是在对我们厂发电设备的习惯看法上得来的。孙兆伟将目光从这位副总的脸上移开,开始了自己语惊四座的发言。他说由于我们厂这些机组平时只带百分之八十的负荷运行,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认为我们的机组只有这样的能力,用这种认识评估我们的设备,这评估值当然要低得多。如果把我们的机组看作能满负荷运行的机组,那我们厂的资产就不是近四十亿,而是四十多亿了。

据我所知,你们厂这些机组的缺欠是先天不足的,并且从来没有达标运行过,它们真的能有满负荷运行的能力吗?吕局长问。

如果经过检修和调试，它们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孙兆伟回答得很坚决。

众人的目光都聚在孙兆伟的身上，显然对他的这种不无偏激的说法感到不解。在大家的眼里，孙兆伟并不是一个爱出风头或者说爱冒险的人，机组达标是件没有把握的事情，合资在即，提出这样的问题无异于往手中放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他们不明白孙兆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岂止他们不明白，就连孙兆伟自己都有些吃惊，对于资产评估的这个想法只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它深藏于心好长时间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让它浮出水面，也许是刚才的一个猝不及防的刺激，才使它一跃而起，有了面世的机会吧？既然面世，孙兆伟就觉得自己顾不得许多了，他需要全力以赴维护它。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高度重视，提高外商的投资额正是我们需要的。吕局长说。

但关键是，我们真的能达标吗？沉默了好一阵的老鲁终于又开口了。

老鲁的疑问也是大多数人的疑问，也许在座众人中只有孙兆伟一个人心里是有底的，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索好久了，当年建厂的时候，这些机组从国外引进时就存在一定的问题，额定负荷二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一旦真的带上二十万的负荷就出了问题，许多参数都不正常。无奈，只好最高带百分之八十的负荷运行。这项引进工程在当时就被定为是一项不成功的引进，多次检修均不能达标。但孙兆伟是个精明的人，他知道虽然是相同的机组，但当初的机组和现在的机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年厂里的设备不断更新，机组的一些零部件，一些辅机设备已基本更新换代，如果调试得当，机

组具有达标能力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深藏好久的构想破土而出，也许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呢？如果成功，资产评估将再上一个台阶，这样既为国家赢得了利益，也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孙兆伟被一股激情弄出了一身透汗。

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能的。孙兆伟说。

孙兆伟发现老鲁的眉头锁得很紧，他知道这个动议给合资增加了难度，同时也给厂里和老鲁个人增加了负担。老鲁虽然不高兴，但一时又找不出足够的理由否决他的动议，因为这毕竟牵扯到国家利益呀！

吕局长把目光投向老潘，问老潘有什么看法。

调试设备需要时间，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呢？老潘忧心忡忡地说。

三个月。吕局长说，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后我们将与外商正式签署合同。

三个月，也许我们能搏一搏。老潘说。

好，那就这么定了。吕局长果断地说。

散会的时候，孙兆伟再一次在门口和苏丹相遇，苏丹依然送给他一个讳莫如深的微笑。

孙兆伟还没来得及品味这种微笑，就被老潘从后面捅了一下脊背，老潘用压低的声音说，到我办公室来。

孙兆伟随着老潘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当门嘭地一声关上后，老潘几乎怒吼了一声，他说你在搞什么名堂？

孙兆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对机组达标到底有多少把握？老潘问道。

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孙兆伟如实说。

没有把握你怎么敢……老潘摇摇头坐下来，他一直很欣

赏孙兆伟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应该说孙兆伟是个办事让人放心的人,但今天的事情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满负荷运行对高质量的机组是件很正常的事,但对本厂的这些机组却是说多难就有多难,如果达标不成机组反而会遭受损害。老潘本想制止孙兆伟的做法,但潜意识里又为孙兆伟找出了许多辩解的理由,因为孙兆伟毕竟是他的人。事已至此,他只有全力以赴助孙兆伟成功。

我们只有华山一条道了,那就是尽快将机组调整到最佳状态。老潘说。

老潘的话令孙兆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老潘的技术水平在省局都是有名的,有老潘的支持,孙兆伟觉得胜率大增。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就把老潘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们只有华山一条道了。孙兆伟说。

4

某跨国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孟跃明住进了厂招待所那套最高档的房间。

孟跃明是第二次到这里来了,第一次只是考察,这家发电厂给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所以在考察期间他就和中方签署了一个意向书。中方想吸引外资,对于合资这种方式几乎采取了迫不及待的态度。而外方也急于发中国财,像发电厂这种在中国有着稳定效益的企业是很具诱惑力的,孟跃明觉得自己叼住了一块肥肉,所以他对此事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

晌午的时候,孟跃明推说要睡个午觉,总算从一大片热烈的应酬中脱身回到了房间。他坐在松软的皮沙发里并没有

一丝睡意，而是沉浸在连日来的兴奋与喜悦之中。房间里明媚的阳光无疑增添了这种气氛，他点燃了一支烟，努力使自己的思绪尽量在足够理智的空间漂浮。

孟跃明有着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二十年前他还是内地一家发电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机会在那一年就像一块从天而降的馅饼一般砸到了走在路上的孟跃明的头上。他远在海外的伯父因为膝下无子，想从侄子辈中选一个收为义子，电话打到孟跃明的父亲那里，孟跃明家兄弟四个，孟跃明老大，其他三个尚小，父亲舍不得他们离开，就把机会给了孟跃明。孟跃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身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小工人变成了海外巨富的儿子。伯父虽然是总裁，可他没有生育能力，他的亿万资产可以帮助他拥有数不清的女人，但却不能帮助他生下一儿半女。孟跃明过继后，伯父一直把他当成财产的继承人来培养，比如让他读了一所著名的大学，比如让他从下级职员干起，一级一级地晋升，一直坐到目前的副总裁的位置。这期间，孟跃明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伯母也在公司里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亲属，而且已经颇有势力，孟跃明要想全方位压住他们，光靠伯父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自己的实力。伯父已风烛残年，孟跃明必须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干出一番成绩，为自己的未来奠定基础。这次与国内的发电厂合资无疑是他展示才华的一个机会，他没理由不把这个大手笔做好。

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当时孟跃明正躺在床上，他斜眼看了一眼，还以为是接待单位送上门来的三陪女，脸上就不自觉地露出一种戏谑的笑容。但这种笑容很快就改

变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女人极为眼熟，好像在厂里的高层领导接待他的时候这个女人都在场的。孟跃明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孟先生您好，我是总经理办公室秘书苏丹。她说。

苏小姐请坐。孟跃明用手指了一下沙发。

苏丹坐下来后用很轻的声音问，孟先生对我们的接待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客随主便，一切都还不错。孟跃明说到这一转话题道，苏小姐在厂里的职位一定是其他女工所羡慕的吧？

也许是吧。苏丹用很自信的口吻说。

那么，苏小姐一定是个很有背景的人了？孟跃明说。

孟先生怀疑我个人的能力？苏丹反问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孟跃明说，但我知道中国社会上的关系网如同电厂的电网一样复杂，所以我非常自信自己的猜测。

苏丹暗暗佩服这个华人资本家目光的敏锐，孟跃明说得没错，她的确是个很有背景的女人，也是被厂里议论颇多的女人，但她的背景是和她的能力重叠在一起的，有时连她自己也搞不清，对她来说究竟是背景重要还是实力重要。这次接待孟跃明，厂里把日常生活方面的安排全交给了她，其实这项并不复杂的工作其他人也能够胜任，交给她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让她为合资巧妙地施润滑剂。对于这样的工作她一直认为自己是责无旁贷的，其原因也只能是归咎于能力，能者多劳嘛！她虽然佩服孟跃明的精明，但孟跃明的这种说话方式却令她产生了一种反感情绪，她觉得要是这样聊下去自己会很被动的，她的特点可不是柔情似水随波逐

流，她的特点是逆水而上，在桀骜不驯中激起对方更大的兴趣。对付这种过于自信和骄狂的家伙，她觉得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主动出击。

如果我没有背景，孟先生会怎么评价我呢？苏丹用很专注的眼神盯着孟跃明说。

凭你出众的容貌和口才，你就是没有背景，背景也会找上你的。孟跃明说。

孟先生所指的背景是什么呢？苏丹继续问。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说得太清楚的。孟跃明说。

可有些事情是必须要说清楚的。苏丹说，比如合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是十分清楚的。

那倒是。孟跃明说。

孟先生对我们的合资也同样自信吗？苏丹继续采取攻势。

当然。孟跃明很有兴致地说，我对合资充满诚意，而吸引外资的多少则是你们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绩，其迫切性双方旗鼓相当。如果我们合资成功，我方投出的近二十亿资金足可以令你们的一些官员功成名就。

我佩服孟先生对我国经济政策的精通，不过据我所知，要想合资成功，投资二十个亿恐怕是不够的。苏丹说。

孟跃明的脸变得严峻起来，苏丹的这句话一下子捅到了他的痛处。根据以前的资料，他本以为二十个亿是可以拿下这个项目的，谁曾想这次中方竟对自己的设备充满了信心，如果按达标的机组算，资产的评估就会随之提高，他的投资也将随之提高，这绝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同时，他又为眼前的女人感到惊讶，他想不到她居然还通晓资产评估这样的

专业性问题。午后和美阳光中的苏丹的音容笑貌变得有些朦胧，孟跃明觉得自己应该审慎地面对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了。

5

第二天上午,孟跃明与中方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起初的意向是外方投资百分之五十,双方参与管理,五五分成。但这次孟跃明坚持要投资百分之五十一以上,并以此来获取管理权。孟跃明的这个提议是中方早就预料到的,经有关部门批准,中方同意了孟跃明的提议。这样中方就获得了更多的外资,而孟跃明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管理权,可谓皆大欢喜。

接下来的谈判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资产评估,孟跃明依然把设备的等级压得很低，他说根据准确的情报和资料,厂里的机组是不具备满负荷运行能力的。中方辩解说,机组以前不能满负荷是受到了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现在这些条件已发生了变化,机组已经具备了满负荷运行的能力。最后,在用事实说话的原则下双方达成了共识，即在适当的时候,孟跃明将参加厂里发电机组的达标试验。

中午,孟跃明参加了厂里为他举行的午宴,酒桌上的气氛显然与上午谈判的气氛截然不同，参加的人员也有所不同。参加宴会的都是厂里的头头脑脑,因为合资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孟跃明觉得自己与在座的所有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将是这些人日后的老板,他们的前途将和他的喜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一想,孟跃明的脸上就有了一种大权在握一般的自豪。

孟跃明很快就发现,事实上这些人对他的态度也确实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变得谦恭谨慎了,像前一天大家非得让他将酒喝到量的场面没有出现,虽然依旧是轮流敬酒,但是他不多喝大家也就算了,谁也没强求他。他甚至为了有意区别于大家,只要了红酒,而中方人员则清一色是白酒,连桌上唯一的女性苏丹也是白酒。孟跃明还有意对苏丹说,红酒也许更适合女士喝。一旁的肖大伟便赶紧以调侃的口气对苏丹说,孟先生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孟先生是要你陪他喝红酒呢!苏丹并没有因此而改换红酒,她用手指了一下孟跃明的酒杯说,一片白中一点红,更能显示孟先生的高贵气质,在孟先生面前,我也是甘愿做绿叶的。孟跃明大笑道,苏小姐才真正是这酒桌上的红花,从这一点上讲,我更愿意做一片绿叶。

敬酒理所当然是从老鲁开始的,到肖大伟敬酒的时候则达到了一个高潮。将氛围渲染到极致是肖大伟的特长,只要他想这么做,他总能找出语惊四座的语言,然后用声情并茂的方式表达出来。轮到孙兆伟敬酒的时候,气氛则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就在他端起酒杯还没有开口之际,孟跃明抢先开了口。

据我所知,孙副总工程师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人吧?孟跃明说。

一桌子的目光齐聚到孙兆伟的脸上,就连孟跃明也发现孙兆伟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端着酒杯,好像愣在那里,什么话也没说。

见气氛有些尴尬,老鲁就在一旁打圆场说,我们的孙总的确是个责任感极强的同志,他负责检修工作,设备的每一个毛病都休想逃过他的眼睛。

这么说，发电机组原有的一些缺欠也一定被解决了？孟跃明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住了孙兆伟。

孟跃明的这种态度很容易令在场的人明白了他的一个暗示，这就是有关中方的一些内部事情是瞒不住他的，作为未来的老板，你们怎么做你们自己应该心里有数。这是一种威慑战术，这种战术运用得好，应该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孙兆伟却并没有被孟跃明的气势所压倒，他用一种很坚定的目光迎视着孟跃明，字字清晰地说，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被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随着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机组绝对可以达到满负荷运行的水准。

这样最好。孟跃明意味深长地说，对企业有益的事情我当然会高兴的，孙副总，我来敬你。

不，应该我来敬你。孙兆伟举起了酒杯。

尽管喝的是红酒，孟跃明还是觉得自己喝得有些过量，这些人你一杯他一杯，这车轮大战起来他就觉得自己有些抵挡不住了。所以一轮下来之后，他坚持不再喝了，酒桌上的气氛因此显得沉闷下来。肖大伟建议苏丹和孟跃明跳一个舞，苏丹说还是唱歌吧，听孟先生的嗓音那么厚重，唱歌一定非常好听。

苏丹的建议立即得到孟跃明的响应，他站起来向苏丹伸出一只手说，可以和苏小姐合唱吗？

非常荣幸。苏丹莞尔一笑道。

两个人一起走出座位，走到离屏幕近一些的地方站住。苏丹今天虽然穿着淡雅得体的职业女装，但在灯光的映照下依然显得十分妩媚动人，孟跃明的目光只要稍稍斜一下，就看得见她长碎发的边缘被灯光映得如一根根茧丝，晶莹剔

透，她的脸俊俏光滑，白皙而修长的脖子上蓝色的血管似乎在轻轻跳动。孟跃明没有让自己的目光过多地向侧面倾斜，他知道自己是个事业心胜过好色心的男人，此时此刻，他的注意力既会在女人之外，也会在歌声之外，他有能力使自己在喝了过量的酒之后依然保持好预定的姿态。

苏丹率先抓起话筒说，这首歌献给远道而来的孟跃明先生。

孟跃明马上接过话茬儿说，但愿我们的歌声会像苏小姐的芳容一样惹人注目，同样，也愿我们的合资会像和苏小姐唱歌一样轻松愉快。

两个人的歌声在众人的掌声中飘了起来，孟跃明果然歌唱得很好，而苏丹的歌声更是娓娓动听。此前，孟跃明还真没想到苏丹除了精明漂亮之外，还会有唱歌的天赋，她的歌声像地中海的海风从阳台吹进卧室似的，落地的纱帘发出沙沙的摇曳之声。而孟跃明的歌声浑厚，就像海风中落在地板上的脚步声一样。两个人合作得可谓天衣无缝。

在歌声的间歇段里，孟跃明突然关闭了话筒，低声对苏丹说，午后可以到我的房间吗？我有事向苏小姐请教。

没等苏丹回答，屏幕上的歌词就出现了，孟跃明打开话筒，继续高歌下去。

6

肖大伟走在办公室的走廊里觉得自己的脚步出奇的轻，他想只要这样无休止地走下去，他也许会像一片羽毛一样轻盈地飞起来的。肖大伟被自己有些荒诞的想象逗笑了，但他

的笑容并不夸张，表现在脸上只是左边的嘴角稍稍向上斜了一斜。他想他的这种表情一定非常具备男性魅力，其实他更清楚，没有这种表情他同样是个具有魅力的男人，他生得高大威猛，五官端正，面部棱角分明，更重要的是他的气质，他的谈吐，他好像从来就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

在他要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孙兆伟，他发现孙兆伟的脸上明显笼罩着一层阴郁不欢的神情，这正好与他脸上的轻松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两个人只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就交臂过去了。接着，肖大伟打开办公室的门。

此时正是午后三点多钟，外面的阳光正烈，但通过窗玻璃投到办公桌上的阳光却很柔和，手抚上去，竟有一种水样的质感。这种感觉令肖大伟想起了什么，他放下手里的一份文件，开始拨号打电话。

是我。肖大伟冲着话筒柔着嗓子说。

我也正想找你。电话那边是流水一样的女声。

那你到我的办公室来吧。肖大伟说。

没有时间了，我现在要去孟跃明的房间。电话那边说。

是他找你吗？肖大伟瞪大了眼睛。

是的，你说我去还是不去？电话那边问。

肖大伟咂吧咂吧嘴，一时没有说出话来，在酒店孟跃明和苏丹一起唱歌的时候，他曾仔细观察过孟跃明的表情，从大体上看，孟跃明似乎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但从那偶尔歪过头来的一瞥中，他还是毫不费力地读懂了孟跃明的目光，那就是说孟是对苏丹有好感的，这种情况对他的工作也许有利，但他毕竟是一个男人，一种嫉妒的感觉还是像细雨一般

弄湿了他的心河。

肖大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觉得你还是去为好，我们不排除孟是个好色之徒，但他毕竟是一个大资本家，他的生活里不会缺少漂亮女人的，合资在即，我想他不会因贪色而坏了大事。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

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我还是觉得问一问你心里才塌实一些。苏丹说。

去吧，有事及时和我联系。肖大伟说。

肖大伟撂下电话后稍稍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开始在柔和的阳光里处理文件。应该说他此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努力工作，并且自视甚高，他对自己的能力一直感觉良好，可不知为什么，不论他如何努力，他前进的脚步似乎总比孙兆伟慢了半拍。那个孙兆伟身材不高，脑袋挺大，不但形象上无法和他相比，就是才能上也明显逊他一筹。每次开会孙兆伟的讲话都是腔调低沉毫无光彩，而他却口若悬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最重要的是在处理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上孙兆伟更是没法和他相比，孙兆伟似乎只靠着一个老潘，而他却和大多数的领导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把手老鲁的赏识和器重。对于一直屈居孙兆伟之下他始终抱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好在这一次企业合资为他提供了反超的机会，现在他既然成功地在合资之前占据了有利位置，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不在合资之后走到那个最重要的岗位上去。

怎么样才能成功地走好这一步，肖大伟觉得必须抓住该抓住的一切机会，任何疏忽大意都将葬送大好的时机。

不知过了多久，肖大伟发现办公桌上的阳光变得酷热起

来，就起身拉上了浅黄色的窗帘，这样，透过窗帘的阳光就又变得柔和多了。他不无自豪地想，现实中的许多事情都在于安排与调剂，阳光可以调剂，冷热可以调剂，上下级关系和女人依然可以调剂。肖大伟有一个贤惠的适合做妻子的妻子，还有一个聪明漂亮适合做情人的情人。可以说，他是十分珍惜这个情人的，因为这个情人不但会给他通常意义上的情人所能给予他的快乐，还能给他一般的情人所不能给他的好处。此时他要做的，就是平心静气等待这种好处的来临。

电话铃响了，苏丹的声音又一次令肖大伟振作起来。苏丹说，孟已经开始为企业合资后的管理打算了，你知道最先进入他视野的人是谁吗？

谁？肖大伟紧张地问。

是孙兆伟。苏丹说，其次才是老潘和你。

怎么会是孙兆伟？肖大伟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是他。苏丹说，看得出，孟急于在这种时候找这样一个人选，是想在合资之前就开始与这个人合作。

他和孙兆伟单独见过吗？肖大伟问。

还没有，所以这个机会还是你的，而且，我向他推荐了你。苏丹说。

他找你就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肖大伟说。

我还没那么重要吧，他找我的目的不过是想找个桥梁罢了。对了，他想今晚约你单独见面。苏丹说。

肖大伟撂下电话后，那颗悬着的心跳得愈加快了，一想到孟跃明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他而是孙兆伟，他的心里就掠过

一阵难言的忧虑。他知道,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

晚上,肖大伟和孟跃明在本市"避风塘"茶吧的一个包间里会面了。两个人也算老熟人了,不用过多的寒暄,谈话就很顺利地切入了正题。

我现在已经开始物色合资公司未来的总经理了。孟跃明直截了当地说。

孟先生有人选了吗? 肖大伟明知故问道。

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孟跃明呷了一口茶说,这茶是纯正的碧螺春,味道确实不错。

孟先生说话很有意思嘛。肖大伟笑了笑,下意识地拽了下西装里的领带。

我说的有,指的是我心里已有了目标,我说的没有,是说我们之间还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这难道还需要什么协议吗? 肖大伟忍不住脱口而出。

肖总不要误会,我说的协议不是书面的什么协议,而是双方心灵的默契。孟跃明说。

我看我们之间已经很默契了。肖大伟说。

孟跃明笑了,他又喝了一口茶,然后说,肖总说得不错,我思前想后觉得最适合与我合作的就是肖总你了。

能得到孟先生的赏识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还是得重申一下,我们的合作必须在不损害中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肖大伟说。

肖大伟觉得自己的这句话是有必要说的,一味的迎合只能让对方轻视,而掌握原则的合作才能够让对方更加重视他。

接下来两个人又谈了一些合资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肖大

伟有意讲了一些在自己的建议下才得以实施的措施，这些措施既会使孟跃明觉得有利可图，又会使中方不感到吃亏。孟跃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表示自己赞赏的态度。

最后，孟跃明还是提及到机组达标的问题，他用十分诚恳的口气问道，就厂里这些设备，真的能满负荷运行吗？

在试验之前，这的确是个未知的问题。肖大伟意味深长地说。

孟跃明狡黠地一笑，也不再多问了。在他看来，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目前要找的正是肖大伟这样的人。至于孙兆伟，绝对不是他的什么第一人选，他之所以那么和苏丹说，不过是他要的一个手腕罢了，目的是刺激一下肖大伟，好让他更迫不及待。但是，为了给一个圆满的结局打通另一条捷径，他还是决定也见一见孙兆伟。

7

同样是“避风塘”茶吧，同样是那个包间，翌日晚上，孟跃明与孙兆伟坐到了一起。

落座后，孙兆伟尽量不多说什么，因为尚不十分清楚孟跃明找他的动机，所以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静观其变。

包间设置得很雅致，墙上有壁画，屋角有张牙舞爪的根雕，石英玻璃的茶几旁还有一箱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孟跃明喝了一口茶后，用手指了一下缸里的一条鱼说，这条鱼漂亮吧，看身上长了那么多红蓝相间的小点点，多像镶上去的宝石，所以，人们就给它起名叫宝石鱼。别看它好看，它的性格却很暴躁，经常会主动攻击其他品种的鱼，所以，这种鱼只能

单养而不能混养。

孟先生对观赏鱼这么内行,看来情趣很广泛呀。孙兆伟说。

我只是喜欢而已,谈不上内行,其实喜欢任何一种东西都不会是白喜欢的,它总会在适当的时机给予你回报。比如这观赏鱼,就能给我们的人生予以很多有益的启迪。孟跃明又指着一条鱼说,这种鱼叫菠萝鱼,看它的颜色很漂亮吧,有趣的是它的体色会随着环境、温度、年龄的变化而变化,适者生存就是这个道理。

孟先生找我来,绝不是为了探讨养殖观赏鱼吧?孙兆伟说。

这句话孙兆伟是脱口而出的,话出口后连他自己都有些惊讶,他怎么能用这种不耐烦的口气和未来的老板说话呢?他知道自己这种不由自主也是有原因的,在赴约之前,他曾和苏丹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苏丹暗示了孟跃明对他的不满,至于找他会晤,不外乎是认为他还有一些利用价值。只要能对自己有利,精明的资本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你说得非常对,我的确不是约你来探讨观赏鱼的。孟跃明把目光从鱼缸中抽回来,一双眼睛炯炯地盯住了孙兆伟说,孙副总,我很想听一听你对机组达标的一些具体看法。

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通过调试,厂里的这些机组会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顺利达标。孙兆伟说。

这么说,我只有增加投资额这一条路可走了?孟跃明说。

孟先生财大气粗,难道还在乎这点资金吗?孙兆伟说。

我是个商人,商人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经商过程中的每一分钱我都是十分在乎的。孟跃明说。

孙兆伟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他觉得正是在这一点上合资双方存在着不可言说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外方只想利润，而我们方方面面乃至每个人却都各有各的考虑，而考虑的内容也显然要复杂得多。这样想过之后，除了有一丝悲哀感，更多的竟是一种使命感。既然失去了得到对方重用的机会，何不放手一搏，干一番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呢？孙兆伟在孟跃明面前挺直了腰板。

机组达标，有关国家利益，所以我们也非常在乎。孙兆伟说。

能接手一套达标的设备，这对我也是有利的。不过，如果孙副总能在这方面与我合作，保证我的投资额不变的话，我会很感谢你的。孟跃明说。

这好像不大可能。孙兆伟回答得十分果断。

好，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孟跃明说，我们还是聊一聊个人问题吧，孙副总对合资后自己的位置有过考虑吗？

客观地讲，最初的时候考虑得多一些，但现在我考虑得并不那么多了。孙兆伟说。

不管多少，考虑了，才符合人之常情。孟跃明说。

孙兆伟喝了口茶，没有吭声。孟跃明也没再多说什么，话不投机只好节省一些语言了，做什么事情都要因人而异。他抬腕看了看表，他知道他已经和孙兆伟没什么可说的了。

8

单独见过孟跃明之后，孙兆伟觉得自己的心里更塌实了一些，既然事已至此，索性就沿着这条道无私无畏地走下去。

正所谓无欲则刚，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厂里的发电机组都调整到适合满负荷运行的最佳状态。

口号响亮，工作还得一项一项地去做。厂里一共有六台机组，每台机组停机半个月检修调试，正好需要三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孙兆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肩上的压力。

首先停下的是一号机组，一大批检修工人都拥在了这里。现场看似人多，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就靠那么几个人。厂里的这些机组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震动问题，要想达标，必须解决的就是震动问题。这是种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孙兆伟和技术部的几个技术人员亲自动手调试，一遍、两遍、三遍，可问题仍然解决得不理想。没办法，孙兆伟只好拿出手机，请经验丰富的老潘出马。

我正在会客，一个半小时后我会赶到现场的。老潘在电话里说。

没有了老潘，这盘菜还真难炒。孙兆伟席地而坐，点了一支烟。见他休息，其他人也都停了下来。

有个外号叫缸子的检修工说话声音最高，因为话题是合资，孙兆伟就用心听了下去，缸子说，大家都别对合资抱什么幻想，企业成资本家的了，能对我们有什么好呀？

有人接茬儿道，合资后能涨工资，合资企业的员工要比国企员工的收入高许多呢！

你做美梦吧。缸子说，那资本家精着呢，合资后他能用这么多人，什么裁员呀精简呀，什么招数都会用上的。资本家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

明知合资对我们不利，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呢？又有人插

话说。

我们当然应该有我们的法子，我们虽然说了不算，但我们可以消极怠工呀。这全厂大修还不是为了合资后能多发电，能多给资本家赚钱吗？缸子说。

对，这又没我们什么好处，我们着什么急呀？我们慢点干吧。竟有好多人赞同这种观点。

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孙兆伟把这些话都听清了，他知道这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工人的心理。现在厂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合资有抵触情绪，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合资想入非非，应该说这两种情绪都有它的合理性，其他企业的不景气造就了电力职工的某种优越感，可这优越感能否在合资以后得以延续呢？对此连孙兆伟心里都没有什么底。但是他还是觉得不能让缸子这么煽动下去了，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起来，那还怎么达标呢？孙兆伟掐灭烟头，朝那个最大的人堆走了过去。

缸子，你说这话可不对头。孙兆伟大声说。

我是实话实说。缸子并不示弱。

合资是为了吸引外资，国家的政策不能算不对吧？孙兆伟说，我们现在调整机组是为了让资本家多掏腰包，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你们如果都不出力，可不是在和资本家作对，而是在和资本家合作，拿国家利益开玩笑了。

我们可不懂得那么多大道理。缸子咕哝道。

那咱就往小处说，不管合资以后管理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只要我们还是这个企业中的一员，那我们的命运就和这个企业息息相关。机组调整好了就能多发电，企业效益就好，企业效益好，职工就能多拿奖金。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孙兆伟说。

缸子想了想，也觉得孙兆伟的话不无道理，就笑了笑说，那算我刚才说错了，放的都是狗屁，大家不要闻就好了。众人都笑了，笑过之后就都起身干活去了。

看见大家又开始干活，孙兆伟的心稍稍塌实了一些。又过了一段时间，老潘匆匆赶来，孙兆伟急忙迎上去，把遇到的情况跟他讲了一遍。老潘二话没说，亲自动手，和几个技术人员一起干了起来。

干完活往回走的时候，孙兆伟和老潘都沾了一手的油污。走出厂房后，老潘突然扭头对孙兆伟说，南方的一家外资电厂派人来和我接洽了，要聘我去当副总经理，年薪是四十万。

是现在吗？孙兆伟脱口问道。

如果我同意，现在就能走马上任。老潘说。

您怎么考虑的？孙兆伟问。

你是我的人，所以我不想瞒你。老潘说，我心里的确很矛盾，这么重要的位置，这么高的待遇，这对我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诱惑力。我虽然在咱厂也是副总经理，可我的年龄在这摆着呢，用不了多久就快到站了。而外资厂则没有年龄限制。

可是机组达标少不了您呀！孙兆伟急了，他知道如果老潘在这个时候离去，达标真的就成为一句空话了。

我的矛盾也正在于此，我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离开呢？老潘说。

9

一号机组的调试和检修工作终于在半个月内结束了，机

组的震动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天,是机组启动并试验达标的日子,孙兆伟在忙忙碌碌的工人中穿梭而行,他显得异常兴奋,因为刚刚运行起来的机组情况空前良好,这使他对达标成功充满了信心。

机组预定在上午十点半钟左右带满负荷,孙兆伟抬腕看了看表,此时才八点多钟,时间尚早,他跑到没人的地方打了个电话,是打给田小玉的,叫她晚上多准备几个菜,他要在家里喝个痛快。这样做一是为了庆贺达标,二是想放松一下,毕竟这段时间他的精神总是高度紧张,都有些不堪重负了。

打完电话后他没有在现场过多的停留,他向值班长交代了几句,便一副急匆匆的样子赶往办公楼。实际九点钟也确实有一个会议在等着他,那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孙兆伟走出厂房的时候,外面鲜亮的阳光一度刺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他是用手遮住眼睛走完这段不算太长的路程的。走进会议室他才发现大家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他的目光迅速扫过这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然后快步坐到老潘身边。

由于老鲁没有到,会议自然不能开始,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声成了会议的前奏曲,合资这个字眼则是主旋律。这个主旋律由这些中层以上干部们弹奏,其效果就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味道。因为合资后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将有很大的变化,谁也难保自己的位置仍将存在下去。

孙兆伟的心情不错,所以他和往常一样,以脖子为轴和前后左右的人逐一寒暄。他一直很重视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他能有今天的成绩绝不单单是跟对了老潘,还很大程度上获

益于此。会议室里的阳光也很明媚,被阳光普照的一张张脸几乎都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孙兆伟此时居然不无幽默地产生了一种很荒诞的想象,他想这一个个脑袋多么像雪堆的,如果阳光再强烈一些或许就都被晒化了,那时处在一汪大水中的自己是随波逐流还是中流砥柱呢?孙兆伟被自己的想法逗得嘴角渗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

一号机组情况怎么样?老潘扭过头关切地问。

您放心,一切顺利。孙兆伟很自信地说。

老潘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孙兆伟知道老潘的压力也不小,他顶住高薪诱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机组达标,如果成功,他或许还有机会竞争一下合资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他毕竟还能有几年的干头;如果失败,他则名声扫地,也许就此退居二线等待退休了。孙兆伟扭头看了看老潘,他发现五十多岁的老潘鬓角已经染上一抹秋霜一样开始花白了。

老鲁赶到后会议正式开始,老鲁传达了省局的指示,上级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了本厂的合资,经双方协调,董事会成员中方是省局的几位副局长,外加一个老鲁,董事长则由外方的孟跃明担任。老鲁讲到这提高嗓音说,现在只等资产评估的最后结果,外方资金一到位,企业就将正式挂牌。

会场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电力企业与外商合资在我国还不算很多,电力、石油等行业是国家的支柱性企业,不存在起死回生扭亏为盈的问题,合资,不外乎是为了吸引外资,把这笔钱投到新的项目上去。根据我国有关合资企业的政策,合资厂生产的电能在电价上将允许有所浮动,预计电价将涨出一倍以上。这样年底利润分红,我方所得仍不会比现在少多少。至于董事会成员,

每人都将得到一份不菲的薪金，这是个人收入，是与公司财产区分开来的合法收入。老鲁被纳入董事会，脸上的表情就十分生动。

对于合资，我们必须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老鲁说，需要改进的地方就要改进，孟跃明是个十分精明的企业家，我们以后的管理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

一号机组达标试验怎么样了？老鲁突然向老潘问道。

没什么问题，十分钟后机组将带满负荷。老潘回答得很干脆。

这就好，这项工作是我们合资之前最重要的工作，希望不要出乱子才好。老鲁说。

不会出什么乱子的。孙兆伟忍不住插话道，我们的机组情况都差不多，如果一号机组能顺利通过，其他几台机组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做得过硬，让外商说不出什么，不然人家要怀疑起我们的诚意来，这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老鲁说。

我们有达标的机组摆在那，这就是最大的诚意。孙兆伟说。

事情就是在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孙兆伟话音未落，生产现场那边的报告就传过来了，说一号机组一带上满负荷就出了灭火事故。会场顿时哗然，灭火停机可不是一件小事，老鲁十分恼火地瞪了孙兆伟一眼，起身就走。随即整个会场倾巢出动，都跟在老鲁身后走。孙兆伟被裹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像块没有知觉的木头一样正在顺水而流。

10

孙兆伟走进老鲁的办公室时已是上灯时分,老鲁还没回家，雪亮的灯光把老鲁的那张脸映照得惨白而又有些变形。孙兆伟知道老鲁对他已经大为不满,但事已至此,他也顾不得许多。

见孙兆伟进来,老鲁的眼睛亮了一下。平心而论,老鲁当初就对孙兆伟的达标建议不以为然,建厂都二十年了,这些先天不足的机组一直都没有达标运行过,现在达标,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可他又不便反对,因为这毕竟牵扯到国家利益。在老鲁看来,企业能否顺利合资才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省局、地方政府的政绩,也关系到他个人的前途,上级领导早就有过暗示，他是可以以促成大型企业合资成功这样的成绩,调进省局谋一个副局级的位置的,这对于即将退休的他来说不算不重要。他已经思量半天了,一号机组达标的失败应该是他制止全面达标试验的最好理由,他不想再观望下去了。

试验不要再搞了。老鲁劈头就对孙兆伟说。

孙兆伟愣了一下,但他马上镇定下来,说,这次灭火事故不是机组本身的原因,我们的机组已经具备了满负荷运行的能力。

那你说是什么原因？老鲁没好气地问。

我就是来向您汇报这件事的。孙兆伟说,已经查明,锅炉这次灭火的原因是烧劣质煤造成的。

烧同样的煤,其他机组怎么就不灭火呢？老鲁问。

其他机组带的负荷量小，劣质煤的问题就得以掩盖了。

一号机组带满负荷，劣质煤问题就露馅了。孙兆伟说。

老鲁沉默了，孙兆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一下子就说中了要害。入厂煤的质量和炉前煤的质量对不上号一直是电力系统内一个公开的秘密，个中原因绝不单单是煤质入厂检查这一个环节的问题，而是方方面面，牵扯的人绝不会少。一牵扯到腐败，这问题就严重了，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们厂一直都是以烧优质煤为主的呀。老鲁眯起眼睛看着孙兆伟，显然在明知故问。

我们有的时候，花的是优质煤的价钱，进厂的却不一定是优质煤。孙兆伟说。

咱们厂这样的情况严重吗？老鲁问。

应该说是严重的。孙兆伟说。

以前我们不是处理过几个煤质化验员吗？记得好像有一个还被判了刑。老鲁说。

那只是治了标没有治本。孙兆伟说。

老鲁的脸色似乎更加白了，他眉宇间拧成的疙瘩令孙兆伟十分满意。煤质问题的出现将有利于打消老鲁停止达标试验的想法，况且孙兆伟早就对企业内部的一些煤老鼠深恶痛绝，如果能将一些败类绳之以法，那绝对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就不信老鲁胆敢袒护煤质的问题而终止试验。

老鲁盯着孙兆伟那张态度坚定的脸，他真的不明白何以让这个一贯循规蹈矩的人变得如此锋芒毕露呢？老鲁的心情十分矛盾，他真的不希望再出什么乱子影响合资了，试达标的事本来就令他担心，没想到又引出了煤质的问题，既然问题被扯出来，他就没理由捂着盖着。而因此终止达标试验，似乎也难以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开口说,煤质问题交厂纪委调查,如果真有违法的事情出现,就上交司法机关处理。

那么达标试验是不是继续搞下去呢？孙兆伟问。

可以搞,但你必须给我小心行事。老鲁说。

11

这是一个大雾天气,"本田"像条鱼一样在雾团团的公路上缓缓游动着。肖大伟一反常态,他没有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而是坐在后排闭目养神。连日来他一直跑有关合资的事情,比如与地方政府协调,到国家有关部门办一些相关的手续等等。既花掉了一大笔公关费,也把他累得够戗。这次,锅炉灭火牵扯出的煤质问题令他也很伤脑筋,纪委一查牵扯的面就大了,作为厂里的供应主管,他很难不受到牵连和冲击。肖大伟觉得自己真的不可等闲视之。

昨天,远在国外的孟跃明给他打来一个电话,问起了试达标的进展情况。他如实相告后,孟跃明说,让他们继续调试下去不是件坏事,关键是最后我要参加的那次达标试验,如果他们不成功我将非常开心。关掉电话后肖大伟暗暗骂了一句,他知道孟跃明的心思是什么,把机组都调到最佳状态他才高兴呢,机组具有了达标超发能力,日后企业的效益也将随之增长。而在最后的达标试验中失败,他则既不用多投资,又得到了已经达标的设备,他当然会很开心了。娘的,这家伙阴着呢!

肖大伟抬腕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就在车子要拐进他家所在的那条小街的时候,他对司机说,把

车开到金城宾馆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去会见一个朋友。司机心领神会,车子一掉头,向宾馆的方向开去。

肖大伟要会的不是什么朋友,而是情人苏丹。在妻子回娘家的时候,他曾把苏丹接到家里偷欢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宾馆开房间。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本市的宾馆已经让他住遍了。他有时也感觉到很累,他有条件为苏丹租一套房或买一套房,可苏丹不同意,她不想做那种被人养起来的金丝鸟。而在宾馆的幽会则有着意义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在奔赴预定的那个房间的途中,幽会双方是平等的。

这很重要吗?肖大伟不止一次这样问过苏丹。

这很重要。苏丹很坚定地说。

肖大伟知道,促使苏丹如此注重形式的原因是她那极强的自尊心。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苏丹好像从来没有要过或者接受过他的一分钱,如果说当初苏丹爱上他是出于情不自禁,那么后来苏丹采取的则是一种认真的,带有一种原则性的态度,这个原则就是她绝不夺人之美。也就是说,她从不指望肖大伟有朝一日能离婚,进而和她结婚,她所要的只是两情相悦,在他们都还彼此深爱的时候尽情地享受这种爱情。

对于苏丹的这个原则肖大伟当然是欢迎的,这其实也正中他的下怀,他虽然贪恋苏丹,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离婚,他觉得把情人这种形式运用得当的话,不但不会伤害婚姻,反而还会与婚姻相得益彰。真的会是这样吗?其实他也不敢较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肖大伟打开房门后简单地冲了个澡,然后坐在沙发上开始等待苏丹的到来。也没等多长时间,苏丹就如约而至。肖大伟用热烈的拥抱迎接了她,分开身后,他给她倒了一杯红酒。

苏丹接过酒杯后慢慢将嘴唇挨上杯沿，喝一杯红酒这已经是他们做爱之前的一个保留节目。肖大伟很喜欢看苏丹面颊微红的样子，待杯中的红色消尽的时候，肖大伟的手就开始伸向了苏丹。他偏爱给女人脱衣这个过程，看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女人一点一点地褪去外壳，变成一个白软的肉体，他就兴奋得有些不能自抑。但他还是会克制自己，极有耐心地将这个程序做得尽善尽美。当他的嘴唇挨上苏丹的一只乳房时，苏丹嗷地叫了一声。苏丹是个肉体极敏感的女性，她的胸、背、腋窝、腿和脚，只要是那些平时被衣服遮住的部位，几乎无一例外地敏感，只要轻轻触及，她就会有强烈的反应。肖大伟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过，我太不放心你了，我怕别人也这么碰你，那你不就倒在别人怀里了吗！苏丹说，别人并没有机会碰我的身体呀，至少到现在，我的身体只向你开放过。肖大伟顺势问道，会一辈子只向我开放吗？苏丹果断地回答，当然不能，我会趁着自己还没有老的时候再谈一次恋爱，然后再把自己嫁出去。你不会反对我这样做吧？肖大伟苦笑了一下说，我当然没理由反对。

苏丹的叫声令肖大伟心旌摇曳，他的每一个触碰都能令苏丹产生强烈的反应，他们第一次做的时候他还以为苏丹是装的，但随着不断的交往，他才发现这的确是苏丹的一个特长。这个苏丹穿上衣服后像一个铁娘子一样遇事不慌，可脱了衣服就柔弱无骨了，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电门。肖大伟感到又刺激又满足。

退潮之后两个人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苏丹伏在肖大伟的身上说，厂里清查煤质的事情，你没感到自己有威胁吗？

小乖乖，你说话怎么总是那么一针见血呀？肖大伟说。

事情迫在眉睫,容不得回避。苏丹说。

你说得对,现在最令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肖大伟叹了一口气说,我虽然没有拿过黑心钱,但我毕竟是管这摊事的,这领导责任我怕是推脱不掉了。如果因为这件事影响了我的大好前途,那我的亏岂不是吃大了吗?

你打算怎么办?苏丹问。

我打算叫孟跃明向中方提出要求,要中方把目前主要的精力都用在迎接合资上。我想老鲁不会不有所考虑的。肖大伟说。

孟跃明会听你的吗?苏丹说。

我有办法叫他听我的。肖大伟很自信地说。

你有什么办法呢?苏丹说。

以后我再告诉你。肖大伟一转话题说,为了增加我的成功率,我想叫孙兆伟也跟我合作。

孙兆伟?苏丹笑道,他怎么能与你合作呢?

所以我想叫你去做一做他的工作。肖大伟说。

你认为我是万能的吗?苏丹说。

你不是万能的,但有时你的确又是万能的。肖大伟说,比如这次找孙兆伟,你可以打着我的旗号,许给他许多好处。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我就不信你说服不了他。

这可不是一件好办的事。苏丹皱起了眉头。

好办的事我就不会叫你去办了。肖大伟一边用手抚摸着苏丹光滑的脊背一边说,我只有你这个最亲的人,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没等苏丹说什么,肖大伟又转移了话题,他说,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我已经开始勾画咱们厂未来的蓝图了,合资以

后，我将严把进煤的质量关，降低生产成本，大幅度地减人增效，提高上岗人员的待遇。我既要让资本家看看我的能力，同时也要让咱们自己人看看，我肖大伟是有能力把咱厂搞成一流企业的。

你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吗？肖大伟问。

我相信。苏丹说。

12

孙兆伟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机组的调试上了，近来他常常加班到深夜，准备各种资料，研究各种疑难问题，到现场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几天以后，一号机组将又一次启动运行，并向达标的目标迈进。

一切准备就绪，此时孙兆伟只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燃煤质量。他亲自跑了几趟煤场，所见到的情况令他感到忧心忡忡。

孙兆伟找到老鲁，把煤场那边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鲁苦笑了一声说，你抓检修，你考虑的只是检修和达标，可我要考虑的却是全面。近来山西那边的煤量有限，燃煤不够怎么办？只能往优质煤中适当掺一些本地产的小窑煤，再说，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嘛！

孙兆伟一听就急了，他从沙发上挺起身体，几乎腾地一下就跳到了老鲁的跟前，他大声说，煤质得不到保证，这机组怎么能达标呢？

达标也要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否则就是空谈。老鲁也提高声音说。

那么煤质问题也不调查了？孙兆伟脱口而出。

不是不调查，而是调查清楚了，上次一号机组试验所用的煤和现在厂里所用的煤是一样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原因。老鲁停顿了一下又说，当然了，如果发现有人在做煤质的文章，我们随时都要处理，并移交司法部门，绝不包庇和姑息。

孙兆伟吸了口冷气，他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是没用的，所以他也没再说什么，转身就走出了老鲁的办公室。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孙兆伟感到心乱如麻，一时真的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他深知如果没有老鲁的支持，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难道达标就这样搁浅吗？他不断地摇着脑袋，仿佛在用这肢体动作来试图阻挡着什么。

实际上也就是一会儿孙兆伟就坐不下去了，他来到老潘的办公室，把这情况跟老潘一说，老潘也坐不住了，马上就要去找老鲁。孙兆伟一把拽住老潘说，潘总，您现在去找老鲁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看不如我们还是按既定方针干下去。

煤质得不到保证，怎么试验？老潘气呼呼地说。

那我们就先不试验，等到煤质有了保证，我们再试验。孙兆伟说。

时间可不等人呢！老潘说。

不试验并不等于我们停工了。一号机组转起来后我们还是要按计划停二号机组，刻不容缓地继续调试下去。孙兆伟说。

我们也只有这样做了。老潘叹了口气说。

老潘虽然没有去找老鲁，但他的气并没有消，在第二天的办公会上，他还是和老鲁顶上了牛。

老鲁的意思是，既然达标已很难做到，就应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迎接合资的其他工作上去。老潘则坚持既定方针，立即停二号机组继续调整和检修。

老鲁打断了老潘的发言，他说，我们还有四台机组没有调试，而离预定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了，也就是说留给每台机组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你能保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调试工作吗？

当然能。老潘寸步不让地说。

如果办不到呢？老鲁当众将了老潘一军。

如果办不到……老潘停顿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把目光移到孙兆伟的脸上，孙兆伟立即递上一副充满信心的神态，老潘好像受到了鼓舞，他的眼神马上转回到老鲁的脸上，接着说，如果办不到，我愿承担我应有的责任。

孙兆伟是从心里支持老潘的，老潘这样做其实也是在支持他。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他和老潘都已无路可退，也就是说只有放手一搏才能有出路。

下班回家后，孙兆伟破例向田小玉要了酒。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家喝过酒了，田小玉以为他又有了什么喜事，所以当她把酒摆到餐桌上的时候就问了一句，一定是我又要做第一夫人了吧？说罢她还做了个鬼脸。

是更没希望了。孙兆伟苦笑了一下。

没希望你喝什么酒，看你的样子好像就要走马上任了似的。田小玉说。

喝酒是有多种理由的。孙兆伟说，高兴可以喝酒，伤心也可以喝酒，不高兴和不伤心同样可以喝酒。

瞧你那样吧，整天就想自己的那点儿事，我的事你一点

儿也不想。田小玉说。

你的什么事？孙兆伟问。

调动呀。田小玉说。

田小玉在一家纤维厂上班，厂子效益不好，早已经下岗了一大批职工，田小玉因为在变电所上班，厂子还在用电，所以还没下岗，但这显然是迟早的事。她曾多次让孙兆伟想办法把她也调到电厂去，孙兆伟一直没有同意，他不想因小失大，给自己在厂里造成不好的影响。此时田小玉又提起此事。他就显得有些不耐烦。

调什么调，说不定哪天我也得调走呢！孙兆伟没好气地说。

你调走，你往哪调？田小玉有些惊讶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往哪调。孙兆伟喝了一口酒说，要是有人像给老潘那样，也给我年薪四十万，我就走人。

四十万呀？那我们家可就先富起来了。田小玉惊呼道。

所以嘛，你就别总想着自己调动了，你只要把我伺候好，我发达了，你不也就发达了吗？孙兆伟说。

你太大男子主义了，那我算什么呀？田小玉嚷了起来。

就这时候，放在文件包里的手机响了。孙兆伟放下酒杯去接电话，当那个柔美的声音一响起来，孙兆伟的心就一下子缩紧了。

电话是苏丹打来的，她说有事要和孙兆伟谈。

什么事？孙兆伟顺嘴问道。

是工作上的事，也不全是工作上的事。苏丹说。

那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谈吧。孙兆伟说。

不，我想找个全新的环境和你谈这件事。苏丹说，今晚七

点,我在厂房背后的小道上等你。

说罢,不等孙兆伟同意与否,苏丹就把电话给撂了。

是谁呀? 田小玉在一边问。

是个男的。孙兆伟说。

我又没问是男是女,我问是谁? 田小玉说。

孙兆伟自觉自己回答得有些反常,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技术上的事,请我解决一下。

13

晚上七点,孙兆伟自己驾驶着厂里配给他的那辆“现代”,风风火火向厂子的方向驶去。

车子开得很快,但孙兆伟的脑袋却几乎凝固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此时的行为和心理是否正常。按理讲,他似乎应该有很多的理由来拒绝这次约会,可是事实上他竟然没有拒绝。其次他也没有必要跟田小玉说谎,田小玉是了解他的,结婚十多年了他从来没闹出过什么风流韵事。他想也许是这个山雨欲来的特殊时期使每个人的行为都出现了反常吧,他只能这样解释自己。

这些年来,孙兆伟官场得意,情场却是失意的。他二十九岁才结婚,谈恋爱的时候一直不顺,他看上的几个姑娘人家都没有看上他,几经追求最后还是落了个空。在恋爱的事情上他一直有一种自卑感,和田小玉谈的时候他本来是没看上她的,可难得的是田小玉相中了他,这令他多少有些感动,也就下了决心娶了田小玉。不可否认的是,男人内心里都是喜欢漂亮女人的,尽管孙兆伟有足够的信心来维持自己的操守

和对妻子的忠贞,但有天仙一样的苏丹经常在厂部里晃来晃去,他也绝不会没有一点点私心杂念的。有的时候他甚至很羡慕肖大伟,他只能在脑袋里活动的东西肖大伟却能够很轻松地把它变成现实。可是羡慕归羡慕,孙兆伟毕竟是一个生性很自律的人,他不会刻意去追求这些东西的。

"现代"开到厂大门的时候没有驶进去,而是一拐,绕着厂院拐到了厂房的背面。在一大片庄稼地前嘎地一声停住了。

孙兆伟下了车,默默地踏上一条鲜有人走的小径。由于这个季节天黑得晚,西边的阳光正艳丽着,遍野都是植物的反光。孙兆伟闻到了一股绿叶与泥土混合起来的气味,这绝对是一种久违了的味道,它使孙兆伟感到了清新和兴奋。他迈开大步走得很有朝气,这个时候的他与在厂里的那个老成持重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孙兆伟是从玉米肥绿的叶子的晃动中看见苏丹的,她一头乌黑的长发被晚风吹得有些夸张, 也像一种植物的叶子。孙兆伟看着苏丹慢慢走近,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真有意思。苏丹走到孙兆伟跟前时说,想不到我还能和孙总在这里见面。

可不是嘛。孙兆伟说,这些日子以来,我每天都像是在做梦。

是桃花梦吗? 苏丹歪着头说。

孙兆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苏丹的话显然带有一种挑逗意味,孙兆伟感到嗓子眼有些咸,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两个人开始在小径上散步,不时有玉米的叶子探出头来亲吻他们一下,触及之处便会泛起一丝丝异样的感觉。

野外真是个好地方。孙兆伟颇有感慨地说，离厂区这么近，我竟没发现有这等好去处。

贵在发现嘛！苏丹笑道。

孙兆伟扭头看了看苏丹的脸，感觉有一种水似的东西迅速漫过了自己的身体，他想不到自己竟然能和这个令人心动的年轻女子在这样的场合独处。再走下去，会不会有新的意想不到呢？一种显而易见的联想令他的心脏加快了跳动。

苏丹，你应该有一个真正的男朋友。孙兆伟的这句话是情不自禁说出来的，但出口后他又后悔了，凭他和苏丹的关系，他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于是，他又连忙补充了一句，说，我是说，你应该成立个家了。

我虽然二十八了，可仍不想成家。苏丹说。

我是怕，怕一些谣言对你造成伤害。孙兆伟喃喃说。

你相信那些谣言吗？苏丹盯住他的眼睛问。

我，我当然不相信。孙兆伟说。

可有些谣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呀。苏丹说。

孙兆伟没想到苏丹会这样直言不讳，这立即令他想起了肖大伟，也许苏丹这样说的本意是想拉近与他的距离，但适得其反，孙兆伟觉得身边的女子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

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呀？孙兆伟切入正题。

咱厂最年轻有为的两个干部你不会不知道是谁吧？苏丹反问道。

是谁？孙兆伟说。

你和肖大伟呀！苏丹说。

孙兆伟撇了撇嘴，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神色。但苏丹似乎并没有顾及他这个细微的表情，而是按着自己的思路继续

说下去。

只要你们俩联起手来，咱厂的天下还会是别人的吗？苏丹说。

孙兆伟冷笑了一声，刚才那种温馨感觉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么联手？孙兆伟强忍不快，问。

为一个目标共同奋斗，那就是让企业顺利合资，只要是不利于合资的事情，都先压下去。苏丹说。

孙兆伟皱起眉头。

比如说清查煤质的事，孙总你不再强调的话，厂里绝不会再追究了，谁也不愿意在这种时候搞得人心惶惶。苏丹说。

孙兆伟真想开口骂人，但他还是咬咬牙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想听一听苏丹还说些什么。

还有，如果你有办法让老潘丢了面子，那么合资厂一二把手的位置就非你们"二伟"莫属了。苏丹说。

我怎么能让潘总丢面子呢？孙兆伟凝着眉头问。

如果二号机组没有在预定时间内检修调试完，那老潘不就是丢了面子吗？苏丹说。

可达标计划泡了汤，我本人岂不更丢了面子吗？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你说我能这么弱智吗？孙兆伟冷笑着说。

没有人挡着你达标的，如果你同意这么做，一号机组在达标试验的时候，锅炉里烧的一定会是纯山西的优质煤。苏丹说。

孙兆伟觉得天是在突然之间黑暗下来的，他有些看不清苏丹的脸了，她身上散发出的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水味道曾一度使他感到恶心。可是一想到一号机组的达标，他的心跳

就又加快了。为了这个目标，暂时的妥协也许是必要的。想到这，孙兆伟突然笑了起来，他冲着有些惊讶的苏丹说，和你在一起，我怎么觉得变成另一个人了。

你变成谁了？苏丹问。

肖大伟。孙兆伟说。

14

一号机组顺利达标，满负荷运行后状态良好。苏丹没有失言，燃料部门供给一号锅炉的都是些优质煤。也就是说，肖大伟那边已经开始了与孙兆伟的合作。

一号机组达标成功令孙兆伟十分兴奋，他本想置所谓的合作于不顾，但一想还有四台机组需要达标，试验时如果燃煤得不到保证，达标依然会是一句空话。孙兆伟不无悲壮地想，为了这个大目标，他也许真的要和肖大伟"合作"了。

在二号机组的检修动员大会上，孙兆伟对工人们说，合资以后，企业的运行机制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落实到管理上，就是开源节流，生产成本要大幅度地缩小，怎么缩小？减人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后的岗位都要竞争上岗的，竞争不上的只能下岗回家。

孙兆伟的话像一颗炸弹，话音刚落就在下面炸开了。工人们开始嗡嗡嘤嘤地议论起来，说什么的都有。

大家都安静，孙兆伟虎着脸厉声嚷道，谁再乱讲话，就先叫谁下岗！

议论声果然弱了下去，孙兆伟这才开始向有关分厂布置检修任务，工期短短几天，任务急，孙兆伟要求大家必须以饱

满的精神投入工作。

这天晚上孙兆伟失眠了，窗外的杨树叶子在他的耳边沙沙地响，肖大伟和苏丹两个人的影子像两条虫子顽固地往他的脑袋里钻。直到凌晨三点多钟了，才渐渐有了些困意。可就在这个时候，啪地一声，一块石头破窗而入，四溅的玻璃碎片刺破了孙兆伟的额头，田小玉吓得嗷地一声钻进了孙兆伟的怀里。

第二天，孙兆伟头上绑着白绷带上班了，在办公楼大走廊里，遇见他的人都用一种诧异的目光看他。有人问他怎么搞的，他简单地说过情况以后，用无所谓的表情调侃道，谁叫我住一楼呢，我要是住得再高一些，石头就砸不到我了。

老鲁知道情况后让孙兆伟在家休息几天，孙兆伟说机组正在抢修，我怎么能在这种时候休息呢？这点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老鲁见他态度坚决，也就没多劝他，只是问了二号机组的情况。孙兆伟说，在潘总的主抓下，二号机组的检修应该说还是顺利的，估计可以在预定时间内完工。老鲁心事重重地说，那就好。

孙兆伟戴着安全帽，陪着老潘一起去了检修现场。老潘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有难度的技术问题上了，而孙兆伟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发现检修工人们虽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但却显然都不在状态，一个个懒洋洋的，似乎有消极怠工之嫌。孙兆伟不动声色，心里却滚过一种难言的滋味。

老潘要解决的是机组的震动问题，这个问题是发电设备的老大难问题，一般性的轻微的震动技术人员是可以自己调试解决的，但严重的震动问题却是很难解决的。像厂里的这些机组的问题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好多年都没解决。一号

机组的解决靠的是老潘的技术和经验,这二号机组同样也得靠老潘的经验。孙兆伟寸步不离老潘,他是个细心的人,老潘的一招一式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预定的十天工期转眼就过去了,震动是解决了,可工人们该干完的活却没有干完。也就是说,二号机组的检修并没有按期完工。在公司的办公会上,老鲁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老潘,老潘由于理亏,说起话来就有些支支吾吾,就显得很狼狈。老鲁说,二号机组如果在几天内再不完工,我们就要调整方案,也就是要放弃达标,按原标准与外商合资。

鲁总您放心,我们不会半途而废的,用不了三天,二号机组就会顺利完工。孙兆伟挺身而出,朗声说道。

那样最好。老鲁说,从现在起,这件事由你全权负责。

老鲁的这句话等于削了老潘对检修的指挥权,老潘脸涨得像猪肝一样紫红紫红的,会还没开完,他就率先退场了。

散会的时候,孙兆伟迎头碰见了苏丹,苏丹用一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他,低声说,孙总是个守信誉的人呀!孙兆伟咧了咧嘴算是回答,然后与她擦肩而过,径奔老潘办公室去了。

孙兆伟推门进屋,他发现宽大写字台后面的老潘显得十分瘦小,他默默走过去,心里滚过一阵愧疚。

坐吧。老潘神色疲惫地说。

孙兆伟坐下来,依然一句话也没说,他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知道是自己检修大会上的讲话影响了工人们的情绪,因此耽误了二号机组完工的时间。而这一切,显然都是他孙兆伟有意为之的,为了在达标试验时得到好煤,他迎合了肖大伟,让老潘丢了面子。可以说是他对不住老潘,但这一切却都是为了达标呀!这是曲线救国,苍天在

上,可表吾心。

我也许真的应该考虑去南方应聘了。老潘说。

可咱厂离不开您呀! 孙兆伟说的是心里话。

地球离开谁都转。老潘说。

孙兆伟想了想,也觉得老潘的话不无道理。

15

这天中午,肖大伟在食堂里胡乱吃了口饭,就回到了办公室。对于他来说,事情似乎正朝着天遂人愿的方向发展,有了孙兆伟的配合,一切都显得十分的顺手。他现在也许真的应该腾出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合资以后的事情了。作为一家大型合资企业的总经理,头三脚该怎么踢呢? 他想在中午强烈的阳光中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肖大伟刚刚坐下来,就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不等他开门,门就被推开了,进来的是苏丹。

我正想你呢!肖大伟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并没有叫她过来。但既然过来了,他也没有不高兴的理由。

肖大伟迎上去,把苏丹拥到了长沙发上,然后又起身将门反锁上了。

从我的门口走过去都没叫我,你是不是又要做什么秘密的事情? 苏丹说。

在你面前,我可是没有秘密的。肖大伟说罢,嘴便开始往苏丹的脸上蹭。苏丹轻轻推开他说,慢,我有话想跟你说。

什么话? 肖大伟只好暂缓柔情。

我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你和孟跃明的合作有些不妥。苏丹说。

怎么不妥了？肖大伟疑惑地问。

他和你合作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想很可能是要减少投资,也就是说,他要让你做的是阻止五号机组达标试验的成功。苏丹说。

肖大伟歪着头看着苏丹的脸,没有吭声。

还有我们和孙兆伟的合作,获利的是我们,受损失的可是国家呀！我们是不是做得有些过火？苏丹喃喃说。

你想的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有我们的理由呀,为了能当上总经理,有些事情我们是必须做的。肖大伟说。

可是做事和做人一样是要有个底线的,我们是不是超过了这个底线？苏丹说。

没有的,你不要想得太多。肖大伟说。

老潘已经离开咱厂了。苏丹说。

这对我们绝对是个好消息,我在厂里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肖大伟得意地说。

只是丢了一点点面子,他怎么就调走了呢？苏丹自言自语似的说。

有重金在诱惑嘛,人都是过不了这一关的。肖大伟放低声音说,知道是谁在诱惑他吗?

谁？苏丹问。

是我。肖大伟说。

怎么回事呢？苏丹不解地问。

实话告诉你吧,重薪聘用老潘的那家电力公司是有孟老板股份的,也就是说,这个计策是我出给孟老板的。老潘在厂

里丢了面子，正好外面又有重金在聘用他，他能不走吗？他这一走，最终的达标不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未知数了吗？哈哈……肖大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肖大伟的笑声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令苏丹有一种温暖开心的感觉，相反竟有一种冷风一样的东西从她的心头掠过去。当肖大伟紧挨着她，把自己的嘴唇再次贴在她的嘴唇上时，这种感觉依然压过了惯常的甜蜜，以它特立独行的方式占据了感觉的主流。她甚至在肖大伟热情如火的热吻中打了一个寒战。

下午，肖大伟和孟跃明通了一个电话，他代表中方向孟跃明通报了机组达标的情况，并与他敲定了最后一台机组达标试验的时间，也就是说，孟跃明届时将参加这次达标试验。

厂里的机组都能像一号机组那样达标成功吗？末了，孟跃明问了这么一句。

走了潘总，可就不能那么顺利了。肖大伟说。

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一台机组都能调试到最佳状态。孟跃明说。

我想会的，上了高速公路的车子是不会轻易停车的。肖大伟说。

和孟跃明结束通话后，他马上又给燃料分厂的厂长打了个电话，这个分厂厂长是他提拔起来的，是所谓他的人，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肖大伟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你给我听好，不管如何困难，供应给二号机组达标试验的煤必须是优质的。

请肖总放心，就是一斤一斤地挑，我也会凑足二号机组用的煤。电话那边说。

16

二号机组的检修很快完工了,接下来的达标试验也非常顺利,机组带满负荷后状态良好。孙兆伟总算又松了一口气。

这一口气只松了一下马上就又紧张起来,其他机组的调试刻不容缓,时间显得更加紧张而金贵。孙兆伟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检修大会,在这次会上,孙兆伟话锋一转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争利益,同时也是在为我们自己争利益。如果能顺利地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外商的投资额就会增加,我们也以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实力,合资以后外商也就不敢小瞧我们,也不敢压低我们的收入。

那么,减人怎么办?有人在台下喊了一句。

合资与不合资,都存在着减人的问题。孙兆伟提高声音说,但我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置工人弟兄们的利益于不顾的,只要是有损于职工利益的方案,我们是不会答应的。

会场里爆发起一阵掌声,这掌声使孙兆伟的心稍稍塌实了一些。

讲归讲,工作还是得一项一项地做。在随后开始的三号机组的调试中,孙兆伟身先士卒,整天与工人们摸爬滚打在一起。虽然没有了老潘,但凭着多年的经验和从老潘那里学来的东西,孙兆伟还是解决了三号机的震动问题。接着,三号机组的达标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这天晚上,孙兆伟在家里又独自喝了不少的酒,田小玉在一旁劝他少喝一点,他没理她,自顾自喝下去。连日来没日没夜地忙,他感到十分疲惫,现在三号机组的震动问题在没有老潘参加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这对他意义重大。他没有不

兴奋异常的理由。

三号机组终于达标成功了。他对田小玉说。

你已经说过七遍了。田小玉说。

三号机组能达标，就说明四号、五号机组也一定能达标。孙兆伟又说。

那可不一定。田小玉说。

你不要说丧气话好不好？好不好？孙兆伟朝田小玉大吼了一声，把田小玉吓了一跳，她见孙兆伟一副脸红脖子粗的样子，知道他喝多了，也就没和他计较，离开餐桌到厨房收拾去了。

四号机组的检修调试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正如田小玉所说的那样，三号机组虽然成功，但四号、五号机组却不一定成功。四号机组的震动问题显然要比三号机组严重复杂得多，孙兆伟带着一班技术人员忙来忙去，依然毫无起色。他这才觉得自己是高兴过早了，此时再想起老潘，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眼瞧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孙兆伟几乎乱了方寸。

这天中午，孙兆伟没有去吃饭，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胃口，就躲在办公室里待着。阒寂无人的环境是他此时求之不得的，他很想一个人就那么坐着，什么都不想。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他似乎听见时间正像植物一样滋滋地生长着。突然，有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传了过来，而且越来越近，最后，竟然停在了他的门口。

敲门声过后进来的竟然是苏丹，这使孙兆伟感到十分意外，慵懒的神态随即一扫而光。

我发现你没有去吃饭，所以就过来看看你。苏丹说。

有事吗？孙兆伟顺嘴问道。

没有事就不能和你随便聊聊吗？苏丹说。

孙兆伟盯着苏丹那张好看的脸，这才发现她一贯充满自信的表情中似乎掺杂着一种很复杂的成分。莫非她今天登门的内容真的会与以往不同？孙兆伟想还是先听一听她要说些什么吧。

孙总，大家都说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苏丹一边往沙发上坐一边说。

你也这样认为吗？孙兆伟说。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认为的，但我想有那么多人说，就一定是有道理的。苏丹说。

孙兆伟再次注意到了苏丹的脸，她的脸上虽然带有笑容，但看得出里面似乎有一种很苦涩的成分。

我想问一下孙总，你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吗？苏丹说。

这还用怀疑吗？你当然是个聪明的女人了。孙兆伟说。

也有很多人这样评价我，但我却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所谓聪明是令人置疑的。苏丹说。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孙兆伟疑惑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说。苏丹说。

两个人之间突然沉默下来，苏丹低下头去，孙兆伟也低下头，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还是说一说我们的合作吧。孙兆伟率先打破沉默。

我不想聊这个话题了。苏丹一本正经地说，我的联络员身份也到此终止了，我终于明白，女孩子事管得太多是会老得快的。

这……孙兆伟又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们的合作也应该终止了。苏丹又说。

为什么？孙兆伟说。

就是你们合作下去，五号机组达标试验的时候你也是得不到好煤的。苏丹说。

你跟我说这些，对得起肖大伟吗？孙兆伟说。

为了对得起良心，我也许别无选择。苏丹的头低得更低了，长发遮住了她的半个面颊。她又说，我真想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让生活重新开始。

苏丹说罢起身告辞，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又扭回头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聘用老潘的那家公司有很大一部分是孟跃明的股份呢！

孙兆伟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

17

孙兆伟拨通了老潘的电话，他强压住激动的心情，先问老潘在那边的工作情况如何。老潘叹了口气说，这里的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我这一身检修技术好像没了用武之地。孙兆伟说，这样也好，您可以一门心思抓管理呀。老潘苦笑了一声说，我虽然被聘为副总经理，可却没有实际工作分工。孙兆伟说，潘总，你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吗？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会儿，老潘才说，我确实感到有些不对劲，我又没做什么工作，公司凭什么给我如此高薪呢？

孙兆伟放大声音说，潘总您上当了，这都是肖大伟和孟跃明一手设下的圈套，那家公司里有孟跃明的股份呢，他们

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的机组达标。

原来如此！老潘恍然大悟道。

潘总，四号机组又遇到了难处，咱们厂可是缺不了你呀！孙兆伟说。

可是，我已经没法回去了。老潘说。

资本家不傻，等这边合资完毕，他们就会借故解聘您的，不要犹疑了。孙兆伟说。

我不是留恋这边，我是担心咱厂还会要我吗？老潘声音沉重地说。

孙兆伟也愣住了，这的确是个问题，走了又回来省局和老鲁能接受吗？他想了一下说，潘总，我现在就请示省局的吕局长。

不必了，出尔反尔并不是件光彩的事。老潘说，但你放心，就是厂里不要我，就是没有工资，我也要立即回去，帮助你解决震动问题。

潘总，孙兆伟哽咽了，因为老潘，也因为自己。

两天以后老潘就赶回来了，他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没有去和老鲁等公司领导见面，他穿了身工作服就和孙兆伟下了现场。几天以后，四号机组的震动问题解决了。接着，满发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18

终于到了五号机组试验达标的日子，这一天无论对中方还是对远道而来的孟跃明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虽然细雨霏霏，但双方显然都表现出了足够的热情和高昂的

斗志。

在来之前,孟跃明去医院探望了伯父。伯父用弱如蚕丝一样的语调告诫他,在合资这种重要谈判中,既要会吊胃口,也要学会让步,适当的让步会使己方海阔天空,获得更大的利益。孟跃明牢记在心,他十分理解伯父的苦衷。

头天晚上,肖大伟曾到厂招来拜访。说起老潘的事情时,肖大伟显得有些懊丧,他说本来一切顺利,谁曾想老潘那家伙又杀了回来,硬是帮着孙兆伟把震动问题给解决了。孟跃明说,机组都处在最佳状态也不是什么坏事,换句话说,这也正是我需要的,这将和合资后的生产与效益紧密相连。但是,我现在还需要有另一种情况出现,那就是五号机组的达标试验能以失败告终。这样一来,我既可以顺理成章地保持原来的投资额不变,又获得了质量良好的机组,岂不一举两得。

我的设想能实现吗?孟跃明问。

因为缺少优质的燃煤作保障,机组是很难满负荷运行的。肖大伟说。

你能保证明天所用的煤不是优质煤吗?孟跃明问。

当然能,目前厂里烧的几乎都是混合性的燃煤,这就是目前的状况。肖大伟说。

你很会办事。孟跃明说。

肖大伟得意地笑了,他似乎已经隐隐嗅到了总经理的味道。走出孟跃明的房间后,他用手机给燃料分厂的厂长打了个电话,他用压低的声音说,明天五号机组的用煤要和平常一样,用混合煤。

知道了,您就是想用好煤,也没有了。电话那边说。

肖大伟收起电话,大踏步走出招待所。

上午十点多钟，雨下大了，天空在滂沱的大雨中黑得如同夜晚。但在五号机组的主控制室里却灯火通明，孟跃明一进来就和孙兆伟碰上了眼神，孟跃明觉得孙兆伟的目光中充满了坚定和自信，而孙兆伟则觉得对方的目光中有一种狂妄与轻视的成分，一股血气往上撞，他用犀利的目光回敬了孟跃明。

孙总对今天的试验有把握吗？孟跃明率先开口。

当然，我相信我们的机组。孙兆伟回答得十分干脆。

据我所知，就目前厂里的这些燃煤，是很难让机组带满负荷的。孟跃明说。

孟先生不必担心，你会看到一个圆满的结局的。孙兆伟微笑着说。

孟跃明耸了耸肩不再说什么，他被一起进来的老鲁请到后面的长沙发上落座。孙兆伟是试验现场的总指挥，他站在众人的前面，眼睛紧紧地盯着控制盘上的众多显示器。因为有外商参加，就使这台机组的试验有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意义，现场气氛也显得十分紧张。

有人向孙兆伟报告，所有设备检查完毕，机组处于启动状态。

启动。孙兆伟的话音刚落，机组运行的巨大声响就像骤雨一样从天而降，攫住了现场所有人的心。

身边不断有人向孙兆伟汇报机组的运行情况，一个小时过去了，机组已带满十五万负荷。一个半小时过去后，机组已带满了二十万负荷。两个小时过去了，机组运行的各项参数稳定良好。这是这台发电机组从来没有带过的负荷量，孙兆伟的心不悬着那是假的，但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心慢慢落了

下来，嘴角露出了一丝自豪的微笑。

老鲁凑到孙兆伟身边，情不自禁地说，看来煤质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孙兆伟说，昨天准备工作太忙，我忘了向你汇报，省局已和山西那边做了沟通，大量的优质煤已在昨天半夜运抵进厂了。

老鲁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孟跃明把目光投向肖大伟，肖大伟脸涨得通红，一副很不自在的样子。

孟跃明把手伸向了孙兆伟，说，祝贺你。

机组能在最佳状态迎接合资，我很欣慰。孙兆伟说。

你以为，你个人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吗？孟跃明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音量说。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孙兆伟很平静地说，此时，他真正体味到了无欲则刚这句话的含义。

肖大伟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溜出厂房，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露出脸来，洒下一地新鲜的亮光。肖大伟一时有些睁不开眼睛，他冲着手机吼道，你怎么搞的，哪来这么多优质煤？

19

几个月后的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天有些阴，虽然已经七点多钟了，房间里的光线依然很暗。已是合资公司总经理的孙兆伟洗漱完毕，站在窗前伸了个懒腰，然后眯起眼睛想

心事。事到如今,最感意外的和最该兴奋的就应该是他了,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兴奋不起来。

电话铃骤响起来,谁会这么早打来电话呢?孙兆伟回到桌前拿起听筒,一听是苏丹,他的心就忽悠了一下。

我现在被困在机场候机厅里,天空能见度极低,估计一时半会儿也飞不起来,闲着没事就想跟你聊几句。苏丹说。

你要去哪里?孙兆伟问。

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苏丹话锋一转说,你荣升总经理,我应该向你祝贺。

孙兆伟没吭声,他知道有关部门正在查肖大伟的一些问题,这事肯定对苏丹的情绪有所影响,她拒绝孟跃明的挽留主动辞职,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沉默片刻,孙兆伟问,你是不是很失望?

你指的是肖大伟没有当上总经理吗?苏丹反问道。

据说,孟跃明是答应过他的。孙兆伟说。

这的确是事实,所以肖大伟才骂孟跃明是骗子、流氓。苏丹说。

我觉得这是他咎由自取。孙兆伟说。

如果我一直帮他的话,这总经理的位置也许真会是他的。苏丹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不仅仅是他事业上的失败,还是他做人的失败,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孙兆伟说。

请问,如果当初你处在肖大伟那样的有利位置上,你还会不顾一切地搞达标吗?苏丹问。

……孙兆伟一时语塞,刚才那股义正词严的感觉一下子

就消散了。是的，如果当初占据有利位置的不是肖大伟而是他，他还能有此番作为吗？他突然陷入一种对自己的质疑之中。

他还想说什么，苏丹那边却已经挂断了电话。这个时候，田小玉在厨房里喊，开饭了……

孙兆伟愣怔着，好半天没有动弹。



王祥夫小传

王祥夫，男，辽宁抚顺人，1958年生。1984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蝴蝶》、《种子》、《生活年代》、《百姓歌谣》，中短篇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母》、《谁再来撞我一下》、《城南诗篇》，散文《杂七杂八》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现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王祥夫

奇花异草

1

朱旗家的房子从五月份开始重新装修，到了八月才装完。因为家里搞装修，小忆就一直没有去朱旗家，她这一阵子忙着写中级职称论文，这让她的许多朋友都笑话她。她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朱旗了。她再去朱旗家的时候，发现朱旗家的钥匙换了，她把钥匙插进去，却怎么也打不开门，她看着钥匙愣了好一会儿，一开始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钥匙不对，她把钥匙又插了进去，还是打不开，她明白了，朱旗是换了钥匙。这是一种暗示，暗示什么？小忆不愿朝那边想，但她还是明白了。朱旗的老婆是六月从日本回来的，从六月开始，小忆就很少见到朱旗了，她给朱旗打电话，朱旗总是在电话里推脱，总是说他最近很忙，到处是讲座，后来有一次打电话，接电话的

是个女人，从声音上听，小忆马上明白了电话那头是朱旗的老婆菊老师。小忆她们上学的时候总是这么叫朱旗的老婆，菊老师在学校里教当代文学，朱旗当时在学校教写作。菊老师后来去了日本当访问学者，在日本一待就是五年，也就是菊老师走后不久，小忆和朱旗就住在了一起。已经四年了，小忆从二十一岁开始和朱旗住在一起，现在她二十五了，整整四年！四年的青春岁月！朱旗大小忆十八岁，现在是四十三岁。朱旗的儿子艾小旗今年也已经十五岁了。朱旗的儿子跟了他妈姓，菊老师的名字叫艾菊，但同学们都习惯叫她菊老师。朱旗说自己的父亲太不像个父亲，所以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姓朱，以此作为一种报复，所以小旗就姓了艾，据说因为这事朱旗把他父亲气了个半死。小忆整整照顾了艾小旗四年，到小旗十一岁那年，朱旗去日本看望菊老师，在日本整整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是小忆天天住在朱旗家照顾小旗，给他洗澡，带他吃饭，晚上甚至还把小旗搂在怀里，用腿夹着他不让他乱动让他睡。那时候小旗还是个小屁孩儿，小旗是十三岁那年才猛地长了起来，现在的个子都快一米八了，光从个头儿看，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

小忆站在朱旗家门口的花圃前给朱旗打了个电话，天有些阴，鸟儿不知在什么地方烦躁地叫着，丁香树丛太密，花圃里的大丽菊开得很好，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但数黄色的大丽菊最漂亮。电话接通了以后，小忆忽然在电话里不知怎么说了，她只说了一句，说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取出来！因为小忆有许多东西在朱旗的家里放着，衣服，鞋子，还有她的随身听和许多音乐带，四年来，小忆已经把朱旗家当作是自己的家了，她好像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离开这个家，她还习惯了常

常往这个家里买东西，比如床头那盏橘黄罩子的台灯，比如电脑桌边的那个落地灯，比如养在窗台花边玻璃缸里的那只金钱龟，那是三年前她带着小旗出去到体育场那边玩儿在鱼市上买的，现在那只金钱龟已经长得有小碗那么大了。小旗十分爱这只龟，每天回家后总是把它放在地上让它爬来爬去地玩一会儿。小忆还有许多书，她最喜欢《时尚伊人》，四年来一期也不差，都整整齐齐摞在朱家厅里的茶几下边。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忽然进不了这个家了，忽然明白自己并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这个家的女主人突然从日本回来了，据说是挣了许多钱之后又回来了。

"怎么不让我进家了！"小忆对电话那头的朱旗说，口气一下子就强硬起来，是突然而至的气愤，是无处发泄而只能朝朱旗发泄的气愤。

"咱们应该找个地方好好儿谈谈。"电话里，朱旗的声音很低，有些慌乱。

"你就不能回家说！"小忆是主妇的口气。回谁的家？她马上问自己，这是不是有些好笑？

"你知道菊老师已经回来了。"朱旗电话里的声音更低了。

小忆一时更想不起该说什么了，这件事，她想过好久了，总有这一天，而这一天终于来了。朱旗对她说过要和菊老师离婚的事纯粹是胡说八道，朱旗还说菊老师已经决定要留在日本了，而他又不可能去日本，朱旗不去日本的原因很简单，他说他讨厌日本就像讨厌穿了一年都没洗过的脏袜子一样，他说日本这个国家的小气主要表现在茶道上，茶就是茶，喝就行了，搞那么神神道道有必要吗？真让人受不了！这是朱旗

的一句口头禅，他动不动就会说一句“真让人受不了”。朱旗甚至还说只要菊老师把手续办了，他就和小忆正式举行一下婚礼，也许会去北戴河举行，他说他们虽然在一起过过多得数也数不清的性生活了，但还是要去北戴河举行婚礼，作为新婚的象征，就是他要和小忆在海水里好好儿做一次爱，因为几乎是所有生物都是从大海里来的，所以他俩必须要在海里做那么一次。“再说小旗也习惯你了，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的妈妈。”朱旗当时还这么说。而现在一切都变了，菊老师回来了，小忆她当然就要退出来了。手里拿着电话的时候，小忆的心里突然亮了一下。她想弄明白换家门钥匙是朱旗的主意还是菊老师的主意。

“换钥匙是谁的主意？”小忆在电话里厉声问道。

朱旗在电话里又迟疑了一下，像是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其实小忆问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思？没一点点实际意义。所以她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看了一下手里拎着的小菜，一个汤汤水水的四鲜烤麸，一个放了许多蒜泥的凉拌茄子，六只鸡翅，她算好的，她和朱旗还有小旗每人两只。这些小菜都放在塑料袋儿里，她准备过来和朱旗和小旗一道吃中午饭，现在看来是有些好笑。她对电话里的朱旗又说“咱们在什么地方见面？”而朱旗在电话里却突然小声说她的东西他都帮她收拾好了，都已经放在了箱子里，还放了几块卫生皂在里边以免生虫子。朱旗在电话里说哪天他会抽时间给小忆送过去，还说菊老师也想和她好好儿坐坐。朱旗在电话里问了一声东西送什么地方？是这句话真正伤了小忆的心。

“少扯淡！”小忆说不要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混为一谈。

朱旗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然后才说在大甲饭店见面怎

么样?他在大甲饭店有熟人。小忆在电话里听得出来朱旗对自己充满了歉意,但只有歉意似乎太说不过去了,小忆整整四年了,做了四年情人不说,还整整照顾了四年朱旗的儿子小旗,简直就是当了四年的小保姆,这一点让小忆心里更难受。

"换门锁的事不是对你,是换了门,门锁也就跟着一起换了。"朱旗在电话里解释了一下。

朱旗在电话里这么一说小忆的心里就更难受了,被拒之门外的感觉更强烈了。

"需要的话,要不,我再给你配一把。"朱旗在电话里很勉强地说。

"不要!"小忆说。

"晚上吧。"朱旗在电话里又重复了一下,说他现在就给大甲那边打电话。

小忆把电话关了,眼泪已经涌了上来,但涌上来的眼泪马上又被自己的眼睛吸收了。四年来,她已经把朱旗当作自己的丈夫,她是那么爱他,他在讲台上讲课的风度是那么动人,那个家,也太让她眷恋,窗台外边养的那七八盆子花都是她种的,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石竹,这种花很贱但很好看,几乎年年都会从盆子里长出来开出各种颜色的花儿。还有艾小旗,说到小旗她的心里就复杂,小旗又像她的儿子又像是她的弟弟,小旗小的时候,也就是个头比她矮许多的时候,她带他到商店吃冰激凌或是带他去吃肯德基就觉得他像是自己的儿子,这么想的时候她是既兴奋又有些害羞,到了小旗的个子猛地往高长的时候,小旗是眼看着往高长,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八,到了这时候,她忽然觉着小旗就像是自

己的弟弟，在街上走的时候她又觉得小旗又像是她的哥哥，个子那么高，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小忆以为菊老师不会回来了，以为属于她的那个时代要过去了，但想不到王朝还是她的王朝，这让小忆有些在心里适应不了，下一步怎么办？

从朱旗家门口走开的时候，小忆的眼里已经是眼泪花花的。她怕让别人看到她，这样她就会更不好意思，她就从花圃的背后走，一边走，一边狠狠地拽蜀葵的花，又大又粉的花在这个夏天里好像是总也开不完，开也开不完，她把蜀葵的花一朵一朵拽下来再扔到地上，蜀葵的花有一股子很特殊的味道，说香不香，说臭不臭，小忆把自己的手闻了闻，忽然把买来准备吃的小菜一下子扔在道旁的垃圾箱里，四鲜烤麸的袋子一下子摔裂了，汤汤水水溅得到处都是。

2

晚上，小忆去了大甲饭店，她穿了件半袖衬衣，衬衣是紫罗兰色的，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也是朱旗最喜欢的颜色。衬衣的领子开口很大，可以让人看到里边的乳罩的透明塑料带儿，亮亮的勒着小忆胖胖的肩膀，这让她看上去很性感。下边是一条半长裤子，裤脚有根带儿，可以把裤子束紧一些，很时髦，但这种时髦好像和她的岁数有那么一点不太协调。上了楼，在服务员的带领下，往左拐了一下，服务员做了个请的动作替她把雅间门打开了。在门开的那一霎间，小忆吃了一惊，她原以为只是她和朱旗两个人，想不到菊老师也在，这让小忆马上就不自在起来。小旗这时候还没有来，他还没放学。小

忆迟疑了一下,还是进了雅间,菊老师倒没怎么变,气色好像比前几年还好,人还很客气,马上要小忆坐在她的旁边,并且马上就从旁边给她取出了从日本带回来的礼物,是一条纱巾,绿色的纱巾上有大片大片墨绿色的热带植物的叶子,叶子的边缘上有金黄色的条纹,是热带的风情,特别的好看,还有一个日本绢人,穿着金闪闪的衣裳。菊老师把绢人从盒子里取了出来要小忆看。菊老师的脸不是圆而是方,下巴很开阔,小鼻子小眼,特别爱说话,也特别开通,穿着特别小特别合身的中式缎子上衣,是乳黄色的,头发也染过,是金黄色,只染了额前的一小部分,看上去很合适,有一点点讲究,而且有立体感。她要小忆把纱巾也戴一下让她看看,小忆偏不戴,拿在手里只看了一下,嘴里说了句很好。眼睛却看着朱旗那边。朱旗却只看手里的菜谱,脸微微有点儿红。

菊老师让小忆坐在她的身边。菊老师一开口,小忆的脸就烧了起来。

"真要谢谢你照顾了朱旗和小旗他们父子四年。"菊老师说,侧着脸看小忆,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一下子说不清有多少东西在里边,但有一点小忆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他们两口子已经互相把什么都谈了。小忆看了一下朱旗,朱旗却还是谁也不看,只看菜谱,其实他早就点完了菜。小忆可以看出朱旗现在的态度不是站在她和菊老师之间,而是一下子站在了菊老师那边,人家毕竟是朱老师的老婆,是他们两个人要和自己谈了。谈什么?怎么谈?根本就没有必要谈!小忆已经站了起来,把自己的提包又重新拿在了手中站了起来,小忆就是这种脾气,她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菊老师的嘴角有一丝笑容,应该是一丝嘲笑,浮在宽容上边的嘲笑,起码是近乎于

嘲笑。

“怎么,你要干什么？”菊老师说。

朱旗坐在那里没动，他当然明白小忆站起来是什么意思,但他没动,坐在那里居然没动,在这一霎间,小忆想起了自己的那两次流产,那是最最痛苦的记忆,这种记忆给人的感觉是在心上划了两道。恨也是在这一刻产生的,仇恨这东西有时候就像是变魔术,会一下子意想不到地变出可能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东西来。

小忆已经转过了身子,菊老师在她后边说:

“在右边,记住在右边,你是不是去洗手间,在旁边,往右拐。”

小忆往外走的时候恰恰是小旗从外边进来,小旗的大个子一晃。

“阿姨。”小旗喊了一声。

小忆还是冲了出去,差点儿把从后边过来的肥胖的服务员撞了。

最让小忆伤心的是她从雅间冲出去的时候,朱旗和菊老师都没有站起来。只是小旗追了过来,一直追到楼梯口。小旗的个子很高,但毕竟还是少年,下边是条牛仔裤,上边是件白色的T恤,脚上是双沙滩鞋,十个脚趾都干干净净露在外边。他站在楼梯口,看着往下走的小忆,随后“啪哒啪哒”紧随着追下楼来,他把一条胳膊撑在墙上,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拦住小忆不让她走掉。

“阿姨你怎么要走？”小旗说。

小忆忽然笑了一下,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阿姨你的带子露出来了。”小旗说,用手指点了一下。

小忆明白小旗说的带子是什么带子，她忙把手抬起来，把乳罩的透明带子理了一下，但还是没有理好。小旗伸过手来替她理了一下，用一个指头，小旗的手指碰着了小忆的肩膀，他把乳罩的透明带子替她塞到衬衣的领口下，这一切做得都很自然，在家里，四年了，有什么事，小忆都会喊小旗，说小旗帮我系系带子，说小旗帮我拿一下袜子，说小旗帮我系系背后的这个扣子，说小旗给我取取手巾。搂着小旗睡觉的时候，早上，小旗的下边被尿憋得挺了起来。小忆还对小旗说快去撒尿，小心憋坏，这东西不能憋，憋坏长大就当不成男人了。这都四年多了，想不到小旗一下子长这么大了。小旗的样子长得像他父亲，特别的英俊，学习又特别好，朱旗对小忆说当时是给小旗把名字取错了，"应该叫'大旗'才对，我叫朱旗，他叫大旗才对，我想他以后肯定要比我好，比我前途远大。"

"我还有急事。"小忆对小旗说。

小旗看着小忆，侧了一下身子，让小忆过去。

小忆很快下了楼梯，一步两个台阶，趺趺撞撞。

3

这天下午，朱旗满头大汗地把小忆的东西都提了过来，不是因为东西重，是因为天气太热。朱旗一共提过来两只大旅行箱，一只是黑色的，大一些，有金属的包角儿，亮亮的很好看，这只旅行箱上还有两只轮子，可以让人拉上走。一只是紫红色的，小一些。因为放在地上太乱，或者是朱旗觉着应该帮小忆把箱子先放好然后再说话，便站在那里很吃力地把箱

子都放在了书柜的顶子上，这样一来，书柜上就一共放了三个旅行箱。

“提箱都在那上边了。”朱旗拍拍手，对小忆说。

“你给我取下来！”小忆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朱旗看看小忆，就又站在那里很吃力地往下取了一回。

小忆从朱旗一进屋就一直躺在床上，那张床比一般的双人床小一些，又要比一般的单人床大一些。是小忆的父亲特意为小忆的奶奶做的，这张床特别适合做爱，结实低矮，做到忘我的时候从床上掉下来也不会有什么事，而且两个人躺在上边只能靠得紧紧的。朱旗就是和小忆在这张既矮又宽的床上开始的第一次，做第一次的时候简直是把小忆给吓了一跳，虽然她在电脑网上已经浏览过许多男性的那个部位。她眼睁睁看着朱老师在她的面前把所有的衣服一点一点都脱了下去，西服，黑色中有暗条纹的西服，米色的鸡心领薄毛衣，活领的白衬衣，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搭在桌子上，脱裤子却不是这样了，是一下子，外裤与内裤还有里边的薄毛裤是一下子就脱了下来，里边就只剩下一条豪门牌白色小三角内裤了，这时候朱旗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站在那里抬起一条腿把内裤也脱了下来。这时候屋子里的灯还开着，朱旗大概是怕小忆害羞，他赤裸着过去把灯给关了，然后赤裸裸地坐到床边侧过身子帮小忆脱衣服。小忆的这套房子是小忆的奶奶过去住的，两室一厅，南边是个大阳台，小忆的父母就住在前边的楼里，自从小忆的奶奶去了南方她的叔叔家，小忆就一个人住在这里，从考大学到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她一直住在这里。朱旗来了，两个人就总是无所顾忌地在这间屋子里做爱。因为小忆的父母从来都不到这边来，那次做完爱小忆和朱旗

还趴在阳台窗子上看了老半天院子里的蜀葵，蜀葵开得正好，院子里的灯照着它们，灯光下的蜀葵花的颜色让人有梦幻的感觉，恰像他们的情感，色彩和形状都有些蒙胧。小忆奶奶的这套房子因为是靠着东边的城墙，墙上爬满了常青藤，所以这边的蜀葵长得特别高，它们都在拼命找太阳。小忆在阳台的窗子上挂着竹帘，所以她不用怕别人从外边看到里边，所以，那天，朱旗刚做过一次紧接着马上就又来了，这次是站在阳台上做，他从后边把小忆用两只胳膊紧紧搂住，他让小忆把身子朝前俯下去一些，他就从后边进入了，这让小忆想到某种动物，后来他又坐在了阳台的那张小忆奶奶坐过的椅子上，让小忆坐在了他的身上，一开始是背对着他，后来朱旗要小忆把身子转了过来，面对着他，这样一来，朱旗就可以把小忆抱起来，朱旗的力量可真够大，他把小忆抱起来做爱，这让小忆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洋娃娃。那时候小忆上大二，小忆特别喜欢那种零零碎碎的饰物，和班上许多女生一样，她去美容厅扎了耳朵眼儿，一开始扎了一个，小忆的父亲很不高兴，但小忆的父亲很娇惯小忆，没说什么，只是皱了皱眉，小忆是得寸进尺，后来又去扎了一个，当时她热衷于买各种各样的耳饰，还有戒指。小忆特别喜欢琥珀饰品，喜欢那种黄之中有细碎的闪光的那种质感。小忆还喜欢在家里插黄色的百合，小忆比较喜欢黄颜色。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小忆更喜欢的是写作和看朱旗的小说。

从朱旗满头大汗提着东西进来以后，小忆就一直脸朝着窗外，窗上的薄纱拉着，窗台上放着一只橘黄色的盆子，还放着一个花口小玻璃鱼缸，里边养着一只小巴西龟，是小旗给小忆买的。小旗那天陪小忆去体育场那边看鱼，她总是带小

旗去那边看各种各样的鱼，以前是她带小旗去，现在小旗的个子既然长那么高了，倒好像是他带小忆去，去看了鱼，还看了一下鸟，那间鸟屋里都是鸟笼，那只八哥，居然会老声老气地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当时真吓了小忆一跳，但她马上也跟着笑了起来，声音也被搞得老声老气。她一笑那只八哥就又跟着笑，她和小旗就在那里笑了好一会儿，直到把那只八哥笑累了，累得不再笑了。她和小旗还看了那种大鹦鹉，红毛的，绿毛的，灰毛的。那天，小旗给小忆买了一只巴西龟。现在就养在窗台上的玻璃缸里，那个橘黄色的塑料盆子里晒着水，是给乌龟换水用的。

"小忆。"

朱旗站在床边说话了，他用一根手指在小忆脸上轻轻划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呢？他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就只能胡说。胡说什么呢？胡说菊老师有可能还要去日本，还要去日本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菊老师一旦去了日本小忆就可以再住到他们家里去和朱旗做爱！可以再开始他们无休无止的缠绵，真是越说越乱，越说越让小忆生气。朱旗坐下来，坐在立柜旁的椅子上，那是把摇椅，小忆一直背冲着他躺着不说话，朱旗心里的想法是要把小忆稳住，想要稳住她就要给她希望。朱旗说他也许还要和菊老师离婚。

"她这次再去日本，我就要把这件事办了，让她和那个刘继长结婚。"朱旗说。

小忆一下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着朱旗。

"你什么意思？"小忆声色极不好。

"离婚是我和她迟早的事。"朱旗说。

"你少对我说这种事。"小忆说。

“她回来也是为了小旗，小旗马上就要上高中了。”朱旗说。

小忆更生气了。小旗上高中的事不用朱旗说，这她早知道了，小旗的成绩很好。考了六百二十分，这个分数可以上市里最好的高中。

“她想让小旗上最好的大学。”朱旗一开始想说“我们”，想了想才说“她”，他这样字斟句酌就是为了怕小忆不高兴。朱旗心里其实真是矛盾，既舍不得小忆，又觉得对不住小忆，又怕一下子和小忆把关系断了，朱旗从躺椅上坐了起来，已经把一张存折从口袋里取了出来，他走到床边，想把小忆的身子扳过来，扳了一下，小忆不动，再扳一下，小忆还是不动，再扳，小忆一下子猛地坐了起来，把双腿抱着，不看朱旗，看着外边，外边一定是要下雨了，有雷声了，许多飞虫在外边乱飞。

“这是给你的补偿。”朱旗说，把那张存折放在了小忆的脚边。

小忆看了一眼，看清楚了，存折上清清楚楚写明了是四万元人民币。

“谁跟你要钱？我是不是跟你要过钱？”小忆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朱旗站在那里，有些不明白，还有些不知所措，他想说这只是一点点心意，又不好这么说，他想说这是菊老师的意思，这话他就更不敢说。他想说这是一种了结，无论是什么事总是要有了结的。他把自己和小忆五年来的事都跟菊老师说了，其实是一种汇报，是工作汇报，只是这汇报有夸耀的色彩在里边，他甚至还对菊老师说到他和小忆在一起做爱的细

节，更细的细节还说到都用过什么招式。菊老师很开放，眯着眼在那里听得津津有味，性这种东西总是要有个渠道才能释放，小忆就是这个渠道，仅仅只是一个渠道，也只能是一个渠道！供朱旗发泄性欲的渠道。从和小忆第一次做爱开始，他都没想过自己会娶她，他和她只是性，只是暂时的，后来小忆索性住到朱旗的家里，这样朱旗就更方便了。不单单是性方面的事，生活方面也方便多了。因为有小旗，他们明着是各住一间，只是做爱的时候才会到一起。他们很小心，所以居然一直没被小旗发现过。小旗一直以为小忆只是来家里照顾自己的阿姨，只是爸爸的学生，在他们家帮帮忙。

"你收下吧，我的一点意思。"朱旗站在那里说。

"告诉你，我不是那种女人！"小忆说。

"这也是菊老师的一点意思！"朱旗说。

"菊老师什么意思？你对她说了？"小忆把脸转过来，头发上有光的轮廓，紫色的。

朱旗吓了一跳，不会说话了，慌了，不知道说什么了，把目光看准了书柜上放的金百合，百合是插在一个方玻璃瓶里的，刚刚开了三朵，其他的花蕾也马上要开了，绿色的花蕾上已经有了淡淡的黄颜色，朱旗进来的时候，电脑还开着，这时进入了休眠状态，只有轻微的嗡嗡声，但这时的声音好像一下子大了起来。朱旗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接着就不停地走来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和小忆说，首先，他不会和菊老师离婚，不离婚的原因不是他那么爱菊老师，而是他爱自己的儿子小旗，不愿给孩子一点点伤害。在女人和孩子中间，他确实更偏重小旗，女人到处都会找到，但儿子却只能有一个。菊老师和小忆俩人之间，他曾经想，他爱哪一个？他仔细想过这

个问题,他和菊老师在一起是塌实,是面包和盐,和小忆在一起是激情飞越,是黑瘦的虫子一下子长了金色的翅膀满天飞。

朱旗从这间屋子已经走到了另一间屋,另一间屋里也有一张床,这张床的样子更像是榻,他和小忆在上边做过无数次爱,他的儿子有时候就在这张床上睡觉。这间屋的墙上挂着一幅朱旗朋友画的虾,每只虾都大得让人吃惊。这间屋子连着阳台。阳台上靠右手的木架子上养着几盆花,都是民间的生命力特别强的花草,天竺葵,吊兰,长得蓬蓬勃勃。朱旗用手把干枯了的天竺葵摘了,然后又回到小忆那间屋了。

小忆还那么坐着,看着窗外,脖子都好像已经看歪了。

"我全是为了小旗。"朱旗叹了一口气,又坐下来。

是朱旗这句话提醒了小忆,小忆在心里忽然暗笑了起来。

"小旗真是太出色了,他可能还要出色,比任何人都要出色。"小忆忽然狠狠地说,小忆这么说的时候,一个念头在她心里突然出现了,所以她冷冷地笑了笑。

"菊老师的意思是让他考个好学校,然后去日本。"朱旗看着小忆,接下来呢,简直是胡说,朱旗就是这样的人,他马上说小旗一旦去了日本,这边就只剩下他们俩了,到那时候,他就要和小忆结婚,也许真要正式地办一回,不去北戴河也可以,也许上黄山?在迎客松下做一次爱?在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没有人在迎客松下做过爱。

"肯定,在迎客松下。"朱旗又说了一句。

小忆笑了起来,在心里说将要发生的事只怕你朱旗想不到。

朱旗不再说话,看着小忆,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时外边的鸟叫声更稠密了,是小鸟在叫,这个季节正是小鸟要出窝的时候,叫声细声细气。突然又有翅膀扇动的声音响了起来,从窗外拂掠而过,是邻居的鸽子飞了过去,在追一只在空中飞着的蚂蚱。一个影子在窗上一滑。

"你不拿走我就把它扔了,扔在街上,我说得到办得到。"小忆要朱旗把存折拿走。

朱旗知道小忆的性格,他把存折赶忙拿了起来,这时候是应该有话的。

"我替你收着。"朱旗说,这真是一句很笨的话。

"你最好让菊老师收着,她收着更好。"小忆又笑了一下,小忆的笑让朱旗觉得心里发毛。

"小旗考上大学一出国就好了。"朱旗又说,是重复,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糊涂,是说不清,是当面把别人踢过来的球一下子又踢远了,让别人去接球,那个球最终会怎么样?谁也说不清,这就是朱旗的弱点,什么事情都只是拖,但这种事,三个人的事,也只能是这样,一边是家庭,一边是情人,中间还有个孩子。

让小忆想不到的是,朱旗忽然站在那里哭了起来,他又不敢大声哭,双手捂着脸,是抽泣,他这时的感情倒是真的,但看上去却又十分虚假,朱旗觉得自己像是一支毛笔,在红颜色里蘸蘸,又在黄颜色里蘸蘸,再在绿颜色里蘸蘸,现在是什么颜色都不是了,只有用水冲冲洗洗才会弄明白,他此时此刻就是用泪水冲洗他那支烂笔。

"别哭了,难听。"小忆说。

朱旗把眼泪擦了,长出了一口气,说他要走了。

“你把我忘了也好。”朱旗出门的时候说。

“我要是忘了你倒是便宜了你。” 小忆听见自己在心里说。

“家庭是家庭,情人是情人,这种事最无可奈何。”朱旗站在门口,看着小忆,有点讲课的味道,他说话总是有点儿讲课的味道。

“家庭也不是铜墙铁壁。”小忆依旧看着窗外,说。

“如果有可能,我真希望和你有个家庭。”朱旗说,这倒是他的心里话,不过一个人的心里话会有很多,朱旗就像是一只田间的田鼠,他希望自己有许多洞穴,而小忆这里只是他的洞穴之一而已。

“你是不是希望我再给你流产一个小旗?”小忆说。

“别说这些,别说这些。”朱旗已经一步跨出了门。

4

小旗是个性格内向的孩子,腼腆而容易害羞,不知为什么,个子一下子就高出了他的同龄人,这就让他更加离群,他特别爱和比他大的孩子在一起玩儿,和大孩子在一起打篮球和说脏话,说脏话让他感觉很愉快。或者就到前边的院子里去一个人踢足球,把一个足球发狠地踢来踢去,反正东边是城墙,右手是车库,左手是人家的窗子,现在人家的窗子都安着护窗又不怕把玻璃踢坏。小旗除了和比自己岁数大的朋友踢球,另一个去处就是小忆的家,他奶奶和姥姥家他倒是去得很少。在小旗的心里,他现在像是有两个家,一个家是自己的家,这个家给他饭菜吃让他睡觉还给他种种规矩让他必须

遵守,而另一个家就是小忆的家,这个家给他自由给他愉快和放纵。他去了小忆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玩儿电脑,累了可以在外边屋子的小床上睡一大觉。他特别喜欢到小忆这里,这儿让他多多少少有那么点神秘的感觉,这种感觉特别让他迷恋,小忆给了他一把钥匙,即使小忆不在的时候他也可以来。小旗也特别喜欢一个人过来玩儿,也就是在小忆这里,那天小忆不在,玩儿完了电脑,小旗去了卫生间,塑料纸篓里的血红的卫生巾忽然让他有莫名的好奇和冲动, 他蹲下来,闻到了一种陌生而甜腥的味道,这味道让他莫名其妙地冲动起来,他伸出一个手指,轻轻摸了一下那血红的卫生巾,还把手指放在鼻子下边闻了一下,然后小旗就在卫生间里的节能灯下看着自己的生殖器慢慢慢慢大了起来,后来他就用手去抚弄它,一种原始的快感引导着小旗,那种快感可以像水一样慢慢慢慢越聚越多,让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停止下来,不能停下来的结果是突然有白色黏稠的液体从小旗的身体里玩儿水枪一样射了出来。这就是无师自通。那天他一共来了三次,来了一次又一次,来了一次又一次。小旗忽然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他知道这就是射精,虽然他才是个中学生,但中学生们在一起什么话不说?他们几乎什么都知道,什么伟哥,什么杜蕾丝避孕套,什么快乐神油。做过了这种事,小旗心里居然有一种自豪感。那天下午,他穿着拖鞋拿着手巾和沐浴液懒洋洋去公共澡堂洗澡,他在淋浴喷头下把自己冲了又冲,痴迷地看着自己的生殖器,生殖器的勃起让他好半天不敢转过身来,他就一直那么站在淋浴喷头下。小旗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男人了。那一阵子,连上课的时候他都没办法管住自己,坐在最后一排座位的他,会把手放在自己的裤

袋里，谁也不知道他的裤子口袋里有一个洞，他可以把手从那个洞伸进去，紧紧握住自己已经挺起来的那一部分，班里的同学们都在静静地听讲，只有他在做一件事，就是在裤袋里不停在弄自己，他把身子微微侧着，右手托着自己的下巴，左手在裤袋里做事，这样一来就谁也不会察觉他在做什么，精液总是把他的手和裤袋弄得湿湿的，还有那种气味，他很怕旁边的同学察觉，那种气味确实很浓又很特殊。

这天是小忆给小旗打了个电话。像现在的许多中学生一样，小旗也有一个属于他的手机，是他母亲菊老师的旧手机，是黑色的，不用了，给了他，这样一来家里有什么事就可以互相通知一下。比如回家晚了，家里人可以给他打电话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比如小旗有了什么事，也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家里人知道。而和小旗通话最多的人是小忆。小忆问小旗放假这几天都在做什么？是不是整天都在踢足球，一个人踢足球？小旗在电话里告诉小忆说这几天一直在家里学英语，“我妈”，小旗说菊老师这几天总是在家里监视着他，要他学英语。小忆知道菊老师不但日语好，英语也十分好。

“学一上午？”小忆问。

“上午背单词。”小旗说。

“那下午呢？”小忆说。

“下午有时间。”小旗这么说话的时候是大人的口气。

“那你怎么不来我这里。”小忆说，口气亦是大人对大人说话的口气，这就特别让小旗激动，只有和小忆说话的时候，小旗才感觉到一种平等。小旗马上觉得自己很冤枉，说他以为小忆阿姨去了九寨沟？怎么回事？怎么没去？

“我听我爸说你去了九寨沟。”小旗说。

“没有啊！没的事！”小忆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说天这么热我去九寨沟做什么？想让自己变成人干儿？放暑假谁不愿待在家里。

“我爸说你跟学校里的人一起去旅游了。”小旗说。

“瞎说，你下午来，别管他。”小忆说。

“行。”小旗说，高兴起来，头也不疼了，这几天他有点儿中暑。

“你几点过来？”小忆在电话里问。

小旗说他的钥匙已经被他爸爸拿走了，说是要还给小忆。

“他为什么拿你的钥匙？”小忆更加生起气来，说他凭什么。

“我爸说要还给你，说你的钥匙弄丢了。”小旗说。

“胡说！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小忆在电话里冷笑了起来，说小旗你下午来了再说，停停又说我要是再给你钥匙你不要对你爸说，你现在也不小了，十五岁也可以自主了，自己应该有自己的隐私。

“你虚岁都十六了。”小忆在电话里大声说。

小旗是第一次听大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只要和小忆在一起，小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成人，一个男子汉，小忆的话让他特别觉得自己是独立的。

“我再给你钥匙你还告诉你爸爸不？”小忆在电话里说。

“不啦。”小旗说。

和小旗通过电话，小忆马上就从家里出来，她很气愤，所以也不管天热不热，马上气冲冲地从家里出去了。她身上穿了一条浅灰色方领口长裙，她贴着楼房的阴凉处走，阴凉处

还坐着些老太太在那里说话,讨论茄子白菜的事。小忆气冲冲出了院子,往西走就到了西门外的路边,她请那个配钥匙的去一趟她的家,她说她要换一把暗锁。这种事是三下五除二的事,配钥匙的师傅马上跟小忆到了小忆的家,门锁很快就换好了,她把换下来的旧锁给了配钥匙的,然后看着手里亮闪闪的钥匙笑了起来。她在抽屉里找了找,找了一个铜牌钥匙链,她特意找了一个大人才肯用的铜牌钥匙链儿,而没选那种塑料小牌儿,她要事事处处让小旗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小孩儿了,这种想法很怪,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忆在心里总是想把小旗和自己的距离拉近,要让小旗明白他不再是被自己搂着睡觉的那个小孩儿,面对着小旗的时候,小忆心里有些迷惘,说不清小旗是自己的弟弟还是自己的晚辈,或者简直就是自己的哥哥,小旗的个子是那么高,和他一起在街上出现的时候心里会出现一种近似于幻觉的东西,那就是觉着小旗比自己都大,是个大男人,是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她心里有某种满足,这种满足又接近炫耀。但现在小忆的想法已经明确了,她要用小旗去打击朱旗和菊老师,让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报复,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四年了,朱旗已经用他那一条尖尖的鸡巴让自己支离破碎了,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自己与朱旗的关系,而且已经发展到了没了新鲜感,大家都好像已经默认了她和朱旗的关系,但突然,菊老师又出现了,她为什么又要出现?她待在日本一切就都还是原样,她却回来了,她一回来,一切都变了,既然一切都变了,那就让它彻底改变吧,不能只让自己一个人改变,不能只让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也得让他们承受,小忆已经想好了,主意就打在小旗身上,小旗既然是朱旗和菊老师的希望,那

么，就让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吧！

小忆站在窗前苦笑了起来，她把窗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愤愤地扔了出去。

小旗是下午三点多过来的，小旗满头满脸都是汗水，酸不唧唧的，他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上边又是一件白色的T恤，白色是很好看的颜色，甚至是很性感的颜色。脚上是一双四六码两边都是宝蓝色硬皮子中间是白色的漂亮运动鞋，这种漂亮运动鞋简直让现在的年轻人要发狂，大家都在为能拥有这样一双鞋子和家长说来说去争来争去。这鞋子上的宝蓝色正好和小旗白T恤袖子上的宝蓝色道子搭配，这就是协调。小忆先让小旗马上去把脸洗了，又从冰箱里取了两个可爱多雪糕，一个给了小旗，一个给自己，她让雪糕慢慢慢慢在嘴里溶着，有那么点心不在焉，是走神了。她忽然又想起给小旗取了一双拖鞋，把拖鞋扔在地上要小旗换，小旗换了鞋，那脚的味道马上就在屋子里散开了，小忆说小旗你要是穿着袜子难受把袜子也脱了。

"你怎么不穿凉鞋？"小忆又看着小旗把脚上穿的白袜子脱了，拎着，塞到了放在一进门的地方的鞋子里。小忆忙说袜子湿着放在鞋子里不好，你把它搭在阳台上晾晾。说着，不等小旗站起来，她去把小旗的袜子又从鞋子里取了出来晾在了阳台上。

"我穿这拖鞋也太小了吧？"小旗抬抬脚对小忆说，小旗的脚是太大了，穿着小忆的拖鞋，一半脚在外边。

"你最好还是洗洗吧！"小忆马上又给小旗用盆子打了水，看着小旗洗脚。

"哪天我给你买一双吧。"小旗洗脚的时候，小忆转过身

把桌子上新配的钥匙拿过来给了小旗，说这把钥匙你可别让你爸爸知道，门锁我刚才让人换了，只有咱们两个人有这把新锁的钥匙。要让他知道了你就玩儿不成电脑了。你也是成人了。小忆说到“成人”这两个字忽然有些别扭，简直是很别扭，别扭极了，小忆脸红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你也是成人了，应该有自己的秘密，应该做大人的事，不要事事都让别人知道，你要是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小旗这天从早上就有些头疼，他是中暑了，昨天他和同学们在体校打了一下午篮球，头就有些晕，这会儿就突然发作了起来，倒好像是洗脚给洗出毛病了，一洗完脚，小旗手里的一根冰糕还没吃完就去了卫生间吐了起来，然后是坐下来开始拉肚子。小旗的这个年龄，病总是突然发作，好起来也是骤然而愈。

“你这是中暑。”小忆要小旗躺下。

小旗躺在小忆外间的床上了，小忆给他找了“藿香正气水”，找来两瓶，褐色的瓶子，迎着亮光看看，很好看，小忆很喜欢这种颜色，小忆想了想，还是决定让小旗一次喝两个，便又去倒了水，然后坐到了床边要小旗喝药。她把小旗扶了一下，让他从床上坐起来，小旗身上都是汗，小忆把药水喂给他，喂完了药水又给他喝了些开水。然后让他躺下来睡觉。外边有孩子跑来跑去，说话声都很大。

“你们都到一边玩儿去。”小忆打开了窗子，对外边挥挥手。

“家里有病人，你们听话。”小忆又对外边挥挥手。

晚上的时候，小忆出去买了包子，素包子，又煮了粥，还

有阿祥哥牌子的小菜,但小旗什么都没吃。小旗躺在那里,身子显得更加颀长,只是瘦了些。这让小忆想到了朱旗,朱旗躺在这里的样子简直和小旗是一模一样,都是躺得平平的,两只脚交叠着,手在肚子上放着。

天快黑的时候,小忆的手机响了,是朱旗打过来的,问小旗在不在?

"在!"小忆说,只一个字。

"怎么不让他回家,让他回家。"朱旗说。

"他不回了!"小忆对着手机大声说,说小旗中了暑,现在就在她家里躺着,已经吃过了药,好像还在发烧,弄不好要输液。

"让他回来吧。"朱旗在电话里说。

"你也太残酷了吧。"小忆在电话里说,说小旗烧到三十九度,你还让他走路,就是坐车也不合适吧,我这里又不是水牢,你又不是没待过!

"我是怕给你找麻烦。"朱旗电话里的声音一下子小了下来,他小声说,说菊老师现在回来了,不像以前……

"菊老师回来怎么啦。"小忆马上就动了气。

"那我去接他吧。"朱旗又小声说。

"我不见你,你少来。"小忆说。

电话里马上就没了声音,不是没了声音,是没了朱旗的声音,却又加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是菊老师的声音,菊老师在电话里说什么小忆也听不清,小忆一下子就把电话关了,奇怪的是电话没有再响起来。这时候小忆已经喝过了粥,吃了一个小包子,小忆的身材很好,为了保持好身材她总是在晚上吃很少一点点东西。她觉着朱旗是不是要来?或者是菊

老师会不会要来?这么一等就等到了很晚,夏天的晚上,孩子们总是在院子里玩儿到很晚,小忆又一次打开了窗子,让外边的孩子到一边去玩儿,她挥挥手对外边的孩子说时候不早了,怎么还踢球?小忆的心很乱,等到周围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小忆明白朱旗和菊老师是不会来了,这又让她觉到一些失望,一些愤怒,她希望他们来,又怕他们来,她准备给他们颜色看,但人家根本就没来的意思,你这边就是无的放矢。

自从菊老师从日本回来之后,朱旗还没有和菊老师好好儿过一次性生活,他和菊老师住一间屋,旁边的屋子就是小旗的,他们要做事,就不好把门关起来,孩子都一米八了,是十分敏感的,关上门意味着什么?如果不关门呢?床也在响,人也会弄出动静,朱旗和菊老师做过几次爱,都不太理想,他们不敢大张旗鼓,是偷偷摸摸的感觉。有两次,朱旗在通往高潮的路上忽然停了下来,他怕小旗听到他的喘息和床的动静,这么一来,有两次朱旗就没有高潮,没有射精,这让他十分担心自己。菊老师也很不满意。这下子好了,小旗待在小忆家里。朱旗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大展身手了,他其实早就裸睡惯了,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习惯了裸睡,但菊老师一回来,他就又重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穿上了内裤,这多多少少有些滑稽,是给谁看?是给儿子小旗看,是假正经。这话是朱旗对菊老师说的。而这天晚上好了,朱旗洗过澡,便干脆全裸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然后上了床,这时候菊老师也在洗澡,也很快就洗完了。她上了床,还没躺下来,就被朱旗一下子把身子放平在床上,然后他就进入了,进入了,好像又感到了某种不足,又从床上跳了下来,开了灯,重新又站在了床边,要菊老师把身体往床边挪了又挪,好了,位置挪好了,

这一回,朱旗是站在地上干事,脚踏实地地干毕竟可以把力量使上,菊老师很快就发出了声音,是满意也是兴奋。就这样干了一会儿,朱旗又上了床,他让菊老师骑到了自己的身上,他知道菊老师是喜欢这种姿势的,这种姿势最容易让菊老师达到高潮。朱旗是先让菊老师到了高潮,然后才又让菊老师躺下来,躺在自己下边,他的种种节奏和各种轻重缓急是这时候才真正开始施展的,到了朱旗快到高潮的时候,菊老师感到了火车快速前进般的气势。这真是让人感到痛快淋漓。他们现在是什么都不怕了,不怕小旗的耳朵,小旗现在在小忆家,他们忘乎所以,他们感到了空前的快感,情同新婚。但他们突然都吓了一跳,他们同时听到了电话响,他们一下子都停了下来,不明白这会是谁的电话,这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朱旗从菊老师的身上挺挺地下来,去接了电话,电话是小忆打来的,小忆只说了一句话:

"小旗不回了!你们做你们的吧!"

小忆听到了电话里边朱旗的喘息,小忆明白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她就是要在这种时候打电话,她要的就是这个,她恨的也是这个,放下电话,她看得见自己的胸部在台灯下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她看了一下躺在床上的小旗,胸部起伏得更加厉害。

小忆去了阳台,站在阳台上看外边灯光下的蜀葵,颜色一律都在,但一律都不那么真实。后来,她又转回身,她烦躁极了,她先是去了自己的屋子,躺在了床上,但她马上又下了床,又过到这边的屋子里,她摸了摸小旗的额头,问了问小旗要不要喝水,又给小旗喝了点水。然后,她在黑处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她在小旗身边坐了下来,坐了好一会儿,然后,又贴

着小旗躺了下来，她能感觉到小旗的热量和汗水。她的脚碰到小旗的脚了，在以前，这再正常不过，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正常了，一切都有了新的意思。

第二天，小忆陪小旗去了院子外胡同里的诊所，去那里输液。小旗躺在那里输液的时候，小忆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朱旗的。小忆告诉他小旗在输液，但小忆没告诉朱旗小旗在什么地方输液。这些事他们早已习惯了，朱旗早就习惯了小忆照顾小旗。输液输到一半儿的时候，小旗忽然想去厕所了，小忆举着吊瓶陪小旗去了厕所，她站在小旗身后，听着小旗解手，小忆帮着小旗洗澡的时候早就熟悉了小旗的身体，但她还是吓了一跳，她看到了，小旗往上提短裤的时候，身体稍稍偏了一些，她全部看到了，居然，怎么说，那件东西，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小忆吃了一惊，脸突然有些红。

这天晚上，小旗好多了，但他还是没有回去，家里那边也没再打过电话来。

小旗一共输了三天液，朱旗和菊老师这三天形同新婚，他们突然觉得小旗不在的时候太好了，可以让他们放心大干，脚踏实地，努力进取。朱旗很放心小旗在小忆那里，四年了，他已经习惯了。朱旗不打电话过来，小忆这边却在心里更加生气，更加烦躁，更加不安。只要一闭眼，小忆就像是看到朱旗和菊老师在那里起起伏伏挥汗如雨，这让她不知道自己是该恨朱旗还是该恨菊老师。她觉得自己的报复是到时候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小旗，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就像看到手里的手榴弹，已经拉了线，正在“哧哧”冒烟，马上就要甩出去了，甩到朱旗和菊老师的身上。这手榴弹就是小旗。

5

小旗去过网吧，他这个岁数是恋着网吧不肯走的年龄。但去酒吧小旗还是第一回。小旗随着小忆去酒吧了,这真是意外,是小旗觉着意外,意外得让他心里乱跳。酒吧在梧桐路医院的南边,是个小门脸儿,门脸儿小小的,又漆着怪诞的蓝色,是深蓝色,只有在白天才能看出是蓝色,一到了夜里便是黑色,黑色的门脸儿上是红色的铝合金门,闪闪发光,进去,柜台亦是金色的铝合金,也闪闪发光。再往里一切都是暗的,光线都在摇摆,是蜡烛。屋子都很小,一间,又一间,上边是许多间,往里走的时候,小旗闪了一下,倒要小忆伸手扶他一把,平地里,怎么就会有一个台阶出现了,一点点道理都没有。下边,又是小小的房间,一间一间都有歌声在里边,歌曲的内容又都一律是哥哥妹妹暧暧昧昧,忽高忽低的,有一声没一声地从屋子里挤出来。

小忆带小旗去了下边的一间屋子,灯光是暗的,人们只觉得小旗是个大小伙子,个头那么高,没人会想到他是一个少年。小忆和小旗在桌旁坐下了,这像是大人与大人的约会,这对小旗是从来都没经过的刺激，灯光和酒刺激着小旗,小忆让服务员上了啤酒,那种小瓶的,又胖又短的小瓶儿。小忆和小旗面对面坐着喝了几瓶。小旗从来还没接触过酒,酒让他快乐起来,他站起来唱歌了,他唱的歌都是时下走红的歌星的歌,因为喝了酒,小旗一下子就放开了,而且放得没了边儿,是唱,又像是在说,就是这种风格,小忆趴在桌子那边笑了起来,笑得东倒西歪,这也是酒在起作用,她很喜欢看小旗唱歌的样子,她听了半天也想了半天,眼睛在暗处一眨一眨,

胸部起伏得厉害，因为她也在激动，想了好半天才想起小旗唱的是周杰伦的歌曲。然后小忆就想起了周杰伦的样子，周杰伦的样子要是和小旗相比那就差多了。

“你比周杰伦好多了。”小忆夸了小旗一句。

小旗不知道小忆是什么意思，是指长相，还是指唱歌。

小忆这时站了起来，她决定了，到时候了，该出手了，小忆就出去了，她要实施自己的计划了，在酒吧走廊里，她招手要一个小姐过来，她挑选小姐的时候有些慌，她挑了一个小姐，看上去很清纯的女孩子，小忆对她小声说，不是要她来唱歌的，是要她做那个的。

“是做那个，懂不懂？那个！”小忆说。

小姐当然马上就懂了，笑着，点点头，来这里的人哪个又是要听她们唱歌？她们又不是梅艳芳。小忆一说她就明白了。小忆说要她现在就进去，要她一定把活做好，小忆停停又说里边的那个青年可能会害羞，但你要帮他把事办好了。

“他从来都没做过。”小忆又补了一句。

小姐看着小忆，点了点头，心里在想面前这个女的长得模样很好，为什么要给里边的那个青年找女人？她这么想的时候有些害怕，她的害怕是怕里边的青年有病，比如梅毒或者是艾滋病。

“他没病吧？”小姐小声问了一声。

“你才有病！”小忆马上就不高兴了，说待会儿你必须要带安全套。

“不戴我还不做呢。”小姐说。

“实际上是便宜你。”小忆莫名其妙很恨眼前这个小姐。

这个小姐笑了笑，不知道小忆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小姐开开门进到屋子里的时候，小忆听见小旗的歌声从门缝里飘出来一下，只一下。然后门就关上了。在小姐进去后的时间里，小忆一直都站在门外，她的心里有些紧，胸部不再是一起一伏一起一伏，而是汹涌澎湃，简直是台风中的海浪！她感觉到心脏现在已经就在喉咙那里，咳嗽一声就会掉出来。这时有人走了过来，是一个青年，看了看小忆，笑了，竖起一个中指，是中指，朝天竖了两竖，然后靠近过来，问小忆可以不可以来一下？干一下，他说他想干她，如果干得好，还可以多加一个单干两次。小忆马上脸红了，有些慌，紧捂着胸部，说自己不是小姐，是随单位的人一起来消遣的。这时候屋里边的歌声已经停了下来。那个青年看了看小忆，走开了，有点失望。小忆这时嘴里干得一点点道理也没有，她把脸贴着那道门听了听里边，居然什么也听不到。她不知道里边进行到了什么地步？但她可以肯定的是小旗是在做了，要不以他的性格会跑出来。她这时又在心里开始恨那个进去的小姐，凭什么？小旗的第一次是给了这样一个酒吧里的贱货？凭什么？那么好的第一次，是多么好的第一次，小旗的第一次，怎么会给她？但小忆又在心里笑了起来，朱旗和菊老师现在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她真想朱旗和菊老师就在跟前，让他们看看，看看他们的好儿子在干什么？在做嫖客，十五岁的嫖客！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报复能如此动人能如此出气，小忆已经把他们的孩子，十五岁的孩子带到酒吧让他和小姐云云雨雨。小忆是一半心疼，一半高兴。她把脸又贴近那道门听了听，但她还是听不到里边的声音。她看了看表，怎么这么快，半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她想里边无论怎么都该做完了。

小忆是一下子，一下子就从外边推开了门，她已经告诉

了小姐，让她不要闩门，所以她一推门就进去了。小忆进去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阴影里的小旗，此刻小旗的样子让小忆有些心疼，是真的心疼，小旗的短裤不知脱在了什么地方，只穿着背心，下边赤裸着，用两手护着，那个小姐正在穿衣服，地上有一团一团的卫生纸，白白的，在小忆从外边进来的一霎间，小旗马上跳起来找他的短裤。其实他的短裤就在他的屁股下边坐着。他想不到在自己唱歌的时候有一个小姐从外边进来，然后那件事就发生了，那小姐一上来就用手袭击了他，真正是稳准狠，一下子就抓住了小旗的要害处，一下子就让小旗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事是太突然了，小旗没有想到，是糊里糊涂，是没有过渡，是被人引导，一下子就进入到他从没到过的地方，滑滑的，有那么一点温暖，然后，他自己就动了起来，而且是越动越快，但是太快了，反而做得一点点都不好，一点点都不好，是一塌糊涂，然后马上又来了，却一点点都不得要领，小姐引导着他，他还是做不好，这让小姐从心里既可怜他又觉着好笑，这么大个子的男人怎么像个小孩，也是屋子里的灯光太暗，小姐始终没看清小旗有多大。她根本就想不到他才十五岁。

“你出去！”小忆对那个小姐说，很愤怒。

那小姐不知道面前这个年轻女人为什么愤怒。

小姐带上她的包儿出去了，小忆也出去，给她钱，问她，里边的这个男人怎么样？做得好不好？小姐笑了一下，说里边的男人做得一点都不好。

“连五分钟都不到。”小姐说。

小忆在外边和小姐说话的时候，里边的小旗更慌了，地上，都是卫生纸，白白的，小旗用脚把它们往沙发后踢了踢，

还有那两个安全套，就在沙发扶手上，他把它扔到沙发后边。

小忆已经又从外边进来了，什么也没说，她也没再坐下，只是干干地说：

“回家！”

小旗站在那里，好像没听懂小忆在说什么。

“回家！”小忆又说，无端端地生着气。

小忆是和小旗坐出租回的家，一路上小忆没再说一句话，只有胸部在不停地起起伏伏，小旗也不敢说话，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出租车一直把小忆和小旗送到了家门口。下了车，在暗黑中，小忆掏钥匙，却怎么也摸不到，而小旗那边却把钥匙掏了出来，已准确地插了进去，门还没开的时候，小忆在暗里突然厉声问小旗：

“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小旗周身一下子都凝固了，他没敢说话，小旗在进门那一霎间很怕小忆把灯打开，但小忆没开灯，把门关了，回身关了，在暗里却又说了这么一句：

“是男人，都要经过这一回的，睡吧！”

小忆是在暗里说的这句话，说完话，她去把卫生间的夜视灯开了，她这就是善解人意。她站在那里好一阵，才又对小旗说你好好儿洗一洗，酒吧里的女人都不干净。这么说话的时候，小旗又觉得小忆像是自己的母亲了，他在心里一霎间是那么感激小忆，小忆是这么关心自己，是这么体贴自己的心，他手里拿着一个盆子，淡青色的塑料盆，接了水，他想是该先洗一下脸还是先洗一下脚，还是先洗一下下边？这时候小忆又在屋里说话了：

“先把下边洗洗！把那儿好好儿洗洗！”

小旗在那里洗的时候其实灵魂有一半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小旗是又慌又乱,一切都乱哄哄的。

这时小忆又在屋子里说话了,厉声问小旗:

"做了几次?几次?告诉我,几次?"

小旗不说话,他好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种事,没什么,是男人迟早都要做的。"小忆又在屋里这么说,然后就没声音了。

小旗把自己洗了,把盆子放在洗脸池上,把自己下边洗了洗,然后才洗了脸,这就是颠三倒四,然后又用湿毛巾把自己的头发擦了擦。然后才轻手轻脚去了那张属于他的床,他把背心脱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很热,他把外边的短裤脱了,他让自己尽量不要发出一点点声音,他此刻实实在在是一个犯了错的少年,他要让自己一点点动静也没有,他也不困,眼睛在暗里睁得大大的,那小姐让他觉得太兴奋也太新奇了,记忆中,只是滑,那么滑,那么快感。

这时候,小忆那边有了动静,下了地,要去卫生间了,小旗听着,一颗心"怦怦"乱跳,小忆的脚步声却分明响了过来,过来了,过来了,小忆已经站在小旗的床前了,让小旗想不到的是小忆突然爆发出哭声。小旗不明白小忆为什么哭。

"我对不起你!"是小忆的声音,声音干干的。

"我真对不起你。"小忆的声音,声音干干的。

"我对不起你。"小忆坐了下来,在小旗旁边,手在暗里伸了过来。

小旗是怕极了,怕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是怕,他捂住了自己,小旗毕竟才十五岁,十五岁的少年是不经事的。小忆的

一只手已经放在了小旗的身上。

“来，我教你。”是小忆的声音，更加干，而且抖。

“你起来，来！”小忆不哭了。

小旗不敢动，捂着自己。

“来，我教你！”小忆说。

小旗还是不敢动。

“来，我教你！”小忆又说。

一切都是梦幻般的，对小旗来说是梦幻般的，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捂着自己的下边站了起来，在床上站了起来，他不知道是谁的手把自己的内裤已经脱了下去，他不知道小忆那白白的身体是怎么已经躺在了自己的身边，他这时一直站着，窗外的夜色此刻是灰白灰白的，他能看到自己的身体，两只手在下边捂着自己挺挺的部位，自己的下边是小忆阿姨的身子，像是一个梦，白白的，边缘部分不太清楚的梦。

“来，我教你，别人不教你我教你。”是小忆的声音，干干的。

小旗的心要跳出来了，绝对是要跳出来了，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在胸口一撞一撞，他把身子伏了下去，那东西，一下子，就滑到了一个温暖湿滑地方的里边去了。小旗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已经伏在了小忆的身上，怎么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己刚刚已经去过而对他依然是十分陌生的地方。刚才小旗在酒吧里觉得自己是个瞎子，跌跌撞撞，跌得鼻青脸肿，而这时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他像是进到了灯火通明的厅堂，安详地走进去，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就是小忆阿姨。一切都那么美好！刚才他一点点都没品味到的东西现在都品味到了，他感到快乐了，安全了，欲仙欲死了，在最后那一霎间，小旗大

叫了一声：

“忆阿姨！”

“不许叫阿姨！”小忆说。

小忆和小旗，两个人此刻都好像是浸泡在水里，是浸泡在两个人的汗水里，天太热了，气温实在是不适宜让人做这种事。

“再来，不要叫阿姨。”小忆声音已经不干了。

小忆等着小旗的话，但小旗没说话。

“你叫我姐姐，我只比你大十岁。”小忆又说。

小旗没说话。

“再来！”小忆又说。

小旗又伏在了小忆的身上，两个人像扭绳子一样扭在一起。

早上，小旗醒得比小忆早，他有点害羞，但他觉得这一夜真是一次奇遇，自己一夜就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但更让他兴奋的是他觉得这是一种游戏，很好玩儿的游戏，这个暑假真是有意义。这时候小忆还没有醒，睡着，微微开启的嘴唇是一条缝，露着里边白白的牙。这次是小旗主动了，他开始了行动，他把小忆的两腿慢慢分开了，小忆还穿着件衬衫，紫罗兰色的衬衫，小旗帮她把衬衫也脱了。一夜间，小旗已经出徒了，可以自己操纵了，小旗做什么都很聪明，没人教过他电脑，他会把电脑玩儿得很好，做爱这种事，当然是更加简单，他马上又操纵了起来，小忆也马上醒了过来，投入了小旗的操作，并且指导着他，揣摸着小旗的想法并且迎合着和指导着他，这让小旗觉得特别地如鱼得水，昨天在小姐那里的慌乱和恐慌都没有了。

“记住,以后只能叫我姐姐。”小忆说。

“姐姐！”小旗说,那一霎间他是那么想一下子钻到小忆的身子里去,把整个身子一下子全部钻进去,紧跟着,小旗叫了一声:

“妈！”

小忆大吃了一惊。

“叫姐姐！”小忆说。

“妈！”小旗说。

“叫姐姐！”小忆说。

“妈！”小旗说。

外边的天已经亮了,小旗凸起的屁股和凹下的腰那个地方很亮,都是汗,像涂了油,小忆在上边摸了一把,拍了一下:

“所有的人都不能跟妈干这种事,只能叫姐姐！”小忆说,在心里笑了起来,笑朱旗和菊老师,笑朱旗想都不会想到他儿子已经和自己做爱了,这就是报复,不但做,最好还要让自己怀上小旗的孩子,这么想着,小忆把小旗抱得更紧:

“再来！再来！再来！”

小忆把小旗的头紧紧抱在自己的怀里,看着小旗的身子在自己的身上动,而且越动越快,小忆看着小旗的那两只大脚的脚趾在猛地张开,用力张开,用力蹬,用力蹬,然后慢慢松弛了下来。

小忆忽然冷笑了起来,把小旗搂得更紧了。

6

其实,最早看到朱旗的时候,小忆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教

写作的老师,大学里老师太多了。年轻的教师要占一半还多。开始上大二的时候,小忆简直是吓了一跳,她想不到朱老师就是她最喜欢的那个作家。这样一来,小忆就觉得朱旗有些神秘,是神秘的气质,她站在自己宿舍的窗前朝下看,忽然就又看到朱旗了,手里拿着一本书,好像有什么事,急匆匆地出了校门,这时候是中午的时候,天很热,太阳是白的,白花花的太阳让蚂蚁都受不了,而这个朱老师却一个人从校门走出去了。小忆当时还想,这个叫朱旗的老师去干什么?简直是鬼使神差,小忆也忙忙地从宿舍里走了出去,下了楼,出了二号楼楼门,经过了那个圆形的花坛出了校门,出了校门,小忆就看到走在前边的朱旗了,正往学校外边的湖边走,学校里边的那个湖因为年年都要淹死学生已经被学校禁止下湖游泳了。学校里边的这个湖和外边的湖是相连的,这个湖是葫芦形的,中间细的部分就是校里校外的分界,用铁栅栏拦着。

小忆像跟踪特务一样跟着朱旗,后来就跟到了湖边,太阳已经偏西了一些,所以特别地晃眼,她看着朱旗站在湖边开始脱衣服,夏天的衣着都是简单的,三下两下就脱光了,湖里游泳的人不少,远远近近只是一些黑的影子。小忆站在树林子里远远看朱旗,朱旗的身上只有一件小游泳裤,他慢慢慢慢往湖里走,弯下了腰,往身上撩水,撩了一下,又撩了一下,再往水里走,水慢慢慢慢没到了他的腰了,他这才一下子扑到了水里游了起来。学校里的老师很多,但朱旗是很特殊的一个,因为他的小说发表的很多,而且都是很好看的小说,不像是别的老师发表的大多数是很枯燥的论文。小忆和她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从阅览室里借杂志看,只要是有朱旗

的作品她们都会争抢着找来看。朱旗对于小忆来说就像是一个洇在宣纸上水分特别足的墨点儿，从笔头上一下子掉下来，掉在了宣纸上，然后才慢慢慢慢洇开，洇开后的效果恐怕连朱旗本人都会想不到，想不到会在他的学生小忆的心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后来，朱旗的所有小说都几乎被小忆悄悄裁了下来，弄得阅览室的期刊总是残缺不全，人们总是看到目录上有朱旗的作品名字却看不到里边的文章。小忆把从阅览室借来的杂志上裁下来的朱旗的小说订了厚厚一个本子，没人的时候，她会把它取出来细细地看其中的几篇。

"朱老师是中国最好的作家！"那时候，小忆到处对同学们说。

后来朱旗终于注意到小忆了，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发现了小忆的目光有些与别人不同，他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有时候会把目光放在这个学生的脸上或那个学生的脸上，无论他的目光放在谁的脸上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许多学生的反映是继续听，脸上毫无表情，或者是低下头来做笔记，把目光和朱旗的目光错开，一般的情况是没反应。而朱旗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叫王小忆的女学生的目光不是一下子闪开就是一下子从眼里闪出灼人的火花来，那真是灼人的火花，那么亮，说亮也不对，是炽热，这炽热的目光是一个火种，很快就会在脸上星火燎原开来，一张脸就红了。朱旗发现情况了，发现这个女学生对自己有些情况了。他也开始注意小忆的作文。有一阵子，朱旗为了躲避学校里的那些急于评职称的老师们，他不在教员食堂吃饭，却偏要跑到学生食堂这边来。说来也巧，那天吃完饭，他把金属的盘子和碗放到那个大槽子里的

时候，正好碰到了小忆。

“您怎么在这边吃饭？”小忆说，眼里是吃惊还是惊喜让人说不清。

“我就不能在这边吃饭？”朱旗笑着说。

“朱老师游泳游得很好。”小忆实在是找不出别的话，脸红了。

“你看过我游泳？”朱旗说。

小忆的脸更加红了，说朱旗仰游的姿势好。

“你是不是也游？”朱旗问小忆。

小忆点了一下头，她这是慌不择路。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游泳？”朱旗说。

小忆就更慌了，她不知道朱旗去不去学校里的游泳馆，所以不敢说游泳馆，只好说在湖边看过朱老师游泳。朱旗不去游泳馆游泳而爱去湖里游主要是嫌游泳馆里人太多，你碰我我碰你，朱旗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湖里静静地游，他对小忆说他这么做为的是可以想想事，可以让人觉着自己与大自然的亲近。那时候小忆最爱听的两门课就是朱旗的“写作课”与菊老师的“当代文学课”。这与小忆自己的喜欢分不开，她特别喜欢文学，尤其是上菊老师课的时候，她特别喜欢听菊老师讲当代作家的私人逸事。她当时还不知道菊老师就是朱旗的爱人，也从没人对她说起过，这真是奇怪。菊老师说作家都是些与众不同的人，只有与众不同才能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这句话特别让小忆佩服，菊老师说比如说咱们学校的朱老师，写东西的时候就最喜欢闻白百合的香气和听罗杰斯的歌儿，这两样东西他一样也离不开，离开了就写不好了，白百合和罗杰斯的歌与朱老师的写作有什么关联？可以说是一点

点关联都没有，但他就是离不开。

“这种现象不但他自己说不清，别人也说不清。”菊老师站在讲台上说。

白百合是什么味呢？听完了菊老师的那节课，小忆专门去花店闻了闻白百合，白百合的味道一点儿都不好闻，近似于那种冬季擦手的棒棒油，简直是很低俗的香气。小忆又去买了两盒儿罗杰斯的带子，居然马上就喜欢上了，喜欢罗杰斯的那种嗓音。小忆的英语不怎么好，基本听不出罗杰斯在带子里唱什么？但音乐和音质的美马上感动了她，她一边听着罗杰斯的歌儿，一边在校园里散步，心情简直是十分富有诗意。她一直不知道菊老师就是朱旗的爱人，那天晚上，她大吃了一惊，突然看到了朱旗用自行车带着菊老师在学校里的湖边小路上骑了过去，她马上就受了刺激，心里憋了一股气，跑回到宿舍里扑在床上没头没脑地哭了好半天，哭到后来，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她眼红红的只好抱着洗脸盆去水房里洗衣服。她问自己，为什么看到朱旗用自行车带着菊老师自己就这么伤心？这个时候，她都不愿相信自己是爱上了朱旗，是暗暗爱上了朱旗。后来还是同宿舍的人告诉了她菊老师就是朱旗的爱人，听完这话，她又坐在那里发了好一阵子呆，她觉得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就是菊老师。那时候，菊老师正忙着办去日本当访问学者的手续。

也就是那一阵子，朱旗和小忆的关系突然亲密起来。小忆写了几篇散文让朱旗看，朱旗给她把文章改了，删除了其中的一些段落，文章一下子就好像是变了样。这让小忆特别佩服。朱旗给学生们改文章从来都不是字斟句酌，朱旗说动

动句子改改语言方面的事是小儿科，是小学和中学的事，是涂脂抹粉，大学生的写作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要告诉学生怎么样重整纸上的山河。小忆特别喜欢朱旗说的重整山河这句话。那时候，每星期小忆都要给朱旗拿文章看，几乎是一星期一篇一星期一篇，也不知道朱旗烦不烦。那一次，小忆的文章被朱旗介绍到一家杂志社发了，还得了二百多块钱的稿费。小忆一定要请朱旗吃饭，而且是只请朱旗一个人。那天下着点小雨，朱旗对小忆说也不要到远处了，就到学校北边的那家大鱼头吃顿鱼头就行了，朱旗说咱们最好去晚点儿，等饭店里的客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再去。这话里就有话，特别让小忆激动。而且，那天是朱旗用车子带着小忆去的饭店，那天小忆也喝了酒，朱旗用车子带着小忆，忽然觉得坐在后边的小忆一下子把手插进了他的裤袋。朱旗把手也背过来，激动地摸索着，终于摸索到了小忆的手，小忆的手很小，很软，像小小的爪子，柔软的小爪子，专门为爱情长出来的小爪子。

“去我们家看看吧？”小忆突然提出了要朱旗去她们家看看。

“你敢让我去？”朱旗是老手，知道语言的妙用。

“敢。”小忆小声说。

“真敢？”朱旗说，又进了一步。

“敢。”小忆的声音更小了。

结果朱旗就带着小忆骑车骑了好远的路去了小忆的家。那天一直下着雨，到了小忆的家，朱旗的裤子全湿了，运动鞋上也全是泥，朱旗在小忆家把鞋子换了，把袜子也脱了下来，他弯腰脱袜子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小忆一下子把他的腰抱

紧了，小忆开始哭，小声地哭。

朱旗把身子慢慢挣开，转过来一把抱住小忆。

“要不要玩一玩儿？”朱旗对小忆说，嘴里都是酒气。

玩一玩儿这种说法让小忆很不习惯，说做爱或其他她倒好像能够接受。

“要不，咱们玩一玩儿吧。”朱旗把脸凑了过来，酒气更浓了。

小忆不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朱旗问得也太唐突，就是小忆愿意玩儿也回答不出相应的话来，小忆便坐在那里看着朱旗脱衣服，后来朱旗又过来帮着她脱衣服。朱旗站在床边，身上已经是一丝不挂，那东西早已经挺了起来，像是从身子里伸出来的一支手枪，直指着小忆。小忆躺在了床上，她睁着眼睛，看着朱旗像收拾一条鱼一样收拾自己，把她脖子上的那条细细的链子摘下来，放在了床头柜上，再把她手上的那枚戴着玩儿的指环也摘了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再把她的乳罩摘下来，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身上的那支手枪在一跳一跳，好像马上就要有子弹从里边激射出来了。

“菊老师马上就要去日本了。”做完事，朱旗大汗淋漓地躺了下来。

“去多长时间？”小忆说。

“但愿她不要回来，我就是你的了。”朱旗的这句话特别具有挑逗性，让小忆激动得几乎要缓不过气来，就又和他再次做起来。

“到时候我就是你的了。”朱旗又说了一句。

“那谁来照顾你儿子？”小忆说。

“是你呀，还会有谁？”朱旗是一半开玩笑一半正经。

那天朱旗离开小忆家的时候天还下着雨,他一手打伞一手抓着车把,歪歪扭扭又把小忆带回了学校。小忆可以不去学校,第二天是星期天,但她还是又去了,只为了让朱旗再把她带在车子后边。那之后不久,朱旗请小忆到他们家吃饭。为了不让小忆尴尬,朱旗还叫了另外两个学生。吃饭的时候菊老师对小忆格外地注意也格外地好,吃完饭小忆到厨房帮着菊老师洗碗的时候,菊老师还对小忆说她马上就要去日本了。

“要是方便的话,请你多帮帮朱老师。”菊老师说。

“主要是多帮助照看一下小旗。”朱旗在一边说。

“两者兼顾吧。”菊老师的话里有话。

让小忆想也想不到的是,朱旗其实这时候已经把他和小忆的事告诉了菊老师,朱旗和菊老师之间是极其开放的,尤其是在性方面,菊老师认为那只不过是肉体和肉体的接触而已。菊老师大朱旗整整三岁。朱旗把他和小忆发生关系的事都告诉了菊老师,菊老师当时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叹了口气说这下可好了,终于有人可以照顾你了。菊老师已经想过,五年的时间不能算短,朱旗的性生活可能不可能停滞?完全不可能,她希望有这么一个人,既可以解决朱旗的性要求,又可以帮着照顾小旗。想不到这个人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小忆。那天吃完饭,小忆她们离开的时候已经快夜里十一点了,朱旗和菊老师躺在了床上。

“这个王小忆怎么样?还可以吧?”朱旗对菊老师说。

“比我好吧?”菊老师说。

“处女不见得比少妇好。”朱旗说。

菊老师要朱旗把他和小忆的细节告诉她,她帮着朱旗分

析了一下，得出的结果是小忆可能已经不是处女，这样更好，处女和不是处女毕竟不同。

“就她吧。”菊老师说这个小忆很合适，首先是她喜欢文学，崇拜你，这最重要。所以菊老师说她这下可以放心了，有人可以照顾你了，你的性要求也可以满足了。

“咱们这算不算是合谋？是不是有点卑鄙？”朱旗说。

“是互相享受。”菊老师说这不算什么。

“也对。”朱旗想想，说。

“就是不要弄出孩子。”菊老师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有了孩子就麻烦了。

说到小忆，其实是朱旗和菊老师两个人合谋从实际出发选择了她，只是小忆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卑鄙的事，她在心里是一心一意地爱着朱旗，却想不到人家是一种安排，这种安排简直是连一点点人性都没有，只有功利，菊老师一是考虑到朱旗的性要求，二是考虑到小旗要人照顾。朱旗和菊老师就是这样两个人，是与众不同，是功利高于一切，所以菊老师和朱旗的婚姻关系特别稳固，在性方面，他们两个可以说是特别的开明，特别的前卫。

“如果合适，你在那边也发展一个，既可以照顾你，又可以给你解决一下问题。”朱旗当时还对菊老师这么说。去了日本时间不长，菊老师果然就在那边发展了一个情人，是留日学生，比菊老师小八岁，那留日学生是山西大同这边的人，叫刘继长，人长得个子不怎么高，但很俊秀。菊老师把这事也对朱旗说了。菊老师去日本的第三年还和刘继长一起回来，和朱旗一起吃过饭。那天吃过饭，朱旗还和刘继长一起去洗了澡找了小姐，那天吃饭小忆也去了，四个人坐在一起倒很平

静,喝了些日本清酒。刘继长说他在日本最怕喝日本清酒,总是一喝就醉,喝不惯。

“再说一般人也喝不起。”刘继长说。

“听说这种酒是用嘴嚼出来的，一大帮姑娘在蒸好的饭锅边把米饭放在嘴里嚼,嚼完再吐到一个容器里,就靠姑娘嘴里的那一点点酶把酒发酵了。”朱旗说。

刘继长没听过在日本有这种做酒的方法,说如果是小姑娘还可以让人接受,要是一帮子老太婆在那里嚼可让人受不了。

菊老师说也没听过日本有这种酒？她看着朱旗,问朱旗怎么知道日本有这种酒。

朱旗就告诉菊老师他最近看了一本《日本文化史》,说这种酒在日本最贵,一般人喝不到。又说到日本的一种绸子,不是用机器纺,而是用手一点点先把线拈出来,然后再把这线织成布。

“所以这种手拈绸最贵。”朱旗说。

菊老师看看刘继长,他们在日本也没听过这种事。

小忆看着朱旗,她对朱旗的佩服是从眼里到心里。

菊老师忽然提出要敬小忆一杯酒,说要谢谢小忆,谢小忆什么呢？菊老师没说。

手里拿着酒杯,小忆的脸就一下子红了起来,她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菊老师谢过小忆，两个人都把杯子里的日本清酒喝了，日本清酒好像度数不高。朱旗便也提出了要谢一谢刘继长，朱旗说多谢小刘在日本照顾菊老师。

刘继长的脸也一下子红起来,看看菊老师,忽然就在桌

子边吐了起来，直接吐在地上。

“你们两个谁大？”菊老师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完后，又去取了手巾，替刘继长把脸上和嘴上都擦了擦，忽然问起小忆和刘继长的岁数来。刘继长比小忆大三岁。菊老师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好像是有那么点儿意思。

“你俩碰一杯怎么样？”菊老师对小忆和刘继长说。

“我刚吐了。”刘继长说。

“刚吐了正好喝，肚子里已经清空了，更不会醉。”菊老师说，小刘你要知道你是和什么人喝酒，是和才女喝酒，你要是不喝小心她把你的醉样子写到小说里边去。

小忆很勉强地和刘继长碰了一下杯，两个人把杯里的清酒都喝了。

“你们俩的岁数如果能在日本定居最好。”菊老师突然又冒出了这么一句，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又说小忆的发音这么好，或许可以在日本教教汉语言。

“我不喜欢日本！”刘继长突然说他很讨厌日本人，讨厌死了，日本人太讨厌。这一辈子不去都不想去了。说完这话刘继长又笑了笑，说讨厌也得再去，那边毕竟还有让他留恋的东西。这么说话的时候，他和菊老师热切地对视了一下。

“人就是这个德行！”刘继长说。

“我是说，假如说你们两个人在日本成个家，那样会不会好？”菊老师又说。

“为什么非要在日本成家？”刘继长说，看着菊老师。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特别的般配。”菊老师笑着说也许小忆到了日本就会成为了旅日作家，在日本待着写中国的事，会有特别的视点，也会有特别的卖点，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到

了国外就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情感真实故事写出来，小说最感人的地方还是真实。菊老师笑着看看小忆又看看朱旗，说自己的打算是在日本把日语弄得好好儿的，要把朱旗的作品一篇一篇都翻译到日本去。不过要是小忆去日本就由小忆来翻译好了。

"小忆从某种程度上讲更了解朱旗。"菊老师说。

小忆的脸更红了，谁也不敢看。

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小忆想不到菊老师一下子又回来了，更想不到自己会发展到了这一步，和朱旗的儿子小旗居然发生了性关系，仔细想想，小忆觉着自己这么做是对了，自己不但要这么做，还要继续做下去，要让朱旗和菊老师无法收拾局面，要让他们的家庭彻底破碎，就像一个碗在地上被摔得粉碎，即使谁有本事把它重新黏合，上边也注定要布满了难看的裂痕，小忆的心里现在是充满了仇恨，如果朱旗来看她一次，和她说说话，坐坐，也许小忆的心绪就会平静下来，但是朱旗一次都没来，没来！现在常常来小忆这里的是小旗，小旗现在是只要一有工夫就会溜到小忆这里来，来了就不停地和小忆做爱。那天，正做着，小旗突然停了下来，问了小忆一句：

"有了孩子怎么办？"

小旗完全是大人的口吻，而且是丈夫的口吻，性是男人的催熟剂，可以让一个人从孩子一下子变成男人，从毛毛虫一下子变成满天飞舞的蝴蝶。

"有了孩子怎么办？"小旗又说。

"来，再来！"小忆说。

"别有了孩子！"小旗又小声说。

“来，再来！”小忆看着小旗。

“有了怎么办？”小旗又说。

“有了就好了！我就是要有！就是要有！”小忆在心里说。

“来，再来！”小忆又大声说，眼里突然涌满了眼泪。

7

这天，朱旗接到了小忆的电话，小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他来过电话，猛地接到小忆的电话朱旗忽然兴奋了起来。夏天已经过去了，秋天好像永远只能是短暂的，现在是，秋天也已经好像是过去了，院子里花圃的花都凋谢了。残留的那几朵花红得很难看，是坚持，是不甘，是还要和季节对抗一下的那么个意思，它们现在已经没有了衬托，衬托它们的绿叶早就枯黄了，所以这些残留在枝头的红花就显得更加可怜，是美人迟暮的意思。

“你来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小忆在电话里对朱旗说。

朱旗猜不出小忆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也不知道小忆那边忽然又有了什么变化，他是拿不准，但他拿得准的是自己现在十分想要小忆，就像是美餐，好长时间没有吃了，不妨就再吃一次，小忆的电话忽然又让他嗅到了那种味道，这就勾起了他的食欲。他在电话里兴奋地问小忆是什么事？能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他，小忆在电话里说要他必须来一趟，她要把话当面告诉他。朱旗就更加兴奋了，他认为这是一种暗示，起码他认为是这样。接完电话，朱旗马上做了准备，那就是先去买了安全套，在这方面，他现在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他不愿再让小忆怀上，就现在情况而言，小忆如果再怀上也许情况会

更加复杂。小忆也许会不愿再去流产，而是要生下来，而是要嫁给他。朱旗做好了准备，他还买了两个佛手，娇黄的佛手，小忆很喜欢佛手的味道，佛手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可以买到，小忆总是把佛手放在盘子里让它慢慢干掉或者是慢慢霉掉，她喜欢佛手的味道。朱旗还在工艺品商店给小忆买了一只亮晶晶的多宝螺，小忆很喜欢贝壳，朱旗就总是给她买各种贝壳。朱旗甚至都想好了要和小忆去吃饭，到"眉山小吃店"的地下室雅间，两个人在里边也许还会做那么一下子，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做了。他和小忆在那里做过一次，提心吊胆地做爱要比从从容容做更令人激动。朱旗做好了准备，出门时还换了衣服，特意穿了那件"罗宾汉"品牌的套头毛衣，毛衣的袖子是乳白色的，从肩部一直到袖口是一道红蓝两色的道子，而前后身却是灰蓝色，这件毛衣特别地好看，下边呢，朱旗穿了条颜色很淡的牛仔裤，脚上是那双茶绿色"拉夫男"运动鞋。

是下午五点钟，朱旗欣欣然到了小忆那里，五点钟对情人是个好时候，说一会儿话，就到了吃饭的时候，吃过饭，便是晚上了，朱旗已经想好了，要是彻夜不回，他就要去宾馆开个房间，宾馆里开房间可以洗澡，可以有新鲜的感觉，可以不停地做，朱旗总是喜欢不停地做。到时候他还会给菊老师打个电话说上海的编辑来了，他要陪编辑说说话，晚上就不回去了。朱旗还没忘了买口香糖，他和女孩子做爱都离不开口香糖。他还买了杜蕾丝的人体润滑液，他现在是太喜欢这种东西了，这东西可以让他的性生活更加舒适。朱旗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口袋里，这些零零碎碎让朱旗激动不已，朱旗觉得自己还是有魅力的，说自己有魅力的道理就在于，小忆又终

于忍不住了，又开口要了，要自己，男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喜欢女人要自己，男人的成就感是什么？也就是被女人要了又要要了又要要个不停，这说明自己做得好，只有你在床上做得好极了女人才会要了又要。男人对女人而言有时候就是一道令人销魂的美食。

小忆坐在那里，面部毫无表情，她看着从外边进来的朱旗。朱旗在外边一按门铃，小忆就过去开了门，然后就回身坐在里边屋的床上，她坐在床上，背着窗子，光线从她背后打过来，给她身上一个光的轮廓，朱旗放下手里的东西，把那些东西放在那把摇椅旁的缝纫机上。朱旗说他带来了两个佛手，然后就站起来去了厨房，小忆的家几乎就等于是他的家，他从厨房取了个哥窑白瓷盘，把那两个佛手放在了瓷盘里，然后又取出来那个多宝螺，把多宝螺放在了书橱里。

小忆看着朱旗做事，人不动，只有眼睛漠然地在随着他动。

“你坐下。”小忆说话了。

“到底什么事？”朱旗兴冲冲的，他想从小忆脸上看出些什么，他想小忆应该跳起来，搂住他，以前总是这样。

“你想知道？”小忆说。

“当然。”朱旗说。

“你不怕？”小忆说。

“我还会怕你，我要吃了你！”朱旗兴奋得要跳起来了，扬起两手。

小忆看了一眼朱旗，十分冷静，坐在那里开始解自己的衣服扣子，从领口那里解起，一粒一粒地都解开，毕竟是初冬的天气，她先把外边的毛衣脱了，里边是小忆最喜欢的紫罗

兰色的衬衫,这也是朱旗最喜欢的颜色。她把衬衫的扣子一粒一粒都解开。朱旗可以看见她里边穿的乳罩了,亦是紫罗兰色的,朱旗的心"怦怦怦怦"跳了起来,他张着两手站了起来。

"别过来!"小忆已经把鼓鼓的小腹露了出来,她的手在她自己的小腹上慢慢上下滑动,眼睛却看着朱旗。

"你真想知道?"小忆说。

"你别装神弄鬼。"朱旗又要跳起来了,他要忍不住了。

"告诉你,我有了!"小忆说。

朱旗大吃了一惊,这话他听过已经不止一次,但这次太让他吃惊,他和小忆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做爱了?从夏天到现在,怎么会有了?不会吧?朱旗马上在心里算了一下,从装修房子那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月了,他们之间六个月没做过了,小忆和谁?

"几个月了?"朱旗问了一句。

小忆笑了笑,重要的时刻到了,报复的快意已经逼近了她,这让她心花怒放:

"四个月!"

"什么意思?"朱旗张着嘴,看着小忆。

"你说什么意思?"小忆说。

"咱们……"朱旗突然有点嗫嗫嚅嚅,他看着小忆。

"我有了,但不是跟你。"小忆看着朱旗。

朱旗要自己镇定一些,但他已经尴尬了,事情很明显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他觉得是小忆想要叫他来做一把爱,但看情况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小忆看着朱旗,问朱旗想不想知道自己是跟谁有了孩子。她这么一问,朱旗就又重新兴奋了

起来，他想到了那个刘继长。

“跟谁？”朱旗问了一声，声音很大。

“你想知道？”小忆看着朱旗。

“当然！”朱旗甚至都要装出生气的样子了，他想让小忆感觉到他还是爱她的，可她怎么就会和别人有了孩子？

“你真想知道？”小忆又问了一声，小腹挺得更高了。

“想！”朱旗站起来，看着小忆。

“告诉你，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别人的。”小忆看定了朱旗。

“谁的？”朱旗说。

“你猜猜？”小忆说。

“你告诉我！”朱旗说。

“你就不想猜猜？”小忆又笑着说。

“我怎么能猜得出？”朱旗说。

“你当然猜不出。”小忆不笑了。

“谁的？”朱旗说。

“你当然猜不出！”小忆厉声说，“那我就告诉你，是小旗的！小旗的孩子！”

“什么？”朱旗蒙了。

“是小旗的！艾小旗！你儿子！”小忆厉声说。

“什么？”朱旗的脑子转不过弯儿了。

“是小旗的，是小旗，艾小旗，是你儿子，艾小旗。”小忆说。

朱旗一屁股坐了下来，结结巴巴，连说别开玩笑，开什么玩笑，小旗还是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朱旗开始出汗。小忆不再说话，冷笑着看着朱旗，朱旗也看着小忆，

他忽然好像又回过了神，这次是他问小忆，小声问：

“你说肚子里的孩子是小旗的？”

“当然！你知道不知道他一直跟我在一起。”小忆说。

“他会做这种事？”朱旗说。

小忆已经把衣服放了下来，又把扣子扣了起来，她一边扣扣子一边说小旗不会我会教他：

“就像你教我，我也一点一点教他，当初我也不会。”

“你教小旗做这种事！”朱旗说。

“对，我先把他带到歌厅里让他和小姐做，然后再和我做，我教他，就像你教我！”小忆又厉声说，说她半年多来和小旗一直都在做爱，做了又做，做了又做，从他那次发烧住在我家，一有工夫他就过来做爱，小旗现在做得好极了，可以做半个小时，晚上做一次，到了早晨还会再来一次。

朱旗的嘴张得更大了，看着小忆。

“他做得好极了！”小忆说。

“你想做什么？”朱旗的脸忽然变得很难看，有几分狰狞。

“我就是要把小旗变成个男人，让他十五岁就当父亲！”小忆说。

小忆看着朱旗，心里快乐了起来：

“十五岁就让他当父亲！”

朱旗张着嘴，不会说话了，什么话都不会说了，好半天，朱旗才又开了口，他说，小忆，你别开玩笑好不好？不会有这种事的，是不是？怎么会有这种事？小旗会跟你做出孩子来？他还是个孩子，他怎么会？

朱旗说话的时候，小忆从床上站起来，走到了电脑旁，她把电脑开了，朱旗不知道小忆开电脑是什么意思！他眼巴巴

看小忆开了机,调出了文件,电脑屏幕上很快就出现了画面,是两个人,什么都没穿,是做爱的画面,小旗在上边,小忆在下边,画面上的两个人的脸都朝着这边,画面上小旗的生殖器显得很清楚,像一根棍子一样,汗津津的,画面上的那两张脸更清楚,因为是数码相机拍的。

"他才十五岁！"朱旗一声绝望的惊呼。

"看清楚了吧？你再看！再看！还有！"小忆又调出了几个画面。

"他还要上学,他要考重点高中！"朱旗大声说。

"对,但首先是他要做父亲了！"小忆坐下来,她要自己平静。

"我哪点对不起你！"朱旗说。

"你自己说！"小忆生气了。

"那你也不能这么报复我！"朱旗说。

"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小忆忽然愤怒极了。

朱旗站了起来,看着小忆,朝外退着走,一边走一边问这件事小旗知道不知道？小忆顿了一下,说小旗他还不知道,但她会马上告诉他,告诉他马上就要做父亲了。

"马上告诉他！"小忆厉声说。

"小忆你不能,千万不能！"

朱旗的声音都变了,他说这种事千万不能告诉小旗,这样会毁了他一生,他还是一个初中生,马上就要考高中了,这种事,最好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最好不让他知道,他的事我会处理的,我会让他转学到别处去。

"住嘴！出去！"小忆厉声说。

朱旗已经退了出去。

“小忆，不能！”朱旗在外边说。

“住嘴！”小忆说。

“小忆！这是要负责的。”朱旗在外边说。

“你对我负过责没？”小忆把门“砰”地关上，那两个娇黄的佛手也被扔了出来，佛手摔在地上马上碎做一摊，朱旗站在那里，像挨了枪击，人快要倒下了，却还没倒下，门这时又开了，是那个多宝螺被摔了出来，清脆极了，声音清脆极了，摔碎在走廊的水泥地上。

天都快黑了，很暗，朱旗深一脚浅一脚走出了小忆住的那个院子。是深一脚浅一脚，每一脚都不知该往什么地方落，但每一脚都要落下去，必须要落下去，因为人类不是鸟，不能飞，人类要是能飞就好了，如果朱旗会飞，他一定马上就会飞到任何人都找不到他的地方，也许就是南极，去与企鹅为伍。

“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

朱旗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问自己，他忽然连一点点主意都没有了，该不该问小旗？怎么问？还是装着不知道？下一步，最最关键的是让小旗再也见不到小忆，这是最最关键的，让他们没有机会见面！让小旗永远不知道有这种事！

这天夜里，朱旗和他老婆菊老师互相面对着，缩在卧室里唉声叹气，天分明已经塌了，对他们而言小旗和小忆的事比天塌下来都厉害，他俩谁也不说话，谁也没主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人都像是给冻僵了。小旗在隔壁写作业，小旗在隔壁每弄出一点动静都让朱旗和菊老师心惊肉跳，他们想不到小旗小小年纪已经把什么都做过了，菊老师认为这事不能当着小旗的面戳穿，这样一来就会毁了他。

“小忆怎么可以勾引未成年孩子上床？”菊老师的大方脸在灯下一片惨白。

“都是咱们做的孽！”朱旗说。

“找她，问她，看她怎么说！”菊老师说。

朱旗张张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去告她！”菊老师又说，一张大方脸冷森森的。

朱旗整个人好像正在缩起来，缩到别人再也看不到他才好。

“这事太复杂了。”好半天，朱旗才小声说这事只能是越弄越臭，小忆倒臭不到哪里去，到时候倒是自己要比狗屎还臭，如果小忆把什么都说出去的话，如果她把小旗也吵出去的话。

菊老师看着朱旗，一捂脸，忽然哭出了声，她终于撑不住了。

“都怨你，去日本当什么访问学者！”朱旗忽然说。

“这种事谁也怨不得，要怨就怨你自己好了，这种事也张扬不得，要是小忆不张扬，她就是咱们家万物生长离不开的太阳！”

“那就问问她，这一次，要多少钱才可以了结。”

菊老师松开捂着脸的手，看着朱旗，说上次已经给过四万了，这一次她还会要多少。

“上次的钱她也没要。”朱旗想想，终于说实话了。

“那么，钱呢？她不要？你怎么不早说？你什么意思？还有，今年的稿费都到哪去了？”菊老师伸出一只手，转转眼珠，又说浴室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毛巾？一条一条又一条，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总是去洗浴城做什么？你是去找小姐！小姐都

转移了，从歌厅转移到了洗浴城！到最后，她们可是都会把病转移给你！

“你胡说什么？我怎么说也是这个地方的名人，到哪儿都是一大片熟人，我敢做什么？你说我敢做什么？”朱旗跳起来，脸红红的，说名人有名人的苦处，那就是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随便和几百几千的小姐性交！我还想当一个普通人呢，当什么臭名人，我当腻了！名人值几个钱？

“这回你的名气就更大了！比谁都大！你要是写本小说准会轰动！”菊老师说。

“你还幸灾乐祸！我和小忆的关系你是合谋，你说这样一来一是可以解决我下边的问题，二是有人照顾小旗，要不行，咱们把话都抖出去，咱们要臭都臭！”朱旗生气了。

菊老师眨巴着眼，不说话了，只要朱旗一生气，菊老师就会马上变得心平气和，她忽然把声音放小了，对朱旗说咱们别说这些好不好，想想王小忆那边怎么办。

“那你说呢？”朱旗说。

“她最好让车撞死，一下子撞死，我希望她马上出车祸，就现在。”菊老师说宁肯雇一个司机来做这事！把她一下子撞死！花两三万准能办到。

朱旗张大了嘴，吓了一跳。

“但最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小旗再见到王小忆！”菊老师又唉了一声，说。

“你说这办到办不到？”朱旗说这又不是古代，让他俩来个各分东西天涯海角。

“办得到也得办，办不到也得办，小旗马上要转学。”菊老

师说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除非这个世界上没了电话没了手机！”朱旗说小艾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谁也无法把任何人封闭住的时代，除非王小忆犯了死罪被关起来！

“我不管，你去办，给小旗马上转学，转得远远的，最好是封闭式学校，要比监狱都管得严的那种学校。”菊老师说针对目前的情况最好的倒是监狱。

“转校倒不难。”朱旗说。

“不能再拖，马上！”菊老师说。

“对，把小旗封闭起来！”朱旗说。

朱旗跑了几个学校，终于把小旗转到了一个全日封闭式学校。他找了熟人，在教育界他不愁找不到熟人。他给小旗找的学校离市区很远，每星期只能回一次家，还必须要坐车。小旗很奇怪家里人为什么要突然给他转学。朱旗冷冷地对小旗说你要上高中了，封闭学习对你有好处。朱旗一是给小旗转了学，二是把手机从小旗那里要了回来，其实他这么做是极其愚蠢的，小旗不愁向哪个同学借手机打一下电话。朱旗想切断小旗和小忆之间的联系，但又怎么能切断？小旗去新学校的第二天就给小忆打了电话，告诉小忆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把他突然转到了新学校，这让他一点点准备都没有。小忆在电话里冷笑了起来，问小旗怎么不用手机给她打电话？是不是手机也给没收了？小旗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手机给父亲要了回去，只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

这天晚上，朱旗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小忆的

电话，小忆是有意在这个时候给朱旗打电话的，她知道这时候菊老师也肯定在，而菊老师确实就在朱旗旁边，他们准备要睡觉了，都躺在床上，却连一点点睡意都没有，小忆一打过来电话，朱旗和菊老师就神经紧张起来，两个人都急着想听电话里小忆说什么。小忆在电话里只说了三句话：

“朱老师你最好打听一下月球上有没有学校！”小忆说。

“小旗已经告诉我去他们学校要坐22路汽车。”小忆说。

“我必须要让小旗知道他就要当父亲了！必须！”小忆说。

“王小忆，你到底要干什么？”

菊老师一把抢过电话，叫了起来，声音特别尖锐。

小忆那头已经把电话放下了，电话里只有“嗡嗡嗡嗡”的忙音。

菊老师看看朱旗，忽然捂着脸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事都怨朱旗。

“你呢？那你呢？你为什么去日本？还有那个刘继长！”朱旗说。

菊老师不哭了，放开捂在脸上的手，看着朱旗。

“这事得马上解决，就明天，明天什么都不做，找王小忆，给她钱，她这么闹也就是为了钱。”菊老师说她太想不到会出这种事了，太想不到小忆会这么缺德。

“这一招也太高了！”朱旗倒差点儿笑出声，一连好几天了，他都在心里想小旗是怎么和小忆做爱，都有些什么细节！在这个世界上，儿子和父亲同时拥有一个女人会不会多！朱旗在心里简直是怕小忆了，他想不到小忆会这么报复自己。会把自己的儿子拉到她的肚皮上。朱旗和菊老师不睡觉了，他们索性坐起来给儿子小旗打电话，这时候已经快半夜了，

小旗迷迷糊糊接了电话,他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电话里焦灼无比地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那就是:

“不要再和小忆来往！小忆不是个好女人！”

小旗不说话,他的心“怦怦”乱跳,跳得浑身都好像在晃动。他想他和小忆的事是不是被自己的父母知道了,这时候他听到他的母亲在电话里又小声说,说小忆刚刚和一个小青年搞流氓让人在花园里抓住了，但这事不要对任何人说,更不要对小忆说,最好离她远点儿,就当作不知道这回事。

“听派出所的人说小忆做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了，她专门勾引小青年。”

小旗的母亲在电话里又小声说。

小旗愣在了那里,愣了老半天。

8

小忆这天突然给朱旗打来了电话，说有事要和他谈谈，说方便的话请菊老师也来一下。

朱旗和菊老师做好了准备,提前到了海鲜城。他们想好了,这次一定要和小忆彻底摊牌。菊老师的小提包里甚至准备了十万元的支票。朱旗和菊老师觉得有一团火已经烧了起来,而且不远不近就在他们的眉毛不远处燃烧,这是迫在眉睫,那团火随时有烧到他们脸上的可能,到时候他们就会面目全非。他们心神不宁,坐在海鲜城的大厅里东看看西看看,大厅正中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大花瓶,花瓶里插着金闪闪的假花,大花瓶的旁边是一架钢琴,有人在那里慢慢弹奏。菊老师

和朱旗坐在花瓶的另一边，这边有三三两两的小茶几和沙发。女服务员客气地端上茶水来，菊老师和朱旗都没心思喝水，却看着门厅那边。外边已经一点一点暗了下来，因为天气冷，玻璃门上已经有了霜，商家们都已经准备着要过圣诞了，到处都是圣诞树和有关圣诞的饰物。约好的时间早就过去了，小忆还不见来。朱旗的手机也就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电话是小忆打来的，她说她有事来不了，她要朱旗马上去四海娱乐宫。四海娱乐宫离海鲜城不远，往北走一会儿就到。朱旗和菊老师互相看看，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只能让小忆牵着鼻子行动。

朱旗和菊老师又离开了海鲜城，步行去了四海娱乐宫。到了四海娱乐宫，朱旗、菊老师和服务生交涉了好一会儿。菊老师说他们是来找人，又不是来游泳，还买什么票？还要换什么衣服？好说歹说服务生也不同意，两个人只好买了游泳票，又索性买了游泳裤和游泳衣，两个人都把衣服换了，菊老师发胖了，不穿游泳衣还看不出，穿了游泳衣身上就到处是赘肉。他们从东边的入口进了游泳池。朱旗和菊老师一进游泳池就呆了，游泳池里人不多，三三两两的人在水里，三三两两的人在池边躺椅上，朱旗和菊老师几乎是同时看到了他们的宝贝儿子，因为小旗个子太高，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被人一眼看到。

小旗和小忆并排躺在那里有说有笑，小旗手里还拿着饮料。

这太让朱旗和菊老师吃惊了，他们还以为他们的儿子在学校里给封闭着，问题现在既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日。

“你怎么回来了？”朱旗过去，生气地问儿子。

“你不好好在学校学习出来做什么，在这地方做什么？”菊老师说。

小旗想不到父亲和母亲会在这时候出现，吃了一惊，马上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看小忆，小忆还躺在白塑躺椅上，上身穿着蓝条纹的游泳衣，游泳衣的线条夸张了小忆微微隆起的小腹的线条。小旗是给小忆从学校叫回来的，小忆说要把她用过的那个比较新的手机送给小旗，她是让小旗回来取手机的，取了手机，他们甚至还适时地在小忆的家里做了一次爱，然后他们就来游泳了。

“你说，你回来干什么？”朱旗动了气，但又无法发作，无法发作的原因是他怕把事情挑明，小忆躺在那里不说话，微笑着，她想说的和做的都完成了，她就是想要朱旗和菊老师知道小旗和她在一起，就是想让朱旗和菊老师受刺激，这就够了。小忆从白色躺椅上站了起来，又下了水，在水里慢慢游了起来，小忆的泳姿很好，是朱旗在学校西边的那个湖里教的，她先是蛙泳了一阵子，然后开始她的仰游，因为这样她可以看到游泳池边上的情况。她听不到朱旗和菊老师在对小旗激烈地说什么，但肯定是很激烈，这可以从他们的手势看得出来，小旗毕竟还是个听话的孩子，他垂头丧气地换衣服去了，换了衣服回他的学校。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忆有意安排的，小旗这个岁数毕竟单纯，在这盘棋里，他只是小忆手里的一粒卒子，一粒小卒子。这一切小忆都在水里看得一清二楚。小忆甚至笑了笑，她拿准了朱旗和菊老师不会把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小旗的事告诉小旗。这就够了，还要什么？她小忆什么也不要，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她从南边兴致勃勃游到北边。再从北边兴致勃勃往南边游的时候，发现朱旗和菊老

师也开始往外走。小忆忽然不想游了,刚才的兴致一下子就没了,她从游泳池里出来。坐在白色塑料椅子上,她忽然悲从中来。

“你算什么东西?”小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你被朱旗玩儿了又被他儿子玩儿,你算什么东西?”小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你还怀了小旗的孩子!你算什么东西!”小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小忆能感觉到自己的泪水流了下来,她用浴巾把脸擦了一下,狠狠擦了一下。

这时有一个人走到了她的身边,小忆抬起脸,是朱旗,朱旗让菊老师把小旗先送回学校,他要和小忆好好儿谈谈,事情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了,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了,绝对不能再乱了。小忆这一手可真够狠的,自己可以不顾脸面不要工作,或者可以去常熟师专找一份新工作,但他不能不要儿子,不能眼看着儿子毁了,不能眼看着儿子十五岁就当父亲。

“他才十五岁!”朱旗说。

“好啊,十五岁当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小忆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朱旗叉着手,站游泳池边问小忆。

“不干什么。”小忆说。

“你让小旗来这里什么意思?”朱旗说。

“他当然该来,他是孩子的父亲!”小忆摸了一下自己的小腹。

“你别逼我!”朱旗小声说。

“你说我逼你?”小忆站了起来。

“你要真敢把肚子里的事告诉小旗,我……”朱旗说。

“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小忆的手一下子扬了起来，她的两只手一下一下戳在朱旗的身上，朱旗的身子便失去了重心，朝后一点一点退，小忆手上的劲越来越大，朱旗站不稳了，忽然就朝后倒了下去，后边是游泳池，游泳池里当然是水，除了水还是水，朱旗落到水里的时候听到了有人惊呼了一声，但绝对不是小忆的声音，朱旗从水里爬上来的时候，小忆已经不在游泳池边了。她觉得够了，她从游泳池出来去了浴室，匆匆洗了一下离开了。

这天晚上，朱旗给小忆打来了电话，他让自己把语气放平和一些，他在电话里对小忆说咱们好好儿谈谈好不好，都是我的不好，别把小旗牵扯上。

“看在咱们以前的情分上，你千万不能让小旗知道。”朱旗说。

“我现在不想和你对话，我有小旗就够了。”小忆说。

“小旗还是个孩子你知道不知道！”朱旗又忍不住了，大声说，把旁边的菊老师吓了一跳。

“什么小孩子，他做得比你都好。”小忆是有意要气朱旗，便说起她和小旗做爱的细节，说那天晚上小旗一共做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好，先是她在上边来了一个高潮。然后是小旗在上边来了一个，天快亮的时候，也就是不到七点的时候他们又做，一直做到八点半。

“你知道不知道小旗十分精彩？比你精彩！”小忆在电话里说。

“我要告你诱奸未成年男孩儿！”朱旗说。

“好啊！那你去告啊，我不怕，到时候你们全家都要上法庭。”小忆说。

放下电话,朱旗的脸色白得吓人,他对菊老师说菊老师说得对,真应该找个杀手把小忆做了,大卸八块!问题是她要是把肚子里的事告诉了小旗,这个家就完了,彻底完了。

"请她出来, 你不是经常和她一起喝咖啡? 你买些安眠药,给她放在咖啡里。"菊老师说要去就去上岛咖啡,那里人少,好下手。

"不能吧?咱们还能真做那种事?"朱旗看着菊老师,打了个寒战。

"那咱们有什么办法? "菊老师看着朱旗。

"她说小旗有一次干了一个半钟头。"朱旗说。

"小旗现在还在长身体! "这回是菊老师打了一个寒战,样子像是给吓坏了。

菊老师站了起来, 她忽然想起了要给小旗打个电话,她想要问问小旗这几天的情况,小旗住的宿舍里有电话,电话接通了,是小旗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说小旗下午就请假出去了,说家里有事,晚上就不回学校了。

"他说家里有事? "菊老师吃了一惊。

"是。"电话那边说。

"他说晚上不回学校了? "菊老师更加吃惊了。

电话那边的回答是肯定的,说小旗说不回学校了。

放下电话,朱旗和菊老师面面相觑, 他们想都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小旗能在什么地方呢? 朱旗和菊老师马上就想到了小忆。朱旗和菊老师忙重新又穿好了衣服,急匆匆出了门,到街口拦了出租车。

出租车赶到小忆家已经快半夜了,他们猜对了,小旗就在小忆家里。是小忆开的门,小忆穿着粉色带格子睡衣,她也

吃了一惊，想不到朱旗和菊老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小旗是不是在你这里？”朱旗问小忆。

“小旗经常在我这里住，这没什么！”小忆说。

“让他出来。”朱旗说。

“他睡着了。”小忆说。

“睡着也得出来！”朱旗说。

“我说了，他睡着了！”小忆又说。

“睡了也得出来！”菊老师已经冲了进去。

朱旗随着菊老师也冲了进去，小旗居然是睡在里边屋的大床上，而不是外边的那张小床，这说明什么？这还用说明？小旗已经醒来了，他慌得不知所措，只好把自己缩在被子里，紧紧地缩做一团，用被子连头带脑地把自己裹住。朱旗愤怒得简直是失去了分寸，他过去，一下子把被子拉开，小旗浑身赤裸着，蜷成一团。清脆的声音在小旗的肉体上马上爆响了起来，就像是屋子里在放鞭炮。小旗也不躲，只是把脸捂住。朱旗是疯了，他抄起了一件什么？是练臂力的弹簧棒，弹簧棒猛地抽下去的时候小旗才发出了尖叫，在床上跳了起来。菊老师也忍不住了，冲上去给了儿子一个耳刮子，但她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时候说什么也不合适，又不能把话挑明，她的激动就是浑身的肉都在抖动，抖动的结果是她返过身来猛地给了小忆一个耳刮子。

混战也就是在这时候展开的，菊老师对付小忆，朱旗打儿子，后来小忆把一双手腾出来抓朱旗，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小旗已经夺门而逃，什么也没穿，连一条短裤都没穿就冲了出去，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三个人同时停下手来的时候，小忆的邻居们开始在外边敲门。

"怎么办吧？你说。"朱旗气喘吁吁地对小忆说只要你放过小旗。

"我肚子里的孩子呢？"小忆脸上有抓伤，两道。

"你又不是流过一次两次了，再流多少次也无所谓，我看你八十岁也行。"菊老师说。

"那我就更不能流，我就是要给小旗生出来！"小忆说。

让菊老师想不到的是朱旗忽然转过了身，手一扬，"啪"的一声。

"少说话！"朱旗说。

菊老师清醒了，朱旗这一巴掌实实在在是打在她的脸上。

再一次混战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菊老师一下子扑到了小忆的身上，她是用两只手在小忆的肚子上乱捶乱捣，后来她干脆把手伸进了小忆的睡衣里，在那里又掐又抓，手渐渐抓下去，终于抓到了正经地方，占领了女人的中央部位，小忆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叫。

"这可是小旗的孩子！小旗的孩子。"小忆尖叫着趴在了地上。

朱旗和菊老师都愣住了，菊老师看到了自己手上的血。

"小旗的孩子，小旗的孩子，我就是要给你们好看，就是要怀上小旗的孩子！"小忆尖声说，声音太尖了，反而哑了。

"你怎么能这么报复我，你怎么能这么报复我！"朱旗说。

小忆趴在地上突然笑了起来，声音很可怕：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怀的孩子是小旗的，小旗十五岁！十五岁！"

让小忆吃惊的是，朱旗突然跪了下来，一下子跪在了她

身旁，紧接着菊老师也跪了下来，菊老师额前的那一绺染过的头发黄得那么刺眼。

“王小忆，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朱旗把头伏在地上，不肯起来。

“退一步，我也要向人们宣布孩子是你朱旗的，朱旗的！朱旗的！”

小忆哭泣着，尖声对朱旗和菊老师说。

“你就说是我的也不能说是小旗的，也不能说小旗的！”朱旗说。

三个人都哭了起来，小忆捂着肚子。

9

小忆和朱旗有了孩子的消息是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在学校里传开的，杏花已经开了，杏花刚刚开放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粉红色，但一旦盛开就变成了白色，像雪，白得耀眼。杏花开落的时候学校里又传出了另一种新的说法，说朱旗和小忆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小忆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那个刘继长的，刘继长已经从日本回来了，据说是挣了不少钱，有人看到小忆开了一辆敞篷红色“酷派”在街上跑，据说是刘继长给她买的。小忆的身材还是那么好，穿着在这个季节依然风行的紫罗兰色的连衣裙，她已经又去医院做了一次引产，她这次要真正对待自己的生活了，那就是要给个子并不怎么高的刘继长生个儿子或者是女儿。她现在和朱旗很少见面，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眉山饭店”地下室的餐厅里，当朱旗把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放在桌上轻轻推到她面前时，小忆却从提包里

取出了厚厚的一个大本子，这是一个剪贴簿，她上大学时的作品，里边剪贴的全部是朱旗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的小说和散文。

“我把它还给你。”小忆说。

“什么？”朱旗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东西。

“你仔细看。”小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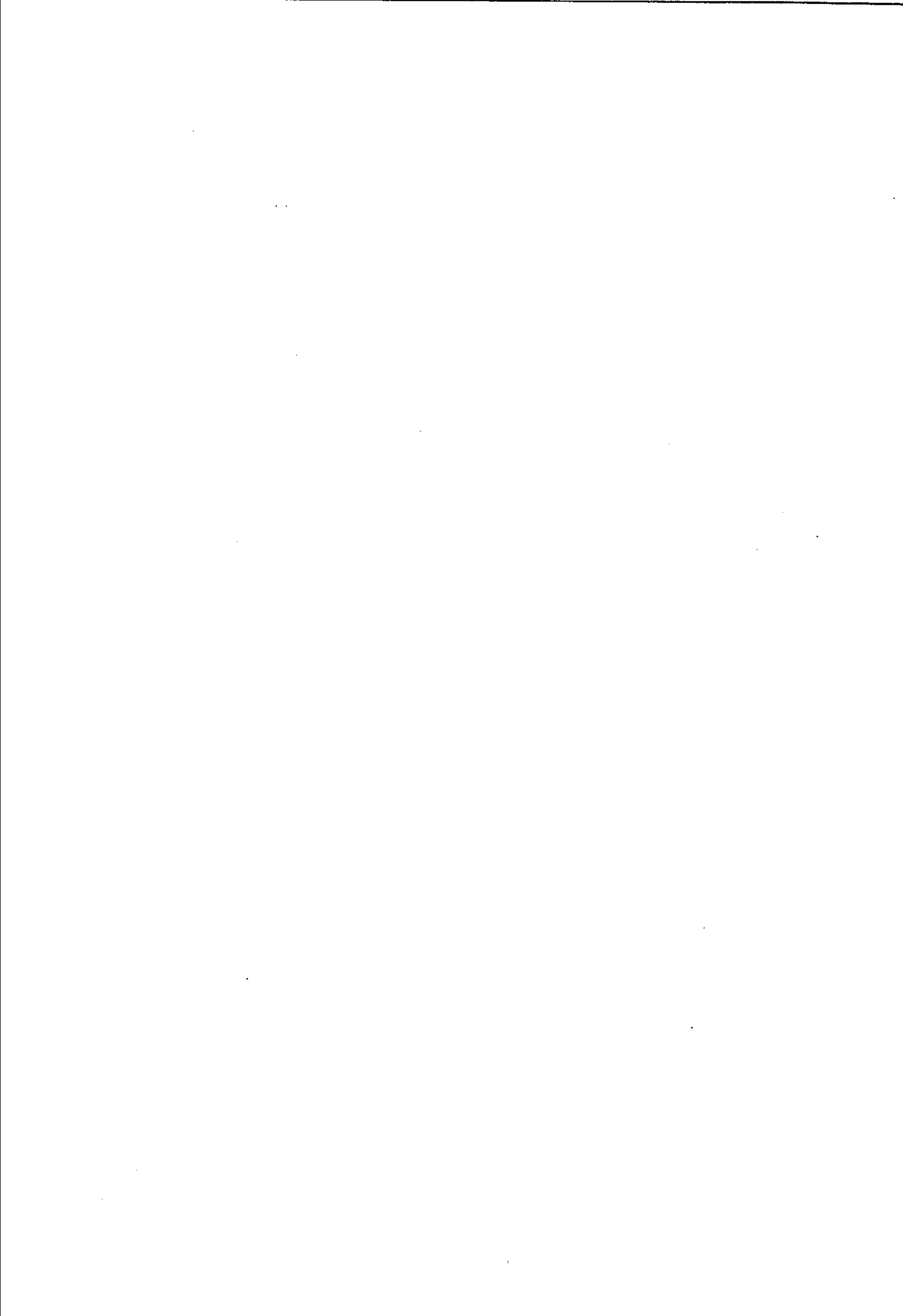
朱旗的目光停留在这本由小忆做的剪贴本上，本子的封面上是小忆亲手画的画儿，上边的花朵一律都是心形的，连叶片也是心形的，心形的叶片和花朵上都满是奇异的眼睛，一只一只睁得很大的眼睛，这种植物实在是太少见了，心形的叶子，心形的花朵，叶子和花朵上都是人类的眼睛，这种植物注定只能生长在爱情的虚幻的土壤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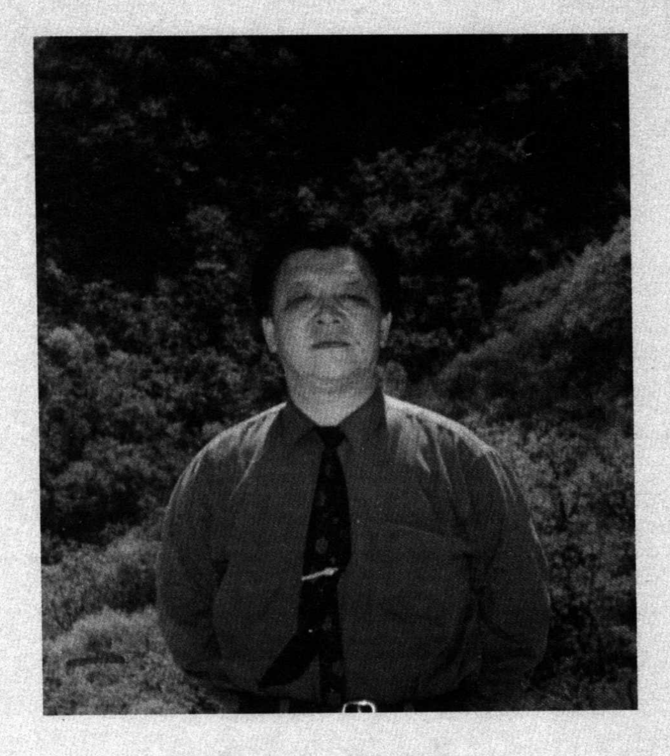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花？”朱旗把剪贴簿轻轻碰了一下。

“奇花异草。”小忆说。

“挺好。”朱旗找不出别的话。

“当然挺好！”小忆说，慢慢抬起手，开始一页一页地撕剪贴簿，每撕下一张就扔在地上，她不停地撕，不停地扔，地上已经满是纷乱的纸片，朱旗这才发现被撕下的每一页上也都画满了那种奇异的花草，心形的叶片和心形的花朵还有一只一只长在叶片和花朵上的眼睛。





孙春平小传

孙春平，男，满族，195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下过乡，当过铁路工人、共青团干部、锦州市文联主席，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孙春平

乱季

1

电视里正播一周国际形势述评。伊拉克炸炸杀杀的还没消停，巴以那边又战火密布，还说又抓了一个间谍。项林眼盯着电视，突然抓起电话，叫司机马上把车开来接他。正在铺床放被的夫人问，又啥急事呀？这大半夜的。项林忙着穿衣蹬鞋，说，又要打起来了。夫人恨道，打不打起来关你屁事，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啊？怕是在外头养小蜜，连觉都不想在家睡了吧？项林不理她，开了门就下楼去了。

乡政府离县城三十多里，四个轮子飞转，也就抽两棵烟的工夫。项林进了大院时，几个值班和明早还要执行拉堵任务的乡干部刚刚扔下扑克，各回屋子正准备睡觉。项林径奔了副书记谷秉芳的屋子。

项林原在县里当局长，到西林堡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也有一年多了。西林堡乡在102国道西边，土地一马平川，条件不错，老百姓吃不愁，穿不愁，算是过了温饱线。以国道为界，那边就是东林堡，地理条件跟西林堡差不多，地平路直，土质肥沃，人均占地都是两亩多，可那边的经济状况就远不是温饱型的了，隔路相望，哪个屯子都戳起了十户八户的小楼，姑娘小伙子们连下地干活都骑摩托车，突突突一溜烟，别提多神气了，人均收入要比西林堡高上近千元。东林堡乡政府的门前就是一个蔬菜批发大市场，占地上百亩，光是那个市场，一年的财政收入就在七八百万，大市场带动了蔬菜产业化，全乡农民一年四季往手里搂钱，老百姓不富得流油才怪呢。

其实西林堡的大棚也不少，乡政府门前也有一个市场，所差只是比人家稍迟了一步。这一步可就了不得，好比百米赛跑，响枪时打了个趔趄，要想追上人家就难了。东林堡乡的领头人刘成吉又是赛场上的高手，凭着经验和技巧，越发把西林堡拉得远了，每到交易旺季，吸引得附近乡镇的菜农都往那里拥，大车小辆想挤进去都难，去晚的就得在市场外排队，一排排出好几里。可西林堡就冷清得多了，偌大的市场上车辆稀稀落落，像羊粪蛋蛋儿形不成规模，自然也就难见效益。为这事，乡领导急得嘴巴上直起泡，大会小会没少开，又连轰带撵地让乡干部们天不亮就蹲到各个路口去，把外地的拉菜车往西边拉，堵着西林堡的菜车不要往东边去。可堵紧了，菜农们就和乡干部吵起来，说不是自由交易吗？谁规定的非得在西林堡卖？问得乡干部们干嘎巴嘴说不出话。还有的菜农不争不吵，调头磨车，可转眼的工夫，不定又从哪条乡路上偷偷摸摸过去了，好像土八路打游击，神出鬼没，乡干部倒

成了日本小鬼子。大棚菜的旺季在初春,交易高峰主要在每天天将亮到日上三竿的那一阵,所以每天人们回到乡里时,一个个冻得又是蹦又是跳的,嘴里一个劲儿地骂,骂天气干巴冷老天爷该被刀剐,又骂菜农见利忘义吃里扒外是汉奸,有时连自己都骂,说乡干部们坐在家里像孙子,出去拉堵屁事不顶像傻子,一个个冻得又像王八犊子……

谷秉芳正在洗漱,见项林敲门进来,忙吐了嘴巴里的白沫沫,问,哟,乡长没回家呀?刚才打扑克怎么没看到你?

项林从衣袋里摸出一棵烟,叼在嘴上,说,回去了,又回来了,在家也睡不塌实。眼下咱乡的市场就这么个局面,你是从上边下来的,眼界宽,得帮我多想想办法。

谷秉芳说,我初来乍到的,能跟上鼓点敲敲锣就不错了。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我这人缺眼力见儿。

谷秉芳原来是团市委农村部的部长,市里组织青年干部到乡镇基层锻炼,便坚决要求下来。县里在安排她去哪个乡时,还很是费了一些脑筋。女同志嘛,又年轻,且不说水平能力如何,只那日常起居便不好安排。县委组织部长把几家有安置任务的乡党委书记找了去,先请各家主动请缨,又介绍说这位谷秉芳虽说是女同志,但风风火火的,有男士之风,在团市委时就经常往乡下跑,一点儿女人的小家子气都没有。乡镇党委书记们闷着头,只是不吭声。组织部长一催再催,项林说,上头既给派下来了,就好像新媳妇进了婆家门,总不能往回打发呀,依我看,抓阄吧。大家立刻表态说,好,抓阄,看谁手臭,活该。没想在那十几个纸团团里,就让项林一把抓到了手,看着大家幸灾乐祸哈哈地笑,气得他直用手抽自己嘴巴,骂,我让你嘴欠!我让你手臭!乐得大家越发不可支,还一

再加油，打就真打，使点儿劲！组织部长也笑，强调说，那就这么定了，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事到此拉倒，谁也不许再往外说，谁长个娘儿们嘴我跟谁没完，真要传进新来同志的耳朵里，不好！

谷秉芳估摸项林这时候返回乡里来，一定是又有了什么新想法。项林果然问，东林堡的刘成吉你不是认识吗？

谷秉芳点头说，刚到县里报到时，县里组织去东林堡参观，听他介绍过情况。

那他认识你吗？

谷秉芳摇头说，当时一块儿去的有二十来人，虽说挨个握过手，也是礼节性的，后来也没再打过交道。咱记得人家，人家未必记得住咱。

项林沉吟地说，刘成吉那人可了不得，脑子活，胆子大，敢想敢干，招法也多。倒退几年，东林堡是地瓜，西林堡是土豆，不见得比咱们强多少。扣大棚就是他坐了一把交椅后闹腾起来的，建蔬菜大市场也是他的主意。我看咱们要想摆脱被动局面，光拉光堵不行，得想办法从刘成吉那儿淘弄点真玩意儿了。尤其是眼下这一阵，正是大棚里的乱季蔬菜争行抢市的关口，误了一时便误了一季，误了一季又误了一年，不抓紧想想办法可不行了。

谷秉芳说，哪天把他请过来，或者干脆组织乡里干部到他那里去，叫他掰开饽饽说馅，给咱们好好讲半天。刘成吉不至于跟咱们还留一手吧？

项林摇头，他讲的，我还少听了？可讲是一回事，具体操作起来又是一回事，很多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讲的，或者是只能讲手心，不能讲手背的。况且，商场如战场，同行是冤家，谁

心里不暗藏两张牌？你别看刘成吉嘻嘻哈哈，整个儿一个心大舌敞心不藏事的样子，哼，打呼噜都半睁一只眼，放个屁未必不掺假，比猴子都精。

谷秉芳说，你就痛快说吧，想叫我干什么？我认真执行照办就是。

项林说，刚才我在家，突然想起一个主意。你说，如果咱们暗中派个人过去，鸦雀无声地跟上刘成吉一些日子，看看他每天都在市场上转些什么，都用些啥招儿法，行不行？

谷秉芳点头，是个好主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项林说，但派去的这个人不能露身份，这老兄要是知道了，立刻就会把派去的人请进宾馆，又是烟又是酒的一顿客气，保准屁也不让你撒抹一分。我思来想去的，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认识他，他却不认识你，你又是个女同志，估计他心里更不会设防。你每天天不亮过去，等市场上人一见少就回来。

谷秉芳笑说，给我的任务是当卧底特工。

项林说，话叫你这么一说，先叫我脸红。

谷秉芳说，气不虚，胆就壮，我不光觉得光荣，还挺刺激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项林说，为了不打草惊蛇，只好就得让你吃点儿苦了。你不能坐小汽车去，最好采取鬼子进村的办法，找一辆去那边卖菜的大车，你装作跟车的，保他人不知，鬼不觉。

谷秉芳说，行，什么时候行动？

说干就干，明儿一早就开始吧。项林说道，肩一耸，将军大衣扔到了床上，说正是春寒刺骨的时候，你把这个穿上，虽不好看，但挡寒，又遮眼，一会儿我再给你找顶狗皮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更让他连男女都辨不清。有句老话，三人同行，小弟

受苦，我却让老妹起五更爬半夜的去遭这份罪，不经讲究啊！

谷秉芳爽快地说，你只管把我当老弟，就上讲究了。

2

项林夜不能寐密谋于暗室，其实刘成吉也没闲情逸致马放南山。

东林堡市场的边上，新建了好几家宾馆，虽说规模都不很大，可档次却不低，设施不比城市里的宾馆差多少。紧挨着宾馆还有两家娱乐城，能吃能喝，能歌能舞，还有地方桑拿按摩。既是蔬菜集散批发之地，天南地北的商人们自是不会少聚于此，少不得灯红酒绿的去处。

刘成吉入夜后的时光常在酒吧里打发，他独往独来，酒吧老板一见了他，便安排他坐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幽暗去处，一包烟，一壶茶，静静独坐。进到这里来的多是酒徒，三五一聚，豪情大发，山侃海聊，嘴巴上全无遮拦。菜商们的高谈阔论，声声入耳，去了那些南山打狼北山擒虎的吹牛成分，刘成吉没少从中探得一些各地的市场信息和经商招法。这是刘成吉的一个秘密，在东林堡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这一夜，刘成吉又听邻桌一位北方老客洪声亮嗓地叫，这回哥儿们回牡丹江老家去，主要是搞鲜菜批发，还望各位老兄有菜多往我那里送。我老崔，别的长处没有，就是一个仗义，从不做食亲财黑的事，挣了钱咱们一个饽饽掰两瓣，一盅酒匀着喝，利益均摊，保证亏不了诸位！立刻有人响应，酒杯碰得噼啪响，说得热烈，酒也喝得畅快。

刘成吉整天在市场上转，对各地来的菜商基本都有些印

象，这个崔老板确是个粗豪的人，收菜张口一个价，不在小钱儿上计较。有一天，他的摊位收青椒，比别的菜商一斤高抬了五分钱，惹得菜农们都往他那里拥。有个菜商气不过，凑过去跟他辩争，不免冒出些不恭之词，他甩手一个耳光，打得那人口鼻流血。市场管理所的人赶过去，说他违犯了市场治安管理，罚他两千元钱，不然就送他去派出所。他二话没说，从怀里摸出一沓票子，说这是两千五，多的五百，我再往他脸上吐口唾沫行不？没等工作人员做出反应，他呸的一口已向那人脸上吐去。气得管理所又罚他十天不许在市场收购蔬菜。

夜已深，刘成吉悄然起身，出门时小声吩咐服务小姐，一会儿那张桌的客人散时，请转告崔老板，就说我在乡政府等他，不见不散。

东林堡的乡政府是一幢新盖的四层大楼，坐落在市场的北侧，站在四楼窗前，百余亩的宽广市场一览无余。崔老板一身酒气赶来时，已是午夜。刘成吉端坐在老板台后，展着一张报纸在看，惹人注目的是老板台正中摆着两条红亮亮的中华烟，还有两瓶五粮液。见崔老板进来，刘成吉也不起身，只是将报纸放下，笑吟吟地说，崔老板好兴致啊。

嘿嘿，收了一天菜，浑身的筋都紧了，跟几个哥儿们乐呵乐呵。不知刘乡长找，要不早过来了。

崔老板满面通红，好似熟蟹盖，惴惴地赔着笑。别看这些人在市场上腰里绑扁担，在菜农们面前横晃，可到了刘成吉面前，先觉矮了三分。但凡想来东林堡挣大钱的，都知刘成吉就是这里天字第一号的土皇上，随便给谁紧紧鞋带找找小茬儿，都得到腰包里的票子上算计算计。强龙难压地头蛇，齐天大圣得拜土地佬，何况这刘成吉确可算得一方神圣呢。

刘成吉扬了扬下颏，示意对面的一张折叠椅，说坐吧。整日常听人喊崔老板，如雷贯耳啊，还不知你的大号呢。

崔长富。长久的长，富裕的富。

好名字呀。刘成吉淡淡一笑说，可究竟是长富，还是短富，可就看你自己的造化啦。

那是那是。崔长富随口应着，又觉不妥，忙又说，我们这些菜贩子还不是全托刘乡长的福，要不，咋的也是毛猴子戴鬼脸，白闹腾。

这可就是你的心口不一啦，我一个不入品的土地佬，管的也就是这一亩三分地，能有多大神通？搞活市场经济，离不开你们呀。听说老家在牡丹江？

哟，乡长这也知道？

别人可马虎，不知崔老板可就有点犯官僚主义啦。我有个舅舅就在海林，离牡丹江不远吧？

不远不远，出了牡丹江，往东第一县就是海林。乡长咋不早说？我早该去拜见拜见老人家。

这么论起来，你我就算半个老乡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那个舅舅，当年挨饿的时候，实在扛不住，就去了海林当伐木工啦。

崔长富看了桌上的烟酒，就觉心里有了底数，也不那么紧张了。看来，刘乡长这是想让我给他舅舅捎东西呀。好，有了这层关系，再跟他舅舅搭上头，好好孝敬孝敬，东林堡市场上的事可就好办多了。

牡丹江那边有啥事，乡长尽管说话。崔长富说。

听说你就要回牡丹江去了。哪天走？

就想明天呢。

后天行不行?

那咋不行哩。乡长有事,咱头拱地也办。

刘成吉将老板台上的烟酒往前推了推，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是送你的一点儿见面礼,礼轻义重,别看不起,收下吧。

崔长富顿吃一惊,慌忙地站起身说,刘乡长,这是怎么说?我还以为是让我捎给咱大舅的呢……

现在只要有钱,什么东西买不到?我何必大老远的让你受这个累,寄去几个钱就是了。

可……我到这块地面上挣票子,本该是孝敬你才是。我早听说刘乡长跟包老爷似的,脸黑,才一直没敢……

刘成吉哈哈笑了,你没敢,就对了。你要送我东西,那叫行贿,我撅了你的秤杆子,让你从此迈不进东林堡半步。这你信吧?可你收了我的东西,就是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谁也挑不出你的半点儿毛病。

崔长富仍是看着那东西发怔,问,乡长要是让我干点儿啥,这东西我就提走。要是平白无故的,我可是说啥也不敢拿,无功不受禄啊。

刘成吉说,那我就实话实说,我确实想让你替我办点儿事。而且这事只可你知我知,不管是办成之前还是办成之后,你要敢到外面去吹五诈六给我露出半点儿口风,我刘成吉可是翻脸不认人,脸黑手也黑!

崔长富愣愣神,还是拍了胸脯子,说中,只要不让我杀人放火,咋都行!

刘成吉笑起来,什么话,雇凶杀人放火,那叫黑社会,我是共产党的基层党委书记兼乡长啊,你可怎么想得出?我嘛,

只想求你受点儿委屈。

崔长富问，怎样的委屈？

刘成吉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只想当着众人的面，打你一个嘴巴！

崔长富呆住了，不知这个一乡之长是跟自己一样喝多了，还是在开玩笑。

·

3

第二天一早，窗外还黑着，谷秉芳上路了。附近屯落里的鸡鸣，一声声啼落了夜空里的晨星。

夜里下了小雪，寒风裹着细细碎碎的雪粉，旋搅着，直往脸上扑，刮得人透不过气来。虽已是早春，可北方料峭的春寒，砭骨彻髓，只一刻的工夫，面孔便刺疼起来。

谷秉芳坐的那辆大车，车老板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车上的鲜菜用棉被严严实实地捂盖着，可仍能依稀透出几丝鲜韭的清新。大车颠簸着跑了一程，车老板和谷秉芳忍不住腿脚的冰寒，先后跳下车，跟着四腿的牲口往前跑，待身上有了一些热呼气，再坐上车去。谷秉芳找些话题，借以打发这清晨的孤寂和清寒。

大爷，我一直没琢磨明白，咱西林堡也有现成的市场，为什么乡亲们还非得起五更爬半夜地，往东林堡那边跑啊？

嗨，庄稼人土里刨食，在又潮又热的大棚里忙活了几个月，谁不指望多往手里抓挠两儿钱儿啊。东林堡菜卖得快，价钱也高，一斤贵个毛八分的，你算算这一车是多少？

那菜贩子也就傻了，眼看着咱西林堡的菜便宜，又为啥非

往那边去？你这一车三五百斤都在算计着收入，他们往远处贩运，一家伙就是十万八万的，咋就不算计一下得多支出多少？

你这算计按说也有道理，当初咱庄稼人也都是这么笨心眼寻思的，可一来二去的，人们也就琢磨出另一个理儿了。你想想看，那菜贩子有几个是自家养大卡车的？就是自个儿有车，也要算计着多拉一车有一车的进项。人家把汽车停在东林堡，招招手动动嘴的工夫，菜就过磅了，上车了，等车上的货一满，立马开车走人，或是哈尔滨，或是长春，抢在第二天一早，就批发上市了。要是在咱西林堡呢，就得担心一时半晌能不能把车装满，装不满菜贩子们就得像雪地里的兔子似的，四处乱跑再找货源。你算算吧，那汽车误了时辰，可是得给车主掏钱的，再加上人吃马嚼，耽误一天得扔进去多少？若是再抢不上哈尔滨或长春的行市，那赔得可就更大了。时间就是票子，菜贩子可比咱们算得精呢。这也正应了你们当干部常说的那句话，叫规模出效益，人家东林堡的摊子铺得就是比咱们的大，没法子呀！

一股寒风兜地而起，裹着雪糁子，呛得人倒憋了一口气。好一阵，谷秉芳又问，那你老再说说，咱们西林堡的市场要论占地面积，也不比那边差到哪里，怎么就引不来人呢？

车老板脆脆地甩了一声响鞭，嘿嘿地笑了，说，那我就说一句不怕你们乡官心恼脸热的话，打个比方吧，咱乡里的头头儿是耍耙子的，人家东林堡的头头儿是抡金箍棒的，嘁，猪八戒能耐再大，还斗得过孙猴子呀？

说着唠着，天已蒙蒙亮了。东林堡果然又是个交易繁忙的日子，离市场还有二里多地，菜农们的牛马车和小四轮已密密地排列在道路上，想往市场里进，只好慢慢等了。

谷秉芳站在公路边，放眼望晨光里东林堡远远近近的村庄，心里不由好是一番感慨。仅是隔着一条国道，那村庄里的家家户户，几乎是清一色的新建北京平房，一排排齐齐崭崭，有的还建起了别墅式的小楼，而村外，便是连绵成片浩若湖海的大棚区。初升的朝日将金橙橙的色彩涂抹在那住房和大棚上，再加炊烟与雾霭的弥漫，如虚如幻，辉映出让人感动的油画般色彩。而回头望去，西林堡确是让人惭愧了，村庄里虽也有了一些新建筑，但陈旧的老房子灰土土的杂陈其间，就像女孩子虽穿上了一件漂亮的新上衣，却掩不住裤子上的补丁，那份寒酸，不能不让她的父兄脸红心跳无地自容。也难怪项林夜里在家待不住，他是恨不得一天就赶上东林堡啊！

再想想此行的任务，谷秉芳更觉百味顿生，一言难诉。时光倒退十几年，数九隆冬里，寻常百姓哪家餐桌上吃得起水灵灵的西红柿青椒大茄子？就是过大年时吃口韭菜，那也是乡下农民舍出热烘烘的炕头，侍候月子似的忙活几个月，才割下那么几扎几捆，小心翼翼地带到市场上去卖，金贵得胜过大鱼大肉。可自从有了大棚，一切都变得稀松平常了，甚至在冬日里想吃野地里生的苦麻菜，也变得吹口气般的容易。赶到大量的大棚蔬菜下来时，虽说还是比夏天贵些，但也有限，连乡下人也很少舍不得花这份钱啦。菜农们说，乱了，乱了，一切都乱套了，连季节都乱了，这哪还讲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啊！所以便把违反了季节时令下来的蔬菜统统称作乱季菜，区别于那些土豆白菜大萝卜，倒也贴切准确。可仅仅是季节时令乱了吗？比如这人与人、乡与乡、单位与单位的市场竞争，哪里还管它昔日的章法与规矩？真就是商场如战场，拼实力，也斗心智了。乱世出英雄，乱季呢，也会出豪杰吧？

谷秉芳跟老大爷告别,只身一人往市场深处走去。市场正面,醒目地高悬着一块十几平方米大的电子标牌,上面显示着当日各种蔬菜交易价格。拥挤的大市场里有条不紊,青椒、韭菜、茄子、西红柿,分门别类,各有收购点,菜农们的车辆分别排列,蔬菜过秤后,立刻装上了大卡车。满载而行的大卡车又必须经由一个出口,那里有税务人员检验交易税票。按规定,市场交易税为百分之一,一天有这么多车辆满载而出,难怪东林堡财大气粗啊!

谷秉芳挤了一阵,又一路询问,在十八号摊位的地秤前总算找到了刘成吉。刘成吉完全是一副农民装束,一件黑布面的羊皮大氅,头顶狗皮帽,脚下一双踢死牛的大头鞋,一条长围巾不扎在脖颈间,竟拦腰束在腰间。如果不是有人指点,真是很难让谷秉芳认出他呢。他孤零零地一个人蹲在那里,拿着小棍在地面上胡乱地划,那神情与等待鲜菜过秤的菜农一模一样。

目标既已锁定,谷秉芳隐在人群里,和菜农有一搭没一搭地唠上几句闲嗑,不时地逡巡上刘成吉一眼,看他蹲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观察了足有两顿饭的工夫,天色大亮了。刘成吉仍神色不动地蹲在那里,不声不响。谷秉芳正纳闷,忽听地秤前争吵了起来。那是一个干干瘦瘦的中年菜农,听掌秤的菜商报了数目,便把脑袋凑到秤前细看。菜商仗着人高马大,一把将他拨出去好几步远,嘴里还骂,看什么看,你瞎呀!菜农委屈地说,我在家是过了秤的,怎么一下子就少了三四十斤呢?差也不能差这么多吧?说着,又要往前凑。菜商更凶了,往后重重一搡,菜农趔趄着倒退,如果不是身后有人扶住,就摔倒了。

菜商凶凶地骂，想卖菜就得信我的秤，信不着痛快给我滚犊子，少添乱！

这边的骂声未落，只见刘成吉已呼地跳起身，照着菜商便将大巴掌抡过去，那菜商挨了一耳光，急往后闪，没想正绊在身后的菜筐上，一下摔了个屁股墩儿。刘成吉也是凶凶地骂，你骂谁？还敢动手，我看你才是个彻头彻尾的正宗犊子呢！

围观的菜农们哄地笑起来。

菜商爬起来，跳起脚往前扑，骂，我×……我跟他做买卖，关你屁事？今儿我跟你没完！

刘成吉猛地甩下帽子，喝道，凡是到东林堡市场上卖菜的菜农都是我亲爹！谁敢欺负我爹我掘他八辈祖坟！你没完那你就跟我来，我还跟你没完呢！

刘成吉露出庐山真面目，顿时振奋了周围所有的人，有人惊呼，是刘乡长啊！又见几个市场管理人员急跑过来，一声声问怎么了。那菜商顿时软下来，僵立着不知说什么好。刘成吉脚下三蹬两甩，竟将两个笨重的大头鞋都甩到地秤上，喝道，我这双鞋早经了公平秤，四斤六两，只多不少，今儿我倒要看看上了你的这盘黑心秤，到底是个啥分量！

菜商忙去地秤上提鞋，说乡长消消气，快把鞋穿上，冰天雪地的，别冻着……

刘成吉两脚立地，不动，说，你少跟我玩儿虚头巴脑的，你让定盘星给我说话。

今儿是我财迷心窍，我认错，还不行吗？菜贩子赔着小心说。

你叫什么名字？

刘乡长，我认错了……

问你叫啥呢？食亲财黑的东西，连你爹给你起的名字都忘啦？

崔长富。

屁，就这德行，你就吹吧，还想长富呢？除非老天瞎了眼！

围观的人们又哄地笑起来。

刘成吉说，那你就给我说明白，今儿你是怎么财迷心窍，耍鬼儿骗人的？

崔长富用脚尖做了个往上挑的姿势，说，过秤的时候，我趁人不注意，脚丫子在菜筐底下，嘿嘿，就这么了一下子……

刘成吉冷笑，这几天我就听说市场上有几盘秤不地道，我让你奸，我让你耍！说，耍了几天了？

哎呀，刘乡长，这可屈死人，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刘成吉骂，不定偷养过多少汉子了，还装处女！

人们哄地笑翻了天。

那一刻，地秤前已围了上百人。刘成吉抓过管理人员的电喇叭，大声宣布：把崔长富带到管理所去。一、弄虚作假，坑骗菜农，依照规定，罚！二、在市场上逞凶称霸，打骂菜农，罚！当然，对所有为发展东林堡市场做出贡献的经纪人和各地来的商客，我代表乡党委、乡政府和东林堡的父老乡亲深表感谢，可谁要胆敢胡作非为，坑农骗农，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抓一个惩治一个，抓一对惩治一双。农民永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一条东林堡市场啥时也不会忘！

人们欢呼着，感慨着，很快散去。眼见了这一幕的谷秉芳站在那里发怔，心里不得不佩服刘成吉处理问题痛快淋漓，而且恰到好处地借题发挥，作了一篇让人传颂的好文章。

当天午后，谷秉芳回到乡里，把所见的一切都讲给了项



林。项林不吭声，好一阵，才将信将疑地说，刘成吉敢这么整，菜农们当然会喊他几声青天，可他就不怕得罪了那些经纪人和菜贩子？谷秉芳说，人家东林堡现在是店大欺客，菜商们心里想的头一条是发财挣票子，自然也就不会计较别的了。项林思忖良久，才说，搞市场经济，总得有买有卖，他心顾着咱四乡八邻的菜农，这一条咱们要学，但咱们也不能坐翘翘板，抬起了那头就压下了这头。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4

此后的几天，谷秉芳每天起大早，连续去了东林堡，却再没见到刘成吉的影子。他是外出了？开会了？还是他本来就没把市场管理当作每日的必修课，只是偶尔过问一下呢？谷秉芳把自己的疑惑讲了，项林笑说，我知道这几天他在忙什么。他蹲坑去了。蹲坑？谷秉芳吃了一惊，说他还亲自去抓小偷啊？项林说，我说的蹲坑跟你说的可不是一个意思。他是到102线和外县的交界处蹲着去了，专门统计一天南来北往有多少拉菜车。谷秉芳说，公路上的汽车都连成了串，又是这大冷的天，这个数可咋统计得过来？项林说，要不我咋说刘成吉难斗呢，别人看来难办的事，他就肯办，敢办，还一定要办成。我听说他带人在路边，一守就是一天一宿不合眼，饿了啃面包渴了喝饮料，见到拉菜车就去拦，客客气气又递烟又递火的，非得让人家告诉他是哪来的，到哪去，菜是哪装的，都是什么价？听说他光香烟就递出去了好几条。谷秉芳有些不解地问，他这是图个啥呀？项林说，这老兄的胃口，海大，恨不得把咱全县的乱季蔬菜都弄到他们东林堡去卖呢。人家既有吞

象之心，咱们不能不防，不然西林堡就得等着黄摊了。

几天后，谷秉芳又在东林堡市场见到了更为精彩的一幕。如果说上次看到的惩治黑心菜商是刘成吉登台唱主角的话，那这一幕就是他躲在幕后当导演；前一幕有浪花翻卷，追光灯照，不乏光彩照人的效果，后一幕便是大潮暗涌，幕后清唱，于平静中更见出了一种惊人的气势。

那天，谷秉芳一进市场，就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虽然市场上的车辆仍是排列有序，菜农们平平静静地等待交易，可大车小辆只是不往前移动，也不见有满载的大卡车开出市场。菜农们三三五五地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眼睛则睃着高悬的价格标牌。那蓝色底板上的鲜红电子数字在不见变化的固执中，闪烁出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诡秘与深邃。

谷秉芳凑到一伙菜农跟前去，问：怎么，今天没人收菜呀？

菜农说，今儿上市的主要是头刀韭菜，菜贩子们拧着劲压价，就是不动秤，绷住了。

价格牌上显示得清楚：头刀韭菜：2.60元。那是以公斤论，也就一块三一斤了。

谷秉芳问，菜贩们开的价是多少？

一块一。

谷秉芳倒吸一口冷气。她虽说来乡下工作不久，可也知道，在蔬菜批发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各成营垒，拧成一股劲互相对峙是常有的事，在西林堡也没少出过。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得看市场管理人员调解水平，如何斡旋了。

就这么僵下去呀？谷秉芳不无担心地问。

没事，大老板早把话传下来了，让大家稳住神，谁也不要

自作主张。他说邻近几个县的头刀韭菜近几天都是一块三，只要大家齐心咬住，菜贩们早晚得认账。

谷秉芳问，大老板是谁？

菜农说，刘乡长刘成吉呀。你不是咱东林堡的呀？

谷秉芳忙掩饰地说，我不大到市场上来。大老板现在在哪儿呢？

菜农诡秘一笑，说这种时候，他哪能露面。八成正在乡政府的小楼里稳坐钓鱼台哪。你没见到处都有管理所的人吗，腰里都有家什，那叫遥控，懂了吧？

菜农说的家什就是手机。四面望去，果然见分散各处的管理人员们看似漫不经心，四处游走，实则不时走到菜农们面前小声嘀咕几句什么，那显然是在安抚，让人们稳住情绪，静待胜势。

刘成吉在乡民心目中的威望，谷秉芳早有耳闻，来东林堡观察了几天，更有感触，但似这般切实地体察，还是让她心生感叹。都说农民们是散兵游勇，尤其是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后，似这般一声暗中叮嘱，便生出三军号令般的威势，那需要的是真心的信赖，而不仅仅是一乡之长的权威呀！

又僵持了足有一个多钟头，管理人员们忽然有所动作了，挨车掀起捂在菜筐上面的棉被看，从中找出几车略显成色差的，叫他们把车赶到前面去过秤。那几位菜农有些不放心，问给的啥价？管理人员说，你报价还是一块三，菜贩子必还一块一，你让到一块二，他点头你就卖，他不答应你还等着。菜农还有些不放心，问，大老板怎么说？管理人员说，这就是他的主意，你快去吧，亏不了你。

很快有话传出来，说菜商们松口了，那些车上的菜开始

过秤，果然是一块二成交。菜农们脸上露出了喜色，说他们那种成色的韭菜都能卖到一块二，咱们一块三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了。

几车菜很快过完了秤，市场上再一次出现僵局。趁那工夫，谷秉芳满市场转，见数十盘地秤前都空落静寂，菜贩子们同样凑成一堆一伙，神色紧张地商量着对策。买卖双方在沉默中较劲，就好似在拔河，那紧握在双方手中的大绳又岂止仅仅是价格呢。

突然，市场上一直在唱着《愚公移山》的高音大喇叭静了下来，一个清脆的女声平静地宣布"现在发布一个通知：为了保护广大菜农的利益，东林堡市场管理所决定，从即时起，以保护价收购鲜韭，价格是，一等每公斤二元六角，二等每公斤二玩四角，一至五号秤马上开始收购，请菜农们凭检斤单到乡信用社领取现金。再播放一遍……"

市场上空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赶车来的车老板们喊着叫着，叭、叭地甩起了脆鞭，那划破天空的一声声炸响，不亚于除夕之夜的爆竹。那一刻，谷秉芳特别注意了那些菜商们，只见他们惊惊慌慌地一碰头，立刻向四处分散开。一元三，他们也急着开秤收购了，不然，他们若再想从管理所手里直接进菜，就要再交管理费，起码一斤得加五分钱呢。

谷秉芳回到西林堡，把这一幕再讲给项乡长，项林又是好一阵闷头不说话。谷秉芳说，刘成吉胆大包天，让我想来都难免有些后怕，要是菜商们真的齐心罢市，他可怎么收拾这个大摊子？我粗略算了一下，今儿东林堡市场上的韭菜少说也有五十万斤，收完怎么存放？冻坏了不说，怕是让信用社现印票子都来不及。项林说，这叫艺高人胆大，胆大人艺高，说

句时髦话,那老兄玩儿的就是心跳。谷秉芳说,玩儿心跳也不是这么个玩儿法,菜农们拿不到现金,可要闹事啊,那不是玩儿火吗？项林摇头说,咱们看到的也许还只是其一,表面现象,不知的还有其二其三,在魔巾下捂着呢。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我看这样,这几天你干脆扮作菜商,在那边宾馆包间房。看来咱们光看市场早晨热闹的那一阵不行了,那只是前台,幕后的故事才是真的呢。你现在的侦察重点是夜幕下的东林堡。

5

刘成吉就像一只山林中的机警豹子,领地外的飒飒风响和他身边的枝摇叶动,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有人报告,说这两天入夜后见有陌生警察到东林堡宾馆和歌舞厅找人,都是一身警装,威威武武,惊得宾馆和舞厅老板以为又要搞什么扫黄打非行动,客人们眼看见少。刘成吉急把派出所长找去,批评说我早有言在先,即使夜间有什么任务也尽量不要张扬,要内紧外松,这点儿道理你不懂？派出所长委屈地说,这几天我们根本没有行动,我也正纳闷,怎么突然冒出了警察？刘成吉怦然心跳,吩咐说,今夜你把人都派出去,但都换上便装,注意那些警察的动向,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第二天,所长报告,说那些警察都认识,是西林堡派出所的,谁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刘成吉心里暗笑,情知这是项林玩的疑兵惑众之计,意在把客商往西林堡那边挤,以此推想,项林可能还往这边派了探子。心里这般想,也不说破,只让所长将近些天各家宾馆旅店的客人登记名单送来。所长大惑不解,问是不

是西林堡那边出了什么案子,他们怀疑潜在了我们这里? 刘成吉冷笑不语,只说你快去办,看过名单便知。

很快,所长将名单送来,刘成吉匆匆扫过两眼,便圈下了几个身份证号码是本地区的客人,说你马上跟县公安局户籍科联系,把这几个人给我搞清楚。所长很快又将调查结果呈到案前。刘成吉望着谷秉芳的名字,把两月前曾来乡里参观的那些市里下派干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便笑了,下派的那批干部中,男多女少,听说还为安排女干部抓过阄,一切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清二楚。他对所长说,你去忙去吧,西林堡的警察今晚不会来了。

刘成吉是特意选在午饭时间去了宾馆。服务员说,谷女士去吃饭了。刘成吉说,你把房间打开,我在里面等她。服务员认识乡长,不敢怠慢,沏上热茶,又开了电视,退出去了。

谷秉芳用过午餐,又在外面市场上转了一圈,刚回宾馆,便听服务员说刘乡长正在房间里等她。谷秉芳心一惊,想不出刘成吉怎么就知自己住在这里。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回房间。刘成吉笑哈哈迎上来,说秉芳书记,这可就是你的不对,怎么到了东林堡,也不打声招呼?是市里大机关来的人看不起我这穷乡僻壤啊,还是咱两家界壁子(邻居)似的紧挨着,反倒生分了?这事要是传出去,还不让人骂我刘成吉万人臭没人理呀?

谷秉芳说, 我从市里下来前搞过一个农村青年现状调查,因走的急,没来得及整理。最近团市委催着要材料,我只好躲个清静地方闭门造车。知道刘乡长忙,没敢打扰,只想写完时一并告别呢。

刘成吉笑道,你下来时间短,情有可原。可项林这事的毛

病可就大了,女同志面子矮,拿深沉抹不开,他也该给我打声招呼嘛。咱两家,一条国道隔着,差哪儿呀?你锻炼两年,再接任命书时,就是管咱的大干部了,一点儿感情投资的机会都不给呀? 这是他项林在搞垄断嘛。

谷秉芳笑说,这事要说失礼,也只怪我。项乡长本来说要找您的,电话都抓起来了,是我一挡再挡。我这就赔礼还不行吗?

刘成吉仰面大笑,说这个项林啊,没想还把秉芳书记当成大熊猫了,实行一级保护。还派了警察在各处转,这眼见是怕你在我的地面上被绑架啊。

谷秉芳大窘,情知刘成吉这是含沙射影,武林里的话,这叫虚晃一枪,点到为止。她到东林堡住了两天后,给项林打过电话去,说这边的夜生活要比西林堡那边活跃开放得多,娱乐城通宵达旦,宾馆旅店管理得也不那么严格,时见有年轻女子出入。项林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说这事我早有耳闻,他刘成吉也不怕按下葫芦浮起瓢,在精神文明上栽跟头? 谷秉芳说,不管怎么说,人家在投资环境方面,还是比咱们那边多动了心思。没想当晚项林就派了警察过来,谷秉芳心里还暗叹此招虽说损点,可也不失为一手狠棋。没料到这么快就被刘成吉看出了破绽,而且不动声色,迫你收鹰。

谷秉芳只好佯作不知地说,刘乡长开玩笑了,哪能呢?是派出所那边有什么案子吧?

刘成吉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说这样吧,从现在起,你的吃住可就得听我的安排了。马上调换房间,我的贵宾安排这个档次不行。晚上,叫接风洗尘也好,叫聊补欠情也罢,我把乡里的几个书记乡长都叫上,咱们好好聚一聚。

谷秉芳忙说，晚上聚的事听您的，可房间就不要换了。我的材料只差个收尾了，再有半天的时间足以利索，团市委又追的紧，我已经准备回去了。

刘成吉摇头说，我要不来，你就深居简出，躲在这里连个面都不给我见，我刚一说尽尽地主之谊，你又立马走人。不行，就算我罚你，你也老老实实地再给我在这里休息两天。项林那边由我说，他还真把市里下派的干部当长工使呀？

谷秉芳装出很诚恳的样子说，我已经跟团市委打了电话，明天就得把材料送回去，那边急等着用呢。过些日子我专跟刘乡长取取真经还不行吗？

这一晚，谷秉芳回到西林堡已是夜深，是刘成吉派的车。第二天一早，谷秉芳就将在东林堡的情况都讲给了项林，又说我的情报工作看来只好到此告一段落了，但愿我没扮演蒋干盗书的角色。项林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刘成吉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粗人，却事事精细得鬼难拿。你慢慢品吧。

可还没等谷秉芳品出个子午卯酉，两个乡的工作人员突然打了起来，而且还动了拳脚。说起来事情也挺简单，因为拉菜的车辆主要来自吉林、黑龙江，所以东林堡早就在102国道北边来车的方向竖起了许多路标牌。标牌是给车上人看的，自然要竖公路右侧，而右侧又偏偏贴着西林堡。有一天，在给市场管理人员开会时，项林讲，东林堡的市场为啥比我们搞得好？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家的市场意识强，广告宣传比我们出手快，抢去了许多滩头阵地和制高点。比方说，人家早就把广告做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公路两侧，连我们的一侧都占去了，我们为啥没想到这一点？这就叫差距。当天夜里，就有几个年轻人提着油漆刷子，架着高脚梯，去公路上改画

广告牌了。那种改画倒也简单便捷,只把每个牌子上的“东”字统统改成“西”,便立竿见影地为己所用了。东林堡的人闻讯赶去,自是不让。一方说你们为什么改我们的牌子?另一方说你们为什么把牌子竖到我们这边? 一方说公路是国家的,哪是你们那边?另一方说以道心为界,这边就是我们的。这般争着吵着,就在公路上动起了手脚,一下子堵了好几百辆车,好一阵才疏导开。

项林在电话里挨了县长好一顿训,心里恼火,就把那些惹事的人召在一起,狠狠训骂了一顿,说你们都是猪脑子呀?我叫你们学学人家的市场意识,谁叫你们去捅猫蛋啦? 我要夸一声谁家的祖坟有风水, 你们是不是还得去扒人家祖坟,把自家老祖宗的骨头棒子往里埋呀?看你们一个个白挨打的这个熊样,我看活该,该打!直骂得几个年轻人坐在那里耷拉着头,委屈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里正训着,房门开处,突然走进了刘成吉,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提着一大袋子烧鸡,一个抱了一箱白酒。项林怔了怔,急敛起脸上的怒色,说稀客稀客,你老兄怎么来了?

刘成吉笑道,我不能不来啊? 我们家里的那帮混球子们冒犯了好邻居,我得给弟兄们压惊请罪呀。

项林不无尴尬地说,我也正批评这些人呢。事是我们先惹起来的,我随后就去你们那边道歉呢。

哪里话嘛。刘成吉仍是笑说,我们占了西林堡的地利,已经得了实惠,弟兄们要收回主权,本在情理之中。我们没说一个谢字,还出手打人,该挨骂挨批评的是我嘛。

项林使眼色,叫屋里的那些人撤出去,刘成吉却一伸手,拦住了,指指带来的东西说,赔罪总得有点赔罪的表示,我也

没时间挨个给各位敬酒了,就这点小意思,带过去。

众人不动,为难地望着乡长。项林脸上越发挂不住,只好讪笑地说,那还客气什么,就谢谢刘乡长吧。

人们离去,经过刘成吉身旁时,不由感激地望上他一眼。项林看在眼里,心里更是窝了火,眼见是又被人家抢了上风头,所以一待人走尽,他就对刘成吉说,你老兄这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反倒弄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刘成吉不愠不恼,仍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说,我买这些人的好有什么用?你非要说收买,我也是为老兄。照笨理说,孩子在外面捅了娄子,家长是该关上门教训他们一顿,可黑下脸吓唬几句也就是了,切不可下手太狠,不然两家孩子心里结了疙瘩,往后碰到一起,难说又会闹出些什么事,最后还得咱哥儿俩去揩那个臭腚。我刚才也把我们那些人狠狠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立马把公路边上的那些牌子都改过来,就照你们那样改,差一点儿也不行!

项林怔了一下,说,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刘成吉说,西林堡的市场比我们那边晚起一步,自然就更需要多做些宣传,我没为老兄做些什么,要是再在前面打横捣乱,岂不是太不仁义了?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界壁子,总不能让别人看咱俩的笑话,是吧?

项林只好笑道,那我就啥也不说了,谢谢老兄吧。眼看这就傍晌儿了,晌午咱俩好好喝喝。

刘成吉说,喝就喝,咱俩也有些日子没在一起碰碰杯了。那饭前这一阵是不是还得来点啥节目?

项林对一直愣在旁边的谷秉芳说,去,帮我把棋盘搬过来,我和刘乡长支巴两盘。你观阵,见识见识刘乡长的邪招怪

招加损招。

几人都笑,笑里含了很多内容。谷秉芳心里说,这次过招,又让刘成吉在嘻嘻哈哈之间胜了一筹,果然像菜农所说,他是使金箍棒的,不服不行啊!

6

这一天,项林和谷秉芳一起在市场上转,边走边小声商议着什么。

若是没有紧邻的东林堡比着,其实西林堡市场也算有了些规模,每天早晨那一阵,交易额也有几十万元。如果真能知足者常乐,项林额头下的两个大眉疙瘩本也可舒展许多了。

一辆摩托车突突驰过来,是乡里的一个干部,从怀里摸出一张绿纸片片,项林接过看了,随手递给谷秉芳,不无讥嘲地冷笑道,你看看,这老兄是豁牙子啃西瓜,道儿多着呢,明着高姿态,底下小动作。那天我一看他进屋,就猜他必是又有沉底炮高吊马等着咱们了。

是一张广告宣传单:

批发蔬菜哪里去　敬请君临西林堡

前方路口往西5公里,即是远近闻名的西林堡蔬菜批发市场,时令鲜菜,品种齐全,价格合理,交通方便,手续便捷,并可为客商提供全套餐饮、住宿、娱乐服务,保君客至如归,生意顺达。

这似乎是在给西林堡做广告,可再下面的一行黑体字却

奇峰陡耸,江水回旋,可见马奔卧槽,另有所图了:

如君尚有不如意,紧邻还有东林堡!

这是明褒暗贬,意在陪衬,硬往哑巴嘴里塞黄连!谷秉芳心里恨,看项林脸阴得快滴了水,便低声问,乡长,这事……就忍啦?

项林说,不忍了还咋整?怪也只能怪咱们缺高人,没能耐,人家这是一枪打两眼,既打宣传战,又打心理战,故意气咱们呢。

这事,刘成吉不会不知道吧?

项林冷笑说,山大王不点头,那边人谁还长了倭瓜大的胆子?

俩人都不再说话,只是感到憋闷和窝囊,是那种暗中叫人踹了一脚,还不得不龇牙咧嘴对人家赔笑的窝囊。谷秉芳想责怪几句刘成吉什么,又想安慰安慰项林,却一时不知该从哪里开口。责怪深了,似有挑拨之嫌,也显得自己小家子气,毕竟还都是兄弟乡镇之间的同僚嘛。便只好跟在项林身后,在拥杂的人群车队中巡走。

突然,她发现了一个身影,忙捅了捅身边的项林,小声说,乡长,那人就是崔长富。

项林停下来,问,崔长富是谁?

谷秉芳说,就是刘成吉在市场上当众收拾过的那个菜商,我跟你说过的。

项林眼睛一亮,问,你不是说,第二天就再见不着他的面了吗?

东林堡那边待不住，才跑到咱们这边来了吧。

项林摇摇头，未必这么简单。依我看，此人和刘成吉，若没结仇成怨，暗中就另有交易。

谷秉芳将信将疑地说，能吗？

项林低声说，先别管能不能，机不可失，难得他自己送上门。你先回乡里去，我去跟他会会，想法儿跟他拉拉近乎，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点啥玩意儿。

谷秉芳悄然离去，项林跟在了崔长富的后面，心里已给自己设想了能跟他套上近乎的身份。那崔长富一路走过，挨车掀棉苫帘看茄子辣椒西红柿，然后小声和菜农嘀咕着，啥价？一块六。你想往黄了要啊？东西都拉到这儿了，二百五才涮自个呢，我昨儿卖的就是这个价。你要送到东林堡，这价我就收了。在这儿不行，不信你就守着。东林堡市场大了，我哪去找你？十八号秤，好记，幺八，要发，我发，你也发。我就这二三百斤菜，还值得送一趟呀？不够磨鞋底钱呢。那这样，你送到东林堡，我一斤再给你加一毛钱的运输费。这事你自个儿知道就拉倒啦，可千万不许往外再给我瞎咧咧。嗯，这还差不多，我这就去，你不在我找谁呀？你就跟掌秤的人说是我姓崔的让你去的。好使啊？嗨，虮子来例假，多大的事，这还值得我诳你一回呀？

都说买卖人是属耗子的，无洞不钻，妈的，拉主道(买卖)竟拉到人家秤杆子底下来了！说不许瞎咧咧，这种事，菜农们还不立时一传十，十传百呀！项林心里骂，又眼见那菜农开始磨车往外走，还一边小声跟其他菜农嘀咕。

项林正琢磨要不要立马采取什么措施时，崔长富突然侧转身，直奔项林而来，瞪着眼睛问，哎，你跟着我干什么？

项林忙收神,赔笑说,想跟崔老板学学本事。

你认识我?

久仰大名。我没少听人提起过崔老板,说买卖能做到大哥你那份儿上,上上下下都能摆平整明白,就算修行到家了。

崔长富笑起来,老弟这倒是句实话。这么说,你也不是本地人了?

项林掏出烟递上去,老家吉林白城子。想来这里倒倒菜,来了好些日子了,只是摸不准门路,想求老兄仙人指路,点拨点拨呢。

两个市场都看了?

看了。西林堡这边的菜确实便宜点,可东林堡进手出手都比这边快。

就看出这一点?

可不,所以才这边一车那边两车的,一直拿不准主意在哪边立脚坐庄呢。

那你还真是个雏儿。这里面的弯弯绕儿,够你琢磨两冬加一夏的了。

崔长富说完抬脚就要走,项林一把拉住他,哎崔大哥,这样好不好,大冷的天,小弟请大哥赏脸,去喝两盅。咱酒桌上慢慢聊,大哥多少指教指教。

崔长富说,我还有事,改日吧。

项林扯住他的袖子不放,说,我知道崔大哥忙,不定哪天才能再遇上。大哥今儿就少挣几个,等日后小弟真要有点出息,给大哥补上也行啊。

崔长富见他黏皮糖似的缠得实在,只好说,好,今儿就让老弟破费,我也算又交了一个朋友,你找地方吧。

项林心中暗喜,为自己的这一番表演,也为即将揭开的

深一层次面纱后面的“干货”，竟颇有了一种智斗小炉匠般的兴奋与得意……

7

酒桌上的角逐，项林和崔长富显得都很豪爽。进饭店时，老板急迎过来，张口刚叫了一声项……项林便急忙使眼色制止住他别再往下说，说我今天请来的可是真正大老板，我狗屁都不算，马上安排个地方，我和崔老板整几杯。开饭店的都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就看明白了，再不敢跟乡长当面献殷勤。项林叫把最好的酒拿上来，老板送进五粮液。崔长富竟大手一摆，说这叫花大头钱买名堂，还拿不准是不是真货，是爷儿们就喝高度的，落肚过瘾，满身通泰。烧刀子不能没有吧？老板再送进一瓶，还问一瓶够不够？崔长富说先喝着，不够再说。项林抓过酒瓶看了看，上面标明60度，心里暗叫不好，情知今儿是自投罗网在劫难逃啦。接着点菜，项林把菜谱推到崔长富跟前去，说我也不知大哥啥口味儿，别让大哥再笑话我虚虚泡泡地玩嘴耍花腔。那崔长富也不看菜谱，说切一盘五香肘子肉，两叠干豆腐卷大葱，只要正宗农家酱，再来一盆酸菜炖肉粉，多给我下点儿血肠。中了，就这些。项林说，大哥这是寒碜我呢，你怕小弟掏不起钱啊？咱大小也算个买卖人，总得吉庆有余。就又点了清蒸鱼、香酥鸡什么的，还特意叮嘱来一盘油闷辣椒。崔长富问，你能吃辣的？这可不像咱东北老客。项林顺嘴胡诌，说我祖上是从南方跑关东过来的，我可能是遗传，随根。其实，项林要这道菜是藏了心眼，以他这些年当乡镇长陪客人喝酒的经验，若是遇到难以脱逃的酒官司，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酒没下肚前先硬着头皮嚼下几口辣东西，把满身的汗毛孔辣得张奓开，随后再喝酒，酒随汗走，大汗淋漓，下面不管是多大的阵仗，都好对付了。

酒就这样喝起来，一边喝一边南朝北国地扯。项林的吉林白城子也不完全是信口开河，他有个叔叔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假期里没少到那里跟叔伯弟兄们砸冰捕鱼提枪打兔，前些年机关里闹腾经商做买卖，他还求本家弟兄们帮助收购发运过粮食。项林把这些往事都当作亲身经历，添枝加叶地一白话，那崔长富果然深信不疑。项林很快发现，如果抛开在东林堡市场上耍秤杆子那个事，崔长富其实是很粗豪很实在的一个人，他说眼下他在牡丹江那边管批发，这边有朋友负责收购运输，他这次来，就是专为送两个朋友，帮他们铺摊打场，顺便看看蔬菜行情。崔长富趁着酒兴还讲了许多菜商之间又合手又斗心眼的故事，俩人醉眼迷迷，敞开喝，放开聊，很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

这一顿酒直喝过了正晌，两瓶烧刀子没剩下多少。崔长富说东林堡那边还有事，留下了手机号，说有事尽管去找他。项林说等我把这边的客房结账退掉也移到那边去，也好常讨大哥的指教。俩人亲亲热热地分了手。项林趁着酒兴，踉踉跄跄地回了乡政府。谷秉芳见他如此神态，忙起身斟茶，笑说，这回是主将亲自出阵，收获不小吧？

项林舌头难打弯，乱乱地说，大大的……大大的。黑白两道，真真假假，两、两手抓，两手都得硬。

谷秉芳笑，说你就别跟我卖关子啦，捞干的说。

项林说，刘成吉跟崔长富那些人，背后都有钩儿，互相利用，各取所需。比方说，那回整崔长富那个事，就是周瑜打黄

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演戏给人们看的，既镇唬了新来的菜贩子，又收买了菜农的心，一石二鸟。崔长富也没白吃亏，这回他另送两个同伙的菜商来，刘成吉就特意安排了两个最好的收购摊位。还有那回收韭菜，崔长富说这种事更是后娘打孩子，常有的事。刘成吉私下里养了一批铁杆保皇派，他们先得了指令，只要市场一说按保护价收购，他们也立马开秤，别的菜贩子想抱团儿罢市，玩勺子去，没门儿！刘成吉跟那些保皇派有言在先，只要好好配合市场管理所，保证不让他们吃亏。再说今儿，崔长富也是刘成吉亲自派来的，说就是先吃点儿亏，也要把菜农们拉过去，拉过去一个是一个，有一个就能带一帮，只要让菜农们认准东林堡，不愁大利不跟在后面……

项林说着说着，酒劲儿上来，眼皮黏得睁不开。办公室里备着床，谷秉芳催他去睡，还替他扯开被子盖好才离去，还叮嘱乡政府里的人谁也不要去惊扰。项林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直到有人推他，才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看窗外，已是黑沉沉一片，乡机关里静悄悄的，地心火炉上，大饭盒里正咕嘟着白菜冻豆腐，炉盖上还烤着几个焦黄的黏豆包。

项林问，哟，什么时候了？

谷秉芳说，夜里十点多了。起来吃点东西吧，还没睡够就吃完东西再睡。

项林说，哟，半夜啦？司机还等着吧？叫他一声，送我回家。

谷秉芳说，我给你家大嫂打过电话了，汽车我也打发走了，这么晚，就别回去了。你好歹吃一口，垫补垫补，酒后空腹，不好。我也回屋去休息，有什么吩咐，明早再说。

谷秉芳说完就走了。项林抓湿毛巾擦了擦脸，真觉肚子

有些饿了，抓起一个黏豆包就咬，想想白天的事，不由又发起呆来。那个刘成吉，真是办法想尽，让你防不胜防，亏没少吃，还让你说不出什么来，人家确是高手，不服不行啊！再不能总让他牵着鼻子走了，得想办法玩点儿绝的啦……

早晨，在食堂再见面，项林问谷秉芳，你在市里有没有能写文章的朋友？得是高手。

谷秉芳问，想写什么样的文章吧？

项林说，要大块儿的，比如报告文学通讯什么的，巴掌大的豆腐块不行，没意思。

谷秉芳明白了，乡长后半夜睡不着，这是想在宣传攻势上下力量做文章了。便说，我那口子有个老同学，在市文联的《雄关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写小说，也写报告文学，在省里也算有些名气的，笔名叫闷雷。

项林笑，闷雷？咋叫了这么个怪名字？

笔名嘛，越怪越容易叫响。你没看眼下走红的作家，鬼子啊，东西啊，笔名怪怪的不少。

以你的面子，还请得动吧？

谷秉芳犹豫地说，我要说声请，他肯定能来，只是……

项林说，你有啥就直说，是不是得有啥条件？

谷秉芳说，我下来前，他还请我们两口子喝过送行酒。眼下文联那样的单位，市财政只拨人头费，能按月开工资，已是很不错了。尤其是他们那个刊物，自筹自支，想维持下来都难。主编就给编辑们下任务，每人一年至少得拉进一万元钱的广告。闷雷当着部门头头，比别人还得多些。他听说我到乡里锻炼，让我在这方面帮他找些门路。其实乡长的这个想法我也不是没想过，只是操作起来就要花钱，所以一直没敢张

这个口。我把他请来没问题,他也能给咱们写,可能不能发表出去,我可不敢打包票,终审权不在他手里,尤其是这种稿件。

项林说,发不出去咱费劲巴拉地写它干什么?文人圈子里的事我虽不懂,也多少听说些,也算听过猪哼哼。别说他们爬格子的,眼下办事不上油,哪根轴能给你白转?你说得多少钱吧?

谷秉芳说,一篇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封面或封二封三再配上照片,我听他说,开价是一万,凭我的面子,估计七八千能拿下来。

那个《雄关文学》发行多少?

他们自己对外号称一万,现在办文学刊物的有几个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硬撑架子吹呗。咱给他对半打折,我估计不会超过五千。

项林说,也太少了点。他能不能在市报、省报上再给发发?

谷秉芳说,把报告文学压缩成通讯特写,也不是不能发,可那样一来,就得另有些别的辅助性动作了。虽说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喊反对有偿新闻,可这种稿,明的说不要钱,暗地吃吃喝喝,去外地走走玩玩,或者送点土特产,总得跟手里有发稿权的人联络联络感情。

你说吧,这一笔又得多少钱?

总得三五千吧。

项林想了想说,四千,给咱登出来就行。

谷秉芳又犹豫地说,这四千可不同前一笔。前一笔他们编辑部能给出收据,叫赞助款。这一笔可是私下里的小动作,

什么手续都不能给出。

项林把手松了攥，攥了松，弄得指关节叭叭直响，好一阵才说，不出就不出，小鸡不撒尿，自有别的道，还没见过憋死的。可咱也得有点儿条件，要干就鸡蛋壳子揩屁股，嘁哩喀喳，要拖个一年半载的，就不值了。

谷秉芳说，这个要求估计不会有问题。咱们不妨把丑话说在前头，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稿件正式发表不付费，他们杂志正愁米下锅呢，就是把正在厂里印刷的稿子撤下一两篇，也得把咱们的先挤上去。报纸更好办，天天要出报，只要关键人物点了头，挤进个一两篇稿子，更是小菜一碟。

项林说，刊物出来后，你叫他们以编辑部的名义，给市县主要领导一人寄去一份，还有县里的各部委办局，各乡镇，最好都能寄去。

谷秉芳点头说，这都容易办到。你定个时间吧，什么时候接待采访，我吃完饭就给他打电话。

项林突然诡秘地笑起来，说，不是写我，是写东林堡，重点是写刘成吉。你跟闷雷说，请他把十八般本事都使出来，只要宣传到位，西林堡日后对他另有答谢。

谷秉芳这一惊可好比头顶炸声雷，不相信似的望定项林问，乡长，这事……咱花钱买润肤霜增白粉蜜，却给别人往脸上搽，你不是昨天的酒还没醒吧？

项林意味深长地一笑，说这事，先别多问，我就全权拜托你了。记住，你知我知，没有扩散传达的任务。跟你的那位作家朋友也这样叮嘱。我看过一个条幅，一直也没琢磨透是咋个意思，“只管和烟和月写，不知是雪是梅花。”他的任务就是写，放开手脚写，有谁问到他，只说是深入生活，宣传先进就

是了。

项林不让问,却不能让谷秉芳不想,可想得脑仁子生疼,也咂摸不出个所以然来。项林这是怎么了?不是接连受挫气糊涂了吧?可看他那神态,却分明是个深思熟虑胸有成竹的样子。千万不要搞得大伯哥背兄弟媳妇,受了累不说,还让人看了笑话呀……

8

自从东林堡的蔬菜大市场搞起来后,电台、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没少来,隔三差五就是一伙,经历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宠辱不惊。初时刘成吉还挤时间亲自接待,唯恐招待不周,惹恼了无冕之王,可一旦觉了是负担,他就指派乡党委的宣传委员专门负责接待,嘱咐说,只要是来为东林堡大市场做宣传的,一定要安排好,咱不巴结,但也绝不可怠慢。宣传委员有此指示,接待工作自然格外在心在意。东林堡的知名度与声誉与日俱增,跟各路记者们的摇旗呐喊不无关系。

这一天,宣传委员张际辉找到刘成吉,递过一张名片,说来了一位作家。刘成吉接过名片看了,潇洒遒劲手书体两个字,“闷雷”,显得与众不同。刘成吉说,按理说,作家的笔头子可比记者更高一筹,只是我听说眼下办刊物的,穷得四处乱窜,被嘴损的称作文丐,是不是想借写文章拉赞助啊?张际辉说,我防着这一手呢,可这个作家可比那些记者还显得清高,连食宿都没让咱安排,先住下才找到的我,见面先声明是深入生活抓创作素材,只尽责任和义务,不取任何报酬。刘成吉说,这却难得,人家不提条件,咱们更得热情,先送过两条烟

去,写文章的离不开那口累。张际辉说,作家非要见你,说要和你作彻夜长谈。刘成吉说,他不是斯诺,我也不是毛泽东,谈什么?乡里的情况你都熟,给他多介绍介绍,再找几份材料复印给他,必要的话,你再陪他走走转转。张际辉说,作家说你是创建东林堡大市场的第一号功臣,写文学作品跟写通讯报道不一样,作家的笔要跟着感觉走,他要写出独特的"这一个",不见面绝对不行,找不到感觉。刘成吉突然有了警觉,问,他要宣传我个人啊?那你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宣传东林堡咱欢迎,若是专来写我刘成吉,还是请驾回府吧。张际辉坚持说,人家也没说一定要写你,只是说想跟你见见面,坚持不见是不是有失礼貌?刘成吉想了想说,那你就安排一桌饭,我去敬他两杯酒,算作表示欢迎,至于他的感觉找到找不到,我可再不管了。

宣传委员便安排刘成吉和作家见了面。闷雷精精壮壮,正是人入中年的好年华,丝毫不见文化人的那种矜持,极健谈,不拘礼节,到了酒桌先抓酒瓶给各位倒酒,喝起来也不讲个斯文,竟比久经酒海肉山的乡镇干部还来得冲猛,讲奇闻逸事,讲各地的风土人情,各种顺口溜俏皮话更是卖瓦盆的一般,一套一套的,什么酒鬼系列,什么病人系列,什么土老帽儿系列,荤荤素素,让人捧腹,全没个采访的样子。

刘成吉见作家不似那些记者们手不离笔,身边也没放什么录音机,两巡酒一过,便渐渐放松警惕,打开了话匣子,顺着闷雷的话头也讲了不少乡间和大市场上的故事,竟把家里的趣事也当作下酒菜,只博一笑。

"×,要说喝高了丢人现眼的事,那可海了去了。刚建大市场那阵,为跟县里的工商税务套近乎,没少请那些头头脑

脑。那一次，我喝得五迷三道儿，进了家里院门，竟哩溜歪斜地摸进了驴棚子，黑灯瞎火的只觉槽子里的草料软和，还以为是媳妇铺好的被窝呢，一歪身躺了进去，就呼呼大睡。碍了毛驴子吃草啊，那东西就用长嘴巴拱我，左一下右一下的，把胯裆里的小二哥都拱得支棱起来了，又对着腮帮脖子吐热气。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以为是媳妇想让咱怎么样呢，就说，算了算了，今儿喝多了，就饶了我，拉倒吧，明天再补，中不？”

话没说完，早引得众人笑塌了天，把饭都喷了出来。张际辉叫，乡长，你这事咋从没跟我们说过？刘成吉笑道，啥光彩事呀，叫我说？闷雷笑过了，也问，这故事乍听奇巧，细琢磨却明显有细节上的漏洞，你既喝得把毛驴子都当成了媳妇，自己说的这番醉话怎么还记得如此清楚？刘成吉说，那晚我媳妇只听院门响，不见我进屋，还以为进了贼呢，就披了衣裳出来瞧，人家是在驴槽子里找到的我，那番话是她亲耳听的，过后没少埋汰我，臊得我差点儿钻了耗子洞。闷雷不依不饶地追问，说我仍有所不懂，你堂堂的一乡之长，家里还养毛驴呀？刘成吉讲，不养咋整？我念乡中学时是六月鲜，六月鲜懂不？是一个玉米品种，到了阴历六月就能烀吃啃青了，早熟。我刚到二十就把媳妇娶进门了，老婆和孩子一直是农村户口，家里有责任田呢，不养条毛驴帮她做些田里活，还拿我当毛驴子使啊？众人又笑，说不是她拿你当毛驴子使，是你把毛驴子当她使。闷雷抓起酒瓶子，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为了这位驴槽子里爬出来的精明乡长，咱们再干一杯！

此后的几天，刘成吉听说这位作家从早到晚地奔忙，和乡里的干部谈，和市场货栈里的经纪人聊，还钻进附近村屯又潮又闷的蔬菜大棚里和菜农一起施肥下菜，不由心发感

慨，看来各行各业，要想干出点名堂，都得舍得付出心血！过去只以为作家必是坐在家里舞文弄墨闭门造车，哪知也须这般辛苦。他嘱咐宣传委员再买上好的茶叶和咖啡送去，聊补心中的一份敬意。

其实闷雷在东林堡的行止进展，也尽在谷秉芳的掌握之中，俩人常有电话联系。闷雷自鸣得意，说刘成吉不接受采访，可我自有办法诱他就范。谷秉芳说，那是那是，这点小沟小坎还难得住你圣手书生了？闷雷问，刘成吉不肯提供个人照片，是不是刊物封面上就发个东林堡市场的全景照啊？谷秉芳说，那可绝对不行，他不提供你就偷拍一个，我帮你找个带长焦镜头的照相机。谷秉芳又把这些话说给项林，项林连说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办事，我放心。

9

这天早晨，谷秉芳吃完早饭走出食堂，正见乡里那辆桑塔纳开进了院子。乡里的干部有一半住在县城，天天都是这个时辰上班，本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车门开处，跟在项林后面的还有一位中年女士，细看，不是项林的夫人又是谁？项大嫂在县百货商场当柜台组长，见过面的。谷秉芳忙迎上去，本想说两句寒暄话，可蓦地发现项大嫂的脸色阴沉着，项林虽强作笑靥，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尴尬与无奈。谷秉芳心里沉了沉，还是招呼说，大嫂来啦？

项大嫂点点头，算是答应了，可那心事重重的样子反倒让谷秉芳不知说什么好。旁边还站着乡政府别的人，项林便说，谷书记，你大嫂跟了来，是找你有事。

谷秉芳忙说，好啊，大嫂有吩咐，不胜荣幸，进屋坐吧。可心里却嘀咕，她找我什么事？和乡长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怎么从没听他提起过？

几人一起往办公室走。进门的时候，谷秉芳掀棉门帘让乡长和嫂夫人先进，项林装作也来掀门帘，手在谷秉芳胳膊上重重碰了一下。谷秉芳便猜知项大嫂此来，定是非比寻常有些来头，需格外小心才是。

项大嫂一直沉着脸，径自跟谷秉芳进了办公室。谷秉芳忙着让座倒水，又问孩子问大人，只是不让大嫂开口。这般磨蹭了一会儿，仍是心里没底，便从抽屉里揪出一块手纸，说大嫂先坐一会儿，这两天我肚子不好，去方便一下。没想大嫂也站起身，说我也去。谷秉芳情知她这是在采取人盯人战术，不肯放她单独行动了。

俩人一起进了卫生间，各寻厕位蹲下，谷秉芳便将手机掏出来，将来电铃声和信息提示音都调为振动，心里叨念，项林若是真有什么在夫人那里掰不开镊子的事，理应想到发个信息，也不知项先生能否心有灵犀？

手机果然很快振动，信息是：你父生病，我借四千。谷秉芳明白了，心里暗笑，这是项林在家对不上账，财务总管不让，跟他出来搞审计了。天下真奇妙，好玩又好笑，真是家家都有八出戏呀！

俩人重回房间。大嫂问，谷书记到乡下来，生活还习惯吧？

谷秉芳说，乡里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比在家里还舒服呢。

大嫂又问，家里那头还好吧？

谷秉芳暗笑，这是把我往道上引呢。便顺风扯旗，故意叹了一口气，说，就那样吧，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大嫂问，咦，这话是怎么说？

谷秉芳说，要说不好吧，一个月两口子三千来元收入，养着一个不大的孩子，倒也应该吃穿不愁了。说是好吧，家里人真要碰上个天灾病祸的，还真就一时没办法。比如前些天吧，我老爸住院做手术，医院张口就要两万块钱作押金。我爸那个单位效益不好，工资都欠好几个月了，平时就没少往那边接济，家里又刚买了按揭房，哪还有这笔钱？我急得只好临时抱佛脚，求项林大哥帮忙了。

大嫂问，他帮了吗？

谷秉芳说，大哥真是热心人，一甩手就借给了我四千。

大嫂叮问，他真借了你四千啊？

谷秉芳故作吃惊地反问，怎么，这事我大哥没跟你说呀？

大嫂掩饰地笑笑，说，那啥……说是说了，只是他没说是你爸爸住院生病，要不，我们两口子总该去医院看看老人家。

谷秉芳只好继续把谎圆下去，说，我怕大哥和乡里同志知道了，必是要跑市里去看望，就跟谁也没说。乡里这一阵忙，光市场这一摊就整天脚打后脑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全体总动员。我初来乍到，本来就没做什么工作，怎好意思再惊动各位大驾？所以我跟项大哥也只说手头一时紧，没敢提我老爸生病的事。要不是我爸已经出院了，这话我跟大嫂也不能说。

大嫂笑起来，眉宇间骤然变得明媚灿烂，说你呀，这事还拿什么深沉，谁跟谁呀？要知道是你老爸住院，别说四千，就是四万，咱们也得想法帮着张罗。你大哥在家是饭来张口的

主儿,钱财上的事从来不管不问。以后有事,你直接跟我说,一辈子谁没个老,养儿养女图个啥呀?

谷秉芳说,就凭大嫂这几句话,也保佑我们一家子以后都平平安安的。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大哥不是说大嫂找我有事吗?

大嫂脸一红,窘住了,这事……可咋说呢?

谷秉芳说,大嫂外道了不是?拿我还当外人啊?

大嫂想了想说,是这样,我有个娘家侄女,大学眼看快毕业了。我寻思你是市里下来的干部,认识的人多,想请你帮忙,给她找个效益好点儿的单位。

谷秉芳已听出这不过是虚晃一枪莫须有的事,便也玩儿上一把吹牛不上税的把戏,说,就这事,还用得着大嫂亲自出马呀?让大哥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嘛。我把这事记下了。大侄女学的是什么专业?

大嫂越发窘促地说,啥专业我也没记清,我打电话再问吧。你大哥那人,可咋说呢……一提我们娘家的事,他总是爱答不理的。让他传话,还不如我自个儿跑来一趟呢。

俩人又说笑一阵,大嫂扒窗往外瞅了瞅,说,就是这事,大妹子答应帮忙,我就放心了。正好车在,你跟司机说一声,商场九点钟开门营业,我还得抓紧赶回去上班呢。

俩人到了走廊里,项林急急跑出来,对着夫人怪模怪样地笑,说这回放心啦?大嫂用鼻子哼,说谷书记说话我放心,你说话,那我可得另琢磨琢磨,哼,你自个儿咂摸去吧你。

小汽车开出乡政府。项林转过身,对着谷秉芳嘿嘿笑。谷秉芳说,乡长大人往后在家庭财政上有什么猫腻的事,请早点通报,也免得嫂夫人搞突然袭击,打得我措手不及。项林

说，这败家老娘儿们，昨儿一夜闹腾我好苦。她发现家里一张四千元的定期存款单不见了，非逼我交代哪儿去了咋花了。我说借给了你，她还不信，一口咬定我在外面有了相好的，要不就问我是不是在外面嫖了娼，叫公安局抓住交了罚款。反正翻来覆去，胡说八道，就是不往好道上给我想。这不，今儿一大早非要跟我一块坐车到乡里来，要当面鼓对面锣跟你问明白。

谷秉芳忍不住笑，说，家有贤妻，男人在外不做横事。这样好，保证乡座的大后方一辈子风平浪静，家和万事兴。要说毛病，我也得替大嫂直直罗锅。四千块钱在一个平常人家，不算小数，你要用，总该先跟大嫂商量好，不然日子长了，容易伤感情的。

项林苦笑说，我在家可是模范丈夫，工资全交，平日别说四千，就是四百，我也得先看看人家脸色。这回不是特殊嘛！咱求作家写文章，人家要拿钱出去疏通关系，又不肯出发票，你说我不这么整又有啥招法？跟你大嫂照本实说吧，老娘儿们哪掂得出这种事情的分量？一听是咱出钱办席给别人娶媳妇，怕是立马就得炸了营，破马张飞似的闹得满城风雨，且不说面子上好看不好看，兴许把咱们的全盘计划都得搅砸了。

谷秉芳吃惊地说，闹半天，那四千块钱，还是掏的你个人腰包啊？

项林忙使眼色，说你小点儿声行不行？我不掏个人腰包，咋变出四千块钱来？咱又不能犯经济错误。

谷秉芳说，这个大窟窿，可够你填补一阵的了。

项林说，年底不是还有点儿奖金什么的嘛，咱是甘愿当本分丈夫，不然，要想蒙她，啥道儿想不出？这回，有你作掩

护，我更不怕她了，慢慢来，慢慢来吧。

谷秉芳说，这事是你我共谋，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也承担一半。

项林说，不用，这份功劳，你还是都给了我吧。

10

先是最新的一期《雄关文学》放在了老板台上，让刘成吉看了不免脸红心跳，不是因为文章胡编乱造水分太多或随意拔高玄天舞地一味吹捧，倒是那位能侃能喝的作家的活儿做得实在漂亮。封面鲜亮抢眼，在车水马龙人潮涌动的蔬菜市场背景下，刘成吉戴着一顶毛烘烘的狗皮帽子，手里拿着一只通红的大西红柿，正跟菜农谈笑，朴实中透着豪气，神采奕奕又不失生活气息，身份与场景都恰到好处。翻开正文，头题位置便是两万来字的报告文学《东林堡蔬菜大市场和一个人的名字》，文章也写得好，不知怎么就让闷雷挖出了那么多刘成吉自己都已忘却的故事，在写到大市场创业之初的艰辛时，还讲了刘成吉那个让人喷饭的把毛驴当媳妇的趣事。文章里时不时地引经据典，纵论古今，评点中外，笔触深刻而不失活泼，凝重中又透着灵俏。

这是在写我吗？不是我又是谁呢？刘成吉怔怔地望着封面上自己的光辉形象，心里不得不叹服闷雷确是高人，且不论他妙笔生花的本事，单说空口套白狼，硬是能不动声色地让你放下思想武装，又在你不介意间，“逗”你往外“交代”往事！只是……这文章做得太大了，有失张扬，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看了去，还以为咱不定花了多少票子，又请作家又买版

面的，在玩儿沽名钓誉的把戏呢。

这般想着，刘成吉便大声喊过宣传委员，劈头就问，早跟你讲过，不许宣传我个人，这算什么？

张际辉说，文章我看过了，与事实基本没大的出入。作家也打过电话来，说文责自负。

刘成吉说，他自负？他负得了吗？这么一整，就好像我刘成吉独贪了天功，乡里的弟兄们谁没为这个市场出力？让我以后还咋跟大家见面嘛。

张际辉说，乡长不妨换个角度想。这篇文章虽说是拿你说事，但受益的还是咱东林堡大市场，不然，咱得花多少钱，才能做来这么大篇幅的广告？

刘成吉说，我宁可花钱做广告，也不占这个便宜。你手上是不是还有这期刊物？都给我锁起来。

张际辉说，一共寄来五本，我手上还有两本，另两本让别人抢去看了。既然公开发行了，咱还管得了啊？

刘成吉说，那是他们的事，反正到了咱们这儿的，一本也不许再往外扩散。你把那两本也赶快收回来，谁也不许再给看了。

《雄关文学》在同一天也摆上了西林堡乡长的案头。项林高兴，哈哈笑说，不错不错，正合吾意。瞧着吧，这回刘成吉可要有追星族了，真要碰上两个傻丫头，那老兄还得费一番心思粉碎围剿呢。谷秉芳给闷雷打去电话，闷雷不无得意地说，拙作极有可能变闷雷为惊雷，一炮打响，市里的《黑土地时报》已告知要全文连载，这个活儿，真是一手抓了票子，一手抓了面子，两手都硬了起来。我要好好谢你呀！

很快，省报上的文章也登出来了，是那篇报告文学的精

缩版，还配发了照片。这一下，就好似在东林堡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强劲的冲击波由乡而县，由县而市，刘成吉一下成了名人。有人告诉项林，说近些天去东林堡参观学习的人，就好像麻将桌上庄家自摸杠开花，翻了一番又一番，连外省市都有人跑来了，而且来了就一定要刘成吉亲自出面传授经验。项林嘿嘿笑，说这叫名人多累，刘成吉有一壶喝了，等着吧，下面还有好戏呢。

最先感知这场好戏震撼力的是刘成吉。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好友夜里跑到他家，关切中透着愠恼，责怪他浮躁张扬，怎么就忘了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怎么就没想到上封面，出大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说这几天，县委县政府的人都在议论这个事，虽然谁都否认不了东林堡为县里的产业化农业起了龙头作用的事实，可也有人提出，推进产业化大农业是县里的总体战略规划，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在为此献策献力，刘成吉如此突出自己，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作用放在了哪里？甚至有人说，上封面发表这样的文章，没有不动钱财的，刘成吉花公家的钱扬自己的名，其政治品质令人怀疑。刘成吉大叫委屈，说我根本没让谁来写我，又哪花了什么钱？有账不怕查，此事一问杂志社便知。好友讲，此事查又何用？像酒后把毛驴子当媳妇的事，你自个儿不讲，耍笔杆子的人又怎么会知道？还有更不好听的话呢。有人说，今年县委班子要换届，刘成吉选在此时搞动作，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刘成吉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张着嘴巴好半天说不出话，脑子里混沌一团，一时难理出个头绪。

这一夜，刘成吉大睁了两眼，一宿没睡。官场风云，远比市场险恶。细想想几篇文章发出后的这段日子，县里的领导

确实比以前少来东林堡了，就是见面，也只是表面嘻哈敷衍，少了许多实质性的交谈内容。这个跟头摔得如此狠重，让你哭不得，说不得，连声冤枉都喊不出……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从头想一想，虽说送了作家烟茶，还请喝过一顿酒，可那也是我们自愿，即使不送，想来闷雷也断没有文章写完弃之不发的道理，那个书生看起来豪爽坦荡，不似卑琐小人。可他们的刊物真就甘做无私奉献吗？这其中是否还有未知的其他背景呢？

这般一想，刘成吉不顾夜深人静，翻出闷雷的名片，就抓起了电话。当然，刘成吉毕竟是刘成吉，他不会莽汉一般出马一条枪，直捅捅地直逼要害，在按下号键的那一刻，他已想好了试探的借口。

真是不好意思，半夜三更的，惊扰作家了吧？

我是夜猫子，刚睡。难得刘乡长打电话来，惊跑了梦中的毛驴子也是不胜荣幸。闷雷从睡意蒙眬中醒来，很快恢复了爽快与幽默。

刘成吉笑说，毛驴子的故事叫你这么一散播，流毒甚广，都成了糟蹋酒鬼们的典故了。现在我是连上老婆的床都难，人家让我还是跟毛驴子睡去。

闷雷也笑，说我罪该万死，等以后有机会，当面向嫂夫人请罪，千万不要为了这点儿小事伤害夫妻感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呀。

刘成吉说，太晚了，不敢多打扰，我还是快说正事吧。我有位企业家朋友，看了你写我的那篇文章，对老兄的文笔和学识都大加赞赏，让我引见，也想请老兄劳神用笔，不知老兄能不能赏我这个面子？

闷雷犹豫了，说这事嘛，我得和主编请示。和企业家交朋友是求之不得，开阔眼界嘛。只是……这里面还有些实质性的问题，我个人不好自作主张。

闷雷的迟疑，验证了刘成吉心中的疑惑。他问，是不是还需些费用啊？我的朋友说了，我怎么出，他就怎么出，而且只高不低。至于作家本人，他也心里有数，市场经济嘛，按劳取酬，情理之中。

闷雷说，有刘乡长这句话，我就心里有底了。我随时恭候调遣。

刘成吉问，可到眼下为止，我还不知若是出资，我们东林堡该是个什么价呢？

闷雷说，你们嘛，另当别论。

刘成吉说，可别，我总不能说我一分钱没花，那你还让我怎么一手托两家？

你们嘛……也不是一分钱没花，有人愿给你们出，也就行了嘛。

刘成吉心头不由咯噔一下，问，是谁出的？

闷雷又犹豫了，说这个事……朋友有嘱在先，你最好就别问了。

惊惑的刘成吉故作轻松地哈哈笑起来，说，有人不光给我保了媒，还给我娶了媳妇，眼下我已入了洞房当了新郎官，再保密还有什么意义？总不能让我备了供品，还不知进哪个庙门去烧香磕头吧？

闷雷狠狠心说，这样吧，我只能点到为止，你自己去猜。一、你的同行；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刘成吉怔了，我们乡里的？

总得隔条马路吧。

刘成吉顿悟，怎么就没想到是他？那老兄在官场比我混得年头多，混成了白尾巴尖的狐狸，在市场上跟我斗不过，才出此邪招损招。此一招是蘸了蜂蜜的辣椒，初入口，甜甜可口，可等你嚼了两口，才知道了其中的厉害呀！

11

刘成吉心里窝囊，找了个时间，将自己听到和想到的都跟宣传委员张际辉说了。张际辉也很是吃了一惊，恨项林是白脸曹操，出招阴狠，也恨自己脑袋简单，怎么就没想到世上本无免费的午餐。当初，闵雷来乡里采访，先找的是自己，自己只以为这对宣传东林堡有好处，是白拣的便宜，便热情接待，还力促刘成吉和闵雷见面喝酒。要说责任，这事主要在自己。他说，这事怪我，你骂我吧。刘成吉说，算了，往后多加小心就是了，我心无鬼，也无愧，不怕见太阳，大不了让别人多嚼几天舌头。

可刘成吉越这样说，张际辉心里越是不安。刘成吉对自己不薄，自己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是刘成吉让他来乡里当通讯员，又跑上跑下地将他转为乡干部的正式编制，后来又向县里力举让他当了乡党委宣传委员。士为知己者死，可自己这是做了什么呀？没帮上乡长什么忙，反倒帮别人往乡长身上泼了一盆难洗难刷的污水。平时，乡里的同事们没少私下议论，说刘乡长要人品有人品，要政绩有政绩，迟早要去县城挑大梁的，可这么一来，起码这一届换届，怕是要往旁边靠靠，没戏了。再深想，那项林也太不地道，下了血本地夸你，

目的却是不把你夸走，就把你夸倒，让东林堡的领军主帅没了心思做文章，他们的西林堡就可乘虚而上了。张际辉越想越恨，吃不香，睡不安，便要想个办法报复一下项林，也让他尝尝遭人暗算的滋味。思来想去的，脑子一热，真就想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也许更损更不地道，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活该！这个主意不能跟刘成吉说，说了他肯定不同意，日后可能还要承担责任，那就自己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好了，即使日后闹出满天风雨山高水低，也好一人蛰伏避开追究，谅他项林手无证据，只好去吃哑巴亏！只是，此计一出，那个谷秉芳总要沾些埋汰，尤其年轻女士，最怕的就是这种绯闻，但谁让你帮着项林为虎作伥呢？她要不是个女的，这个主意还想不出来呢。

张际辉主意拿定，便不管天不顾地地依计而行了。县委机关门厅里有个信箱，靠墙而立，长长的一排，每个乡镇和部委办局各置一屉，县里有什么不太急的文件或宣传材料，便都塞进那里，各部门再定期派人去取。东林堡乡取送文件的差事就是张际辉兼着。那天，张际辉用钥匙打开信屉时，见身边没人，便鬼鬼祟祟地塞进几家信屉一片纸笺。他没挨家都塞，有那么几张就足够了。他也没敢往纪检委和监察局塞，真要查起来，动静可就闹大了。

纸笺上的文字是电脑打印的，只寥寥六行，是打油诗。

有个乡长叫项林，
来个副手玉佳人，
项林本性天蓬帅，
见了嫦娥丢了魂。

丢魂就要有故事，

不信请您去西林。

那些来县委取文件的人，本都是一些普通干部，再加传单是赤裸裸无遮无掩的，顺口溜又上口好记，所以一传十，十传百，立刻风一般传遍了各乡镇。

那几日，项林和谷秉芳只觉人们投过来的眼神都怪怪的，躲躲闪闪含了许多内容。俩人奇怪，掩上门，悄然交流探询，没想，这越发给猜测的人们提供了佐证，话儿传出去，好像西林堡乡的两位领导真是关系暧昧了。

这天，县委主管组织干部的副书记亲自打电话，把谷秉芳找到县里去，先是问了几句她在乡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话头一转，便说县委准备将她另派一个乡去工作，征求她的意见。谷秉芳虽年轻，也是有一些领导工作经验的，自己刚去西林堡几个月，这么突然调动，显然很不正常，又联想到乡里干部近几天的不正常，便问，能不能将县委领导的真实意图告诉我？副书记犹豫了一下，便将传单的事委委婉婉地说了，又说这样调动，也是出于对下来锻炼的年轻干部的爱护。谷秉芳气红了脸，忍着，再问，县委领导是相信那样的传言，还是相信我的党性和人格？副书记说，如果我们真相信那种传言，就不会仅仅是将你的工作调动一下了。谷秉芳说，有领导这话，我就放心了。我的态度是，不动，坚决不动。如果我同意去别的乡，那就等于默认了自己行为的不检点，也默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项林同志的诽谤。

谷秉芳回到乡里，关上门，委屈得好流了一阵眼泪。项林奇怪县委领导为什么突然将她找去谈话，又奇怪她为什么一

回来就关在屋子里不肯见人，便几次敲门想询问和安慰。谷秉芳不开门，只是隔门对他说，项乡长很快会明白的，你也有些心理准备吧，我们遭人暗算了。

项林晚上回到家里，见厨房里冷清清，夫人却捂着大被在床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急上前问是不是病了。没想夫人突然掀被而起，破马张飞似的跳下地，抓起枕头往他身上摔，抓起杯子也是摔，还疯了一样地吼，你这个猪八戒，你这个老骚猪，你去风流吧！姓谷的年轻，姓谷的是嫦娥，你去围她转吧，你去跟她过日子吧，你还回家干什么？项林怔了怔，旋即明白了谷秉芳为什么从县里一回到乡里就有了异常表现。他知道这种时候越是劝，女人越要逞性，也越发相信不定从哪里听来的那些混账话，便干脆采取了以硬治硬，以牙还牙的策略，你吼我也吼，你摔我也摔，你摔枕头我干脆掀床铺，你摔杯子我就摔茶壶，甚至做出要砸电视机的样子。

这一招果然见效，夫人立刻扑上前死死按住他的手，说你先把话给我说明白，再砸再摔随你便！

项林吼，你让我说什么？

夫人说，你为什么这几个月总是夜里往外跑？为什么动不动就夜里不回家？为什么你偷拿了家里的钱，偏去找姓谷的帮你撒谎骗人？说，你说呀！

项林听夫人提出这样的一连串问题，想想还真像是些寻花问柳的蛛丝马迹，如果让局外人听去，不能不让人心里划魂儿，看来夫人听了传言，确是信以为真了。但这种时候，越解释女人越不相信，不如干脆破罐子破摔，且等她冷静时再从容应对，便瞪着眼睛喊，你家爷儿们在外面被人扣了屎盆子，没想回家你还帮着胡搅蛮缠，这个家我还要它干什么！你

要信得着我，就好好跟我过日子，你要相信外人的，那好，我现在就走，你休想让我再回来！

夫人死抓住他的手不让走，说，你敢发誓没有那些破烂事吗？

项林说，我要做了半点儿对不起你和家里的事，立时变成王八爬出去，再叫大卡车从我身上轧过去，碾死，碾碎，碾成泥，这你满意了吧？

夫人听了此言，便趴到床上呜呜地放声哭起来。

这一夜，夫妇俩平静下来，却彻夜难眠。夫人问，有人下这样的黑手整你，你知不知道是谁？你真就想当灶坑里的王八，憋气又窝火的就这样忍了？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项林也不想再遮瞒妻子什么，便将如何与东林堡竞争，自己又如何让谷秉芳请作家宣传刘成吉的事都讲了，连擅动家里存款的事也一并和盘托出。他说，这事，我估计必是刘成吉所为，我料到他迟早会报复，但万万没想到，一个堂堂国家干部，会使出这种无法无天的卑鄙手段。

夫人说，这叫诬陷，这叫人身攻击，是犯罪，起码也是严重违纪，你去告他！

项林苦笑，说我只是猜测，一无人证，二无物证，怎么告他？刘成吉这个人，狐狸一条还成了精，他既存心撒了一泡骚尿恶心你，就早把退身之步想好了。慢慢等机会吧，我绝不会轻放过他！

12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刘成吉不可能没听说传单顺口溜

的事，他还知道项林回到家里，夫人跟他大哭大闹撒了一场泼。一个小小县城，县直机关和乡镇干部基本都住在县里统一建造的那几幢住宅楼里，一家有事，众人关注，尤其是夫妇间这种你猜我疑的打闹，历来都是热点中的核心。初时，刘成吉还起疑，说项林和谷秉芳如何如何，能吗？虽说项林为市场竞争，急得乱挠墙根子，恨不得请出诸葛亮为他当军师，可这种事，还不至于让他乱了分寸吧？一乡之长真要起了花心，西林堡市场也是莺歌燕舞，年轻漂亮的小姐投怀送抱的自不会少，还用得着去吃窝边草吗？再说那谷秉芳，听说先生是市水利局的副局长，新提拔起来不久，年轻干练，前程无限，她会移情到项林那个土包子身上吗？她不要家庭和政治前途了啊？她敢断然拒绝县委调她去别的乡镇的动议，已足可见出此女子的坚毅、自信和不听邪。再细想，此事恰恰发生在自己与张际辉谈论了对闷雷文章的疑惑之后，刘成吉只觉脑门刷地冒出一层冷汗。娘的，这个张际辉，此事若真是他所为，那可彻底臭了我刘成吉的为人了，司法纪检部门可能暂时无凭无据难以追究，但让人们把怀疑的目光盯向自己，那种内心深处埋藏的轻蔑可比受了什么样的法纪处理，都更难消除影响也更具潜在的祸患啊！

刘成吉把张际辉叫到自己办公室，关门，落锁，冷着脸说，我现在不是乡党委书记，也不是乡长，我只是你大哥。我问你，大哥这些年对你怎么样？

张际辉躲闪着刘成吉如锋如炬的目光，惴惴地说，这辈子除了我爸我妈，也就大哥对我恩重如山了。

刘成吉说，少扯那恩重如山的淡，我不爱听。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要真把我当大哥，你就实话实说；你要想跟我扯犊

子,那好,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再跟我套近乎,我嫌丢人!

张际辉说,大哥别说问一句话,就是让我去死,我立马头撞南墙。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我也知道大哥要问什么。

刘成吉问,臭项林的那个事,真是你干的?

张际辉点头说,我实在是为大哥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刘成吉虽说早有思想准备,可听张际辉认了账,一股怒火还是直从心底窜上来,大巴掌抡出去,惊天动地一声脆响,重重地落在张际辉的脸颊上。刘成吉骂,你个混账王八蛋!大哥今天就教训教训你!

张际辉不动,只是用手轻轻抹了一下鼻孔流出的血,说,大哥,你别生气,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派车吧,我马上去县里,是去公安局,还是纪检委,你定,我一定如实把事情说清楚。

刘成吉长叹了一口气,说,你呀,你呀,你把你大哥当小人了,你以为那样我心里就好受啦?这样吧,你抓紧在县里最有档次的饭店安排一桌饭,把项乡长两口子和谷书记都请去,到时我也去当面请罪。这一步先走下,人家不原谅,再说下一步吧。

张际辉为难地说,要是人家不肯赏这个脸,可怎么好?

刘成吉说,你就是头拱地,挨个儿把他们背去,也一定要把他们都请到位。后面的戏,我主唱,你随着就是了。

张际辉恭恭敬敬登门一声请,虽没明说请客因由,但项林和谷秉芳都估摸到可能是什么事了。俩人商量一番,都想知道此番事端的来龙去脉,也都想看看刘成吉还会变化出怎样一种嘴脸,而且,也极可能借此机会抓到反击控告的证据,

便答应了。用项林的话说,就是鸿门宴,也要去闯一闯。张际辉还要登门去请项林的夫人,项林说,你要出面她极可能不去,这事交我吧,不管好说歹说我把她拉去就是了。

那一天,项林夫妇和谷秉芳端坐正席,冷若冰霜。刘成吉亲自斟酒布菜,满面诚恐,躬身捧杯说,今天请几位来,只为一件事,请罪。前些天,我刘成吉一时心里不痛快,就走火入魔,闹了一出疯狗咬人的丑剧,伤害了项老兄和谷书记的人格,也伤害了项老兄和大嫂的夫妻感情。为此,我悔青了肠子,愧披了人皮,所以特把几位请来……

张际辉忙起身,打断刘成吉的话,说,那个事,完全是我一个人所为,刘乡长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后又狠狠批评教训了我,他是替我受罪。

刘成吉喝道,你旁边给我待着去,今天没你说话的地方!

项林冷笑说,你们二位不用唱双簧,还是先把责任说清楚,那个事到底是谁干的?是一人所为,还是俩人共谋?

张际辉抢着说,这事,确跟刘乡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要是说一句假话,判坐十年牢我也绝无怨言。刘乡长要是知道,他也不会把几位请到这儿来。

刘成吉说,是不是共谋,我也难逃罪责。于公,我是他的直接领导,有失察之责;于私,我们情同手足,我为兄长,纵容姑息也是一罪。而且,际辉做出此事,也完全是为了我。所以,这件事,无论是党纪还是国法,追究起来,我都甘愿随张际辉一块接受惩罚。好,我们二人现在就啥也不说了,只喝认罪酒,只要项老兄和大嫂,还有谷书记不点头,我们就一直喝下去。

那是五十多度的五粮液,二两的杯子,刘成吉和张际辉

一饮而尽；再斟，又是一饮而尽；等饮下第三杯，张际辉已是满面红紫，身子都开始打晃了。谷秉芳怕再喝下去，喝出人命可就是塌天的祸事了，报纸上没少有这方面的报道，况且那件事事出有因，自己和项林都是始作俑者，人家又是主动认错，便急上前按住刘成吉还要斟酒的手，说刘乡长，我们看出你们是真心知错了，无论同志之间，还是兄弟姐妹，还是以和为贵，到此为止吧。

那张际辉闻此言，扑通一声跌坐在椅上，伏在桌上抱头痛哭，我不是人……我脑袋一热咋就做出了那样的事呀，真是对不起各位啦，还让刘乡长陪我遭这么大的罪……

那是男人发自心底的真切的痛悔，哭得几个人心里都有些酸楚。项林夫人还有些不肯依饶，说，这事闹的，一座县城谁不知呀？我一个半老婆娘，无所谓了，可谷书记年纪轻轻，又是上边派下来锻炼的，往后，还让人咋出门见人？几杯酒，还能盖了一辈子的脸呀？

刘成吉沉吟一下，说出已存在心里的主意：想消除影响，却也不难。后天就是星期天，我请嫂夫人和谷书记豁出点儿时间，也休闲一下，手拉手在公园里亲亲热热走一走，再去商场转转，满天云说散也就散了。还是那句话，小小县城，多大的地方，随便是谁放个屁，满县城都闻得到臭味。只要几位宰相肚里行了船，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项林不由心里一动。四两拨千斤，如此简单而见效的办法，怎么又叫他抢先想了去？人比人得死，不能只怪自己这些天只知一味憋气窝火当局者迷吧？

谷秉芳心中也佩服刘成吉的举重若轻，便有意借了话题轻松气氛，笑说，刘乡长，你别刚认了罪就转着弯儿地骂人，

我和大嫂去大街上转一转，怎么就成了一人放屁满城臭？

众人便忍俊不禁，哄地笑了，连张际辉都急忙捂住了嘴巴。刘成吉忙做掌嘴状，说，该打该打，比喻不当。应该说，是我刘成吉放个屁满城臭，嫂夫人和谷书记打个喷嚏就满城芳香啊。

众人又笑。项林有意矜持着，端起杯说，管他臭与香呢，喝酒喝酒。

13

羽扇一挥，烟消灰灭。谷秉芳和项林夫人在县城大街上亲如姐妹地一走，那些传言果然很快风一般吹散而去。有人还当面逗项林，说老项行啊，后宫平静，母仪天下，给介绍介绍经验吧。项林初时心里还高兴，也佩服刘成吉的谋划，但很快心里又不平了起来。不管怎么说，事情是刘成吉手下的人闹腾起来的，他指挥我的夫人和西林堡乡党委副书记大庭广众面前本色出演一次，就这么拉倒啦？是不是也太便宜他们啦？起码，他们也把西林堡的三军帅帐折腾得一度乌烟瘴气，损失还是有的，这笔账总还是要算一算。

可还没等项林想出这笔账要怎样算的办法，一天，刘成吉突然亲自驱车，再一次光临西林堡，对项林说，咱们东西两个大市场，总这么你争我斗的不行，且不说让外人看笑话，就这般内耗窝里斗，也自伤精力财力。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总算想出个主意，你看看行不行？乱季蔬菜主要就是那么几个品种，茄子、辣椒、西红柿，还有韭菜、豆角、茼蒿菜，几乎占了销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的想法是把这几个主

打品种二一添作五，分开，你们西林堡负责销售一半品种，我们东林堡负责另一半，两个拳手同时出击，各有侧重，不信咱们两个大市场还有争斗。项林听了，心里不由一怔。如果按以前的销售总额计算，东林堡和西林堡大致应在七三开，西林堡有时还要低些，这么一调度，就是二五对折，东林堡明显是吃了大亏的。市场经济，赢利是杠杆，刘成吉这么整，傻啦？他冷冷一笑说，说是好说，可事情办到什么程度，可就难啦。你我定下西林堡只管收购批发辣椒西红柿，可菜农还是往你们那边送，我还能拦着不让你们做生意呀？刘成吉说，这好办，你派上督察员去我们那边，我也可以派个人过来，既定下来，就得按规矩办，谁违规谁受罚。依我看，只要坚持半个月，就不成为问题了。项林说，这么一来，你老兄可就眼看着吃亏了。刘成吉说，什么吃亏占便宜的，咱们是为谁干？挣了钱还能揣进自己腰包啊？两个乡同时发展起来，乡民们共同富裕，这是好事嘛。你可能还怀疑我的真心，那我就再说一句深层次的话，上回那件事，怎么说，也是我们那边不地道，如此协商，共同发展，也算小弟表示歉意吧。项林心里高兴，再问一句，你可真想好了？刘成吉点头，想好了，你也再想一想，如果没别的异议，那就马上启动。两乡各派一名分管副乡长，大方向定下来，具体协作细节让他们去商量。

西林堡市场很快热闹起来，销售额明显攀升。市县的新闻记者们闻风而动，又做出不少好文章，说这是强强联合，共同发展出精彩乐章。难免有些抱怨的是东林堡来卖菜的菜农们，说家门口放着现成的大市场，凭空让我们多跑二三十里路，不知精明透顶的刘成吉脑子里的哪根筋扭了，怎么做出了这种胳膊肘往外扭的决定，让人难琢磨呀！可抱怨归抱怨，

过了几天，也就没人再提这些话了。

项林和谷秉芳也没少为这事犯嘀咕。谷秉芳说，以刘成吉的精明，他主动有此动议，肯定还另有深层次的考虑。项林说，他说了，是作为对那件诬陷之事的补偿。谷秉芳说，你信吗？项林笑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依我推想，他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打算。听说市委组织部很快就要派人下来考核干部了，县委县政府两个班子的领导都要有调整，他老兄是不是一想进一步堵住咱们的嘴，二想争取更多人的选票啊？谷秉芳想了想，摇头说，也未必这么简单，刘成吉想再进一步，这是人之常情，可他还不至于这么急功近利吧？项林说，那你就再留留心，看这老兄到底还要有什么举动。

几天后，市委组织部的人到了县里，单把项林找去谈话，三盘两转，就问到了对刘成吉的看法，又问西林堡为什么不惜出资，做宣传东林堡的事？项林谨慎作答，说我一直很佩服刘成吉，他如果能把东林堡做得更好，或者说，他能到县里担更重的担子，对我们西林堡的发展一定大有好处。又问，听说有人散发了很不利于你的传单，你对这事怎么看？项林坦率地说，这事是东林堡的个别干部所为，跟刘成吉完全无关，但刘成吉严于律己，深刻自省，对那位同志严肃批评，又主动想办法平息了那些传言，这也是很让我感动的地方。再问，刘成吉主动建议，两家大市场既联合又分工，分品种销售，作为直接获得好处的一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项林说，刘成吉办事，历来深思熟虑，西林堡得了好处，作为乡长和乡党委书记，我深表感谢，至于他还有什么别的想法，组织上最好去找他本人谈，我不好妄加评议。

又过了一些日子，谷秉芳急匆匆地从市场上跑回来，神

情有些古怪，透着兴奋，又透着沮丧，对项林说，知道了，总算知道了。项林起身替她倒了一杯水，说你别急，先润润嗓子再说，知道什么了？谷秉芳说，总算知道刘成吉为什么主张分品种经销，把利润跟咱们平分秋色了。从去年一入冬，他就在东林堡最东边的两个村子搞起了大棚花卉种植实验，还从外地请来两位种植花卉的专家，就住在两个村子里指导，听说挺成功，眼下已经打了花骨朵，准备往沈阳那边销售了。有郁金香、百合、睡莲什么的，这都是常规品种，还有鹤望兰、花烛，一枝能卖上二三十元。花卉眼下在咱们北方可是抢手货，种植和交易的利润都比蔬菜大得多，据说至少在一倍以上。刘成吉在这件事上，是分三步走，一步是去冬的小范围实验；成功后今年开春就要大面积耕种，这是第二步；到今年入冬，他就要发动更多的东林堡菜农弃菜改花，东林堡市场也将辟出一半的力量交易花卉，这是第三步。项林听得瞪大了眼睛，问你是听谁说的？谷秉芳说，有两个菜农因为磕磕绊绊的事，在市场上打起来了，我去劝解。有一位是东林堡来的，正在气头上，便把这事骂了出来，说谁稀罕受你们这份臭气，等我们的花卉市场搞起来，就是八抬大轿抬我，老子还不见得来呢。我听他话里有话，就把他请到茶馆里去，好烟好茶，好言安慰，他这才断断续续地把这些话告诉了我。他说刘成吉早有话叮嘱，这是商业机密，谁露出去，就找谁算账，让他一年在东林堡卖不出去菜。菜农说这是看近来两个乡的领导关系不错，一个饼子两家都掰开分了吃，花卉也很快要出棚上市了，才肯把话告诉我，还说这回更不怕了，东林堡不让卖菜，我还有西林堡，大不了多跑几步路。项林听得发呆，好一阵才恨恨地拍腿说，这个老兄，高手下棋看三步，他却看五步。他是家里

有了金凤凰,快下蛋了,要抱窝了,才将下蛋的母鸡往别人家窝里分。市场经济嘛,归根结底一句话,无利谁也不起早!谷秉芳说,不管怎么说,刘成吉这一步,对咱西林堡也是个促进。项林点头说,那是那是,咱们一要感谢,二还是要想办法往上追,他想五步,咱们就得想七步,不然总跟在人家后面,拣人家让出来的蛋,总不是致富发展的根本之计呀。

14

过了谷雨,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乡民们开始忙于种大田了。

有消息传来,刘成吉升任副县长,主管农业。那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时,项林特意要了一瓶酒,亲自给大家斟上,说为了刘成吉高升,也为了咱们西林堡日后的大发展,干杯!谷秉芳突觉天目顿开,竟不由多看了项林两眼。

刘成吉去县里报到那天,项林带乡里的干部坐车早早赶到路口去送行。远远见东林堡的那辆黑色奥迪开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长长的摩托车队,足有上百辆。刘成吉坐在小车里不断往后挥手,示意不要再送,可那车队紧追不舍,只是不散。项林见了这一幕,感慨道,一个干部在一块地面上工作几年,能干到这个份儿上,少活几年也值啦!

刘成吉看到西林堡的人,把车停下,钻出车,大步而来。项林笑道,往后,刘老兄就是县里的父母官了,东林堡和西林堡是一奶同胞两兄弟,可得一碗水端平,再来不得有厚有薄啊。

刘成吉却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能负重的叫它驮碑,能下雨的叫它播霖,还是各尽其能、各尽其才的好。来日方

长，再作计议吧。

众人一时不解，都没有接话。

刘成吉又握住谷秉芳的手，低声说，好事坏事你都做，你说我是该骂你还是该谢你？

谷秉芳笑说，好事坏事相辅相成，一言两语怎说得清？正如刘副县长所说，来日方长随你怎么想吧。

刘成吉使劲摇了摇谷秉芳的手，回转身去，坚决地拦住了那些还要骑摩托给他送行的菜农们，说，到了国道，就出了东林堡地界，各位千万不要再送。我刘成吉知恩必报，多谢了。

刘成吉乘车远去。西林堡的人也返身上了汽车。项林小声问谷秉芳，刚才刘成吉跟你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

谷秉芳想了想，说，现在社会上有一句话，"要想臭人，就上新闻；夸比骂好，夸多必倒。"你没听过吗？

项林似很惊诧地说，哦，还有这话？

谷秉芳又说，闷雷写刘成吉的那几篇文章发出后，听说没少有人提出异议。闷雷给我打来电话，说市委组织部考核时，专找过他，详细地问了文章写作前后的经过，问他是不是从刘成吉手里拿过赞助或酬劳，还查过账。闷雷不敢隐讳，以实相告。市委组织部还听说了有人散传单污蔑咱们俩的事，一度怀疑刘成吉的政治品质，在我休假回家时，特意找我谈了话。我按所知道的，也是如实反映。不然，刘成吉差点跌了大跟斗呢。

哦，是吗？项林应了一声，脸就扭向窗外去了。"是吗"两字的语调淡淡的，让谷秉芳听得心里怦然一动，听那语气，项林对此似乎并没感到多大的意外，如果真是那样，或将刘成吉吹捧出局远离东林堡，或让刘成吉腹背受敌无暇顾及大市

场，他都早有考虑，此一招是两面刃，都足以伤人不轻，出此招术的人袖里乾坤，令人暗怕啊！

小车往西林堡飞奔，车里的人一时没话。大地已是一片如烟如雾的绿色。好一阵，项林才自言自语地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刘成吉可能要有大动作了！

原野又起青纱帐的时候，一纸命令下来，调项林去东林堡乡任党委书记兼乡长，听说这个动议是刘成吉提出来的，说要保持东林堡蔬菜批发市场的优势并力求更大发展，非项林难当此任。项林拿着任命书好发了一阵呆，问谷秉芳，你说我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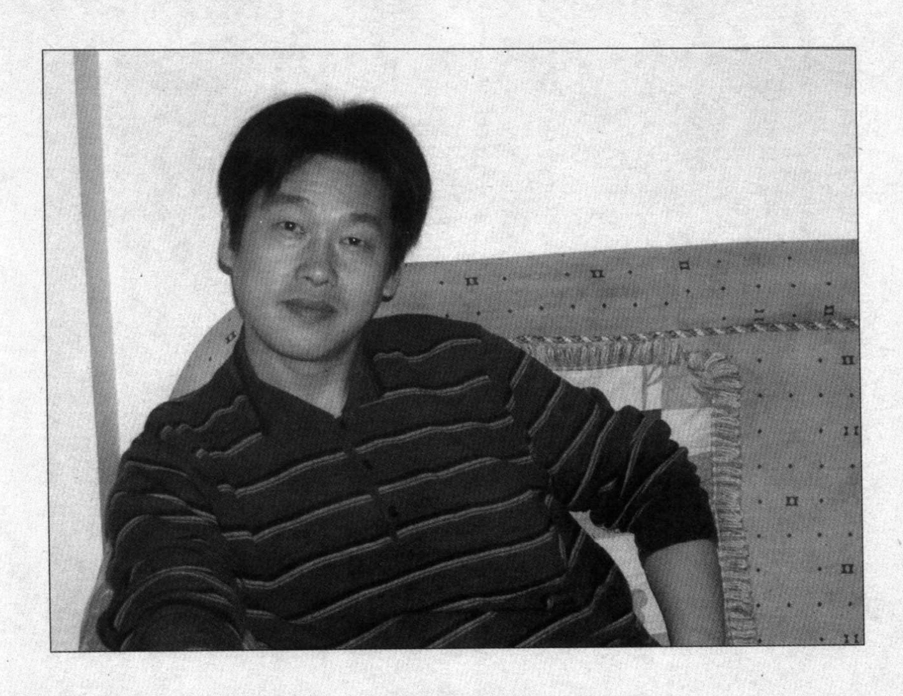
紧接着，县里开会，重新调整全县的产业化格局。刘成吉在会上讲，全县大棚蔬菜已初具规模，但要取得更大发展，光在自家门前你争我斗不行，得想办法占领并扩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县里决定，东林堡除了继续保持乱季蔬菜优势外，还要尽快扩大花卉种植和销售规模，力争在两年内，销售数量和税收总额都要翻上一番。而西林堡则在种植和销售大棚蔬菜的基础上，再增加生猪和肉用牛羊的养殖和销售，要大上快上，争分夺秒要效益。两个拳头都要打出去，打出全县的名气与声望！

会后，谷秉芳和项林一起坐车往回赶。到了路口，俩人下了车。项林说，这回，我得往东去了。

谷秉芳说，别忘了西林堡，往后还请手下留情。

项林说，大目标虽说一致，但涉及各乡利益，却得寸土必争寸金必得，市场经济嘛，光想友情义气也不行。

谷秉芳点头说，很好，也对。我想起一句刚学来的乡间老话，那就吃着谁，向着谁吧。



李国彬小传

李国彬，安徽滁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安徽省分会会员。已有著作：长篇小说《墙 gratwall》、短篇小说集《毁灭与抒情》、诗集《深夜谁在敲门》以及剧本《电台营》、《中都恋事》等。其中，长篇小说《墙 gratwall》被列入广东电视台生产计划，改编后的电视剧为《铁血儿女》。收录于该集中的小说《罗拉》被曾拍过《大宅门》、《橘子红了》、《天下粮仓》的同乐影视公司买走版权。

作者最喜欢的一句话：一生钟爱，可以当药！

最大的愿望：做一个资深的媒体专家和媒介导师

文学追求：烂不掉的语言

从身后拍你肩膀的情节

可供今生温暖和亲和的形象

会被历史留存和刻录的思想

李国彬

我要罗拉

一

这种叫做盐酸氯丙咪嗪的注射液，我已经连续用了一个礼拜，而且，每天的剂量都在加大，昨天已增加至150毫克，我的两只手上扎满了针眼，看上去如刺绣一般。尽管如此，我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

睡不着，睡不着，哪怕是一秒钟也睡不着。我不知道是谁偷袭了我，又在什么时候将那个沉重的工业卡尺卡在了我的头上，并一点一点往脑髓里挤压，我感到颅骨即将破裂，并能听到细微的断层声。我向医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的感受，医生说：没有人会这么做，你要安静。我为医生对病人的漠视而充满了对抗和痛苦。

大概是到了下半夜了，我有了睡意，实际上是浑身疲倦

带来的反应。恍恍惚惚之中，我被一种隐约的埙声撩醒，这声音浑厚而悠长，听来则是在我混浊的心底缓缓搅动，令我不安和凄惶。

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窗外的月亮竟然一动不动，像是贴在天上的一片圆圆的树叶子，又像是一颗晶莹的湿润的即将滑落的秋露。这和那天晚上没有任何区别。

二

我从艺校练功房出来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二十分，走进那条深达一百多米长的巷子时才发现，巷子内原有的三盏路灯如今只剩下了一盏。仔细看去，这条巷子则像是被羽化了一般，由明至暗，渐渐地淡出。我并没有太紧张，因为这条每天我都要走上好几次的老巷子犹如父亲的手掌，厚实而亲切。

我走出最后一抹光晕时，才有点不安，我突然感到两边的墙壁是那么的陡峭，月亮的光根本就无法照进来，走在下面，犹如走在黑暗的井底，而此时所有的声音都被放大了，我的心跳急促而沉重，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在这两个月里，每当我独自在练功房练功时，它都会闪现，神秘阴森得如同漂浮在空中的两粒闪光的幽灵。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双眼睛和另外一些男生的眼睛并没有什么区别，是对一个舞蹈班尖子的垂青，目光中饱含的那种仰慕、惊艳和渴望，常常能使我抛却不安而沾沾自喜，一个女孩的感觉就这么简单。而现在则令我恐慌。我应该马上停下脚步，给在家的父母打个电话，我的手机就挂在胸前，或干脆往回走，从最切实的预感中逃离。但鬼使神差的是，疲劳使我的侥幸心理占

了上风,从而使我根本就不相信只会发生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事情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于是,我仅仅犹豫了一下,又继续向前走去。我的脚步迅捷而凌乱,我想很快走完脚下的这段熟悉而陌生的路,跨进自己的家门,我甚至听到了父亲房间的音乐声。他总是很晚的时候,一边批改着学生的论文,一边欣赏着音乐。就在这时,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瞬间阻断了我急切眺望家门的视线。

他们把我逼到一个潮湿而阴暗的墙角,我终于看清,这是两个英俊而健壮的男孩,也是我们艺校的。其中的一双眼睛正是每天在我练功时要在我身体各处逡巡数次的那一双。此时,它们充满了淫欲和罪恶。

我没有反抗,因为我大脑完全冰结,身体由于丧失意志力而无法站立,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一个高个子男孩先把我的两条胳膊举起来,然后向后抵在墙上。那个长着罪恶眼睛的男孩用颤抖的手,笨拙而粗野地剥去了我的衣服,当我觉得一根粗壮的楔子嵌入我的身体时,我知道这些年来,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被人强奸了。我懂事以来,小心留守和培育的一粒珍珠就这样被人强行采撷了。

强奸我的男孩一直在颤抖,我能听到他的牙齿在打着颤,吻我时,嘴唇冰冷,而那个死死抵着我两条胳膊的高个子男孩则要从容老练得多,他不停地小声地威吓我:别喊,别喊!你知道,这里是艺校的宿舍区,别喊!我恐惧地点着头,我羞辱而痛苦地配合着他们进行了一次完全形式的强奸。

我以为他们肯定要轮奸我,但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个高个子男孩把我搂在他的怀里,用胳膊锁着我的喉咙,指了下

那个在一边慌慌张张系裤子的男孩说:现在没事了,他得不到你,他就要死了。谢谢你成全我的朋友。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毕业了,星期六,麻烦你再来一次,就一次,明白吗?他用脸挤着我的脸说。我已不会说话,他松开我时,我就像一条被人连根斫去的大海藻,松软地顺着墙体瘫痪下去。高个子男孩再次抱起我,并提起我的裤子,下巴斜抵在我的脖子上说:刘露露,我们不怕你,你听明白了吗?说完,他丢下我,和那个男孩一起,像一对鼹鼠,转瞬间就消失在黑暗中。

疼痛在下半夜接踵而来。长到十九岁,我从来就不敢抚摸自己的下身,现在,我感觉它在不停地肿胀,而且伴随着一阵阵细腻的撕裂感。我的头部、脑部,我的两个腋下,我的大腿两侧,都像是有一只枯瘦而有力的手在抓着,一阵阵地痛。我淋浴时才想起来,那个强奸我的男孩,当时由于紧张,两只手一刻也没放松过我的胸部,以保持他的平衡。现在,我的两个乳房已紫成一片。

洗完澡后,我蜷缩在被子里,整个人抖成一团,想到那场野蛮的掠夺,想到怀孕,想到我再也没有第一次奉献给我未来的爱人,想到那个高个子男孩临走时说的那句话,我绝望而恐惧地哭了。而带研究生的父亲就在楼下批改论文,我不敢哭出声来,就紧紧地用被角捂住自己的嘴巴。可是,父亲还是觉察到了什么,他上楼来敲我的门,我忙止住哭泣,装着睡意沉沉的样子。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就来到我的床前,抚了抚我的额头,看了看我就走了。接着母亲也来了,反反复复、唠唠叨叨地问我怎么了。我真想一头扑在二老的怀中,把自己所受到的惊吓、侮辱,把自己的恐惧和绝望,一股脑儿地告诉他们,但我

不敢，我不想让母亲受到震惊，也不想让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的父亲蒙受这么大的耻辱。

父母亲在我这里一无所获，最后走到楼梯当中，俩人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我怕他们会商讨出一个有效的策略，迫使我将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于是我连忙起床，梳洗打扮了一番，匆匆出了门。

这台叫《爱之后现代》的大型歌舞剧是和每一个演员签约的，作为《爱》剧中的主角之一，我自然不能例外，这就是我为什么每天都必须在练功房独自练到深夜的主要原因，从而也是我沦陷于厄运的主要原因。

我赶到排练场时，第三幕《情绪的颜色》彩排已经开始，作为本次演出的签约领袖、《爱》剧的总导演、舞美老师王art见到我进场，显得很不高兴，他一边用自己流畅而圆润的肢体语言为台上的演员们做示范，一边还能腾出空间用极其不满的眼光看我。最后，他作了个手势，叫停了伴奏，再终结演员们的排练，然后又啪啪地拍了几下手掌，环视着宽大的舞台说：都有了。再合练一次，从Bachelor（未婚男子）开始，注意Chest（胸部），挺拔起来，很伟岸很竦峙的那种，明白了吗？要对环境有个交代，要让观众在我们的情绪中找到依托，是最最张扬的那种，而不是一块块chocolate（巧克力），OK！

于是，二十多个男女演员随着他喊出的节奏，在狂风暴雨中舞蹈起来。舞台是全木板的，演员们的脚下发出一阵阵“喀吱喀吱”和“踢踏踢踏”的声音。不久，伴奏代替了王art喊出的节奏，王art退到一边，一挥手，示意我过去。

当我走近他时，他叉着腰，先冲我叹了口气，然后态度恶劣且无不揶揄地说：露露，你现在还不能够做派，我们一切都

还没有为你准备好，我是说提供一个充分的膨胀土壤。我们还不行。这场《爱之后现代》到目前为止，还是一锅夹生饭，是Crisp(脆的)，每个人必须兢兢业业，恪守章程，必须要有危机感和风险意识。无论多么厌倦，心里都要不断重复一句话：I like dancing(我喜欢跳舞)，因为我们签了约，开始与经济有了关系，绑在了同一个火药筒上，OK！在舞台的最后演出中，我们必须挑剔、苛刻，只要鲜花，不要Happening(意外事件)，OK！

我眼里噙满了泪，我想不全是为了王art的态度和自己的自责。我不停地点着头，表达着自己已受到的训斥和震动。王art却愤然转过脸去，并快步走到舞台当中，不断地呵斥着那些把动作表现变形的演员，他多像一个雄心勃勃而无恶不作的奴隶主。

合练在一阵狂飙的架子鼓的打击声中结束，我没敢等王art的助手李伯爵的暗示，马上滑步到舞台当中开始独舞。我要表现的是一个萌芽的意象，一个抽象到具象的状态，要通过十五分钟的动作再现我的环境、我的状态和我的渴望。这个过程由113个动作构筑而成，要求演员全神贯注，准确到位，哪怕有一个环节残缺，就不算细腻，就会削弱对观众情绪的影响力。

但上台不到五分钟，我的意念便开始摇摆、飘移，我的艺术感觉很快就被升腾起来的黑块覆盖，它们是下身疼痛骤然引起的羞辱、不安和惶恐。

王art像雷达一样，马上就把我一片混乱的心态锁定了，他立刻冲上来，躁怒地呵斥我：喂！喂！喂！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在寻找什么呀？你的眼睛不在情节里呀！而是在台下！你

要跟谁对话？跟椅子？你整个动作完全丧失了最起码的轴承感，和你的眼睛一样飘忽。你还在不在我们这个意象中？你在放飞艇，你的舞台感觉完全是Oblong，Oblong（长方形的），OK！

我的排练随即宣告失败，王art愤怒地把一张椅子摔向墙角。那里有一筐便当盒子，遭到猛然一击，便如一盆水，溅得满地都是。

当全部演员陆续离开排练场后，王art把我和另外三个女演员留了下来。

接着，王art跑到舞台一端站着，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把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擦去满脸汗水，然后让我们四人继续排练。尤其是对我，王art像一个可恶的监工，一个环节都不放过，一层一层地过滤和梳理，直到他叫停为止。

露露，我们要谈谈，尽管你很累。王art对我说，同时示意那三个女孩可以离场。你的情绪突然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很担心。你要知道，在全团60名演员当中，在《爱》剧中，最让我敏感的就是你。因为，你是主角，是众香中的第一味，你在台上必须Brighten（闪亮），你的情绪十分重要，可以照亮我们全团的命运。否则，我得全盘输定，我得赔钱，坐牢……

王art的话没有说完，但是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想说他已骑虎难下，这场戏已排了近两个月，下个礼拜三就要首演，换主角已不可能。他显然还想强调，我也是签了合同的，演砸了这场戏，同样要负担15万元的债务。关于这一点，的确令我惊栗，因为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穷学生，我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还取决于父母的钱袋。

果然，下午彩排前，李伯爵又开始把我们几个主要演员

集中到一起训话。这是个在剧团里仅次于王art的二号人物，也是王art的小脑。他精通音乐、剧作、舞美、灯光、财务、公关，还包办剧团与外部的所有官司，连王art嘴里的许多贫词都少不了他的设计。我们都感到这个人满腹阴谋诡计，要比王art难对付得多，是个大奸家。

李伯爵在王art作了简短的发言后，开始跟我们谈本市最近的外戏上市情况，描述了一些人因此而如日中天的情景，又描述了一些人因此而倒毙台后、愤然投江的惨状。说到《爱》剧，他先是把演出时间一格一格地精算到秒，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读了一份剧团和九歌演出总公司订的合同，又读了各个主要演员和剧团订的合同，合同读完了，就宣布解散。众人一起竖大拇指：毒！随后各自便顶上了一把刀，心里无不沉甸甸的。

星期六的夜晚，对于我来说，是从太阳刚升起的那一刻就开始的。那个黑暗中高个子男孩的话，早早地就萦绕在我的耳畔，令我周身都笼罩在不安和恐惧中。我没有起床，一直紧缩在被子里，正要上班的父亲来催促我时，我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由让父亲为我请假。

王art对我父亲十分尊敬，并详细介绍了我在剧团里的卓越表现以及优秀品质，但对于我的请假要求，他显得十分勉强。

我几乎在被窝里蜷缩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十点以后，我浑身抖个不停，我想那两个男孩肯定在那个巷口等我呢！我开始矛盾，并为自己而担忧，我觉得我躲掉这个星期六，绝对躲不掉下个星期六。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要是跟踪我到剧组怎么办？他们要是公然在艺校的网站上曝光这件事情又怎么

办?那个高个子男孩不是说最后一次吗?他说话会算话吗?如果他们能履行诺言,从此不再纠缠我……

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服父母的,我竟然主动向那个巷口走去,我只求我这最后一次的屈辱能换来宁静,我只求他们果真能在那里等我,和我认真地兑现合同。但是那里没有他们的身影,我在黑暗中,在那天被他们强奸的那个位置抖成一团,只等他们能快点来,快点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快点把这笔黑账算清。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腿都麻木了,可是仍然没见到他们的身影,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可笑、可悲、可怜和愚蠢,我疯了似的往家跑去。

大型歌舞剧《爱之后现代》的首场演出进入了倒计时。走在大街上, 人们可以不时地看到一幅幅巨大的喷绘广告,也可以看到《城市晚报》上的彩版介绍。许多单位也收到了演出公司发出的DM直邮宣传页。稍稍偏离市中心的地方,则贴满了招贴画,许多报亭、电话亭还挂上了POP吊旗。

18号下午三时,《爱》剧演出前的新闻发布会在市电视台四楼转播大厅召开。演出公司、剧团、导演、主要演员代表、新闻媒体记者、市文化局、市戏剧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共三百多人参加了会议。演出公司与其说是作新闻发布,不如说是作灌肠式广告轰炸。那个胖得如同面团似的演出公司总经理坚定地说:《爱之后现代》没有解释权,《爱之后现代》的解释权属于司匹克大剧院里的9880名观众。我们最后和你们一样,所能听到的呼声只能有一个:哇!《爱之后现代》的演出怎么就这么成功!

镁光灯立刻闪成一片,掌声则像是从屋顶甩下了大把大

把的银元，噼里啪啦地砸在胖经理的身上。

作为《爱》剧的总导演，王art作了一番激情讲演。接着按照李伯爵事先安排的内容，主要演员们开始一一发言，和演出公司的代表们合影。但我没有发言，也活跃不起来，我听说今天艺校也来了人，我一直在紧张地寻找那双眼睛，身上一阵又一阵地冒汗。

10月22号晚七点四十分，《爱之后现代》的首场演出正式开始，司匹克大剧院座无虚席，连包厢都坐满了人。他们来自几十个文化艺术团体。他们身份高雅，气质不凡，目光炯炯有神，早就摆出一副鉴赏的架势。

第六场叫《流淌》，是有关阐述黑暗情绪的，男女演员必须要在电闪雷鸣中完成十几个高难动作，譬如空抛、360度转体、空中飞叉等。

王art在我上台时，一把拉住我，不停地跟我说：露露，这场戏有三个高潮点，要把所有的情绪都贯彻进去，要有提示人物关系的意识，后三场的空间关系必须要在这一幕全部铺垫到位，你要勇于展望观众的心理，You had the courage to speak up(有勇气说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强暴、侮辱、恐惧、羞赧，OK，take courage(鼓足勇气)，上！

我在第三节交响乐声中滑步出场，那男演员迎接了我，暗示他是我的一半灵魂，要试探我在罪恶面前的贞洁感和反抗的决心。几个动作下来后，他便按照王art的交代开始不停地提示我，先是有关主题、表意、造型等元素，接着又是力度、速度和情感等等。

露露！露露！他就这样不停地令我烦躁和紧张地喊着我的名字，还学着王art的腔调：你要感受到一种埋伏，一种杀

机，来，跳！来，让我们一起跳，注意平衡！

我心里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我的目光偏离了情节的要求，我情不自禁地在寻找台下那双眼睛，因为，艺校来了许多人。

我没有旋转到位，并在落地时失去了重心和坚持力。我像一块僵硬的石条，重重地砸在了那个可怜的男演员身上。

那一刻，我的记忆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我被诊断是小臂骨折，但我觉得断裂的应该是我的精神维系。那个男演员和剧团的另外几个女演员到医院来看望了我，不完全地说了一些有关《爱》剧演出的最后情况。我感到剧团因为我已开始惹上了麻烦，即使我是伤号，也逃脱不了责任和惩罚。我不敢设想王art见到我时会是什么样子。

我在整个养伤期间，王art和那个尖白脸李伯爵都没有来看我。

三

早晨，有一缕阳光从窗台上的那株菊花的花瓣上静静地滑落，把我的手臂染得金黄金黄的。也不知医师在什么时候拔走了我手臂上的针头，那个针眼处有一团棉花，我竟然在浑然不觉中用手捏了几个小时，上面渗出了一点点玫瑰色的血迹。这时，我听到医师在走廊外提醒什么人走路要轻些，我感到一种关爱、温馨和宁静。

不一会儿，医师走向我。她轻轻地坐在我的床头，手里拿着我的申请说：刘露露，我这么早就来打扰你还是因为你的

申请问题。这个事,你能否再慎重考虑一下。

我摇了摇头,我感到浑身无力,像一团浮云。医师温和地说:我们总觉得你要比刚住院时稳定多了,而且在走上势。

我再次摇了摇头,表示我相反的感觉。

医师问:你感到你的躯体反应与来的时候相比,就没有一点点减缓吗?

我固执地并不实事求是地点了点头,我只想坚定不移地达到我的目的,以证实我的期盼。

医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那么微笑着看着我,脸上的神情是无奈的,最后她叹了口气说:刘露露,电休克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你最初是从哪里知道这种疗法的,我们医生提示过你吗?

病友,我说,前两天在食堂吃饭时,江西的病友老尹告诉我的,他做过。他说很有用,他就好了许多,所以我非常想试试这种疗法,要花很多钱吗?我可以倾家荡产……

说这些话时,我很激动,并带着一种愤恨的情绪。

医师仍然微笑着说:同样一种疗法,在两个人身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在西方,这种疗法一向是被冠以"暴力"或"残忍"二字的,尤其是对女性,更是慎之又慎。

我就想试试。我眼里肯定噙满了泪水,说这话时,我好像看着一个不大的逃生窗口,看到了一条延伸在绝望之处的一条细长的路。

医师充满责任心地继续向我说明:这种疗法主要是让病人在麻醉状态下接受强电流的刺激,使大脑处于短暂休克状态,而且一旦做了,就要进入疗程,一般2—3周要接受5—12次电击,否则将前功尽弃。

我的病床右侧，紧靠暖气片的地方，有一只洁白的床头柜，上面摆放着我常吃的几种药，有神奇蓝芷安脑胶囊、Prozac、洛拉酮、氯硝西泮片等等。我看着它们，心里充满了泄气和沮丧。我对医师说：不管这个疗程有多么艰难，我都接受，12—24次也可以，一百次也可以。阿姨，你不知道我多么需要一种暴力和残忍，我身上有魔鬼，又多又大又险恶，我要战斗，而我没有武器，我要求你们能帮助我……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眼泪早已顺着脸颊流淌出来。

医生感到棘手了，那只拿着我那张申请的手，无力地搭在腿上。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医生说：还有两点，做电休克是有危险的，之前，一定要有家长签字，另外就是，在做电休克期间，所有的记忆都会丧失。

忘掉更好，全忘掉吧。我真希望像消磁一样将我的过去全部抹尽。我只希望空白。我不停地翕动着鼻翼说。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十分好听的电话铃响，一个男护士接完后，向我们这个方向喊：刘露露，请接电话。我忙下了床。

电话是妈妈从家乡打来的，她在电话里显得很虚弱，呼吸中含有重重的摩擦声。关于我的病情和生活，她问这问那，问了一大圈，然后问我有没有收到她和爸爸寄出的信。我说没有。母亲说：你可以很快就会收到，你多看看，考虑考虑，我主要跟你谈王art的事。

四

这是歌舞剧《爱之后现代》演出失败后的第六个礼拜，团

里给我下了个通知，要我去欧匹克大剧院十二楼参加会议。我感觉这封信是封凶信，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我用整整一个晚上，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检讨，在最后的部分诚恳地表明《爱》剧的失败，是由我一人造成的，我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有关名誉上的责任，取消所有报酬。但我希望团里能考虑到我还是一个正在艺校读书的学生，考虑到我的经济状况和认罪态度，适当减免一些费用，或允许我分批偿还。我在检讨正文的后面列了一张分期付款计划，并充满内疚地注上了父母的经济收入情况。

会议召开时，参加《爱》剧演出的人员除一人结婚，俩人参加电视剧拍摄以外，全部到场。会场里的气氛很压抑，大家脸上的表情生硬而凝重，有的男演员不再顾忌李伯爵曾经订下的规矩开始抽烟。还有的演员将头交错在一起，小声讨论着如何逃避和推卸合同债务。

王art并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紧靠墙角的一个窗口处，由于是逆光，看上去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他转脸打手机时，我才发现他的脸部和眼睛都是肿胀的，额头上敷着一块棉纱，有一团淡淡的血迹隐约地从棉纱底部浮上来。很显然，他跟谁打架了。打完手机，他又沉默起来，脸色和脸形同样难看。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将在下面的内容里大搞兴师问罪的那一套，然后暴风骤雨般地把内心的愤怒全发泄出来。而我得站在正面迎接刀箭的位置，会死得很难看。我心里紧张得一个劲地掴气儿。

八点四十五分，会议开始，王art没有作首席发言，李伯爵作了他的代表，我估计是要先谈谈《爱》剧演出的事，然后再引出有关责任的话题。

李伯爵从皮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沓报表来，有些迟钝地沉闷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环视一下会场，接着慢条斯理地说：我代表王art向大家公布一下演出费用的事。

谁都没想到一贯爱绕弯子饶舌的李伯爵会如此开门见山，大家纷纷地把目光垂了下去，台下鸦雀无声。我悄悄地从风衣里拿出我的检查，我的手抖个不停，我不知道会让我赔多少，我最怕的是会让我承担本次演出的1/3损失。那时，我可能要直接面对法庭，搭上我十九年来所有的梦想和追求，另外还有我的父母的期望和尊严。

这时，我听李伯爵说：本次演出，团里和演出公司签订的合同是220万，由于演出失败，剧团亏损120万。目前，所有的后期谈判和兑付都已结束，下面这笔账是大家的。

台下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继而便归于沉寂。我不停地看着我手里的检讨，感到这检讨与目前剧团所蒙受的损失相比显得幼稚而又可笑。

李伯爵说：一共彩排了68天，每人每天的夜餐补助60元，总计一下，每人应得夜餐补助4080元。其中，刘露露住了一个多月院，多补助2000元，希望大家能理解。过一会儿，你们到财务科去，把补助费领走。然后……大家可以回到各自单位去了，大型歌舞剧《爱之后现代》演出团今天宣布解散，王导……王导，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和我一样惊诧的演员们，全把目光聚集在王art身上。李伯爵喊第一声时，王art竟然没听见，李伯爵喊第二声时，他才如梦初醒，整个人一怔，然后环视了一下大家，脸上带着一种十分难看的笑，半天才说：I like dancing，再见。

第二天，我完全搞清楚了王art的情况，王art那张脸是他在和演出公司讨价还价时被打的。据说，若不是李伯爵挺身而出，演出公司雇来的那些小伙子会把王art从六楼扔下去。

本次演出失败，使王art赔尽了他四年来经营演艺事业的所有积蓄。他马上要和李伯爵到北京去当京漂，从头开始他的事业。

那是个风沙骤起的天气，我疯了般地在车流中穿行，跑起来时，所有的衣服都被风吹起来了，看上去，像一只剧烈摇摆的风筝。我的身体不停地和别人的身体相撞，身后不停地传来惊叫声和责怪声。我竟然在城市立交桥下的一个巴士停靠点找到了王art和李伯爵。王art已把他那一头飘逸长发束了起来，穿着一条黑色的韩服，悬在裤腿上的衣袋可以装十几只小狗，身上背着一只奇大的登山包。我冲过去，不顾李伯爵在场，不顾所有等车的人惊异的眼神，一下扑在王art的怀里……

五

上午，B区的所有病友都集中到了会议室，先听山西的老尹作自我检讨。因为昨天上午，这个一向喜欢多事和多嘴的男人把几个病友带到了C区的防护墙下，偷看那里病人的活动情况。

C区是重精神病人待的地方，医师认为，老尹这样做极有危险，会给轻度病人们加重心理负担，带来不良的联想和震动。

会上,老尹把检讨变成了解释和说明。他像拆旧线衣似的扯扯拽拽地唠叨了半天,然后才回归到本次会议的正题,表示以后不再到重病区,不再为医师增添麻烦。

老尹检讨完后,医师打开电视,让我们听有关森田疗法的讲座。

森田疗法是治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被焦虑紧张困扰的最完全本,是日本慈惠医大神经科森田正马教授于1913年前后创造的治疗神经质患者的精神疗法。目前,该理论在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都作为临床指导教科书,通用于恐惧症、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学科。

第三节讲的是《医治心病,生活态度比药物重要》。我正在作笔记时,一直都在做小动作的老尹拍了拍我的肩头,见我看他时,他龇着一口瓷牙冲我笑着。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封挂号信,向我晃了晃,然后交到我的手上。

信果然是父母写来的。母亲在信中显得忧心忡忡,所谈的仍然是王art的事。母亲在信中说:露露呀!看来你必须要离开医院一段时间了,并且要把我们的点点带回来。王art的案子估计严重了,听说下个月就要开庭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仇恨再大也是过眼烟云了,还是应该让他们父女见上一面的。

我啜泣起来。

六

王art到北京后不到四个月就回到了这个城市,说是一时半会儿在那里还找不到适合自己锋芒的弩。实际上是我一百

二十多个日日夜夜,近千次电话瓦解了他。

果然不假,在宾馆里,他紧紧拥抱着我说: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好的办法,我在北京再也待不下去了。我中了巫术,每天都会被一种火热的感应所震动,My normal activities were totally by the sudden event(我正常的活动完全被这一突然的事件打乱了)。

我热泪盈眶,带着一种感恩和崇敬的心情,也因为过分的思念和渴求,迎合了他所有的要求和冲动。

他颤栗……

一个小时里,我们谁也没说话,世界简单而完全空白。

在随后的夏季里,我和王art解决了几件关系我俩未来的大事。

首先,我毕业了,在王art的建议下,在父亲的运作下,我进了市文化局,做群艺工作。王art以绝对的实力,以他在美国读了四年硕士的黄金品牌,顺利地被当地的一所大学聘为系教授,既教舞蹈理论,也带舞蹈实践课。

我们搭上了爱的快车就再也没有下来。我像一个幸福的影子,频繁地出入王art的公寓,和王art不厌其烦地拥抱、接吻、做爱。每一次都兴趣盎然,仿佛当初。时间对于我俩来说完全失去了流动的意义,我们像一对凝固在时空里的坚持交配的冰虾的活化石。而事情也正出在这个夏季。

那是上午,天色阴晦,所有的云团都是灰色的,堆在一起时像一堆霉变的破被絮。

我去看王art。都九点三十分了,王art还在床上,一条光溜溜的胳膊向后搭在床单外面,腋毛看上去浓密而漆黑。我有他的钥匙,打开门时,我想这家伙已经醒了。所以当我走到他

的床前时，俨然正在酣睡的他突然把我拥入他的怀里，那个动作能使人想到鲸吞这个饕餮之词。接着，他像吃香蕉一样，很快就剥尽了我的衣服，并扔得远远的，以让我无法接触，然后抚摸我、吻我、精致而准确地与我做爱。

奇怪的感觉就在这一刹那出现了，王art的急切之情以及他那健美强壮的身体竟然一点也没能刺激我，我身上所有的神经，包括那些敏感区域内的神经都如加上了一把锁，或已完全锈死。我的内心没有冲动，没有情绪波澜，尤其是当他开始剧烈运动时，我却感到自己正在虚脱、缺氧，没有能力迎接和膨胀，我在漠然地承受着。另外，过去的每一次，一旦当我的身体内有了他的体温，我的脑海里都会一片空白，像被洗涤、冲刷了一般。可今天，我的脑子里却塞得满满的。塞进我的脑子里的那些东西粗糙而凌乱，似乎是具体的，看去又是抽象变形的。

王art一向就是个敏慧善悟的人。他突然停了下来，久久地看着我，我被吓了一跳。

怎么？你好像不高兴？

不！我在心里慌乱地辩解，可是嘴上什么也没说，我感到一阵阵的紧张和恐惧，情绪如同沉入了几千米的水底，再也无力昂扬起来。为弥补我的过失，我忙抱紧他，伪饰着我的心情，勉强地去暗示他，呼唤他，他这才继续把这件事最后做完。

你怎么啦？他搂着我说。我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哪儿不舒服吗？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厌倦了，或者，我不够emotion（激情）？

不！我无力而难过地说，再次紧紧搂着他。我为今天的表



现感到莫名其妙,感到惭愧、迷惘和不安。王art的目光一刻也没从我的脸上移开。这一点,我从眼睛的余光中能感觉到。随后,当我把脸埋入他的毛茸茸的胸口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整个一天,我都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之中,伴随我的还有深深的不安,隐约的恐惧,我能看到一个细长的树枝因为梢部悬了一块石头,在不停地极力地向下弯去,眼看就要折断,无疑这根树枝就是我此刻的情绪状态。

我不停地想叹气,过去令我赏心悦目的街景,如今不再鲜艳,在大街上不时发生的事情对我也失去了吸引力。在一块又一块广告牌子上出现的一个比一个大牌的明星,我看他们都清一色的虚伪、冷漠、别有用心,私欲裸露无遗。

晚上,我一串接着一串,一轮接着一轮地做着噩梦。

我梦到了一条从灯光中游弋而出的黑蛇,当它不再蠕动时,我才发现那是一条通向我们家的巷子。于是,我看到了那双眼睛,它们不对称地镶嵌在墙体上。随后,它们开始沿着墙壁行走、滚动,我不可抗拒地跟了过去。突然,有一截粗大的钉子直直地刺进了我的身体,我尖叫着从梦中醒来,满头大汗地坐在床上。

对面有个台历。今天是星期六,天哪,今天原来是星期六。上帝创世时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和野兽各从其类。我想这一天只生出罪恶,只要牺牲,而我是一个鲜活的祭品。

楼上的声音在这深夜里自然是很尖厉、很长。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阵上楼的声音,这脚步声是母亲的。她敲了敲我的门,问:露露,你怎么啦?母亲显得很紧张。

没事。我躺下说,我做了个梦。

母亲似乎不太相信,在我门口迟疑了一下,才走下楼去。

我再也无法入睡,胸口沉闷,心情烦躁,随即开始焦虑和抑郁不安。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症状在我的身上不断地出现。我害怕了,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该到哪里去看这种病。我想告诉王art,又怕王art笑话,说我无病呻吟,大惊小怪。可是这种症状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具体,或是有一把钳子在夹着我的两个太阳穴,或是有一股力量把我推至万丈悬崖边,令我感受即将坠落的滋味。

有时,坐在办公室,我会感到完全失去了自我,紧张,焦虑,手心出汗。当同事跟我说话时,我会高一句、低一句地答应着,往往前言不搭后语,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经常弄得同事满脸都是诧异的神色。

那天,天特别闷热。

我正在办公室抄写一份报表,症状又出现了,情绪突然间就低落下来,四肢如同棉线一般松软而又有浮动感。同时,开始一阵阵地紧张,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为了不让自己瘫痪在办公室里,我连忙去了卫生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想哭,就捂着嘴哭起来。

从卫生间出来时,正站在楼梯旁。从上向下看去,十八层的落差让景物一下子小了下去,我被这种坠落感所吸引,心中立刻产生一种纵身而下的欲望。但在一瞬间,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对我的爱充满了期待的王art,便打消了这种念头。

下午,症状在我身上持续地发作,这使我特别想见到王

art。于是我请了假，早早地就在学院门口等王art。

不一会儿，王art和几个女生说笑着走出学院大门，见到我，他高兴地张开双臂，像雄鹰归巢似的向我飘来。那几个女生见了，便一起起哄，说笑着跑开了。

走近我，王art不顾周围有许多来来往往的学生，用力拥抱了我，然后低下头，打量了我半天，笑着问：又怎么啦？干吗要皱着眉头，你这个样子会令上帝不安的。Feel happy（高兴一点），OK？

一种强烈的委屈立刻涌上心头，我伏在王art的怀里，泪水涌泉似的往外流。

王art很吃惊。他见劝我无效，忙伸着一个手指头在空中晃了晃，叫来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叫璇玑的咖啡厅。

这里的气氛很温馨，音乐是西洋的，低迷而柔绵，像一根根丝绦在心中拂荡。刚进来时，我那乱糟糟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下来。

我们开始品尝一种叫一勺香的咖啡。王art显然是在刻意营造一种气氛，一直不停地在说话。先是说了许多近日来他们学院发生的有趣的事，然后，按照他对我刚才表现的理解，解释刚才他和一群女学生在一起是为了什么。

她们都是我的学生，很尊敬我，说我是Cassette（装录音带的盒子），很开心。她们可能喜欢过我，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也很Self-confident（自信）。但一切都迟了，我已把自己献给了一次伟大的爱情，她们未来的师母。

王art说的这些，与我今天的心情毫不相干，但是我仍然感到很惬意，很高兴。

你还想要我说些什么？这时，王art拉着我的手问。

我叹了口气，看着王art那略略沉陷的大而明亮的眼睛说:我想坐在你的身边。

OK! 王art忙站起来,走到我身边,然后紧挨着我坐下来。

茶座的布局是别具匠心的,彼此相隔的台子,均有果树或藤条隔着,格子里的情景你可以隐约发现,却不能仔细辨别。

我搂着王art的脖子,看着他那双迷人的眼睛,凄然地对他说:王art,说了……你别取笑我,好吗?

Why(为什么)? 他这么问我,摊开手,并耸了一下肩。

我叹了口气说:我总感到自己快活不起来,一点都不快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快活不起来,王art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王art?

王art笑着说:Dear（亲爱的），幸福也是需要减肥的。Treasure(宝贝儿),在你的生活里,阳光太充裕了,来,让我们来历数一下你的幸福。首先有一个无可挑剔的你,一个完美的自我,接着有你的父母、有我、有那么好的环境,可见,我们齐心协力,真的就把你给宠坏了。好啦好啦,别无病呻吟啦。本舰长命令你,马上快乐起来,从第一个微笑开始,来,Start(开始)!

我笑了笑,是出于一种礼貌,也是出于一种敷衍。

王art却显得十分高兴,我想他真的以为他解决了我的问题,真的令我快乐起来了。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我离开王art的三天里,几乎每秒钟都生活在倾轧中。我万分沮丧和悲伤,连视力都有了问题。我在最难受的时候决定瞒着王art,一个人去看医生,但又为开场白发愁。因为连我自己都感到,这不是病,最起码不是一个

具体的病，我该怎么向医生开口。为此，我在医院门口徘徊了好长一段时间，几次都由于不能说服自己和羞于启口而悄悄溜走。

那天，是我又一次被焦虑和恐惧所困扰的日子。

我像一只被狼群围困的羊羔，实在没有多少生的选择，凡是出口，便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于是我走进了医院。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医师接待了我。当他问我看什么毛病时，我脸红了，我觉得此时的自己可能是天下最爱小题大做的人。

我……快乐不起来。我嗫嚅着说，主要是快乐不起来……感到没有精神，浑身乏力，胸闷，还什么……我的头一直在痛，很厉害。就是快乐不起来……我突然感到自己有点激动，有点委屈，想哭，忙打住了话头，极力控制着自己。

医师看了我一眼，目光是异样的，然后开始为我量血压、听诊。过了一会儿，他把血压器和听诊器收了，低着头给我开处方。医师的字写得很流利，很难认。

我正发着闷，医师把处方递给了我，他收拾着挂号单说：先拿些药吃吧。快乐不起来不是病，你这么年轻，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碰到不快乐的事，说明你开始进入社会了。这不快乐的事就是你不快乐的原因，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头痛是因为你琢磨多了，好好睡一觉。我开的方子里有镇静的药，你按时吃。

我吃惊地看着这个满脸疙瘩的家伙，觉得他谎话连篇。我明明病得这么重，他怎么会说没病呢。我不是神经吗？

这时，又有一拨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个小孩大声哭叫着，

好像要被宰杀的一般。他们乱糟糟的,很快就占据了我刚才的位置,我只好默默地沮丧地离开了。

晚上,王art见我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向我不停地做检讨,说什么自己太自私,在教学上用的心太多,几乎荒废了爱情,为此卑躬屈膝,谨小慎微,非要带我去散步不可。于是我依了他,他把我带到了城西的那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封神塔上。

站在塔顶,参差不齐的城市在我的眼睛里一下子被很平面地铺展开来。千万盏灯火,如同是绣在一件五彩缤纷的华丽服装上的珍珠,看上去令人豪迈,令人舒展。这种视野的超越和放纵,使我的心境为之一振,我感到心里有一扇门、有一个活塞、有一处淤积被猛地打开了,令我在转瞬间一下子轻盈起来,整个人,像是被洗了一遍似的,爽朗而洁净,再无污染和堵塞的感觉。

我想我的眼睛在这个时刻肯定在闪闪发光,而这些都不会逃过王art的眼睛。他高兴地吻我,大有一种救世主的感觉,反复说如果不是他的提议, 绝不会看到我的逸脱和仙姿等等。他拥抱我,并狗胆包天地把我推到塔内的一个阴影处,然后把他的爱从我的裙底延伸到我的体内, 他的解说词是:你看看,我的露露,请你看看,那些灯火都是眼睛,我要当面做给它们看,它们就是证人,是绝对的证人。

我毫无阻挡地接受了他的高潮,此时,他打着剧烈的冷战,嘴上喃喃自语,且语速急迫,我们订婚了,我们订婚了。我一怔,这才感到我的体内深处有一股又一股强劲的热流在喷射,在湍动。

我和王art的婚姻受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像一个抵抗



组织的英雄首领，整天和母亲在一起密谋，殚精竭虑地计划着如何摧毁这个事情。因为，父亲实在不希望我嫁给一个搞艺术的男生，他认为现在的艺术已经流伪，那里开始成为产生精神流氓的集散地，开始成为滋生淫乱和放荡的土壤，而王art给他的印象又那么糟糕。他说，王art看上去显得奸诈、虚伪和浅薄，一点都不安分，那双美丽的眼睛简直就是古代戏子的假眼，根本就不能让人放心，绝对是一个搞三角恋爱的高手，是一个见异思迁的惯犯。

我对父亲的评价反感透了。这甚至影响了我这么多年来对他的崇拜和依恋，我从而想到父亲这么辛辣而尖刻地诋毁王art，简直就是情敌之间的吃醋。而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爱王art，是一种炽热的暴爱。我的爱完全可以用一个固若金汤的防线加以形容和比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强烈而过激的态度，只能是火上浇油、推波助澜。最主要的是，我的身体内已不完全被一个血统所控制，一个最新意义的萌动已经开始。

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当她在我羞涩和不安的神情中证实了她的观察，一向就没有主见的她，把女儿的隐私慌里慌张地报告给了丈夫。

父亲伸手就把手里的那只花了3600元从台湾买回来的瓷壶摔碎在地板上，他手指着门，咆哮着让母亲把那个叫王art的王八蛋找来。

王art来了。他和父亲在家中宽大而华丽的大客厅里谈判，我和母亲作陪。

我不知将会发生什么意外，不时地求救地担心地看着母亲。母亲则脸色苍白，拳头握得紧紧的。而在舞台上一向叱咤

风云的王art早已慌成一团。我由此觉得,我们家所有的面积都拿到他的面前,也安放不了他的手脚,他显得空前窝囊和低落,仅有的几句话,全是断句,而且喜欢在中文里夹杂英文的毛病一下子就得到了根治。

父亲细品了一口茶后说:王老师,你我都是搞艺术的,都知道生活和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原本是两层皮,尤其是前者,来不得任何形而上,来不得些许的矫揉造作、空虚浮华,否则,它就会因为夸张、变形而出问题。

王art一副虔诚的样子,他表示赞同,似乎要附和几句,但嗓子眼里响动了几下后,什么也没说出来,嘴唇却是干干的,我能看到有个地方已起了皮。我想把他面前的茶向他手前推一推,但是没敢,倒是父亲把茶水端了起来,像下棋的一样,放在王art的面前,示意他饮用。王art欠了欠身子,忙说了声谢谢。

父亲沉吟了一下说:王老师,船不能永远在湖心转,鸟飞得再远再高,总归要落脚,我看……你和刘露露的事情就不要放风筝了,完全可以明朗化了,而且要简洁、明快,就下个月26号,把事情办了。没有房子,可以先租一套大点的商品房,然后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我和母亲都以极为意外的目光看着父亲,而王art则显得很平静。他开始把杯子端起来喝茶,喝了好几口。他喝水时,他那粗大的喉结像水车一样欢快地来回梭动着。

王art是一个自尊心很强也极负责任的人,他在即将到来的婚姻面前暴露了一下他的私房。他拿出六十万买了一套相当不错的房子。然后,他吆喝来他在这个城市新结交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大批男女学生,簇拥着我们,在教堂里热热闹

闹地举行了婚礼。

婚后七个月，我为王art生下了一个女孩，这小丫头娇小、灵秀，把王art喜欢得在产房里乱转。

知识渊博的父亲扒高就低，在他的书房里查了整整一天的资料、书籍和文献，最后，从别人家孩子手里的一本卡通画里拾掇出一个名字：点点。

我们一致通过，王art便点点点点地喊得快要烦死了大半个城市的人。

从结婚到生下点点，快乐如同喝过的一口糖水，甜了一下，即消融得无影无踪。

在点点来到人间的二十天后，我的躯体反应又开始了，而且明显升了级。

烦躁、悲观、沮丧、紧张、恐惧、失眠、焦虑，像一只只熊熊燃烧的火球，在我的身上不停地滚过，不停地烙烫，令我生不如死。

等结束了产假，重新回到单位上班时，我吓了一跳。我发现自己突然和世界产生了差异，一切对于我都开始陌生和敌视起来。当从生活流进入工作流后，我发现自己已成了一只朽死的船，实在是笨拙而锈蚀了。

我整天丢东落西，怕和别人交谈，怕见领导，怕学习。我会在被迫向那个盛气凌人的女局长汇报工作时，大段大段地忘词，用大块大块时间来发愣。我日见憔悴，头发枯涩。

有一天，我大哭过两次，一次是我发现了自己有一根白发，一次是我发现自己额头有了一道细微的皱纹。不！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哭得雨都停了。

点点五岁那年，我终于让王art忍无可忍了。他在一个夜

深人静的晚上和我做了一次长谈。

王art问我对他是不是已感到麻木了,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欲望没有在这个家庭实现。

他指着我们那个装潢豪华,陈设昂贵并带有壁炉的房间说:露露,知道吗?你这样已经伤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我们什么都不缺,一切都是豪华的、奢侈的,Sumptuous(豪华的),OK?可是,可是你每天都必须要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忧郁不堪的样子,表现出被贫困所囿而不能自拔的样子。我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剧院里,看够了悲剧人物,真的,我看够了,所有悲怆的场景、低落的情绪和充满焦虑的对话都让我压抑和沉重。这个时候,我渴望回家,从虚拟的生活里逃脱,到宁静而真实的港湾避难和休憩。而落实到你身上,我需要你的快乐,需要你因快乐和轻松而给我带来的惬意的反应。我每天到家最想做的事就是伸出双手对你说,能不能给我一点平和与蓝调,而你早就做不到了。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有关这个民族、国家、集体还是你个人,到底有多大的问题需要你这么承担着,而让我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你忧患成疾的份儿。露露,你可能忽略了一点,你现在的生活态度在我的心中有了投影,你总是让我以为自己是无能的,你让我感到自己的懦弱和苍白,从此再也没有什么魅力可以吸引爱人,使她快乐。是我把家庭弄成这个样子的,我是说让你每天如此沮丧,我在Lead(率领)方面有绝对的问题,OK!

王art说话的时候一直就很激动,并显得委屈、愤怒、伤感和狐疑。这让我深深自责和心疼,我一下搂住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起来。

像两股巨大的正在宣泄的河流,当它们迎头相撞在一起

后，反而彼此被抑制、包容和抚平了。见我哭得一团糟，王art慢慢地伸出双臂，反将我紧紧地搂在他的怀中。

我不停地吻着他，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爱他，对他的崇拜和迷恋一如既往、始终不渝。我还告诉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创造的这个家，多么喜欢我和他共同缔造的女儿，我是多么的自足，可是……

我又哭开了，根本就说不下去了。

宝贝，你到底怎么啦？王art感动地深情而急切地问。为什么就不能和我谈谈，你觉得不值得一谈吗？如果它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沟通，哪怕是一粒微量元素，也要把它放大出来，让它原形毕露。为什么？你说可是什么？什么可是？你说。

我说：可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每天都会紧张、焦虑、恐惧、心情压抑，我像是被一群野兽逼到悬崖上的一只羊，不知怎么办才好。

王art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他的目光像子弹一样穿过我的身体，又飞速旋转寻觅在我的血液中。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又似乎完全不懂，傻傻地站在那儿，有点茫然和不知所措。

于是，我再次抱紧他，希望他能原谅我，要看在我爱他的份儿上，给我一个努力改正的机会。

我发现王art渐渐地又烦躁起来，他松开我，在屋里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自言自语：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

王art的表现令我伤心透顶，无限恐惧和绝望。此时，如果他能下一道命令，或做一个暗示，我会拿起桌上的裁纸刀，毫不犹豫地刺进自己的心脏。或者，他进一步表达出他的鄙视、厌恶和冷漠，我也会断然了结自己。

终于，转动至疲倦的王art停了下来。他端详了一下我，苦

笑着好像很豁达地说：露露，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研究过中国哲学，我才知道辩证就是宿命。一切都怪我们生活得太富庶，几乎无法挑剔，于是上帝就给我们找了一个磨难。给咖啡加点糖，给糖加点咖啡，都是一样的，现在怎么办？就你这个状况，我们连医院都去不了，因为我们根本就说不出口。很显然，你把常人都有的思想情绪上的压力玩大了，放纵了，甚至没完没了，医生会笑话说我们对生活是goof into wild flights of fancy（胡思乱想）。现在我该怎么办？你让我碰到了一个最大的虚拟病人，在我导演的所有戏剧中，没有你这个角色……

王art话没说完，显得有点疲倦和无奈，一脸茫然地看着窗外。这就是说，他不能理解我，不能接受我的病状。我绝望地哭起来，王art便走近我，亲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亲爱的，对不起，你得允许我……实际上，我很心疼你，我相信你还在完全地爱着我。只是，生活有了新课题，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这样去面对，你得容我冷静一下，整理一下，也许，这是一个frame（框框），等你有了年龄和足够的生活积累，就会慢慢好起来。换一种生活态度，就如换一件衣服，主动找一点新鲜的感觉，怎么样？

王art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希望，我刻意地等待着，我像翻书一样，飞快地翻阅着我的生活，以看到最后几章，那里肯定会云开雾散，鸟语花香，在那里肯定能找到十九岁以前的我。

但生活没有响应我，它像一个古老而破烂的辘轳，吱吱呀呀艰难地碾过我的心头。我照样病痛着，在点点十岁生日那天，我和王art发生了一次争吵，而且十分激烈。

在客人纷纷散去之后，王art十分不悦地问我：到了今天这个份儿上，我不能再隐瞒我的情绪了。喂，露露呀，你还有没有自我意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走路的速度和你的语速一样的快，你说话的分贝简直可以叫轰炸。而且，你有那么强烈的自我表现和倾诉的欲望，无论是多大的事，无论是谁的朋友，你都会没完没了，一点分寸感都没有，最糟糕的是，你总要打断别人……

王art的话和王art充满责怨的态度令我目瞪口呆。因为他说的这些，我毫无感觉。同时他那副激动和忍无可忍的样子，分明是在嫌弃我，而这个事发生在一直宠着我，尊敬着我的王art身上，绝对是令我不可思议的。

王art在说话中只间歇了一下，又愤愤不平起来：而且，只要是我的朋友和我谈话，你不管是什么话题，合适不合适，总会像一根尖锐的楔子悍然地介入，然后，把我挤对到一边。我很难堪！还有呀！你说话的时候，怎么会那样笑，大家都向你看，目光怪怪的……

我羞辱、愤然地跑回自己的房间。然后，我不停地摔着卧室里的东西，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

大约有七八分钟，王art推门走了进来，他边拣着地上的东西，边向我道歉，要我注意点点的房间。

当我知道王art的道歉仅仅是为了怕影响点点的学习时，我更加气愤，更加疯狂地砸起了东西。这期间，我的情绪特别亢奋，心中的波澜无法扼制，好像有人推着我，指使着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王art突然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惊呆了，张着嘴，睁着眼睛，木雕似的看着王art。

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被各式各样的爱以各种各样的方

式所包容和娇纵着，我的生活里只有音乐和温和而浪漫的情绪。这扇在女人脸上的耳光，对于我来说是那么遥远，根本就是暴力，是不可饶恕的野蛮行径，它属于蛮荒时代。而今天，让我受此凌辱和痛心体验的竟是我心中的最亲密的爱人，我快要被震惊至碎了。

我难听地尖叫一声，向王art扑了过去，我狠狠地扇着王art的耳光，一边打，一边骂他是刽子手、暴君、奴隶主、恶汉、叛徒、市井流氓、艺术渣子和败类。

我不知扇了王art多少个耳光，我看到王art在我的扇击下像稻草人一样破烂和松软。他先是一动不动，不折不扣地承受着我的打击，然后渐渐失去支持力，一点一点向下坍塌而去，最后跪在我的面前。

这时，点点像一片枫叶一样，冲到我的面前，她大哭着护住她的爸爸，向我凄凉地乞求着。

我为女儿在这个时候不能同情我这个被伤害者而更加伤心和恼怒。我抡起椅子，把王art那个心爱的金鱼缸砸得粉碎，因为王art一直说，那条金鱼代表着我们的爱情，他得尽心养着它。现在看来，我要粉碎他的想法，因为这无疑已成为了谎言。

使我和王art和好如初的是在两个月后。

不知你是否还能记得那个李伯爵，清瘦而满嘴咀嚼着词汇的家伙。当初他在《爱之后现代》演出脱轨后随王art去了北京，如今他回来了。整个人没有多少变化，只是看上去多了点俗气和油滑，说话时再也找不到那种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了。

他不再做艺术，而专门做律师，已在海淀区成功地代理

了几件大案子，从而叫响了自己的牌子。

晚上，王art请他到我们家里吃饭，他却一定要请我们全家到布拉克国际大酒店七十二层旋转大厅吃西餐。

在这种充满了西洋风情的环境里，我的心情显得温和而宁静。我们愉快而小声地谈论着一些事情。谈到目前的职业，李伯爵说：完全属于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怎么说，王art？

Fantastic talk（异想天开的谈话），王art说。

No！李伯爵自信地纠正，那叫无稽之谈。

我很有兴趣，加入他们的话题：I can't be helped（无可奈何）。我说。

李伯爵马上高兴地欢呼：Yes，Yes，I can't be helped。

后来我发现，做艺术的已无法和两种人坐在一起，一种是达官，另一种是商枭。自古以来，艺术家在当官人的眼里就是匠人，是工具，你坐在他旁边吃饭，他会把你当成是一支大毛笔，很不自在、很轻蔑、很骄傲。再说那些商贾，他们这种人大多是要苦当官的钱的，他得把他们当成腐乳，艺术家对于他们来说，不值得腐乳，是一只加油多多才可以烧得好吃的茄子。而艺术家一不贪心于官，二不醉心于钱，自然地容不得这两种人。所以，这三种人在一起是一种祸害。为此，我就做了律师，帮当官的搞清腐败问题，同时，也可以昧着良心掀翻那些商人。

王art笑，笑得很难听，估计李伯爵的话刺激了他。

李伯爵则感到刚才说的话很无聊，没劲，就转而问我和王art的生活。我和王art一起说很幸福。李伯爵就不时地看我，并切下一块六成熟的牛排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犹如咀嚼我俩给他的印象。

我终于忍不住了,丢下手中的刀叉,拢了一下头发说:李哥,我是不是有了变化,变得……很丑了。

没有呀!没有。李伯爵忙说,显得很认真。你肯定是很漂亮的,一点都没有变,这一点可以拿到显微镜下去鉴定,谁要敢就美丽的问题说个“不”字,李大哥现在有的是资本,我起诉他。

说着,李伯爵卖弄地亮了一下他的律师证,看来这种展示的次数不少,证件都毛边了。但他的话很让我开心,我们一起笑。

晚上,点点有许多功课要做。我和李伯爵打了个招呼就走向了电梯。我说过,李伯爵有些油滑,他坚持要跟我来一次外国礼节,吻我面颊一下,我拒绝了,推搡了他一下,我看到王art的脸现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王art从李伯爵那里回来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半,而我一直在等他,这也是我和王art结婚以来的习惯。

他进来后,就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然后一声不吭,我认为还是因为在电梯口告别时李伯爵开的玩笑,便拉着他的手,哄孩子似的打听他的心情,他突然把我紧紧地搂在他的怀里。因为他的脸在我的肩上,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这里的异常。我试图去扳动他,可他坚持搂着我,当我发现他腾出另一只手在脸上拂动了一下后,我趁机挣脱开了他的拥抱。我发现他泪流满面,我的心中立刻产生了一种疼爱,我一把抱住他,害怕地问: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

他从我的怀里挣脱出去,然后再次搂紧我。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他带着浓重的鼻音说:露露,请你原谅,原谅我……他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脖子

上。

我莫名其妙地感动着，泪眼朦胧地问他：你说什么呀？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啦？你别吓着我好吗？王art，我爱你。我吻他，他显得很机械，叹了口气，然后放开我，对我说：露露，当初，你知道我为什么请李伯爵做我的副导吗？我看重的就是他的尖锐、睿智和犀利。他的确很Susceptible（敏感），他……从你的脸上看出了问题，他详细地打听了我们十年来的生活情况，最主要是有关你的，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把所有发生的事都说了，你想，我是不能不说的，我急于找到答案。

我低下头，我有点责怪王art的意思，但又责怪不起来。因为，我同样地也需要答案，而且他刚才的表现也足以抵消了他的冒失和草率。

王art说：伯爵上个月刚结了一个案子，是关于抑郁症引起的家庭悲剧。

我惊愕地看着王art。

王art似乎怕我要摔倒似的，忙把我的手握在他温柔而有力的手中，然后说：伯爵听我介绍了你的情况后，他断定，你可能患上了抑郁症。你别紧张……我们应该高兴，我们总算找到了原因。而且，伯爵说，这是都市病，于快节奏的生活，于竞争，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事压力有关，还可能于你产后的那段拘谨、沉闷的生活有关。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高兴，我们还是找到了原因。这一点太有意义了，太重要了。像一颗闪亮的明珠放进了我们生活中，亲爱的，天哪！My god（上帝）！天哪！My god！

我轻轻地伏到王art的怀里，我像一把抓住了黑暗中的一

只魔手,兴奋而欢欣,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委屈。俨然是十年的冤案,一朝得到了昭雪,泪水早已涌泉般地流了出来。

第二天中午,我们同样在布拉克国际大酒店宴请了李伯爵。

在包厢里,我显得很憔悴、很虚弱。见到李伯爵,仅仅说了两句话,我就哭了,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感激。此时的李伯爵像圣父一样在我心中闪亮。

李伯爵也是个极善于被情绪影响的人,他脸色沉重地劝慰我:一切都会好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文明国家里的流行病,在美国看心理医生就像我们逛超市那样频繁和随便,在日本,这种心理诊所几乎遍布大街小巷。世界转轨转型得太快了,太突然了,必须要有一些人在这种剧烈的落差中掉下来,知道根出在哪里就好办了。

我非常感激李伯爵能这么说,不停地点着头。

但是,我看李伯爵咂了一下嘴巴,把两只手交叉在一起说:我们还得研究一些问题,因为在中国,大部分人还不能接受这种病,他们会认为你无病呻吟,大惊小怪,过于娇气,最可怕的是会把这种病和精神病人联系在一起对待,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冷遇和歧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心情沉重地由衷地点着头。

李伯爵在想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王art,我们得离开这座城市。在南京,我有个朋友,叫门德佳,是一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你们可以奔他去,先治疗一段时间再说吧。

这个国庆节又放了七天假,我们安排好了点点,便坐上了去南京的飞机。

门德佳医师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秃顶男人，很白很胖，说起话来如柳絮一般，柔软绵延，能使我想起死去的外婆。

显然，早在我们来到之前，他已接到了李伯爵的电话。他显得十分客气，简单寒暄后，就要听我的病情介绍。

不知为什么，从迈进医院的第一步，我心里便有一种委屈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所以，听说门医师要倾听我的病情，我的苦难，我尚未开口，眼圈就红了。接下来，我把自己的症状向门医师连珠炮式地作了介绍，介绍时，我十分激动，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等我把自己的情况介绍完后，已泣不成声，上气不接下气。

见王art吃惊地看着我，门医师微笑地跟他说：她积累得太多了，说完就好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冲动。我们来做一些测试吧。

接着，门医师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脑，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系列选择题：

你常常缺乏自信吗？

你会无缘无故地感到悲伤、沮丧和不快乐吗？

你的失眠状况越来越糟吗？

你自卑、绝望甚至有自杀的欲望吗？

你总怀疑别人在议论你吗？

你常有回忆或幻觉产生吗？

你经常做噩梦吗？

你觉得比以前更敏感了吗？

你有突然间感到脑中混乱的情况吗？

你过于追求精确、完美的心态吗？

你有总怕忘掉台词，不得不加快语气说话的习惯吗？

你说话的声音比别的人都大吗？

你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变形吗？

你常感到焦虑、不安和恐惧吗？

…………

是！是的！全是的！

一共是六十道题，我的答案全是是的。

门医师重新拉开窗帘，当他坐到办公桌前时，我看到他的表情有些凝重了。他不停地转动着他手里的笔，在深深地想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微笑着但绝对是责怪地对我说：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看医生？十年了，你们都在干什么？他转而对王art，就在家眼睁睁地看着病情加重加深？

王art神色灰暗，像犯下滔天罪行似的低下了头。

门医师说：本来是一个通过简单的心理疏导就可以治愈的病，你们把它养成了一只恶虎。

我哭了，王art咂了下嘴，深深地叹了口气，用手紧紧握着自己的下巴，好像要捏碎它似的。

门医师看大家太沉重了，把语气昂扬起来说：还好，一切都不算迟，我们还有机会。

王art眼前一亮，饱含希望地看着门医师。

门医师说：小刘得的是抑郁、躁郁、恐慌综合症，而且……起因……我在考虑起因问题。王老师，我想单独和小刘聊几句可以吗？

王art连声允诺，并走了出去。

王art出去后，我立刻紧张起来，不停地绞动着手指，不停地想叹气。

门医师沉吟了一下，微笑着问我：小刘，我感到你的症状中有一个病灶，希望你能如实地告诉我。

我点了点头，紧张地叹了口气。

门医师看着手上的笔说：你的病，应该与创伤压力症有关，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暴力侵害事件？

我低下了头，脸早已红了，泪水一串串地滚落下来。

门医师说：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是一把锁，我们，包括你爱人，应该来共同面对。这样，将来的治疗才会更有针对性，更直接有效些。

不，不不不！我极力地摇头，没有，没有。

门医师显然不能相信，他没有看我，而是沉吟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我相信你。

说完，他喊来王art，待王art坐下后，门医师对我也是对王art说：我讲三点，第一，抑郁症不可怕，完全可以治愈，我手里就有典型的案例；第二，这种病是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的，是整个亚洲精神健康危机中的一粒，属于群体现象，你们有队伍，不是个体；第三，这种病在整个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有不利于恢复的方面，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井然有序的儒家文化让人们极不情愿去接受精神病人，为避免歧视，这种病人会极力掩盖自己的症状。所以，作为家属，你要学会理解她，承认这是一种病，以认真对待，共渡难关。

王art不停地郑重地点着头。

我越来越委屈，不停地流着泪。

接下来就是谈到治疗问题，门医师要求我住院一个月，

把病情整形、归类和缓和后再回去。我正在犹豫中，王art早已答应了。

门医师很高兴，他为我开了一瓶叫罗拉(LORA)的抗抑郁药。门医师说这个药在整个抗抑郁药系列中是力量比较弱的一种，主要是想让我先适应一下，检验一下我对这种药物的反应。他让我今晚就吃，等住院后再组合配药。

来的时候，我们没考虑住院这个事，所以带的钱并不多。但是，晚上王art还是带我住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我们上床后，王art就紧紧地搂着我，不停地流泪，反复地向我忏悔和道歉，不断地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对于自己的无知以及表现出来的漠视和不理解，表示痛责和难过。继而他深情地安慰我，亲爱的，My beloved，不要伤悲，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次深层次体验的机会，多么难得呀！十分之Precious(宝贵)。我到过奥地利的维也纳，在著名的伯尔加塞街19号拜谒过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著名的精神疾病治疗医生Sigmund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住所，弗洛伊德就是在长达五十年的精神体验和病理诊断中才产生闻名世界的《梦的解析》的。另外，还有他的学生荣格，在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后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而助手弗伦茨发明的《积极疗法·松弛疗法》、女弟子梅拉妮·克拉创立的《新精神分析理论》，无不与他们受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干扰有关。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明年吧，你就会出版一部叫《露露精神见证理论》的巨著呢。

王art的话令我悲欢交加，我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更加现实地问：你还会爱我吗？

会的，我会的。

真的吗?

真的! 我可以起誓。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露露,我爱你,无比的热爱。

《星期日苏格人报》说,戴安娜王妃患上了抑郁症后,查尔斯对她异常冷漠,而此前他们非常相爱,戴妃要比我有魅力千倍呀!

我不会是查尔斯·里兰卡,戴妃也比不上你。我不喜欢她那张线条生硬的脸盘,我更喜欢你,你代表了古典美,与我的情感向往完全吻合。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我怕你会厌倦。

我不厌倦,我知道了我就不会厌倦了。我起誓,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他拿起门医师为我开的那瓶罗拉,激动地说,露露,请你说服爱情,允许我向她宣誓,从今后我就是你的罗拉,我要像披发赤手的参孙一样守卫在你的门口,为你抵挡所有的入侵,如果你需要,我没有什么舍不得付出的,露露,记得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吗?

于是我们一起说:I like dancing!

我的丈夫,我的罗拉! 我喃喃自语,热泪滚滚,不停地吻着王art。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失去多日的激情,主动地找王art做爱,并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激烈。王art被我号令起来,他像一条搏击于惊涛骇浪中的蛟龙,热切地投入到和我的交融之中。

这当中,他感动地叫着我的名字。然后告诉我,他已漂入大海,已在眩晕,在流动,在身不由己……

七

由于没得到我的回音,父母亲乘飞机赶到上海来看我。

母亲变化不大,父亲明显变得苍老了,脸上和手背上出现了许多酱色的老年斑,看上去让我心痛。母亲跟我说话时,他坐在一边一声不吭,那种迟暮的感觉非常强烈。

我向母亲明确表示,我对王art的案子不感兴趣,也不想过问。

母亲说:当初,王art再错,也算得到了惩罚,你叫人打了他,差点把他打个半死。这一转眼都快一年了,就是顽石坚冰,也该化了。

我说: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永远是冰山。

母亲见我顽固,又说了许多话,都是劝我宽恕王art的。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最后,我实在是被母亲絮叨烦了,这么问。

母亲说:一时冲动,用酒瓶子砸死了人,是个女的。

哼!我表示蔑视和愤怒,因为我联想到了施暴和虐待,我想到了自己。

母亲说:王art的朋友一直在忙他的案子,到处活动,希望挂靠个过失杀人罪,好歹保一条性命,可是女方的力量太强大了,请了两个大律师在打官司,加上又占个受害者这一条,王art的命是保不住了。前天,王art的父亲和你爸通了一次电话,说王art非常想点点,他希望终审下来前能见上你们母女俩一面。

我有点暴躁地说:是的,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个骗子。说什么见我们母女二人一面, 不过是想他女儿罢了。好吧,不

过，他给点点留下了什么恶劣印象他应该非常清楚，那还要看看点点答应不答应了。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父亲动作缓慢地从他的怀中掏出一封信给我。母亲见了忙说：对了，这是李伯爵给你的信，他昨天晚上来我们家了。

听说是李伯爵的信，我看了一眼母亲，把信接了过来。

信果然是李伯爵写来的，他的字有点女性化，如一碗刚出锅的面条。

露露：

我一直在为王art案子忙碌，状况越来越糟，我快泄气了。现在亟需从你那里得到证据方面的帮助，我不得不这样想，你出示的证据都将是最有效的，可能会挽救王art一命。你应该来，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详说，要从这十几年来，你和王art的关系谈起，信中不便赘述，面晤详尽。

大哥李伯爵

看完李伯爵的信，我没说话，坐在那儿发呆。这时，我见父亲掏出一个手帕，拭了一下嘴角说：李伯爵想让你出庭，在这件事上为王art说句话……

我突然愤怒起来：我怎么会为这种事出庭？让我为这种流氓行径说情吗？做他的帮凶？助纣为虐？跟他一块去丢人？李伯爵是京城的大牌律师，打赢过无数场官司，连他都叫不停这个案子，我能起到什么作用，去陪他接受耻辱吗？打死一个女人，他真算是个英雄，我为他可耻！死罪，谁也救不了，我

看点点也不用去了，免得再玷污孩子。我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感到情绪无法控制，声音越来越高，最后把李伯爵的信撕得粉碎。

我的发作引来了其他病人的围观。这时两名护士慌忙跑来了，她们先叫回了各房间的病人，然后对我父母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不该在这个时候刺激病人，父母显得很后悔，连声认错。

第三天，我因为要做电休克，母亲留下陪我，点点随父亲回老家看王art去了。

八

在南京，我们采纳了门德佳医师的建议，决定住院治疗，但请假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公开住院的理由，更不能讲清医院的名称。而单位坚持要我们出具医院的证明，否则不能准假，这种坚持当然与那个女局长有关。我是她最讨厌的下属，她是我最讨厌的上司，我们经常发生争执，往往都是以她气急败坏地逃走为结局。

王art找女局长请假时，她一再说目前正是群艺部最忙的时候，中央的三个代表要通过各种形式，利用不同的时间段加以宣传，各种演出活动都需要文化局参加，人员特别紧张。

但是王art还是把我的一个月的病假给请了，而且报的是一个糊涂名词，我曾对王art开玩笑说：用美男计了吧？王art说：她对我倒是真的感兴趣，但她太Chatter（唠叨），Spiritless（死气沉沉），不符合我的Style（风格）。我开心地打了王art一下。

在南京住院治疗是十分有效的，在这里，你会享受到群

体的认同感，大家都需要尊重和理解，在这里，大家可以围绕同一个病情说长道短，你再也不需要隐瞒自己的病症，你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痛苦的过去，可怕的体验，互相鼓励和畅想。此时，我们会感到共处在精神的天堂里。

但是，天堂是要付昂贵的暂住费的，最主要的是，寄养在父母那里的点点开始让父母头痛。她不顾我的坚决反对和王art的反复劝说，自己报了芭蕾舞培训班，而且每天都必须在学业后去参加培训，除了大礼拜以外，多在晚上。父亲带了四个研究生无法顾她，王art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带团在外演出。这可苦了母亲，接来送去的母亲不久就厌倦了，对我们开始有了微辞。

王art在电话里把这些情况告诉我后，正赶上最后一个疗程结束。本来，我想再在医院逗留几天，可是我想了许多，脑海中经常会闪现出那条黑夜中的巷子，那双在墙面上可以游动的眼睛，而点点现在也要从那里经过，我惊栗而惶恐，办完手续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京。

这是回到单位上班后的第十天。

中午，同事孩子结婚，我接到了赴宴请帖，请帖是上午接到的，离婚宴还有三十八个小时，我便开始准备赴宴要穿的服装，设计自己在公众场合下说话的姿态和分寸。

在临赴宴还有八个小时，也就是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躯体反应突然出现了。紧张、焦虑、恐惧、心慌、出汗接踵而至……

那天，我没法赴宴，我像一朵枯萎的花凋零在自家的客厅里。

接下来，所有症状似乎瞅准了一个破城而入的机会，一

股脑儿地涌入我的身体。于是,在南京所进行的一个月治疗前功尽弃,如风而去。所花销的近两万元的治疗费也成了废纸无疑。

在病症的攻击下,我一败再败,几乎无藏身之地。我焦虑至最厉害时,简直无法呼吸。有时,我会趁点点不在家时,像恶鬼一样尖厉地嚎叫,不停地扇自己的耳光,揪自己的头发,我还感到我的肩膀上奇痒难挨,像是有几百条长有尖利牙齿的虫子在下面啃啮、吮吸、流窜,我拼命地恐惧地撕抓挠扯,直至鲜血直流。

我开始折磨王art,跟他纠缠不止,哭喊着要他把我送回南京,不!我不上班了,我不要工作了,我要回到医院去,送我走,快送我走。我就这样乞求着,不停地摇晃着王art,揪他的衣服。

王art痛苦万分,他会一动不动地让我推搡他,同时,一句话也不说。当我一刻也不停地要他答应我的要求时,他会说:给我两天时间,让我想一想该怎么办?你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但两天后,我突然平静下来,仿佛那些魔鬼(我就这么称呼我的病症)接到了我要去南京的信息,纷纷溃逃一般。于是,我不再激动,甚至为自己如此强烈地要去南京而感到诧异和后悔,而王art明显很认真,当然也因为不能忍受这种现状。他会当着我的面拨通南京电话。这个时候,一听到门医师的声音,我便感到自己又激动起来。当我拿起话筒时,则像是一个在黑暗中走失了很久的孩子终于见到母亲一般,委屈得泣不成声。

我受不了,我一点都受不了!我哭着说,不停地说。门医

师会耐心地等待着我。门医师,我就想自杀,我没救了,我每天都紧张,我的脑子里常常会堵上一团乱麻,我现在是不是植物人呀?我的病怎么会越来越重,太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一口气说了三十六分钟,这期间,任何人都没插话。

这时,门医师说:小刘,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来听一个故事。古里迪神话中有一个叫赫拉克莱斯(Heracles)的神。这个神周游四方,是制服猛兽和怪物的高手。有一天,他正走着,突然被一块小石头绊倒,听着,是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绊倒赫后逐渐长大,于是赫就用剑剁它,没想到,这块小石头越剁越大,最后终于足以压倒了赫。这时,一个叫阿苔娜的女神经过这里,她对赫说:如果你再反抗,它不仅变大,还会用其他办法对付你。听了女神的话,赫顿时感到了自己的愚蠢,便收回了宝剑,而那块石头,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小刘,这是著名的伊索寓言,对于你的病情应该有经典的启发意义。这么说吧。你身上的那些症状,都是小石头,不足为奇,但你却把它们都放大了。结果,四面出击,耗尽了你的力气,它们长大了,你却更加衰弱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它们毕竟不是小石头呀,它们比小石头要抽象,要强大呀!我该怎么办呀?我情绪激动地问,我感到门医师的故事于我毫不相干,是一种歧义和回避。

门医师说:办法肯定有,你要尝试着去用它,就是带着症状生活。它不是紧张吗?让它紧张去;它不是焦虑吗?让它焦虑去。顺其自然,渐次忘却。

我愤然挂了电话, 我感到这个门医师简直在信口开河,毫不负责,他该得一次这种病,让他感受一下魔鬼附身的滋味。什么顺其自然,这就是一个资深精神科医生为我开出的

妙药灵丹，纯粹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

当我怒气冲冲地大失所望地回到自己房间时，我听到王art在电话里不停地向门医师道歉、赔罪，并就我的病情开始和门医师进行讨论。

门医师好像没有在乎我的反应，好像王art就是我似的，他开始给王art上课，讲得很细、很深入，且有条不紊。

我听王art在当中插话说：露露总是以为她的头被一个卡尺卡住了，很痛，有时痛得满头大汗，手脚冰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门医师说：这是典型的抑郁病人的自我暗示，就如我的一个病人，整天捂着自己的喉咙，说他的喉咙里有一截塑料管子。这是心理压力造成的虚拟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门医师，可以再给露露推荐一些新的药品吗？

最有效的药就是她自己，没有什么绝方，所有的药，最终起的作用都是极小的。

门医师的话令我愤懑不已，我感到他冷酷无情，缺乏医德，是个庸医。

于是我继续在炼狱中受灾受难，痛苦使我对报纸上的一则传闻充满了向往。于是，我跟王art反复要求请他去打听，去联系，去落实，我想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把自己彻底冷冻起来，等到医学发达后再重新复活。在我的纠缠下，王art一个劲地摇头，不停地说：我办不到，我真的办不到。

两年里，我没完没了地发作使王art苦不堪言，每当我回家唉声叹气时，他都蜷缩在一边，紧皱着眉头，长时间地沉默。

在办公室我没有朋友，找不到任何人来倾诉，我的怪异

也使大家都远远地避让我,我的敏感和失常为我带来了许多委屈和麻烦。回家后,我得没完没了地把这些事说给王art听,他听着听着就会显得痛苦不安,有时会冲我莫名其妙地发火。我当然不会退步,便跟他争吵,并加以摔东西,直至他完全折服,反复求饶。

他开始抽烟、酗酒,有时会久久流连在自己的办公室不愿回家。我看到,他有了白发,皮肤失去了光泽,目光也没有先前锐利明亮了,情绪明显低落,整天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而此时,我对自己的性吸引力也忧心忡忡起来,因为,自从得了抑郁症以来,我和王art的性爱生活机械、勉强而形式化。特别是近年来,我总是很被动,几乎失去了知觉,并产生了逃避心理。仅有的几次,也令王art感到是在做一种枯燥而乏味的运动,他会很沮丧、很无奈,以至于半途而废。

6月22号晚,天气相当闷热,衣服穿在身上似乎长了毛,黏湿湿刺扎扎的令人难受。已经是深夜11点半了,王art还没有回家,而他事先又没告诉我有什么排练或教学任务。于是,我带着一种关切和思念向学院走去。

结婚前,王art住在学院为他准备的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公寓里。和我结婚后,这个公寓仍然由王art使用,平时堆放一些旧书籍什么的,有时王art也在里面小憩。

我走到公寓时,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我便上楼去敲门。当我喊王art时,屋里没有反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屋里出问题了。于是我使劲敲门、踢门。不一会儿,门开了,王art酒气熏天地挡在门口。当我要往屋里进时,王art拦住了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一个漂亮姑娘越窗而走的身影,她穿着一件洁白的连衣裙,一闪而过时,如一束随风飘逝的花朵。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王art,整个人凝固成一团,脑中被水冲洗似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可以解释吗?酒气冲天,摇摇晃晃的王art摊开双手对我说。

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回家!

回到家里,王art扑通跪倒在我的面前,一头长发哗地滑落下来,严严实实地遮着他的脸。对我来说,这无疑就是一种证实,我怒火万丈,狠狠地扇他耳光,不停地扇。

最后,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口齿不清地跟我说:我跪下仅仅为了表明……在这个时候,不该发生这种事……你不需要……我们什么也没发生,我心情不好,喝了酒,我摔倒在台阶上,我的学生,我的一个女学生,仅仅是个……女学生,她发现了我,然后搀扶我回到那里……然后,你来了……我怕说不清……她很害怕, 我怕刺激你……我不应该让她翻窗户,我们应该坐下来……我怕说不清,怕你……伤害人家……我怕说不清……

我狠狠地扇了王art一个耳光,冲他吼叫:王art,你永远都说不清!

我痛苦了一夜,此时,王art就睡在我的旁边。想到那件飘然而逝的连衣裙,我就会把王art推醒,打他、责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你告诉我呀!我哭声不绝,我感到整个世界都是倾斜的,都是黑暗的,我对整个人类都失去了信心,我趁王art到卫生间呕吐的时候,把一瓶氯硝安定片全倒进了嘴里。

王art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他的酒一下子就醒了大半,他大声喊叫着要来了救护车,把我火速送到了医院。

恍惚中,我感到有一截长长的管子从我的嘴里不停地插入我的身体,我感到是一把长刀,是一次又一次捅杀……

我很快就出院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会冷笑着以可怕的声音对王art说:你真不该救活我。

于是,我和王art的感情在零下结冰,我们会整天不说一句话,尽管他极力讨好我,以至于到最后,他对我完全丧失了信心,走进这个家门,就如同走进了坟墓。

半年后,不知学院里发生了什么,王art被解聘了,那天他对我说:露露,我们离婚吧。

尽管在那件事上我恨他,不能饶恕,也不愿意找任何理由理解他,但对于他提出的离婚请求,我仍然感到很突然。

不可以,我冷笑着说,我喜欢这个样子,你一走进家门就会受到冷落,感受到变态,听我痛苦的呻吟,忍受我的焦虑、恐惧和不安,我很开心。你要时时刻刻地接受我这个魔鬼,接受它与你灵魂的厮杀。我很开心!我身上的魔鬼这么大,这么多,不能只吸我一个人的血,你跑不了,你休想逃脱。

王art说:露露,看在你我曾经誓死相爱的份儿上,看在点点的份儿上,我们分开吧。

我说:点点是我的宝贝,我可以为她做出所有的牺牲,可是你没有这份资格,你必须要和我同归于尽。

第二天,王art失踪了,我找到洛阳他父母那里,找到了他最好的几位朋友。我寻他不着,我痛心疾首,恨得日日磨牙如刀。我当着点点的面烧了一大堆冥钱,并剪碎了许多件王art的衣服,我对哭成泪人的点点说:你爸爸死了。

一个月后,王art突然回来了,他显得极为憔悴,手颈细得可怜,颧骨隆起,眼睛下陷,脸色像学院美术系学生作素描时

抹的一把炭灰。

父母知道王art回来了，十分惊喜和高兴，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并亲自来把王art、点点和我叫了过去。

饭桌上，父母亲都极力不谈这一个月的事，吃完饭就催我们回家。父亲还把一本香港人办的生活杂志交到了我手里。我回家一看，那上面有整整一章内容都是指导妻子如何做好性温存的。

点点睡去后，我坐在床上等待着，等着王art向我解释他这一个月的叛离行径，等着他忏悔和认错。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向我道歉和自责时还应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他的态度果真能至诚如此，或许能引起我的同情，至于说到缓解关系一事，也不是说不可以发生。

但王art从点点房间回到卧室后就一直不吭声，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惊奇地发现，他那双秀美的手指早被烟熏得焦黄。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冲过去，掐灭了他手中的烟，然后坐在他对面问：你回来干什么？

王art抬起头，我看到他胡子很长，目光呆滞无神，他说：还是……讨论离婚的事。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他，痛苦、伤心、愤怒占据了我的全身，但这一次，我终于克制住了自己。

这么说，这一个月来，你一直住在情人家？我咬着牙问他，我感到浑身在颤抖。

怎么说都可以。王art说，只要你答应离婚。因为……我们都需要拯救，还有点点，我们不能太自私，这很可怕。

王art，你办不到！我冷笑着说，因为我是精神病，国家有

法律规定,精神病人是不可以离婚的,你有责任。

我并不知道是否有这种法律,但我觉得国家应该有这种法律,因为我们是弱势群体,需要保护,于是就这么说。

王art抚着自己的脑门,咳了两声说:那怎么办?我脑子很乱,现在很乱。

我厌恶地无比厌恶地憎恨地无比憎恨地看了王art一眼,我看这个叛变者显得很病态、很痛苦、很迷乱。

那我走了。他说,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一把揪住他,把他狠狠地推倒在地板上。他摔得很重,挣扎了几下竟然没有站起来,然后半躺半坐在那里,目光混浊地看着我。

我伸手从钢琴上拿过一把裁纸刀,然后对着我的胸口说:王art,你敢向前爬半步,我就死!

停!停下来,王art艰难地爬起来说,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

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冲过去推他,一直把他抵在墙上,我泪流满面问他:你这个坏蛋!你不是说永远爱我的吗?你不是说要做我的罗拉的吗?

王art想了想,木讷地说:是呀,是呀……

大骗子!大骗子!我撕扯着他,声嘶力竭地叫喊,并把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

这一夜,我们谁也没睡,我压根就睡不着,有焦虑不安伴陪着我,我就是一个神,王art根本就别想睡,见他发蔫,我就会粗野地摇醒他,我感到这样十分泄愤。

第二天,我先搜遍了他的衣袋,扣下他的身份证,然后把他反锁在家里,但到了晚上,他还是跑了。我绝望地哭了,我感到王art不爱我是真实的了,我们的婚姻死了。

整整又是一个月,王art回来了。

正是深秋,他进门时像一片刚从树上吹落下来的烂叶子。

此时,我对这个人已没有丝毫的感情,我已恨了一个月,早就把我们之间所有的维系都恨断了。心里只有报复的欲望,而且非常迫切,就等着王art现身。如今他出现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在他到家不到五分钟,我便出门找我表哥去了。

我从表哥公司里回来时,王art正和点点谈心,点点哭得像个泪人,王art倒显得很平静,不停地为点点擦拭着眼泪。我听他说:爸爸和妈妈分手不代表爸爸从此不再爱你,不再爱你的妈妈,不会的,和以前完全一样。

不!不!点点伏在王art肩上哭着,倔强地否定着。

王art说:我和你妈妈还会爱着你。你要答应跟爸爸在一起,一定要答应,法院要问你,你就这么说。

点点没有反应,她哭得昏天暗地。

我怒不可遏地冲过去,把骨瘦如柴的王art和点点分开,然后又把王art推到一边。点点怕我殴打王art,哭着跪在我的膝下。我指着站在一边的王art说:我不离,你可以再出去一个月。

王art剧烈地咳嗽了一阵,果真出了家门。点点哭喊着要去阻挡,被我一把扯住,推到一边,并重重地关上房门。

王art在铁道边被打断了腿,我找人把他抬了回来。我跟他提及三条:一、是我找人打了他,他可以起诉我;二、我同意离婚,所有的财产归我,算作王art对我的离婚赔偿;三、休想打点点主意,点点归我。

王art显得极为懦弱，他哽咽着说：求求你了，我只要点点，其他的都听你的。

我强忍着眼泪说：不可以。没有点点，我还有什么！我会死。

王art不再吭声，足足沉思了两个小时，最后提出他的建议，点点不归我，也不归他，现在可以送到市奥托巴贵族寄宿学校。点点的入学费和今后五年的学费均由他支付，这一点可以从离婚后属于他的财产中划出。

我感到王art的话自私而变态，是一个自己得不到，也绝对不让别人得到的坏种，我怒喝：你闭嘴，你马上闭嘴！

他坚持说，一副诚恳的样子。露露，点点跟你不合适，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当然……说到这，他叹了口气，当然跟我也不合适，这个办法……

你闭嘴，你马上闭嘴！我不停地打断他，令他无法完整表达，然后，再次提出我的离婚态度和条件，要他认定。他显出一副十分疲劳的样子，终于点了点头。

我憎恶地看着他，我只想杀他，我准备从此恨他，直到他难看地死去。

这个社会再也不用为离婚发愁，关于这一点，你会感到比到超市退货容易得多。

我和王art的离婚手续办得相当顺利，有关部门似乎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待我们把要求一提，他们就把绿灯一起举了起来，再说，彼此都失去了感情，也没有什么痛苦。

十年前，王art对我说：我是个很Romantic（浪漫）的人，将来你要和我离婚，我必定会作足文戏，我会在本市最豪华、星级最高、最标准的地方请你撮一顿。那时，对王art的这种表

白，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想象不出，一对完全交融在一起的人怎么会分手。退一万步，假如走到那个境界，我也会紧紧地抱着王art，吻够了以后才放他走。可现在，我只盼他迅速从我愤恨和憎恶的视线中消失，我为这个感情的叛逆者，为这个毫不负责的家庭败类，为这个薄情寡义、朝秦暮楚的臭男人感到可耻。

离婚的当天我便病倒了，此后，再也无法去上班。我试着去请病假，但因为说不出病因而遭到了女局长的拒绝。我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自己，走进那间令我紧张而备感冷清的办公室。接下来，我认真而执著地把一件又一件交代给我的事办得一塌糊涂。大家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怪异，我试图走近一个正在热烈谈论的小团体，但一见到我走近，他们便纷纷岔开话题，或缄默无语，或干脆一一借故走开，把我冷冷地晾在一边。

于是，每天上班，我只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发傻，专心致志地等待着病症的来临，然后，迎接它们的吞噬和折磨。我感到了孤独和孤立无援的恐惧与痛苦。为此，我在悲伤中更加仇恨王art，有时，为了恨他，我会在几分钟内一直紧咬着牙关，不停地痉挛和流泪。

女局长终于发了善心，她找我谈了话，时间很短，但解决了关键的问题，她暗示我可以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我迫不及待地住进了一家私人医院，然后用门医师给我寄来的特配药打起了点滴。我跟医师说：我要一直不停地吊水，我需要清洗。医师需要钱，他笑，他完全支持我。

那是一个五月的月夜，城市里到处弥漫着花香，月色饱

满而充盈，普照着高楼大厦和树丛深巷。这美好的季节照样滋生罪恶，照样上演悲剧。

我不敢想象，十五年后，在那条巷内，在同一个地方，点点走了我的老路，被两个男人轮奸了。

我从医院回来后，点点告诉了我，我冲出家门疯了一般地撵出巷口，而此时离发案已有半个小时。但我不管，点点说有个男人穿红色T恤，我便在大街上到处找穿红色T恤的人。

我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穿红衣服的男人，被一次又一次斥责和推搡。我告诉他们，我被强奸了，是一个穿红色T恤的人。他们便笑，然后纷纷离去。我想我没说错，点点被强奸，就是我被强奸呀！

我回到家时，王art已回来了，看来是点点告诉了他。他的脸上除了愤怒以外，还有大片的泪痕。见我进门后，他要求把点点带走，他的态度十分恶劣，几近疯狂。

我们开始暴吵，互相攻击和嘲讽。最后，我先动了手，用一只木制晾衣架砸烂了他的头，并操起刀将他撵出家门。当他还像一条恶狗一样在我的门前不停地转悠时，我报了110。

哎！我报了110。我大声地跟他说。他愣了一下，慢慢地走了。

在医院里，点点哭泣着跟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别让我去学校，我不去学校了，我怕，我好怕……

我不停地点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当我凝视着女儿脸庞时，我心里仇恨地想：王art，为什么让女儿跟你长得一样迷人，为什么不到十六岁的女儿就发育得像个大姑娘，为什么要去学芭蕾。点点，你可知你身后会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和十五年前的那双眼睛一样阴森可怕，一样会像蛇

一样游动在墙体里，然后伏击你，令污浊和罪恶渗入你的体内。痛苦也需要接力吗？是谁在背后指使和安排的？门医师一语道破我得此病症的背后，难道我女儿也要亦步亦趋吗？不！绝不能把这样一个可怕的悲剧演下去，女儿还小，她绝对承受不了别人的歧视，别人的冷漠以及等等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一旦贯穿于她的工作、学习和人与事之中，她注定要灭亡。

我辞职了，我把受到创伤的女儿带走了，我娘儿俩已无法再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已暴露了我的全部，已遍尝了其中的苦涩和艰辛，我不能再让女儿的秘密一点一点被别人揭示。我要女儿找一块重新开始的地方，给她创造一个消融与忘却的条件。

母亲支持了我们，让上海的舅舅接纳了我们。

在上海，我一边住进了徐家汇精神病院，一边安排点点进入一所私立学校。

这期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冥冥之中注定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我们，于是我昼夜祈祷，先是向中国的神，再向西方的神，并到处打听当地教堂的位置，我相信那是上帝的领地，踏入那块领地将会洗去污垢，永享太平。

九

电休克是前天上午做的，母亲不停地问我有什么感受，那个认真劲简直就像个记者。

我说脑子里像着了火，熊熊燃烧。

母亲后怕地说：那还得了，早知这样，说什么也不给你签

字。

我说:这场大火烧得好,我脑子里长了许多荒草,这一下快烧光了。我还要做电休克,还得烧。

母亲说:早知让你爸留下了,我可不敢给你签字了。

我纳闷,我问:你说什么? 让我爸留下? 我爸来过?

母亲吃惊地看着我。是呀! 她说,不跟点点回老家去了吗?

去那儿干吗? 我愈加纳闷,我问。

你怎么啦?母亲担心地问,你不是知道吗?你爸带点点看王art去了。

王art怎么啦? 我问。

母亲连忙走开了。不一会儿,她喊来了医生,医生当着我的面告诉母亲,做电休克的病人都是这样,会短暂地失去记忆。

母亲恍然大悟,而我却深深遗憾,我希望的是永远的忘却。

一个星期后,我渐渐在意识的深处打捞上来一些东西,我主动去问妈妈:爸爸为什么带点点去看王art,你们好像说王art犯了什么案子。

母亲叹了口气说:王art打死了人,要终审了,怕是要杀头,你爸把点点带回去了。

我隐隐约约地记起来了,但听说王art要被杀头,心里还是被震动了一下,我在那发了近一个小时的呆。

又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来了电话,说王art的案子已经了结,人已经不在了。

父亲说: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了,露露,回来吧,我们年

龄也大了，离不开你，我已在学院图书馆为你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位置，点点的就学问题也解决了。

飞机降落了，天已黑了，四处灯火如豆，没想到是李伯爵到机场接了我们，并带我们到英山饭店吃了晚饭。

当父母带着点点回到了我们那个家时，我和李伯爵来到了海之韵咖啡厅。

咖啡厅里放着十六世纪法国作曲家约内堪的《云雀》，我和李伯爵都在用心听着，这首曲子也是王art生前之最爱。

一曲结束后，李伯爵轻轻地搅动着茶盏里的咖啡说：露露，我坚持要等到你回来才回北京，是因为我想让你了解一些情况。

我知道李伯爵要说什么，我忙摆了摆手。

李伯爵果真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他沉默起来，但是我看他的眼圈红了。

我们谈些别的吧！我说，抹了一把眼泪，极力笑着。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这个城市奔波。李伯爵显然不愿迁就我的感情，就这样开头说。为王art寻找所有可以求生的证据，我为案件本身所震惊，为我的挚友而……伤心……。说到这儿，李伯爵摇了摇头，显得很痛苦，一颗泪水在他的眼中短暂逗留了一下，便滑出眼眶。

过了一会儿，李伯爵忽然抬起头，正视着我说：露露，知道王art为什么下那么大的决心要和你离婚吗？

这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冷笑一声。

李伯爵说：你会坚持以为是因为那个女学生，实际上，那的确是一种巧合，是因为王art太爱你了。平时，他小心谨慎唯恐引起你的不安，诱发你的症状，所以在那种场合，他十分害

怕,他怕刺激你,他做得很蠢,没把账算好!

我又冷笑了一声,我甚至认为我和李伯爵的谈话马上就可以结束了,但我坚持着,忍受着这种无聊。

李伯爵看着我说:而这个时候,王art已患上了抑郁症。

我一愣,吃惊地看着李伯爵。

李伯爵向我点了点头,作为对他刚才说的话的强调,我有点发木,仍然呆呆地看着李伯爵。

他很痛苦。李伯爵看着他手中的茶盏说,他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art找了心理医生,找了我那个南京朋友。当病症被确定后,王art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强,他很绝望,而归根到底是怕你们的点点会成为第三个抑郁症患者。我吃惊地看着王art,目光一直没从他的脸上移开,听他怎么说。

为此,王art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离婚,他认为唯有这样才可以拯救三个人。他的要求提的真不是时候,因为刚好发生了那件事,为此得到了你的憎恨和坚决的反对。此时,王art的症状反应,一点都不亚于你,为尽快抑制,他偷偷在南京住了一个月院。随后,你们的冲突日益加剧,王art的病情也更加糟糕,他不得不再次去南京看门医师。就在那个时候,他失去了他的工作。

我心里像被镂空了一般,极为难受,思想在飞速地翻阅自己和王art冲突时的场景,寻找和对证谜底,极力抗拒着这个事实。

李伯爵却把一大把住院收据和诊断书、处方等放在我的面前,这些处方和手续全由精神科开出,上面都赫然写着王art的名字。

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我低下了头,深深感受着自己的

罪过,我流起了眼泪,王art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又清晰温和起来。

李伯爵为我续上水,问我:露露,来之前收到过我那封信吗?

我后悔莫及,不停地点着头,不停地流泪。

露露,那个时候,我是多么需要你啊,尽管不能保证挽救王art的生命,但你会是一份最有举证性的力量。因为王art失手杀人,与你息息相关。

我再次瞪大了眼睛。

知道那个被王art打死的人是谁吗?

我摇了摇头。

就是你们文化局的那个女局长,黎丽。

为什么?我几乎惊呼起来。

李伯爵告诉我:王art对你们那个女局长早就充满了敌意,那还是为你请假到南京住院的时候,他们吵得很厉害,黎丽为了轰走王art,都报了110。

我痛苦地不敢相信地摇着头,我不知道王art那天回家为什么一点都不告诉我,我一直就纳闷,他怎么会那么容易地就把我的长假给请了。

四月二十三日中午,王art参加文化界一个朋友的聚会。李伯爵接着说。黎丽也去参加了,坐在不同的桌子上,因为有屏风隔着,彼此都没有照面。吃饭时,不知为什么,有人提到了你。

我?是我吗?我指着自己的胸口问。

是的。李伯爵说。黎丽显然是喝了酒,她说了一句,是说你的,她说。这个人是精神病,由单位代养着,什么也干不了。

于是王art离开了自己的桌子,他走到黎丽面前,坐下来跟黎丽谈判,他说,你侮辱了我的太太,你有诽谤倾向,你没在精神病院看过病,你怎么会知道我太太有精神病,你必须向我和我的太太道歉,就在这里。黎丽作了严词拒绝,并警告王art,别在她面前要神经,王art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抓起桌上一瓶刚开启的酒瓶,向黎丽砸下去……

我趴在桌子上哭了。

李伯爵没有劝我。

他是失手的呀!我哭着说,为什么要判那么重?是别人先侮辱了他呀,他们为什么要判他死刑……

等我平静下来后,李伯爵叹了口气说:最初,我是有信心的,我想把案子定到过失杀人上不会成什么问题,而且,我还可以向法庭出示南京方面的相关证明,证明王art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是一种属于需要关爱、理解和最怕刺激、歧视的病人,而黎丽公然刺激他,那一刻,他是病态的,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是的是的。我连连点头说。

李伯爵突然打住了自己的话头,沉默了许久才说:可是,法庭对此作了否定。法庭认定,抑郁症在精神病中属于程度最轻的一种,这种病人是可以带着症状从事正常工作和学习的。案发当时,在场的诸多证人也一一证明,王art思维清晰,表达流畅,对受害人的要求肯定而合情合理。造成血案,完全是王art不理智的结果,与本人的病情无关,应当负法律责任。而最为糟糕的是,去年秋天到今年二月份,这个市连续发生的几件伤人案都与王art有关,都是他炮制的,有的案件他还亲自参加了。其中两人重伤,一人为植物人,这些都是王art在

法庭上突然说出来的。事后他告诉我，他对自己已经绝望，毫无生的渴求了。

我根本就无法接受这种事实，痛苦得无以复加，不得不用手抵着自己的胸口，而李伯爵并没有停止。

第一个致人重伤案发生在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被害者叫查玉彬，金丝鸟精品服装店的老板。王art殴打他的原因是他曾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说过一句让你无法自容的话；第二件伤害案发生在二○○三年七月十四号，被害人叫包魁，原因是他曾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公共场合下让你下不了台；第三件伤害案发生在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害人訾来超，西江卷烟厂剧团团长，原因是他于2000年春节前说过一句侮辱你的话……

李伯爵好像又跟我说了许多，我再也听不下去，我在极力回忆1999年6月到2000年春节前发生的事情。

记得那天天气十分燥热，我非常想买一件夏季衣服来取悦王art。在金丝鸟服装店里，我从上午9点开始试装，一直试到十二点半，几乎试遍了服装店所有的衣服。实际上，来前我是看中一款的，但我当时的状况非常不好，既焦虑又紧张，脑子里像被推进了一车垃圾。于是，我反复说那件衣服上的扣子有点松动，尽管小姐一再解释，她可以马上钉牢，我仍然坚持认为这样做还是表明这件衣服是不完整的。接下来，三个小姐继续协助我试衣，我为每件衣服都挑了毛病，我自己满头大汗，焦急万分，几个小姐也疲惫不堪，不知所措。

这期间，有一双眼睛一直在冷冷地观察着我，这个人就是金丝鸟精品服装店的老板查玉彬。他的目光里明显流露出不满和厌倦，这使我更加不安和紧张，我知道我的老毛病又

犯了,追求完美而毫无主张,固执而不自信,但我控制不了,我抱歉地说:对不起,太麻烦你们了,我怎么觉得你们的衣服好像都变了形。

这时,那个一直侧身站在衣架模特后面的查玉彬说话了,他阴阳怪气地说:小姐,这要结合个人的身体条件说这个问题,你以为呢?

我的脸顿时红了。这分明是在嘲讽我,实际上,长期抑郁症使我的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感到自己的小腹和臀部两侧都在膨胀,以至于我都不敢去照镜子。

我带着羞辱离开了金丝鸟服装店,到家就哭开了。记得我的确把这件事告诉了王art,我还紧张地告诉过王art,说那个查老板好像识破了我,知道我得了抑郁症。

1999年9月28号那天发生的事我也非常清楚。

那天举行迎国庆大型汇演,汇演前,由市电视台主持人介绍台上领导和赞助本次演出的企业领导。

那几天,我的躯体反应空前强烈、焦虑、紧张、不安接踵而至,我总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头顶上,连路都走不动。为了不让大家看出这一点,我全身心地坚持着,但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我负责台上台下的联络工作。此时,赞助单位的领导因故不能到场,派来了第二号人物,而主持人手里的名单仍然是原来领导人的。为此,宣传部长包魁立刻重新拟定了一份新名单交给我,要我马上送给主持人。但由于紧张,我还是把手里的一份原来的打印件交到了主持人手里。结果当主持人介绍来宾时,由于姓名不符,那个企业二号人物的脸顿时愤怒得变了形,像一块紫猪肝。

晚上，后勤人员在宾馆就餐。

席间，宣传部长包魁来看望大家。我内心愧疚，便首先站起来向包魁敬酒。包魁看都不看我一眼说：我是不可能跟你喝这杯酒的。说着，他和大家一一碰杯，唯独临到我时，把杯子收了回去，然后在嘴唇上比划一下，沉着脸，走开了。

我当即就离席了，出了宾馆就哭，一直哭到家。当时，王art正在备课，见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便一再追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把这个事告诉他了。

2000年春节，在西江卷烟厂的邀请下，文化局派我和另一名同事去为他们的企业剧团编排节目。

开头几天尚好，到了礼拜四，我的躯体反应能力几乎为零，经常处于发愣或答非所问状态。相反，我特别敏感和固执，为此，还跟剧团的一些演员发生了争执。作为一个派出老师，那样做是很没有面子的，也是很没有品位的，而我竟然做了。

那天，台上正在彩排小合唱，我去了洗手间，无意中听到剧团团长訾来超在隔壁打手机，他不无报怨地说：开什么玩笑，演出时间这么紧张，你怎么给我派来个神神道道的人，再让她指导下去，我的戏台上就乱了套了。

下午，我连招呼都没有打就回到了单位，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当王art问我时，我告诉了他，接着我打自己的耳光，扯自己的头发，诅咒和谩骂自己。王art紧紧护着我，痛苦万分。

我绝没有想到，王art能把这些小事作为一种刻骨仇恨牢记在他的心里，为了我三次伤心，而做了蠢事。这一切除了我能理解，谁又能理解，谁又能懂呢？

如果我当时能从上海赶回来，可以为他辩护吗？我流着

泪,问李伯爵。

李伯爵把几张纸放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我当时为你准备的。他说,本来我想烧了,最后还是留了下来。

我接过李伯爵为我写的法庭辩护词,心如刀绞。

亲爱的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以及尊敬的原告:

谢谢你们给了我一次发言的机会,谢谢你们给了我一次袒护王art的可能。请允许我这样来说这个案子,实际上他们相隔并不远,请允许我。

这个世界美丽非凡,这个世界已把爱提升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并通过各种载体加以普及和推广。

但社会对另一种爱却是吝啬的,有一个群体,一向是被爱的意识所回避和排斥的。

人们不愿正视它的名字,对它很陌生,但它却无处不在,就在你的身边。它有个不敢张扬的名字,叫抑郁,都是仄声。

我们一直不大乐意为这个名字构筑任何滋养和宽允的场所,不大不意为它作爱的细分。

你可以有脚气,可以有灰指甲,可以患上各种各样的炎症,各式各样的癌……

所有的这些,你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医院,当着医生的面,理直气壮地很自豪地毫不掩饰地大声叙述和呻吟。哪怕是性病,也已荣誉地上了报刊、网站和电视,还设了各类医院,产生了许多专家。

总之,只要你精神正常,你就是人,哪怕你已烂掉了身体的1/2,你还是人。像保尔·柯察金、张海迪、桑兰、霍

金等等，都是因为身体残缺而成了精神上的英雄的。

但唯有你的精神不能生病，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有，否则你的器官再完美，再工艺，组合得再协调，你也是个残废。你可以得到一个视线，叫斜视，你可以拥有一些评价，叫窃窃私语。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所有的物质都会有磨损，我们的精神为什么就不能出现消耗和障碍、失误和偏差。我们上缴了那么多的税，盖了那么多可以提供安逸和狂欢的高楼大厦，为什么就不能给精神一个疗养、修复的空间和允许度。

这一点只能说明，我们是何等的虚伪、无知和懦弱，我们从来就没有尊重过自己的灵魂和意识，当然也不会给别人丝毫的退路。

那么，我们还凭什么在那说什么自由和博爱，我们还凭什么为生命哲学下这样那样的定义，出版这样那样售价不菲的小册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坐这种囚牢的可能，而且在这以前，所有的桎梏都由我们自己精心打制而成。我们有意无意地在规划着自己精神的绝路。

不幸的是，王art就是那个精神残缺的人。

十四年前，抑或说更早的时候，我患上了可怕的抑郁、焦虑综合症。从此，我的精神和肉体一起坠入地狱，每天都生活在黑暗和绝望里，我感到到处都是弓弩，满街都是杀手。

我可怜地掩盖着自己的病症，我每天都得作茧自缚，包裹在一层又一层阴影里。越隐藏越使自己倾斜、变

形和弱小。我的病好像是违法的,无法在社会这个有机体上得到矫正和免疫,我得完整地带回家中。

我找到过一家医院,一家很有名气的医院,这里的医生都受过专业训练,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连他们都神秘地告诉我,他们会为我保密,如此证明我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难容,证明我的病症的丑陋性,难以向众人公开和启齿。

我的病变成了一种如性一般神秘的隐私,但要比性更令人恶心。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公开的谈论场所,此时,我对面那个人可能和我一样,患有同样一种病,但是我们形同陌路,互不认知,彼此悄悄地潜伏和埋葬在人群中。我们鬼鬼祟祟,行为乖张,像一个又一个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的贼。

你永远都不能知道,我的病不能成为住院的理由。当然,我们首先不敢如实上报和请示,那可是自投罗网,自找难堪,把自己送进监狱。

我们不得不住院时,已经变成了一个谎言的编造者和一个病种的载体,在那种情况下,大家对我们充满了怀疑,我为此而得不到鲜花和慰问。我待在医院里时,犹如一只被抛弃的隔年桃核,更像是一只甲壳虫。

我们在生活中所拥有的最快乐的感觉就是想象着如何体面地自杀,然后,把这种病的历史一笔勾销,消灭痛苦的本源。

你们可曾见到过这么抽象而刀刀过身的恶性循环?它们的代码组合是:焦虑—紧张—不安—恐惧—绝望—混乱—令人眩晕的一直向下的情绪低落,从而形成了一

个巨大的漩涡。

在我们那个家庭里，王art是站在离这个漩涡最近的人。他没有你们幸运，他无法远离和逃避，而且，他又是那么爱我，不能不反复尝试着将我打捞出水。使我伤心欲绝的是，我不知道他就那样被席卷进来，而且比我下沉得还快，坠落得还深。为了把自己也为了把我拯救出来，为了让孩子远离黑洞不要成为第三名抑郁病人，他要求和我离婚。他在我根本就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我近似疯狂的报复下离了婚，我想象不出他是如何走过那段苦难的心里历程的。

随后，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好。他的病情不断地加剧，他遇到了比我更难承受的冷遇、嘲弄和奚落，他的心态一天比一天失衡了，他应该报复我，他却没有那么做，反而去攻击了三个当事人，而这三个人，仅仅是当初羞辱过我，他却认为他们是一种势力的代表，他要打倒他们，他认为自己是神圣的，自己的病是高尚的不可亵渎的。

也就是说，他所做的极端之举，都是为了一种捍卫，一种复仇，一种尊严，一种渴望和要求，还有警告、示威、分庭抗礼等。

然而，他毕竟犯下了罪过，你们已说过他犯的是滔天之罪。但这个罪过都与我们的病情有关，我请求于法律，能在各类宽宥的条款中加注更多的保护弱智人和分裂症者的内容，我肯定我的丈夫王art在那个时刻是完全分裂型的，他丧失了正常人的意志。

亲爱的审判长，法庭上所有的亲人们，在精神灾难

面前，我们应该有一颗圣母的心，爱他才有意义，才是本爱及博爱，否则人类的道德就不能算是完善。为此，我乞求你们，高高在上的你们，能可怜一个精神病患者，过去大家没来得及拯救他，同情他，现在正是时候。

看完这篇由李伯爵书写的辩护词，我再一次伤心地哭了，我恨自己那么固执，那么狭隘和自私，恨自己连为自己的爱人读一次辩护词的机会都不愿意抓住。

王art看过这份辩护词吗？我抽噎着问。

看过。

他希望我能在法庭上宣读吗？

是的，他希望。不过，他很矛盾，很担心，他怕你隐藏了十几年的秘密因此而公布于众，救不了他的命，反而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

他混蛋，他真混蛋！我失声痛哭。

我哭时，李伯爵在悄悄地擦拭着自己的眼泪，这种景象令我更加悲伤和自责。

王art是怎么走的？我悲切地问。他们枪决了他？

是的。李伯爵说，叹了口气。

那天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一件风衣，灰色的。

是我们在结婚前买的，我买的。我哭着说。

李伯爵为我续水。

他那天就那么躺在那里吗？

李伯爵说：我买了件羊毛毯……那天下雨……我用毯子盖上了他的脸。

现在呢？我泣不成声地问。他在哪里？

他父母和哥哥都来了，已把骨灰带回了洛阳。

我趴在桌子上啜泣起来。李伯爵并不劝我。

李哥，王art临刑前说了什么话？对我有什么要求吗？

李伯爵想了一下说：他跪在车厢里，一直有个武警在按着他的头。当我出示律师证时，武警允许我和他说了两句话。

他怎么说……

他笑着对我说：李猴子，给我一瓶罗拉，我觉得浑身不对劲。

你给他了吗？

我疯了一般地向大街跑去，但所有的药店都不卖这种药。他们说，这种药只有精神病院里才能开出来，我正计划着如何去精神病院，我听到了一阵阵尖厉的警车声，他们把王art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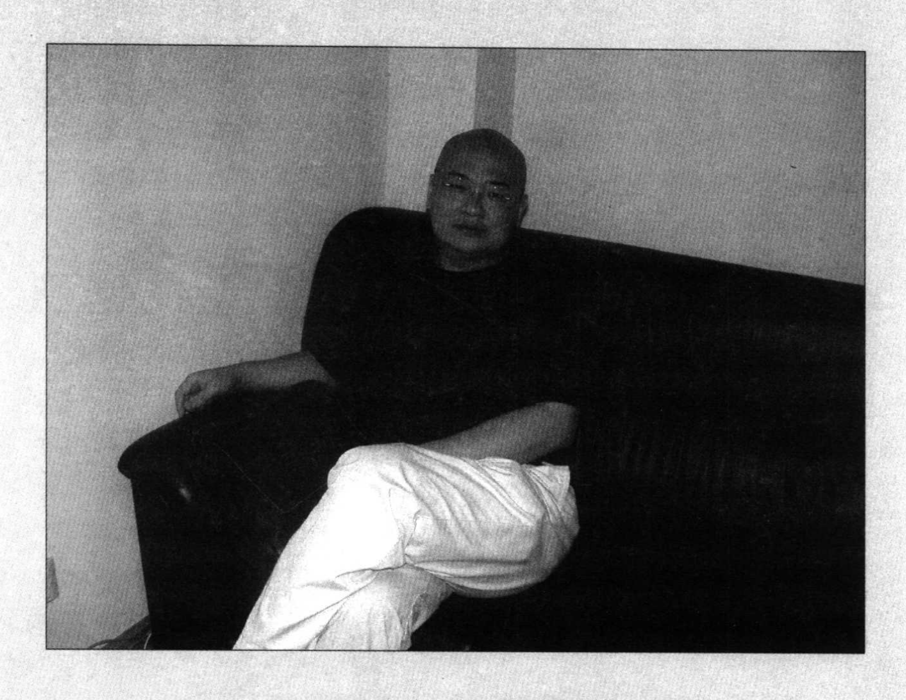
2004年清明节，我独自去了洛阳，我在一个叫凤临滩的公墓群里找到了王art的墓，献上了一束这个季节最美的花——玉兰。

令我感动的是，王art的墓比周围的墓都大都华贵。墓身由白珍珠、黑珍珠两种大理石护面，正牌上镶有十五年前王art导演大型歌舞剧《爱之后现代》时的一张工作照，在为王art立碑的落款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王点点。整个墓座在明媚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在王art的墓前，从上午九点，一直坐到夕阳西下。

此时，我已默默流尽了所有的眼泪，无数遍地吻了王art的名字。

最后，我在点点的名字旁贴上了我带去的名字——爱妻刘露露。然后，磕了三个头，并把一瓶罗拉轻轻地放到了王art的名字下。



凡一平小传

凡一平，男，壮族，1964 年生。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广西政协委员、致公党广西区委会常委。著有长篇小说《跪下》、《变性人手记》、《顺口溜》，中篇小说《寻枪》、《理发师》等。《跪下》、《寻枪》、《理发师》分别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和电影。



凡一平

撒谎的村庄

照相师傅出现在村里,他的到来肯定要比常来这的棉花匠、补锅匠更受欢迎。人们对他的喜欢甚至超过了不常来这放电影的那个调皮的小子——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没声了,杨白劳和喜儿变成了哑巴,那小子操起扩音的话筒,装腔作势一个人充两角对白起来:

杨白劳:喜儿呀,你长这么俏,没有花戴,没有的确良穿,也还是比地主富农家的女儿好看啊!

喜儿:阿爸,那赵大春他……

杨白劳:你放心,大春不敢,他还要当干部呢。

…………

晒坪上的观众被逗得笑跌了凳子,他们知道电影里肯定不是这么说的,都是那小子捣蛋,当场瞎编的。但没有人认为

他编得不好，谱子里没有，却还在情理中，这小子。

照相师傅和放电影的那小子不一样，他说什么时候送照片过来就什么时候送来，不像那小子，答应年前再来放一场电影，但现在春节过去了，还不见来。小孩们每天不知多少趟跑到山坳口盼望，等来的只是照相师傅。

火卖村不通公路，唯一一条通外面的路是祖祖辈辈脚踏出来的，因为都想走捷径，所以路就特别直，也特别陡。从山上往下望，路就像一根垂直的绳子，而照相师傅就像绳子那端的一只瓶子，慢慢地被吊上来。

照相师傅在村头至少被两层人围拢着，而且围拢的人还在不断增加。除了不能走动的，火卖村能出的都出来了。人们紧密团结，像只笼子把照相师傅围在中间，生怕他飞走似的。

照相师傅把照片分发给各家。各家拿到照片后又互相换着看。自家没有照片的也争着看。张张照片在人们手上传来传去，像花炮似的抢手。

因为照片已经散发，照相师傅得以解围。他坐在一块石头上，点上一支烟，惬意地观赏着火卖村的风景——青山如黛，草木如同锦绣，包裹着如婴儿一般娇小的村子。村子的房前屋后，是碧绿的菜园。土生土长的鸡鸭，就在菜园外走动，觅食它们最喜欢的东西。最远处的梯田边，是一排排挺拔的树木。一团团火焰燃烧在梯田的上空，那是木棉树盛开的花朵。

照相师傅觉得赏心悦目，他从背包里掏出相机，那是一台120型“海鸥”牌相机，像成人的头一般大。他把相机的皮套掰开，再把镜头盖取下，然后从石头上站起来，两手捧着相机，把眼睛埋在取景器里，将镜头瞄准他看中的景物，按动快

门……

一个穿着碎花衣裳的姑娘，走进了照相师傅相机的镜头——她从景深处出现，朝着村头的方向过来。她在镜头里越走越近，变成了景色的中心。照相师傅已经很清楚地看见了姑娘的长相，他为火卖村还有那么妙美的女子感到惊讶。

照相师傅的眼睛离开相机，直接看着走到跟前的姑娘。他像挖煤的矿工碰见金子一样看着她。姑娘也没有避讳他的目光，就好像她天生就是要给人看似的。

姑娘是来请照相师傅去她家照相的。

照相师傅不等拿到照片的人们把钱给他，跟着姑娘就走。一群小孩像鸡雏似的唧唧喳喳跟在他俩的身后。照相师傅不时回头朝他们笑笑，像是要讨好他们。而姑娘却始终不见回头，她走路屁股一翘一翘的，一条长辫子像笤帚扫来扫去，仿佛要把照相师傅落在她身后的目光打扫干净。

姑娘家要照相的人是她的爷爷。他看上去八十岁了，正在被四十大几的小儿子从屋子里抱出来，放在小晒坪已经摆好的椅子上。老爷爷面瘫嘴歪，眼睛呆滞，腰背也不能挺直，看来是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是姑娘家要给他照相的原因。留张照片给后人观瞻纪念，是每一个人的心愿。但在这遥远、偏僻的山区，如果没有照相师傅的到来，这种愿望就很难实现。一个人一辈子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是多么大的缺憾呀！而在过去不知有多少人就是带着缺憾离开人世，而他们的后人也因为缺少参照逐渐忘记了前辈的面容。那么现在有了照相师傅，先人就可以在后人的心目中永存。照相师傅来得好呀，他对山村的深入，使那些没有照片的老人，在行将就木的时候，终于有影子留在世上了。

照相师傅需要东西，把老人的背垫起来。姑娘跑进家，抱出两个枕头，把老人的背垫直。照相师傅开始摆弄起来，他支开三脚架，把相机固定在上面。他调着光圈和焦距，吩咐老人把脸端正。而老人的脸总是歪过一边，他走过去，纠正老人的脸，但刚一放手，老人的脸又歪过一边。这样反复了几次，姑娘家的人怕照相师傅烦了，说就这么拍吧。照相师傅不甘心，他托着下巴想办法。

照相师傅说："能不能把脸转到另外一边？"

姑娘走过去，捧着老人的脸，慢慢转动到另外一边，就是说从西转到东或从左到右。

"好，现在放手。"照相师傅说。

姑娘放手，老人的脸慢慢转往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从右往左边转，但是在中间的时候，有两到三秒的停顿。只要抓住这短暂的停顿按下快门，老人的正面是可以拍下来的。

照相师傅把想法告诉姑娘。他叫姑娘再慢慢转动老人的脸到另外一边，放手后迅速离开，以免把她拍进去。姑娘照他的话做了。

老人的脸转到正中的时候，照相师傅即时按下快门。

照相顺当完成。

老人被儿子抱起，往家里走。刚跨进门，老人的儿子突然回头，冲着女儿："美秀，请师傅进家里坐呀！"

照相师傅知道了姑娘的名字叫美秀。

美秀看着照相师傅，表示了请进的意思。

照相师傅点头，却没有起步进屋去坐。他看看相机，看着美秀。"我给你照一张。"

"不照。"

照相师傅说:“我不收你钱。”

“不收钱也不照。”

照相师傅看着美秀,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肯照相,就是免费也不肯?他纳闷地将相机的镜头盖上,收起三脚架。

美秀家的人对照相师傅都很热情,除了美秀。美秀其实也不是对照相师傅不热情,她只是不爱跟他说话。她给照相师傅端了一杯茶,然后就坐在那里,摸捏自己的长辫子,心事重重的样子,好像生病一样。

照相师傅不知道美秀生了什么病。他要走了。

火卖村的上空雷鸣电闪。照相师傅走到门外,看见前方的山麓,已经被裹上厚厚的雨幕,正像浪潮一样朝这边涌来。他看着手里的照相器材,把它交给了挽留他的美秀的父亲。

照相师傅在美秀家吃完饭,雨是停了,但天却已经漆黑。照相师傅表示还是要走。他拿出一只手电筒,试了试。手电的光芒像是被什么拽住了一样,连三四步远的台阶都射不到。落在脚下的光晕也像是炭火的回光似的,弱得见鞋不见腿。照相师傅把电筒朝向自己,看见电珠子亮得发黄,像是瘟了的猫狗或人的眼睛。

照相师傅这晚在美秀家住了下来。

照相师傅睡不着。他睡不着的原因很多,在生人家是一个原因,房屋四周的山林里飞禽走兽竞相鸣叫是一个原因,枕头硬是一个原因。屋里有只尿筒也是原因——美秀的父亲醉醺醺把照相师傅带进来,出去的时候指着墙角的一个竹筒,说那是尿……尿筒。

照相师傅还不想撒尿,但是对尿筒很好奇。他把门关上的时候,忍不住看了它一眼。尿筒像一门钢炮斜倚在那里,筒

子的上半截还有一个手把。他又忍不住走过去,抓住尿筒的把柄,发现把柄就是竹节的枝根,用来给人控制或调整解手的角度的。竹筒到胸口这么高,一节一节之间是打通了的,看不见底。照相师傅随手摇了摇,只听见有液体在里面"咕嗵"地响,紧接着一股尿臊味蹿了上来,钻进他的鼻孔。照相师傅赶紧把尿筒摁回原位,撤腿走到床边。他躺在了床上,手将鼻子连嘴巴一起捂着。过了很久,他觉得尿臊味该散发的都散尽了,该沉底的也沉底了,于是才把手松开,和枕头上的另一只手一起,把头垫起。他觉得枕头又硬又矮。那也是竹子做的枕头,枕骨是烧弯的竹子,枕心是竹子的篾片。

一盏煤油灯在床边的箱子上努力地亮着。

照相师傅觉得不能浪费主人家的煤油,他翻身把灯芯调小,想想,干脆把灯给灭了。

然后,照相师傅就发现了隔壁的屋子,还亮着灯。因为灯光从隔板的缝隙漏过来,像从水缸漏出的水一样,慢慢地泻出来,泡上来。

隔壁屋子住的就是美秀,照相师傅是知道的。他看见她走进去过,但没看见她走出来。

照相师傅蹑手蹑脚,摸到隔板的边上,选了一个最大的缝隙,朝那边窥视。

美秀在解辫子。

她现在站着,向着隔板也就是照相师傅这边。长长的辫子被提到她的身前,被她松解。散开的毛发像窗帘一样,从两边朝中间合拢,被她用梳子一梳,垂直严密地把脸给遮蔽住了。

随后,照相师傅看见她的头突然一甩,浓厚的毛发快速

上扬，齐整地翻飞到身后去了。她的脸又露了出来，像乌云走后的月亮。

照相师傅的心一阵清爽。那屋里的光就像皎洁的月色一样，仿佛是从她明媚的脸照泻出来的。

美秀开始宽衣了。她脱下白天穿的那件碎花衣裳，走过来，把它往隔板上一挂。

照相师傅的眼前一黑。

原来是衣裳把缝隙挡住了。

照相师傅重新找到漏光的缝隙窥视的时候，美秀已经坐到了床上。

她穿着很薄的内衣，高挺的乳房又使内衣变得很短。她的眼睛是呆的，睁着，但什么也不看，仿佛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

照相师傅不知什么时候，双膝已经着地，跪下了。他比美秀还要呆，这指的是眼睛。眼睛以下的部分，嘴巴、喉咙、心脏，尤其是小肚下面的家伙，都不由自己地勃动。他现在想撒尿了。他想撒尿可能会好一些。

照相师傅被尿淋湿了裤子。他不会掌握那尿筒，又是在黑暗中，让尿筒倒了。泼出的尿水把他的裤子淋湿了一大截。

照相师傅打着手电，在屋后的石缸里找到了水，还有一只盆。他脱下长裤在那里洗。

洗完裤子回屋的时候，照相师傅发现美秀拿着一盏煤油灯，站在门口那里。

照相师傅一个激灵，手里的电筒和湿水的裤子因为激灵都举到了头上，像是投降缴械一样。没有长裤的双腿则像剥了皮的树桩，顽强地挺立在如水波一样的光影中。

美秀看着他，眼睛像漩涡一样，能勾人的魂。她的身子仿佛全是磁，把照相师傅吸引。照相师傅内裤里面的家伙，像口袋里的蛇闻到了美味，刷地勃动起来。

美秀这时退后了。她倒着走进她的房间里，没有关门。

照相师傅亦步亦趋，也走进她的房间里，一点办法没有。

他把蛇放了出来。

后来，蛇又回到了口袋里。它已经被喂饱了。

照相师傅找到了电筒，又用电筒找到了那条还湿着的裤子，准备离开美秀的房间。

美秀在床上说："裤子留下，我来烘。"

照相师傅犹豫了一下，把裤子留下。他战战兢兢地钻回隔壁的屋子，上了床，扯着被子，把自己全部给蒙上。

烘干的裤子被美秀挂在了门的背后，照相师傅起来的时候看到了它。他过去把它穿上。此时天已经明亮。照相师傅发觉自己还是这个家里早起的人。美秀的父亲还在酣睡，他的呼噜声一夜到现在都还没停过。美秀的爷爷咳了一个通宵。他是离不开床的，除非有人把他抱起来。而美秀没有起床，一定是跟心情有关，或跟他的裤子有关，照相师傅想，那事和烘裤子占去了美秀的睡眠时间，她要把觉补回来。

照相师傅拿了相机，游走在村里。盛开的木棉成了他拍摄的对象。他东拍西拍，紧拍慢拍，就好像那锦簇的鲜花是彩色的鸟群，生怕一惊动它们就会飞走，生怕它们飞走了，就不再回来。

镜头里又一次出现了美秀。她出现了就不再动，在镜头的边缘定格了。照相师傅抬头，朝美秀招手，示意她走到木棉树的前面来。

美秀没有过来。

照相师傅走过去。他边走边看着美秀。她的装扮又跟昨天白天一样了，还是那件碎花衣裳，长长的辫子，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走到美秀身边，照相师傅却低着头，不好意思看她，也找不到话说。他想起昨晚的事了。

“我以为你走了。”美秀说。

照相师傅抬头，发现美秀在看着他。他在脑子里清了一遍美秀说过的话，说：“我在拍木棉花。”

“你也打算走了就不回来是吗？”

照相师傅在看木棉花，一愣。他摇着头，接着回过脸，对美秀说：“不会。我还要送照片来。”

美秀说：“有人还说还来放电影呢！”她脱口说了一句话。后面应该还有一句：到现在还不是不来。但她没说。

照相师傅说：“哪个？”

美秀张嘴想说什么，又缄了口。她的眼睛涌现出一种酸楚。

照相师傅说：“放映队的人我个个认得，你说是哪一个？”

美秀说：“那他们现在到什么地方放电影晓得吗？”

“不晓得，”照相师傅摇摇头，“前一阵子我在内曹大队遇见过他们，但现在肯定不在那了。”

美秀张口结舌，不知道该问什么。

照相师傅说：“不过他们总是要回到公社的，每个月在公社放两场电影，再接着下去。”

美秀看着照相师傅。

“你有什么话，要对哪一个说，见了他，我可以帮忙转

告。"照相师傅说。

美秀说:"没有。"

照相师傅一愣,看着言不由衷的美秀,说:"我说我还来,是一定还来的。"

美秀的脸色又好了些,"我叫什么你还不晓得呢。"

照相师傅说:"你叫美秀。"

"韦美秀。"

照相师傅点头,表示晓得了。

韦美秀看着他胸前挂着的相机,说:"你当照相师傅几年了?"

照相师傅说:"没几年。我这个样子,还不到叫师傅的年纪。被你称为师傅,我感到脸红。"

韦美秀说:"那我叫你什么?昨天你只说你姓蓝,我只晓得你姓蓝。我总不能叫你姓蓝的吧。"

姓蓝的说:"蓝宝贵。"

"蓝、宝、贵?"

蓝宝贵说:"对,蓝天的蓝,宝贵的宝,宝贵的贵。"

韦美秀说:"我晓得。"

蓝宝贵笑笑。韦美秀也笑了笑。

蓝宝贵说:"来,我给你照张相!"

韦美秀说:"为什么?"

蓝宝贵说:"不为什么,就想给你照张相。"

韦美秀走到刚才蓝宝贵指示的地方,在木棉树的前面。蓝宝贵跟过去,站在韦美秀的前面。

这样,韦美秀成了镜框的主体,木棉树成为背景。

蓝宝贵让韦美秀看着镜头,像刚才那样笑。

他按下快门。

过了一个星期，韦美秀的照片，被蓝宝贵递给了公社的放映员苏放。

苏放笑眯眯地看着照片，又笑眯眯地看着蓝宝贵，说："你把她也睡啦？"

蓝宝贵说："也，是什么意思？"

苏放说："你不和她睡，我把苏姓倒着写。"

蓝宝贵说："你也和她睡了，是不是？"

苏放说："照片都拍了，鬼才相信你不睡。"他手指头点着精心剪裁的相片，"免费，对吧？"

蓝宝贵说："我是拍来给你看的。"

苏放说："我看过了，这是你拍得最好的一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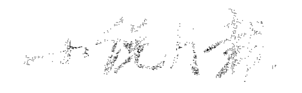
蓝宝贵说："是吗？"

苏放又看了看照片，看看蓝宝贵，说："给我留做纪念吧。"他把照片收进衣服最大的口袋里。

他们现在是在公社街上的一个拐角。蓝宝贵跟苏放提及火卖，苏放就把他拉到这里。这里僻静。而在拐角的另一面，人头攒动。今天是圩日。很多人在观望着贴在墙上的一张电影海报。海报是苏放刚贴上去的，上面书写着当日要放的电影：战斗故事片《地道战》。

蓝宝贵说："你什么时候再去火卖？"

苏放说："不去了。"他仰看被两面高墙挤得狭窄的上空，尖削白净的脸像是光滑的犁铧，一对招风耳像是烧红的锅铲。"这鸟地方我就要离开了。"他接着悦色满面地看着蓝宝贵，"今天是我在这放的最后一场电影！"



蓝宝贵愣在那，方圆的头脸像是置在了橱架上的好南瓜。

“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你不知道?”苏放说,“导演系!”他强调。见蓝宝贵一动不动,苏放的手往蓝宝贵的肩上一拍,走了。

蓝宝贵像摇晃的架子,要倒又没有倒。他好南瓜一般的头脸始终没有掉下来。

街上熙熙攘攘,以往逢15、30俗成的圩日,现在已经改成了7、14、21、28成圩,依然如旧热闹。蓝宝贵的照相点常年不变设在依靠供销社的西墙那里。到了圩日,他把一张首都北京天安门的景布往墙上一挂,总是能吸引来照相的人和看照相的人,以及领相片的人。

今天也一样。

但今天蓝宝贵的心情不好。他现在很后悔,没有跟苏放去北京考电影学院。说不定去了也能考上,像苏放一样。为什么不去呢?因为蓝宝贵觉得北京太远,怕去了又考不上,白白花去那么多的路费和食宿费,不划算。他购买相机和暗房设备的本钱还没有收回来,大半的本钱还是跟别人借的。他想今年把本都收回来,还了债,再攒得一些钱,看苏放如果今年考上了,他接着就去考。因为蓝宝贵觉得他的水平跟苏放差不多。苏放画画比他好,但他的摄影比苏放强。苏放去北京考试的时候,蓝宝贵给了苏放几张他的摄影作品,托苏放给行家看。苏放回来了,前一阵子在内曹大队遇见蓝宝贵,他压根就不提考试的事,也不提给行家看照片的事,说明苏放的考试和蓝宝贵的摄影作品都很臭。蓝宝贵也不好问。那时候蓝宝贵还觉得不跟苏放去北京考试是对了,幸亏没去。

此刻蓝宝贵后悔得要命。他想要是跟苏放去了,如今就考上了,我真是笨啊!

蓝宝贵觉得自己笨,但还是想到了他给苏放带去北京的那几张摄影作品。苏放要是给行家看了,总应该有个说法的,好歹总有个说法。

公社放电影的地方在公社的礼堂，白天把窗户封了,也能放电影。蓝宝贵来到公社的时候,电影已经准备放了。礼堂守门的不是苏放。蓝宝贵买了一张票进去,才见到苏放。

他直截了当问苏放:“我给你带去北京的那几张摄影照片,你给行家看了没有?”

苏放说:“没有。”

“为什么没有?”

“不得空。没机会。”

“那照片呢?”

“丢了。”

“怎么丢了呢?”

苏放说:“你不是还有底片吗?”

蓝宝贵一噎,想问的问题没有问出口。他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把我的东西冒充你的作品了?但是他不敢问。他怕问了,俩人吵起来,吃亏的还是他,因为他没有证据。

蓝宝贵没有看电影,就退了出来。他本来也不是来看电影的。电影现在让他头重脚轻。他空落落的,像是遭遇了贼一样。

蓝宝贵再来火卖,已是三个月以后。这三个多月他在公社中学的高考补习班补习,备战七月份的高考。他的目标是

考取北京大学地理系，而不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或摄影系——他并非不想当导演或摄影师，而是不愿成为已是电影学院学生的苏放的校友、师弟。他现在更加确信苏放剽窃了他的作品，为此他讨厌他。恨乌及屋，蓝宝贵对北京电影学院也没有了好感。他要考就考北京大学，这是战胜苏放或让苏放自惭形秽的最佳方案。而且蓝宝贵的老师也估计蓝宝贵能考上——他从来就是一个聪明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只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恢复高考，他没有机会而已。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又没有抓住机会。现在他后悔了。后悔能让人更加奋发，学校的老师们都相信这条道理会在蓝宝贵身上发挥作用。地理老师潘毓奇对蓝宝贵更是钟爱有加，让他吃住在自己房里——这个1966年就下放到菁盛公社中学的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地理专家，期望着他踏遍神州的理想，由自己的学生去实现。

但是补习期间，蓝宝贵总是走神。他经常魂不守舍，像生了病又治不好。直到有一天潘老师发现他攥着一张女孩的照片，才找到他的病根。

潘老师允许蓝宝贵去一次火卖。

于是蓝宝贵来了。

他带着上次在火卖拍的照片。为韦美秀的爷爷拍的，为韦美秀拍的，都在他随身的背包里。

他一出现就被人揪住了。

火卖人的脸孔变得非常的冷酷，对照相师傅的到来，表现出与上次、上上次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说上次火卖人把照相师傅奉为上宾，那么这次就把他当是个贼。恐怕比贼还要严重。他们像抓地主一样把蓝宝贵抓了起来。

蓝宝贵不明白火卖人为什么抓他。他一不多收钱，有的甚至不要钱。二，他亲自把照片送上门来，虽然是晚了，但没有食言。三，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双方自愿，才做，没有强迫别人。

愤怒的村民把照相师傅揪到了韦美秀家，蓝宝贵才想，坏了。

韦美秀躺在地面的一张竹席上，昏迷不醒。房梁上悬挂着一根绳索。韦美秀的脖子上有着勒痕，一看就知道是上吊过的。一个老中医在给她号脉，还把耳朵贴在她隆起的肚腹上，探听，然后看着期望的人，不吭声。堂屋里跳跃着两个魔公——一个拿剑，挥斩着看不见摸不着的鬼魅。一个拿着一碗水，用口含水四处喷。

蓝宝贵被迫在韦美秀的身边跪下，像是罪人给受害者谢罪的阵势。韦美秀的父亲瞪着他，咬牙切齿，那怨恨的神态让人感觉照相师傅是活不成了，如果他的女儿活不过来的话。把人家的女儿肚子搞大了，自然是不能放过的——火卖人都这么以为。

蓝宝贵想韦美秀的肚子也许是他搞大的，也许不是。他和她有过那种事，这不假。但是和她有过那种事的人不仅他一个。还有苏放。苏放就是来火卖放过电影的那小子。他和她睡过。而且是苏放和她先睡，后来才是我睡。照相师傅想。

但这个时候蓝宝贵是说不清楚的。他只有一张嘴。上次来你是不是在美秀家睡的？是。美秀的爸是不是喝醉了？是。美秀的爷爷又是瘫在床上不能动是吧？是。然后你就把美秀给睡了。……美秀现在怀了你的种，是不？不是。是不是？也许是，也许不是。鬼才信你不是！

蓝宝贵觉得只有韦美秀活过来，才能弄个明白。他巴望她活过来。

韦美秀活过来了。她睁开眼睛，看见满屋子的人，也看见了蓝宝贵。她能张嘴了，但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伤心绝望的样子给人的感觉是生不如死。

蓝宝贵觉得这个时候是不能弄明白了。他把韦美秀的父亲叫到一边，说："我娶她。"

韦美秀的父亲看着蓝宝贵，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摔死了，一个病死了，现在只有美秀一个女儿。"

蓝宝贵把烟送进嘴里，狠狠抽了两口，说："我上门。"

蓝宝贵成为韦家的女婿。他落户火卖，为火卖添了一个人口。火卖容他，把他当自己人。吃喜酒那天，家家户户没少来人，喝闹到半夜。韦美秀怕丑，躲在洞房，几乎不露面。蓝宝贵一人顶俩，对付着热情的客人。他的岳父更是以一当十，男客走酒挡，女客走酒淹，自然喝得烂醉。

蓝宝贵没醉。他对付客人的葫芦里，装的不是酒。

躲在洞房的韦美秀守到半夜，才看见蓝宝贵走了进来。

韦美秀以为丈夫醉了，上去扶他。臃肿的体态在新郎眼里像是他最近在画报上新认识的南极企鹅。齐耳的头发短得像羊的尾巴，跟傍晚新郎见到她时，完全是两个模样。

蓝宝贵大吃一惊。"你的辫子呢？"

"剪了。"韦美秀说。

"哪个喊你剪的？"

"没有哪个喊，是我自己要剪的。"

"好好的为什么要剪？"

“我觉得剪了才好。”

“你觉得好你就剪，根本就不想我觉得好不好！啊？”

韦美秀看着丈夫，“你觉得不好吗？”

蓝宝贵说：“你觉得好在哪里？你说。”

韦美秀低着头，在想一个辫子没有剪错的理由，“因为我想，我已经不是姑娘了。”

蓝宝贵说：“你不是姑娘了，是的。你是什么时候不是姑娘的呢？”

韦美秀说：“我什么时候不是姑娘？你是什么时候和我睡的？”

“我什么时候和你睡？”蓝宝贵说，他一仰头，又转头看着床，“2月15号，1978年2月15号，夜晚，我记得清楚着呢。我和你睡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姑娘了！”他盯着韦美秀，“你和别人睡过。你以为我傻呀？”

韦美秀一愣怔，“你不傻，你别回来呀。你还来火卖干什么？你嫌我不是姑娘，你就别娶我，哪个喊你娶我？”

蓝宝贵说：“不是我娶你，是你娶我！是我上门，将来你肚里的孩子生下来，得姓韦，不得姓蓝，晓得不晓得？”

韦美秀说：“孩子，孩子，我要是死了，孩子还活得了吗？”

“那你为什么要寻死？啊？你要是想着孩子，为什么还要寻死？”

“因为你们不是男人！”

“你们？”蓝宝贵说。他有些振奋，因为韦美秀说漏了嘴。“哪个不是男人？我不是男人，还有哪个不是男人？”

韦美秀缄了口，不再漏嘴。

蓝宝贵的目光从韦美秀的嘴上往下降，在她隆起的肚腹

上卡住了。“这肚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你说。”

韦美秀又是不吭声。

蓝宝贵说：“你不说我也晓得。我有办法晓得。我算你是2月15号那晚怀上的，我先这么算着。一个人在娘胎里要待几个月我晓得，”他用两边手的食指做了个“十”字，“十个月！现在是六月，”他看东墙，又看南墙，边指着钉在南墙上的一本撕历边走过去，手指往日期上一戳，“你看清楚了，今天是6月16号！你二月中怀孕，就是说孩子要到十二月中才会出生！”他掀起撕历，一拨一拨地往上掀，掀到12月15日，“到这，这！”他看着韦美秀，“我在这个时候当爹！啊？”

韦美秀突然眩晕，感觉到房屋在旋转、颠倒。她摇摇晃晃，要倒下去。

蓝宝贵赶紧迈步过去，把她撑住。再扶她到床上躺下。

躺在床上的韦美秀憋不住哭了起来。她先是捂着嘴哭，声音还是大。然后她咬着枕头哭，声音依旧扩大到屋子的外边。好在客人全都散了，美秀的父亲也打起了呼噜。

被哭声惊骇的只是蓝宝贵自己。他像被鬼怪唬怵的凡人，蹀躞内外，进退维谷。

三天后，蓝宝贵回到公社中学。他喝光了学生送潘老师的一瓶酒，醉倒在地。下课回来的潘老师见状，一桶清水将蓝宝贵浇了个湿透。

清醒过来的蓝宝贵看见老师，呜呜地哭了起来。

潘老师没有劝他，由他哭。

哭够了的蓝宝贵换上一套干净衣服，重新坐回本来属于老师的书桌边。

1978年7月7日，蓝宝贵走进了设在当地中学的高考考场。他的老师潘毓奇则坐在考场边上的篮球架下，紧张、猛烈地抽着烟。

一只小球滚到潘老师的脚边。

潘老师抬头看见了他五岁的儿子和来看望他的当农民的妻子。他把球扔回给了儿子。

拎着一筐青菜的妻子望见丈夫坐在那不动，回过身，走到丈夫的房门前，把菜筐放下，然后再走回来，牵过畏葸地看着父亲的儿子，离开了学校。

陆续交卷的考生走出考场，神态各异。潘老师看见了从容走出的蓝宝贵，一丝得意好不容易挂在他的脸上。师生俩同步走到房门前，遇到了那只菜筐。蓝宝贵回头四处张望，极目所至尽是在校内或眉开眼笑或捶胸顿足的考生。他再掉头的时候，老师已经把菜筐拎进了房内。

高考过后的蓝宝贵回到火卖。在地里干活的岳父和妻子韦美秀先后看到了他。他直接走进地里，要过妻子手上的农具，弯腰干了起来。

韦美秀在地头捡起丈夫的行李，回到家中。她腆着肚子，喂猪、喂鸡和煮饭。偶尔，她从围栏里望着在地里挥动农具的丈夫，神情茫然和恐惧。已经花落的木棉树犹如打家劫舍者的手臂，那光秃秃的枝丫像是挥在空中的刀剑，随时都可以劈下来。

在家中待了两天的蓝宝贵又开始了在乡村间的游走。他背着相机，跋山涉水，深入偏僻的农家，为活着或即将死去的

人们，留下纪念的影像，也为自己的家计，增加微薄的收入。

八月中的一天，很晚。蓝宝贵回到火卖，远远看见家外人影幢幢，嘈杂的声音灌进他的耳朵。他提心吊胆走到家门口，拥堵的村民们赶紧避让，为他开出一条路。

蓝宝贵走进家中，迎面看见了已经起立的潘老师。潘老师看着他，表情冷静。在夏天第一次穿着上衣的岳父敬畏地给潘老师递烟，点烟。俩人的神态看不出有丝毫的吉祥。

潘老师抽了一口烟，慢吞吞地放着嘴里的烟云。

蓝宝贵透过烟云，看见了潘老师随着烟云开放的笑容。

顿时，压抑在蓝宝贵眼中的泪水喷涌而出。

在伙房操持的韦美秀闻听到堂屋的异样。她探步走出去，看见丈夫蓝宝贵和中学的潘老师抱成一团。她激动地回头，对着伙房，呼喊摆桌上菜。

撕历走到8月25日。一只行囊静静地放在撕历的下方。一男一女两双脚悬离地面。一厚一薄两只手攥在一起。蓝宝贵和韦美秀并排坐在床沿上。他们一个人看着撕历，另一个人也看着撕历。所不同的是，妻子的眼神含着忧伤，丈夫的眼神含着忧虑。

最终，妻子的脚先下地，走向那只行囊。纤细的手要把它提起来。丈夫蓝宝贵急忙过去，把沉重的行囊夺到自己的手上。

韦美秀随着丈夫走了一步，就站住了。她甚至退了回来，看着撕历，伸手把外边的一页撕下。

1978年8月26日，像是一串蠕动的蚯蚓，触目惊心得令韦美秀用双手蒙上了眼睛。

蓝宝贵走在火卖用石子铺砌的路上。小巧的村庄门户大开。贫瘦、众多的村人倾巢而出，散布村庄的梯田、晒台、巨石、路边和路口，目送令他们感到骄傲的大学生蓝宝贵。炽热的目光让蓝宝贵心情滚烫。他步伐加快，像是穿越火海。否则，他可能走不出那亲情燃烧的层层包围。

八十一岁的韦美秀的爷爷，也坐在晒坪的椅子上，由儿子护着。他偏瘫的脖子忽然直了起来，歪斜的嘴脸也神奇地端正了。在恍惚的眼睛和精神的想象中，老天赐给的孙女婿堂堂正正走出火卖。

平静的邮电所，因为一辆班车的过来，引发小小的骚动。蓝宝贵和潘老师在那里推搡着。一卷钱捏在潘老师的手指上，塞往蓝宝贵的衣袋，又被蓝宝贵坚决地挡回。班车已经停下，师生俩的推手依然没有结果。

潘老师五岁的儿子这时候充当了父亲的帮手。他扯着蓝宝贵的裤腿，用哭求的方式叫着："要呀！要呀！你要！要！"

过路的班车司机等得不耐烦，或看了来气，摁了两声喇叭，把头伸出，冲着长幼三个男人大喊："喂！上不上车呀？"

潘老师在一边观望的妻子急忙举手，"上！上！"她抱起地上的行囊，去到车门边，把行囊放了上去，然后她往车门的踏板上一站，用身子把汽车霸住，让司机不能关门。

潘老师的手忽然不动了。他看着蓝宝贵，说："就算你欠我的。"

蓝宝贵一震。他抖颤的手最后接过了老师的钱。

霸道的师母直到蓝宝贵临近车门边，才侧过身子。她让蓝宝贵上了车后，自己才下。蓝宝贵听到一股气流的响声，突

然叫了一声“师母！”

刚下车的师母回转身,一个东西轻轻地朝她抛过来。她用胸膛一挡,双手护在腹部上,那东西落在了她怀里。

蓝宝贵的一只手来不及回收,被车门卡在了外边。班车没有理会外面人的叫喊,固执地开动了。那卡在车门外边的手,像是从岩缝里长出的树,在疾风中摇动。但在潘老师眼里,那摇动的手,却像是一只鸟的翅膀,在起飞前的奔跑中沉重地扑腾。

愣怔的师母想起了怀里的东西,她开怀一看,发现是一卷钱。

这年9月1日的北京大学,像是春天。阔绰、美丽、神圣的校园像是巨大的高高在上的鸟巢,成为最优秀的莘莘学子飞临的天堂。这些出类拔萃的从四面八方栉风沐雨而来的大学生,每一个人的脸上得意洋洋,因为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蓝宝贵的宿舍位于未名湖的附近。从宿舍的窗户看去,著名的未名湖,像是一片未插秧的稻田。湖上飞过很多的鸟,它们与湖一同被摄入蓝宝贵的相机里。

北京大学　　　　　　信笺

敬爱的潘老师：

您好！我已经平安到学校报到了。在您曾经求学的地方,现在来了您的学生。而没有您的关怀、鼓励和支持,我是不可能走进这所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的。您的

恩情，我现在还报答不了。但是我想，目前对您最好的报答，就是努力学习，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大学生。这点我一定能做到，请您放心。

我现在这个班，一共有四十名学生，广西来的就我一个。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有三十五岁，最小的只有十八岁。有不少像我一样是结过婚的。我们宿舍一共住六个人，除了我是广西的以外，其他人分别来自黑龙江、浙江、江西、江苏和湖南，号称"五江湖"，而我就像这些江湖中的船。我和这些江湖人相处得很融洽，他们也挺关照我。我与他们的合影。等我洗晒出来后，再寄给您。

潘老师，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但一直都不敢问。我现在冒昧问您，您后悔跟师母结合吗？请恕我唐突问您这个问题，因为您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基本相像。我们的妻子都是农民。我们似乎都是在一种无奈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各自娶农村姑娘为妻。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农村姑娘不好。师母非常善良、贤惠。我的妻子叫韦美秀，她聪明能干，长相也很漂亮。我之所以和她结婚，是因为她怀孕了，又因为男人的失信而轻生。这件事情我有责任。我不得不娶她。我知道老师您也是在处境最困难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遇到师母的——您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地理学家，从城市被贬到了山区，由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变成了"白专分子"和"臭老九"。在这种情形之下，您和师母的结合似乎是般配的，或者说是平等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不再受歧视，您的待遇也有了好转。那么，您在患难时期建立起来的婚姻，是否

因此失衡了呢?我最担心的是,您现有的婚姻和家庭,会不会影响或阻滞您时来运转的生活、事业和命运?这也是我最担心自己的地方。我虽然不会做陈世美,但是如果因为婚姻和家庭的原因而影响到我将来的事业和前途,我想我会后悔结婚的。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希望能来信告诉我。

祝

教安!

蓝宝贵　敬上

1978.9.2

这封用北京大学信笺写的信,被蓝宝贵看了又看,才装进北京大学的信封里。这是蓝宝贵入学后写的第一封信,也是最难写的一封信。他撕了半本的信笺才写完它。它后来随同蓝宝贵写给弟弟、妹妹、同学、妻子的信,投进了邮筒。

邮递员终于爬上了火卖的村头,像一只蛤蟆趴在那里大口的哈气。有几个总像哨兵一样瞭望的人围着邮递员,把他当发救济的干部一样看待,虽然他背挎的邮包瘪得像空了的米袋,但是人们断定邮递员绝不会平白无故空手而来。人们甚至问都不用问,就能知道邮递员给谁送信。

一个头上长着瘌痢的小伙子转身跑上一块石头,朝着村中一座外边晾晒花衣裳的房屋大喊:“韦——美——秀——你——的——信——来——了!”

韦美秀跑出房屋,反应之快让人惊愕,就好像她时时刻刻都在等着这声呼喊,并随时随地准备着起跑。她挺着大肚

子，仰冲下房前的台阶，又仰跑在铺着石子的路上。

人们看着她跑动的样子大笑。喘息未定的邮递员站直了身子，看见一名孕妇忘我地奔来。他似乎感到一种罪过，连忙迎了上去。

韦美秀停在了邮递员的面前，屏住呼吸看着他。

邮递员从邮包里摸出信件，看了看韦美秀，把信交给她。

韦美秀一看信封，屏住的气息全泄了出来，像是在水底淹了很久的人，挣扎着浮到水面。

她立即拆信看信。信只有一页纸。纸上只有五行字：

美秀：

　　我已平安到校。

　　我一切都好。

　　你要保重。

　　　　　　　　　　　　蓝宝贵

邮递员看着她看信，甚至瞄到了信上的几行字。就是这封只有几行字的信，让他差点摔断了腿。他暗暗操着写信的人。其实他知道写信的人是谁，依然敢操。操你个娘，一个北大的学生，就只会给老婆写几个字！比他妈的电报还短。

但韦美秀不一样，她很满足，有这几行字足够了。这短短的信也能让她掉泪，看上半天。等她回过神想谢送信的人的时候，人已经下山了。

国庆节的长城人头攒动，像龙的身上爬满了蚂蚁。那块刻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署名石头，像神一样被众多的人朝

圣着。

蓝宝贵的相机镜头里，不断地出现一位女神或漂亮天使。她有时候单独出现，更多的时候是同她的崇拜者或追求者出现。男生们簇拥着她，争先恐后地冲进镜头里。能贴近她照相的人无不眉飞色舞，如果能把手搭在她肩上而又不被她甩开，那简直是受宠若惊，三生有幸。

蓝宝贵置身在镜头之外。他殷勤地为同学们拍照，有求必应。入学前当过照相师的经历和身份也使他义不容辞。他成为国庆节结伴出游的队伍争抢的对象，除了被当作漂亮天使一样的杭州姑娘吴欢。

十八岁的吴欢极像潘老师藏在英文词典里的照片上的姑娘，蓝宝贵看见她的第一眼就这么觉得。俩人怎么长得那么像呢？但是肯定又不是同一个人。那张发黄的照片被蓝宝贵发现的时候，至少已经被潘老师保存二十年了，因为照片的背面写着“毓奇存念58.7.2”的字样。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照片上的姑娘，会不会是吴欢的妈妈？

这个大胆的猜测让蓝宝贵为之一震。如果猜测成立或确切，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吴欢，为自己敬爱的潘老师找到离散多年的恋人——蓝宝贵早就确信那照片上的姑娘，必是潘老师的恋人无疑。现在的问题只是，眼前的吴欢和潘老师的恋人有没有关系？有，是什么关系？没有，那就太奇怪了。

吴欢忽然跑出镜头。她似乎厌烦了男生们对她的簇拥，那简直变成一种纠缠了。她想脱离他们，的确这样。

吴欢走到蓝宝贵身边，把相机要了过来。她唤过追她最紧的一位男生，把相机递给他，说：“我和蓝宝贵照一张。”

蓝宝贵一愣。

吴欢看着他，说："你害怕就算了。"说罢，她把头扭过一边。

蓝宝贵急忙说："不，不是。"他靠上去一步，又靠上去一步，和吴欢并齐站在一起。

俩人对看了一眼，然后共同看着镜头。

手捧相机的男生嘴里说着"准备，好，就这样，一、二……"的当口，眼睛从镜头里看见吴欢迅速地把手钻进了蓝宝贵的臂弯里。而他的手指在吴欢挽着蓝宝贵的瞬间已经摁动了快门，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已经勾动了枪支的扳机一样。

地理系系花吴欢对后来居上的同年级学生蓝宝贵的情有独钟，令在场的除了蓝宝贵以外的全体男生深受打击。

在返校的车上，男生们都不愿与蓝宝贵同坐。这对吴欢来说正中下怀。她欣然地坐在了蓝宝贵的身边，并且座位是车的后排。而蓝宝贵则如坐针毡，只顾拿着相机，用手帕擦了又擦，像战士爱护自己的武器一样，生怕不把武器擦亮，会在战场上让自己送命。蓝宝贵现在感觉到，他的战场就在学校，在这部车上，他的敌人就是对他抱有妒意的男同学们。而把他变成男同学对立面的正是一而再向他示好的吴欢。因此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对吴欢冷淡，不管不顾。

吴欢看着蓝宝贵擦了一路的相机，不看她一眼，也不主动和她说话。她忍不住了，说："胶卷呢？"蓝宝贵说："拍完了。"吴欢说："拍过的胶卷呢？"蓝宝贵从包里把胶卷拿出来，有六卷之多。吴欢说："哪一卷是我和你照的？"蓝宝贵察看着胶卷的记号，提出其中一卷。吴欢说："给我。"蓝宝贵说："干什么？"吴欢说："我拿去晒。"蓝宝贵摇摇头，说："不，不用。"

吴欢说:“给我。”蓝宝贵连话也不说了,只是摇头,把胶卷握在手心里。

很快,有二十块钱拍在了蓝宝贵的腿上。他抖了一下,腾出手拿起钱,想退回去。但吴欢已经走往前面,站在车门口那里。车子到学校一停,她首先走了下去。

蓝宝贵落后于同学们走到宿舍楼下。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收发室的黑板,发现有自己的名字。他很高兴,心想一定是潘老师回信了。自从那封问题严重或尖锐的信寄出一个星期之后,蓝宝贵就开始等着潘老师的回信。但两个星期过去了,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潘老师的信还没有到。蓝宝贵想潘老师一定是生气了,如果国庆节时潘老师的信还没有到,我就写信跟他道歉。

我现在不用道歉了!蓝宝贵想。他喜上眉梢地敲了敲收发室的窗户,跟收发员报告自己的姓名。

递出来的却是一份电报。

电文是:

妻早产病危速回

蓝宝贵看着电报的眼睛,先是白的,突然变红,然后发暗黑糊下来,像是短路烧掉的灯泡。

离开火卖刚过一个月的蓝宝贵又回来了。他像一只在城市的动物园才被饲养不久的熊猫,迫不得已或过早地放回了山林。

火卖人群集在村头,像迎接亲人一样接上了蓝宝贵。他

们在蓝宝贵走到跟前的时候自觉地排开,目光跟着他行动的身子转移。所有人的表情在最初的放松过后,变得十分的凝重。蓝宝贵从人们的表情上感觉到那封电报的内容绝非言过其实。他加快步子。村人们亦步亦趋跟着他。突然蓝宝贵撒开手脚跑了起来,向家冲刺。他的行李早在半山腰的时候,就已经被跑下来的人接手。

大多数村人,被飞跑的蓝宝贵远远甩在了身后。

奄奄一息的韦美秀终于挺到了丈夫的归来。她已经被放在地,这是壮族安置垂死的人的习俗,为的是死后不把床背到阴间。很少有人被放在地后还能回到床上去,除非出现奇迹。几个月前,奇迹曾经在主动寻死的韦美秀身上发生。但这次不会了。

蓝宝贵蹲下来,抓住妻子冰凉的手。他看见她裹着头巾的脸上一片鱼肚白,眼睛已经不再泛光,只有紫黑的嘴唇微微地颤动,像要对丈夫留下什么遗言。她肯定是说了,只是没有发声而已。但蓝宝贵还是一个劲地对妻子点头,表示他听到了。

韦美秀的眼睛突然泛起了一缕亮光。蓝宝贵顺着她眼睛的光线回望见一个怀抱襁褓的妇女。他站起来,从妇女手上接过襁褓。一张婴儿皱红的脸在襁褓中像是透明的胡萝卜。蓝宝贵再次蹲下来,让回光返照的妻子最后看一眼自己的亲生骨肉。

蓝宝贵的身后,居然有着婴儿的啼哭。他回头一望,又看见另一位怀抱襁褓的妇女!他惊愕地站了起来。两个同样的襁褓让他无所适从,手足无措。

先前的那位妇女从蓝宝贵怀里抱过婴儿,另一个婴儿接

着就到了蓝宝贵的手上。这个啼哭的婴儿在他怀里继续啼哭,全然不如同胞那般安分和乖顺。蓝宝贵晃悠着孩子,手掌轻轻地拍打着襁褓,这是通用的使孩子安静的方法。小时候蓝宝贵抱哄弟弟妹妹也是这样。但是这不管用。孩子的哭声更加嘹亮。这嘹亮的哭声一直延续到没有喂上一口奶的母亲撒手人寰。

新鲜的坟墓像是充实的仓廪,立在已经秋收的地头。鞭炮的纸屑和香烛的根布满蜿蜒的路上和坟墓的四周,并延伸到附近的另一座老坟上——那里长眠着韦美秀的母亲。正好二十年前的秋天,她生下女儿后便来到这里安息。只过了二十年,女儿就来和母亲做伴了。

在只留下父亲和孩子的家里,村人们正在给一身素裹的蓝宝贵讲述已经入土为安的韦美秀被牛顶撞引发早产的经过——他们以目击者的身份和视点为这一不幸事件出堂作证。

证人甲:我是牛的主人。事情发生的那个早上,我在东山上放牛。牛突然惊跳起来,往山下跑。然后我看见从牛惊跳的地方爬过来一条吹风蛇,嗖嗖嗖地钻进草丛里。我敢肯定,牛是被蛇吓得疯跑的。

证人乙:我看见韦德全的牛从山上往下跑的时候,我正在山脚边修整我家接水的竹管。我还看见韦德全追在牛的后边,没追上。于是韦德全喊我帮他把牛拦住。我站到牛直冲下来的方向前边,一看它那疯劲儿,哪还敢拦?我刚闪开,牛就从我身边冲过去了,紧接着把我刚接好的竹管全撞飞了。

证人丙:当时我和美秀都在自家的自留地里薅草。我们

两家的自留地是挨着的。牛从黄建胜家的水涧那边,朝我的身后冲过来,美秀看见了,但我没看见。我听到美秀喊“彩鸾姐,快躲开!”时吓了一跳,回身看见一头牛朝我冲来,人就愣了。是美秀跑过来一把把我推开。我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美秀她……她……

证人乙:我跑过来一看,美秀被牛撞倒在了地上,动也不能动了。韦德全这时也跑了过来,看见闯了大祸,还想去追他的牛。我就吼道“追什么追?快去请医生来呀!”韦德全一听,掉头就往后山的隔壁队跑,去请医生。

证人丁:美秀的伤是我看的。我是个赤脚医生,小伤小病我行,打针我会。但大伤大病我就没办法了。美秀属于大伤,而且是内伤,血都是从口、鼻和身下面流出来的。她又怀着身孕,被牛这么一撞,早产是必然的了。孩子生下来后,血怎么都没止住。我建议把她抬去公社的卫生院,再不行,就送县医院。但美秀死活不肯。

证人戊(美秀的父亲):美秀是怕花钱哪!家里又没钱。再说,山高路远,折腾到公社、县里,我看也未必能救过来。这样一想,我也就……(甩着头)我现在好悔啊!

“好在两个孩子都活了下来,也是万幸。一龙一凤,烧高香也未必求得这等呈祥的好儿女!”一个识相的村人说,他捋着下巴上的一撇胡须,“虽然是早产,但我看过这双胞孩子的面貌,一个额高耳大,脸如长虹,一个眼深鼻正,面若桃花,都是贵相。将来必能呼风唤雨,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相信我好了。”

堂屋里还没说上话的人这时纷纷附和了起来,为美秀的早产和早产的孩子提供佐证。

蓝宝贵专心地听着，不时点一下头，表示相信证人们的证言。他最后站起来，为美秀的后事处理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得到的帮助，向村人们鞠躬致谢。

蓝宝贵又一次在潘老师面前号啕大哭，在把休学一年的申请寄出之后。他来到从这里考上大学的中学，心中的酸楚无以复加，在见到潘老师后失控地倾吐出来。

潘老师一言不发，耐心地等着自断学业的学生把苦水倒完。他不断地看着一只纸篓。纸篓里有很多揉皱的纸团，只有他知道那是他给蓝宝贵写信的废稿，他同样撕掉了半本的信笺才给学生写成一封信。信的正本刚寄走几天，收信人就出现在寄信人的面前。但是，潘老师料定蓝宝贵还没有看到他的信。现在，就是看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潘老师站起来，去拿过那只纸篓。他把纸篓带到厨房，把纸团丢进灶膛里，作为引火。他点燃纸团后加上柴，烧了一壶水。

烧热的水后来都倒在水盆里，再往水盆里放一条毛巾，用来给哭干泪水的蓝宝贵洗脸。

洗净脸的蓝宝贵看见一筒奶粉。这筒奶粉像炸药一样让他猛醒。他站起来，着急地要走。

潘老师把他送到中学门口。

一只簇新的摇篮吊在韦美秀曾经上吊的那根横梁下，像一只在河浪里晃悠的小船。蓝宝贵轻轻地细心摆动这只小船，因为这船上有他两个可怜和可爱的孩子。两个同胞兄妹一边一头，在船舱般的摇篮里安全地睡着。

喝空了的奶瓶立在摆放着死者牌位的四方桌上，靠近一只热水壶和一筒奶粉。这些立着的东西像是桅杆和风帆一样，成为船上的孩子睁开眼睛后看见的第一道风景。

第二道风景恐怕就是村上盛开的木棉了。那火一样的花朵在孩子的眼睛里无疑是世界上最绚丽的色彩。这色彩让孩子们眼睛明亮，当他们从父亲的背上和怀里望见的时候。

当四方桌上的第三筒奶粉掏空见底，生产队长唐国芳带着公社的文教来到家中。他们的到来与火卖小学空缺教师有关——原有的也是唯一的教师调走了。这样一来，火卖小学就没有了教师。没有教师就得补上。补谁呢？有谁愿意来火卖？即使有人愿意或不得不来火卖，那还要看火卖人愿不愿意收？欢不欢迎？新学期就要开始了，教师的事情必须马上落实。公社的文教对蓝宝贵说，经我们和大队、生产队协商，决定请你担任火卖小学的代课教师。一来，你最合适，是大学生。二呢，每月十元的工资可以弥补家庭生活的困难。三嘛，三就不说了，火卖人对你能当火卖小学的教师，那是求之不得！你现在还在休学期间，先干一个学期。等你要复学了，你就走！好不好？你愿意，就这么定了。

蓝宝贵看着一脸诚意的生产队长和公社文教，正在为买奶粉的钱发愁的他，有一种雪中有人送来火炭的感觉。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火卖小学的新老师像一块磁铁。开学的第一天，不仅吸引了全部该来的学生，而且把学生的家长也引来了。众多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一道，挤在教室里，共同听新老师上了一堂课。

新老师蓝宝贵这堂课没有按教材来讲。他用白、红、蓝三种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图,说:“这是中国地图。图上有红五角星的地方,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北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住在那里,虽然他老人家已经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遗体还完好地保存在毛主席纪念堂里,供人民纪念和瞻仰。”

一个学生家长不举手发问:“蓝老师,那你在北京时去看过毛主席吗?”

蓝宝贵迟疑了一下,说:“去看过了。”

教室里的家长、学生眼睛张得圆碌碌的,定定地向着看见过毛主席的人。

蓝宝贵接下来说:“我是回火卖的前一天去看的。看过了毛主席,我就回来了。”

“看毛主席的人多不多?”又一个学生家长说,这位家长举了手。

“多。”

“有几多?”

“多得数不清。”

“那就像星星一样多,是吗?”一个好表现的学生说。

“是。”蓝宝贵说,他的眼睛一亮,像是这位学生给了他启发。“看毛主席的人,想念毛主席的人,像星星一样多,比星星还多。老百姓像星星,那么毛主席像什么呢?”

教室里的家长学生异口同声:“像太阳!”

“对!”蓝宝贵说,“像太阳。”

“蓝老师,”又一个家长举手,“毛主席过世了,现在谁接替他当太阳呀?”

蓝宝贵一愣，现在轮到他眼睛圆碌碌的了。"啊，你不晓得吗？"

家长摇头。

蓝宝贵看着大家，"有哪个晓得？"

大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没有一个晓得。

惊讶的蓝宝贵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是他接毛主席的班。不过，现在不兴叫太阳。因为太阳只有一个。有两个太阳，那我们不都得热死呀。你们说是不是？"

大家会心地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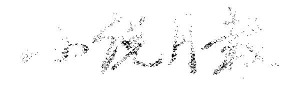
蓝宝贵的这堂课讲得有板有眼，丁是丁，卯是卯，让火卖的大人小孩听了，像听故事一样过瘾。家长们更是觉得，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是一百个放心。这可是见过毛主席的老师啊！

火卖人懂得报答这么好的老师。每天天一亮，总会轮流有一个妇女，过来把老师的孩子接走，然后晚上再送回来。有时候干脆就不送，让男人过来告诉一声。后来甚至告诉都不告诉了，不管孩子在谁的家里，总之是在村里。他们像龙和凤一样被火卖的家家户户好生照顾着，养得白白胖胖的。

日子第一次让火卖人觉得真快。转眼五个月过去了，孩子们要放假了。这天，蓝老师把相机带到了学校。他要和他的学生们照相。

但今天学校没有一个人来，除了老师。空荡荡的教室和操场冷冷清清，像是荒年的仓库和晒坪。

照相的事情，火卖人昨天就晓得了。因为蓝老师昨天让学生今天穿最新的衣服来，没有新衣服就穿干净的衣服来，



穿鞋子来。

火卖人感觉到了不妙。傻子都明白,老师要走了,回北京复学去了。和学生照相,就是想留个纪念。

这样的老师,火卖人怎么能舍得他走呢?

就像是串通好的,学生们今天一个也不来。

蓝宝贵亲自摆好的凳子、桌子在操场上像台阶一样,但无人站在上面。

蓝宝贵只好挨家挨户去请学生。

但学生一个都见不着。他们与老师玩起了捉迷藏。而在这方面,学生们的智商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老师。

蓝宝贵甚至都找不着他的儿子韦龙和女儿韦凤。这家说在那家,那家说在西家,西家又说在东家。蓝宝贵转遍了生产队的家家户户,就是看不见他的儿女。这对刚会爬的双胞胎,就像会飞似的,不见了踪影。

蓝宝贵再次来到生产队长唐国芳家,请求队长号召学生返回学校。队长吧嗒吧嗒抽着水烟,许久没有答应。

蓝宝贵说:"我们说好的,我只代一个学期的课。时间到了,我就要走。"

队长还是没有发话。他抽着水烟筒,像吹着芦笙一样。

蓝宝贵说:"如果我不按规定复学,我的学籍就要被取消了。"他看看队长不太明白的样子,"就是说,我再不去继续读书的话,以后再去读,大学也不要我了。跟开除没有什么两样。"

队长的嘴终于离开了烟筒。他的眼睛只看了蓝宝贵一眼,就朝着立在一边的老婆扫去,说:"还站着干什么?快去烧水呀!"

队长的老婆像等来了指令,快速地转进灶房里去。一会,又见她出来,手里抓着一把米,走到房屋的外边。

队长老婆咯咯咯模仿鸡叫的声音很真,但蓝宝贵听了却觉得不对。他站起来要走。

队长用劲儿地把他摁住。

蓝宝贵说:“不用了。”

队长说:“你要听我的!”

蓝宝贵说:“我还有事。”

队长说:“天大的事你也得留下来,在我家吃完饭再走!”

蓝宝贵说:“不吃!”

队长盯着蓝宝贵,说:“你想不想回学校读书?”

蓝宝贵说:“想。”

“想不想学生和你一起照相?”

“想。”

队长说:“那你什么也别说了。这个事情我说了算!”见蓝宝贵还要推辞,“你不信是吧?”

蓝宝贵说:“我信,可是……”

“没有可是,”队长打断他的话,“我肯定说话算数!你先留下来吃饭。”

蓝宝贵的胳膊始终被队长拉扯着。他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

队长的老婆捉回了一只鸡,而且还是母鸡。蓝宝贵见了,突然用力一甩,把队长的手甩脱,撒腿就走。他跨出门槛的当口,听到“咔嚓”一声刀响。待他回身看时,只见一只鸡头断落在地,像一颗掉落的松果。

队长一手拿刀一手提着无头的鸡,站在那里,像一个当

机立断的师公。

蓝宝贵回望房屋外边，看见失去母亲的七八只鸡雏，散乱地跑开，并唧唧地叫唤着。它们就像没有教师的学生一样，让他心疼。

他只能留了下来。

这天蓝宝贵在队长家喝醉了。两个同胞的儿女在队长老婆的呵护下，乐呵呵地看着父亲——前后相隔半小时出生的兄妹俩，是在开饭时分被村上的一户人家送过来的。他们已经好多天没和父亲在一起了。见到父亲，兄妹俩伸手蹬腿，抢着让父亲抱。父亲轮流抱着他们，然后给他们照相，与队长家的大人、小孩合影。这是在吃饭喝酒之前。队长家的老母鸡一上桌，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只鸡上了。

两只完整的鸡腿，毫无争议地属于蓝老师的儿女韦龙和韦凤，交由队长的老婆撕碎后喂进这两个孩子的嘴中。尽管队长的老婆自己也有四个孩子，两个在火卖小学读一二年级，一个还穿开裆裤，另一个才断奶不久。但是，有了蓝老师的这两个孩子，他们是不能分享他们家鸡的鸡腿的。在谁的家里都一样。自从这对同胞的兄妹没了亲娘，火卖的妇女就都成了他们的娘。他们吃遍了娘家的鸡。尤其在队长家，他们不知已经吃过多少遍了，现在连最后一只母鸡也吃上了。他们是不知道，但是他们的父亲是知道的。火卖的鸡都给吃了，吃了多少，蓝宝贵心中有数。他欠火卖人太多了。所以现在，他一块肉都没吃，只是喝酒。

他很快就醉了。

第二天，蓝宝贵直接从队长家去到学校。眼前的一切让他目瞪口呆——所有的学生都已经或坐或站在凳子、桌子

上,像一堵城墙。只有前排中间留着一个空位,等他去坐。

蓝宝贵站在那里,愣了半天,迟迟没有摆动相机和支架。他像是不会照相了,要回忆、复习上一阵,方才把相机固定在支架上,把快门调到自动的位置。

按动快门后,蓝宝贵仍然迟疑着,要不是学生们呼喊,他恐怕都不会走到那个空位坐下了。

蓝宝贵真的是走了。

他是悄悄地走的,除了他的岳父,谁也没告诉。

火卖人最不愿见到的这一天还是来了。

新学年开学的日子,学生和家长们都汇集到了学校,尽管他们已经知道蓝老师不在了,新老师也没有着落,但他们还是到学校来。就当是做梦一样,火卖人来了一次集体梦游。他们直守到日落西山,也没有老师的影子,这才愿意相信不是做梦。

就在人们依依不舍离开学校的时候,有人飞跑过来,说从山上看见山下有一个影子,往山上来,不晓得是不是新来的老师?

火卖人又像梦游一样呼啦啦地到了山口,伸长了脖子望。但薄暮中的山麓像是一顶发霉的斗笠,把什么都给遮盖住了。就像是故事的悬念,火卖人直等到山口前方冒出一个人影,心中的石头才全部落地。

来人不是新老师,是蓝宝贵。

蓝宝贵看着愣愣的大伙儿,说:“我晒相去了。”

这话像是编的,成为蓝宝贵离开火卖,两天后又回到火卖的理由。这理由其实禁不起推敲,因为蓝宝贵的行李里,装

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在他打开行李拿出相片时被人们看见。去晒照片用得着带上过冬的棉衣吗？这疑问像一张薄纸，一捅就破。但火卖人谁也不会去捅这张纸，连天真的小孩都不会。蓝老师就是晒相去了。他没有去北京复学。因为他又回来了。

那张最大的蓝老师与学生的合影第二天就贴在学校教室后方的墙壁上，同时贴上的还有一幅比照片更大的中国地图。它们像油亮的两块挂肉，让学生们垂涎不已。

蓝老师指点着地图对学生们说："中国这么多的地方，老师这辈子，恐怕是去不了了。但老师希望你们都能去。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有理想，有目标，有志气，就一定能去成！南宁、北京、上海、广州、新疆、西藏、内蒙古草原，等等，想去哪就去哪，坐火车去，坐轮船去，甚至坐飞机去！"

有学生就问："老师坐过飞机吗？"

蓝老师一愣，然后说："坐过了。"

学生们"哇"地全都张口叫起来，羡慕、佩服地望着老师。

"老师，飞机大不大？"又有学生问。

"大。"

"有多大？"

蓝老师看看上边，再看看两边，说："有我们这间教室这么大吧，差不多。反正我们这么多的人，都坐得下。"

学生们继续提问关于飞机的问题，但蓝老师却把话题岔开了。"我们上学期拍的是集体照。从这学期起呢，哪个在期末考试每科成绩九十五分以上，我就给哪个单独照相，然后把照片贴在这里！"他指着墙壁还留空的一大片地方，"可以

贴好多？你们想想。而且，照片贴上去以后，即使你们毕业了，去读中学，读大学，照片也一直留着，让火卖小学往后的同学们，永远以你们为荣。你们说好不好？”

学生们没有说不好的。看着现在还只有一张照片的墙壁，他们已经开始幻想，为自己的照片找好了位置。

年复一年，墙壁上的照片逐渐多了起来，像次第开放的花朵，照片上的学生，一个一个灰头土脸，但眼睛明亮，像是一连串尚未打磨好的玛瑙。他们是火卖小学最优秀的学生，更是老师蓝宝贵的杰作。

而在蓝宝贵的家里，也有一面贴着照片的墙壁。韦龙和韦凤从百日到六岁的照片都贴在这里，他们像芝麻开花，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有变化。兄妹俩虽是双胞胎，却长得不像。韦凤像她母亲，韦龙呢？

蓝宝贵越来越觉得韦龙长得不像自己。父母的孩子，总有一头像吧？韦凤像她妈，这是没错的。韦龙不像他妈，那应该像我呀？可怎么不像呢？我是圆脸，儿子却是长脸。我的耳朵没有往外拐，儿子却长着一对招风的耳朵。这像是我的儿子吗？

蓝宝贵每次看着墙上的照片，心灵都要经历一次强烈的拷问和折磨。他摸捏自己的脸，拉扯自己的耳朵，想跟儿子一样，有一张尖削的脸和一对招风的耳朵。但只要一放手，脸又变圆了回去，像充气的皮球。那张开的耳朵，像装了弹簧的门一样缩了回去，紧靠着头皮。

火卖人也看出了韦龙和韦凤与父母的异同。他们是从真人的相貌看出来的，这比从照片上看更加具体、准确。韦凤像

她母亲美秀，这说得过去。但韦龙既不像母亲美秀，更不像父亲蓝宝贵。关键是，韦龙越来越像早年那个来村里放电影的小伙子，那小子说不定蓝宝贵就认识。这如何是好？

队长唐国芳只要一见到韦龙和韦凤，就心里发毛、发麻。他现在已经被人们改叫村长了。一村之长，是不能跟别人一样，打马虎眼，懂了装作不懂的。能瞒得过孩子，但是孩子的父亲能瞒得过去吗？如果孩子的父亲看出什么名堂的话，怎么瞒？

村长想到的办法，就是躲，或者是拖。他见到蓝宝贵，就绕开，或者就往有人和人多的地方走，让蓝宝贵当众无法开口问。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天，蓝宝贵单独逮住了村长。他跟村长说学校教室的一根横梁要断了，请他去看看。村长看看时候还早，以为学校有人，就去了。想不到学校空空荡荡的。蓝宝贵说我给学生提前放学了。村长说那我怎么不见我的孩子回家？蓝宝贵说你的孩子，在我家。村长说哦，哪根横梁要断了？我看看。村长在教室抬头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要断的横梁。他说我回去扛把梯子来。村长转身要走的时候，在门口被蓝宝贵堵住。

蓝宝贵说："是我的脊梁要断了。"

村长一怔，然后装糊涂说："没有吧？你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蓝宝贵说："我问你，韦美秀是不是早产？"

村长不吱声。

"韦美秀不是早产，对吧？"

"……"

“她也没有被牛撞,对吧?”

村长吱声了:“这个……这个嘛,事情过去了这么些年,我有点……”

蓝宝贵打断说:“事情过去了这么些年,你们还想瞒我?但你们瞒不住我!因为孩子长大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村长说:“我懂。”

蓝宝贵说:“你懂什么?”

村长看着蓝宝贵,怯怯地说:“韦龙和韦凤……韦龙和韦凤,不是你的孩子。”

“是我的孩子!”蓝宝贵喝道。

“我是说,不是你亲生的……”

蓝宝贵又喝道:“是我亲生的!”

村长说:“是你亲生的,是的,本来嘛,没有哪个说不是。”

蓝宝贵说:“你说你懂我的意思,其实你什么都不懂。”

村长看着蓝宝贵,真懵懂的样子。

蓝宝贵从门后抄过一把扫把,往膝盖上一磕。

扫把杆“咔嚓”断成两截。

蓝宝贵说:“你们村的人,这个村的人,哪个要是说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哪个要是把话传到漏到我孩子的耳朵里,我就让哪个像这把扫把一样!”

村长身子一抖,然后马上站直了,站稳了。他拍着胸脯,发誓说:“这个你放心,一百个放心,一千个放心!”

一头老牛在山坡上低头吃草。它抬头看见了一个看它的人。

这头在传言中背着一条人命的牛,已经不止一次面对这

个坐在石头上看它的人了。它不怕面对眼前的这个人,因为它是无辜的。它没有撞伤这个人的妻子,并导致这个人的妻子早产死亡。从来没有。但是,六年来,它一直背着撞人致死的罪名,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这个人仇视的目光之中。还有这个人的两个孩子——当它走过这两个孩子身边的时候,人们就指着它对孩子嘟嘟囔囔,把它当成杀死这两个孩子母亲的凶手,使得这两个孩子对它也产生了仇恨。它无处申冤,因为它不会说话。

但今天牛发现了这个人眼睛里,没有了仇视的目光。他像是明白了真相,识破了这个村庄为了安宁、名誉和未来而编造的谎言——韦美秀怀孕七个月就早产了,因为韦德全家的牛撞了她。而事情的真相是,韦美秀不是早产,是足产。她怀胎十月,然后艰难地产下两个孩子,并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两个孩子如果按足月算,就不是蓝宝贵的亲生儿子和女儿。怎么可能让蓝宝贵晓得这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呢?不可能!要想让蓝宝贵相信这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只能说是早产。这究竟是谁的主意?美秀?美秀的父亲?村长?还是其他人?蓝宝贵已经不想查究了。总之最后是整个村庄的人都参与了进来,共同编造了韦美秀早产的谎言。早产是意外的事情,是要有原因的。于是,韦德全家这头牛就被牵了进来,充当韦美秀早产的罪魁祸首。六年了,火卖村的人极力地保护着这个谎言,像保护自家的水缸一样,做到滴水不漏。包括牛的主人韦德全,他比村里的任何人都做得好,也活得最难、最苦——六年前,正是他的自告奋勇,牺牲或者说出卖了自家的牛,才使谎言变得真实、圆满。这六年来,他和他的牛一样,承担着罪责。他比他的牛更加的忍辱负重,因为他要经常面对死者的

丈夫和孩子。每次遇到他们，他都要跪下谢罪，请求原谅，承受着谎言和真相混淆或分裂带来的压力与痛苦，以至于如今精神失常，疯疯癫癫。以前是见了蓝宝贵和他的孩子，韦德全才跪，现在是不管见了什么人，连见了猪，见了牛，韦德全都跪。

现在，该是韦德全的牛洗脱罪名的时候。

蓝宝贵坐在那里，尊敬、歉意的目光像瀑布一样，落在牛的身上。他只能向牛致敬和表示歉意，因为牛的主人疯了，牛没疯。牛从来就没疯过。这是一头多么委曲求全的牛啊！

这时候，一颗石子突然打向了牛，但很无力，碰到牛身上后滑落。牛不痛不痒，继续吃着草。

又一颗石子打向了牛。这颗石头打中牛的一只眼睛。牛掉过头，把另一只没有被打的眼睛，转到石子打过来的方向，等着挨打。

蓝宝贵转眼看见了打牛的人，是他的儿子韦龙和女儿韦凤。韦龙手里还握着一颗石子，韦凤正在拣石子。

蓝宝贵喝令孩子不许再打。

他来到孩子身边，问孩子为什么要打牛。

韦龙指着牛说："是它害死了我妈妈。"

韦凤也指着牛说："我没见过妈妈，就是这头牛不让我见我妈妈的。"

蓝宝贵说："韦龙，韦凤，这头牛是撞了你们的妈妈，但是它已经晓得错了，再也不撞人了。你们什么时候见它撞过人吗？"

韦龙韦凤摇头。

蓝宝贵说："这就对了。牛已经改好了，就是好牛。你们还

打它，就不对了。我跟你们说啊，多亏了这牛，才让你们提前到这个世上来。要不是这牛啊，你们现在还没有长得这么高呢。”

韦凤说：“爸，我和哥哥提前多久生下来的呀？”

蓝宝贵说：“三个月。”

韦龙对韦凤说：“我比你早生半个钟头！”

蓝宝贵说：“所以你就是哥哥喽。”

韦凤对哥哥说：“你一定是被拧出来的，怪不得你耳朵这么大，脸这么长！”

韦龙不甘示弱，说：“我有鸡鸡，你没有鸡鸡，我要是不把我的鸡鸡给你抓，你就出不来了。”

兄妹俩吵着嘴，蓝宝贵也不劝他们，反而津津有味地看他们吵，像看着两个小艺术家在说相声。

多年以后，仍然是在这个地方，多年以前的小兄妹已经长大成人，成为艺术家了。至少他们的父亲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现在在父亲的手心里捧着。照片上，哥哥韦龙一手拿个本子，一手拿个对讲机，正在用对讲机指着本子，对妹妹韦凤说着什么。妹妹在认真地听。她穿着戏服，身后还有一匹马。她的哥哥则穿着起码带六个兜的马夹。很显然，这是一张剧照，是哥哥给妹妹说戏的情景。妹妹是演员，哥哥则是导演——蓝宝贵对村里人就这么说。他还告诉村人，两兄妹正在甘肃那个地方拍一部电影。这是韦龙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但对妹妹韦凤，演的已经不是第一部了，而是第五部，包括电视剧啦。村人听了就说，还是妹妹厉害。蓝宝贵马上说，未必。在一部戏里，导演是最厉害的。演员怕的就是导演。村人想了

想,说也是,小的时候,韦凤就怕韦龙。蓝宝贵笑了笑,说你们是没看见他们吵嘴的时候,哪个也不服哪个。村人们说反正我们是服了你的两个孩子了,服了你了。蓝宝贵的脸上浮起满满的得意。他的脸本来就满,现在就像蒸笼上的糖包子,膨胀得要流出汁了。

蓝宝贵一边咳嗽一边看着照片,在没有旁人的时候也这样。他咳嗽了还忍不住要抽烟。似乎只有在吞云吐雾中,他才能感觉或想象得见他的孩子,像龙凤一样腾飞在云里雾里。

他其实不知道,儿子韦龙还不是导演,而只是副导演。在儿子附近盯着监视器的那个人,才是导演。他更不知道,儿子女儿拍的这部片子的导演,是当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公社放映员苏放,因为苏放的脸被监视器挡着,所以没有看到,看到了也不一定还认出来。

但韦龙和韦凤一定是知道的。他们能参与这么一部投资近三千万的电影大片的拍摄,一个当副导演,一个第一次演主角,在很大程度上跟曾是菁盛公社(乡)放映员现在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苏放有密切的关系。兄妹俩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和苏导演是半拉子老乡的这层关系,或者说如果不是苏导演曾在菁盛乡插过队并且还去过火卖村放电影的缘故,他们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进入影视圈的。

在背地里,兄妹俩叫苏放苏叔叔。在公众场合,兄妹俩则称苏放苏导演。这样的称呼既保持了他们在影视圈坚不可摧的背景,又维护了他们作为艺人的自尊和道德。作为人和著名导演的苏放,也乐意他们这么称呼。

现在,兄妹俩就和苏放一起,在西部甘肃拍电影。尽管他们也在两千公里以外的照片上,在火卖村山坡上坐着的蓝宝

贵眼里,但他们却活动在茫茫的戈壁上,在金戈铁马中,逢场作戏,汗流浃背。

一匹受惊的马冲出马群,摔下了背上的人,朝着灯光、摄影、导演所在的方向疯狂地跑来。它跃过道具箱,踢翻了几个拦阻的人,最后一头撞上高高的灯架。

副导演韦龙眼看灯架在向导演这边倾倒,而导演还在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全然不觉危险的降临。韦龙一边大喊"导演,快躲开!"一边直冲过去。

导演苏放听到喊叫,抬起头来,看见明晃晃的东西在朝自己砸来,又看见不顾一切朝自己冲来的韦龙。他站起来,朝着跑到身前的韦龙猛地踢了一脚。

韦龙像被撞开的球员,飞到了一边。对讲机比他飞得更远。

倒地的灯架,砸中了导演。

韦龙爬起来,看见剧组的人合拢在导演踢他的地方,但是看不见导演。他跑上去,扒开一个口子,只见导演躺在地上,满头是血。地上还有很多破裂的灯玻璃。他连喊了数声"导演",导演没有反应。

韦凤就在合拢的人群里,并没有在马上。在马上的是她的替身。她恐惧地看着不省人事的导演,又情不自禁地叫着"苏叔叔!苏叔叔!"

苏叔叔也没有响应。

剧组有一名医生,过来一看导演的伤势,说马上得送医院。

片场离最近的县医院,有二百公里,而且路不好走。如果用车送,导演的血是不够流到医院的。

韦龙望着还在空中盘旋的配合拍摄的部队直升机，一把抓过一个人手上的对讲机，像一个将军发号施令："飞机飞机！请马上降落！马上降落！剧组有人受伤，要火速送医院！"

飞机上的军人闻知发号施令者并不是将军，但还是按照指示降落了。

韦龙抱着导演上了飞机。

导演需要输血，韦龙恨不得把自己的血献给他，以报答导演的知遇和救命之恩。但是韦龙知道，他的血没有捐献的可能，因为他是Rh型血，这种血型在人类中只占十万分之一，就是说，作为稀少血型的他，几乎不会存在与大多数人血型相同的可能。他唯有献爱心，却不能献血。

县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忙得团团转，却迟迟不给导演输血。韦龙急不可耐，抓住一个医生，吼道："怎么到现在还不给伤者输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啊？"

医生说："知道。可是，大导演的血型是Rh型，只能输相同血型的血，我们这没有……"

"你说什么？"韦龙打断医生。他的神态非常惊讶。

"Rh血型，"医生说，"非常难找，我们正在……"

"你怎么不早说？"韦龙又打断医生，并挽起袖子，"我就是Rh型血！"

医生看看韦龙，摇头。

"不信验血呀？"韦龙说，"看什么看？快验呀！"

验完血，这回轮到医生惊讶了："你怎么不早说？"

导演苏醒了，在他的体内输进了副导演足以救命的血之后。这其实也是他的血，因为副导演韦龙，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从见到韦龙的第一面，他就知道这必是他的儿子无

疑，因为韦龙的模样简直是他年轻时候的翻版或再现，像是克隆出来一样。世界上可以没有相同的叶子，但是绝对有相同的父亲和儿子，还有相同的母亲和女儿。韦龙就是我的儿子，绝对是我的儿子！那么，韦凤也就是我的女儿，因为她和韦龙是双胞胎。在了解了兄妹俩的出身和生日后，苏放就已经断定了。韦凤虽然和他长得不像，但是她和她母亲美秀像啊！

苏放第一眼看到韦凤，着实吓了一跳。那是在北京，他筹备上一部电影的时候，入住亮马河宾馆。一个姑娘没有经过副导演直接找上门来。他开门一看，怔了。美秀！他差点脱口而出。

像极了美秀的姑娘说，苏导演，我是广西河池市都安县菁盛乡人，就是您曾经插过队的地方。

苏放哦了一声，像是认可了自己的经历和姑娘的来历。他把姑娘请到房里。

我叫韦凤，韦凤说，现在是中戏表演系四年级学生。

苏放说是吗？好啊！

韦凤以为导演不信，拿出一个小红本，说这是我的学生证。

苏放摆摆手说不用。

韦凤说导演，我非常喜欢您的电影，我的梦想也是演电影，但现在我只是演过电视剧。您现在要拍新的电影，所以我来找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演电影的机会。

苏放说你是怎么找到这的？

韦凤说副导演到我们学校选演员，在我们班挑了几个，没挑上我。我听到我们班同学说您住这。我想您的电影一定

有合适我演的角色，比如女主人公宋逸琴的妹妹宋逸芳，我觉得就挺适合我的，另外……

苏放打断说你看过剧本？

韦凤摇头，说我读过原著。原著《投降》刚在《青年文学》发表我就看了。

苏放有些惊呆了，有一会儿不说话，只是看着韦凤。

韦凤露出羞涩。难得现在的女演员还懂得羞涩。

苏放说，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韦凤说，韦美秀。

你也姓韦。

我爸是上门，所以我随我妈姓。

你爸叫什么名字？

蓝宝贵。

蓝宝贵？

导演认识我爸？

苏放想了想，说不认识。

韦凤说我爸以前是照相的，经常走村串寨去照相。家里还有很多以前拍的照片。他现在在我们村小学当老师。

苏放说是吗。你妈呢？

她死了。

苏放的心骤停了一下，说对不起。

我生下来就没见过我妈。不过，见过我妈的人，都说我和我妈长得很像。

苏放说这么说来，你妈是长得很美，因为你长得很美。

韦凤有些不好意思，说导演乱夸我了，导演见过那么多漂亮的女演员，我一定是最土的了。

苏放说宋逸芳就是美中含有一种土味。

韦凤一听,暗喜。她看着导演,期待导演进一步明示。

导演说你先回去吧。把电话留给我,角色定下来的话,我就通知你。

韦凤走了。苏放开始发呆,他僵硬地坐在那里,眼睛无神,像丢了魂似的。他的魂的确被勾走了,不过不是韦凤,而是韦美秀——二十三年前那个妙美野性的农村姑娘。

韦美秀想要苏放画她的那幅画,苏放不给。韦美秀就抢。苏放一下把画举得高高的,又一下把画伸到左边,再倒到右边,前后左右上下轮换着转悠,不让韦美秀抢到手。

韦美秀住手,不抢了。苏放把画晃在眼皮底下,引诱她抢。韦美秀就是不动手,像是对画没了兴趣。苏放引诱不成,拿画的手松蔫下来,不再晃动。他看着韦美秀,目光放肆地瞄着所有使他感兴趣和兴奋的部位。韦美秀随他看。突然,她的眼睛兀现惊恐,瞪着苏放的脚后方,大叫一声“蛇!”苏放两脚跳起,转过身去,看蛇在哪里。他畏畏缩缩搜看跟前的草丛和枝蔓,没发现蛇。等他意识上当的时候,画已经被韦美秀轻松地抽去了。

现在,轮到苏放抢那幅画了。韦美秀用苏放的那几手来对付苏放。但她的人没有苏放高,手也没有苏放长。感觉苏放立马就可以把画夺了回去,韦美秀只有跑。

苏放追着韦美秀。俩人从坡底跑到坡上,从没树的地方跑到有树的地方,又从树跑进了树林。韦美秀像一只慌不择路的鹿,被苏放撵着跑。苏放跟跑在后面,与韦美秀差距总是那么几步。直到树林深处,地上的树叶堆积得像床那么高的地方,苏放才疾步上前,从韦美秀身后将她抱住。

韦美秀是挣扎来着,但越挣扎苏放抱她越紧。她方才虚报了一条蛇,但这会儿她真的像被大蛇缠住了一样,不能动弹,只是喘气了。

宽厚的落叶成了他们的床。男女同床,苏放已经不是新手,但韦美秀却是第一次,千真万确是第一次。

苏放拿着一片染血的树叶,惊喜地看着,像意外地拿到精妙绝伦的画图,据为己有。它似乎比韦美秀的画像更加珍贵和值得收藏。那张刚才还你争我抢的画像现在已经皱得不成样子,它在韦美秀本能推拒的时候就揉皱了,然后又在两人滚成一团的时候备受挤压和蹂躏,成为一张废纸。

韦美秀心痛地看着画像,看着画像上皱巴巴的自己的脸,索性把画像给撕毁了。

苏放安慰韦美秀说,以后我给你重画一张。

韦美秀说以后是什么时候?

苏放说很快啦,下次再来放电影的时候,我就给你画。

苏放这一走,却没有了下次。这一走,就是二十三年。这一别,就是与韦美秀的永别。

苏放没有想到,刚才找上门来的演员,竟是韦美秀的女儿。这又是一个韦美秀。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韦凤也就是他的女儿。

苏放拍摄的《投降》这部电影,启用了韦凤,让她扮演本剧女二号。这个角色演员的选择,夹杂有苏放私人感情的因素。他想以此报答被他辜负的韦美秀,偿还因为年久而变得深重的情债。这个时候他仍然还不知道,韦凤是他的女儿。

直到准备拍摄现在正在拍摄的电影,在上部电影表现出色的韦凤铁定成为新电影的女主角,苏放才确切感到,他不

仅有个儿子,而且韦凤还是他的女儿。

韦龙是韦凤带来的。事先韦凤跟苏放说,她有个哥哥,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问能不能让他到这部剧里来,锻炼学习。这时候韦凤跟苏放已经很熟了。苏放说来吧。

苏放一见到韦龙,如同见到自我——这分明是青年时候的自己。韦美秀凭什么生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儿子?如果是蓝宝贵的亲儿子,为什么却不像蓝宝贵?难道……

韦龙随后说出的生日,令疑问的苏放心惊肉跳。1978年9月30日出生,苏放从这个日子往前推算,推到了1978年元月2日,那个令他酣畅爽快的下午,差不多是十个月的时间。韦美秀就是那天怀上的孩子,而我又是韦美秀的第一个男人。孩子还会是谁的?苏放想,韦龙和韦凤既是双胞兄妹,也就是了我的双胞儿女!必是无疑。

本以为自己绝后的苏放,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对韦龙说,你做我的副导演。

韦龙给苏放鞠了一大躬,谢谢苏导演!

苏放说,这里就你们兄妹俩和我,叫我叔叔也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韦龙韦凤同声叫唤苏叔叔。

苏叔叔的血凭什么和自己相同?竟然都是Rh型!韦龙一边给苏放输血的时候,一边就已经在想。在灯架倒下来的一刹那,他为什么要把生留给我,奋不顾身地把我踢出危险的境地?我同样为什么奋不顾身去救他?难道仅仅因为他是导演?因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不对,我们之间必然有一种血缘关系,正是这血缘关系的力量和本能,才使我们彼此舍生忘死去救对方。

难道苏叔叔才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敏锐的意念，像荆棘一样在韦龙的脑子里生长，让他心动、疼痛，也让他惶恐和害怕。这个意念一产生，就再也不能根除。

现在，韦龙守在八成是自己亲生父亲的身边，看着他苏醒了过来。他们相互看着，两个人的手几乎同时伸出，攥在一起。亲情的暖流从他们的手上，交融进彼此的体内。被亲情感化的韦龙的眼睛涌出泪水。但是他咬着牙，控制自己的嘴，不喊苏放做“爸”。

就在苏放起死回生的时候，在遥远的桂中，另一个人却已经逝去。

蓝宝贵亲自把持着一口棺材，推送进墓穴里。然后，他还亲手拿着砖刀，将涂上灰浆的砖一块一块地砌在墓口，封起一道墙，隔断冥府和人世的通路。

在墓的前方，是好几百送葬的人。他们手拿白花花的花朵，素衣素裹，像林子落满了雪。

在人群的前列，始终跪着一个抱着镜像的孝子。他是多年以前那个同父亲一道，在乡邮电所送蓝宝贵上车的男孩。镜像上的人是他唯一的父亲，却是众多人敬爱的老师。敬爱的潘毓奇老师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四十五岁的蓝宝贵送走了老师，回到老师落在农村的家。他面对因悲伤不能去送葬的师母和因奔波、守灵而心力交瘁的老师的儿子，默默无语。在他的心目中，老师的儿子潘雨多是他理想的女婿。这个争气的孩子后来同样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比他的父辈显然幸运和出息很多，因为他毕业留在了北京工作。如果韦风能和这孩子好上，那真是天作之合、天

遂人愿。韦龙和韦凤四年前去北京上大学，就是潘雨多接的站。有一年春节他们还一起回过家。潘雨多去了火卖，韦凤和韦龙也来过这个家。在大人们的眼里，潘雨多和韦凤郎才女貌，相亲相爱是迟早的事。

但只有潘雨多知道，和韦凤恋爱，只是他和双方大人的一厢情愿。韦凤并不爱潘雨多，或者说潘雨多对她不适合。她是一名演员，做梦都想成为明星的演员。她只爱能帮她圆梦的人。事实上，韦凤的明星梦就要实现了，因为她成了大导演苏放新片中的女主角。她就要成为巩俐、章子怡那样的人了。

一个月前，潘雨多还约过一次韦凤。韦凤来到约会的餐厅，只喝了一口茶，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那几句话潘雨多记得清清楚楚，刻骨铭心。

韦凤说："潘雨多，干我们这行的人，心和身体不能只属于一个人，但这对你不公平。你不要等我。"

潘雨多现在想把这几句话，跟韦凤的父亲说。他看着韦凤的父亲，看着这个不停地咳嗽还持续抽烟的人，却说："蓝叔叔，我和韦凤，还有韦龙，在北京都过得很好。我们常在一起，请你放心。"

蓝宝贵咳出喉咙里的一口痰，又咽了回去，却让脸上漾开一个笑容。这笑容一直保持到进桌吃饭，同桌的一名老师告诉他，二十多年前，现在才知道的事情，他的笑容才收了回去。

这名老师说，你老婆早产的电报，是我发的。我当时是火卖小学的老师，这你知道。后来我为什么调离火卖，你就不知道了吧？蓝宝贵说你说。这名老师又说，是火卖人上告把我调走的，说我教得不好。其实不是我教得不好，是怕我说出你老

婆不是早产的真相，也为了让你留在火卖，有个事做。我调走了，你就可以接替我当老师了。

蓝宝贵僵在那里，气上不来，痰黏在了喉咙。这名老师急忙给他捶背，说火卖人也是一片好心，出于善意，你不要怪他们。

不知道是捶背的缘故，还是开导的话起了作用，蓝宝贵把痰咳上来了，还很多。蓝宝贵起身冲到外边去吐痰。

他咯的却是血。

韦龙回到片场。他得到导演苏放的授权和制片方的许可，当起了执行导演，行使导演的职责。停拍了三天的戏重新开工。

导演苏放留在县医院疗伤。他优雅的夫人已经到了县里，正在对他进行动员，想说服他转院去北京治疗。苏放不愿意，也不同意。夫人说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你，但对你的伤是没有好处的。苏放说我留在这里，对电影有好处就行。代替我的导演你也见了，他还很年轻。这里离片场近，我也可以看到冲印回来的样片，有什么毛病，我随时都可以指导，改正过来。我的伤可以不好，但这部片子决不能拍砸！夫人见丈夫执意不从，就不再劝。

苏放有些感激地看着夫人，她正沉默地削着苹果。这苹果让他回到二十多年前，也让削苹果的夫人，变回了1979年春天那个年满十九岁的女大学生——

苏放本来是去北大看望蓝宝贵的，因为他知道蓝宝贵也考上了大学。于是他就去找他玩儿。但是蓝宝贵的同学告诉他，蓝宝贵休学了。苏放没有问蓝宝贵休学的原因，他断想无

非是病了。从男生宿舍出来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了她。她正在望着湖水出神，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他走过去，也站在她的身边。他丢了一颗小石子进湖里，湖水泛起微澜。她瞥了一眼他。他就说，石头告诉我，这湖水很浅，不是殉情的好地方。她受到他话的刺激，回敬说，我知道有个地方，河北的狼牙山，你可以去那里从上跳下去，保管你死了，没准还留个好名声。他说你的意思，是想让日本鬼子还侵略咱中国一回？五壮士宁死不屈还不够？还想出现六壮士？她听了就笑，为他的幽默。他的幽默很快就让她折服，再后来就把她征服。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男生把一个北京大学的女生收拾得疯疯癫癫，服服帖帖，最后把她娶做了老婆，这不是征服又是什么？他的老婆后来变成了夫人，因为他成了名人。

苏放的夫人，名叫吴欢。

韦凤很想离开拍摄地，去县医院探视苏导演，但没有被韦龙允许。韦凤瞪着独裁的执行导演，说哥，我不能不管他！我要报答他！我爱他！

韦龙一个巴掌赐给妹妹，说，我也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亲生父亲！

韦龙和韦凤为亲生的父亲悲欣交集的时候，他们的另外一个父亲却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蓝宝贵拒绝住院治疗，在检查得知肺癌晚期之后。他回到了火卖，骗村人们说患的只是肺炎，吃几服中药就好。他把中药泡在壶里，喝给别人看。其实所谓的中药，不过是他在街上买来的两包茶叶。那浑黄的药水，是茶叶水。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诓过村人，不想让自作聪明的火卖人，把他的病

情泄露给他在外面干大事业的儿子和女儿。他怕子女知道了，会放下出人头地的工作回家来，或寄钱来。

他还继续去学校上课。

课堂上坐满了学生，在大声地跟着老师念着课文。幼小的学生们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老师是在用生命最后的气力，辅导着他们，像将吐尽蚕丝的蚕一样。

在教室后方的墙上，满墙的相片像星星一样，将正在就读的学生们照耀。在那些象征光荣的照片里，就有蓝老师的儿子韦龙、女儿韦凤——他们面向父亲，稚嫩的笑脸和纯真的眼睛，像不败的花朵和不灭的灯，朝着父亲开放。

老村长唐国芳看见蓝宝贵坐在山坡上，望着进村的公路和电线。他走过去，和蓝宝贵一起坐着，一起看。

"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老村长说。

蓝宝贵说："没有。"

老村长说："那你说你坐过飞机，也是假的喽？"

"我只不过是，来不及去看毛主席，也来不及坐飞机而已。"蓝宝贵说。说完，他自己就笑了。

这是老村长最后一次，见蓝宝贵笑。

蓝宝贵的葬礼，一点也不亚于他的老师。闻讯而来的人们漫山遍野，满目的白花像是无痕的大雪。在蓝宝贵的墓前，跪着他披麻戴孝的一双儿女。他们是得到父亲的死讯后才赶回来的，只是从打开的棺材看见父亲最后一眼。而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眼，却只是看儿女的照片。

在蓝宝贵上门为婿的韦家晒坪上，坐着一百零二岁的韦老太爷。他坐在这个地方，先后送走了他的儿媳妇、两个孙

子、一个孙女和一个儿子，现在又送走了孙女婿。他们一一走进阴间，但他却顽强地活着，仿佛他们都把自己的寿命，留给了他。他仰着脸，在明媚的阳光下，享受着人世的幸福和温暖。

韦龙在翻看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六卷没有洗晒的胶卷。他把它们洗晒出来。

黑白的照片上，是一群年轻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校门口、未名湖畔以及长城的留影，他们神采飞扬，朝气蓬勃。

韦龙在照片上发现了父亲，一张父亲单独和一名女生的合影，让韦龙触目惊心。照片上的父亲十分腼腆，甚至有些胆怯。而那名女生却十分的大方、主动，她的手伸在父亲的臂弯里。这女生怎么这么眼熟？很像一个人。

韦龙把照片从土制的暗房拿到屋外，给妹妹看。韦风看着父亲，看着父亲身边的女子，惊讶的神色像是发现惊天的隐秘。这女子不就是吴欢吴阿姨吗？她和父亲竟然是同学！北大的同学。父亲原来是考上过大学的呀！那么，后来父亲为什么退学了呢？我们的亲生父亲怎么又跟父亲的同学认识的呢？

兄妹俩瞠目结舌，父亲的故事让他们大开眼界。



衣向东小传

衣向东，男，1964年生于山东栖霞县。1982年12月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已出版小说集《我是一个兵》、《老营盘》，长篇小说《一路兵歌》等。作品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第四届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第十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衣向东

女出租车司机

1

小人物的温暖和感伤，常常说不出道理，即便说出来，也会让那些富贵的人觉得可笑。比方说女出租车司机于静，到了夜晚十点钟以后，心中就会被一种满足感所充盈。这个时候，白天的车流人流慢慢地疏散开，白天的喧嚣也渐渐淡去，马路两边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变得从容而温和，她也便感觉到自己实实在在生活在这座城市，生活在这群人当中。这个时候，她喜欢放慢了车速，打量路边楼房一个个闪亮了灯光的窗口，去想灯光下的那些夫妻，在这美妙时光中应该做的事情。有时想着想着，自己心中的那些温暖，会慢慢冷却成了伤感，毫无道理地流出一些泪水。

于静原本是个心里不搁事儿的女人，懒得操心也不会操

心，人又长得娴静漂亮，适合配给富有的男人当太太，就像懒散的小猫咪一样，温顺可亲，给人毛茸茸的感觉。情感充沛的男人见了她，即便产生了伸手抚摸她的欲望，也是极自然的事情，就好比春天路边芳香四溢的花朵，难免有行人把鼻子凑上去，陶醉地嗅。性情所致，算不得拈花惹草。

然而于静却没有成为富有男人的太太，她嫁给了一个中学老师，普通人当中的普通人。这中学老师循规蹈矩，心疼妻子女儿，在家在校，都是一张微笑的脸，人又勤快，肯动脑子，也就得到了周围人的尊重。于静呢，天生心如止水，日子虽过得清淡，却挺满足，觉得就这样一天天看着女儿长高，看着男人变老，吃尽剩下的平静时光，也是幸福的一生了。

可是就这么一点点愿望，上帝还是给她粉碎了。两年前他的男人患上了癌症，丢开手里的教鞭，还有家中的妻子女儿，有些仓促地去了。于静当时的感觉，就像自家的屋顶突然飞了，风雨呼啦啦灌满了她生活的每个角落。到了这种时候，你哭你叫，都没有实际意义了，眼泪浇灌不出玫瑰花。似乎一夜之间，于静就成熟了。

她想，我要把5岁的女儿养大。

她想，我要把男人治病欠下的三万块钱还清。

她想，我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呀！

…………

她想了很多，但究竟如何把女儿养大，又如何还清欠债，于静心里毫无头绪，连她的邻居们，都觉得她后面的日子迷茫一片。于是，很多好心人就给她出谋划策，有的说她应该开一个小超市，小超市不用操心，又很赚钱；也有人说她应该申请个服装摊，凭她的身材和脸盘儿，随便穿一身衣服，站在服

装摊前扭两下腰肢，买衣服的人就要排长队了……主意似乎都不错，可问题是缺少投入的资金。到后来，还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提醒了于静，他说，哎，我有个哥儿们，手里的出租车合同期已满，不想再干了，你过去不是开过车吗？想不想跑两年？干这行可受罪呀。

于静想都不想，忙说，我行，大哥，你快去给我接过来。

被叫做大哥的出租车司机尽心尽力，三两天就把那辆出租车交给了于静。于静不是本地人，结婚前她是家乡某公司驻在本市办事处的接待人员，办事处人手紧张，为了工作方便，就让于静学了汽车驾驶，兼职了办事处司机，开出租车算是发挥了她的特长。不过这几年，开出租车的司机，早就没了十几年前的风光了，那些年人们称呼他们“的哥”或“的爷”，每年挣个十万八万的，跟喝白开水一样顺溜；交女朋友，总是拉出挑西瓜的架势，敲了这个拍那个，眼睛都看花了。这些年啥样子？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不是走投无路的人，谁来开出租车？没白没黑的，像城市老鼠似的到处乱窜，一年也就跑个三两万块钱。

说到女出租车司机，这几年就更是一肚子酸苦，要不了三四个月的光景，她们就弄得眼睛血红，面色浮肿，性生活冷淡。这些还不够，她们还要面临被劫色又劫财的灾难。于静的“色”，在女出租车司机中，应当是非常出众的，风险自然更大。一些同行的男出租车司机，就经常瞅着她，玩笑地说，于静你这模样是迟早要被劫色的，与其让王八蛋们劫色，倒不如趁早让哥儿们劫了，你说呢？不管那些臭男人们如何玩笑，于静就是一句话，去你们的！

于静虽然因为美丽，所面临劫色的风险增大，但美丽也

并不完全坏。因为她的美丽,出租车生意就比其他人兴旺,这一点周围的同行是承认了的。于静去长途汽车站拉活,人站在车门边,一脸的宁静安详,那些外地乘客就拥到她身边,争抢着要乘坐她的车,说穿了,就是觉得乘坐她的车一定很安全,不会被“屠宰”;她去一些大酒店揽生意,门前熟悉了她的保安们,对她格外照顾,看到她的车来了,老远就朝她招手,把顾客介绍给她。有的男出租车司机在那儿排了半天队,眼看着一趟好活儿被于静拉走了,心里不平衡,上前质问保安,说你们怎么不按规矩来?那辆车刚来,咋就把客拉走了?保安很客气地解释说,人家乘客点名要女司机,很抱歉了。

两年过来了,于静的皮肤确实黑了一些,人却依旧美丽,脸上的笑容也灿烂了。她甚至觉得,生活其实对她很厚爱了,男人住院所欠的债款全部还清,家中的日子也滋润起来,女儿婷婷已经上了一年级,乖巧懂事,知道好好读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最好的成绩,她没有理由不满足。

熟悉她的邻居,背后却说,于静呀,一个人过得真不容易,她咋不找个男人呢?

2.

这天夜里十点刚过,天落雨了。

四月的春雨,落的细细绵绵,挟带着一些寒气。于静把出租车停在路边,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了自己的一件薄薄的毛背心,套在了衬衣外面。这时候,车内的音响正播放着一曲她喜爱的音乐,从敞开的车窗传出来,在满眼的雨雾中柔和地散开。她大概受了音乐和春雨的感染,心又毫无道理地感动起

来。她就站在车门外,脸上浸了凉凉的雨丝,注视着对面楼房满目的窗口,痴呆了半天,直到头发上的雨丝聚成水珠,滚落到了脖子上,这才动了一下身子,钻进车内,准备开车朝回家的路转去。

车刚启动,路边走出两个男人朝她招手。她把头探出车窗,问,去哪里?

对方回答,二里庄。

两个男人,一个是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一个是二十几岁小伙子。中年男人长得魁梧,面部的轮廓很好,是当下女孩子比较喜欢的那种宽脸盘。小伙子瘦瘦的,是一双小眼睛。他们的头发已经被雨水打湿了,看样子在雨地里待了一些时间了。二里庄在于静家的北边,也算是顺路,只是路程有些远了,大约二十多公里。于静犹豫了一下,还是让两个男人上车了,嘴上说,我正想收车呢,下雨,就别让你们在路边等车了。

按说,两个人应当对于静说一句感谢的话,可两个男人一声没吭,就上了车。小伙子坐在后排,中年男人坐在了前面的副驾驶座位上。中年男人似乎不太情愿坐在前面,他是被小伙子狠狠地捅了一把之后,才仓促地上了车。

于静喜欢跟乘客聊天,她一边开车一边欢快地问,两位这么晚了,去二里庄干啥?

中年男人说,去办点事儿。

中年男人说话有些颤音,于静想,他大概是在雨地里受了凉。但她转念又想,这么晚了,去二里庄办啥事?

于静疑惑的时候,后面的小伙子补充了一句,说,前面修路,你要从西边绕个弯子走。

小伙子张嘴说话,一嘴的外地口音。于静这才想起前面

在修路，要绕一个大弯子才能过去。绕弯子倒不算什么，也就是多踩一脚油门的事儿，问题是绕弯子就要走一段坑洼不平的小路，这段小路没路灯，路边还有一片小树林，男司机晚上都不愿跑这条路。她就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中年男人，想告诉他，她只能把他们拉到她家附近，让他们再打别的出租车往前走。但是她看中年男人的时候，发现中年男人也在偷偷地看她，她和他的目光相遇的瞬间，中年男人眼神慌乱地扑棱了两下，急忙扭过头，去看外面的街景。根据于静的经验，男乘客打量她的时候，目光中都有一种很暖的调子，饱含了亲近的欲望。身边这位中年男人慌张的眼神，不是心的羞涩，而是心的慌乱，慌乱中流露出恐惧。于静侧眼观察中年男人，发现他的右手始终缩在衣袖内，那样子很别扭。

外面的小雨不紧不慢地飘着，于静抓过一块毛巾，丢给中年男人，说，帮个忙，把反光镜擦一把。

中年男人没说话，回头看了一眼后座上的小伙子，大概是得到了小伙子的允许，就用左手抓起毛巾，扭着身子去擦拭右边的反光镜。

于静开着车，突然伸手拍了一把中年男人的右手，说你看你笨的，就不能用右手擦呀？

中年男人狠劲儿甩开于静的手，于静从他的衣袖口，瞥见了袖内闪亮的刀子。于静这才起了疑心。

起了疑心，她就想起了小伙子的一嘴外地口音。两个月前，一位女出租车司机，被一个满嘴外地口音的小伙子劫持了，抢走出租车和女司机身上的三百多块钱。这个外地人的目的，也就是抢钱抢车，但从女司机身上摸索钱的时候，粗糙的手触及到了女司机柔软的部位，他就又有了多余的想法，

要连同女司机的色一起劫了。女司机本能地挣扎,很不配合,小伙子有些焦急,索性捅了女司机一刀,这才勉强地办完了事情。这个女出租车司机,还没有出院,本市又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在市郊被害,出租车不知去向。两起案件至今毫无头绪,公安部门正加紧破案,这当口,谁有这么大胆子,又敢出来活动?

于静瞅了一眼反光镜,后座上的小伙子,正用阴森森的目光盯住她的后背。她的心一下子凉了,凭感觉,车上的两个人十有八九是劫匪,没想到这种事情真的会落到自己头上。她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集中精力去想对付劫匪的办法。一个女人对付两个男人,能想到的办法实在不多。平时跟男司机开玩笑,她总说自己是菩萨心肠,就是遇到了劫匪,对方也不会忍心对她下手的。但现在,她自己却在心里嘲笑自己了,劫匪真像她说的这么心软,就不会出来干这行当了。

男出租车司机曾经告诉她,发现上车的是劫匪,可以把车开到有人群的地方,突然停车逃出去求救。可这雨夜,去二里庄的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车上的两个人,对去二里庄的路线又很熟悉,看样子是做了周密的观察,她如果开车转到别的路上,就一定会引起两个男人的怀疑。于静放弃了这种想法。

男出租车司机还说过,发现上车的是劫匪,就说自己的车没油了,把车开到加油站,寻找机会逃脱。但劫匪既然抢车,就一定会开车,知道看一看你的计油表,于静的车还有三十多个油,油表上显示得很清楚。这一招也不能用。

男出租车司机还说过,发现上车的是劫匪,索性出车祸,朝路上别的车撞去,然后给交警打电话来处理车祸,劫匪自

然就溜掉了。可是于静看着身边偶尔开过的车辆，就是不能狠心撞过去，她担心自己的行为，给被撞的司机招惹了灾祸。

…………

想来想去，她眼前能做的，也就是用菩萨心肠，来感动车上的两个人。

她亲切地问身边的中年男人，这位大哥，听口音你是本地人吧？

中年男人说，本地人。

她又问，住哪儿？

中年男人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后面的小伙子，就用一嘴的外地口音替中年男人回答了，说他住在燕南区。小伙子追问了一句，问于静住在哪里，于静说住在大山子，就在前面不远。说完，于静就想起了家里的女儿婷婷，此时正盼着她回家呢。

婷婷七岁了，就在离家几百米的小学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婷婷每天都是自己上下学，自己用煤气灶，把于静提前做好的饭菜温热了吃。晚饭后，婷婷就趴在台灯下，九点前写完作业，洗漱后上床睡下。到了十二点左右，婷婷一定要醒来上厕所，这时候于静也就躺在床上了，她会习惯地趴在于静的脸蛋上亲一口，然后搂住了妈妈甜甜地睡去。母女俩的夜晚，天天如此。于静想，如果自己今夜有个意外，女儿婷婷怎么生活？自己一定要平安回家，一定要让半夜醒来的女儿，亲到妈妈的脸蛋儿。

这样想着，于静反而沉着下来。她想，大不了让他们抢了钱抢了车抢了身体去，这些他们都可以拿去，只要能给她留下一条命。女儿给了她力量，给了她活着的勇气。

她有些动情地把女儿的事情，讲给了车上的两个人听了。中年男人听完，转头问于静，你老公不在家？

死了，死两年了。于静因为想到死去的那个人，说完心里一酸，眼窝里就溢出了泪水。要是死去的那个人还活着，她就不用风来雨去担惊受怕的了。

于静身边的中年男人，大概是看到了于静的泪水，他的喉结蠕动了两下，仔细打量着于静。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同情和迟疑。

那么，你家里就再没有别的人了？双方的父母……

没有，我和老公的父母都死得干干净净。于静擦了擦眼睛，故作轻松地问，大哥，你孩子多大了？

中年男人说，十二岁了。

女孩还是男孩？

也是女孩。

于静叹了一口气，说大哥，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好男人，你家大嫂多幸福呀，起码不用像我这样没白没黑地折腾。你家女儿也幸福，有爸爸疼她，我女儿命不好，爸爸死的时候，才五岁，我没敢告诉她爸爸死了，哄骗她说，爸爸出远门，过几天才能回来，女儿就当真了，每天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她要是做错了啥事儿，我批评她，她就哭着要找爸爸，弄得我都不敢批评她了。有一天，她从邻居孩子嘴里，知道自己的爸爸死了，就回家问我是不是真的，这一次我怎么哄骗，她都不相信我了。我想，这事迟早要告诉孩子的，干脆给孩子说明白吧。可女儿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儿，还在问我，那爸爸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费了半天劲儿，才让女儿明白，她爸爸死了，永远不能再回到我们家了，今后就我们两个人生活。

我说，婷婷呀，你以后要好好读书，你要是不好好读书识字，妈妈也去死。我女儿当时就吓得哭了，说妈妈你别去死，我好好学习。女儿说着，忙去捧起书，看、看……我经常想，自己再苦再累，也要多挣些钱给孩子留下，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孩子该咋办？咱们当父母的，其实都是为孩子活着，为孩子受累，你说呢大哥？

中年男人"嗯"了一声，把脸扭到一边，沉默了。后边的小伙子有些烦躁，用满嘴的外地口音说，乖乖哎，你跟俺唠叨这些干啥？俺又不能给你孩子当爸爸，再说了，天底下遭罪的人多着哩，俺还没人同情呢！

这时候，于静的车已经开到了大山子，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修路的地方了，要去走那段黑暗的小路。外面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前面楼房的窗户，也多半熄灭了灯光。于静的目光，极力地越过了楼顶，她知道那排高楼的后面，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房内鼾睡着她的女儿。她的眼窝又溢出了泪水。

出租车驶过了那排楼房，她无奈地收回了目光，这才发现身边的中年男人，一直在注视着她。中年男人说，你停车，我们不去二里庄了。

小伙子对中年男人说，弄啥呀你？

中年男人回头看了一眼小伙子，说，老弟，听我的，咱们下车。

小伙子急了，说，大哥，你没听出来，她说的这些话吗？她心里可是啥都明白了……

于静已经把车停在路边。中年男人对她说，你走你的路，就算我们没坐过你的车，咱们谁也不认识谁，懂吗？

于静的心虽然快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却装出沉稳的样

子，对中年男人点点头说，大哥你慢点儿走，好人一路平安。她听到后面的小伙子下了车，气愤地说了一句，平安个屌?!

等到两个人都下了车，于静猛踩一脚油门，一个急转弯，疯了似的朝后面驶去。她顾不得他们在后面是如何的表情了，只想快一些回到女儿身边。

3

于静回到家，急切地扑到床上，当她看到床上鼾睡的女儿时，身子突然绵软了，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就连伸手抚摸女儿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把爱怜的目光，落在女儿身上，任眼里的泪水在脸上静静地流淌。婷婷呀，妈妈差一点儿就回不到你身边了；婷婷呀，妈妈真的回不来了，你一个人咋办？婷婷呀，妈妈以后不能太心疼你，要让你学会自己生活了，说不定哪一天，妈妈真的回不来……她心里说着这些话，泪水就不住地流着。

哭出了很多的泪水之后，她的身子恢复了力气，仿佛就是这些泪水，堵塞了她的血脉。她恢复了体力，脑子也就清晰起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两个劫匪放过了自己，会不会又去选择别的女出租车司机下手？他们既然出来了，而且精心选择好了路线，就不会空手回去。这样想着，于静的心又紧张起来，自己虽然躲过了劫难，可灾祸可能又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女出租车司机都不容易，她们一样有儿女有家庭呀。

她拿起电话要向110报警，电话握在手里，却又迟疑了。那个外地人实在可恶，该千刀万剐，可那中年男人……心肠不坏，人家放过了自己，自己不能一点良心没有啊。再说了，

他家里也有妻子女儿，进了监狱，妻子女儿咋办？

她手握电话一动不动地傻待着，因为握电话的手太用力，她的手腕已经感觉到酸疼了。电话里传出"嘟嘟"的声音，这种声音持续了一分多钟，对于她来说，这一分钟有些漫长，她的脑袋被这种"嘟嘟"的声音刺激得快要爆裂了。最终，她还是拨通了110的电话。她想，那个中年人真是好心肠的话，就不会出来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公安接到了报警，详细询问了两个男人的相貌特征，以及事发地点，并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于静的出租车牌号。于静忽视了一个问题，她不应该告诉自己出租车的车牌号码，更不该用自家的电话报警。不过当晚，她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她一直在想，警察能不能抓到那两个男人。一会儿希望抓到，一会儿又希望抓不到，她心里是很矛盾的。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她看到女儿婷婷翻了个身子，知道女儿该起身了，就忙脱了衣服，在床上躺好。

果然片刻，婷婷醒来去了卫生间，返回来上床睡下的时候，照例在她脸上亲了亲，然后把她的一只胳膊揽进怀里，迷迷糊糊睡去了。于静也就顺势把女儿搂了，在女儿脸上亲了一口，又亲一口。无限的幸福和满足，就涌进了她的心田。在这幸福的浸泡中，她极度疲劳的身体松弛下来，很快沉沉地睡去了。

往常的早晨，于静要提前醒来给女儿准备早饭，然后把女儿叫醒。但这个早晨，女儿醒来的时候，于静还在鼾睡。女儿就叫，妈、妈，都几点了你还睡？女儿喊叫着，随手拉开了窗帘，明亮的光线一下子涌进屋内。于静睁开眼，明亮的光线让她的眼睛很不舒服，她翻身起来，问，婷婷几点啦？

婷婷说，都六点了。

六点了？我咋睡得这么死。

说着，于静赶忙穿好衣服，顾不得洗脸，就去厨房给女儿准备早餐。这时候，她才想起昨晚的事情，觉得那仿佛是一个梦，现在她从睡梦中醒来，一切都结束了，她仍要循着过去的生活轨道滑行下去。

要真是一个噩梦，当然好极了，然而那毕竟不是梦。于静刚刚送走上学的女儿，电话铃响了，是公安局打来的，告诉她，昨晚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和特征，两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抓获，希望她能配合一下警察的工作，去公安局一趟，警察要当面向她了解一些情况。听说要去公安局，于静的心就“咚咚”直跳，好像是自己犯了事似的。她不敢怠慢，简单梳妆打扮了一番，开着出租车赶到了公安局。

一个年轻警察，带着于静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屋内有四名警察，一个个眼睛布满血丝，盯着她不动声色地看。好半天，那个年龄大的警察，才张嘴说话了，口气挺和蔼的。他说，我是这儿的刑警队长，首先我要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破案线索，根据我们初步审理，这两个人就是前不久抢劫女出租车司机的犯罪嫌疑人。

于静疑惑地说，是吗？

刑警队长说，有些具体细节，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于静机械地点头，说，配合。

刑警队长问，你当时看到了中年人的右衣袖内，藏着刀子吗？

于静说，亮亮的，是刀子。

旁边的一个警察追问一句，你能肯定是刀子？

于静愣住了，脑子“嗡”地一下。她看到自己每说一句话，身边那个年轻的小警察就在纸上记录一句。她的话就有些结巴了，说，是、是吧，好像是刀子。

刑警队长说，你一定仔细想想，到底是不是刀子，这很重要。

我当时看到的是刀子，可我现在又觉得不像刀子……

她的回答，让警察很不满意。旁边的警察插嘴，说她的话矛盾了，昨晚看到的是刀子，今天咋就不是了？刑警队长朝旁边的警察摆摆手，示意身边的几个警察不要吭声。刑警队长继续问于静，说，那个中年男人，下车的时候对你说，“就算我们没有乘坐过你的车，咱们谁也不认识谁”，是这样说的对吧？

于静点头说，对。

刑警队长问，外地口音的小伙子咋说的？

于静想了想说，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了。

记录的小警察说，你慢点，你再说一遍，你说他的原话。

于静就又说，他说，她啥都明白了，不能放过她……

刑警队长瞪大眼睛问，他说不能放过你啦？

于静忙说，说没说后面这句话，我记不清了。

刑警队长不慌不忙地说，那你再想想。

于静就仔细地去想，她早已是满头大汗。警察似乎有的是时间，他们都不慌不忙地看着于静，耐心地等待她回想。而于静的脑子却乱了，经常把一句话说得支离破碎，自己刚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的时候，又把意思说歪了。昨晚她跟两个犯罪嫌疑人在一起，也就一刻钟的光景，现在详细追述那段过程，却用了两个多小时。到后来，她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

她成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问，因此她说话的时候就左思右想，吞吞吐吐的了。她越是这个样子，警察越是详细追问，弄得她有些烦躁了，问面前的刑警队长说，我没有犯罪，你们审问我干啥？刑警队长很抱歉地解释说，对不起，我们不是审问你，是了解一些情况，这是我们工作的必要程序。于静心里就后悔起来，自己不该告诉警察车牌号码，不该用自己家的电话报警。

警察向于静了解完事情的详细经过，就把于静带到了拘押室，让她去指认抓获的两个犯罪嫌疑人。两个犯罪嫌疑人被分别关押在两间屋子内，当警察把他们一起带到于静面前的时候，两个犯罪嫌疑人都愣住了，盯住她仔细看。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疑惑和愤恨，把于静看得心里发虚，恨不得躲在警察身后。刑警队长提醒于静看仔细了，说你看是不是他们两个？于静点点头，说是。那个外地人就转头瞅着中年男人，恨恨地小声说，看到了吧大哥？俺咋说哩？俺说肯定是她报了警，娘哎哎——你还一个劲儿替她说好话，说不可能，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会儿俺是别想活着出去了，有一天你出去，替兄弟好好收拾这娘儿们！

刑警队长说，把他们押回去！

两个犯罪嫌疑人又分别被带了回去。那个中年男人在被带走的时候，突然挣扎着回头看了于静一眼，这一眼像刀子似的剜疼了于静的心。

于静不知道自己如何离开的公安局，如何开车回的家。她一天都没有出车，也没有吃任何东西，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懒得动弹一下。女儿放学回来，看到她那副模样，忙问她是不是病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女儿，就点点头，说自己有

点儿小感冒。女儿忙去抽屉找到了感冒药,给她倒好了水,让她吃药。女儿把药片塞进她手里,端着水站在床边看着她,似乎不看着她吃下感冒药,就不离开床边了。她勉强支撑起身子,感觉头真的很疼,不管是不是感冒,为了让女儿放心,她把手中的药片吃了下去。但是她没有想到,自己闻到一股药味的时候,突然觉得恶心,趴在床边干呕起来。

女儿有些怕了,惊恐地看着她,带着哭腔说,妈妈快去医院呀,妈妈你不会死吧?

于静平静了一下,搂过了女儿说,我的乖女儿,妈妈不会死,妈妈要陪婷婷上大学,要陪婷婷出国……

说着,泪水不由得流出来。

4

当天晚上,电视新闻里就报道了本市又发生了抢劫女出租车司机案,经过公安部门的追踪侦查,犯罪嫌疑人现已被抓获,公安部门正抓紧审理此案。

报道很简单,于静很想知道更多的东西,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就出门买了一份本市的早报,果然上面登出了有关此案的详细报道。于静这才知道,那个外地人叫陈根,是刑满释放的无业人员,来本市专门盯住女出租车司机进行抢劫,已抢劫出租车三起,其中一死一伤,另有盗窃案件七起,共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三十余万元。那个中年男人姓冯,报纸上没有透露他的名字,称他为冯某,是本市新东区人,而不是那个外地人说的燕南区。冯某在新东区一家食品厂工作,爱人几年前患了脑血栓,瘫在了床上,他每月的工资还不够爱人

的医药费。去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陈根,最初并不知道陈根的底细,只是觉得这人够义气,两个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去年底,冯某的爱人住院检查治疗,陈根借给了他三千块钱,连借条都不要。他几次想凑钱还债,陈根都拒绝了,让他很过意不去,后来他就写了一张借条,交给陈根,说自己虽然现在没钱,但这钱以后肯定要还清的。

陈根接过纸条,当场撕掉了,说,大哥,跟你说实话吧,这钱是偷来抢来的,俺无家无业,留着钱干啥?俺是活一天算一天,这辈子就这德行了。

冯某知道了陈根从事的行当,就劝他不要再干了,找个正经的差事做。陈根听了冯某的话,就回到了老家。前些日子,陈根听说冯某的爱人病情恶化,又住进了医院,陈根就赶过来看望,正好遇到冯某四处借钱四处碰壁的尴尬处境。晚上,陈根就不声不响地出去了,在抢劫的时候,被劫女出租车司机极力反抗,他就将女司机捅死了。陈根把抢劫的出租车以一万三的价钱,卖给了郊区一个专门倒卖汽车的不法分子,把钱交给了冯某,谎称是自己借来的钱,但是冯某得知本市发生的女出租汽车司机被害案后,立即逼问陈根,他说,如果你还把我当哥哥,你就说实话,那事是不是你干的?

陈根点头说,是。

冯某说,老弟呀老弟,你咋这么糊涂?!

陈根说,俺不能看着大哥有难不帮,不能看着你跟别人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不能看着大嫂在医院等死!

冯某说,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啥?还不赶快跑呀!

陈根说,反正俺身上有人命案了,跑啥?俺还想再干一次,给大嫂把治病的钱准备齐了。

冯某说，不行，你不能再干了，赶快离开这儿。

陈根说，不，俺不走，一定要再干一次，你要不准俺干，你就报警。

冯某说不赢陈根，就叹了一口气，说你还要再干，那我只好陪你一起去了，我知道你是在帮我，大哥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两个人商定好，图财不害命，得手后，陈根就离开本市，去东北冯某的一个朋友那里躲避几年。就这样，冯某陪同陈根拦截了于静的出租车，可冯某没想到他们拦截的女司机也是一个苦命人，就不忍心下手了。

警察在接到于静的报警之后，立即对通往二里庄的那条小路全部封锁，严密搜查，很快将仍在伺机作案的陈根和冯某抓获。报道中还说，给110报警的那位女出租车司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如何如何跟劫匪展开周旋。

于静无心细看这部分，把报纸丢在一边，仍旧倒在床上睡觉，心里想那个冯某，这会儿心里一定恨死她了。恨她就恨吧，她觉得自己也是出于无奈，好在她及时报警，不然的话，他真要抢劫成功，罪责就更重了。只是，他进了监狱，在医院的爱人咋办？想到这儿，她心里难免一阵酸楚，为那个在医院的女人揪着心。

于静在家待了三天没有出车，几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就给她打电话询问情况。她觉得自己老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于是硬支撑着身子，去大街上开车拉活了。

后来，熟悉她的邻居，看了报纸上的报道，觉得那位女司机的情况，很像是于静，一位大妈见了面就问，报纸上说的是不是你？

于静忙摇头，说，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虽然于静没有承认那个报警的人就是自己，但从此于静的生活中，就多了一份沉重的心理包袱。她甚至说不清这包袱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包袱的重量。

当然，同情冯某的人毕竟是少数，有理智的人们对报警的女司机，还是满心的敬重。认识于静的出租车司机，知道行当里的规矩，嘴上并不问那个女出租车司机是谁，只是故意在她面前说，这事换了哪个出租车司机，都会报警的，不报警还让他们坑害咱哥儿们姐儿们呀？有的男司机还玩笑地说，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妹妹是谁，要是知道了，请她吃饭，要是她没结婚，就把她娶回家。这话刚出口，就遭到了一边人的嘲讽，说那位女司机要是五十岁的老大姐，长得像癞蛤蟆，你请不请她吃饭？说着，几个人就心照不宣地看着于静，灿烂地笑。

后来于静才知道，公安局去她所在的出租车公司了解过她的情况，虽然只有几个公司领导知道此事，但很快就在出租车司机当中传开去。很多司机虽然并不认识她，却都记住了她的出租车牌号。每当看到她的车排队等活儿，谁都不去跟她争抢，还主动谦让，弄得于静很不好意思，干脆不去酒店和车站那些场所拉活儿了，每天就在大街上转悠。再后来，区妇联找到了她，让她参加“见义勇为”的评比活动。她说，你们找错人了，我不是那个报警的女出租车司机。

于静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乱了，她找不到过去那种宁静的日子了。

5

三个多月后，于静仍然是从报纸上得知冯某被判了一年

徒刑。那几天她的心情有些低落，总想离开手里的这辆出租车，却不知道自己不跑出租，能去做什么营生。她就在这种矛盾中，打发着日子。

自从险遭抢劫之后，她每天晚上九点左右就收车回家，而且晚上绝对不跑郊区的路。这天晚上八点多钟，她在闹市区酒楼一条街，拉了一位男顾客。这人坐到了车前的副驾驶座上，浑身一股酒气。她问他去哪里，他把头朝座位靠背上一放，闭上了眼睛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随你的便。

于静刚启动了车，就又靠路边停下来，和气地说，你别随便呀，那我咋跑？总要给我说个地方。

男顾客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让你随便你就随便，害怕我不给你钱？

不是。但你要说个地方，我总不能满大街乱跑吧？你说，你想住宾馆还是要喝茶？

想聊天，找一个音乐酒吧，对了，好像有一个“狂欢屋”音乐酒吧，听说里面有陪聊的，就去那儿吧。

于静想了想，说，你想聊天？那何必要去“狂欢屋”？我带你去一个茶楼吧。

男顾客睁开眼睛，问，茶楼也有人陪聊天？

于静说，茶楼没有，我可以陪你聊，正好我也很想聊天。

男顾客认真地看了看于静，觉得于静说的是真话，就点头说，也好，你放心，小费我照付给你。

于静带着男顾客来到她家门口附近的一家茶楼，她每天开车都要从茶楼经过，也跟朋友进来喝过茶，熟悉里面的情况。茶楼服务员看到她带着一位男客走进来，就问他们坐在哪里。于静说，找个安静的小包间，聊聊天。服务员就把他们

带进了情侣间。

在这儿，于静虽然面对着的是一个陌生男人，但她心里毫无紧张感。这儿不仅离家很近，而且茶楼有很多客人和工作人员，看起来很封闭的小包间，其实一点儿都不隔音，就像一层窗户纸，遮住的只是一个脸面。她点了一壶铁观音，并叮嘱服务员泡浓一点。浓茶可以醒酒。

服务员走出包间取茶了。醉眼蒙眬的男顾客，看着于静，说，你不像出租车司机。

于静说，我不像出租车司机像什么？

他有些隐秘地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说，你长得很好看，不像出租车司机。

于静问，怎么称呼你？

他说，你就叫我老张吧。

于静笑了，说，你自称老张，其实并不老，也就四十出头吧？

他叹了一口气，说，都快五十的人了。

说话的工夫，服务员进来给他们泡好了茶，很知趣地退出去，让他们有事情就按铃。于静看着对面的老张，说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一定有郁闷的事，反正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你就说给我听听，兴许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老张点点头，承认自己心里不痛快，却沉默着不说话。于静就又说，肯定是男女之间的事，不是自己的老婆跟人跑了，就是别人的老婆要跟你跑。老张苦笑了一下，说，你这人，眼睛好毒，能看透别人心里的秘密。于静故意用夸张的口气说，那当然了，我们跑出租车的，啥人物没见过？

这个老张，是市政府机关的一位处长，四十八岁，他妻子

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前些年早就跟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心给了那男人，身子却还留在老张身边。到了这把年纪，妻子恐怕也懒得再跟别的男人跑了。老张的痛苦，是跟他相好的一位年轻女人，突然不跟他好了，又爱上了别的男人。不跟他好了，老张倒也不觉得生气，因为老张跟这女人相处了一年多，实在觉得太累，他不是老板经理之类的有钱人，自己每月两千多块钱的工资，根本不够这年轻女人折腾的。女人离开了老张，倒真是帮了他的大忙，把他解脱出来了。问题是，这女人开口跟老张索要五万块钱，老张不答应，女人就给老张的妻子打电话，说要是拿不到钱，她就去市政府告状，让老张的副局长当不成。女人知道老张正在竞争一个副局长的位置，也知道老张的妻子是一家公司的副总，拿出五万块钱不是难事。女人没想到给老张的妻子打了电话后，老张妻子就理直气壮地跟老张提出离婚，要结束他们早就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老张摊开双手，对于静说，你看看，这算啥？我这不是哑巴被驴强奸了，又窝囊又恶心，满肚子委屈说不出来。

于静笑着给老张续了茶，笑着说，就为这事，一个人跑出来喝闷酒？

老张接连喝了三杯茶，额上有了细碎的汗珠。老张担心的不是妻子跟他离婚，跟妻子离不离婚，都是那么回事儿，这些年两个人凑合在一起，都是为了儿子。前年儿子出国后，他们都没什么顾虑了。也就是儿子出国后，老张认识了那个年轻女人，突然有了激情，想要一种新生活，没想到这种新生活很折磨人。现在老张担心这事闹出来，他那副局长就真的提升不成了。老张现在什么都没有，老婆和情人被别的男人弄

走了，儿子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拽不到手里了，留给他的还有啥？因此老张很在意这个副局长，想弄个副局长撑撑面子，找回一些平衡，或者说找一些活着的理由。

于静很理解老张的苦恼和需求，问老张那年轻女人现在又跟了个什么男人。老张说这个男人是合资企业的一个部门的小经理，也就三十六七岁，有钱。于静想了想，劝老张不要担心，这女人不过是吓唬老张而已，肯定不会公开去老张单位吵闹的，原因很简单，她害怕被那个小经理知道了，嫌弃她。于静建议老张假装要给那个小经理打电话，就能把那女人镇住了。老张瞪大眼睛看着于静，轻轻点头，觉得于静说得很有道理。他身上的酒气，已经让茶水带走了几分。

于静因为要安慰老张，就大咧咧地对他说，你别担心，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抢不来，你的副局长位置，给你留着呢。

老张的精神就振奋了一下，忙问，你咋这么说？

于静故弄玄虚，说，你甭多问，过两个月就知道了。

老张惊讶地看了于静一会儿，以为自己遇到了神秘莫测的大师。但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他看到的是一张娴静的面孔，一双美丽的眼睛，一对丰满酥软的乳房。眼前坐着的只是一个温柔可人的女人，除了很浓的女人味道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尽管如此，他心里还是很舒服的，心态也平和了许多。

老张这才想起，坐了好半天，光说自己的事了，忘了面前这位很好看的女人姓啥。他就说，你不是也很想聊天吗？该不会是你要跟哪个男人跑，或是哪个女人要跟你男人跑吧？于静摇头，问老张知道不知道前些日子，那个女出租车司机的

事儿。

老张点头，说，知道。

老张点头后，就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于静，恍然大悟地说，那个女出租车司机，就是你？

于静点头，说，是我，我叫于静。

老张立即表达了对于静的敬意，并详细问了一些他关心的细节，于静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他。这时候，老张打量于静的目光就变化了，变得很温情，很理解，很怜悯。他反过来劝解于静，说她没有错，她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只要问心无愧，就落个内心坦然，不必责怪自己。

老张说，你是个善良的人。

老张把这句话反复说了三遍，声音一声比一声低，最后那句是在嗓子眼儿里说的。

两个人的聊天，越来越推心置腹，不知不觉都走进了各自的内心深处，探究到了对方很隐秘的私人情感。时间在他们的交谈中悄悄流逝着，面前的红蜡烛快要燃完了，于静看了看表，已经十点多了，觉得自己该回家了，就说老张，我开车送你回去吧。老张明白于静要告辞了，就说你家里还有孩子，你赶快回家吧，我自己打车回去。说着，老张就从兜里掏出二百块钱递给于静。

于静故作生气，说，你这是干啥？

老张说，咱们说好了的，给你的小费，你陪我半天，少挣了好多钱，恐怕给公司的份儿钱都没挣出来。

于静说，谢谢你老张，我今天的份儿钱挣够了，其实，我不拉你去“狂欢屋”，是不愿意走那段路，“狂欢屋”在近郊，我看你喝了酒，心里挺害怕，又不想拒绝载客，就耍了个小聪

明,把你糊弄到这儿了,这儿离我家近。

老张听了于静的话,咧了咧嘴笑着说,我原来以为你是挂羊头卖狗肉,开出租车干那事儿的。

于静明白老张说的“那事儿”,就做出很抱歉的样子,说自己并不知道老张原来想做“那事儿”,让老张白白空等了一场。老张就跟于静认真起来,说自己是政府公务员,官儿不大,可也算有身份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哪能去做“那事儿”。老张说,就是白让我做,我还嫌脏呢。

于静看到老张的情绪完全恢复了正常,就故意不满地说,你嫌脏?你跟那女人咋不嫌脏?这种女人,其实你跟她认识的时候,还不知道被别的男人过了几手,脏死了!

老张愣了一下。老张没想到于静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心里承认于静说得对,那女人还不知道被多少男人过手了,自己认识她的时候,还为她疯疯癫癫,说了一堆年轻人才去说的傻话。这样想着,面对心地善良的于静,他就觉得自己很龌龊,内心不由得隐隐作痛,露出了一脸的愧色,硬是要把二百块钱塞给于静。细腻的于静看出了老张的窘态,当下心里就想,这个老张,其实还算个老实人。

于静推开了老张的手,说,小费真的不能要,你把茶费结算了吧。

老张仍不肯。俩人为那二百块钱推来推去的。老张在向于静兜里塞钱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于静的胸脯,浑身好像通了电。老张窘得涨红了脸,一时不知道该咋办,手里捏着二百块钱傻愣着。眼看快五十岁的人了,触碰了女人的身子,还能呈现出这样的傻态,也真够憨实的了。于静心里觉得好笑,不想再难为这老实人,就接过了二百块钱,说老张我收下你

的小费,开了这个先河,你以后请我喝茶聊天,每次都要付小费了。

老张得了解放似的点头,说,付小费。

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老张把他的手机号码留给了于静,如果于静有事情需要他帮忙的话,就给他打手机,自己大事办不了,帮忙说个人情之类的小事,还是可以做到的。于静这时候看老张,完全是一个处长的派头了。老张生了一副宽身板,给人一种很塌实的感觉。

他们两个人走出包间的时候,很自然地拥抱了一下。他们都觉得拥抱一下,这个夜晚才算结束了。

6

于静跟老张聊天的那个晚上,记住了老张一句话,只要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就可以内心坦然了。于静觉得,自己有一件该做的事还没做,她应该去监狱看望一下冯某,问一下他在医院的妻子是否需要照顾。她觉得这些事情,是她可以做到的。

她从公安局打听到了冯某服刑的监狱，在本市郊区,开车需要两个小时。她提前几天开始准备了一些食品,星期六上午开着出租车,带女儿去了监狱。女儿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去看望监狱的犯人,就说,妈,监狱里都是坏人,你带我去看望坏人干啥?

于静听了女儿的话,说,婷婷你还小,不懂,有些人做了坏事,可不一定就是坏人。

一路上,她就把自己跟冯某的事情,讲给了女儿听。于静

平时把女儿当成自己的伴儿,当成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朋友,所以她的女儿比起同龄孩子,要成熟得多了。

于静给女儿讲完后,说,要是那天晚上,冯叔叔不放过我,你现在就没有妈妈了。

女儿似乎明白了,点点头说,我明白了妈妈,冯叔叔不对你做坏事,因为你是好人。

于静哭笑不得,不再跟女儿解释了。要是按照女儿这个逻辑,冯某倒成了除暴安良的英雄了。女儿这个年龄,要想把复杂的人性跟她讲明白,是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不太熟悉路,绕了几个弯子,赶到监狱的时候,已经快吃午饭了。狱警把冯某带到家属见面室,让冯某坐在一个方凳子上,告诉他说,你们只有十分钟的见面时间,抓紧点儿。冯某不是什么重刑犯人,狱警没有站在一边监视他们的聊天,只是很仔细地检查了于静带来的食品,然后走出了门口,偶尔朝屋子里瞟一眼。

于静注意到了冯某胸前的那个小牌牌,上面写着:冯春江。

于静问,你叫冯春江?

冯春江没有回答于静的话,脸色阴沉着问,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望你。

你来看望我?你是我什么人你来看望我?!

我不是你什么人,可你是我要感谢的人。

冯春江突然激动起来,瞪眼看着于静说,你感谢我?把我送进了监狱,害我兄弟送了命,就这么感谢?你赶快走,别让我看了心烦。

于静半天不说话。她来的时候就有心理准备,要来承受

他的责骂。她给他充分的时间发泄心中的愤怒。冯春江却也不说话了，把头扭到一边，那样子是懒得搭理于静。两个人沉默了半天，于静觉得他心中刚才蹿起来的那股火气，差不多消散了，这才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自己当时的顾虑和无奈。于静说，虽然那些女出租车司机我不认识，但我们是同行，她们都有儿女都有家庭，我能看着她们遭殃吗？再说了，我要是不报警，你恐怕连今天这个样子都没有。冯春江就说，噢，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是你救了我，是不是？你赶快给我滚远一点儿！

冯春江从方凳子上站起来，准备离去。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的婷婷，突然大叫了一声，冯叔叔——

冯春江愣了一下，转身看着婷婷，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婷婷面对冯春江弯腰鞠一躬，说，冯叔叔，谢谢你没杀死我妈妈，要是我妈妈死了，我就再也没有妈妈了，我妈妈说，你做了坏事却不是坏人。

冯春江一动不动地看着婷婷，慢慢地就有大颗的泪滴滚落下来。他用力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的情感失去控制。而此时，于静已经满面泪水了。

她对冯春江说，冯大哥我知道你恨我，可我真的只能这么做，到现在也没有觉得做错了，你要是想踢我几脚，现在就可以踢，但不管怎么样，你在这儿要注意身体，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出去，我来看你，是想问问你妻子在哪家医院，抽时间我去看望她，看能不能帮她做些什么。

冯春江的一双泪眼，盯住了于静仔细看。他心里已经没有了怨恨，面前的这个善良女人，再也让他怨恨不起来了。她说得有道理，那晚上要不是被警察抓住了，还不知道后面要

发生什么事情。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对于静说，你没说谎，你的女儿真是很懂事很讨人喜欢，就凭孩子这句话，我蹲监狱值得了……我妻子那边，有她姐姐和弟弟照顾着，你不要去，他们见了你，会打你的。

于静咬了咬嘴唇，说，你在这儿需要什么，告诉我，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冯春江说，啥也不需要，你不要来看我了，过几天我们要转到别的监狱，究竟到哪儿，我现在也不知道。

于静想了想，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写下来，交给冯春江，说，你转到别的地方，给我打电话。

冯春江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电话号码。

7

于静在等待冯春江电话的日子里，她居住的那片小区开始拆迁。

早在几年前，这片平房就被列入了拆迁的范围，各家各户的居住面积都登记造册了，一些房屋的后墙上，还用白粉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但不知什么原因，拆迁工作一直拖下来，曾有许多传说和猜疑。有的说，开发商因为拆迁的费用太高，放弃了开发项目。也有的说，个别拆迁户故意刁难，死活不肯搬走，等等。但最近拆迁动作突然加快，开发商和街道办事处逐家逐户签订合同，确认搬迁后的有关事项。签完合同的住户很快就搬走了，曾经温暖了几代人的平房，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碎裂了。

于静的左邻右舍都搬走后，她却一直不肯在合同书上签字。原来登记造册的时候，是按照她家三间平房计算的面积，搬迁后可以分到9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楼房，可现在的合同上却变成了7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于静去询问缘由，有关负责人说她家的那间厨房，是后来自己搭建的，属于不合法建筑。于静承认那间厨房是后来搭建的，搭建的时间是六十年代，应该得到认可了。再说，自行搭建房子的也不是于静一户，别人搭建的都得到了承认，为什么她家的就例外了？于静就拒绝在合同书上签字，仍旧按部就班地在平房内生活。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轮番到于静家做工作，有唱白脸的，有唱红脸的，说啥的都有。唱红脸的人威胁说，上面准备对于静这种钉子户施行强制措施。唱白脸的，给于静讲了一大堆政府的政策，还把一些文件展示给她看。但不管他们说什么，于静就是一句话，不给三室一厅就不搬。

这样僵持了半年，眼看就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了。最初还有十几户居民，也是因为种种原因，跟于静一样坚持不搬，但到了秋后，那些人家都先后搬走，他们的房屋也随即从地面被抹去了，结果就剩下于静家的房屋，孤零零地立在杂乱的工地上。因为左右的房屋都拆掉了，只留下东西两堵透风的山墙，支持着于静家的房屋，那样子随时都可能被狂风吹倒。

当然，最让于静不能接受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几乎天天去她家里。女儿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晚上突然眼泪汪汪地问她，说，妈妈，警察叔叔是不是要把你抓走呀？咱们快搬走吧。

于静看着女儿，心里一软，叹了一口气，说，婷婷，我们

搬。

其实于静不是那种难缠的人,她的奢望并不高,能有两室一厅的楼房就知足了。只是,她觉得那些人是故意欺负她,欺负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所以心里觉得委屈。现在她不搬也要搬了,冬天她一家住在这四壁透风的平房内,还不把女儿冻坏了? 还有,为这事,让女儿跟着担惊受怕的,不值得。

于静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开始收拾屋内零碎的东西,一边收拾一边落泪,一方面是因为心里委屈,另一方面也为即将离开自家的平房而伤感。平房虽然潮湿阴暗,却是她和男人曾一起生活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快乐,留下了自己男人的气息。她收拾零碎东西的时候,就很仔细,每一个瓶瓶罐罐,都要看几遍,才决定取舍,哪怕是一片碎纸,也要展开看几眼。

抽屉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码。她想起了在茶楼陪他聊天的那个老张。对呀,可以给老张打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处长,说不定能帮她的忙。她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老张的手机。

老张一听是于静,兴奋得像个孩子,说,你怎么一直不给我打电话?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你这人,我后悔当时没留下你的电话,要是有你的电话,我早就跟你联系了……

于静打断了老张的话,说她平时没事,怕打搅老张,就一直没给他打电话,今晚打电话给老张,是有事情想让他帮个忙。她把拆迁房屋的事,跟老张叨叨了好半天。老张认真地听完后,说自己明天上午要开会,让于静明天下午到市政府找他。

第二天下午,于静就来到了市政府大门口,给老张打通

了电话。老张派了办公室的一个办事员，到大门口把于静接进了办公楼。办事员说，我们张副局长正在开会，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也就二十几分钟。

于静愣了愣，问，你们张副局长？他什么时候提了副局长？

办事员说，都快半年了。

于静走进老张办公室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门外确实挂了“副局长”牌子，她就在心里感叹了一声。办事员给她倒了水，轻轻退出去，她迫不及待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四处打量老张的办公室。转了一圈之后，她坐在了老张的办公桌前，翻阅老张案头的文件，发现许多文件上都用铅笔写了“同意”，或“请尽快办理”之类的话，还画了很多圈圈。看着这些铅笔字，于静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从心里为老张自豪。老张真是了不得，能画这么多圈圈。这些圈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画的，老张就可以画，就可以说“请尽快办理”。

她正端坐在靠背椅子上，看着那些铅笔字陶醉的时候，老张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来。他没有说话，看着坐在办公桌前的于静，开心地笑着。

于静有些慌张地站起来，说，老张、张局长，开完会了？

老张说，别叫我张局长，叫老张，你坐在办公桌前真好看。

于静红着脸笑了，说，再好看也不是局长，哎，你什么时候提升了副局长？

老张没有回答于静的问题，说以后再详细说。老张开门见山先说了于静搬迁的事。他早晨一上班，就去找了有关部门，要求他们认真查实这件事情。老张说，你既然来了，走，我

带你去拆迁领导小组办公室,你当面跟他们解释清楚。

于静就去了,把她的情况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最后老张就对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人家没有无理要求,就是让你们按规定办事,你们认真核实一下,搬迁工作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办公室负责人当场表态,一定尽快给于静一个满意的答复。于静听着老张的话,心里暖融融的,仿佛老张就是政府了。她心里说,没想到憨实的老张,说起话来嘎嘣脆。

从办公室出来, 于静和老张走在楼道内, 突然问老张,说,喂老张,你今天带没带小费?

老张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了,笑了说,带小费了,你陪我吃晚饭吧。

两个人来到了一家四川餐馆,要了一个小包间。等到把房间的门关上了,老张把手里的公文包朝沙发上一丢,双脚欢快地蹦跳了几下,那动作和神态,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符。

他说,嗨,于静!

他说,嗨呀,于静于静!

于静受了他的感染,也笑起来,上前跟他拥抱了一下。老张这才告诉于静,他就是听了于静的建议,给那个恐吓他的女人打了个电话,那烦心的事从此就结束了。巧合的是,他在茶楼跟于静道别的两个月后,真的提升副局长了。他就觉得于静很神奇,是她给自己带了好运,就想把好消息告诉她,这才想起手里没有她的电话号码。

看着老张兴奋的样子,于静想起老张的妻子,问他跟妻子的事情结果咋样。老张误会了于静,以为她心里有想法才

问这事。老张说已经和平分手，一个人轻轻松松生活了。老张说，你什么顾虑也不要有，我现在跟你在一起，合情合法，谁也无权干涉。

于静笑了笑，没有去纠正老张的话。

8

在老张的过问下，拆迁办公室很快给了于静一个公平合理的答复。立冬前，于静简单装修了房子，搬进了三室一厅的新居，等到一切安排妥当，也就到春节了。

转过年，于静又忙着联系女儿上学的事。婷婷上二年级了，小区附近新盖了一所小学，因为刚刚成立，师资力量较差，而且就读的孩子，大多是郊区附近农村子弟。婷婷在原来的重点学校学习成绩总是全校前两名，于静担心转到这所学校后，影响女儿的学习成绩。距离小区三站远，有一所不错的小学，但按规定不接受于静那个小区的学生。老张知道后，就找了教育局长，把婷婷塞了进去。

于静对于老张，就满心地感激，跟老张通电话的时候，再三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报答老张。老张就跟于静开玩笑，说你请我陪你吃饭吧，我不要小费。于静也知道老张是跟自己开玩笑，但觉得请老张吃饭，也算是一种感谢的办法，她就真的邀请老张了。邀请了几次，老张都没答应，最后于静有些急了，说，老张你是不是当了副局长，跟我摆谱了？

老张笑着答，你要请我吃饭，就在家里请，别的地方我不去。

于静一想，也是，老张为她的房子帮了那么大的忙，搬了

新家应该请他来坐坐。于静就去超市采购了丰盛的菜肴，请老张到家里吃午饭。老张也真的来了，给于静带来两瓶茅台酒，一套茶具，一幅油画，一盆鲜花，还有一套高级音响。司机替老张把这些东西搬进了于静的屋内，就很懂事地离去了。

两个人的午宴，就在轻音乐中开始了。

于静知道老张喝白酒，干脆把老张带来的茅台打开了，说，老张，我今天不出车了，陪你喝一杯，反正在我家里，喝醉了就睡觉。

她过去从没喝过白酒，但为了陪老张喝，表现出很能喝酒的样子，端起杯子跟老张碰了一下，一口喝干了，眉头都不皱一下。老张还真被她蒙住了，问她最多喝过几两酒，她说半斤还能开出租车，说着，又跟老张碰杯。但是五六杯酒下去之后，她就支撑不住了，忙跑到卫生间偷偷呕吐起来。从卫生间走出来，她面如桃花，走路摇摆，老张这才知道她并不会喝酒，忙去扶住她。

老张责备她说，你看你，不会喝酒，充什么好汉。

她扭头对老张笑了笑，说，我不喝，你一个人咋喝？

老张把于静扶到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坐在她身边，看着她那张面如桃花的脸庞，目光中含着某种渴望。于静虽然喝多了酒，但心里却是明白的，她就趴在老张怀里，问，老张，你喜欢不喜欢我？

老张低声地说，喜欢。

她又追问一句，真喜欢吗？真喜欢就大点儿声说。

老张的声音就稍稍大了一些，说，真喜欢。

她仰起脸看着老张说，好，真喜欢你就要，趁我喝醉酒，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老张把她抱在怀里，说他不能在于静喝醉酒的时候要什么，等到她醒了酒才好。于静就哭了，她知道自己醒酒后，就不会这样打发自己了。老张不知道她为什么哭，轻轻给她擦了泪水，告诉她只要有他在，以后不会让她受累了。老张给她擦着泪水，心里就想，这样的好女人，应该只流淌幸福的泪水才对。老张想，男人看着这样的女人流淌酸楚的泪水，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老张还想，他应该给她找一份好工作，让她坐在靠背大沙发上，穿职业女性服装，用她的微笑和美丽迎接全新的生活。整个下午，老张就坐在沙发上，看护着于静，想一些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他甚至想到了跟于静的婚宴场面，自然也想到了如何把于静放倒在松软的床上……老张的想象还是极合理的，并不是白日梦，他怀里实实在在搂着于静丰润的身子，能够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一股茉莉花气息。只要老张愿意，他不用太费力气地低下头，就可以亲吻到她饱满的嘴唇。老张活到快五十岁了，终于感觉到了幸福是什么东西，知道了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好女人。

到了四点钟，于静醒过来了。其实她已经醒了几次，只是不想从老张的怀里离开。她知道再过一会儿，女儿婷婷就该放学回家了，她才睁开眼睛，看着老张笑了笑，说，你看我，喝醉了，让你看到我的丑态了吧？

老张忙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胳膊，说，你睡觉的时候，好看。

于静心里感叹老张太规矩了，抱了她一个下午，却没动她一下。本来她是做好准备了，准备把自己的身子交给老张，也给了他充分的时间，可是老张太死板……她有些遗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去了卫生间梳理自己散乱的头发，等到她从

卫生间走出来，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老张伸手去拉她，想继续让她坐在他身边，她却微笑着说，你坐着老张，我给你泡杯茶，你看我，让你干坐了一下午，哟，四点啦？我女儿已经放学了。

老张知道自己该告辞了，就忙给司机打电话，让司机赶过来接他。于静忙从床底下，掏出了两千块钱，塞到老张包里，说，你帮了我的大忙，到我家里还带了这么多东西，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老张摇了摇头，说，你不了解我，我对自己有两点要求，不贪污受贿，不嫖娼赌博，我当官就是想找到自己的位置，想多帮人办点实事，别人的钱我都不收，能要你的？你这样做，是不是故意疏远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于静说，你不要误会老张，我就是想表达对你的感谢。

老张说，你是不是以后想去监狱看望我？

于静就笑了，把钱收回去，把老张抱在怀里亲吻了他的额头。

送走老张，于静坐在那里呆傻了半天。她不是在想这个下午跟老张一起度过的时光，老张那句“你是不是以后想去监狱看望我”的话，让她想起了监狱里的冯春江。这半年让搬迁的事折腾昏了头，把这事忘在脑后了。冯春江转到别的监狱了吧？他为啥没来电话？

想到这里，于静突然“啊哟”了一声，他打电话的时候，会不会正好赶上我搬了家？真要是这样的话，他就会误会了自己，以为那个电话号码是蒙骗他的。

于静心里嘀咕了几天，想来想去，还是开车去了原来的监狱寻找冯春江。狱警告诉她，冯春江去年夏天就转到别的

监狱了。于静问去了哪里，狱警只是摇头，不说话。于静不明白狱警摇头的意思，是不知道还是不能告诉她？她想再追问，但看狱警一脸严肃，看都不看她了，知道再问也不会有结果。

离开监狱的时候，于静站在监狱门口，凝视着大墙上的电网，一脸的无奈和失望。

9

因为跟冯春江失去了联系，于静空闲的时候就发呆。其实对于冯春江，她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按说内心应该平静了，但她却总觉得应该让冯春江知道，原来告诉他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她没有说谎，他打不通电话是因为她搬家了。

于静就是这么一个太真诚的人，这件事成了她一块心病。她想找个人唠叨唠叨，自然就想到了老张。但约了几次，老张不是开会就是出差，而且出差的地方越来越远，经常跑到国外一待就是个把月。

老张虽然很喜欢于静，但自从当了副局长后，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处理不完的棘手事。老张分管城建工作，在别人的眼里，这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差事，但老张却觉得这摊事情是熬人命的，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领导还是不满意，市民还是一肚子怨气。那些建筑公司的头头们，就整天缠着老张要工程，请他吃饭给他送钱，所以老张每天都要躲避这些人的追踪，很难挤出时间跟于静安静地坐一会儿。有时候，老张终于有了补丁大的一块时间，想跟于静见一面，给她打电话，她却正拉着客人在大街上跑呢。

一天晚上十一点多了，老张突然给于静打电话，约她明

天到郊区的自然风景保护区春游去，说那个地方于静肯定没去过，是刚开发出来，风景很好。

于静很奇怪，说，你怎么有了闲工夫？

老张笑了，说，我刚从欧洲回来，好多人还不知道我回来了。

第二天，老张没用自己的司机，坐着于静的出租车，两个人去了郊外的自然风景保护区，像两个孩子似的疯玩了一场，那种快乐是可以想象到的。到了下午两点，他们返回山下的一家小餐馆，坐下来吃饭。餐馆虽小，却很安静，四周树木葱郁，有点儿世外桃源的调子。

吃饭中，老张告诉于静，他给她在一家电子软件公司找了位置。于静摇头说，她高中毕业，去这种公司什么也不会做。老张说，你就去公司办公室做接待工作，就是什么不做，他们也要养着你。听老张的口气，那个公司绝不敢得罪了他。于静不答应，坚持说自己不适合去那里，开出租车挺好的，自由自在。

于静说，老张，你不要替我操心，要好好干你的事，我不想拖累你。

老张说，你这话说的，怎么叫拖累我？

于静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看现在揪出来的那些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都是为这女人失去了节制，乱用权力。

老张明白了于静的意思，就说，咱俩跟那种关系不一样，咱俩名正言顺，我替你找份工作，算不上以权谋私。

于静沉默了，没有接着老张的话说下去。老张这才想起于静主动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可能有什么事情。问于静，于静说没啥事，就是心里憋闷，想聊聊天。于静忍不住把电话号码

的事情说出来。老张听了，说要找到冯春江并非难事，如果于静一定想见到冯春江，那他就去打听一下冯春江转到哪里了。于静担心老张有别的想法，忙做了一番解释，说自己不是要想见冯春江，是要跟冯春江解释清楚。老张很理解地点点头，不让于静再解释下去了。

老张说，我喜欢你的真诚，喜欢你的宁静，喜欢你的善良，喜欢你的模样……

于静伸手捂住了老张的嘴，把他后面的那些话堵回去了。

老张说到做到，过了三四天的样子，老张就查清了冯春江的去向，给于静打电话，说冯春江被转移到距离本市四百多里的一个偏远监狱。老张估计于静应该不再想这件事了，没想到于静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提出让老张帮忙照看几天她的女儿，她要去那个偏远的监狱看望冯春江。老张愣了愣，立即答应了照看婷婷，尽管他的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婷婷，却担心拒绝了于静，会让她想到了别的地方去。

于静把婷婷交给了老张看管，一个人坐长途车去了偏僻的监狱。老张照看婷婷，短短的三天，就赢得了婷婷的信赖和喜爱，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收获。

过了三天，于静就回来了，老张不用问她这三天吃了多少苦，看她瘦了一圈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老张因为心疼她，就有些生气地说，你看你，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虽然吃了三天苦，于静却没有找到冯春江，狱警告诉她，冯春江刚出狱没几天，他在狱中表现突出，刑期缩短了三个月。于静打听冯春江的家庭地址，狱警说那要查他的档案，而

他的档案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查的。

于静不管老张如何生气，说，老张，你还要帮我个忙，帮我查清冯春江的家住在哪儿。

老张看着于静，一句话不说。

于静说，你帮不帮我？你不帮，我就开着出租车，去新东区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寻找，一个月找不到，就找一年，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家的电话号码变了。

老张叹了口气，无奈地点点头。老张在本市要查找一个人的住址，太容易了，他让公安局的人把冯春江的名字，输入了电脑里，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

按照老张提供的地址，于静去了新东区涝洼街斜拐巷A-7号，找到了冯春江家的四间平房，里面只有他的老母亲。于静没有告诉他的母亲她是谁，只说是冯春江的一个朋友。老母亲就告诉于静，冯春江出来后，原单位的工作丢了，这些天忙着跑一个水果摊位，家里欠了十多万块钱的债，等着他回来偿还呢。于静这才知道，冯春江的妻子死在今年正月初九。

于静一直等到中午，冯春江才回家了，看到于静坐在自己屋内，就淡淡地问了一句，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于静说，我知道你在新东区，一条街一条街打听着找来的。

冯春江端着脸盆去院子的水龙头下，稀里哗啦洗脸，于静就跟在身后站着看他，显然比过去瘦多了。冯春江知道她站在身后，也不回头，不动声色地问，你费这么大力气找我干啥？

于静说，我搬家了，原来给你的电话号码没了，我怕你没

打通电话，以为我骗了你。

冯春江说，我没事，给你打电话干啥？

于静愣了愣，说，不是说好了，你转到别的监狱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冯春江看了于静好半天，把擦脸的毛巾朝水龙头上一丢，说道，给你打电话有啥用？你能把我放出来？你不要觉得心里不塌实，我蹲监狱跟你没关系，行了吧？

于静受了那么多苦找到了冯春江，却受了他的冷落，心里很委屈，泪水就流出来，转身离开了冯春江家。就在她生气地发动出租车开走的时候，从反光镜里，她看到了冯春江的半个身子，藏在家门口的砖墙后面，一动不动地朝她张望……

10

于静平心静气之后，想到冯春江出狱后没有看到妻子，那种心情一定很不好受。现在，他家里真是一贫如洗了，上有老母亲，下有十三岁的女儿，背着十几万的欠债，心情怎么能好？换了自己也高兴不起来。理解了冯春江对待她的态度，她就想，应该在冯春江最困难的时候帮他一把。

冯春江的水果摊开张后，家里的事情都顾不上了，于静有空就朝他家里跑，照顾他的老母亲和女儿。她也去他的水果摊，次数多了，他的脸色柔和了许多。后来，大概水果摊那里的人，知道了她跟冯春江特殊的关系，看到她去了，就笑着跟她打招呼。几个男摊主还当着她的面，编了一个顺口溜，跟冯春江开玩笑，说，冯春江真有福，天上掉下个大美女，水灵

灵甜蜜蜜,看一眼都舒服。

他咧嘴笑笑,却不说话。

慢慢地,冯春江跟于静有了交谈。有时赶上了他忙,而某一种水果正畅销,需要赶快去上货,他就让她的出租车去水果批发市场跑一趟。当然,如果他听说水果摊上哪位摊主要租用出租车,也赶忙给她打电话,让她去挣这笔钱。

一天中午,于静给冯春江拉了一趟水果。冯春江看到她热得满头是汗水,就忙把一瓶矿泉水递过去。冯春江没有想到这瓶矿泉水质量有问题,他身体强壮,适应了不干不净的东西,喝了没啥大事,于静却不行,喝下去后就出事了,肚子疼,疼得她在地上滚来滚去的。冯春江慌了,忙把她送到了医院,结果是急性肠炎,害得她上吐下泻的。

于静住了两天医院,冯春江在她身边伺候了两天,水果摊都丢开不管了。看外表,他是一个粗粗壮壮的大男人,但照顾于静比女人还细心。也就是这两天,两个人的情感突飞猛进了。

于静住院的时候,给老张打了个电话,只说自己有点事儿,请老张照看一下婷婷。等到于静出院后,老张才得知她是住院去了。老张来到于静家中,看到她瘦了很多,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提出了让于静到他身边的愿望。老张说,你不能这么一个人生活了,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你,我想好了,咱们把证办了,你搬到我那边的房子住,那边是市中心,婷婷上学方便,我请个保姆专门照顾她,你也不要开出租车了。

既然老张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 于静就不能再回避了。于静说,老张你对我好,我知道,但结婚恐怕不合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是局长,我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

要，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年轻美貌没有孩子的女人结婚，但对别的男人来说，我却是很重要的，我不想当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老张发火了，说，你的意思，你就对那个姓冯的重要？你跟他在一起根本不合适，我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离不开你，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我宁可不当这个局长，也要跟你在一起！

于静说，老张你别冲动，我确实觉得跟冯春江在一起比较合适，他现在身边最需要我这样的人帮扶一把。

老张想，看样子于静对冯春江心里还是有些内疚，就提出由他来帮冯春江找个好单位，再让他找个老婆，一切就解决了。于静却觉得不能再麻烦老张了，说冯春江的事情，不需要老张操心了。老张很生气，转身离开于静家。

于静坐在沙发上，没站起来送他，呆呆地坐了好半天。她没想到老张会这么冲动。

后来，老张还是把冯春江安排在一个建筑公司，这事对老张来说像捏一只蚂蚁那么轻松。当然，老张并没有亲自出面，他让建筑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去冯春江的水果摊买水果，假装给错了钱，故意多给了三十块，冯春江发现后立即退还了。副经理就借机跟冯春江聊天，说他们建筑公司缺一个工地保管，想找个诚实的人去担任，每月工资两千六，问冯春江想不想去。冯春江的水果摊每月挣不了多少钱，还缠了个死身子，他正在琢磨改行做别的生意，当然很愿意去建筑公司。但冯春江想到自己蹲过牢，算不上诚实的人，因此他就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告诉了副经理。虽然副经理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但他真的被冯春江的真诚打动了。

副经理说，你能这么坦率地告诉我这种事情，正说明你的诚实，这是我的电话，你可以先去我们那里看一下，再决定是否去我们那里工作。

冯春江就去了，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上班后立即给于静打了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她。于静虽然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但她还是装出很惊讶的样子，向他表示了祝贺。

这天晚上，冯春江买了一些礼品去了于静家。他觉得自己终于活得像个人样了，可以让生活有些意思了，因此对于静就有了强烈的思念，开始想一些温情的事情。于静得知冯春江要到家里看她，心里很高兴，晚上把家里好好收拾一番，并且让婷婷在房间里学习电脑，自己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冯春江。

冯春江进屋后，有些紧张，于静就主动上前接过了他手里东西，递给他毛巾擦了一把汗水，让他坐在沙发上，把早就准备好的西瓜端出来。冯春江的心暖暖的，紧张的情绪放松了许多。但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因为经常有上门推销的陌生人，于静就隔着门问，谁呀？

外面回答，老张。

于静愣住了，她没想到偏偏这个时候老张出现了。她犹豫了一下，打开门走出去，实话告诉老张，冯春江来了，希望老张不要进屋了。老张觉得委屈，就跟于静在楼道争论起来。

声音传到屋内，婷婷听到了，跑出来喊，张伯伯快进来，你来教我学电脑。

婷婷跑出屋子的时候，老张已经被于静拽着进了电梯。冯春江觉得奇怪，问婷婷来的是什么人，婷婷就说是我张伯伯，说张伯伯对她和她妈妈可好了。冯春江心里就咯噔了一

下，又详细问了婷婷一些细节，他就有些坐不住了。大约过了一刻钟，于静从外面回来，脸色不是太好，她主动告诉冯春江，说刚才来的人是婷婷的电脑辅导老师。

冯春江站起来，说，你不要骗我，婷婷告诉我了。

于静愣了愣，马上说，你能不能坐下，听我说完了再走？

冯春江没有坐下，他就站在那里，听于静说完了有关老张的故事。冯春江明白了自己眼下的这份职业，原来是这么得来的，心里就一阵难过。

他说，我回了。

于静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拽住他的胳膊，说你能不能再坐一会儿？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他说今晚回去有事，明天晚上一定再来。说完，他挣脱了于静的手，拉开门去了。

第二天晚上，于静没有等到冯春江，给他的小灵通打电话，没有人接。于静一个晚上没睡好觉，天亮后就去了冯春江上班的地方找他。单位的人说，冯春江昨天没有来上班。于静感觉不妙，立即开车奔他家去。

冯春江的老母亲，把一封信交给于静，说，春江知道你要来，让我交给你。

于静接信的时候，手都抖动了。信很简单，是这样写的：

于静：

我离开建筑公司，去东北一个朋友那里打工，我跟你不可能在一起，原因很简单，我不能看着你跟我受苦，你这样的好女人，就应该得到幸福。谢谢你曾经报了警。

离开了冯春江的家，于静开着出租车在大街上盲目地

走，有人招手打车，她也不理睬，继续疯狂地开着。等到她感到疲倦，在路边停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停车的地方，竟然是她第一次和老张见面的地方。当时老张就站在她停车的那块广告牌下，朝她的车招手，坐上了她的出租车。

于静觉得脸上湿乎乎的，伸手一摸，是满把的泪水。





马步升小传

马步升，甘肃合水人，生于1963年，修过多种专业，后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主修文艺学。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约400万字，获中国人口文化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等10多种，小说、散文和论文连年入选全国多种年度最佳选本，名列“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于甘肃省社科院。



马步升

被夜打湿的男人

牛二军当了三年保安,又回到了老家。这是六盘山深处的一座小山村。老家和他离开老家前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光秃秃的群山,还是那十种九不收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还是那灰头土脸的泥巴房和灰头土脸的父老乡亲。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唯一变化了的是他自己,他身上多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迷彩服,养成了刷牙洗脸的习惯。六盘山区水贵如油,他宁愿少喝点水,也要刷牙洗脸的。这让他那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更像一头挨了鞭子的骡子,每逢他做这档子事,便一蹦老高,用失去父亲尊严的话骂他:戳,戳,你能从驴×里戳出个金子疙瘩来!他不理他,照样耐心地戳,直到戳得神清气爽为止。变化了的还有他的心灵,他在没有离开家乡前,过惯了这种日子,老辈人过得,别人过得,他也过得,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这一来,他感到浑身都是不舒服的。

牛二军说是当保安,其实与高原汽车兵没什么区别,他

们同事之间也互称战友。他们为老板从格尔木往拉萨运货，10天跑一趟。老板是个大老板，由几十辆载重汽车组成的运输队，浩浩荡荡，成年奔驰在青藏线那无尽的高天旷地中，牦牛成群，藏羚羊满世界飞奔，牧羊女把藏歌唱起来，他和战友把各自的家乡小调唱起来，他感到在青藏高原开汽车是世界上最富诗情画意的生活。许多战友嫌干这活辛苦危险，他不嫌，他想老板要是留他，管吃管喝管住，多少给点零花钱，在高原上开一辈子汽车，他都死心塌地地乐意，什么钱不钱的，淡屎事情。可是，他还是到了背背包走人的时候。另一个车队与他们抢生意，双方争不出个名堂，两家老板不想经公见官，共同想出一条下策：武力解决争执。规则是这样的：双方各上十人，一律使用木棒，谁家败了，自动让出地盘。牛二军年轻身体好，是当然的武斗骨干。老板向他们10人承诺，要是毫发无损，各得奖金5000元，哪个部位受了伤，视伤情额外补助，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将成为老板的终身雇员。决斗地点选在了一条宽大的几十公里内绝无人烟的荒沟里。两家上百辆卡车围出一块地界，20名精壮小伙子各从自家老板手里接过一大碗青稞酒，一口闷下，热血沸腾，手持木棒，嘭嘭嚓嚓干上了。这时，只听得两面山头一阵喝喊，枪声四起，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武警战士。

不知是哪方走漏了风声，或是告了密，本不想经公见官，却让官家逮了个正着。据说两家公司都做过不少违法生意，早让政府盯上了。这次，拔出萝卜带出泥，双方的老板被拘押，公司被取缔，雇员全部遣散。怀了一肚子高原开车梦的牛二军，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到了家乡。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外面饭养人，刚来时，他的身高只有170公分，三年下来，已净增

十多公分。那时候，他像一只病鸡，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现在浑身的腱子肉胀得他里里外外不自在。他不自在，父亲更不自在，这么结实的身坯，又是刚满20岁的小伙子，待在家里一把活不干，父亲哪能自在。父亲腰是弯的，背是驼的，两腿罗圈着，脸变成了沙坡地，七沟八梁不见一块平整，这种身体每天依然两眼一睁，忙得日夜颠倒。儿子却像个乡长，两手搭在背后，闲游闲逛。每当他火突突站在儿子面前时，又切实地感到了自身的委琐，自卑，这常常令他怒不可遏。不知怎么地，父亲竟然对儿子产生了一种畏怯心理，多少次，他都想抓起扁担抡儿子几下，多少次，又主动放弃了这个让他焦灼万分的念头。每当他累得筋疲力尽恼得万念俱灰时，都会痛苦地叫喊一声：我的亲爹呀，你能不能帮儿子一把！每逢此时，儿子便不理他，做出一副不愿给他当亲爹的姿态，转身去了别的地方。

父子间的战火一触即发，乡邻见了牛二军也都甩给他一个冷脸，他成了村里最让人讨厌的人。开春了，大家开始忙了，连牲口都知道要忙了。牛二军也觉着这样游手好闲下去确实不妥，人活在世上总得做点什么事，哪怕玩泥巴也是好的，总比双手闲着惹人讨厌要好些。正在胡思乱想，王力行来看他了。王力行是他的班长，在部队上就是跑青藏线的高原汽车兵，退伍后，受雇于私人公司，又专跑这条线。牛二军就是他负责招考、训练的司机，又当他的班长。三年来，风里雨里，生里死里，建立了不薄的感情。公司出事后，王力行来到了金城，给一家公司开大货车。他这次是往西安送货，返程车过六盘山时，想起了牛二军，拐出公路几十里，把车开进了村子。村里来了汽车，这让全村人无比兴奋，奔走相告，一村沸

腾。人们对牛二军的态度一下变了。省上领导都开车专门来看人家呢,咱村人老八辈有过这事么,这人小看不得,是个人物呢。牛二军的父亲在乡邻面前挣足了面子,而这面子是儿子给的,他一下子直起了腰,亲自动手杀掉一只老母鸡,高声大气的喝喊老婆:炖鸡炖鸡,娃的战友来了,炖鸡炖鸡!

酒是王力行带的,吃完饭,父母家人各自忙活去了,剩下一对战友继续喝酒。王力行问了牛二军回到家的情况,牛二军一一做了回复,俩人颇多感慨,王力行借着酒劲说,这兄弟咋不早说,你这是把战友不当战友嘛。大事老哥办不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还不是使个眼色的小事,再说凭你那两把刷子还愁没饭吃?走走走,这就走,跟我上金城,有老哥吃的就有你老弟的,谁让咱们是老战友呢。说着就要走,牛二军见他喝高了,又是大半夜光景,怕出危险,可咋说他还是要马上走。牛二军的父母和乡邻闻讯,也赶来众口苦留,才勉强留住。王力行当众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说我有个战友,车开得如何好,人长得如何体面,又是如何地老实厚道,不知那边说了些什么话,他收起手机说,兄弟,事办成了,明天咱回金城上班。

王力行在牛家歇了一夜,天亮酒醒了。牛二军试探说,黑天半夜地你非要走不可,还要带上我,我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就玩几天,家里穷,没啥招呼你,小弟就请你呼吸新鲜空气吧。王力行听出了这话的意思,嘿嘿一笑,说你老哥什么时候醉过,脸醉身不醉,身醉心不醉,要不是你拉住不让走,这会咱早到金城了,说不定你都正式上班了。牛二军没想到王力行还真不是说醉话,虽然这样,他也没抱什么希望,心想去就去吧,闲着也是闲着,在家里惹得猪嫌狗不爱的,不掏

路费白逛一次省城也没什么不好。上路后，由牛二军驾车，几个月没摸方向盘了，双手搭在盘子上，他激动得几乎有些把持不住，他暗暗发誓，这辈子再有机会开车，就要把车当爹娘老子伺候着。

王力行没说大话，回到金城，他请牛二军在小饭馆吃了饭，说今天不请你喝酒了，司机不能喝酒，初次见面，不要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话，那边好像马上要见人，王力行却推说今天不方便，约到了明早8点，那边说好吧，让他准备准备也好。王力行的考虑是周全的，牛二军在乡下懒散了半年，胡子拉楂，满身土苍苍的，本来一个精神十足的小伙子，倒显得眉不是眉眼不是眼的。他领着牛二军在全城数得上的一家美容中心理了发，净了面，又在一家数得上的洗浴中心洗了澡，修了脚，回到他的住处，本来取出了一套西装，又搁进去了，他取出一套没穿过的迷彩服让牛二军换上，说咱不适合穿西服，干什么的穿什么衣服，你照照镜子，看看咋样。牛二军往镜子那一站，他看见镜子里面的他眼睛猛地直了，他从来不大在乎自己的长相如何，在高原开车时，晚上休息下来，战友们说这星帅那星帅的，他跟着瞎凑热闹，为的是打发长夜冷寂，这一来，他立刻明白什么是男人的帅了。这让他很不好意思，镜子里的他突然脸飞红云，他转身想逃到一边去，王力行却在身后按住了他，说兄弟，记住老哥的话，不光女人长得顺眼了值钱，男人长得好，也是财富，这是个狗眼看人低的社会，男人长得丑但有钱是好男人，没钱但长得体面也是好男人，两样都不沾，毛都不是，好好干吧。这半天的经历让牛二军心中不是滋味，他到外面混了三年，也是挣过些钱的，可这种豪华场所从来没

去过，他从心里认为，这是另一种男人才有资格光顾的地方，他即便有足够的钱，身上那永远也洗不去的土腥气，也与这纸醉金迷的环境不协调。看见王力行为他大把大把地花钱，而只要肯花钱，想干什么都行，想让哪个小姐为你当众脱下裤子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不觉眼眶有些湿，动情地说，王哥，你看这，王力行马上截住他的话头说，客气话别说了，你把活干好，比说什么话都好。

第二天一大早，王力行打出租车把牛二军带到了白塔山下，这里有一家雪山纯净水公司，老板姓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神态矜持，又有一点优雅，她看了一眼牛二军，眼睛忽地一亮，马上变得客气了，亲自端来两杯纯净水，搁在俩人面前。她问他多大了，他说21岁。她说正当年。问他娶媳妇没有，他红了脸不知如何作答，王力行笑说，还娶媳妇哩，家里穷得精尿打得炕响哩尿毛拉得土淌哩，谁家女子敢睁大眼睛往火坑里跳？刘经理咯儿咯儿笑几声，说老王你这破嘴，都不怕你的小战友生气。王力行笑说，兄弟，生哥的气不，牛二军说，生啥气呢，你说的是实话。刘经理又咯儿咯儿笑一阵，说这么帅的小伙子哪找去，天下女人都瞎眼了，我要是再年轻十岁一定给你当媳妇，你愿意娶我吗？牛二军腾地脸红了，像搽了胭脂，低了头不说话。王力行笑说，你再说笑话，我这小兄弟可要哭的。我敢保证，他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刘经理停了笑，说真的不敢说笑了，再胡说八道，小牛会把我当不正经女人看的，实话说给你，我可是共产党员，党旗下宣过誓的。她又说，家穷点好，这样会看重到手的每一份工作的，没沾过女人更好，免得见了人家女同志，像老王一样，馋兮兮的。老王一拍脑门说，冤枉呀！三人都笑。又说了一会闲话，刘经理说，就

这样定了,你已经是雪山公司的一名员工了,给你三天时间,熟悉一下金城的情况和你的业务,还有,把自己收拾得利落一些,本公司职员的个人形象无比重要,这几天,就让小胡带你。王力行站起身说,感谢刘经理赏脸,我这小兄弟心眼实,你就把他当自己的小弟弟看待,该骂的骂,该打的打。他回头对牛二军说,兄弟,刘经理不是外人,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能操的心都要操,要给咱战友争脸呢。

小胡是一个漂亮女孩,刘经理身边的人,她给牛二军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 也没忘了特意说明她的单身宿舍的位置,原来两间宿舍紧挨着,这时,小胡的脸刷地红了,牛二军也觉得自己的脸也红了。小胡剜他一眼,说好好的,你脸红什么,牛二军突然生了一个胆子,说你红什么我就红什么,小胡劲头起了,她一步逼近他,说我哪红了我哪红了,牛二军初来乍到,也不敢太油滑,告饶道,好好好,是我红了你没红。小胡不依不饶,说你哪红了,为什么红,我听说,见了女孩子脸红的男人是心中有鬼了,你有鬼没有,牛二军说没鬼,小胡非要他承认有鬼,他只好认了,小胡却要他指给她看鬼在哪里。一番混闹,牛二军早生出一身虚汗,心想这女孩咋这难缠,又觉出难以说清的温暖,这温暖一直可以渗到心底去。小胡嘴上瞎闹手上干活,崭新的被褥铺好在床,又领来两套新崭崭的迷彩服。她要领他去洗澡理发,他想说昨晚洗了理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小胡比老王细心多了,也挑剔多了,这不行那不行,把澡堂和发屋折腾了个够,也把牛二军折腾晕了。回到房间,她让他换上公司的迷彩服,他拖拉着不换,小胡杏眼一挑,说咋还没见咋的,就不听本小姐的指挥了? 他忙说,不

是不是,她说不是又是咋的,他嗫嚅说,你出去我换。小胡恍然大悟似的说,原来为了这个呀,我说你心里有鬼你还不认,你换你的衣服管我干什么?无奈,牛二军只好当着小胡的面换装,他里面只有短裤背心,脱衣穿衣的过程,又闹了他一个大红脸。穿上公司的衣服,牛二军一下子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猛地精神倍增。小胡上下左右看看,脱口赞道:哇噻,帅呆了!牛二军脸又热了热,却没红。小胡说,好好干,你一定会成为咱公司最优秀的职员的。她找来一张金城交通图,让他用一天时间把城区主要道路和街区记下来。第二天,小胡叫来一辆桑塔纳,让牛二军开车,她坐在副座,在城区转了一天。第三天,她带他去了藏经洞别墅区,介绍牛二军和徐保安认识后,她给了徐保安两张老人头,说这是本月的劳务费。徐保安拿出一张别墅区住宅分布图,小胡带牛二军进去,花了大半天时间,把图纸和住宅一一对上号。

在回公司的路上,小胡一改先前的顽皮,严肃地说,藏经洞别墅区可是咱公司的命根子,你要是干砸了,丢饭碗事小,刘经理会把你给吃了,我也要咬你一口的。说着,她真的伸过嘴来,在他的肩膀上狠咬一口,他很痛,却很甜蜜,说我还没干砸,你咬我干什么,她说让你长点记性。牛二军心想,不就是往各家送水吗,有什么干不好的,他嘴上却谦虚地说,以后还请胡秘书多指导。小胡笑道,本秘书指导你责无旁贷,可你怎么报答我呢。牛二军想想说,发了工资我请你吃饭。小胡嘴一撇说,我才不稀罕吃饭呢,你还是把钱留着娶媳妇吧。

回到公司,小胡带牛二军见了刘经理,刘经理问了问这几天的实习情况,小胡就告辞了。刘经理一改初次见面时的谈笑风生,端坐大班,也不说让他坐下,端详了好一会,直看

得他心里发虚，这才威严地说，牛二军，你认为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他说能，她追问道，到底能不能，他挺胸说，能，一定能。她又审视了他一回，突然问，你凭什么说你能，他朗声道，凭我的开车技术和服务态度。她立即摇头说，不完全对。当然，这两点必须做到。但如果仅限于此，本公司每个员工都能做到，我何必要舍近求远呢。对于你，还有一个特殊要求：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仪表，记住，这一点无比重要。他说记住了。她缓和了语气说，藏经洞别墅是本公司千辛万苦发展的新客户，业务量占到了全公司的二十分之一，连带的效益就更可观了。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你知道那里都住着一些什么人么，他们是本市最有钱的人，也是最难伺候的人。你要保证随叫随到，不分天晴天阴，白天黑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绅士风度。知道绅士风度是什么意思吗，简单说，就是彬彬有礼，有求必应，用户让你做的你都无条件去做，你的损失由公司视情况额外补偿。用户高兴了，公司发展了，你的收入就多了，这个道理你明白吗？他说明白。她说明白就好。她从抽屉拿出一部小灵通，说这是你专用的，要保证24小时不关机，给你一辆客货车，业务就是往藏经洞别墅送水。5栋331居的住户你要格外尽心，让她满意了，别墅里八成以上的住户都满意了。临走，她又嘱咐说，还有一点，不要随便乱说话，把听到的话见到的事立即忘掉，哪怕是上了报纸的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绝不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你尽快调整一下心态，明天正式上班。

从经理室出来，牛二军长出一口气。他感到了惶恐，不就是送水吗，怎么搞得像黑社会似的。又一想，管他的，天下事要复杂起来复杂个没完，要是不复杂也就简单了，咱只管把

水送好。心里一放松，这才顾得上观察公司周围的环境。雪山公司地处白塔山下的黄河边，抬头，白塔耸立，松柏成林，低头，铁桥威严横跨，黄河滔滔东流，公司门前是新开通的北滨河路，40米宽的路面，60米宽的林草带，各色各样的车辆从门前流水而过，他想他能成为公司的一员，实在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一大早，公司司库给他装好车，他填完领货单后，将车开在离藏经洞别墅三站远的地方，停在树阴下，电话一来，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送水上门。奇怪的是，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电话，他担心电话坏了，想打一个试试，在金城没别的熟人，往公司打怕老板有别的想法，只好打给王力行，老王笑说，你太紧张了，业务熟悉后就好了，早上你尽管睡懒觉。话虽这样说，老王还是表扬了他，说你刚上班，还是小心点勤快点好。等到中午，他肚子饿了，在路边店里买了份盒饭，刚吃完，电话响了，他问清了楼号房号，急忙开车到别墅大门，按物业管理要求，先填了会客登记单，徐保安给住户打了电话，他把车直接开到楼下。这家人一次要4桶水，他一手抓一桶，飞快上楼，又跑下来，将另两桶送上去。别墅区的住户不用付现金，只须在他的账本上签字就行，一月到头，由公司会计来结账，或者，住户可以直接把钱交给徐保安，由他转交公司。刚给这家送完，另一家来电了，还是要4桶水。他打电话给徐保安，让他通知用户，他还是分两趟送上去。这一下，他才感到送水是件不轻松的活儿。电话接二连三打来，他接二连三给徐保安打电话，接二连三上楼下楼。好在最高只有四层，他大体计算一下，送4桶水平均需要4分钟时间。

一车水很快就送完了，他把空车开回公司，几名年轻司

库就像火线抢险一样,眨眼间又装满一车。到晚上8点,送出去4车水,一车100桶。牛二军浑身早已汗津津的,在回公司的途中,他心中稍一默算,竟吃了一惊:一桶水20公斤,也就是说,在8小时里,他已将几千公斤的水送上楼了,这还不算回公司拉水,给徐保安打电话,上楼下楼签单耗费的时间。他心想,进门登记一下证明我是送水工就行了,何必每家都要打电话呢,有钱人就是毛病多。这点不快只是一闪念,有钱人毛病越多,像我这样的没钱人挣钱的机会也多。这个道理我懂。一这样想,他马上就兴高采烈了。认为工作就该这样,要出力一下子把力出完,他不喜欢老家那种忙忙不起来,闲闲不下的半死不活的日子,他不是个懒人,相反,他喜欢出大力气,他想人要是有四只手多好,一次提4桶水上楼多省事。脑子灵光一显,他有主意了,何不用布带将两桶水拴在一起?他为自己的独出心裁暗自得意。

回到公司,刘经理还没下班,小胡也没下班,刘经理的脸色很好,她说你辛苦了,快去洗澡吃饭休息,明天还得上班。她让小胡先支给他200元钱,先花着,发工资时再扣除。

牛二军睡了一个好觉,醒来已是太阳冒花,他细心地洗漱完毕,在公司灶上吃了早餐,他明知早上没人要水,还是把车开到昨天的地方停下,吃完午饭,电话就响了。这一响,直到晚8点不曾断过。他仍然送出去4车水。今天他悠闲多了,一次提4桶水上楼,每到一家,主人都是一脸掩饰不住的惊讶和羡慕。哼!你有钱,我有好身体,咱各占一样,谁也别小看谁。在回公司的路上,他竟然自言自语了这么一句话。

这种日子过了一星期,牛二军彻底熟悉业务了,他心里对住在别墅的人产生了一些疑惑。每户人口都很少,由一男

一女组成的家庭居多，男的大多是中年或老年人，女的则一律年轻漂亮，而许多家里只有一个年轻漂亮女人，没发现这些人在干什么营生，男的早出晚归，女的要不上街采购，要不足不出户，不知道她们靠什么生活。他还不明白，一两个人的光景，一天喝4桶纯净水，一桶22元，每天光此一项就是88元，钱多钱少不说，4桶水都够几头牛喝了，不出力不流汗，一两个人喝得完吗？然而，每天去送水，各户的水桶明明是空的。不管他，卖饭的还怕客人饭量大，反正我是送水的，用的多我挣的多，哪怕你把水倒沟里呢。想不清楚的事情不想它罢了。

不过，这个秘密很快就被他破解了。5栋331住户要水，他想起刘经理给他专门说过这家人，他顺顺头发，飞快地送水上楼。悄眼一看，户主是一位大约二十郎当岁的女子，长得非常艳丽，门一开，他只觉天地一亮，就不敢再抬头看人家了。家里布置得十分豪华，还没进门，便香气四溢，他不由一愣，他给这家送过水的，先前几次怎么没有这种特别的感觉？是不是各家都有类似情形，还是他太专注工作了没留意？他不敢多想，忙低了头，把水送进客厅，掏出账单，低了头，等主人签单。女人却说，帮忙把水送到浴室好吗，他说好的，两手一使劲，4桶水就进了浴室，她又说，帮忙给我倒进浴缸好吗，他嘴上说好的，动作却有些迟缓，也只是略一迟疑，便把水都倒了进去，女人说谢谢，他回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签了单，他抓起昨天剩下的4只空桶贼似的飞奔下楼。刚到楼下，电话响了，一看，号码就是刚才那家的。那女人说，送水的，把这几只桶一块拿走。他只好飞奔上楼，拿桶时，女人说，送水的，我看你好像不高兴？牛二军一惊，当即灿然一笑说，没有，能为您服务，我备感荣幸。女人略笑笑，说这就好。

一出门，牛二军飞身下楼，重新走在楼外人行道上，他的双手竟有些抖，顿感浑身乏力。驴日的，这些驴日的！他喘不过气来。真是些驴日的，都不怕天雷殛头，竟然拿纯净水洗屁股！4桶水88元钱呢，这么多的钱洗屁股了！我们老家人一天洗一次脸，全家人才敢用一碗水，老人洗完娃娃洗，娃娃洗完婆姨洗，剩下的半碗泥水还不舍得倒掉，要留给牲口喝。到了冬春缺水季节，所有的水都要留下保命的，把那张驴脸当什么洗呢。

愤怒了一会，他自个儿骂了自个儿一顿，钱是人家的，人家爱怎么便怎么，与他人屎相干。咱是送水的，只管送水，管人家拿水洗什么了。活干完，他回到公司，吃饭洗漱毕，心里又不平了。他在地上乱转圈儿，转一圈，低声怒骂一句：驴日的，用纯净水洗屁股，我不信还能把屁股洗成一朵山丹花！怒气消减后，他又胡思乱想起来，他想象不出，那个女人泡在纯净水里会是什么样子，用纯净水洗过的身子又会是什么样子。想着想着，身体不老实了，折腾到半夜才勉强入睡。

现在，牛二军可以放心地睡到10点了，起床后，悠闲地洗漱，在公司大灶吃饭，然后把车开到藏经洞，差不多就能接到要水电话了。331居的那个女人照常每天要4桶水，他还是照常给她送，她还是要求他把水倒进浴缸。他还是这样做了。每接到她的电话，他的心里照样不快活，脑子一团烂泥，一会儿，是父老乡亲喝泥水的场面，一会儿，是一团白花花的屁股泡在清澈的纯净水里的模样，一会儿又是深不可测的干裂了的人和牲畜的嘴唇，忽而又换成了一片女人游荡在清水中的私处。这些折磨着他，让他加快步伐，一步两个台阶，风一样

送水上去,风一样一跃下楼。他知道每家的纯净水用途大概都差不多，可他格外在意331那个女人。她是那样的明媚妖冶,那样的芬芳可人,她做出来的事情理应与他人有别才是,至少你也得体谅我的心情,我的感受,你不应当当我的面证明你在用纯净水洗屁股，至少不要让我亲手把水倒入缸里，眼不见,心不烦,背过我,你爱咋的咋的,钱是你的,水是你花钱买的,你有绝对的处置权,可是,你考虑我这个从小就被一滴水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的感受没有,你知道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牲口至今还在喝着泥水度日,即便如此也没有充足的泥水供他们开怀一饮吗?当然,话又说回来,你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电视上经常在播放这方面的节目呀,难道你没看见,难道你不看电视,不看电视,你整天待在屋里干什么,不无聊,不心慌?当然啦,说你该不该用纯净水洗屁股,叫我说,该!像你这样漂亮的人就该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让你也和我,和我的父老乡亲一块喝泥水,我就要日老天爷他妈呢。听说过去的皇后娘娘还用牛奶洗屁股哩，要问我该不该,我还是说,该!为什么?谁让人家是皇后哩。洗吧,洗吧,洗啥都行,我啥话都不说了,只管送水。

牛二军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跑上跑下送水,心是乱的,送水的脚步和程序却不乱。在签单时,331的女人突然一反常态,和他多说了几句话,他也老老实实,不多说不少道地做了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牛二军。

多大了?

21岁。

以前是干什么的？

当保安的。

什么工种？

开车。

在哪儿？

青藏线。

开了几年？

三年。

为什么不开了？

公司出了事情。

怕是犯错误被开除了吧？

没有，是整个公司倒闭了。

骗人，你是不是把老板的小情人搞了？

没有。老板没有小情人，只有老婆。

骗人，哪个老板没情人，没情人，挣那么多钱干什么？你们男人哪有一个好东西，包括你。

我不知道这些。

要不，就是把公司的女职员搞了？

没有。我们公司全是男人。

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搞三陪了？

没有，我嫌脏。

呵呵，呵呵，嫌脏，这说明你搞过，要不咋知道脏呢？

我听战友说的。

你有媳妇吗？

没有。

搞过对象吗？

没有。

想搞对象吗?

不想,我才参加工作。

哼,骗人,你们男人见了女人连妈都忘了,还有不想女人的?

别人可能这样,我不是。

牛二军的脸红到耳根了,身上已是汗津津的。正好手机响了,那女人哈哈一笑,说你去吧,跟你说笑呢。

逃出门外,牛二军美美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他无端地恨起手机来,要紧时,你咋装哑巴了呢。

送了大半天水,牛二军心跳了大半天,这女人咋是这,说话没遮没拦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嘛,话里话外老朝人的下三路奔,丑女人说丑话,好比烂泥沟里流脏水,是应当的,漂亮女人就该口吐莲花,手捧牡丹,脚踏芳草,这才像个话。不过,她让他难堪了,他却不怎么恼恨她,她肯跟他说话,说得还是离人很近的话,说明没把咱当外人嘛。整天老是送水,把水送去,人家都是冷冰冰的,连一句话都不肯多说,虽是生意关系,说两句话又不多问你收钱,把嘴包得跟豌豆一般紧,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女人今天说了这么多有趣的话,他竟有些感激她。到户外经清风一吹,哎呀妈妈,和这女人说话可好啦,啥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粗话马上成了细话,俗话马上成了雅语,他心里顿时一亮:原来,这人与人确实是有等次的,同样一张嘴,说出同样的话,听起来却是不一样的。他想知道她的名字,可名单上只有楼房号,没有名字。她是应该有名字的,没有名字,让我想起她,怎么想呢,想起了一个女人?夜里梦见她,只能跟在后面喂喂地乱叫,到底是叫谁呢。他想她长

得这样漂亮，应该是有一个配得上她人的名字的，他要给她起一个名字，这名字只有他一人知道，只属于他，别人是不许与他同享的，包括她，包括好朋友王力行，包括公司所有的人，也包括小胡。想起小胡，他心里一顿，初来乍到，他觉得小胡漂亮得不得了，可爱得不得了，他还偷偷想过，要是能娶小胡这样一个媳妇，让他给她洗脚杀人他都乐意的，可与这个女人一比，小胡就只剩下顽皮可爱了。

从此，牛二军的内心将有一桩天大的秘密了。他要给他的秘密起一个秘密的名字。起个什么好呢，想了半天，他觉得还是把漂亮女人与漂亮花儿拉扯在一起，是最好的。那么，世界上最漂亮的花儿就数家乡的山丹花了，娇艳逼人，热烈烫人，风来了，她迎风招展，雨来了，她向雨吐艳。好，就叫她山丹花吧。给她暗暗地起这样一个名字，他是有别的讲究的，其一，她配得上山丹花的美艳，其二，他对她用纯净水洗屁股是永远无法释怀的，他曾把她泡在纯净水中的屁股挖苦为山丹花，给她起这样一个名字，也有批评她的意思在里面。

山丹花，山丹花，牛二军为这个名字得意着，兴奋着，他想，你还不知道呢，我给你起了名字了，这名字是有很多意思的，从此，我给你送水时，心里就会念叨着，山丹花要水啦，我给山丹花送水啦，而你却茫然无知。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又是这样漂亮的女人，那该多么有趣啊。

山丹花，山丹花，这天晚上，牛二军一边默念着这个名字，很快就进入甜蜜的梦乡了。一场梦还做得无头无尾时，电话突然响了。自从做了送水工后，他对电话铃声格外敏感，公司为了考验他的敬业精神，有几次故意半夜打电话来，他都在第一时间接了电话，这让刘经理对他十分满意。这次，电话

铃一声未落,他已接通了。是山丹花打来的,说是要4桶水。他应一声,急忙爬起来,一看时间是差10分零点。他火速擦把脸,驾车飞奔而去,登记完毕,徐保安打了电话通告业主,一脸坏笑,悄声说:

好好送水。

牛二军回一个笑,将4桶水一次提上三楼。这时,他才突然想起,山丹花今天没要水,难怪!是出门办事了,还是有病了,家里老是她一个人,怪孤单的。他犹疑着轻轻敲了一下门,里面说,门开着,自己进来。他提水进去,客厅却没人,卧室里说,先把门关上。他关了门,抬头一看,立即惊呆了。山丹花浑身一丝不挂,站在地毯中央,面朝他,笑吟吟地。牛二军哪见过这个,做过这样的梦,梦中的人却是穿了衣服的,面目也是忽明忽暗的,哪有这样真实。他一时心惊肉颤,继而热血沸腾,两脚一蹬,两手一呼啦,鞋和衣服都撂地上了,他狼嚎一声,一纵过去,将她原地扑倒在地毯上。我的牛郎,我的牛郎,山丹花一声紧似一声叫喊着,直到变成一摊香喷喷的稀泥,还在不清不楚地叫。

这时,牛二军也全身散架了,起身看表,一个小时过去了。他暗吃一惊:做这事这样费时间?一趟水送了一小时,让徐保安咋说我呢,他是知道这家只有一个女人在家的,让公司的人知道又该咋办呢,咱正正经经的一个人,一个堂堂正正吃力气饭的人,做这种事,丢了先人了!他急慌慌穿好衣服,说我得回公司去。他刚走到门边,猛听得身后一声断喝:

站住!

牛二军腿一软,站住了。猛回头,只见山丹花精溜溜坐在地毯上,刚才的热脸变成了现在的冷脸,手里捏着一沓"老人

头”,说:

拿上!

他浑身一个激灵,仿佛挨了一记重拳,凛然说:

我不拿,我凭什么拿你的钱!

拿不拿!她两眼一瞪说。

不拿,就不拿!他本能地后退一步,做出夺门而走的架势。

硬汉,我倒要看看谁硬!她冷笑着,一手抓起电话,说我是叫警察好呢,还是叫你们经理好呢,麻烦你给我参谋参谋。牛二军见状,伸手抹去满脸的泪水,说谁也别叫了,我拿。他伸手去接钱,她厉声说:

双手!

他双手接过钱,飞也似逃了。

出大门检查车辆时,徐保安说:

送了几桶水?

六桶。牛二军脱口道。

难怪。好兄弟,好好干,这地方的女人都缺水。够你送的。

牛二军不答话,踩了油门,心绪还不能平静下来。他怕出危险,将车开得很慢,他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品味刚才发生的事情。夜已深了,滨河马路上的车辆行人已不多了,夜晚的金城美艳非常,黄河两岸的五彩灯蜿蜒伸展,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灯光映入黄河,河水彩波潋滟,南有兰山,耸入天际,北有白塔,挺拔俊秀,两山彩灯对映,城市上空云蒸霞蔚。白天那蒙蒙废气看不见了,灰灰的楼群看不见了,浑浊的河水看不见了,看在眼里的全是五彩缤纷。

夜里的金城真美呀!

清风一吹，他感到身上极是舒坦，心里却极不自在。战友们私下说得最多的是女人，原来女人这么好呀，她能把你的里里外外肠肠肚肚清洗干净了，又能让你在片刻间，死一回，活一回，成一回神，做一回鬼，怪道了，那么多男人为了女人啥都舍得出去的。继而，他的舒坦感如风而走，一种屈辱感袭上心头：山丹花呀，山丹花，你对我好，我是心领了的，为你死都是值得的，有这么一次，你让我为你干啥都行哩，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贱看我，我虽然没钱，可我还有感情哩，还有一条命哩，人活在世上，谁遇到谁还说不定哩，今天是我在难处，你给了我你的好东西，明天万一你有个不紧不凑，那有我牛二军为你兜着哩。你把我当成啥人了，难道我是吃白食的，难道我是配种骡子，配种骡子上了母驴母马才收工钱呢。人说养女人哩，是自己的老婆就得挣钱养活人家，累断腰，应该，和别的女人做这事就得付出些啥的，人家为你付出了身体，你就得为人家付出些别的，天经地义，古今一理。可我倒好，啥没付出，反倒挣钱了。在女人的大腿缝里挣钱，我日他老先人我，人日我老先人我，我老先人把驴日了我！

怀着一肚子的羞愤回到公司，迷迷糊糊，晃晃悠悠，掏钥匙开门时，却听人说：

你干的好事！

牛二军心下一惊，定睛一看，却是小胡。她只穿了一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粉红色睡衣，在那里阴阴阳阳地盯着他看，他被她看得心里生了绿毛，便怯声说：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等你呢。小胡淡然说。

等我做甚，我送水了。他怯虚虚地说。

我知道你送水了。她说。

送得好。她说。

老板会奖你的。她说。

快点休息吧,明天还要送水呢。她说。

小胡一转身,撒出一片好味道,一声门响,不见人影了。牛二军在自己门前跐了刹那,忙打开门,一头扎进去,倚住门喘息一会,又反复检查了暗锁保险,方把自个儿像扔砖头那样扔上床,眼一闭,竟死睡过去。

一觉睡醒,天已大亮,太阳已爬上白塔顶,牛二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像是换过了一次肚肠,自个儿闻见自个儿是香的。推门一看,整个天都变了,阳光飘在天空高远处,明媚又热烈,空气清爽,像是刚下过雨样,能透过人的皮层去,黄河水欢腾起舞,一路歌声,向东招摇而去。这种好心情只停留了片刻,立即被一种惶恐不安代替了,他急于要找人诉说,说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绝不保留一丝一毫。可是找谁说呢,给经理说,万万使不得,那不是癞蛤蟆跳姜窝找着挨锤子吗,给小胡说,更使不得,昨晚上好像她都闻见了啥味道,说起话来藏头露尾意意不思的,再说,他和山丹花的事好像最见不得的人就是小胡,就像老婆最不能容忍自家男人与别的女人有啥关系样,想来想去,在金城他只有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这就是王力行了。他要立即给老王打电话,正要扭身回屋,旁边的门哗地开了,他知道是谁,想回避却来不及了,小胡说,哟,你精力真旺盛呀,也不多睡会儿?她的声音不冷不热,脸色不咸不淡,这让他又陷入了尴尬。他还在为难,她却嫣然一笑,说你的事我都给经理汇报了,他的心里一惊,又一

凉，忙说，我的啥事我有啥事？小胡又一笑，说好事呀，你做的事你不知道？小胡见他无地自容，便灿然一笑，说还学会装了，你别忘了，我是你的主管，你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客户来电话表扬你了，经理要给你奖励的，发达了，别忘了我的好处呀。他不知道她在说真话，还是拿他开心，一迭声应道：那是，那是。小胡却一扭身，回屋了。他也逃回屋里，倚住门，喘了几口粗气。

还是要找王力行说说的，不说，他就要崩溃了。他没想到，他在这方面竟会这般的没出息。小时候，村里一个很不起眼的男人，全家经常断粮断钱的，可他却交了许多相好。让人一次次抓住，一次次当众暴打，游街，伤养好了，还去找相好。古板的乡亲们却说，人家没白活一场人，是条汉子哩。同样是一方水土上的人，咱又不比人差啥，又是女方主动的，我咋就放不开呢。他给自己排解着，越排解越迷乱。他突然想起山丹花给的钱还在枕头下压着，抖抖索索抽出来一看，妈妈呀，整整十张新格崭崭的"老人头"！

日他妈，把坏事干成革命功臣了，我是舍身炸碉堡了，还是爬雪山过草地了？昨晚看到钱让他感到羞辱，今天看到钱让他觉得害怕。咱是穷人，可咱是来去明白的人。想到这一层，他心急火燎拨通了王力行的电话，叫道：

王哥快来救我，不得了啦，天要塌了。

王力行不知道是何事，也急了。俩人约好在铁桥边一家牛肉面馆见面，说话，吃早餐。要了两碗牛肉面，牛二军把昨晚的事情和盘说了。王力行释然一笑说：我以为是啥事，原来是屁股下面的事。顾客是上帝嘛，上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得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嘛。牛二军更急了，说王哥啥时候了

你还说笑话,这是天大的事。老王说,莫不是你强奸了人家,牛二军忙分辩道,不是不是,咱哪能干那事呢。稍一沉吟,又说,不过这事很难说清楚,人家要是变了卦,一口咬定是你强奸人了,你把屁股算成嘴,也是说不清的。王力行故意说,是这个理,你闯大祸了。看见牛二军真急了,老王才一笑说,给你实话实说吧,本来送水这活,会开车有力气的人都可送,为啥要挑你这种年轻健壮长得帅的小伙子?你也干了快一个月了,就没多个心眼,看看那里面都住些啥人,明说吧,人有钱了,就要想方设法花钱,活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叫生活质量。这道理咋讲你才通呢,拿喝水这件日常事说吧,在你的老家,泥糊糊水只要有得喝,能放开肚肠喝,人就会幸福得不得了,城里的有钱人,不光要喝高质量的水,还要看送水的人好不好,看得顺眼才喝得香甜,和大家喝一样的水,过一样的日子,挣钱干什么,什么叫幸福的生活比蜜甜,你以为真有比蜜甜的生活呀,你有的,别人没有,你就觉出甜来了,比如你家喝的那泥糊糊,你家有,别人家没有,你家的泥糊糊也是甜的,和纯净水差不了多少。

王力行一席话说得牛二军哑口无言,我咋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呢。沉默了一会,他的脸突然涨红了,他愤然道:

可她竟然给了我钱,把我当成啥人了,我不给她钱也就罢了,或者谁也不给谁的钱,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嘛。反正,反正,我是把男人的脸丢到女人裤裆了。

王力行哈哈一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哥我得教训你几句。钱是什么?钱是隔离人与人的高山大河!你以为你是谁,你只不过是个送水的!人家是什么人,贵妇人!不给你钱,你们不就平等了,你置人家于何地?你给人家钱,你有多

少钱给人家,人家稀罕么,即便你有钱给,你是人家老公,还是相好,你这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酒席宴前分贵贱,床上也分贵贱哩,千万不要以为你上了人家的身子你就比人家高了,我的同志啊,有这样的想法是会犯大错误的。老王稍歇歇,又说,再说啦,人家是在跟你做生意,生意懂不懂,生意最怕的是人情的参与,可你非把生意和人情拉扯到一起,这生意叫什么你知道不,叫援助交际,这名字多好听啊,但你必须记住,你是援助者,你援助了人,人给了你报酬,就这么简单。

王力行说得累了,可牛二军还是不开窍,他掏出山丹花给他的钱拍在桌上,沉了脸,喘吁吁地不说话。王力行略笑笑,把钱推入牛二军怀中,语重心长地说:

兄弟,好好拿着。人民币是人民的币,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谁腰里揣着人民币,谁才是人民,没人民币你说你是人民,说给狗狗都要给你上堂政治课哩。明白不?

我嫌脏! 牛二军气恨恨地说。

脏? 哪儿脏了? 老王拣起钱,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说这和你送水挣的钱没什么两样嘛。你要真的嫌脏,就寄回老家去,让老爹老娘买几件新衣,脏不脏,老爹老娘知道。

牛二军决然说:

我才不把这种钱寄给老爹老娘哩, 他们虽是穷苦农民,一身污泥浊水,心却是干净的。要是知道这钱的来路,他们会没脸见人的。

王力行只笑不说话,牛二军说,大哥,你说得好听,你要是不嫌脏,咱俩共同把钱花了?

老王慨然道:

花就花,你说怎么花吧,要是不花出去,我看你心里定稳

不下来。

俩人约好，晚上9点，一同去香十里吃手抓羊肉。这是金城最有名的手抓羊肉馆，当年牛二军去青藏路过金城时，曾发誓挣了钱，一定要在这里大吃一顿的，没想到，几年后，他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从中午开始，牛二军照常送水，山丹花依然要了4桶水。把水送去，他不敢抬头看她，她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往浴缸里倒水，签单，收空桶，走人，与往常一般无二。牛二军出门便禁不住仰天一叹：

人说男人提起裤子不认人，未料想女人裤子还没穿上，就不认人了！

牛二军感到了沉重打击，老打不起精神，原来轻轻巧巧的4桶水，今日便是移山扛天的艰难了。无论怎样，自己的活自己得干。忙活完，他没有吃晚饭，待到9点，直奔香十里，王力行已先到了，四大盘手抓肉端上来，要了一瓶二锅头，俩人风卷残云，肉净了，酒也净了，花去200元。老王说吃得香不，牛二军说香，老王笑道，这酒这肉是用啥钱买的，牛二军一愣，老王说，我没说错吧，这钱哪里脏了？看见牛二军低头不语，老王说，200元一顿饭花疼了吧，知道疼就说明这钱不脏，你在乎这钱。兄弟，好好挣钱吧，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警察不找上门来，啥钱都是人挣的，该挣的。说完，老王站起身，打着饱嗝拍拍肚皮说，白天手抓，晚上抓手，光景好着呢。

一顿饭花去200元，牛二军确实心疼，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老爹经常为一毛钱的火柴急得乱蹦呢，一顿饭多少火柴呀。又一想，这钱没花到别处，他早计划过，领到工资就请老

王一顿的，这些还都不是人家给的。他打算把剩下的800元钱,明天就寄回家去。

过了三天,牛二军干完活,晚上回屋刚躺下,电话响了,他拿起一看,又是山丹花的。她说她要4桶水。他二话不说,起身穿上衣服,把水送了过去。今晚她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内衣,很透明,和什么都没穿没有两样,在他看来,比什么都不穿更透明,光着身子,可以一览无余,看见了也就看见了,多少穿一点,似有还无,欲遮更露,把比身体更多的内容都露了。他放下水,掏出账单,她娇叱道,你急什么,天生的乡棒,就知道出力挣钱,一点都不解风情。牛二军心里话,我解风情,谁替我送水呢。他站着不动。她斜躺在地毯上,向他招手。他脱了鞋走过去,她顺势躺倒,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愣着干什么,还要我给你发请帖吗,说着伸出两臂,意思是让他自己动手。他伸出手去,却不知道干什么,他实在没有干过这活,她说好一个笨牛,却不给他帮忙,他觉着手不能闲着,就在那里瞎鼓捣,累出一身汗,总算把她弄利落了,她说,你咋这笨呢,他看她脸色很好,便大了胆子说,师父又没给我教过,他想他一回嘴,她一定会生气的,他就想让她生些小气,他的气还不顺呢。未料想,她一声叫唤,一翻身骑上了他,又是我的牛郎呀,我的环保哥哥绿色哥哥的乱叫,他不省得男女间竟还有这一套做法,心中的那点不快早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也想说个什么话,弄出点什么动静,可一时没有现成的,也来不及去想,就只有默默出力流汗。他终于在一个转瞬即逝的间隙,想起了他内心的一个大秘密,他想叫她一声山丹花,可话到口边,他却忍住了,他怕冒失了,引得她不高兴。他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拿得住自己的人。事情做完了,她的脸上溢光流

彩，她的全身像是搽了一层淡淡的胭脂，那个好呀。她还躺在那里，像是睡醒了还想懒一会床的人，满身都在开放着幸福的花朵。他一看表，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回去又得看小胡的脸色，便悄悄起身，穿上衣服要走。这时听得身后传来一声冷冷的话来：给！她还原式躺着，手里却多了一沓钱。他猛地看见她刚才还火热的脸登时冷如玉石板，身子也跟冰冻的一般，他的心也刷地冷了，什么话也没说，顺手接过钱来扭头要走，这时，她又撂过一串冰块似的话来：你给我仔细听着，你敢跟哪个烂女人不清不白的，我马上派人割了你的吃饭家伙。我警告你，你千万别以为我只是吓唬你，在金城这块屁股大点地方，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

出得门来，清风一吹，牛二军感到心里瓦凉瓦凉的。先前和战友看赵本山的小品，他不明白东北话中瓦凉是怎么个凉法，现在他懂得了。驾上车，他的情绪有些好转，这个两山夹峙一河横穿的城市，总能给失意者以及时的安慰，山，万古长在，河，万古奔流，个人的得失实在是一点小小不言的浪花，一眨眼，就应该随波逐流的。刚好了点，他又愤然了，啥话嘛，屁股大一点的金城，你的屁股有多大别人不知道，我能不知道？几百万人的城市呢，屁股大一点？说大话不怕把牙崩了！

好在小胡房间的灯已灭了，牛二军倒不是怕她，我凭什么怕你，你是我什么人，再说我这也是工作，是你安排的工作。可话不能这么说，事不能这么做，小胡毕竟是领我进门的人，他想起俩人实习的日子，那多愉快呀。悄悄进了房间，悄悄掏出钱来，又是10张新格崭崭的"老人头"！这女人咋这多钱呢，日他妈，有的人，恨不得把钱当爹当妈伺候着，可钱就是不往跟前来，有的人把钱当孙子，当纸片，当泥巴，钱却贱

兮兮地偎往怀里钻。命啊！牛二军长叹一声，很快入了梦乡。

月底说到就到了，公司给牛二军支了1800元工资，又给了他500元奖金，扣除预支的200元，他一下子拿到了2100元。这大出他的意料。他原想每个月能挣个千儿八百的，就满足了。先前他在青藏线上跑车，一月也就一千多一点，那花费多大呀，现在几乎是净落了。加上山丹花给的，他觉得自己很有钱了。他还没忘要请小胡吃饭的承诺，人家赏不赏脸是人家的事情，咱可要说话当话。工资是刘经理亲手发的，他想把她也请上是再好不过的，就是不知请得动不，得体不，正在想措辞，刘经理发话了，她给小胡说，下午安排一桌饭，为咱公司的功臣小牛同志庆功！牛二军忙说，我正要请经理、胡秘书和大家吃饭呢，不知道咋说，刘经理下午有空，我请客。刘经理笑道，你请哪门子客？你的心意我明白。这样吧，你请客，我埋单。他还想争辩，她一挥手说，就这样定了，大家各自做些准备吧。

看得出，刘经理是非常高兴的，这在饭桌上得到了应验。一共10个人，包了一家豪华餐厅，多数菜都是牛二军从未吃过的。大家轮流给刘经理敬过酒后，刘经理带头给牛二军敬酒，他不敢接，说怎么敢让经理敬酒，刘经理说，你要是真把我当经理看待，你就放开肚皮喝。牛二军把这杯喝了，说酒我是能喝一点的，就怕一会客户要水，喝酒是不敢开车的。刘经理笑道，你的敬业精神是好的，不过，你就放心吧，今晚没业务。话说到这分儿上，他只得半信半疑喝了。他给大家敬酒，大家给他敬酒，一轮又一轮，高潮迭起。小胡频频给他敬酒，敬多少，他喝多少。刘经理喝得有些飘了，不断地夸奖他，大家也跟着夸奖，小胡也夸他。在刘经理的口中，他隐隐听出，

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公司的业绩上升,还开拓了另外的业务。他喝了很多酒,脑子却格外清楚,他心说,本人可是在青藏线上大碗喝过青稞酒的。果然,今晚没有客户要水。他想大家一定是对他所干的事情是心知肚明的。知道就知道吧,不过就是和一个女人睡了觉,收了人家的钱,多大个事。小胡喝醉了,席散后,刘经理让牛二军负责把小胡送回去。他叫了一辆出租,在车上,小胡像一团面样拍在他的身上,他只好搂着她。回到小胡房间,她还是人事不省,他怕出事,不敢离开。他坐在小胡床头,小胡身子很烫,迷迷糊糊撕扯自己的衣服,他便帮她脱了。夜已深,他想离开,又不敢,也不忍。一会儿,小胡糊里糊涂叫他,他应了声,她却伸出两臂将他缠住,糊里糊涂地说着让他心热的话。他的心果然热了,热得无法自持,便脱了衣服上去了。这当儿,小胡却醒了。俩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整整一晚上,俩人一眼未眨。在歇缓时,小胡给他说了她一些事情。原来小胡与他所干的事情有些类似,只不过,她要对付的是一些又老又丑而有钱有权的男人。她挣的钱也不少,但她却恨恨不已,他没想到,她说了一句很粗的话,她说:日他的妈妈,我咋都不服,他们算什么东西!这话让他感动,又让他伤感,这说明小胡是看重他的,是愿意把自个儿的好东西给他的。他觉得他与小胡是平等的,他把小胡当成了自己人。他把这心思给小胡说了,小胡哭了,是感动的哭。这种心情没有方便的方式表达,俩人便彻夜纠缠在一起。

在山丹花那面,牛二军已摸到了规律,每隔三四天,她必定是要在晚上让他送一趟水的。每到这一天下午,他就给自己加点餐,也不早睡,电话一来,开车就走。这一天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小胡却一定要他陪她,这一夜,俩人都无法入睡,

小胡总是要抽空说一句:让狗日的吃剩饭去！神情是恨恨的那种,此时,他也感到格外快意。

又是一月到头,这天早上,他刚起床,听有人敲门,进来的却是刘经理。她笑吟吟地,虽说三十多岁的女人了,他得承认她是个好女人,有气质、高贵的那种。他心说,我也会欣赏女人了。他忙给刘经理让座,她没坐他搬过来的椅子,顺势坐到了床边。她简单地问了问他的生活情况,无非是上级关心下级的那些。他小心地答应着,她话题一转,说331住户对你的工作很满意,老打电话夸你,早了,我没给你说,怕你骄傲,今天说给你,是让你再接再厉,记得我给你说过,她对咱们公司很重要。至于你们俩人之间的事情,我都清楚,但我选择了睁只眼闭只眼,你可知道,这事要是捅出去,可不是普通的风化案,你俩都是有杀身之祸的,那个女人的背景你不了解,最好也别了解,怎么来往,你听她的就行了。停了停,她说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你和小胡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年轻人嘛。不过,不能影响工作,小胡有小胡的事情,你有你的事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得到牛二军肯定的答复后,她说,这样吧,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你们半个月只可来往一次。我给小胡已经说通了,你做得到吗,牛二军红了脸,低声说:能做到。

刘经理照常笑吟吟地,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沓钱,说这是本月的工资和奖金。她仍笑着说,你知道金城职员的月平均工资是多少吗,牛二军回说不知道,她说,我告诉你:629元人民币。说完,就走了。

牛二军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味来。数了一遍扔在床上的钱,他回过味来了。本月他共领工资2500元,加上山丹花每

次给的，快要过万了。我日他妈！他着实吃了一惊。他陷入了沉思，我凭什么挣这么多钱，会开车？会开车的男人比驴都多。会伺候女人？不会造导弹的男人满天下都是，不会和女人做那事的男人，哪找去！叫花子都会哩。大钱挣上，好饭吃上，好车开上，好女人搂上，日他妈，我把事再给人家干不好，刘经理就是尿到我嘴里，我还得欠人家一份人情哩！

牛二军所有的钱都压在枕头下，他一并翻出来，一十二十点了几遍，他的手抖了，抖得点不下去了。好家伙，我爹累死累活大半辈子，别说挣这么多钱，连这么多的钱见都没见过，我把好饭吃了，好事干了，还挣这么多钱，真他妈的，农民真不是人他妈当的！说死，我也不再回老家了，在城里要饭，我也要做城里人，别说让我跟山丹花睡觉这些好事，就是让我给她接屎接尿，我也在所不辞，只要有人给钱。当农民哪天不跟屎尿打交道，有人给钱吗，有好饭吃吗，有好女人睡吗？

牛二军怀着对刘经理的感激，怀着对农村的恐惧，尽心尽力地给别墅区送水，尽心尽力地伺候山丹花，月头月中他也要和小胡共度良宵。这是俩人商定的，他们还商定，再挣几年钱，离开金城，在海边买一套房子，找个事由，过自己的小日子。都是天下受苦人，谁也不嫌弃谁，这也是俩人商定的。

现在，牛二军已彻底进入了角色，每隔三四天，午夜时分，山丹花只要要水，一定还有另一件事要做的，进门把水放下，她必定在地毯上等他，他主动脱鞋上去。他也摸着了她的喜好，她喜欢怎样，他便怎样，有一次，她竟说，她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而这幸福都是她的牛郎赐给她的。说完这话，她哭了，蜷在他的怀里哭了，哭了好大一会，哭得很伤心。他也学会了在这种时候怎样去安慰一个女人。不过，无论出现什么

情况，在他告辞时，她总不会忘记给他钱。这让他多少觉得有些遗憾。

习惯了一种生活，又不习惯另一种生活了，每次，在地毯上，牛二军都可从半开的卧室门里，瞥见里面的那张双人床，床头雕着一条龙，一只凤，床罩直覆地面，看起来很松软，他心想在床上做这事不好吗，干吗老在地毯上，虽然终是偷里摸里的事情，时间又是来得及的，就不必偷摸了。这种想法已经产生一阵子了，他没张这个口，一来俩人还没到无话不说的分儿上，二来他以为她嫌他土，嫌他脏，每次他都是刷了牙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的，而且，她好像也不嫌他这那的。事情不敢往多里想，想着想着，他想出了其中的委屈：连你的人都上了，难道上不得你的床？看她在身下牛郎牛郎心肝宝贝地叫得热烈，他便瞅空说，咱们到床上好不好，她一愣，热烈的喊叫戛然而止，两腿一飞，他便滚到一边了。她坐起身，厉声道：

你说什么，这床也是你上的？好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你不过是个臭送水的，老娘可怜你，给你扶点女人贫，你以为你是谁？

突如其来的羞辱使牛二军猛然间回不过神来，双腿跪在地毯上，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她却重新躺倒，摆出一副重振山河重温旧梦的姿势，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牛二军，心在抖；肉在颤，他想抡圆巴掌向那张漂亮的脸蛋抽去，他看见她的私处在那里热情地召唤着他，他想给里面塞进一个别的什么尖锐的或肮脏的东西，可他终究还是没有。他仍然上去了，刚上去就下来了。她还躺在那里，全身波浪起伏，一脸的

痛苦色。而在他出门时,她喝声站住,顺手扔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他冷笑一声说:

留着自己用吧。

发火归发火,牛二军已经离不开山丹花了。这女人满身都是手,抓挠得他体无完肤,一天不见她,浑身就痒得不行。他想他一定是爱上她了。这很可怕,他知道这很可怕,可由不得他。无论怎么说,人家是有钱有身份的女人,我只是个送水工,人家肯把自己珍贵的身子给咱,就算是天大的恩赐了。享受了人家身子,又拿了人家的钱,挨人家几句骂算什么,就是两口子,男人还不受媳妇的气了?这点小小的不快,说过去也就过去了,他过去了,她也过去了。她白天要水,他白天送过去,晚上要水,晚上送过去,生活就这样流水一般延续着。

时令已到秋天了,秋天的金城真是美呀,两山翠绿,一天澄明,黄河嘈嘈切切,飞鸟啁啁啾啾,楼宇屋舍明明亮亮,街上行人清清爽爽。这一天中午,山丹花要水,牛二军送水过去。过了一会,他回去拉上第二趟水往别墅区赶时,在滨河马路上,却看见山丹花了。她满身穿了一件蜡染筒裙,居然光着腿和脚,白脸白腿宛如两层流动的白云,中间却是一派蓝天。挂在胸前的一部小巧的乳白色的手机,像它的主人一样,有些小人得势地拿着架子,人和机子天然和谐,好似专门为她定做的。他看得呆了,他与她这么长时间了,她身上明的暗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可他竟然没见过她穿上衣服走路的样子,这叫什么事呀这!在这个季节,讲究的人已穿上羊毛衫了,可她……他心疼得了不得,急忙把车停在路边,朝她喊了一声:

喂!

山丹花没听见，自顾自地散着步。河道风一波波袭来，掀起裙摆，她像一只正在款款飞翔的蓝蝴蝶，吸引了一条大马路的目光，所有步行的人都放慢了脚步，走在前面的频频回首，走在后面的不错眼地盯住她这唯一的目标，所有的车辆都减速了，平白无故的笛声不绝于耳。她似乎不知道这些，在那里不紧不慢旁若无人地散着步。牛二军把头伸出车窗去，又喊了一声。他想叫她山丹花，又没敢叫，她不知道她还有这样一个名字，唐突叫出来毕竟唐突些。她离他很近，又是迎面，他又喂了几声，她明明看见他了，却装作没看见，自顾自地慢走着。她已走过他了，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他脸上有些挂不住，加足油门飞也似去了。他心中很是不平，开了一路车，骂了一路人。

第二天，山丹花要水，牛二军故意拖延了一会，进门后，手上带了劲，将水桶很响地搁在客厅地板上。山丹花说：

喂，送水的，请注意你的服务态度。

牛二军说：

对不起，我叫牛二军，也有人在特殊时刻叫我牛郎，我不叫送水的。

啊哈，你叫牛什么二军呀，可在我眼里，你就叫送水的。什么时候变了身份？

身份归身份，名字归名字，我叫牛二军。

啊哈，山丹花又叫一声，伸手抓过电话说：

那好，你叫牛什么二军，不过，我要问问你们经理，落实一下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此时，牛二军积累了一天的精气神顿时泄了，低下头，沮丧地说：

别问了,我叫送水的。山丹花这才灿然一笑,说:

这就对了,送水的,请你给我记好了,记到心底去:你永远不认识我。

记住了。他说。

在生存面前,任何人都是不堪一击的,谁也别夸口自个有多强大,这世界让一张纸压住的男人多去了,我算什么?牛二军确实记住了,得罪了藏经洞别墅的人,就等于得罪了全世界的人,连鬼神都捎带着得罪了。他老早就发现,别墅区的好多园艺工,都是和他年龄大小相仿的小伙子,园林面积并不大,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人,他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与他是同样的角色,而他是专职的,他们同时为许多人服务,也就是说,他是正式工,他们是临时工,朝不保夕的那种。把话说开了,这世界少了谁不行呀,一个造原子弹的死了,许多造原子弹的跟着来了,干这活多难呀。他干的这活,哪个男人干不了,真是早上走了一个穿绿的,下午来了十个穿蓝的。想到这一层,牛二军心气登时平了,他决心忘掉自己的名字,一门心思认定自己是个送水的,给藏经洞别墅区送水,到刘经理那里领工资。他记得太牢了,以至于在一次领工资签字时,他签了这样一个名字:送水的。同事都嘲笑他,刘经理却表扬了他,说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个好职员。

虽是这么说,男人的脾气和尊严还是藏于心底的,时不时地,忍不住就要爆发出来。平静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午夜,他送去水后,山丹花对他有些反常的热烈。他生出一个坏点子,他要治治她。他狠狠地骑上去,掐她拧她,想让她在忘情中不知不觉受些苦,未料想,她却来劲了,也反掐他拧他,叫喊声惊天动地,好多次竟将他掀翻在地。他发现,他竟然拿她

没办法，突然他瞥见了那部小巧的手机搁在茶几上，便一把抓过来，一边做正在做的事，一边往自己的小灵通上拨号，吱吱吱，小灵通难听的叫起来，不依不饶，山丹花见状，兴致天来，牛郎牛郎地叫着，他身上的肉也变成了一朵一朵的。这一次，她竟给了他2000元人民的币！取钱时，她脸如桃花，反手给钱时，脸色已是冬天的石头。牛二军不寒而栗，跪在她面前，揪扯着自个儿的头发说：

一张肚皮隔开了两颗心，我认命了，真的。

日子匆匆过去，快活的不快活的日子一并成为过去，要过春节了。牛二军也对藏经洞别墅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是一位大牌港商的房产，山丹花是老板包养的情妇，姓吴，老板太老了，在各地都是储备着这样的女人的，老板虽不能经常驾临金城，却对山丹花是情有独钟的，也很听她的话。老板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成果，以他为龙头，各种资金源源注入，住在别墅区的人与老板都有业务往来，很多都是靠这棵大树乘凉的。而住在这里的女人大多都是山丹花这种身份，各个老板对她们的监管当然都是极严的，可是，都是人嘛，都是青春火旺的风情女子，把她们伺候不好，找一些别的借口，吹吹枕头风，是要坏正经事的。怎么办呢，既要保证这里的治安一流，又要哄她们高兴，当地一些聪明人，经过严格筛选，层层把关，把一些年轻能干的送水工或园艺工放了进来。这一招真灵，别墅区内空前安定，引资渠道也流水滔滔，皆大欢喜。先前只是听刘经理说自己的工作有多重要，现在亲自了解了事由，牛二军真的感到了肩上的责任，也算是一身系着一方土地的现在和未来了。有了一种高尚的使命感的

支撑，牛二军的心底涌上了一股股自豪感，还有舍身赴大义的壮烈感。而此时，他也心明眼亮了：只要伺候好山丹花，就等于把大家都伺候好了。也就是说，他是如今全城顶顶重要的人物，他的岗位犹如一支足球队的守门员，一辆卡车的方向盘，一个人的心脏。他知道她的名字叫吴竞，但他还愿意叫她山丹花，吴竞是个啥名字，男不男女不女的，哪比得上山丹花，这么好的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也只有她才配叫这样漂亮的名字。

要过年了，过年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日，牛二军想，无论怎么说，也应该对山丹花有所表示。送件什么礼物呢，当然她什么都不缺，但她有钱是她的，我的心意是我的。钱和心意是两回事。他转了大半天，花去500元买了一匹铜奔马，晚上送水时，双手捧给她，说要过年了，没啥送你，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不要见笑。她呆了半天，眼里泪光闪闪，双手接过礼物，郑重地放在茶几上。这一次，他俩似乎都动了真情，她不再疯狂了，高山流水的，情意绵绵的，还说了许多话，让他心里好生温暖。完事后，他说要回家过年，这几天，不能给她送水了，他可以一次多给她送点，攒下慢慢用。他说他会想她的。她泪眼盈盈地说，你快点回来啊。顺手从抽屉抓出两沓百元大钞，说这是两万元钱，也代我孝敬老人吧。他一个激灵站起身，决然道：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有的是钱！她立即冷了脸，看他还在那儿黑了脸戳着，便叹口气说：拿着吧，钱对你来说，是命，对我来说，是手纸。说起来咱都不容易，没钱人有没钱人的苦处，有钱人有有钱人的辛酸。说着，她一把拉开抽屉，说不信你看，我的钱比手纸还多。她又抽出几张卡，说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吗，说出来吓得你尿裤子。你那两张纸

片子，还敢说有钱？她幽幽地说，我懂得你的心，你是个知冷知热重情重义的男人，可是，这世道，情义最不值钱，只有钱值钱。记住我一句话：有钱人越不是人越是人，没钱人越是人越不是人。牛二军泄了气，收起钱，怏怏去了。这一次，她将他送到了门口。

出别墅大门时，牛二军给了徐保安500元钱，说兄弟过年买瓶酒喝吧，徐保安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啥话都没说。第二天他又分别给刘经理和小胡买了一匹铜奔马，分别送了去，她们都很高兴。刘经理特地准许他开车回去，这让他大感意外，然后便是由衷的感激。他不知道该给王力行送点什么，一想他好抽烟，便花了300元，买了两条"黑兰州"送了去。俩人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个通宵。

大半年下来，牛二军手里已有7万元钱的进账了。他给自己留了4万，给老家带回3万。家里的泥巴房实在不像样子了。他给父母兄弟各买了几套衣服，给乡邻们也都带了礼品。家乡人早传说他在金城发了财，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求他借钱或办事，他不大理他们。传说归传说，至少也是个跑外混世界的人，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乡下人。他早已捎回话去，说要回家过年。进村那一天，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村口聚集着黑压压一大片人，他张眼一望，大概男女老少都在。他狠踩一脚油门，车子飞起来了，一道黄尘冲天而起，到人群前，一脚刹住。呀，人们一片乱叫。他款款下车，人们哗地围上来，一张张脏脸，笑成了一朵朵带泥腥气的花。乡下人不善言辞，只知道向他笑。他从车上取下一包东西，见男人就散烟，见女人孩子就散糖，整个村庄都洋溢着喜庆。回到家，土院子早已打扫干净，还洒了水，专门给他腾出一间向阳的屋，屋里也收拾得

清爽可人。村里人都跟着来了，他便打开行李，给谁家送什么东西，他都是贴了签的，一样样送到手里，接东西的手都是颤颤巍巍的。送走了乡邻，他把带回的钱交给父亲，漠然道：开春后把房子翻修一下。父亲双手颤抖着接过钱，一连说了几个是。父亲显然是被这么多的钱震撼了，捧在手里不知道怎么办。他漫不经心地说，钱放在家里不安全。父亲说，对对对，我这就去信用社。

在家里这几天，在他面前，父亲的腰更弯了，随时随地见了他，都是一脸巴结的笑。这让他一者感到满足，一者又万箭穿心，难道钱真的这么重要吗？还有让他更难受的，这几天整日媒人盈门，这家姑娘那家姑娘乱介绍一气，都是他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人物。心里虽然难受，却感到了自身的分量。他拿起架子，二话不说，一律一口回绝。说实话，有了山丹花和小胡的经历后，本乡本土的这些姑娘，他是没有兴趣看一眼的。想起山丹花对他的盛气凌人的样子，他每向别人盛气凌人一回，心里便生出一回快意：在她面前，我是穷鬼，在我面前，你们是穷鬼！

愉快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公司只给了他5天假。其实，5天足够了。在家多待一天，多的都是烦恼，家家请他吃饭，不去不行，去了吃什么，那饭也是人吃的？把肉把鱼做成了那样！大家唯恐落在后面，一天都吃过十几家了，还有人守在家里等着，去每一家也只是略坐片刻而已，深夜回来，他的肚子仍饿着，母亲便给他擀面条吃。母亲做的饭真是好吃，他永远也吃不够。他想，将来他结婚成家安定下来后，一定是要把母亲接到城里去的，让她老人家享几天清福，他也天天能吃到母亲做的饭。

回到金城，牛二军主动给山丹花打了电话，她急切地说，你快来！稍一顿，声音冷了点，说快送水来！他是白天去的。他们第一次在白天做了那事。山丹花是孤身一人在金城过的年，她的脸是刻意修饰过的，但他从中却看见了隐隐的泪痕。他想多陪她一会，她却催他快走，她仍然给他钱了，给钱时，脸色依然很冷。刚在老家找回的自尊，眨眼间天塌地陷。这让他万分痛苦，又不由自主。她的人和她背后的人像金城南北两座大山一般压在他的心头。他总算明白了，什么是金钱的力量，她让金钱压住了，他让她的金钱压住了，老家人让他的金钱压住了，他们都是服从者。

牛二军急于改变这种心理上的劣势，一年来，每次开车路过河边的咖啡屋，都会发现门口站着许多花枝招展的女孩，挺着一张张粉脸，向他挤眉弄眼。他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给山丹花午夜送水的第二天，黄昏时分，他做完活，把车停在较远的地方，看看没人注意他，便进了一家叫温柔天的咖啡屋。一进门，轰地一声，他被众多的女孩包围了，个个莺莺燕燕，在他身上揣揣捏捏。他挑了一个江南女孩，进了一间暗室。真是他要什么，她给什么，他没要的，她都给了。说好是200元，他大手一挥飞出10张，女孩兴奋地将他全身吻了一遍，毫无遗漏。他尝到了给女人扔钱的快乐。原来，给女人钱和拿女人钱竟是天地有别的，男人的脸面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好似给车加了油，牛二军给山丹花送水时，无论白天夜里，就不再看她的眼色行事了。只要时间允许，进门放下水桶就往她身上扑，在白天她不肯，管她肯不肯，放翻在地毯上，她略做反抗便肯了，而且是格外地投入。有一次，她大叫道，

我身上不方便,他狞笑着说,我身上很方便。结果弄得俩人腿上都是血。他找到了对付她的办法,他下决心要把她弄到床上去。一个星期都是白天给她送水,也捞不着机会做那事,这几天,她晚上要出去办事,没要过水,好不容易等到午夜她要水,他加速去了。她很急切,他便趁势要抱她上床,她一手抓住茶几腿,下死力挣扎,茶几被拖出老远了,她还不松手,他也不松手,挣扎不开,她竟大声呼喊救命,声音凄厉,风传远近。他害怕了,便松手了。这次她真的恼了,顺手一个耳光,抽得他头晕目眩。他也抬起了手,她却把脸伸向他,他没打她,扑倒便是一场山呼海啸。平静下来后,她冷着脸说,我只原谅你这一次,你再敢胡来,我不光叫你们经理来,我还打110呢。她又冷笑一声,顺手从地毯沿下抽出一把小小的手枪,卡地子弹上膛,凛然说:我用不着找任何人帮忙,指头一勾,谁都会认定你是劫财劫色的歹徒,而我只是一个正当防卫的弱女子!牛二军呆若木鸡,丹田以下顿时麻木不仁。她用枪指向他的鼻尖,咬牙说:我警告你最后一次,你是送水的,永远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牛二军害怕是害怕,但这是其次,他内心的痛折磨得他真想挨她一枪,一了百了。他说:

你能告诉我,同样是做一件事情,在地毯上和床上究竟有什么区别?

山丹花冷笑一声,说:

那你说说,同样是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非要到床上?牛二军经这一反问,一时张口结舌,竟无言以对。

山丹花又冷笑一声,说好你个乡巴佬,脸上装老实,却是一肚子的羊杂碎。你只不过是个送水的,变着法子想上我的

床,可见你的心底有多肮脏阴暗。牛二军想说,人的身体最重要,床不过是生活用品,你头都磕了,却不愿作揖。他没说出来,他想她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说得多了,倒看轻了她。

山丹花见牛二军一脸的痛苦、恼怒、无奈,还有茫然,也觉着伤着他了,心下有些不忍,便轻声细语道,喂,送水的,我正式问问你,既然是做同一件事,在地毯上也做得不错,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床呢?牛二军低头仔细想了想,却还是想不明白。是啊,既然一样,我为何要强人所难呢,说明还是哪里不一样嘛。哦,对了,在这么简单的道理面前,我怎么会老犯糊涂呢。床是人家男人的专利,我算什么呢,床虽比地毯只高出半米,那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钱人做这事叫做爱,没钱人叫性交,我只配与她性交而已,既然只是性交,哪不一样,野地里,厕所里,完成就行。何况我还在这样高级的地毯上与一个高贵漂亮的女人性交,我再生出别的想头,那真是不懂道理了。看来,错在我,是我难为了她。他诚恳地说:

我懂了,是我的错,请原谅。

山丹花这才展颜一笑说,这就对了。她见他勉强的神色,知道他的心中终是不快活,便把意思说透了。她说:

我知道你爱我,既然爱我,就该多为你爱的人想想,咱们只能瞒住那一头老驴,是瞒不住别人的。一个送水工上了我的床?多难听!一个送水工上了我的地毯,怎么着也顺口些。唉,我们这些人活到这一步,形式早已盖住内容啦。好啦,你去吧。

说起来,牛二军对自己已经获得的地位还是挺满意的。现在,只要进了山丹花的家门,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她按倒在地毯上,不是她愿不愿意的问题,他愿意就行。他看到存折

上稳步上升的存款额,胆量和野心也在稳步膨胀。不就是个女人嘛,再有钱的女人也是女人,我是堂堂男子汉,男子汉就当主动点,凡事以我为主。她给的钱数目越来越多,逢着她高兴,手伸进抽屉抓多少是多少,连看都不看一眼的。牛二军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打听到一处开工正建的公寓楼,在黄河边,面河依山,风景宜人。也就二三十万块钱吧,问题不大。他已爱上了金城,不愿再四处奔波了。他和小胡说好了,买了房,再奋斗半年,他不再干这营生了,小胡也不再干她的营生了,添上小胡的钱,买辆车,他跑出租,她想开一间小酒吧。俩人已看好了房,手续都办齐了,周末就要交预定款的。他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房子到手后,他要将山丹花好歹哄来住上一夜,在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床上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做那事,女人才算是自己的。他身上还有许多没来及存银行的钱,他回到宿舍,动手拆开褥子,将钱一张一张铺在棉胎上,随手缝起来,铺好,脱光了躺上去,纸币在他身下嘎巴嘎巴乱叫,他心说:

哼,你不是很高贵吗,我照样把你压在身下!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河里的水浑了,山上的树绿了,河边的果园花簇团团,街上的人又变得爽利了。周末下午,山丹花要水,牛二军刚送水进门,小灵通就响了,是另一家要水。他坏笑着说,我还忙,今天饶了你,让你歇歇。晚上9点,闲下来了,他想把车停在河边散步,刚去,小灵通响了,是山丹花要水。她急切地说,给我送4桶水,快点!嘿,看这娘儿们急的,你也有急的时候?把水送去后,只见她今天化了浓妆,身穿一袭肉色连衣裙,裙子的颜色配上若隐若现的肤色,在灯光绰约下,真是香艳诱人。啊哈,这娘儿们给我准备了一

盘好菜！他心里狂呼一声，却见她手拿抹布在清洗器皿，头也不回，淡然说：你快去，改天我给你签单。这时，他早已脱了鞋，正在飞快地脱衣服，他已经习惯了她的装腔作势。她不经意回头一看这阵势，脸色大变，喝道：

你干什么？还不快点滚出去！

干你！干什么？

牛二军飞步上了地毯，伸手去扯山丹花，啪唧，冷不防，她一个巴掌甩过来，甚是凌厉。他蒙了一下，火也上来了，咬牙低喝道：

我要你认得我，臭婊子！

他又扯住了她，她一把推开他，跳出老远，骂道：

你个臭送水的，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什么东西，鸭子！在老娘面前敢充大爷？还不快点滚出去！

呼地一声，牛二军听见自己的血像突然断裂的水龙头，从周身每个毛孔里喷涌而出。你一定要拒绝我也没什么，千不该万不该抽我，这可是男人的脸呀，抽我也可原谅，千不该万不该说我是鸭子！你还给我当老娘，说我是臭送水的，真的臭吗，既然臭，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要死要活的。我今天非要你遂了我的意，给警察给经理给老天爷打电话都行，把枪掏出来顶着我的脑门也随你的便，这水我不送了，这人我不活了！他扑上去又揪住她往卧室拖，未料想，她甩手又是一个耳光。他急了，一把掐住她的脖子，拖了几步，发觉她的全身彻底软了，心一惊，手一松，她铺展在地，低头一看，瞳孔大开，人已没了气息。过了一会，他伸手一摸，她全身冰凉。

牛二军瘫坐在地，一时天塌地陷，手脚麻木。他望着她咽喉处一道深深的指印，喃喃道，山丹花呀，山丹花，你今天是

怎么了，好好的事情咋会成这样，你知道有些话是不可说透的，不说透，人还可以麻乎乎捉迷乎乎，凑合着活着，说透了，让人躲无处躲，死无处死呀。我不想存心害你性命，我只要你遂了我的意，可你咋能这样？牛二军一下子心灰意冷，双手托起她，平放在床上。他替她除去衣物，上去与她并排躺上。这床真软和呀！他看见那匹铜奔马站在床头柜上，躺在床上，正好与马四目相对。睹物思人，他惨叫一声：

山丹花，你是爱我的呀！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牛二军心情平静了些，一个念头从心底訇然升起，他想试试用纯净水洗澡是什么滋味。一年多了，我天天给你们送水，我只知道水的重量，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他将4桶水一起倾入缸里，跳进去，除了一派冰凉还是一派冰凉。他强忍着冰凉，把自己稍洗了洗。穿上衣服，回到卧室，头抵在山丹花的胸部待了片刻，顺手拉开床头柜，里面金光灿灿，他又把柜子合上。猛然，他看见那部小巧的手机居然拴在铜奔马的脖子上，解下来把玩一会，顺手装进兜里。忍不住，他又拉开抽屉，炫目的金光里，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拿起一看，照片上一共8人，两个大人，6个小孩，那个稍大的女孩是山丹花，一看都是和自己家里差不了多少的乡下人。照片下面，还有一张身份证，是山丹花的，她确实叫吴竞，与他同年同月不同日。他抄下了她的家庭住址。

牛二军感到自己彻底崩溃了，他一下子把几千年前的人和几千年后的人都看透了。他再不想做任何事了，他只想明明白白地来，明明白白地去。他从账单上撕下一页纸，趴在床头柜上写了一张留言条：

尊敬的警察先生：

人是我杀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们好了一年多了，我爱她，她也爱我。今天我们吵架了，她抽了我两耳光，她打了一个男人的脸，情急之下，我用力不当，她牺牲了。房间的东西我一概没动。我拿走了她的手机，是留作纪念的。我爱她，真的。

不用麻烦找我，我还有些事要办。过几天，我会主动投案的。以一个男人的尊严保证。

藏经洞别墅送水的：牛二军

2004年4月12日

写条子时，房间的台式电话疯叫起来，一遍又一遍。他想一定是那个老驴在查夜了，他想接，又没接，他不想听见一个苍老浑浊的声音。接着手机又响了，他还没接。

做完这一切，牛二军下楼来，远远看见大门外摆了一溜高级小车，徐保安在值班室里打电话，一个秃头老头在那里哇哇乱叫，他忽地明白了一切，在楼后找着车，急忙低头驾车冲出门去，徐保安瞥了他一眼，对秃头说，人可能睡着了，没人接电话，您请进，我相信您。

牛二军赶回公司，小胡却不在，他给刘经理写了张便条，说明了事情原委，表示了歉意。又用山丹花的手机给王力行打了电话，说是晚上必须见他，他想在金城，他其实就这么一个知心朋友，说什么也要向他告个别的。然后从褥子里抽出钱，拿上所有存折，把小灵通搁在便条上，甩门风火而去。

牛二军打出租火速赶到王力行家，把事情一五一十给他

说了。他说给他几天时间,他想把他挣的钱取出来,一半留给父母,一半送到山丹花的老家去,然后,他要投案自首。老王异常平静,说兄弟,事情已经做了,该咋着就咋着,咱们喝酒。让你嫂子到外面饭馆给咱搞下酒菜去。老王爱人回来时,手中端了几样菜,身后却跟进来几名警察,一下子将牛二军扑倒在地,上了铐子。王力行哽咽着说,兄弟,哥对不起你。牛二军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说哥你做得对,是兄弟给咱战友丢脸了。这时,山丹花的手机响了,手机已在警察的手里捏着,牛二军要看,警察给他看了,是通讯公司发来的一条短信:**晚安,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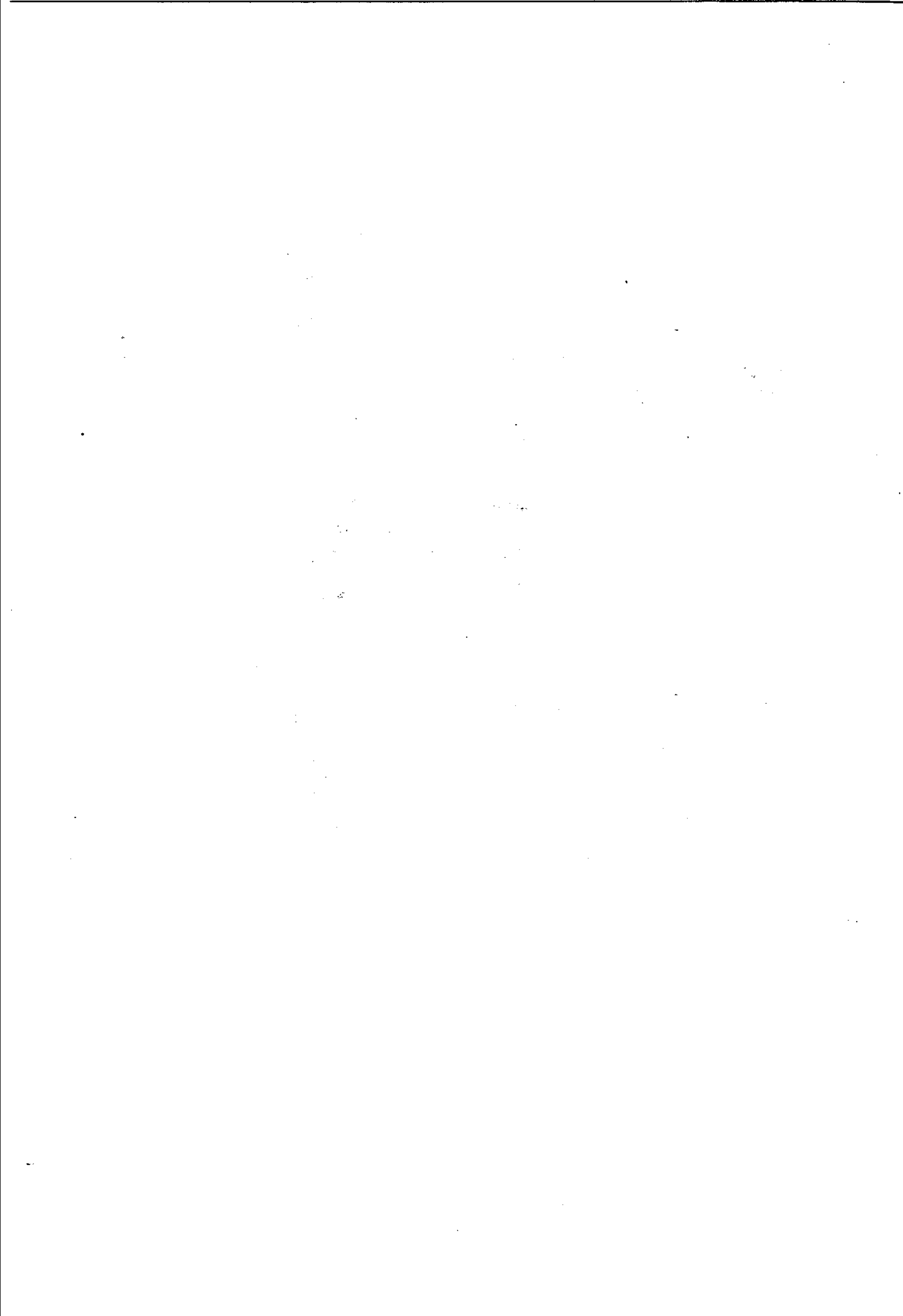
王力行家的座钟也敲响了零点的铃声。





严歌苓小传

严歌苓，生于上海，现居美国。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九十年代后曾以《少女小渔》、《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另著有《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扶桑》等。



严歌苓

金陵十三钗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天还不亮，书娟一手拎着她白棉布睡袍的后摆，一手端着蜡烛，在走廊的石板地上匆匆走过。白色棉布裙摆上的一摊血，五分钟前还在她体内。就在她的宿舍和走廊尽头的厕所中间，蜡烛灭了。她这才真正醒来。突然哑掉的炮声太骇人了。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从历史书里知道，她站在冰一般的地面上，手端铁质烛台的清晨有多么重大悲壮。几十万溃败大军正渡江撤离，一座座钢炮被沉入江水，逃难的人群和车泥沙俱下地堵塞了几座城门。就在她楼下的围墙外面，一名下级军官的脸让绷带缠得只露一个鼻尖，正在剥下一个男市民的褴褛长衫，要换掉他身上血污的军服。我姨妈书娟这时听见这骇人的静哑中包容的稠浊人潮。她也是后来才知道，正是

那个时刻，人们抱着木盆、八仙桌、樟木箱跳进隆冬的江水，以生命在破城而来的日本军队和滔滔长江之间赌上一局。

书娟收拾了自己之后，沿着走廊往回走的时候，不完全清楚她身处的这座美国天主教堂之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成百上千打着膏药旗的坦克和装甲车排成僵直的队阵，进入停止挣扎、渐渐屈就的城市，竟也带着地狱使者般的隆重，以及阴森森的庄严。城门洞开了，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一具具尸体被履带轧入地面，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之路上，在沥青底版上定了影。

这时我姨妈只知一种极致的耻辱，就是那注定的女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淫邪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将毫不加区分地为一切淫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植根发芽，结出后果。我姨妈书娟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混沌的女孩时代。她刚要回到床上，听见窗外暴起吵闹声。楼下是教堂的后院，第一任神父在一百年前栽的几棵美国胡桃树落尽叶子，酷似巨大的根茎倒扎在灰色的冬雾里。吵闹主要是女声，好像不止是一个女人。书娟掀开积着厚尘的窗帘一角，看见胡桃树下的英格曼神父。他尚未梳洗，袍襟下露出起居袍的边角。书娟的室友们窃声打听着消息，都披上棉被挤到窗前。英格曼神父突然向围墙跑去，书娟和七个同屋女孩这才看见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一个披狐皮披肩，一个穿粉红缎袍，纽扣一个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泻出来。女孩们和书娟都明白了，英格曼神父在阻止那两个墙头上的女人往院里跳。

书娟听到走廊里的门打开，另外几个房间的女孩跑下楼去。等书娟跑到后院，墙上已坐着五个女人了。英格曼神父没

有阻拦住刚才的两个，连看门的阿顾和烧锅炉的陈乔治也没帮上忙。英格曼神父一看身后的女孩们，对阿顾说："把孩子们带走，别让她们看见她们。"他未及剃须的下巴微妙地一摆，指着墙上墙下的女人们。书娟大致明白了局面：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们视野的女人。女孩们中有一些世故的，悄声说："都是堂子里的。""什么堂子？""窑子嘛！"……

阿多那多神父从胡桃林中的小径上跑来，早早就喊："出去！这里不是国际安全区，不负责收容难民！……"他比英格曼年轻二十多岁，一口纯正扬州话，让争吵恳求的女人们愣了一会儿才明白发言的是这位凹眼凸鼻的洋僧人。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窑姐说："我们就是进不去安全区才来这里的。"

一个十七八岁的窑姐抢着说："安全区嫌姑奶奶们不干净！"

"来找快活的时候，我们姐妹都是香香肉！……"

书娟让这种陌生词句弄得心跳气紧。阿顾上来拉她，她发现其他女孩已进了楼门，只剩一两张脸从里面探出来。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窑姐们的入侵。但他的棒子只在砖墙上敲出敷衍的空响，脸上全是不得已。那个二十六七岁的窑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了下来，头垂得很低，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该死个干净利落。"

英格曼神父不动容地说："我对此院内四十四位女学生的家长许诺过，不让她们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侵害。依小姐们的身份，我如果收容你们，就是对她们的父母们背信弃义。"

阿多那多神父对阿顾咆哮:“你只管动手!跟这种女人你客气什么?!”

阿顾捉住一个披头散发的窑姐。窑姐突然白眼儿一翻,往阿顾怀里一倒,瘌痢斑驳的貂皮大衣滑散开来,露出里面精光的身体。阿顾老实人一个,吓得“啊呀”一声嚎起来,以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趁这个空档,墙头上的女子们纷纷跳下来。其中一个黑皮粗壮,伸手到墙那边,又拽上来五六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窑姐。阿多那多神父一阵绝望: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要在这一方净土上登陆了。心里一急,他嘴上也粗起来:“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 夹道欢迎日本兵去啊!”

阿顾想从怀里死活不明的女人胳膊里脱身,但女人缠劲很大,怎样也释不开手。英格曼神父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不可阻挡,悲哀地垂下眼皮,在胸前慢慢划了个十字。

楼上所有的窗帘都打开了,女孩们看见扫得发青的石板院落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女人们的箱笼、包袱、铺盖也跟着进来了,缝隙里拖出长丝袜和缎发带。

我姨妈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所闻的正是后来被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城中的一个细部。她那时还在黛玉般的小女儿情怀中,感伤自己的身世。我姨妈书娟惊讶地看着阿顾怎样将那蓬头女人逮住,而那女人怎样就软在了阿顾怀抱里,白光一闪,女人的身子妖形毕露,在两片黑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摊肮脏牛奶。我姨妈一下子把她的不幸身世与这不堪入目的图景联系起来:我外婆得知我外公和一个秦淮河青楼女子的隐情之后,做主替他应承了一项讲学计划,促他去了美国。出国不久,外婆怀上了我母亲书妤,又做主留在美国

分娩。外婆想以距离和时间来冷却一段艳情，她信心十足：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书娟快步回到寝室，已停止怨恨撇下她的父母，楼下十几个俗艳女子已成为她心目中的仇恨靶子。

局面已不可收拾。女人们哭嚎谩骂，抱树的抱树，装死的装死。一个窑姐叫另一个窑姐扯起一面丝绒斗篷，对神父们说她昨夜逃得太慌，一路不得方便，只好在此失体统一下。说着她已经消失在斗篷后面。阿多那多用英文喊道："动物！动物！"

英格曼神父脸色苍白，对阿多那多说："法比，克制。"法比·阿多那多长在扬州乡下，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大户或团丁，把他们都看得贱他几等。英格曼神父又是因为阿多那多沾染的中国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贱他几等。眼看阿顾和陈乔治俩人寡不敌众，他对窑姐们说："既然要进入这里，请各位遵守规矩。"

阿多那多用一条江北嗓门喊出英语："神父，放她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他对两个中国雇工说："无论如何也得撵出去！"

而英格曼神父看出陈乔治和阿顾已暗中叛变，和窑姐们已里应外合起来。混乱中阿多那多揪住一个正往楼门里窜的年少窑姐。一阵稀里哗啦声响，年少窑姐包袱里倾落出一副麻将牌来。光从那掷地有声的脆润劲，也听出牌是上乘质地。一个黑皮粗胖的窑姐喊："豆蔻，丢一张牌我撕烂你大胯！"叫豆蔻的年少窑姐在阿多那多手里张牙舞爪，尖声尖气地说："求求老爷，行行好，回头一定好好伺候老爷！一个钱不收！"豆蔻还是挣不脱阿多那多，被他往教堂后门拽去。她转向扑到麻将牌上的黑皮窑姐喊："红菱，光顾你那日姐姐的麻将！

……”

红菱便兜起麻将朝难解难分的阿多那多与豆蔻冲去。她和阿多那多一人拖住豆蔻一只手，豆蔻成了根绳，任俩人拔起河来。

英格曼神父此刻扬起脸，见紫金山方向起来一股浓烟。天又低又暗，教堂钟楼的尖顶被埋在烟雾里。寒流来得迅猛，英格曼神父十指关节如同钉上了锈钉子一样疼痛。他又扬起脸看一眼窗台上的女孩们，对她们严峻地摆了一摆下巴。所有年轻纯净、不谙世故的面孔刹那间回避了。只有一张面孔，还在定定地出神。

这正是我姨妈书娟的面孔。她站在窗前被一阵腹痛钳住了。没人告诉她这样可怕的疼痛会发生。假如不是因为一个妓女，她母亲不会强迫她父亲离开祖国离开南京离开她，她母亲一定会向她讲解，这腹痛是怎么回事。由此她切齿地恨那个使她家庭支离的妓女。由此她更恨眼前的这一群妓女。看看她们干的好事：竟在一件斗篷后面宽衣解带，大行方便。书娟不理会她敬爱尊重的英格曼神父，是因为她实在太疼痛太仇恨了。她咬碎细牙，恨着恨着恨起了自己。书娟恨自己是因为自己居然也有楼下妓女的身子、内脏，以及这滚滚而来的肮脏热血。她已经痛得自持不得，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那个身段丰硕肤色如铜名叫红菱的窑姐把豆蔻拉出了法比·阿多那多的手。法比·阿多那多干脆上来拉红菱，擒贼先擒王。红菱麻将牌也不要了，梳妆盒也不要了，一心只和阿多那多拼搏。墙外一阵一阵的脚步过去，婴儿“哇哇”地哭喊，静了一早晨的枪声又响了。陈乔治上去帮阿多那多。

红菱的嗓音混杂在墙外的吵闹声中：“救命啊！”

她一叫混乱的场面静止了一刹那。红菱指着陈乔治:“这个骚人动手动脚!”

陈乔治才二十四岁,脸涨得紫红:“哪个动你了?!”

“就你个挡炮弹的动老娘了!”红菱拍拍胸脯。

陈乔治恼怒地哑了一刻,反口道:“动了又怎的?”他把她往后门外面推,“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英格曼神父说:“住口。”他转向阿多那多神父,“让她们在仓库里先藏一两天,我和国际安全区交涉一下,再把她们送到那里去。”开始给英格曼神父下跪的窑姐看其他窑姐一眼说:“来生一定变牛马报答神父。”说着又跪下来。

“起来吧,神父不耕地,要牛马干什么?”阿多那多说道。

英格曼神父已经往教堂主楼走去。天亮了不少,主楼细高的窗子上,由五彩玻璃拼成的受难圣像显出模糊的轮廓。几声枪响乍起,就要走进楼门的英格曼神父脊梁伸直了一下,又回到原先的微驼姿态。枪声很近,似乎就响在教堂东侧那一小片墓园里。

阿多那多叫阿顾和陈乔治马上把窑姐领进仓库,他自己去墓园查看一下。墓园竖着十几座十字架,下面埋着一百多年来在教堂服务过的神职人员。第一位神父费罗诺的墓被扩修过两次,现在墓室颇大,但修缮得非常简朴。墓园的柏树植得极密,在这无风的清晨,远处枪弹呼啸,高空飞机飞过,甚至车马人群狂乱地过往,都在树梢上呼啸生风。法比·阿多那多没发现任何异常,便折身走回去。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旁边,飘着一面红蓝鲜明的星条旗,庇护着旗下中立的美国地界。从十月份开始,英格曼神父每天晚祈前都登上钟楼顶层,看着东边越来越近的火光,祈祷越来越长。

书娟和女孩们下楼来晨祷，正碰上从墓园回来的法比·阿多那多。女孩们也好，阿多那多也好，都绝想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举着美国国旗的教堂此刻已失去了中立地位，因为它无意中已庇护了两位中国士兵。法比·阿多那多去墓园查看时心神、眼神都太慌乱，竟没有细看那个半途而废的防空工事。工事是八月底挖的，水位太高被放弃了。女孩们单调纯净的祈祷声渐渐充斥星条旗下的空间。两位受伤的中国士兵此刻腿泡在坑道结着冰碴儿的泥水里，被女孩们的祈诵安抚了。

阿多那多等女孩们念完"阿门"，划完十字，对她们说教堂的院子从现在起划分成两半，靠仓库的北角，不允许任何女孩接近。他也会把禁令传给仓库里临时的寄居者们。这时一个女孩以小动作指点了一下阿多那多身后。他回过头，见那个叫红菱的窑姐嘴上叼着烟卷从女孩们的宿舍楼里出来，垂着头，东寻西觅。

阿多那多马上恢复了一副粗人模样，对她吼道："哎，那是你去的地方吗？"

红菱骇一跳，嘴上的烟卷险些掉到地上。她笑着说："看着像个洋老爷，其实是个江北泥巴腿。我们是老乡耶……"

"回你自己的地方去！"阿多那多切断她的思路。"不守规矩，我马上请你们出去！"

"你叫法比吧？"红菱还是嬉皮笑脸。

"你回不回去?！"阿多那多拇指指着仓库方向。

"那你帮我来找嘛。"红菱全身一动，身子由上到下起一道浪，"找到我就回去。"

阿多那多看女孩们一眼，意思是：她还有资格谈条件。

“法比也不问问人家找什么。”红菱一嘟嘴唇。她虽然身段粗笨,但自有一种憨憨的风韵。

“找什么?”法比·阿多那多没好气地问。

“麻将,刚才掉了一副麻将在这里,捡回来缺五个。”

“还有心思玩!”阿多那多说。

“那我们干什么呀?闷死呀?”

他发现女孩们个个兴趣盎然地盯着这个下九流女人,她穿一件宝蓝和黑色杂呈的花旗袍,头发已精心梳过,束了一根宝蓝缎发带。清晨她来时的狼狈,已荡然无存。只有第一排末尾的书娟眼睛看着地面,每一句话从红菱嘴里吐出,书娟都把嘴唇抿得更紧。

阿多那多叫女孩们进餐厅。女孩们明白法比是为她们好,怕红菱的妖形丑态脏了她们的眼睛。她们却慢吞吞地不肯离开,这类女人难得碰上。

这时那位稍年长的窑姐走过来,远远就对红菱光火:“你死在那儿干什么?人家给点颜色,你还开染坊了!回来!”她说话声音温厚,一听就是不习惯这样扯开嗓子叫喊。

红菱说:“她们叫我来找的,缺牌玩不起来!”

“回来!”

红菱开始往库房方向走。突然刹住脚,指着女孩们:“你们趁早还出来噢。”

没人理她。

“你们拿五个子玩不起来,我们缺五张牌也玩不起来。”红菱跟女孩们拉扯起生意来了。女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一个胆大的学她的江北话:“……也玩不起来……”一声哄笑,全跑开了。

阿多那多呵斥她们:“谁拿了她东西,还给她!”

女孩们七嘴八舌:“哪个要她东西?还怕生大疮害脏病呢!”

红菱给这话气着了,追着她们喊:“对了,姑娘我一身的杨梅大疮,脓水都流到那些骨牌上,哪个偷我的牌就传给哪个!”

女孩们一声作呕的呻吟。书娟无法想象,她父亲和这样的贱坯子在一块是怎么混的。

年长些的窑姐已到了红菱身边,拖了她就往仓库方向走。红菱上半身和腿脚拧着劲,上半身还留在后面和女孩们骂架叫阵:“晓得了吧?那几个麻将牌是姑娘我专门下的饵子,专门传大疮给那些手欠的!……”她嘎嘎地笑起来,突然“哎哟”一声,人往后一抽,然后指着年长窑姐对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陈乔治说:“她掐我肉哎!”似乎他会护着她,因此她这样娇滴滴告状。

阿多那多问:“请问小姐叫什么名字?”

年长的窑姐站下来,回过身。她确定了这个中年神父问的是她,才微微地屈一下膝,上身端得笔直,回答说:“叫玉墨,文墨的墨。”

她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没有自轻自贱、破罐破摔的态度。女孩们和阿多那多都给她收服了一刹那,忘掉了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风尘女人。

“那就拜托玉墨小姐管束一下你的同伴。”

玉墨点头,她动作一个不多,话也是一字不多。在我姨妈书娟眼里,她虽然有一点拿捏矫情,但基本上是入得眼的。因此书娟抬脸,好好看了她一眼。从上到下地看,想挑出她哪里

贱来。但她没挑出来。玉墨这时眼光也恰巧落在书娟脸上，也是在端详这十四岁的女孩。我姨妈那个时期的相片不多，一张张全给我看过：一个剪童花头穿校服的少女，单薄干净，校服总是黑白两色，不过我猜那是深海军蓝，上面翻着水手领或白色方领、圆领。我在多年后看到的那些发黄的相片在这个时候还黑白分明。玉墨看到过其中一张。因此，玉墨这个在英文中称为Courtisan的女子想，也许她不久就要在我姨妈书娟面前披露真实身份了。

玉墨的微微矫情是竭力想纠正人们对她们这类女人的印象，竭力想和红菱之类形成天壤的区别。她在认出书娟后更加娴雅端庄，几乎就是淑女了。她要把背影也树立得姣好无比：一头长波浪，一身素花棉布旗袍，一双黑皮鞋。她扯着红菱进了黑黝黝的仓库，在扑面而来的霉尘中眯起眼，顺手从腋下抽出手帕，掩在鼻子上。她找回娼妓领袖的面目，对正在检数细软、打盹、踱步取暖、抠鼻子挖耳朵、争嘴拌舌的女子们说："哎哎，刚才听见了吧？有错没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是在人家矮檐下躲难，缩头做人吧。"阿顾已经跟她们介绍过，这间仓库原先是神学院的阅览室，女孩们现在暂住的楼房就是当年神学院学生的宿舍。

"闷死了！"一个叫喃呢的姑娘说，一面点上从另一个姑娘那儿分来的半支烟卷。

"就是啊，"红菱接茬子说："这院子像一口大棺材，没盖盖子就是了。"

"闷死了？"玉墨冷笑一下，"这么多经书呢！"她手一划拉，指着一捆捆皮面和布面的书。大家把房间弄得能暂时落足了，一些破旧沙发和椅子被搬到房子中央，上面搭着五颜

六色的包袱布，墙上的画给摘下来，挂上了她们大大小小的镜子。

“把这么多经书读下来，我们姐妹就进修道院去吧。”一个叫玉笙的女子说。她正对着光在拔眉毛。

“去修道院不错呀，管饭。”红菱说。

“你那大肚汉，去做姑子吃舍饭划得来。”

“做姑子要有讲扬州话的洋和尚陪，才美呢。”红菱笑嘻嘻地反嘴。

“修道院里不叫姑子吧，玉墨？”

“叫什么都一样，都是吃素饭、睡素觉。”

“吃素饭也罢了，素觉难睡哟！红菱……”

说着大家哄起一声大笑，红菱抓起一本书朝那个姑娘身上砍过去。书受了潮，在空中书脊和书页分离了，菲薄的纸页飞得像一屋子白蝙蝠。红菱生性爱闹，追着那个姑娘，一嘴丑话，笑得直揉肉滚滚的肚皮。追着打着，暖和了，也不闷了，一个琵琶从圣经摞起的架子上跌下来，跌断了两根弦。法比·阿多那多朝这里走来。

“够了。”玉墨说。

谁也没够，所以谁也不理她。玉墨看一眼阴沉沉地站在门口的阿多那多，皱眉一笑。窑姐们逐个注意到了阿多那多，一一静下来，有的双手去拢头发，嘴里叼着发卡，有的跳着一只脚，四下找鞋。

“我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再不检点，你们就不再受欢迎。”

他努力想把扬州话说成京腔，惹坏了几个爱笑的姑娘。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在外面随便走

动，不准和女学生们接触……”

“那上厕所怎么办？”

“就一个女厕所，在她们楼上。”

阿多那多一想：这个至关重要的大事竟给疏忽了。他说：“我已经叫阿顾帮你们解决这个麻烦了。好在都是暂时的，最多两天，我们就会把你们送到安全区去。”他脑子里却在讨论，是让她们用铅桶，还是让她们用木桶，那么用什么做盖子？“所以我代表英格曼神父，请求你们在这两天里不要放肆，亵渎神灵。”

“真要入修道院了。”红菱说。

“闭上嘴听，我没说完！”阿多那多又忘了仪态，粗声大气吼叫道。

“一天开几餐哪？”豆蔻问道。她正在对小粉盒上的镜子挤鼻子上一粒粉刺。

“你想一天吃几餐哪？小姐？”阿多那多忍住鄙夷和恼怒问道。

“我们一般都习惯吃四餐，夜里加一餐。”豆蔻一本正经地回答。

“你来这里走亲戚哪？豆蔻？”玉笙说，飞一眼给阿多那多。

红菱说：“夜餐简单一点，几种点心，一个汤就行了。”她明白阿多那多要给她们气死了，但她觉得气气他很好玩。她的经验里，男人女人一打一斗，就起了性子了。

喃呢问道：“能参加做礼拜吗？”

红菱拍手乐道：“这有一位要洗心革面的！神父，其实她是打听，做礼拜一人能喝多少红酒。她能把你们的酒坛底子

喝通！”

“去你妈的！”喃呢顶她。

阿多那多刚要吼，谁的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琵琶，断在空中的两根弦嗡嘤一声。玉墨无地自容，她对阿多那多做了个不与同伴为伍的姿态，说：“能够收容我们姐妹，已经让我们感激不尽。战乱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姐妹们在此能有口稀粥吃，就很知足了。”

阿多那多说：“谢谢体谅。”他眼睛向她一瞥，也没多少好气。稀粥稠粥，就像她们还有什么选择似的。他对门外说：“阿顾啊，面包拿进来吧。”

阿顾一直等在门外，此刻听到招呼，拎一只布口袋跨进门来。

“也没存多少粮，只能靠学生们牙缝里省一点下来给大家。”阿顾说着，解开布口袋。

一声五雷轰顶般的巨响，女人们全蹲下来，窗子玻璃咯吱吱直颤，一拨拨灰尘从摞起的圣经上倾落。又接连来了几记轰响，阿多那多自己也趴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连续的炮声中畏缩着，满脸的苍白。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

亲和姐妹"时,听上去像致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辨出神父的祷辞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像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像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此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没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着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

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像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撅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踮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

“烂得籽啊瓤啊都臭了。”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那个正说话的女孩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又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发泄出口，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顶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敌人。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阿多那多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会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陈乔治赶紧过去，要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几十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四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阿多那多叫陈乔治把豆蔻送回仓库。他要去向英格曼神父请愿：马上把这群女人送出去。走到院里，他听见仓库里又是一片哄闹。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法比·阿多那多三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他由一个中国教徒收养长大，二十岁上投奔了英格曼神父，从此皈依了天主教。后来英格曼送他去美国深造了两年，回到中国便做了英格曼的助理。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作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面对这群窑姐，他的两种人格身份同时觉醒，因此他优越的同时自卑，嫌恶的同时深感爱莫能助。他像个自家人那样，常在心里说："你就争口气吧！"他又是个外人，冷冷地想："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此刻他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枪声，也听着窑姐们的嬉闹，摇摇头。才多久啊？她们对枪声就听惯了，听顺耳了。他没有去打扰她们。她们所做的事他懂得：那是行酒令，没有酒，谁输了

罚一大口凉水。

法比·阿多那多向主楼走去，一时枪声密集，并有机关枪加入。难道还有中国军队在抵抗？可他知道中国军队昨天天黑前就撤光了。枪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阿多那多与英格曼神父的谈话断断续续，俩人都在猜着密集的射击是怎么回事。本来阿多那多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打算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连让座都免了。沉默地听了半小时嘈杂无比的广播，英格曼神父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近十点钟，枪声才零落下去。

英格曼神父对阿多那多说："敲钟。"

"神父……"阿多那多不动。

英格曼懂得阿多那多的意思。整个城市生死不明，最好不以任何响动去触碰入侵者的神经。

"上万人刚刚死去了。是放下武器的无辜者，像羔羊一样，被屠宰了。敲钟吧，法比。"英格曼神父说着，慢慢撑起微驼的身体。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钟声又穿起衣服，跑下楼来。窑姐们也围在仓库门口，仰脸听着钟声。钟声听上去十分悠扬，又十分不祥，她们不知怎样就相互拉起了手。钟声奇特的感召力使她们恍惚觉得自己丢失了什么。失去了的不止是南京城的

大街小巷，不止是她们从未涉足过的总统府。好像失去的也不止是她们最初的童贞。这份失去无可名状。她们觉得钟声别再响下去吧，一下一下把她们掏空了。

英格曼神父站在院子中央。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一遍："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四十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

英格曼神父领着人们为死难者默哀之后，又让阿多那多带领女孩们唱起安魂曲。窑姐们再回到仓库时，安静许多。

入夜时分，我姨妈书娟和另一个女孩挤睡一张床上。一夜冷枪不断，成千上万被屠宰的士兵在书娟的概念中还非常模糊，她还不能想象那场面惨到什么程度。她是到大起来之后，才想象到这场大型屠杀多么惨绝人寰。

书娟想把自己的初潮讲给同伴听，又感到难以启口。她从女孩已沦落为女人，而这沦落是万恶之源。一阵杂乱的敲门声响起。门是后门，正对她们窗口，已经锁了很多年。

阿顾还没睡，拎着灯笼跑来。阿多那多已站在后门口，对阿顾打了个手势，叫他不要吭声。但灯笼的光显然已从门缝漏出去，门外的人更是死乞白赖，手在槐木镶铁条的门上拍得又急又重，骨头皮肉都要拍烂了似的。

"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有个中国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下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回！……"

阿多那多存心用洋式中国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

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弹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的人在门外提高了声音：“鬼子随时会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请马上把他带到国际安全区。”

“路太远，到处都是鬼子，他受伤又重，求求您了！……”

“很抱歉。请不要逼迫本教堂违背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两枪。埋尸人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沿着围墙远去。

这时陈乔治把英格曼神父搀下楼来。神父在楼梯口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慢慢沿来路回去。他不能置门外的中国士兵的生死于度外，更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个女孩的安危。

法比·阿多那多从阿顾手里接过钥匙，打开锈住的大锁，拉开门，刚刚探身出去，又迅速退回来，同时把门关上。

英格曼神父停在第五阶楼梯，听阿多那多说：“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三个中国伤兵！……”

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阿多那多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

“你撒谎！”阿多那多指控。“你到了这种时候还满口谎言！”

阿顾说：“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两样？！”他这

是头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和洋人说话。

“你闭嘴！”阿多那多吼道。

不远的街道上，果然有马蹄声近来。一个粗哑的喉咙从伙房边巨大煤堆后面传出来：“开门！不开门我开枪了！”

这时人们看见两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出现了，一个持手枪一个端步枪。英格曼神父在胸前飞快地划了个十字。两个人都拉开了枪栓，拿长枪的人踉跄一步，人们看见他的下半截裤腿几乎是黑的。那是浸透了血污。

“把门打开，法比。”英格曼神父说。

法比给了个又快又恨的手势，阿顾立刻将钥匙插入锁孔。埋尸队的人说：“快些！”

锁孔锈得太厉害，阿顾几番打不开。持长枪的士兵蹿过来，阿多那多肩膀一抽，头颈紧缩，两手向上伸去，不知是去护脑袋还是对挺过来的枪刺告饶。但士兵只是用刺刀别进门闩，用力一撬。刺刀折断了，门闩也松开来。一大团黑糊糊的人影拥了进来。

后门关上不久，一个马队从街口小跑过来。门内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姿态上，两个武装军人的枪口朝着后门，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射。直到马蹄声的回音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

英格曼神父首先看见的是两个穿黑马甲胸前贴着长圆形白布的人。他断定这两个人是“埋尸队”队员，被日本人临时雇来的中国劳力。他们身上各倚负着一具血肉模糊的人形，想来便是死里逃生的中国战俘了。另一个战俘还能自行站立，一手抱住左肋，那里也是大片暗色血渍。英格曼神父问他们一共有多少战俘殉难。他们答不上来，说刑场就有好几

处,来不及埋的尸首会被烧掉。

“阿顾,立刻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让他们带走。”英格曼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

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你要他们去哪里?”

“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

持短枪的人三十岁左右,军服虽褴褛,但右胸的口袋别了一支钢笔。他说:“很对不住您。”

“你们是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法比·阿多那多大声说:“干吗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英格曼制止道:“法比。”他转过头来对持短枪的人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是和我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先垂下枪口,当兵的也跟着收了姿势。

陈乔治这时出现了,气喘吁吁地说:“刚刚烧了些热水,去洗洗伤口,包扎包扎吧!”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说,“怕血淌得太多,救不过来了。先到我屋子里,上上药,把伤裹一下。”

英格曼神父对两个埋尸队的人说:“去吧,先把他们的伤治一治再说。”

阿顾一听这话,得了赦令似的上来,帮着埋尸队的两个人往陈乔治屋里抬伤员。陈乔治的屋紧挨伙房,门开在一人高的煤池后面,还算隐蔽。

这一夜女孩们都没睡。她们在天微明时看见窑姐们把几幅旧窗幔洗出来,搭在临时牵起的麻绳上晾晒。那些窗幔要给伤员们当铺盖。

早餐后英格曼神父一身弥撒大袍，法比·阿多那多启动了那辆老旧的“福特”轿车，俩人神色匆匆地出门去。直到晚餐前俩人才回来，英格曼神父一脸病色，两眼空洞，上楼时两手都抓住楼梯扶手。女孩们在晚自习时间问法比·阿多那多，发生了什么事让英格曼神父如此失态。阿多那多告诉她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他和英格曼神父差点挨日本兵的子弹。女孩们追问，日本兵难道敢对一个美国神父开枪？阿多那多想说什么，大喉结提起又坠下，三番五次，还是摇摇头把话忍了。

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是在两天之后才从窑姐们嘴里知道阿多那多究竟向她们瞒下了什么。阿多那多是在对窑姐们训话时讲出这个事件的。当时窑姐们吵闹抱怨夜里太冷，睡不着觉，要求在仓库里生一个火盆。阿多那多对她们说：“还嫌冷？晓不晓得我和英格曼神父为什么差点给日本兵打死吗？”他把事情告诉了她们。他们的车从安全区开回来时，原先走的街道着起大火，只得从小巷绕路，天刚擦黑，六个日本兵正堵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在剥衣裳，英格曼神父叫阿多那多停车，他刚说了一句英文：“看上帝面上，你们也有姊妹。”日本兵便一梭子打过来。若不是阿多那多车开得快，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证给灭除了。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假如不与窑姐们再次冲突，也不会从她们口中知道这个事件。冲突是这样引起的：喃呢和玉笙搭伙把她们的便桶往楼上厕所抬的时候，正是女孩们起床的时间。女孩们叫她们先抬下楼，等她们去上课再抬上来。喃呢不满了，说几十斤重一桶粪，抬着上楼下楼是好玩的吗？女孩们便指控她们吃得多拉得多。玉笙回嘴，说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

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不信呀？去问问英格曼神父，问他前天看见了什么！不然去问问那个假江北佬阿多那多，那个给一帮子日本鬼子搞得哇哇哭的是不是谁家千金！

女孩们知道了这件事，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恐怖。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还需要一些年，我姨妈书娟才真正明白英格曼神父那天从安全区回来的病容是怎么一回事。不完全因为他目睹一场轮奸，也不完全因为他请求安全区收留教堂里避难的中国伤兵和十几个妓女遭到婉言拒绝。安全区负责人告诉英格曼神父：日本兵已几次来安全区搜捕中国军人。

日本人见了中、青年男性平民就逮走去枪毙，相比之下反倒是美国教堂更能提供庇护。至于妓女们，安全区保护不了她们，日本兵搜寻年轻女人的疯狂甚至超过搜捕中国士兵。那天英格曼神父的气息奄奄也不仅因为看见日军的吉普车在一米多高的中国人尸体上翻越；似乎从江边漫卷而来的焚烧战俘的焦臭烟雾也不是他魂飞魄散、万念俱灰的原因。他在一九四八年冬天离开中国时，对去码头送行的书娟和其他女学生说，他非常的失败——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普通人都失败得很。他还想把乱在一九三七年冬天的心绪理清，说着说着，发现自己更乱了。我猜他的迷乱是感到自己上了当；真有上帝，上帝怎会这样无能？他一定是为他的上帝找了许多借口，其中之一是：上帝把一幅地狱画卷展现给人们，一

定有一个重大的启示。而他完全解答不了这启示。

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同学们很快和伤兵们厮混熟了。伤兵们恢复了一点元气,出太阳时会到院子里坐坐,捉捉虱子。他们把打仗的事讲给女孩们听,虽然是败仗,也让他们在女孩们眼里个个成了大英雄。他们一个一个地讲到战死的战友们,有时突然停顿了,过一会说:"记不太清了。"他们唯一不讲自己如何被俘,如何被整连整营地集中起来,静静地等待发落。他们不愿讲日本兵怎样把手指粗的绳子绑在他们的手臂上,而他们一动不动,整整齐齐给绑成一串又一串。他们靠猜想来领会日本人下一步会对他们做什么。那一夜冷极了,他们相依为命,就那样成串地给绑着,坐在潮湿的泥土地上。虽然连打了几天几夜的仗,已疲惫不堪,但伤口像长了利齿一样咬得他们无法入睡。天刚亮日本兵开始了新的调度,要他们排起队伍向江边出发。有人感到了不祥,却还是步伐整齐地随队伍朝江边行军。队伍一望无际,唯一的宽慰是他们和战友们一块行进,即便真是赴刑场也不孤单。伤员们即便想对女孩们讲,也讲不清他们怎么在江边的滩头上一蹲一天,等到了天再次黑下来,一天前还打算决一死战的一群人,竟然在那一刻如此听天由命,任几十挺机关枪对着他们齐鸣。似乎谁嘶喊了一声:"兄弟们,上当了!和他们拼吧!"上万人变成一堆抽搐的血肉,是眨眼间的事。伤员中有个叫李全有的上士,他不是被埋尸队从尸体堆里刨出来的。他的逃生是个奇迹:一颗子弹正巧射中了他的右臂,打断了绳索,他拖着断手滚到江水里,又在黎明时分游回满是血水的江岸,遇上了埋尸队。伤兵们不愿对女学生们讲这一段,还因为从

戎一生,想都没想过如此窝囊的下场,乖乖地走进自己的坟穴,如此守纪律地一排排应枪声倒下。为此他们红着眼呆呆地想,对日本人那样信任,那样乖顺,是他们失败中最可耻的失败。

英格曼神父从安全区回来的第三天,来到伤员们的住处。他已知道那位口袋插钢笔的军官姓戴,是教导总队的教官,伤最重的叫王浦生,才十七岁。王浦生头上脸上缠满纱布,只有右臂没有挂花。见神父进来,他躺在那里把右手举到太阳穴,行了个军礼。英格曼神父突然改变了嘴里的话。他来时口中排好的第一个句子是:"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够把你们留在这里养伤。"这时他对着敬礼的王浦生一笑,嘴唇启开,话变成了:"好些了吗?"他知道这就非常难了。假如预先放牢在舌头尖上的话都会突然改变,他更没法临时调度其他辞客语言。他想说服伤兵们离开教堂,去乡下或山里躲起来。他们可以趁夜晚溜出教堂,粮食和药品他都为他们备足了。而一见王浦生缠满绷带的面孔,整理编辑得极其严谨的说辞刹那间便自己蜕变,变成以下的话:"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诸位几天。不过,作为普通难民在此避难,诸位必须放弃武器。"

伤员们沉默了,慢慢都把眼睛移向戴教官。

戴教官说:"请允许我们留下两个手榴弹。"

英格曼神父素来的威严又出现了:"本教堂只接纳手无寸铁的平民。"

戴教官说:"这最后的两颗手榴弹不是为了进攻,也不是为了防御。"他看了所有人一眼。

英格曼神父当然明白这两颗手榴弹的用途。他们中的三个人做过俘虏,经历了行刑。用那两颗手榴弹,结局可以明快

甚至可以辉煌。对战败了的军人来说，没有比那种永恒的撤退更体面更尊严了。走运的话，还可以拖几个敌人垫背。

英格曼神父说："假如那样，你们便不是手无寸铁啊。"

一个叫李全有的上士说："戴教官，就听神父的吧。"

戴教官沉默一会，抬起眼睛扫视全体伤员："赞同李全有的举手。"

没人举手。

英格曼神父说："假如手榴弹拉响，日本人会指控本教堂庇护中国武装军人。那么本教堂收留难民的慈善之举，将会变成谎言。"

伤员们一动不动。神父陪着他们沉闷了一刻，转身走出门。他知道他该说的都说了。

下午戴教官和李全有把两支枪，五颗手榴弹，二十发子弹交给了英格曼神父。阿顾和陈乔治拿出几身便服，换下了伤员们的军装。

晚饭后，女孩们想趁晚自习之前的空闲和伤员们聊天，还没走近就听见红菱的扬州话叽里哇啦："我们是土包子，只有玉墨在上海住过，她会跳！……"

然后女孩们听窑姐和伤兵们一块起哄："玉墨！给个面子嘛！……"

书娟挤到女孩们最前面，听那个叫玉墨的窑姐说："人老珠黄了，扭不起来了！"

"早听说藏玉楼的玉墨小姐，今天总算有眼福了！"叫李全有的上士喝彩。

书娟看见玉墨扭动着黄鼠狼似的又长又软的腰肢，跳起舞来。其实书娟知道这叫伦巴的舞在她父母的交际圈里十分

普遍,但她认为让玉墨一跳便不堪入目。她认为玉墨动作下流眼神猥亵,就是披着细皮嫩肉的妖怪。她隐约记得半夜让父母吵骂惊醒时听到的名字:赵玉墨。她还记得母亲在父亲生病时说:"什么贱货? 还寄了参来! 我买不起参吗? 不写她'赵玉墨'三个字我就不知道是她了吗?!"每回"赵玉墨"三个字从母亲嘴里吐出,都是被母亲一嘴白而齐的牙嚼得碎碎的。书娟此刻不能断定那玉墨就是这扭动如虫的玉墨。看看这个贱货,身子作痒哩,这样狂扭。

玉墨一直垂着眼皮,脸是醉红的,微笑只在两片嘴唇上。她扭到戴教官面前,迅速一飞眼风,又垂下睫毛。玉墨是厉害,一贯淑女,含蓄娇羞不失大方,只在这样的霎时放出耀眼的锋芒,让男人们觉得领略了大家闺秀的风骚。戴教官脸红了。

玉墨扭着,从戴教官身边移开,移到李全有面前。李全有是老粗,觉得女人身子和他只隔两尺距离两身衣裳,浪来浪去,实在让他受洋罪,他嘿嘿傻笑,手足无措。李全有坐在王浦生的床沿上,小小年纪的新兵一眼不眨地盯着玉墨柔软的腰肢和胸脯,忘了手里拿的一把纸牌了。和他玩牌的是豆蔻,回头看一眼把王浦生迷得两眼发直的玉墨,转过脸在他那只好手上打一巴掌。豆蔻不知道隐藏自己的妒忌,她又懒得像玉墨那样学一身本事。王浦生给她一打,回过神来,朝她笑了。这个大孩子一笑两只嘴角全跑到绷带里去了。豆蔻看着爱得心疼。豆蔻比大男孩王浦生还小两岁,才十五,是被打花鼓讨饭的淮北人从灾区拐出来卖到堂子里的。豆蔻在七岁就是个绝代小美人,属于心不灵口不巧心气也不高的女子,学个发式都懒得费事,打牌输了赌气,赢了逼债,做了一年,客

人都是脚夫厨子下等士兵之流。挨了五年打，总算学会了弹琵琶。身上穿的都是姐妹们赏的，没一件合身，还有补丁。妓院妈妈说她："豆蔻啊，你就会吃！"她一点不觉得屈得慌，立刻说："唉，我就会吃。"她唯一长处是和谁对路就巴心巴肝伺候人家。

豆蔻说："你老看她干什么？"

王浦生笑着说："我没看过嘛。"

豆蔻说："等你好了，我带你到最大的舞厅看去。"

王浦生说："说不准我明天死了哩。"

豆蔻手在他嘴上一拍，又在地上吐口唾沫，脚上去踏三下："浑讲！你死我也死！"

豆蔻这句话让红菱听见了，她大声说："不得了，我们这里要出个祝英台了！"

这一说大家都静下来。玉笙问："谁呀？"

红菱不说，问王浦生："豆蔻刚才对你说什么了？"

王浦生露在绷带外面那一拳大的面孔赤红发紫，嘴巴越发咧到绷带里去了。豆蔻说："别难为人家啊，人家还是童男子呢！"

大家被豆蔻傻大姐的话逗得大笑。李全有说："豆蔻你咋知道他是童男子？"

只有玉墨还在跳。她脸颊上的醉意越来越浓。她想着一个男人。这男人是我们家族中唯一和娼妓有染的男性。他堕落不是因为他有那种声色犬马的天性，而恰恰是因为他生性过分纯正，过分规矩。这样的男人一辈子不让他靠近诱惑，他可以正人君子一生。他对于诱惑毫无免疫力，一旦被诱惑又容易认真。他明知和一个妓女相好有多下贱，但他在起誓赌

咒之后仍是止不住自己往妓院跑。这个男人是我那个呆里呆气的外公。他认识赵玉墨正是在一个舞场上。他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人们叫他"双料博士"。他和赵玉墨结识是一场误会。误会由于他没有识别娼妓的眼力。赵玉墨那天优雅之极,带一串雪白的珍珠,拿一本《新月》杂志。赵玉墨也许有心把自己打扮成大户人家的待嫁小姐。还装出一点老小姐落落寡合的样子。双料博士问她肯不肯赏光去喝杯咖啡,赵玉墨点点头,等他上来为她披外衣挂围巾。那天我外婆假如同去,下面我们家族这段丑闻就不会发生了。但双料博士的朋友们说那是"单身汉之夜",我外婆去过国外,也懂这个洋节目,其中一些不伤大雅的荤内容不能让良家女子消受,她便留在了家里。仅此一夜便让赵玉墨插了足。喝咖啡时她把刚读过的东西贩卖给他。他觉得她不时飞来的一两瞥眼风太耀眼了,他给刺激得浑身细汗,喉口发紧,心脏肿胀。我外婆是从不释放雌性能量的女人,并且很看低有这种能量的女人。从传统上说,男人总是去和我外婆这样的女人成立婚姻家庭,但从心理和生理都觉得吃亏颇大。但成熟一些的男人明白,雌性资质多高、天性多风骚的女人一旦结婚必须要扼杀她们求欢的肉体渴望。把娼妓的美处结合到一个良家女子身上,那是做梦,而反之,把淑女的气质罩在一个娼妓身上,让她以淑女对外以娼妓对你,是可行的。譬如赵玉墨。她是一个心气极高的女子,至少有一万个心眼子。对付三教九流,她有三教九流的语言、做派。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投错了胎,应该是大户人家的掌上明珠。难道她比那些掌上明珠少什么吗?她四书五经也读过,琴棋书画都通晓,父母的血脉也不低贱,都是读书知理之辈,不过都是败家子罢了。她是十岁被父亲抵押给做赌头

堂叔的。堂叔死后，堂婶把她卖到花船上。十四岁的玉墨领尽了秦淮河的风头，行酒令全是古诗中的句子，并且她全道得出出处。在她二十五岁这年，她碰上了双料博士。她心计上来了：先不说实话，迷得他认不得家再说。二十五岁的名妓必须打点后路，陪花酒陪不了几盏了。我外公听她讲身世时，俩人在一间饭店的房间里。外公刚知道做男人有多妙，正在想，过去的三十六年全白过了。他旁边躺着他的理想：娼妓其内淑女其表。这个时刻，他还不知道赵玉墨是彻头彻尾的、职业的、出色的名娼妓。

赵玉墨这夜豁出去了，连一文钱也不赚。她约双料博士第二天早晨一块吃早饭。她破天荒地起个大早，给妓院妈妈五块大洋，说是她昨晚生意不错，多孝敬妈妈几包烟。和双料博士见面后，她开始讲自己的身世。她掺了一半假话。说自己十九岁还是童身，只陪酒陪舞，直到碰上一个负心汉。负心汉是要娶她的，她这才委身。几年后负心汉不辞而别，她心碎地大病，直病到上个月。她一番倾诉不仅没恶心双料博士，他还海誓山盟地说，他再也不做第二个负心汉。

赵玉墨的真相是我外婆揭露的。她在外公西装内兜里发现了一张旅店经理的名片。她打电话问："胡博士在吗？"经理张口便称她："赵小姐。"外婆机智得很，把"赵小姐"扮下去，"嗯，嗯"地答应，不多说话。经理便说："胡博士说他今天下午四点来，晚一小时，请你在房间等。"

我外婆只用了半天工夫就把赵玉墨的底给抠了。她向我外公摊底牌时，我外公坚决否认赵玉墨是妓女。我外婆动用了胡博士所有的同学朋友，才让他相信南京只有一个赵玉墨，就是秦淮河藏玉楼的名娼。这时已太晚。赵玉墨的心术加

房中术让我外公恶魔缠身，他说赵玉墨是人间最美丽最不幸的女子，你们这样歧视她仇恨她，亏你们还是一介知识分子。

我姨妈书娟就是在这段时间零零星星听见赵玉墨这个名字的。

其实让我外公这类书呆子幡然悔悟也省事，就是悲悲伤伤地吞咽苦果，委委屈屈地接受事实。他标榜自身最大的美德是善良，他从不伤害人，尤其是弱者，尤其是已受伤的弱者。我外婆这时真病、装病一起来，眼神绝望，娇喘不断，但对我外公的外出不再过问。这就让我外公同情心大大倾斜，碰上赵玉墨小打小闹、使小性子，他已不觉可爱，他烦了。一张出国讲学邀请救了他也救了外婆。我外公届时撒谎已撒油了，让三角关系给磨炼出来了。他跟赵玉墨说讲学重要，薪水也重要，要她忍忍相思折磨。赵玉墨的一万个心眼子都感到了不妙，却无力阻拦。

这时赵玉墨跳得出神入化，其实是在受失败的折磨。她垂着的双眼一抬，目光立刻给对面的眼睛顶回来——书娟一脸黑暗，眼睛简直在剥她的皮。玉墨一下子停住了。刹那间她那么心虚，那么理亏，这个女孩只消看看她，就让她知道书香门第是冒充不了的，淑女是扮不出来的，贵贱是不可混淆的。她多次在胡博士的钱夹里看见这女孩的照片，而见到此刻的女孩，她懂了什么叫“自惭形秽”。她也配相思胡博士那样的男人？连戴教官都不见得拿她当人看。她这一想几乎要发疯了，二十年吃苦学这学那，不甘下贱，又如何？不如就和红菱、豆蔻一样，活一时快活一时。

玉墨在人们眼里摇身一变，上流社会的舞姿神态荡然无

存，舞得妖气十足，浪荡无比，舞到男人身边，用肩头或胯骨狎昵地挤撞他们一下，跳着跳着，解开狐皮护肩，向戴教官一甩。里面是件厚毛线外套，她也一颗颗解开绒球纽扣，边跳边脱衣。她想：可把那长久以来曲起的肠子伸直了。伸张浪女人的天性太痛快了。她在丘八们的喝彩声中得意忘形，笑得连槽牙也露出了两颗。丘八们觉得变成大嘴美人的玉墨把他们招惹得心里身上都不干不净起来。这时玉墨来到戴教官身边，只穿一层薄绸旗袍的胸脯显出两团圆乎乎的轮廓，戴教官眼睛飞快地往那里跑了几趟，不敢滞留，迅速回到玉墨脸上。玉墨全懂戴教官怎样了，他此刻的触觉全长在目光里。她顺手拉他一把，他便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地依在她怀里。她在众男女的疯狂大笑中搂着他舞下去。那个叫书娟的女孩秀雅无声地骂她"骚婊子，不要脸"。让她骂去，这庄重的院墙外面，人们命都不要了，还要脸做什么?!要脸不要脸，日本下流坯都扒你裤子。

人们看着戴教官终于放下素有的矜持，也放浪形骸起来。女孩们不知该如何看待这个局势，有的慢慢走开了，有的跟着起哄。书娟的脸正对着玉墨，她什么也不表示，表情全部去除，似乎对这婊子有一点表示，哪怕是憎恶，都贬低她自己。她高贵就高贵在此，像菩萨看待蛆虫一样见怪不惊。

书娟的淡漠果然刺伤了玉墨。她想到自己机关算尽，怎么可能对付这样一家人？容忍你像蛆一样拱着；蛆也要存活呀，他们高贵地善良地对此容忍。玉墨这下子可真学会了做红菱、做豆蔻了，就破罐子摔，摔给你看。她把下巴枕在戴教官的肩上，两只胳臂成了兔丝，环绕在戴教官英武的身板上。戴教官的伤臂让她挤疼，却疼得情愿。她突然给戴教官一个

知情的诡笑，戴教官脸上挂起赖皮的笑容。她知道他欲火中烧，他答复她：都是你惹的祸呀。

所有窑姐和军人都知道俩人的一答一对是什么意思，全都笑得油爆爆的。只有王浦生不明白，拉住豆蔻的手，问她大家在笑什么。豆蔻在他蒙了绷带的耳朵边说："只有你童男子问呆话！"她以为她是悄悄说话，其实所有人都听见了，笑声又添出一层油荤。红菱也把李全有拉起。

阿多那多这时出现在门口，用英文说："安静！"

没人知道他说什么，红菱说："神父来啦？请我跳个舞吧！跳跳暖和！"

阿多那多说："你们国难当头了，知道不知道？"

红菱说："我们不跳就不国难当头了？"

"这里不是'藏玉楼'、'碧螺苑'。"阿多那多声音粗大得吓人，和扬州掌勺师傅一样的音色。

"哟！神父，你对我们秦淮河的门牌摸得怪清楚的！是不是来过呀？"喃呢说。

我婊妈书娟转身便走。在我写的这个故事发生之后，她对妓女们完全改变了成见。不过她长长的一生中，回忆这一群风尘女子时总会玩味她们的笑声。她们真是会笑啊。人们管她们的营生叫做"卖笑生涯"，看来满贴切。光是书娟在那个晚上就领略到她们各色的笑，她觉得应该专为她们不同的笑编一个字典，注释每一个笑的意思，引申意、喻意。或者，把那些笑编成一个色谱，从暖到冷，从暗到亮。她们这些女子语言贫乏，笑却最丰富，该说的都在笑声之中。不过我婊妈能够这样从美学上来认识这群女子还得通过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我正在写的这个事件。我此刻想象当年书娟的背影怎样留在

赵玉墨的视野里，那是个傲慢淡然的背影，都不屑于表示鄙夷。书娟是在阿多那多说“安静”这个英文单词时走开的。她走得很慢，走走，轻轻一踢地上的落叶。她想为母亲报复一下叫赵玉墨的娼妓。身后响起一阵一阵的笑，直到阿多那多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妓女们愣了一下，红菱的扬州话接道：“隔江犹唱后庭花。”

“红菱不是绣花枕头嘛！”不知哪位窑姐大声调笑，“还会诗呢！”

“我一共就会这两句。”红菱说着，又笑，“人家骂我们的诗，我们要背背，不然挨骂还不晓得。”

喃呢说：“我就晓得。豆蔻肯定也不晓得。保证你骂她她还给你弹琵琶。”

豆蔻说：“弹你妈！”

书娟已走到住宿楼下面。她没听见玉墨的嗓音。

玉墨盯着书娟单薄的背影走进了楼的门洞，才回过神来，听一屋子男女在吵什么。红菱说：“……又没炭给我们烤火，跳跳蹦蹦暖暖身子，犯什么法了？！”

“这是什么时候？啊？！”阿多那多说，“还要木炭烤火呢！还要什么？！要不要我上街叫几碗小馄饨给你们宵夜？外面血流成河，到处是死尸！”

军人们不声响了，戴教官脸上的红潮已退下去。豆蔻尖叫：“出牌呀！”人们一哆嗦，像从梦里醒来。

女孩们用她们的形式抗议窑姐们。她们在书娟的组织下，在每晚祈祷前合唱圣经诗篇。女孩中至少有一半学过风

琴，因此不缺风琴手。她们穿着礼拜天的唱诗袍子，个个把小脸绷成石膏塑像，一眼都不朝看热闹的妓女和士兵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听见火光和血光声中升起的圣经诗篇，歌声清冽透明，一个个音符圆润地滴进地狱般都市，犹如天堂的泪珠。正在纵火、挥舞屠刀、行施奸淫的侵略者散失的人性突然在此刻收拢一霎。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活到战败之后，活到了帝国光荣的梦想幻灭，活到了晚年，还偶然记起这遥远的童贞歌声。

英格曼神父起初为歌声不安，恐怕歌声惊动满城疯狂的占领军，使教堂变成更大的目标。但当他走到礼拜堂，看见女孩们天使般的面孔，立即释然了。在这种时候一座毁于武装对抗的大都市，或许能被宽容的歌声安抚。谁会加害这些播送无条件救赎的女孩呢？狼也会在这歌声中立地成佛。

歌声一夜一夜继续。

窑姐们和军人们的狂欢也夜夜继续。英格曼已经放弃幻想：日本军队三番五次从安全区拖出良家女子、女大学生去奸污杀害，一些有门路的人弄来船只，从安全区逃走。相对来说，教堂是安宁和安全的。他只对窑姐们带来的污糟气氛而愤怒，后悔当初对她们心太软。

这天夜里，雨加小雪使气温又往下降了十来度。英格曼神父在生着壁炉的图书室阅读，也觉得寒意侵骨。图书馆的窗子失修，天棚又过高，陈乔治不断来加炭，还是嫌冷。陈乔治再次来添火时，英格曼说该省就省，日军占了炭窑，炭供应不上，安全区已有不少老人病人冻死。他以后就回卧室区夜读了。下半夜时，英格曼神父正准备熄蜡烛就寝，听见图书室有女人嗓音。他想这些女人真像疮痍，不留神已染得到处皆

是。他披上鹅绒起居袍，走到图书室门口，看见玉墨、喃呢、红菱正聚在壁炉的余火边，各自手里拿着五彩的内衣，边烤边小声叽咕笑闹。

竟然在这个四壁置满圣书、挂着圣像的地方。

英格曼神父手脚冰凉，两腮肌肉痉挛。他认为这些女人不配听他的愤懑指责，便把法比·阿多那多叫来。

“法比，怎么能让这样的东西进入我的图书室?！”

法比·阿多那多拳头都握起来了。他破口大喊：“亵渎！你们怎么敢到这里来？这是哪里你们晓得不晓得?！”

红菱说：“我都冻得长冻疮了！看！”她把蔻丹剥落的赤脚从鞋里抽出，往两位神父面前一杵。见法比避瘟似的往后一蹴，喃呢咯咯直乐，玉墨用胳膊肘捣捣她。她知道她们这一回闯祸了，从来没见这个不阴不阳的老神父动这么大声色。

“走吧！”她收起手里的文胸，脸烤得滚烫，脊梁冰凉。

“我就不走！这里有火，干吗非冻死我们？”红菱说。

她转过身，背对着老少二神父，赤着的那只脚伸到壁炉前，脚丫子还活泛地张开合起，打哑语似的。

“如果你不立刻离开这里，我马上请你们所有人离开教堂！”阿多那多说。

“怎么个请法？”红菱的大脚趾头勾动一下，又淘气又下贱。

“我可以动用安全区的警察来请你们！”阿多那多威胁。

“哪位警察阿哥？姓什么？警察阿哥都是我老主顾。他们一听姑奶奶在这里生冻疮，马上雪里送炭。”红菱洋洋得意，烤了一只脚丫再烤另一只脚丫。

玉墨上来拽她：“别闹了！”

红菱说:“请我们出去？容易！给生个大火盆。实在舍不得炭,给点烧酒也行。”

“陈乔治！”英格曼神父发现楼梯拐角伸伸缩缩的人影。那是陈乔治,他原先正往这里来,突然觉得不好介入纠纷,要了个滑头又转身下楼。

“我看见你了！陈乔治,你过来！”

陈乔治慢慢地走了过来。迅速看一眼屋里屋外,明知故问地说:“神父还没休息？”

“我叫你熄火,你没懂吗？”英格曼神父指着壁炉。

“我这就打算来熄火。”陈乔治说。

陈乔治是英格曼神父捡的乞儿，送他去学了几个月厨艺,回来他自己给自己改了个洋名:乔治。

“你明明又加了炭！”英格曼神父说。

红菱眼一挑,笑道:“乔治舍不得冻坏姐姐我,对吧？”

陈乔治飞快地瞪她一眼，这一眼让英格曼神父明白,他已在这丰腴的窑姐身上吃到甜头了。

雨霏霏一下两天。所有的衣服都成半潮的,人们从心里泛出一阵阵阴冷。红菱和陈乔治在锅炉后面好了一场,红菱用手帕蘸着唾沫擦着陈乔治脸上蹭的锅灰:“说，酒藏在哪里？”

“说了就把我撵出去做叫花子了。”

“做叫花子我养你。”

“真不能说！……”陈乔治的腮帮给红菱用两个留尖指甲的手指掐住:“别逼人家嘛！”

“还想不想香香肉啦？”

“哎哟！嘴巴子掐出洞来了！”

“掐？我还咬呢！”红菱说着嘴就上来了，一口咬住陈乔治的耳垂。

陈乔治觉得一阵热往下走，又去解红菱的旗袍纽扣。红菱躲他：“酒窖在哪儿？”

陈乔治答：“你给了我我告诉你。”

“告诉我我就给。”

“你先给。”

“你先讲。”

陈乔治想，反正教堂藏的酒不少，不在乎她偷一两口。他招出了酒窖位置。俩人下到菜窖旁边的一间矮窑，红菱用手一摸，里面全是陶酒坛子。她抱了两坛出来，叫陈乔治擦根洋火。红菱说：“哎呀，是‘女儿红’。”

陈乔治叫她手下留情，酒是望弥撒给教友喝的，因为英格曼神父看不上中国的红葡萄酒，进口红葡萄酒又太贵，他不得已用“女儿红”代替红酒。陈乔治一面劝阻，一面帮红菱往外搬酒坛。

女孩们发现窑姐们这一夜很静。外面零星的枪声显得格外清晰。快入夜时，她们听见窑姐们唱起小调来，是江南人人都熟的“采茶调”。窑姐们和军人们大多数是江南人，江南现在没有了，只剩下他们口中的“采茶调”。开始调子还快活轻佻，慢慢有男人声音加入，拖缓了节拍，音调也不准了。这有点黄腔左调的江南小曲变得像哭一样难听。尽管难听，女孩们听得心酸起来。她们也都是头一次想到“江南没有了啊”。

“采茶调”在一根琵琶弦上弹奏，听去像沿街乞讨。

酷似乞讨的琵琶声不知怎的把王浦生的眼泪先惹了出

来。王浦生的眼泪刹那间引出了所有人的眼泪。窑姐们和军人们开始只说聚一块打两圈牌，喝喝酒，几口酒下去，“采茶调”便唱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心里还是有那么些人可牵记，那些人都和江南一块没了。也还是有一些好风景可思念，草屋也好瓦屋也好，半亩水田三分菜园也好，都和江南一块没了。酒是坏东西，勾引起他们一肚子伤心事。

我姨妈书娟这天夜里闹起失眠来。她前天认出玉墨后就想如何替母亲报复这个婊子，也是替自己报仇。书娟把自己的遭遇清算到玉墨头上：不是这婊子她这时一定和父母守在一块。只要和父母相厮守，是生是死她都认了。她悄悄地溜出被窝，套上羊毛长统袜，蹬上皮鞋，披上大衣。火盆里炭火还在眨动，她实在没有报复的武器，便把火钳子放在炭火上烧。她想，在那婊子细皮嫩肉的瓜子脸上烧个纪念吧。她抓起烧红的火钳，轻声走出门。

书娟走到潇潇冬雨中，听见低哑的琵琶弹奏着她和她父母都不屑耳闻的“采茶调”。它贫贱俗媚的音符给弹得如此低沉，让书娟感到不伦不类。

她一直往前走，现在站在仓库的门口了。仓库门开了一条缝，里面点着几盏蜡烛，一股酒气从门缝里冒出。书娟只是想，火钳子烧红的一头可别凉掉。雨冰冷冰冷，别浇坏她的凶器，浇灭她的果敢。只要唤出那婊子，下一步就容易了。她突然发现一屋男女都在哭。

“唱啊，怎么没人唱了。”豆蔻从琵琶上抬起脸。

王浦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嘴角又跑到绷带里不见了。这回是红花绿叶的绷带，王浦生给包扎得像个小姑娘。

豆蔻把琵琶一扔，说：“都是它不好！就这一根弦，比瞎子

弹三弦要饭还难听。”她说着用袖口抹抹眼睛。

“谁站在外头啊？进来吧。”玉墨说。

外面黑，书娟赶紧往更黑处躲一步，一脚踩在坑洼处，趔趄得把火钳子落在雨水里，有气无力地“哧”了一声，白烟子倒不小，等玉墨到门外它还在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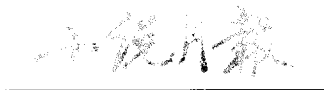
书娟已经躲到拐角里了。

阿多那多听见一串枪声响在城西。又在枪毙战俘了。他听说枪毙已是对中国战俘或嫌疑战俘最好的优待；日本兵们已经腻烦用子弹了。他们的杀戮方式越来越五花八门。每次出去找粮，阿多那多都大汗如洗，两个膝盖虚弱打晃。他感谢上帝，让他长了一张洋面孔。在屠宰场一般的南京城，他这面孔等于盔甲面具。

他再想睡就睡不着了。起身披衣，上下牙嗑得声响清脆。他晃晃酒瓶，只有个底子了。跟了英格曼神父十多年，阿多那多还是喝不惯西洋人的酒。夜深时分，他回归本性，呷两口烫热的大曲，佐酒也是中国市井小民的口味：几块兰花豆腐干，半个咸鸭蛋。可惜大曲喝光了，他想起酒窖里的“女儿红”，劲头是差了点，但比洋酒顺嘴顺肠胃多了。他走到院里，看见仓库里的烛光，趴在门缝上，看见一地的陶酒坛。伤兵和窑姐们倚倚搂搂，哼哼唧唧，南京城风化最糟的一隅搬进这里了。

他推开门，在胸口划着十字，声音是模仿英格曼神父的，平直单调，加上头腔胸腔鼻腔共鸣：“你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做弥撒的酒也给你们偷来作乐！”

红菱扭扭地站起身，把身后的陈乔治挡住了：“算我借的，行不行？”她一手撸下自己的玉镯，“喏，这个少说能典一



百大洋。"她走到阿多那多面前,肚子向前腆,下巴向后蹩,一副小孩子不情愿地把半块糕饼分给别人的憨俏模样。

阿多那多把手往身后一背,根本不去看红菱:"你们这样的女人,不必躲在这里啊——吃着教堂的粮,占着教堂的房,你们出去,自有日本人喂你们好酒好肉!"

戴教官两眼通红,从一个当凳子的破木箱上站起来:"你说什么?!"

玉墨在他肩上使劲一按。

红菱还是嬉皮笑脸:"干什么呀?明天活着不活着都不晓得,较什么真?"她转向阿多那多,热乎乎一嘴酒气:"对不对?敢担保哪个炮弹不落在这院里,轰隆隆!……什么酒呀,风化呀,狗屁!拿着,去典了它,够我们喝几夜的吧?也够请你神父客了!来来来,还有酒没有?给神父倒上!豆蔻,琵琶呢?"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

红菱打断他:"不就是喝喝酒,唱唱歌,想想家吗?"她指着王浦生,"这个孩子伤口都烂了,还不让人想想妈妈呀?"

阿多那多看一眼王浦生。只有他一人闭着眼昏睡,脸色和死了的人没有区别。他的头枕在叫玉笙的窑姐腿上,所有的皮大衣,披肩都盖在他身上。阿多那多走过去,摸摸王浦生的脉搏。烧得不低,显然是伤口感染了。

"得想法子找个医生来。"阿多那多说。

"所以嘛,乐一个时辰,算一个时辰,都是死过的人,我们就得好好陪他们乐乐……"红菱自己让一个酒嗝给噎一下。

"闭嘴。"阿多那多说。

"闭就闭。"红菱说。她静了不到两秒钟,又说,"我这人就是没脾气,好讲话,能吃亏。一个玉镯换你几壶酒……"

“闭嘴！”阿多那多大吼。

红菱一抖，左右看看：“我不闭着吗？”

“陈乔治！”阿多那多叫道。

陈乔治藏不下去了，从喃呢和另一个窑姐身后走出来。他想，这碗伙夫饭，恐怕要吃到头了。

“去，拿药包来。快点！”

陈乔治嘴一张，红菱说：“快去！我替你谢谢神父！”

陈乔治跑出去。阿多那多阴沉着脸，仍学着英格曼神父平直单调的语调说：“昨天一个日本军官一口气砍掉十个中国人的人头，刀刃软了，他才歇下来。”

大家都不做声，过了半分钟，李全有说：“你看见了？”

阿多那多说：“嗯。”

“你还看见什么了？”

“英格曼神父叫我拍照，我手抖，拍不下来。……一个池塘里死尸都满了，水通红的，还有小孩子。”

他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红菱说：“喝喝喝，说不定过几天那池塘里是你，是我呢！”

只有豆蔻一人不清楚大家正说什么。她见乔治拿了药包回来，从里面取出消炎药粉。她手脚麻利地把药粉倒在自己的碗里，用食指划拉了几圈，看小半碗酒和药粉混匀了，端到王浦生面前。她又是“乖乖”，又是“宝贝”地低声哄着，把药酒给王浦生喝下去。王浦生睁开眼，老了似的眼皮叠起一摞皱纹。他说：“谢谢你，豆蔻。”

豆蔻说：“不要谢我，娶我吧。”

这回没人笑她。

“我跟你回家种田。”豆蔻说，小孩过家家似的。

“我家没田。”王浦生笑笑。

“你家有什么呀？”

“……我家什么也没有。”

“……那我就天天给你弹琵琶。我弹琵琶，你拉个棍，要饭，给你妈吃。”豆蔻说，心里一片甜美梦境。

“我没妈。”

豆蔻愣一下，双手抱住王浦生，过一会，人们发现她肩膀在动。豆蔻是头一次像大姑娘一样躲着哭。

天快明他们才睡。睡到女孩们开始朗读课文，才醒来。他们醒来发现豆蔻不在了。阿顾说他看见豆蔻在院里走，醉得不轻，支使阿顾去帮她拿三根琵琶弦。她说她的琵琶只剩一根粗弦，难听死了。阿顾哄她等天亮再去帮她拿。她说哪里等得到天亮？天亮了王浦生就走了，听不见她弹琵琶了。阿顾骗她，说他不识路。她说秦淮河都不认识呀？她指路给阿顾，说琵琶弦搁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阿顾又骗她，说他太瞌睡，等他睡一个时辰一定帮她去拿琴弦。

等到晚上，豆蔻还没回来。阿多那多去安全区请的医生倒是来了。医生说安全区美国女校长惠特琳今天早上救了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给日本兵轮奸后又捅了两刀。小姑娘的名字叫豆蔻。

我根据我姨妈书娟的叙述和资料照片中的豆蔻，设想出豆蔻离开圣玛丽教堂的前前后后。照片有三张：正面的脸、侧面的上半身、另一个侧面。豆蔻有着完美的侧影，即使剃掉了头发，面孔浮肿。想来是哭肿的，也有可能是让日本兵打的。

当时她奄奄一息，被日本兵当尸体弃在当街。事发在早上六点多，一大群日本兵自己维持秩序，在一个劫空的杂货铺里排队享用豆蔻。杂货铺里有一个木椅，非常沉重，它便是豆蔻的刑具。日本兵们只穿着遮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豆蔻手脚都被绑在椅子扶手上，人给最大程度地撕开。她嘴一刻也不停，不是骂就是啐，日本兵嫌她不给他们清静，便抽她耳光。她静下来不是因为被暴打降服，而是她突然想到了王浦生。她想到昨夜和王浦生私订终身，要弹琵琶讨饭与他和美过活。这一想豆蔻心粉碎了。

豆蔻还想到她对王浦生许的愿：她要有四根弦就弹“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给他听。她说：“我还会唱苏州评弹呢。”她怕王浦生万一闭眼咽气，自己许的愿都落空，便从教堂的墙头翻出去了。豆蔻从小被关在妓院，实际上是个受囚的小奴隶，因此她一上街完全不知东南西北。尤其是遍地狼藉的南京，到处断壁残垣，到处是火焚后的废墟，马车倒在路边，店铺空空荡荡，豆蔻马上后悔了。她转身往回走，发现回教堂的路也忘了。冬天的早晨迟迟不来，阴霾浓重的清晨五点仍像午夜一般黑。豆蔻再走一阵，越走越乱。假如她没有看见一个给剖开肚子的赤身女人，或许她有一线希望躲避过后来那一劫。她听见三个日本兵走过来时，便往一条偏街上跑。三个日本兵马上追上来。豆蔻腿脚敏捷，不一会便钻进胡同把追踪者甩了。就在她穿过胡同时，突然被一堆软软的东西绊倒。一摸，竟是一堆露在腹外的五脏。豆蔻的惊叫如同厉鬼。她顿着足，甩着两只冰冷黏湿的手在原地整整叫了半分钟，然后就边跑边叫，嗓音叫得千疮百孔。

豆蔻这一叫就完了。三个已放弃了她的日本兵包围了

她。她的叫声吵醒不远处宿营的一个骑兵排，马上也循着花姑娘的惨叫而来。

十五岁的豆蔻被绑在椅子上，只有一个念头：快死吧，快死吧，死了变最恶的鬼，回来掐死咬死这一个个拿她做便盂的野兽、畜生。这些个说畜话胸口长兽毛的东西就这样跑到她的国家来恣意糟践，她只盼着马上死去，化成一缕青烟，那青烟扭转变形，渐渐幻化出青面獠牙，带十根滴血的指甲，并且刀枪不入，行动如风。青面獠牙的复仇女鬼嘎嘎地狞笑，让这些人形野兽望而丧胆……

豆蔻在被救活之后，常常狞笑不止，"嘎嘎嘎嘎"，让临时医院的病友毛骨悚然。

我在一九九四年，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览会上，看见了另一张豆蔻不堪入目的照片。这是从日本兵营的档案中查获的，照片中的女孩被捆绑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两腿撕开，正对着镜头，女孩的面孔模糊，大概是她不断挣扎而使镜头无法聚焦。我认为那就是豆蔻，日本兵们对这如花少女施暴之后，又下流地将这个钉在耻辱十字架上的女体摄入镜头。

被医治的豆蔻精神时而错乱，时而正常，她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还牵记着王浦生。尤其当她癫狂发作，口口声声地叫喊王浦生的名字。在给王浦生进行截肢手术之前，那位叫特里默的美国医生把这情形告诉了王浦生。手术室是临时布置的，就是阿多那多的卧室，因为安全区救护太多伤员，麻醉剂严重缺乏，为王浦生做的截肢手术只能用少量麻醉剂，手术后半部分，剧烈的疼痛反扑过来。王浦生嘴上咬了一块毛巾，觉得豆蔻的疼痛延伸到他身上。豆蔻下体被撕烂，肋骨被捅

断，这些疼痛都延伸到每一锯每一刀每一针上，王浦生松开了牙关，长长地嚎叫一声。

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是从英格曼神父口中得知了豆蔻的可怕遭遇。开始她们发现气氛变得怪异，窑姐们都安静得很。她们向阿多那多打听，是不是小兵王浦生出了事。她们是知道王浦生伤势的。阿多那多只说了一句："是豆蔻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

"……"

她们再追着问下去，阿多那多又露出粗相："瞎问什么？读你们的书去！"这时他们听见英格曼神父说："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

英格曼神父这时站在她们的教室门口。

接下去，女孩们听英格曼神父以他素有的平直单调的声音，把豆蔻的遭遇讲述一遍。她们全傻了。只有凶险事发生在身边一个熟识者身上，才显出它的实感它的真切和险恶程度。女孩中有些想到豆蔻初来的那两天，她们为了她盛走一碗汤和她发生的那场冲突。想想豆蔻好苦，十五岁的年华已被当猫狗卖了几回。她但凡有一点活路，能甘心下贱吗，谁说婊子无情？她对王浦生就那么一往情深。她们又想到豆蔻一双长冻疮的红手给伤兵们洗绷带，晾绷带，想到豆蔻爬到核桃树上，把一只房檐上掉下的野猫崽子放回去，还想到豆蔻坐在伙房门口替陈乔治剥水发蚕豆……她们竟心疼不已，觉得哪个窑姐换下豆蔻都行，干吗偏偏是十五岁的豆蔻呢？

从那以后，阿多那多把他从外面拍回的照片洗出来给女孩们看。女孩们都用手捂住眼睛，然后从指缝去看那横尸遍

野烧成炭的尸群，毁成一片瓦砾的街区，一池鲜血的水田……英格曼神父完全改变了对女孩们的教育方针：他要她们看清楚，并且要永远记住。女孩们渐渐地敢于正视这些照片了。

她们的歌声绽放在夜空中，伸展如丝绒，柔软地摩挲着黑色的夜晚，摩挲在那些杀人杀得痉挛的神经上。

刽子手们觉得这样的歌声是在打扰他们。歌声播撒着声声追问。播撒着弱者的正义审判。一些信奉者持着屠刀迷惘了。迷惘可是他们不需要的。

他们转着颈子向夜空里找寻：歌声来自何处？

女孩们唱着，目光渐渐老成、悲怆，和她们的年龄毫不相符。

窑姐们打着牌，突然也把女孩们的歌当小调哼起来。她们打牌不再快活轻松，常为一点小事骂起来。所有人的刁钻古怪都发作了。豆蔻下场那么惨，她们似乎靠打打架骂骂人才能把恐怖、怨艾、无望发作出去。她们个个暴躁乖戾，一触即炸，连一向有淑女涵养的玉墨也犯泼，为打牌输了几文钱和自己师妹玉笙骂街。

戴教官劝了几句，劝不住，觉得无趣之极，心情灰败到极点。前途后路两茫茫，身为军人整天和一帮脂粉女子厮混，倒不如半个月之前战死爽快。他走到院里，雨停了，这个大型屠杀场的夹缝里真静，静得人心惊肉跳。

他慢慢走着。不久发现自己站在墓园里。他来这里做什么？找那些被英格曼神父缴走的武器？他寻找武器做什么？是从这里出去找日本人报仇？或者他对这种一日一日的消磨不耐烦了？他是个军人，在几十万大军溃败之后，在成千上万的

战友被枪毙、砍头、活埋之后，还能如此一日一日消磨，不觉可耻。

戴教官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哪一处土被翻过。翻土的痕迹也许被雨消灭了。他的目光落在一座座石雕的十字架上。传教的美国人真傻，走了大半个地球，来这里葬身。他们的上帝是个铁路警察，管不了这一段的。可哪一段他也没管好啊。戴教官挂着一个惨笑，站在那不相识的死者墓前，划了个十字。

戴教官回到住处不久，听见教堂里一片嘈杂。阿顾跑来，说一群日本兵在教堂正门外面，要闯进来搜查中国散兵游勇。阿多那多神父正在阻止他们。英格曼神父叫伤员们立刻转移到酒窖里。

十分钟后，五个伤员在酒窖里安顿下来。阿多那多气喘吁吁地钻进来。他额头被刺刀挑破，血流了一脸。白色的教袍子领子也染得殷红。他对伤兵们说鬼子已经被他堵出去了，但伤员们暂时不可出来。他掀起一个小盖子，漏进一点灰色的光和灰色的空气。他说这是唯一透气口，希望大家忍耐。

阿多那多刚要出去，戴教官喊住他："枪和手榴弹藏在哪里？"

阿多那多说他不知道。不过他声音是要他们明白他是知道的，但他不说。

"神父，我们有枪的话，这里面不会再出豆蔻那样的事！"戴教官说。

阿多那多请他放心，有英格曼神父和他，豆蔻那样的事万一发生，也只会在他们两个神父变成尸体之后。

从那个透气口，戴教官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英格曼神

父正告诉女孩们,从下午起,教堂不再是安全港,看来日本人有奸细,探听到教堂里藏有中国伤兵。或许奸细们早就注意教堂了——教堂不断扔出的血污棉球,以及特里默医生的几次出现,在教堂门口的急救车为他们提供了线索。

半夜时分教堂里再次哄乱起来，疯狂的狗叫就在附近。戴教官从透气口听到英格曼神父在大声斥责什么。他一改平直单调的嗓音,中国话的抑扬顿挫全都精确之极:

“已经告诉过你们,这里没有军人,你们居然擅自闯入中立地带,我可以向国际安全区的律师起诉你们！……”

“对不起,我们下午的造访被阁下谢绝了。”一个男人声音说。戴教官判断此人是日本人雇的翻译。

李全有说:“出去找把锹,也能拼一家伙！”

戴教官做了一个叫他敛声的手势。他这时听见阿多那多说:“神父,我这就去国际安全区,请拉比先生和梅凯律师。”不久听见一声枪响。

“法比！……”英格曼神父叫道。

“没事,神父！……”法比·阿多那多微弱地说。

“你们竟敢向美国神职人员开枪！”英格曼神父咆哮。

李全有听不下去了。他一瘸一拐向窨口摸去,戴教官拉住他:“谁也不准动,动一动军法从事。出去会牵累两位神父。我出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玉墨和其他窑姐们都藏在仓库的阁楼上,阁楼也堆满快要风化的报纸、书,她们站在散满老鼠粪的报纸文件堆上,从窄窄的木窗格往外看。院子被日本兵的十几把大电筒照得雪亮,而持电筒者面目阴森可怖。

枪声惊醒所有女孩,她们并不知道,枪声就响在院子里,

只觉得它太近了。黑暗中她们叫喊:“哪里打枪？阿多那多神父！……阿顾！……”

阿多那多捂着中弹的右腿,对女孩们的宿舍喊道:“不要出来！……”

她们集中到临院子的屋子,从窗帘缝隙往外看。她们和窑姐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场面,只是角度不同:首先是躺在阿顾怀里的阿多那多,然后是架在他们周围的刺刀。英格曼神父穿着枣红色鹅绒起居袍,手持一个带玻璃罩的烛台。这是她们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日本侵略者。因为联想到豆蔻和伤员们,也因为联想到那些照片上的地狱图景,她们此刻眼中的日本侵略军便是穿马裤皮靴的恶鬼。

我姨妈书娟在晚年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她赤着两脚站在地板上,却毫不感觉到寒冷。她看见拿着电筒的日本兵仰头向楼上看来。当然是看不见暗处的女同学们。但她们刚才那童音未褪、含苞待放的女性嗓音足以使这群日本男人痴迷。日本男人有着病态的恋童癖,对女童和少女之间的女性怀有不可告人的欲念。他们的耳鼓被刚才那一声声丝绒般的呼喊抹过去,拂过来,他们在这个血腥时刻心悸魂销。或许这罪恶情操中有万分之一的美妙,假如没有战争,它会是男人心底那永不得抒发的黑暗诗意。但战争使它不同了,那病态诗意在这群日本士兵身心内立刻化为施虐的渴望。一群少女,一群童稚未泯的女孩。西方和东方的男性文化中,都仙化过这样的唱诗班女孩。

这群日本兵就驻扎在几条马路之外,在他们祸害这一带时,常常听到天使一般的唱诗。此刻他们明白了,这便是天使们飘缭的仙地。

日本兵的领头者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中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眉宇间英气逼人，若不是杀人杀得眼神发直，他也不失英俊。他向英格曼神父大声说了一句话，旁边的中国翻译说："即使是国际安全区内，皇军也随时进行例行搜查。"

英格曼神父说："谎言。"他看了翻译一眼，见他无意翻译他的驳斥，便转用英文说："纯粹是撒谎。"

中佐懂一些英文，把"撒谎"二字听进去了。他上来便给了英格曼神父一个耳光。

"你的部队番号我知道，我会起诉你的。"英格曼神父克制了以手去捂腮帮的动作，他感觉一颗牙齿被击得松动了。

中佐通过翻译对英格曼神父说："欢迎起诉。你们美国人动不动就拿这个最没用的词给自己壮胆。"

"你侵犯美国地盘，就是侵犯美国国土。"阿多那多说道。

"侵犯美国国土，又怎样呢？"中佐说。他的声音在冷笑，并笑得优越骄狂，但他的脸容僵在那个平和淡漠的神情上。这是个不会笑的面孔。或者他鄙夷笑这一高级灵长类在进化后期生发的面部表情。

"那就是向美国挑衅。"英格曼神父说。

"十月二十三号，炸沉了你们美国保护南京的军舰，这个挑衅更直接吧？贵国做出任何军事反应了吗？"

"但愿你能活着看见美国的反应。"英格曼神父说。

"你威胁大日本皇军？"

"面对十八支刺刀，发出威胁的倒是我？"

中佐通过翻译宣布：他们军务在身，不再费口舌了，搜查马上开始。

英格曼神父举起手:"上帝做证,要想搜查,踏着我的尸体过去吧。"他上前一步,胸口蹭在了两把刺刀尖上。其中一把一挑,鹅绒起居袍被划开一个大口子,白花花一片鹅绒飞在煞白的电筒光柱里。

楼上的女孩们都叫起来:"英格曼神父!"

陈乔治这时从锅炉后面出来,想看看神父怎样了。日本人从墙头翻越而入时,他正在锅炉房等待与红菱幽会,却缩在暖洋洋的角落里睡着了。枪声把他惊醒之后,他始终躲在暗处观望。陈乔治胸无大志,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最近和红菱相好,觉得赖活着也有千般滋味。他看见英格曼神父被打的刹那,一把提起那把坐变形的旧木凳。尊贵的神父居然挨了一耳掴子,他本能地要去替神父捞回尊严。但他一看十八个鬼子兵荷枪实弹,"赖活着"的信念又强大起来。他心里骂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神父把他从十三四岁养到现在,供他吃穿,教他认字,发现他实在不是皈依天主的材料,还是不倦地教他读书。神父固然是无趣的人,待他也是嫌恶多于慈爱,但没有神父是没有他陈乔治的。没有人五人六的教堂厨师陈乔治,哪来的如花美眷王红菱呢?想到此,正是英格曼神父胸膛挨了一刺刀的当口。

陈乔治一出现就被一名日本兵擒住。不管两位神父怎样抗议,做证,中佐都命令手下剥去他的衣服。中佐在这个赤裸的中国男青年身上端详,指着他讨饭挨狗咬留在腿上的疤说:"枪伤。"

"这是狗咬的。"陈乔治说。

英格曼神父说:"他是我十多年前收养的乞儿。"

"是啊,神父也可以收养中国战俘。"

"荒谬。"

中佐脱下白手套，用食指指尖在陈乔治额上轻轻摸一圈。他是想摸出常年戴军帽留下的浅槽。但陈乔治误会他是在挑最好的位置砍他的脑瓜，他本能地往后一缩，头躲了出去。中佐本来没摸出所以然，已经懊恼不已，陈乔治这一躲，他"刷"的一下抽出了军刀。陈乔治双手抱住脑袋就跑。枪声响了，他应声倒下。

这时戴教官走了出来。他一手吊在三角巾里，头上缠着洗不去血迹的旧绷带，站在日本兵面前。

两位神父让一系列突变弄得不知如何反应了。中佐那种会冷笑的字句又出来了。但翻译只是刻板地说："神父，美国的中立地带不再中立了吧？"

英格曼神父镇定地说："他现在手无寸铁，当然是无辜百姓。"

中佐不理会他，继续自己的思路："这里面一共窝藏了多少中国军人？"

戴教官开口了："我是私自翻墙进来的，不干神父的事。你们可以把我带走了。"

"是要我们搜查呢，还是你请你的同伴自己走出来。"中佐通过翻译问戴教官。

英格曼神父此刻走到戴教官面前，对中佐说："我再警告你一次，这是美国人的地盘，你在美国境内开枪杀人，任意带走无辜的避难者，后果你承担不起！"

"你知道我们的上级怎样推卸后果的吗？他们说：那不过是军队中个人的失控之举，已经对这些个人进行军法惩处了，实际上没人追究过这些'个人之举'。明白了吗，神父？战

争中的失控之举每秒钟都在发生。"中佐流畅地说完，又由翻译干巴巴地翻译过去。

英格曼神父哑口无言。他知道日军官方正是这样抵赖所有罪行的。

戴教官说："神父，对不起，我擅自闯入这里，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惊扰。"他举起右手，在血污的绷带边行了个军礼。他放下手已明白了，李全有和另外两名伤员已经摸黑从酒窖里出来，正猫在阴影里伺机拼命。他大声说："我知道教堂提供庇护，是要付出重要代价的。也可能殃及教堂中其他无辜者，所以，我放弃了最后一搏的打算。"

他这话是让李全有听的。李全有果然听懂了，绷紧的全身泄了劲。戴教官是要他懂得，他们赌博式的一拼可能会牵累到四十五个女孩和十几个窑姐。假如进一步激怒日本人，他们可能把教堂夷平，事后再十分方便地找到口实：他们在教堂中遇到中国军人的抵抗而不得已把教堂变成了战斗地点。这样牺牲的将不止是神父们，还会把女孩们暴露给日本人。戴教官明白如果运气好，李全有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夺下一两条枪，但激怒的日本人会干出什么，他们已从阿多那多拍回的照片上看到了。他们身为军人，不能保护女人们，已经够可悲，还要使她们本来已经危险的处境恶化，便是犯罪。

李全有放下了手臂粗的抵门杠。他们走出来，也许还能换得王浦生一线生机。他们慢慢拖着弹伤累累、残缺不全的身体走了出来。勇猛半生的李全有为自己如此委屈的军旅结局而流出眼泪。

他们一个架住一个，站在了刺刀前面。

英格曼神父说："凡是解除了武装的人，就是无辜者。本

教堂有权利对他们提供庇护……”

中佐打断他：“那是阁下您的解释。”

“我们可以找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各国委员来仲裁这件事。要带走他们，也必须是仲裁之后。”

“阁下，我对您已经快没有耐性了。”中佐说，他对手下士兵一摆头，“把他们绑起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野蛮残忍的军队！”英格曼神父说，“你们已杀了几十万南京人，杀人的瘾还没过足吗？”

他见两个日本兵用绳子把中国伤员绑在一起，绳子勒住一个伤员的枪伤，他刚一挣扭，就挨了一枪托。另一个伤员去护他，马上挨了若干枪托。

“看在上帝的面上……”英格曼神父疯了似的扑向日本兵，起居袍里飞出的雪白鹅绒一路随着他飘，“请制止你的士兵……”他刚靠近就被一把刺刀制止了。刀尖再次戏弄地在他臂膀处划出个裂口。纯白的鹅绒弥漫，英格曼神父周围下着小雪一般。

李全有向中佐冲去。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他双手已掐在了中佐的脖子上。日本兵不敢开枪，怕伤着中佐，挺着刺刀过来解救。在士兵们的刺刀插入李全有胸口时，中佐的喉咙几乎被两个虎口掐断。他看着这个不认识的中国军人的脸变形了，五官全突出来，牙齿也一颗不落地暴露在嘴唇之外。这样一副面孔随着他手上力量的加强而放大，变色，成了中国庙宇中的护法神。他下属们的几把刺刀在这个中国士兵五脏中搅动，每一阵剧痛都使他两只手在脖子上收紧。中佐的手脚已瘫软下来，知觉在一点点离散。垂死的力量是生命所有力量的之最，之总合。

终于，那双手僵固了。那紧盯着他眼睛的眼睛散神了。只有牙齿还暴露在那里：结实的、不齐的、吃惯粗茶淡饭的中国农民的牙齿。

中佐调动所有的意志，才使自己站稳在原地。热血从喉咙涌散开来，失去知觉的四肢苏醒了。他知道只要那双虎口再卡得长久一点，长久五秒钟，或许三秒钟，他就和这个中国士兵一同上黄泉之路了。他感到脖子一阵剧痛，好了，知道痛就好。

中佐用沙哑的声音命令他的士兵开始搜查。教堂各隅立刻充满横七竖八的手电光柱。英格曼神父在原地进入了激情而沉默的祷告。阿多那多眼睛慌乱地追随着那串登上女孩们住宿楼的电筒光，嘴里完全是扬州乡野粗话："……哪是人养的？就是一群活畜生！……"

日本兵在二楼宿舍发现一群披着棉被，拿着拖把、鸡毛掸、扫帚的女孩。她们挤成一团，目光如炬，一声不吭。

搜查仓库的三个日本兵没有发现天花板上一个方形木板是活动的。木板那一面，连着一个可以伸缩的折叠楼梯。窑姐们的杏眼、丹凤眼正一眨不眨地瞪着它。她们听着日本兵在仓库里翻腾，叽里哇啦叫喊着什么。她们有的丢下了一双长丝袜，有的遗忘了一只绣鞋或一个绣花文胸，日本兵正以此为线索苦寻踪迹。所有的书架、木箱被他们气急败坏地挪开，推倒，圣经中的古老灰尘飞扬起来，迷住了一个日本士兵的眼睛。窑姐们隔着一层天花板，听到的就是他叱骂的声音。没有比听不懂的语言发出的凶狠叱骂更可怕了。窑姐们在黑暗中盯着那方形活动板，似乎听得见彼此的心跳声。喃呢用满手的灰土抹了一把脸。玉笙看看她，两手在四周摸摸，然后

把带污黑蜘蛛网的尘土满头满脸地抹。玉墨心里发出一个惨笑:难道她们没听说?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都成了日本畜生的"花姑娘"。红菱一个人不去看那方形出入口,只在黑暗里发愣,隔一分钟抽噎一下,抽得浑身打冷战。她看着陈乔治怎样从活蹦乱跳到一摊血肉,她脑子转不过这个弯来。她经历过无数男人,但在这战乱时刻,朝不保夕的处境中结交的陈乔治,似乎让她生出难得的柔情。她想,天明时世上就再没那个招风耳、未语先笑的陈乔治了。她实在转不过这个弯子。红菱老是听陈乔治说:"好死不如赖活。"就这样一个甘心"赖活"、死心塌地、安分守己"赖活"到底的人也是无法如愿。红菱木木地想着:可怜我的乔治。

这时谁问了一句:"把他们绑走,肯定就要杀吗?"

玉墨说:"废话。"

红菱这才一动,像从梦里醒了。搜查库房的日本兵这时离那方形出入口很近,就在它下面,他们的兽语似乎就响在同一个空间里。

红菱发现玉墨手里攥着一件东西,一把做针线的小剪刀,不到巴掌大,但极其锋利。她看见过玉墨用它剪丝线头,剪窗花。早年,她还用它替红菱剪眼睫毛,说剪几回睫毛就长黑长翘了,红菱如今有又黑又翘的眼睫毛,该归功玉墨这把小剪子。它从不离玉墨的身,总和她几件贴身的首饰放在一块。她知道玉墨此时拿出它要来做什么。也许她是为那个出国去的双料博士守身,也许用它为即将永诀的戴教官报仇。只要出其不意,下剪子下对地方,那剪子剪断一条性命,毫不在话下。红菱后悔自己平时不珍惜东西,不像玉墨这样,一把好剪子都当珍宝藏这么多年。

搜查库房的日本兵还在叽里哇啦说着什么。喃呢悄声说："玉墨姐，把你的剪子分我一半。"

玉墨不搭理她，剪子硬掰大概能掰成两半，现在谁有这力气？动静弄大了不是引火烧身？人人都在羡慕玉墨那把剪子。哪怕它就算是垂死的兔子那副咬人的牙，也行啊。

玉笙说："不用剪子，用膝盖头，也行。只要没把你两个膝盖捺住，你运足气猛往他那东西上一顶……"

玉墨"嘘"了一声，叫她们别吭气。

玉笙的过房爹是干打手的，她幼时和他学过几拳几腿。她被玉墨无声地呵斥之后，不到一分钟又忘了，又传授起打手家传来。她告诉女伴们，假如手没被缚住，更好办，抓住那东西一捻，就好比捻脆皮核桃。使出呷奶的劲，让他下不出小日本畜生。

玉墨用胳膊肘使劲捣她一下，因为脚下的仓库突然静了。似乎三个日本兵听到了天花板上面的耳语。

她们一动不动地蹲着、坐着、站着，赤手空拳的纤纤素手在使着一股恶狠狠的气力，照玉笙的说法，就像捻碎一个脆皮核桃，果断，发力要猛，凝所有爆发力于五指和掌心，"咔嚓嚓"……

玉墨手捏的精细小剪子渐渐起了一层湿气，那是她手上的冷汗所致。她从来没像此刻这样钟爱这把小剪刀。她此刻爱它胜于爱胡博士送她的翡翠领针，也胜于早先那个负心汉送她的钻石戒指。她得到小剪刀那年才十一岁。妓院妈妈丢了做女红的剪刀，毒打了她一顿，说是她偷的。后来剪刀找到了，妈妈把它作为赔不是的礼物送给她。玉墨从那时起下决心出人头地，摆脱为一把剪刀受辱的贱命。这剪刀能藏在哪

里呢？最后关头来到时，从哪儿拔出它才能让小日本猝不及防？……

院子里一阵大乱。仓库里三个日本兵跑了出去。

窑姐们这时看见手电筒的光圈中央，是被一个日本兵拖在地上的王浦生。只剩一条腿的小兵王浦生几乎没穿衣服，只穿着各种绷带。地上的雨水积了水洼，那个日本兵像拖木料一样把浑身绷带的王浦生从水洼里拖过去。

红菱说："狗日的！狗都不如！……"

才做了截肢手术的王浦生在地上蜷缩成一团。其实他还没有度过感染的危险期，高烧仍是退退升升。

玉墨额头抵住窗栏，看见戴教官踉跄一下，要去搀扶水洼里的王浦生。但他忘了手臂上绑的绳子牵住另外两个人，拖得两个人都跟他趔趄，险些相互绊倒。

玉墨见英格曼神父走到那个日本兵军官面前，深深低下白发苍苍的头。她听不清他在向他求什么。无非在求他饶了王浦生，他还是个孩子呢，再说还不知能活几天。

王浦生突然发出一声怪叫："我操死你八辈日本祖宗！……"

中佐立刻向翻译转过头。

王浦生接着怪叫："日死你小日本姐姐，小日本妹妹！……"

翻译简单翻了一句，中佐抽刀就向王浦生劈下去。

玉墨一下子捂住眼睛。几天前豆蔻还傻里傻气地要弹琵琶讨饭和这小兵白头偕老的呀。这时一对小两口一个那样留在阳世，一个这样身首异处。

红菱捺住玉墨瑟瑟发抖的流水肩。

中佐命令手下士兵把剩下的三个中国伤兵推到院子当中，吠叫着："列队！第一排——预备！……"

窑姐们当然不知他喊的是什么口令，只见日本兵四个一排列起队伍，在另一声口令下操起步枪，然后疯人一般狂喊起来。他们一个跃进，刺刀已插在中国伤兵的胸口、腹内。第一排的士兵拔出刺刀，同时将倒下的中国伤兵扶起，第二排刺刀又上来。

玉墨发现自己正"呜呜"大哭。她从窗口退缩，一手死死捏住那把小剪刀，一手抹着澎湃而下的泪水，手上厚厚的尘土，抹得她面目全非。她是爱戴教官的。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一颗心能爱好多男人，这五个军人她个个爱，爱得肠断。

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晨，死城一般的南京像一个古老的噩梦。一条被日本兵烧毁的街道，漆黑的烟袅袅上升。一个满脸涂着炭灰和父母血迹的孩子，坐在焦土上大哭。孩子的哭声停顿下来，因为他听到有人在唱歌。

离这里三里路的美国圣玛丽教堂里有一群女孩在唱歌。

日本兵的早操队伍从马路上跑过，其中有几个天主教徒，他们想：昨夜死了什么人，这是在为他唱安魂曲呢。这个支那人的野蛮肮脏城市，也会有这样圣洁的歌喉呢。

唱安魂曲的女孩中，站着我十四岁的姨妈书娟。在这天的清晨，她和她的女同学们梳洗着装完毕，用白色宣纸做了几百朵纸花。她们把简陋的花圈抬到礼拜堂门口，见玉墨带着十一个窑姐已在堂内。是她们帮着阿顾替死去的五个中国军人净身更衣的。她们还用剃刀帮他们刮了脸。王浦生的头和残缺的身体已归为一体，玉墨把自己一条细羊毛披肩围在

他脖子的断裂处。她们见女孩们来了,都以长长的凝视和她们打个招呼。

只有书娟的目光匆匆错开去。她的那股火辣辣的仇恨不在了,但她心里还在怨恨,在想着世上不值钱、不高贵的生命都耐活得很,比如眼前这群卖笑女人,而高贵者如这些勇士,都是命定夭折,并死得这般惨烈。

她看妓女们全穿着素色衣服,脸色也是白里透青,不施粉黛的缘故。赵玉墨穿一袭黑丝绒旗袍,守寡似的。她的行头倒不少,服丧的行头都带来了。书娟很想剜她一眼,又懒得了。妓女们鬓边一朵白绒线小花,是拆掉一件白绒线衣做的。书娟跟着女同学们把花圈摆置在讲坛下面,又按阿多那多的指挥挂起挽联。在讲坛后面,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被阿顾赶着油漆了一下。

英格曼神父身穿黑色呢教袍。这是他最隆重的一套服饰,长久不穿而被虫蛀得大洞小眼。他一头银白色的头发梳向脑后,戴着沉重的教帽,杵着沉重的教杖走上讲台。

葬礼开始了。

安魂曲的前奏刚刚奏响,书娟就流下眼泪。我姨妈书娟是个不爱流泪的人,她那天流泪连她自己也很意外。她向我多次讲述过这五个中国战士的死亡,讲述这次葬礼,总是讲:“我不知到底哭什么,哭那么痛。”老了后,书娟成了文豪,可以把一点感觉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一大堆文字,她分析她当时流泪是因为她对人这东西彻底放弃了希望:人怎么没事就要弄出一场战事来打打呢？打不了几天人就不是人了,就退化成动物了。而动物也不吃自己的同类呀。这样的忍受、躲避、担惊受怕,她一眼看不到头。站在女伴中唱起婉约悲悯的

安魂曲的书娟，眼睛泪光闪闪，看着讲坛下的五具中国战士遗体。她从头到尾目睹了他们被屠杀的过程。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天下是没有公理的，否则一群人怎么跑到别人的国家如此撒野？把别人国家的人如此欺负？她哭还因为自己国家的人就这样软弱，从来都是受人欺负。书娟哭得那个痛啊，把冲天冤屈都要哭出来。

上午九点，他们将死者安葬在教堂墓园中。葬礼刚结束，一辆标着红十字的卡车开到教堂门口停下来，下来一位高大的西洋女士。英格曼神父和法比·阿多那多把她迎到礼拜堂大厅，她看了一眼所有的女孩，低声说："孩子们，我为昨天夜里发生的事特地来安慰你们。"

英格曼神父这才想到自己的神思过分恍惚，竟忘了向女孩们介绍这位女士。

"孩子们，这就是惠特琳女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英格曼神父从大厅的甬道把惠特琳女士领到女孩们面前。

女孩们中间有不少人听说过惠特琳，被她一一拥抱时都胆怯地用英文对她说："幸会，多谢女士来看望我们。"

要过许多年，女孩们才得知这位美国女子在此后不久就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诱因很可能正是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她们还得知她因为目睹了太多惨不忍睹的地狱场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三年回到美国，为她日趋严重的抑郁症就医，却已经太晚。她在回国后的第二年便自尽了。

从惠特琳生命的终极倒数回去，那是她永别世界前的第三个年头。她高大而健壮，穿一身驼色羊毛大衣，告诉女孩们："中国不会亡，不要难过，擦干眼泪。"她从大衣口袋里拿

出一张纸，说这是一张名单，叫到名字的女孩，将随她去安全区。她受这些女孩家长的嘱托，把她们接到她们父母身边去。她们的父母已听说了昨夜教堂里发生的事，认为教堂已不再安全。另一些家长顾虑安全区内过分拥挤，流行病不断发生，难民间也时而为衣食住行而冲突，并且，日本兵常常闯进去，找各种借口作恶。所以他们还是让自己的女儿继续待在教堂。惠特琳念了名单之后，二十一个女孩匆匆整理了行李，随车离开了教堂。

当天晚上，又有三个女孩离去，她们的父母要带她们从江上乘船逃走。

我姨妈书娟站在严重减员的唱诗班里，感到前景叵测。她想去找英格曼神父忏悔。她的忏悔内容是对自己父母的怨恨和诅咒。但她是一直到圣诞夜的大事件发生之后，才把这番延宕的忏悔完成。她忏悔的内容有所改变，主要说的是她那未遂的罪恶——用烧红的火钳子给赵玉墨来一番毁容。假如圣诞夜的大事件不发生，十二位窑姐不被掳走，她或许不会忏悔那次差点成功的毁容报复。书娟很要面子，不愿把自己的家丑讲给任何人听，神父也休想知道她父亲和窑姐的丑事。圣诞夜却出了事，就是我正在写的故事的核心部分。我姨妈书娟在她的一些女同学被父母接走后，心里再次狠狠清算了赵玉墨。但她打算只忏悔一半实情。在她们这类女孩中，假忏悔反正很普遍，这也是我姨妈后来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原因之一。书娟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向英格曼神父忏悔的。那是圣诞后的第二天，被日本兵掳走的十二个美艳窑姐芳踪杳然。书娟走到忏悔厢边上，慢慢跪下，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诚实、最长久的一次忏悔，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

次忏悔。英格曼神父坐在忏悔厢的厚帘子那一面,发现这位忏悔者一声不吭,已跪下了有十分钟。他长长地嘘了口气。一般来说,英格曼神父从不催促忏悔者,也很少插话。他知道有难言之隐的忏悔者催不得,一催就言不由衷。书娟也跟着他长吁一口气。这半个月出了一连串的事让十四岁的女孩也发出如此苍老的长嘘来。仅仅是这教堂之内,这方圆零点三华里的地盘上,暴行丑剧,也是一场接一场地演出。

书娟开口了。她说那天夜里,她躲在仓库门外的黑影里,手握一把烧红的火钳,想着那烧焦的皮肉冒起青烟,发出"嗞嗞"声响,心里升起魔鬼般的快感。这快感或许离日本野兽砍下王浦生头颅的快感不远了。书娟慢慢地说着,说到她和玉墨的几次对视,她觉得玉墨知道她是情人的女儿。她看出玉墨想和解,哪怕跟她解释几句。但她从来不给她机会。她要她明白不是什么人都配跟胡博士的女儿说话的。直到日本兵把玉墨押上卡车,玉墨向那日本人羞涩一笑,她才明白此生不再会有与她交谈的机会了。玉墨对日本兵那一笑,得多大胆量多少智谋。就在那一刻,书娟想到一个词。假如这个词能剥去自古以来的贬义该多好:笑里藏刀。

英格曼神父没有发言。对于书娟那次未遂的毁容报复,他一个字的评说也没有。他平淡地告诉书娟,她已得到上帝的宽恕了。

我姨妈书娟生怕自己将来会把圣诞夜事件记乱掉,就把它写了下来。她把它写成一篇书信体的记叙文,寄给了她的父母、舅舅、舅妈。我读到过这篇变黄发脆的文章。现在我根据她的文章以小说体来转述一遍。我争取忠实于原稿。

公元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书娟和女同学

们在帮阿多那多拆除灵堂。潮冷的空气使淡淡的血腥凝结了。没有圣诞树,也没有礼物,他们将在每行座椅扶手上点一根蜡烛。

窑姐们在伙房预备圣诞晚餐。没了陈乔治,她们只好把每人那一点厨艺拼凑起来。惠特琳女士送来两只鸡,两只腌鹅,玉墨正把大米填入鹅腹内,大致是填圣诞火鸡的做法。天刚刚暗下去,阿顾跑来,说日本人又在前门打门铃。

女孩们和窑姐们正要找地方躲避,院墙上已是一片黄颜色,至少有一百个日本兵爬上了墙头。他们的大佐手捧一盆"圣诞红",彬彬有礼地在正门外面一遍一遍地打门铃。

英格曼神父打开门上的方孔,对强行造访的大佐说:"你们不是不喜欢走正门吗?"

"圣诞快乐,尊敬的神父。"大佐皮靴上的马刺碰出悦耳的"丁当"声来,同时深深一鞠躬。大佐的英文发音很糟,但用词都正确。

英格曼神父看见马路边停一辆装饰考究的马车。"你们想干什么?"

"来恭贺圣诞。"大佐说。

"一两百士兵荷枪来庆祝我们的节日?"英格曼说。

"能不能请阁下开门?"

"开不开门对你们有什么区别?"

"阁下说得一点不错,既然没区别,何妨表示点礼貌。"他戴金丝边眼镜,微笑极其文雅,剥掉一身军装,谁都会认为他是那种在某个银行、某个"株式会社"混得不错的职员。

英格曼神父却调转身走开。

"阁下,激怒我这样的客人是很不明智的!"他文质彬彬

地在门外说道。

英格曼神父停下来，回答道："对疯子来说，激怒不激怒他，毫无区别！"

他是绝不会放这群穿黄色军服的疯子们从正门进来的。他刚从前门走回，院子里已经是黄色军服的洪荒。他见刚才那位文雅大佐正骑在墙头上，欲往下跳，他用眼睛死死盯住他。他知道女孩们现在只要一看见这种黄颜色就浑身紧缩。

"这回要搜查谁呢？"阿多那多挡在礼拜堂大厅门口。大厅里有二十一名女孩子。

"要我怎样才能解除你们的误会呢？"大佐说，眉间出现一点儿苦楚。"我们真的是一腔诚意而来。能在这个国家和你们共度圣诞，不能不说是神的旨意。"

英格曼神父盯着他，深陷的眼窝里，灰蓝的目光冷得结冰。

"好的，我接受你们的祝贺，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英格曼神父说完，自己便向大门口走去。美国人逐客或送客，总是自己领着客人往门口走，然后替客人拉开门。

"等等。"大佐说。

英格曼神父停下来，却不转身，背影是"早料到如此"的表情。

"我们的节日庆祝活动都没开始呢。"

"这是一个神圣的节日，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参加庆贺的。"

"完全正确。"大佐说，"我们司令部今夜要举行隆重庆典，司令长官要我来邀请几位尊贵的客人。"他从旁边一个提公文包的军官手里接过一个大信封，上面印有两个中国字："请柬"。

“领情了,不过我是不会接受邀请的。”英格曼神父手也不伸,让那张请柬,在他和大佐之间尴尬着。

“阁下误会了,我的长官请的并不是您。”大佐说。

英格曼神父迅速抬起脸,看着大佐微垂着头,眉眼毕恭毕敬。他一把夺过请柬,打开信封,不祥预感使他患有早期帕金森症的手大幅度抖颤。请柬是发给唱诗班的女孩的。

“无耻!”英格曼神父把请柬扔在地上。

架着木拐的阿多那多捡起它,读了一遍,愣了,再去读。第一遍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二遍他其实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满脑子都是“怎么办? 完了! 完了! ……”

“她们都只有十二三岁, 从来没离开过父母……全是孩子啊……”阿多那多说,他现在是一副乞妇的声调和表情。

“唱完之后,我保证把她们护送回来。”

“没有商量余地。”英格曼神父说,“邀请被谢拒。”

大佐笑了笑。他身边士兵似乎听懂了他这笑,周围出现一片微妙的声响:枪、刀、肌肉都进入了状态,都就绪了。

“圣诞节,真不想弄得不愉快。”大佐说。

阿多那多看看打算以命相拼的神父,对大佐说:“邀请来得太突然了。孩子们都没有准备,总得给她们一些时间,让她们换换衣服。要知道,这样的仪式是必须洗澡洗头,换上大礼服的。”

英格曼神父打断他:“你以为他们真是要听唱诗? 禽兽需要听唱诗吗?”

阿多那多赶紧用中文说:“拖延一小时,是一小时。”

大佐说:“拖延是没用的。”他猜出阿多那多的用心了。“电话也不必打了,线路已经被掐断。”

“您总得允许我们向孩子们解释一下，不然这些小姑娘会吓坏。都吓坏了,还怎么唱呢?”阿多那多说。毕竟在中国长大,他的思路曲折一些,也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周旋技巧。

英格曼神父这才认为阿多那多是机智的,能拖多久是多久,拖延中或许会发生转机。也许国际安全委员会会派代表来祝贺圣诞。或许某个西方报刊的记者会心血来潮,突然来此地采访。奇迹若发生,也只能发生在延宕的时间里。

大佐和身边拎公文包的军官低声商量了几句,转向英格曼神父:“给你半个小时。”

阿多那多见英格曼神父还想讨价还价,迅速向他使了个眼色,同时说:“谢谢。不过请大佐先生把您的部队带出去,否则很难消除孩子们的恐惧。”

大佐犹豫一阵,认为阿多那多言之有理,便向一片黄色吼喊一声。眨眼间,日本士兵们撤出门去。

女孩子们听见了院子里的对话。她们见英格曼神父和阿多那多走进大厅,全是满脸空白。这种魂飞魄散的空白更让英格曼神父心痛。他说:“孩子们,只要我活着,谁也不会伤害你们,祷告吧。”

女孩们慢慢坐到前排椅子上,垂下头,闭上眼。英格曼神父知道她们的静默是一片哭喊求救。

阿多那多说:“我去一趟国际安全委员会。”

“来不及了。”

“你在这里和他们周旋,争取拖延到我回来。”

“他们会让你永远也回不来!”

“总比不去强!”

“我跟孩子们一块去。”英格曼神父说，“我尽最大的力量保护她们。”

“没用的！对这些畜生，等于多送一条性命上门去。他们一天杀多少人，南京城一天死多少人？不明不白死你一个美国孤老头儿，太简单了！……”阿多那多大声吵嚷，这是他头一次用村野俗夫的嗓音和他尊贵的英格曼神父说话。

天完全黑了。弥撒大厅里所有的烛火倾斜一下，晃了晃，又稳住。英格曼神父回过头，见玉墨和她十二个姐妹走进门。

“神父，我们去吧。”玉墨说。

阿多那多没好气地说：“去哪里？”

“他们不是要听唱诗吗？”玉墨在烛光里一笑。不是要俏皮的时候，可她俏皮得如此相宜。

“白天就骗不过去了。反正是晚上，冒充女中学生恐怕还行。”玉墨又说。

她身边十二个窑姐都不说话，红菱还在吸烟，吸一口，眉心使劲一挤，贪馋无比的样子。

“她们天天唱，我们天天听，听会了。”喃呢说。

“调子会，词不会，不过我们的嘴都不笨，依样画葫芦呗。”玉笙说。

英格曼神父看看玉墨，又看看红菱。她们俩人的发式已变了，梳成两根辫子，在耳后绾成女学生那样的圈圈，还系了丝绸的蝴蝶结。

红菱把烟头扔在地上，脚狠狠捻灭火星：“没福气做女学生，装装样子，过过瘾。”

阿多那多心里一阵释然：女孩们有救了。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的释然太歹毒，太罪过。尽管是些下九流的贱命，也绝

不该做替罪羔羊。

“你们来这里,原本是避难的。”英格曼神父说。

“多谢神父,当时收留我们。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现在不知给祸害成什么了。”玉墨说,“我们活着,反正就是给人祸害,也祸害别人。”玉墨又是那样俏皮,给两个神父飞一眼。她腰板挺得过分僵直,只有窑姐们知道,她贴身内衣里藏了那把小剪刀。

窑姐们把能做暗器的东西全藏掖到身上了:牛排刀、水果刀、发钗。走运的话,一根发钗可以赚他一只眼珠子。什么样的女子她们不会装呢?羊羔一样温驯的女中学生也可以装得惟妙惟肖。然后小日本便放下警觉,打算美美地享用她们一场。牛排刀、厨刀、发钗在这当口亮出来。假如走天大的运,扎瞎小日本眼珠子之后再夺下他的武器,圣诞夜就变成狂欢夜了。

窑姐们穿上白纱衬衫,黑色长裙的唱诗班的大礼服时,门铃又被打响。女孩们发现她们真像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人手里拿着一本乐谱,以及一本烫金皮面的圣经。

女孩们和窑姐们匆匆看一眼,谁和谁都未来得及道别。

书娟始终看着赵玉墨,她看见玉墨在用手绢擦拭口红。她擦得又狠又猛,然后转脸让红菱看看她。红菱接过手绢,放在舌尖上潮了一下,替她擦去为圣诞夜精心描画的柳眉。

女孩们又开始闭目祈祷时,听到阿顾大声喊:“等等,就来开门!”然后她们听见沉重的铁门打开。

她们睁开眼,回过头。又是一院子纵横交错的手电筒光柱,从窗帘的缝隙和破洞透进来。

只有书娟一人走到窗子边上,看见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少

女排成两排，被网在光柱里。排在最后的是赵玉墨，她发现大佐走到她身边，本能地一躲。但又侧过脸，朝大佐娇羞地一笑。像个小姑娘犯了个小错误，却明白这一笑就讨到饶了。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



夏天敏小传

云南昭通市人，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曾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大家》、《山花》等刊发表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及《中国中篇小说精选》、《2001年中篇小说精品选》等选载。获2001年《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2004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两届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四届边疆文学奖，《人民文学》“爱与和平”征文一等奖（中篇），现在昭通市文联供职。



夏天敏

拯救文化站

那天晚上，酒米乡的人有机会目睹了一场令他们目瞪口呆、兴奋不已的场面，他们看到了一群城里人在乡文化站里，殴打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男人一丝不挂，丁当乱甩的他们倒是见惯了。最使他们兴奋的，是那个全身雪一样白，奶奶又大又圆，屁股又大又鼓，双腿奇长的城里女人，竟全裸着展现在他们眼前，令他们嘴巴张开就合不拢，双眼睁得老大，心里突突跳个不停。

那天晚上，酒米乡乡场上的人已睡得死沉。劳作一天的人是不会患失眠症的。然而，这天晚上他们都被吵醒了，能吵醒他们的声音肯定是很尖锐、很持久的声音，而且是不同寻常的声音。他们在沉沉黑夜里听到一片吵骂声，听到一阵打斗声，听到一阵尖锐而凄厉的哭叫声。今晚的吵闹声来自于乡场的街头，那里有一座院子，隔街头还有二三百米的距离，是座左右前后不挨边的院子，这就是酒米乡文化站的院子。

乡里人爱热闹，虽然是半夜，虽然是深秋的天气，但他们被这新鲜的声音刺激。这声音是他们在夜里从未听到过的，其中有一个亮丽的女声很惹人遐想，他们觉得有必要去看一看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禁不住诱惑，不顾婆娘的劝阻，不顾深秋的寒凉，还是匆匆地套上裤子，披着衣服，借着黑赶去看热闹了。

到了乡文化站，半夜起来的男人立即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第二天他们在乡场上人扎堆的地方，大大出了风头，引来很多艳羡，很多嫉妒，很多惊叹。啧啧，你龟儿睡啥子瞌睡，不睡瞌睡会死人？这种机会你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到，你天天守在那里，也守不着。幸好昨晚我硬是甩开婆娘的手，赶着去了，啧啧百闻不如一见啦，那肉白得亮闪闪的，汽车的灯照着，比你家的细瓷碗还白，比你家的糯米面白。还有……

其实，事情就那么一件事，乡文化站要用钱，没有啥活动，文化站的眼镜老陈就将乡文化站租给城里来的一个小伙子放录像，也算是开展了一项活动，又增加了一点收入，小伙子一个人住在文化站，白天赶街、逛乡场、钓鱼、打鸟摸虾，晚上放录像，放完睡觉，也算是顺顺畅畅没啥事。谁知城里的一个女人，他初中时的同学来找他，俩人读书时有些意思，递条子，传眼色，以至于弄两张票一起去看电影，但终因种种原因未成正果，那个女的后来嫁给一个做生意发了财的老板，老板成天不归家，女的寂寞难耐，偶尔到乡场去玩，见到昔日恋人，俩人一碰即合，女的隔三差五到乡下去和小伙子约会，时间一长，就有好事之人将内情捅到老板那里。老板刷地变了脸色，立马拿出手机，呼朋唤友，连夜出发，几十个人乘辆汽

车,浩浩荡荡开到乡里,将正在寻欢作乐的一对男女捉出痛打。

乡场上赶来看热闹的人,正好看到这一幕。

一

天色尚早,乡长老吴从家里走出来。他的家在乡政府背后的土坡上,那是一片连续起伏的苹果林,沿着林边的小路上,栽满野蔷薇。这种蔷薇贱得很,随便挖点枝条一插,一条土路就成了蓬蓬勃勃的花径了。春天,野蔷薇粉红色的花开得一片一片的,像灿烂的云霞。果园深处,只有老吴一家,倒不是老吴兴致清雅,只是他觉得一家人住在一处方便。乡场上的个体户钱明海来找他, 狗日钱明海来找他好几次了,为的是将街头上的文化站买过去。钱明海买文化站不是雅兴大发,要大兴文化事业了。钱明海看中了文化站这个地段,从城里到乡上的客车恰巧就停在这里。原来每天只有三趟班车,现在进城的多了,每天十几趟车都不够,加之来收购苹果的大车,一天几十辆停在路边。钱明海还听到一个消息,从城里通向这里的路,将修到靠近江边的另一个县去,那时,这里就成中转站。钱明海好眼力,他看中了这个地点,在这里修个停车场,修个小型客运站,生意会烈火烹油般红火。只是文化站是乡里的产业,乡里不答应,是谁也买不去的。钱明海已经明确地对老吴表示,停车场和车站修好后,与他三七分成,老吴算是入干股,每月可按时提成。老吴一听就冒火,说钱明海,你龟儿少给我来这一套,老子从生产队长一步一步干到今天这位置,腰也塌了,背也驼了,容易吗?再说,你以为我是见钱

眼开的人吗？拿你的钱，我睡得着觉吗？

老吴知道钱明海的钱不好拿，拿了要被倒须钩绞出来的。

被老吴骂得讪讪的钱明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不要钱，乡里总要钱吧。我晓得乡里几个月没按时发工资了，你不晓得背后大家都叫你赊肉乡长呢。老吴一听更火，说赊肉乡长咋啦？老子不赊肉，他们连做包子的肉馅都没有，只有啃馒头了。原来，端阳节的时候，乡里的干部职工都找老吴要求发点钱给大家过个节。县里去年财政亏空，连工资都发不下来了。老吴看着围着他的人，心里烦躁，几次想骂人，但一看大家愁兮兮的样子，终于忍住。有人说再咋个整，总也要买几斤肉，做点包子，娃娃们眼巴巴盼着呢。老吴说你们把我宰掉算了，一个人割两斤提回去。大家说谁敢宰你，再说，你那肉又腥又臊，谁愿吃。老吴笑了，老吴的笑是苦涩的笑，老吴笑着笑着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给每个职工发几斤肉，乡里的教师也发，要三千多斤呢。管它的，发了再说。老吴将管后勤的副乡长老武找来，叫他到乡场上的屠户摊子去赊肉，老武说只有赊狗肉哪有赊猪肉的，我不去，要去你去。老吴严肃着脸，说你是乡长还是我是乡长？你安排我还是我安排你？如果你安排我我就去。话说到这份上，老武就不好再说了，嘟囔着说赊，啥都赊，我一上街，饭馆老板、小商店的人都在追着要钱，我成丐帮头子了。说归说，老武还是去了。

谁知过了一阵，老武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老武一脸晦气，气呼呼的。说肉有的是，人家一个屠户都不赊，说乡政府的话听不得，赊去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老吴一听鬼火冒，放屁，乡政府成狗了，啥叫肉包子打狗，老子这大门口的

牌子白地红字,还值不了那点肉钱?老武说人家说了,要赊乡长来赊,我们信不过你。老吴说你是在推责任?老武急了,谁推责任谁滚岩死。老吴说不出话来,狠狠咂一口烟,把烟屁股一扔,说我去就我去,叫他们把肉送来,我签字。

肉是赊来了,老吴也签了字,拍着胸口打包票,国庆节一定把钱还给大家。谁知过了国庆节,钱还是没拨下来,一个乡街子的屠户都追着老吴要钱。一天,老吴上街被发现,一个屠户提着刀追着喊,乡长,乡长。其他屠户全追上来,他们都来不及放下刀子,四面八方将老吴围起来,一个外地人吓得发抖,这不是要出人命了么?谁知那些人并不砍人,反而柔声软语地求人,以后弄得老吴上街都绕道走。要不到钱的屠户都叫他赊肉乡长,钱明海一说这事,正说到老吴疼处,老吴本想发火,但硬是压住了。老吴心里由愤怒转为忧愁,比这烦心的事还多着呢,乡里的一个退休干部住了院,没钱交住院费,被停了药,赶出了医院。他的老伴骂骂咧咧地来找,老吴只得亲自进城,到医院里去担保,老吴说我是乡长,这钱以后找我要。医院的人说乡长,乡长算啥子?我们只认现金不认人。老吴被说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好不尴尬。

钱明海提出三十万元将乡文化站买去,老吴被这个数字撩得兴奋起来,贼日的钱啊,咋这样珍贵呢?没钱在手里,弄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有这钱多好,多实在。提在手里硬扎扎的,绑在腰上,比钢板还硬,腰也自然直了。但老吴毕竟是乡长,一个乡长要从全局考虑问题,在他心里,他觉得乡文化站就像人身上的一个苦胆,或者一截盲肠,写写画画,唱唱跳跳,当衣穿?当饭吃?可他知道既然是苦胆,既然是盲肠,既

然是身上所有器官中的一部分,就说明不能乱摘,哪怕摘了不碍事,但人家总觉得你身上少了样东西。

这天早上老吴走到乡政府,老吴习惯性地在乡政府里游了一圈,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就是要进城,要到更远的地方,他都要来游上一圈,否则心里就空荡荡的。老吴背着手正在慢慢游,乡里的炊事员王满生对老吴说,乡长,昨天晚上文化站那里演大戏了,人体表演,你没看到可惜了。王满生在乡政府当了多年炊事员,常常给老吴开小灶,说话就随便。老吴说啥人体表演?半夜三更演啥戏?王满生就浮出一脸神秘,然后将事情说了。老吴听着,心里不以为然,现在这事算啥事?遍街的发廊、舞厅,就连酒米乡这么穷这么偏僻的乡场,也开了两家。但老吴心里突然一动,好事,好事,好事。王满生一头雾水,乡长,你说是好事?光着屁股吊着奶奶,你说是好事?老吴说,你只晓得光屁股,吊奶奶,球也不晓得,怪不得你一辈子就会当伙头军。

老吴叫人去找眼镜老陈,来人说老陈下村搞计划生育崴伤脚了,在家休息。老吴问重不重?来人说不咋个,扶着棍子可以走路。老吴本想去看他,但现在不行,得让他自己来。老吴说,你叫他来,拄着棍子也要来,直接来见我。

眼镜老陈正在家里躺着,他的脚背肿得老高,虽不严重,但疼得他咧嘴。但老陈高兴,一是没伤到骨头,村里的草医生将一摊鸡屎样的草药敷在他的脚背上,说休息休息就行;二是他正好逃避了下村搞计划生育的事,正好趁这几天好好帮王银花把那幅剪纸作品的创意设计出来。北京要搞全国性的民间艺术大展,上面指定要酒米乡王银花的剪纸。王银花自幼心灵手巧,跟着以剪纸闻名全县的老娘学剪纸,她上过学,

因此在剪纸上就有重大突破，比她老娘剪的好了许多。但她毕竟是乡村妇女，虽然剪纸技术在传统手法上有了突破，但她的作品缺少创意，每次展出的作品，多是老陈冥思苦想，帮她完成创意。这次上京展出非同一般。老陈想关起门来好好想一想，帮她构思一个新的创意，这个创意要站在全国的高度来构思，否则就难以取胜。老陈太爱这些事儿了，打小他就爱。人也奇怪，他爹他妈都是在地里刨食的主儿，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呆头呆脑的。他爹最大的享受就是蹲在门槛外的石坎上，裹上两支叶子烟，眯着眼，有滋有味地吸一阵。他爹他妈一天讲不上三句话，闷头闷脑地过日子。可他从小就聪明、活泼，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艺术天赋。一次，县文化馆一位画画的名家下乡采风，无事漫步在河堤上，不经意间，突然看到一棵粗大的柳树丫里，放着几个泥塑。这人从树上将泥塑拿下来，一看惊呆了，怔怔地出不了声。天哪，这些泥塑简直像汉代雕塑，有牛、有马、有羊、有猪、有狗，还有人，泥塑大气、粗犷不事雕琢，线条简洁、明了，刚中有柔，大处蓄意而为、随心所欲；小处突出神态，颇具神韵，完全是凭感受去创作，作品就显得质朴而又天真。文化馆的这位老兄被这些作品感动了，他决心要找到这个民间艺人，和他探讨一下民间艺术。他顺着河堤走下去，看见河堤里有个十一二岁的娃娃正在捏泥人，走过去一看，娃娃捏的和他手里拿的泥塑完全是一路手法，他又被怔住了，心想民间是不乏奇人的，这个娃娃如果有条件去美术学院系统学习，说不定会成大器的。

可惜老陈最终也没成艺术家，他从小到大一直蜗居在乡下，没成艺术家并不妨碍他对艺术、对文化的痴迷，和艺术有

关的他一沾就会。横笛竖箫、芦笙、唢呐，民间艺术中的跳四桶鼓、对山歌、剪纸、打鼓草，他不但精通尤其痴迷，因为这些特长，他被推荐进了文化站，一干就是十几年。

老陈接到通知叫他去乡政府见乡长，他心里十分的不乐意。他在心里骂道妈的，脚扭伤了也不让人消停，正干得高兴他又来喊魂。但老陈还是拄着棍子去乡政府了，老陈是个胆小的人，他的工资虽然不在乡里拿，人却是乡里管着的。

进了乡长的办公室，老陈见乡长哭丧着脸，脸上罩了一层青色的肃杀之气。乡长平时就严肃，经常青色着脸，但对老陈还是客气的，所以今天老陈心里就忐忑。乡长说你那文化站是搞啥子的？是赌场？是淫窝？是窑子？老陈被乡长劈头盖脸一顿训斥，摸不清到底哪股水发了，头罩了一层雾水。嗫嚅着说乡长，我这两天脚扭伤了，在家休息。咋个了？乡长火气更大，你不要装猪吃象，装心头不明白。昨天晚上一对男女被人从你那文化站里拖出，赤条条一丝不挂，人家去捉时两个光溜溜土蚕样扭结在一起。你说文化站到底是宣传先进文化的阵地，还是赌场、淫窝？告诉你，文化站不办了，你就在乡政府做事！

老陈觉得头里嗡的一响，就看见自己血流满面，就看见头上小碗大的洞，看见了红白相间的脑髓。老陈愣愣地坐着，眼睛直直的，眼里空空洞洞、茫然无绪的，这样子乡长老吴只有那些年和民政局的人去通知老山阵亡烈士的家属才看见过。老吴心里有了一丝丝的恻隐，他知道老陈为啥会这样，但眨眼间他就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他站起来，也不管老陈啥样，披上衣服就出办公室了。

二

老陈来到文化站，文化站冷冷清清，空寂无人。打开院门，院里人去屋空，院里那株野蔷薇长得蓬蓬勃勃，这株野蔷薇是建文化站时自己栽的，既没施肥，也没浇水，却像绿色的火焰四处乱窜，占了小半个院子。开花时，一丛丛、一簇簇的花，铺天盖地地蔓延，把个院子笼得热情洋溢。可现在，这蓬花被践踏得枝残叶败，蔫头耷脑，这是那伙手持棍棒的人干的。老陈感到身上疼痛，那种疼不是脚被扭伤时的疼，是筋断骨折的疼。老陈忍了疼，找了把条锄，为这蓬花锄草、松土，重新培护。

屋里的景象使老陈更加愤怒，更加伤心，房子是土舂的房子，梁和椽子是木料的，三开间的房子虽然阔大，但梁和椽子都开始朽烂。顶头的那间，椽子朽了，在一个雨夜终于塌了，屋瓦掉了一地。房顶塌了一角，可以看到白杨树的树梢在轻轻拂动，可以看到蓝天下的白云在慢慢舒卷变幻。天一下雨，老陈就急得睡不着觉，唯恐雨水将土墙淋垮。他找乡长反映过几次，乡长总是说慌啥子，等我有空去看看，你做好你的事，乡长说的事是乡里的事不是文化站的事。可乡长总不见来，老陈只得自己爬上房去。咬着牙，将自己花钱买的硬塑料布盖上去。可塑料布经不住日晒雨淋，要不了多久又烂成窟窿。

老陈看到墙角堆着的一堆新椽子，这堆椽子是他自己种的白杨树解成的木板。老陈家的房子也很老了。他当年在房前屋后种了十几棵白杨树，指望着用它来重盖房子。他和王银花议定年底盖好房子就搬到一起。可文化站的房子再不翻

盖就要塌了，他狠下心砍了几棵，请人解成椽子，自己背着，一趟一趟驮到文化站。原想等忙过一阵，再到县文化局，看能不能争取要点补助款。谁想，乡上连文化站都要卖了，彻彻底底卖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老陈在木材垛上狠狠踢了一脚，疼得他跳了起来，其实，他觉得心比脚还疼。

老陈决定进城去找县文化局反映，为这事他昨天晚上一夜未眠，他觉得这是件很大的事，随随便便进城去反映，是不对的。有事要先找乡上反映，可这事反映的就是乡上要卖文化站，找乡上去反映是白反映，他怕乡长那凶狠狠的样子，去了就是挨训斥。可进城去反映，不就是告乡长吗？乡长是能随便告的吗？老陈一辈子只认得埋起头做事，反映这反映那的事他从来不做。可这次他不去不行了，不去乡长就把文化站卖了，乡长卖文化站的理由充分得很，可那理由是理由吗？难道一座房子里有人做了奸犯了错就要殃及房子？那电视里的市长贪污受贿被抓起来，市政府就要卖掉？老陈觉得自己反对卖文化站理由充足得很，但老陈就是心虚，也不晓得咋个心就是慌慌的。反正他上县里反映就是得罪乡长了，得罪乡长可不是他愿意的事。以后受他的拿捏是小事，儿子在乡上当临时工，要找他办事就彻底没门了。

老陈最终还是决定去，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经过一夜的苦苦思索，一夜的思想斗争。文化站像个挥之不去的梦，如果不去，他会被折磨，会内疚，会后悔一辈子。

天才麻麻亮，老陈就从村里走了出来，村子在乡政府背后的斜坡上，也就是两三里路。但老陈还是走了好一阵。他的脚还没好利索，他拄着棍子在土路上走，木棍敲击土路，发出了击点大地的声音。老陈觉得那声音就像在叩问自己，他就

加快了速度。等他到了文化站前面，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文化站前面的路上，是小客车停车的地方，平时大家就在这里上车等车。老陈站在这里觉得身上冷飕飕的，觉得藏匿在周围果园里的黑暗，在眨着萤火虫般的眼睛看着他，他一下子就觉得心里虚虚的。老陈想还是不要在这里等车，在这里等车说不定会遇上乡上的人，问起时说啥好呢？他就朝前面走去，他想走上一段路，等车开回城里时，再搭车就好了，就不容易碰到乡上的人了。他走了好一截路，觉得差不多了，他站在路边，这时他觉得扭伤的脚火辣辣地疼起来，原本没好的脚，走上这长的路，自然是要疼的。坐在路边的土坎上，老陈觉得很惬意。突然，老陈想起，乡政府食堂的王满生家就住在这里，这人是“业余广播员”，啥事一到他嘴里就传得满世界都知道。老陈顾不及脚的疼痛，他不愿人还没进城就让王满生吵得乡长也晓得。他拄着棍子，又开始走起来，走了好一截路，疼得受不了，就坐在一棵树下休息，想想这里没事了，他离开乡场已经五六里路了，就放心等车。谁知，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婆娘担着水从前面的田埂上走过，他说糟糕，这不是刘昆的婆娘么？刘昆是乡里的计生员，在他在的这个计生小分队当组长。老陈赶紧躲到树后去，等那婆娘的影子消失了才出来。那个影子一消失，老陈棍子点击土地的声音急切起来，像盛夏时暴雨的雨点声。

乡政府这天来了两个怪模怪样的人，五十多岁的那人戴蓝色遮阳帽，穿蓝色布疙瘩襻对襟衣、蓝色裤子，脚蹬白布做的剪子口布鞋。这种打扮在五六十年代很普遍，那时的农民都是这种打扮。可现在这种打扮就很惹人注目了。就连酒米

乡这样的乡里，除了上了年纪的农民是这种打扮，年轻人中都很少这样子的了。乡政府的人都是西装或者夹克、休闲装，乡长老吴是很传统的，平时穿夹克，进城开会或者乡上开大会，都穿西装系领带呢，这个城里人怎么会是这种打扮呢？况且，知道他的人都叫他孙老师，在城里是个有名的画家兼书法家呢。另一个年轻的就不足为奇了，他穿一身牛仔衣裤，身上套一件全是口袋的褂子，头发比妇联主任陈燕子的还长，一只耳朵还戴着一个比避孕环还大的耳环。这话是计生站的牛翠红说的，她说任何事总能和计划生育上的事挂上钩。这人是县文化局搞音乐创作的。

他们的到来，在乡上没有任何反响，乡里办公室的接待人早就接待出经验，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隔着玻璃窗，一眼就知道该怎样接待。县委书记、县长的车他们是晓得的，那不用说，书记钟凯、乡长老吴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侍候在乡政府。

办公室的人也练得一副火眼金睛，来乡政府的车是啥车，车上坐的是何等级别的人，他们一眼就看清楚。车和车之间也有讲究，有的是重要的部门，如组织部、县委办、政府办等；有的是有钱的部门，如财政局、教委、农开办、项目办等。有的就差了，如妇联、文联、文化局等。这些部门啥事都解决不了，还要叫你做这做那，一般他们就叫办公室的人或者妇联主任等接待一下。

这俩人是坐班车来的，坐班车来的他们就没有必要热情了。所以他俩在办公室连杯茶水也没喝到。听说是县文化局的工作人员，要找乡长，办公室的人说乡长没在，你们有啥事跟我说，对襟衣孙雨虹说这事要跟乡长亲自说。办公室的说

那你们等吧，说完不再说一句话。牛仔服赵晓江毕竟年轻，觉得受了委屈和冷遇，早就窝了一肚子气。说等他干啥，我们走。孙雨虹年纪大一些，说等一下吧。赵晓江说要等你等。说着抬脚就走。

孙雨虹跟着赵晓江走出乡政府大门，赵晓江说这群土鳖，只认小车不认人，我好歹也创作过几支歌曲，你好歹也参加过省展。孙雨虹说我们是来工作的，好歹也要将工作讲一下，不然那个调查咋个写？二人正说着话，乡长老吴急匆匆从后面追来了，老吴从办公室得知文化局来了两个人，被挡了。老吴气得说你们硬是狗眼看人低，咋不跟我讲呢？办公室的人说你不是让我们长眼色，不要把啥人都朝你那里领么？老吴顾不得发脾气，拔脚追出来了。

中午就在乡上的"六合居"吃饭，这个餐馆是乡场上最好的餐馆，老板很会来事，外面的门面是土舂的老房子，可后面却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里面装了好些个包间，环境清雅、舒适宜人，乡里宴请重要的客人，都是在这里。老吴叫上几个人，陪他二人吃饭。对襟衣孙雨虹是个呆子，虽在县城工作，却很少在餐馆吃饭。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一年除了工资绝无其他收入，最近几年，县里财政吃紧，连逢年过节的活动也免了。局长去问县长要活动经费，县长说搞啥子活动？我正在为筹措工资发愁，你们不要工资，我就将你们的钱拨去搞活动。局长说过年了，总得搞搞活动热闹热闹。县长说你不会把城郊的农民秧歌队、龙灯队弄来热闹。局长说现在不比以前了，人家来了也要补贴哩。县长心烦，说你自己想办法，只要不说钱的事，想咋弄咋弄。正是这样，孙雨虹他们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菜上来了,很丰富的一桌,有鸡、有鱼、有野兔,还有对虾,有清炖王八、天麻炖火腿、铁板烤鸡。上这些菜时,连老板也很惊讶,乡上很少这样招待人了,这二人是何方贵客,哪路神仙?老板斜斜打量二人,也没看出贵人真像。菜上得快,上一个老吴牙缝里咝的吹一声,上一个咝的吹一声,菜上完,老吴牙缝酸酸的涩涩的了。

孙雨虹被老吴尊为上座,孙雨虹推辞不愿。老吴说孙老师我是晓得的,十几年前你曾在我们桂花箐这里教过书,画画、写字没人不晓得。你是文化人,你不上座谁上座?孙雨虹被老吴说得心里暖和和的,一下子找到文化人的感觉,这个感觉已经麻木了。他不由得挺了挺腰,挺了一会觉得不舒服,又将腰恢复到舒服的程度。老吴不断地给俩人夹菜,不断地劝酒,孙雨虹不嗜好酒,却看好桌上的好菜,一年当中难得吃到。他眼光不断向桌上扫描,腹腔一阵痉挛,喉咙也发痒,清口水不断涌出。但喝酒的人礼节多,你敬我,我敬你,说一堆热情洋溢的客套话,就像失散几十年的亲兄弟。孙雨虹调整自己表情,尽量斯文,一个文化人,在饭桌上失态就让人笑话了。他就尽量敛目收心,等喝酒的人说吃菜呀,别光喝酒时,才快快夹一筷子菜。乡里餐馆的饭桌不会旋转,那盆清炖王八放在他的对面,他几次想去舀汤,又觉不雅。老吴看到他的眼光,老吴站起身来,把他的碗接过,亲手为他舀了满满的汤,又将一块很大的甲鱼舀进去。老吴说孙老师别笑话我们粗鲁,酒席上无文雅,你多吃点吧。孙雨虹内心又是一阵感动,一阵湿热,耐住性子,一勺一勺将甲鱼汤喝了。

老吴知道文化人的习惯,吃完饭,他叫餐馆老板开了两间素雅房间给他们休息,直到下午三点,才亲自来请他们去

文化站。出门,见一辆微型车停在门口,老吴执意请他们坐车,孙雨虹说路不远,走着去吧。老吴硬将孙雨虹拽进驾驶室,自己和别人坐在后面。孙雨虹在文化局几乎没坐过车的,坐驾驶室的是领导,让他坐了,他心里又是一阵感动,觉得这个老吴还真不错,对文化人这般敬重,这是他多年没遇到过的。他在文化馆工作,县里有什么活动,局长叫他去,去了就是写标语、写会标,完了就走人,从来没人拿他当回事。他想这个老吴要是当自己的领导,就舒心快意了。想想人家咋会去清得连虫虫、蚂蚱都没有的地方当领导,又笑了。

下午,孙雨虹和赵晓江要回县城了。老吴又将那辆车调来,专程送他们,有人朝车里塞火腿、活鸡、天麻。老吴说乡里土俗,也没啥像样的东西,一点心意。孙雨虹正要推辞,乡文书小赵气喘吁吁跑来,乡长,你媳妇找你说你老母亲病了,麻烦让乡里的车送一下。老吴生气,说街头不是有班车么?你帮我将她们送到班车上去。孙雨虹心里热起来,说让老人家来坐吧,我们去坐班车。老吴说这咋行呢?又不是没有班车,误不了事的。你们是客人,是为工作的事来的,否则请都请不到。孙雨虹的眼睛热了,忙背过身去。连赵晓江也感动不已,不断地和乡长握手,说着感激的话。

回到家,孙雨虹开始写调查报告。这是局长交代的活,让他们实地调查一下,酒米乡文化站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成危房了,能不能修缮一下使用,文化站发生的事严不严重,影响大不大,全县的文化站几乎都垮了,只有酒米乡和几个乡的文化站还支撑着。一旦房子成了危房,文化局是断无钱来修建的,自己的职工还住在老楼房里,在过道上煮饭吃,咋可能去修文化站呢。局长从内心也希望能保留着文化站,如果上头

突然要抓文化站的工作时，留着几个也可以应个急，所以就叫孙雨虹带着赵晓江去实地调查调查，写个报告，也有个决策依据。

三

老陈知道文化局已经同意卖文化站的事，老陈心里又难过又焦急。文化站虽然不是文化局的产业，但文化局怎么能轻易地同意卖自己的文化阵地呢？当初酒米乡建文化站时，是分管宣传、文化的刘副县长亲自出面协调的。建文化站时，由于经费短缺，老陈天天和舂房子的民工泡在一起，自己拿钱买了烟、买了酒，招待民工。忙时，和民工一起挖基础、挑土上墙，累得皮都脱了几层，人又黑又瘦。房子盖起来了，钱也没有了。他天天吃住在又潮又湿的新房里，自己买了石灰自己抿墙，自己填地皮，一天流的汗可以用桶装，石灰把衣服烧得像风干的塑料纸，一拽一个稀巴烂，用来做抹布都不行。等地皮填得平展展，房子抿得亮堂堂时，他躺在床上睡了几天几夜。

老陈要去找乡长，想起找乡长他就发怵，他知道乡长肯定知道自己去文化局反映过了，乡长不知道会怎样大发脾气。乡长吵起人来是谁也不敢劝的。老陈爱面子，一想到乡长当着别人大声吵人时，老陈就背脊发凉、脸上发烧，甚至觉得身上也抖了起来，但他不能不去，这事只有找乡长。

那天从乡长那里回来，老陈哭了。老陈觉得心里很憋闷、很委屈，尤其想到乡长当着众人的面训斥他、羞辱他时，他心里难过到极点。老陈愤怒时就想摔东西，可家里也没有多少

可以摔的,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台彩色电视机,老陈爱看电视,尤其爱看文艺频道,所有的歌舞晚会文艺节目他一个不漏都要看完,他相信看了那些节目对他搞文化工作有帮助。他一进门就摔东西。其实是踢东西,他踢板凳、踢草墩、踢灶台,踢得他脚尖火辣辣地疼。板凳被他踢到墙角,有一个还踢飞到水缸上,草墩他踢到大门外,他还觉得不解气,想真正砸一回东西。眼光落到电视机上,他匆匆瞥开,又落到电视机上,他又匆匆瞥开。如果他有钱,那天他肯定要真正地砸一回电视机,那样他心里的郁闷和委屈可能就能舒缓、释放了。但他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能砸电视机,他打了自己几个嘴巴,打得脸火辣辣地疼,他清醒点了,他强迫自己走到大门外,他蹲在门口的石坎上。门口的阳光很明丽,几棵白杨树投下斑斑驳驳的迷幻的影子,几只蝉在孤独而尖锐的鸣叫,老陈蹲着蹲着就流泪了,几大颗浑浊、苦涩的泪顺着他黧黑的脸悄无声息地流下来,流着,流着,他竟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一个大男人抽抽搭搭地哭,是很叫人伤感的。

老陈想我有什么错?我不是为自己的事,儿子在乡上当临时工,如果和书记、乡长搞好关系,也可能会转正的,可自己也没去向他们说情。人是活一张脸的,自己再差,也算是个文化人,人前人后大家也是尊重的。今天乡长那种愤怒,那种说话的尖酸刻薄,那种当众羞辱自己的话,想着都愧得慌。乡长也太霸道,说你有本事你去告,县上、市里哪道门都开着。文化站我卖定了,卖了也不会死人。当时他也和乡长顶了起来,他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勇气,说你卖不掉,搞文化站没得错,只要我老陈在,赌你卖不掉。乡长当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把办公桌拍得咚咚响,说这话是你说的?我们走着瞧,卖不掉

我这乡长的帽子就甩给狗去戴。

想起这些年搞文化站的艰难，老陈心里又难受。文化站图书室有千把本书，有几百册过期的杂志，那些书和杂志是建文化站时他去要来的，他骑着辆旧单车，跑县图书馆、跑县文化馆，找老同学、老朋友，这里要一点，那里要一点，然后自己用单车一趟趟驮回来的。那时工资低，舍不得坐班车，几十里的土路，不是爬坡就是过河。山区的坡路多，一个坡接一个坡，爬完这些坡，他人都累得瘫痪了。图书室开放了，来借书的人还真不少，再穷的乡也不乏读书的人，来借文学书籍的，尤其是科技书籍的人不少，好些借去科技书籍的人都说有帮助，有的借了苹果栽培的书，学会了修枝、打杈，学会了人工授粉和套袋技术，苹果的品质明显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常常有人在路上拦住他，再三再四地请他去看苹果，去尝苹果，有的请他去看他们养的猪，都说看了科学养猪的书猪壮了、膘厚了，宰猪时上门来一定要请他去吃"泡汤"，把最好的里脊和腰花留给他吃。想到这些他心里就温暖。

那些年，上面还要求放电影给农民看，老陈为了学会放电影，吃了很多苦，一个人慢慢摸索，终于学会放电影。那时候他的事可多了，在坝里放电影，他用载重单车驮着机器，一个村一个村地放。看电影是农民的节日，天还没黑，幕布挂起来了，家家抬来了板凳和草墩认位子。他一进村，就这家扯、那家拽生拉活扯抢着让他去吃饭。哪家抢到他，哪家人就觉得荣耀得很，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招待他，临走会把大黄梨、核桃、板栗塞了一袋硬要让他带走。到山区时，他就租马来驮机器。他曾到一个叫擦耳岩的村子放电影，其实那不是村子，只有一家人在岩头上住，家里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女

人,一辈子没看过电影,其实她是不能看电影的,她在年轻守寡时眼睛就瞎了,她一辈子的心愿是能“看”一场电影。他听到老人的心愿,心里强烈震撼了。他扛着机器,爬上那一个人走路也不能转身的悬崖上的小路,为老人放了一场电影。当机器响起来时,老人激动得哭了,拉住他的手颤抖着摸着他的脸,说娃娃呀,难为你了。盼了一辈子,终于“看”到电影了,这不是做梦吧?这不是做梦吧?我明天死也值得了。说着老人枯井似的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话说得他心里酸酸的、甜甜的,一想起那个老人的卑微的愿望,他更加不能割舍文化站的工作了。

想起了那个叫王银花的女人,老陈心里一阵温暖,一阵苦涩。二十多岁时,她男人去小煤窑挖煤被砸死了。男人暴死,给她的心灵罩上巨大的阴影,她和男人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长大,又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读到初中,俩人感情极深。结婚时,只有一间小茅屋,男人觉得对不起她,发誓要让她住上新房子。村子穷,男人就到外乡去当窑工,干了不到半年就砸死了。抱着男人血肉模糊的身体,她哭得死去活来。男人死后,她心灰意冷,守着八岁的儿子过日子,儿子聪明、懂事,读书成绩极好,她把全部心血、全部希望放在儿子身上,怀着对儿子的憧憬过日子。谁知绳子专拣细处断,儿子在暑假时去村外的一条小河里洗澡,竟然被突然而至的山洪冲走了,连小小的尸体也找不到。遭此灭顶打击,王银花从此变得半痴半呆,成天不讲一句话。原来漂亮、勤快、爱干净的人,地也不扫,衣也不洗,饭也不做,饿极了,抓把生包谷在铁锅里炒炒就是一顿饭。她目光呆呆的,神情散散的,门也不出,地也不种,坐在屋里阴暗的角落里,半天不挪窝。有时深更半

夜,会跑到坟地里,在男人和儿子的坟前坐一夜。村里的人叹息,说她命苦,男人、儿子死了,好好的一个人废了。

那年县里要组织民间艺人的作品去省里参展,老陈接到通知,想来想去忽然想到王银花。王银花的母亲就是个很有名的民间艺人,不知从哪年起,酒米乡的人就知道这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每个赶场天,都看得到在乡场的一家屋檐下,有个老人在屋檐的墙下和地下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剪纸,这些剪纸生活气息浓,朴拙生动,啥老虎帽、狗儿鞋、围腰、枕头、被面的图案,无不精致秀巧、招蝶惹蜂。王银花从小跟她妈学剪纸,她读过初中,不光实用性的剪纸、传统型的窗花剪得好,还能创新,剪出许多玲珑剔透、内容新颖的图案,惹得村里村外的姐妹常来看剪纸、讨窗花。

老陈知道了王银花的处境后,心里很难受,怎么灵巧姣好的女子命都不好呢? 自古红颜多薄命,可她是大山里的野蔷薇呀,不该这样颓废的。她应该从苦难里挣扎出来,应该从苦难的沉重中重新焕发出生的欢乐,新的生机的。

他想, 剪纸是民间充满勃勃生机和顽强生命力的艺术,是她积满尘垢的心灵里的一颗沉睡的种子,这颗种子有了水分的滋养,会膨胀,会抽芽,会冲出苦难、忧伤的尘垢,开出艳丽的花来的。

他去找她,正如事先想到的,她目光呆呆的,任凭他把参展的重要、剪纸艺术的魅力,剪纸的艺术功能和获奖的荣誉说足说够,她就是一言不发,呆呆地望着空茫的山坡,那里是丈夫和儿子的坟地。他心里感到异常的沉重,哀莫大于心死。他一下子明白他不仅是要得到参展的剪纸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要用剪纸把她从沉重的无望的死寂中拉回来,使她恢复对

生活的热情，使她从枯死的灰暗的泥土缝中萌发出新的枝芽。他被自己的想法而感动，他一定要拯救这个女人。

以后的日子，他天天上她家去，去了帮她挑水，帮她收拾农具，帮她扫地，甚至做饭，他是不长于做家务活的，做起来笨手笨脚，不是打翻水就是打烂碗，切出来的洋芋丝有手指粗，淘出来的米还有好些沙子、谷子，做出来的饭半生不熟，她开头不理睬，任他去做。后来见不惯，抢过来做了，做起来得心应手，做起来就有了感觉，人都是欣赏自己和欣赏自己做的事的，哪怕是做一顿精致的饭。只要有了这个心态，心就会活泛了。他还找了许多旧画报给她看，她一本一本地翻着、翻着，呆呆的眼光里就有了涟漪；翻着、翻着，冰冷的眼里就有了暖意。她被那些优美的图片吸引了，那些优美的图案打开了她的心灵沙漠，融化了冰山的一角。

最后，她终于拿起了剪刀，终于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幅大型剪纸《百鸟朝凤图》，那幅剪纸在省里展出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了全省比赛一等奖。

此后的日子，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她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家里收拾得整整洁洁，地里收拾得有条有理，人也收拾得精精神神，依然是布衣青裤，依然是布底花鞋，却洋溢着生活的乐趣。尤其对于剪纸，更加执著，如痴如醉，创作出不少佳作……

老陈想卖了文化站，自己干啥呢？连老窝都被端了，自己歇在哪里呢？一辈子并没有什么奢求，怎么做点自己想做的事，自己喜欢的事都不能做？卖了文化站，自己就啥也做不成了，只有一辈子在乡里打杂，今天去催款，明天去收粮，后天去搞计划生育了。一想到这些，他就心如刀绞。不，一定要坚

守住，坚守住自己的一点爱好，一点心愿，一点信念。

四

钱明海那天晚上喝酒喝过了头，他先在城里和几个场面上的人喝，场面上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都是他搞工程必须朝拜到的菩萨，档次自不用说，光喝酒就必须喝好喝透，否则就显得心不诚。钱明海喝酒不敢像搞工程一样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他喝得实在，小孩拳头大的酒杯，他一个一个敬，几圈下来，就喝得晕晕乎乎的了。他开着他的那辆微型车偏偏倒倒地走，他是个贼胆大的人，竟然屁事也没有地开回家，那时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了。当他停好车朝家门走时，看见墙角有个人影，他立即警觉起来，酒也醒了大半，厉声问道，谁？站出来，不出来老子的石头就甩过去了。黑影里发出声音，别甩，别甩，钱老板，我是老陈，文化站的老陈。钱明海惊诧，老陈？你，你有啥事？深更半夜来找我？钱明海认识老陈，但俩人基本没打过交道，只是当年修文化站时，他还没发家，是个普通的泥水匠。他知道老陈是个严厉的监工，哪里的土春得松一点，抹下脸就不认人，他曾经被老陈骂过，也不知道他还记得记不得。今天这么晚了，老陈来找我干啥呢？

进了屋，老陈直直地站着，手里提着一包东西，雪亮的灯光下，看得到老陈深深起伏的胸脯和脸上的复杂表情。这老陈，是个爱面子又有些清高的人，平时遇到，人多的地方他就绕过去了，走在逼仄处，面对面了，也就是点点头。他知道老陈在骨子里看不起他，不就是个没文化的包工头么？钱明海搞工程也不容易，啥人没遇过？啥事没经过？啥热脸冷屁股的

屈辱没受过？他到处装聋卖傻，硬把自己的面子当做屁股藏在裤子里，内心深处，还是藏着那么点自尊的。见到老陈这样子，他马上就知道这人是有很大的难事来求自己了，否则不会上门的。钱明海心里涌起一阵快意，涌起一股恶意。他故意倒在沙发上，叉脚叉手，斜七倒八地睡着，也不做声，也不招呼老陈坐，眯了眼装睡觉。老陈站在那里，心里陡地升起一股怒火来，来钱明海这儿，他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哪怕再难堪也要挺住，他在钱明海家的围墙边站了大半夜，夜深、风凉、蚊虫咬，他咬牙坚持住了，毕竟是在黑夜里，只有自己知道。可是在铺了地砖，装了吊灯，四面亮晃晃的客厅里，他就窘态百出，无地自容了。他浑身像爬满了跳蚤，挠得心里烦得很，看着钱明海这副样子，明明是故意摆架子，羞辱人嘛。可他不能走，他必须坚持住。半天，钱明海才装作醒过来的样子，伸个懒腰，故作惊讶，哟，是老陈，陈老师，你看，我酒喝多了，你不要怪罪。坐，坐嘛。有啥事你说，陈老师，你是文化人，平时请你都请不来，你一来，我这屋里文化味都浓多了。

老陈将他来的目的讲了。钱明海惊讶，还以为是他的啥事哩，是文化站的事。这人也好笑得很，文化站又不是你家的，拆不拆关你屁事，还提了东西来，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啥怪人都有。钱明海看他坐在沙发上，拘谨得很，一脸窘相。钱明海心里有了一种猫玩老鼠的快意，钱明海说陈老师，这事不是啥大事嘛，凭你的为人，凭你对文化站的热心，我心里挺感动的。这年头，谁还关心文化哟，只有你是真正的关心文化的人。虽然我识字不多，对文化还是热心的，特别尊重文化人。老陈一听，心里像卸下一块石头，全身轻松起来。说你同意啦？钱老板，我谢谢你了，我也不会说啥，这点礼物不成

敬意，表表心意。钱明海说我同意啥啦？我没同意啥呀？老陈心里还在热乎乎的，遭了一瓢冷水，你不是同意不拆文化站了么？怎么……钱明海说我啥时说过不拆了，陈老师，这拆不拆不是我的事，是乡上的事，我咋做得了主哟，这事得找乡长哟。不过……不过什么？老陈觉得又有了一线希望，急切地问。不过，不过，唉，我不说了。总之，我是佩服你的，像你这样的人真是不多了。你说，你说嘛，不过什么？只要办得到的，我一定争取。不过，不过，钱明海一下从沙发上站起，喷着一嘴的酒气，不过个干鸡巴，你以为你是谁？你有啥鸡巴了不起，不就是识几个字吗？不就是会放个电影，拉拉二胡、画几笔画吗？你平时啥时正眼看过我，装模作样充能人？你有钱吗？你能甩出几十万将文化站买下吗？你们都恨我，仇视我，尤其你，骨子里看不起我，认为我是个暴发户、土老财，钱来得不正当。我恨你，我恨你们。钱明海酒还没完全醒，他这番话是他内心世界的反映，他压抑着，压抑到了不能压抑的时候，他无遮无拦地宣泄了。老陈懵了，老陈看到眼前这个张牙舞爪的人在狂啸，在宣泄，在戏弄自己，他感到锥心的疼痛和无比的愤怒，他真想将手里的那包东西朝他脸上砸去，他几次都把手抬起来了，但那个念头又迫使他放了下去。他气得浑身发抖，血液都要冲破血管喷射出来了。

他把那袋礼品丢在地上，狠狠地将门摔了快速离去，背后，传来一阵哈哈哈的大笑。接着，一包东西被摔了出来，丢在空旷的地上，也砸在他的心上，他脚一闪，差点跌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老陈又来到了乡文化站，月光朦胧，树影朦胧，老陈在昏暗的月光中，心情沉重。他看着文化站斑驳的围

墙，看着前些日子贴上去的放映录像的广告，那些广告在几场风雨后，也是斑斑驳驳的了。老陈像凭吊废墟一样忧伤，想起文化站热闹的日子，想起创业的艰辛，他暗下了决心，进城去，只有进城去找县里的领导，才能拯救文化站，才能拯救全乡人唯一的文化场所。

在城里守了两天，老陈一直见不到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县长。办公室的人一会儿说副县长开会去了，一会儿说下乡去了。老陈在街上踽踽而行，孤独寂寞而又无奈。正是吃饭时分，小街上的小馆子里香味四溢，他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那不是文化馆的孙雨虹么？孙雨虹曾经在他们那里教过书，老陈对他是很敬重的。在乡下教书时他天天练字，就是逢年过节也不回去，练得一手绝好的颜体，也能画画，听说为了画画他把家里为他做的床单也撕来做画布了，那时一人一年才几尺布票呀。后来孙雨虹调到县委宣传部去了，为了有时间画画写字，他要求调到文化馆。有一年酒米乡搞农民画展，请了许多单位，人家都没来。只有孙雨虹一个人穿着他的对襟衣，蹬着他的布底鞋，走了几十里路来了，把老陈感动得不行。怎么事隔这些年，孙雨虹会变成这样呢，为了几只火腿，为了一些土特产，竟然会写出文化站是危房，同意拆除的报告呢？他迎着孙雨虹走上去，他心里憋足了火，同时对他充满鄙夷。孙雨虹见到老陈朝他走来，他一下子涨红了脸，急忙转身朝后走，走进一条小巷，他仓皇地跑起来，任凭老陈怎样叫也不停下来，老陈停住脚，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陈在巷里转了好些时候才转出来，他觉得肚子已经很饿了，他又走到刚才走过的那条小街。这条小街开了很多小

餐馆，很简陋，饭菜是极便宜的。有一种小馆子专门卖给乡下进城来卖菜和做小工的农民吃的，价钱便宜得老陈都不好意思进去吃。素饭素菜，连饭带菜一块钱。所谓素饭素菜，其实就是一碗包谷饭，一碗淡豆花。进去吃的多是乡下来的老头和老婆婆，老陈看见一个人闪进小饭馆，细看，竟是孙雨虹。老陈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差点流下泪来。他以前隐隐约约听说孙雨虹和老婆离了婚，供养着一个上大学的女儿。文化馆穷得连买把扫帚的钱都没有，冬天生火，各人从家里带了柴和蜂窝煤来，否则连火都生不起。老陈想进去请他出来吃饭，但想到他的尴尬和窘态，老陈打消了念头。

几天之后，老陈收到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回函，大意是说他写的材料分管领导看到了，很重视，农村文化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不能轻易拆迁、变卖。酒米乡文化站是全县仅存的几个文化站，拆迁变卖之事暂缓，待调查后再作处理。老陈拿到那个回函，高兴得心都差不多跳出来。想起进城那几天的遭遇，老陈觉得还是值得的，啥事情都是大官好见小鬼难求。

老陈决定犒劳自己，老陈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特意理了发，修了面，人逢喜事精神爽，老陈一扫这些日子的委琐、困顿、焦虑，走在街上腰也直了，背也伸展了，见啥都亲切，见谁都想打招呼。这天正是赶场天，老陈晃晃悠悠地走到肉摊前，让屠户拣精的肉割了几斤，还买了一对腰子，屠户说陈老师，吃哪点补哪点，是不是攒足精神好干事啊。老陈说放屁，我以后不再买你的腰子了。屠户笑，陈老师，我的腰子不敢卖啊，卖了我老婆就守寡了。大家都笑，老陈觉得心情很好，想到屠户的笑话，心里竟也痒痒的，他是打主意提了肉去王银

花那里去吃饭的，这阵为了文化站的事，好久没去她那里了。

正走着，突然遇到钱明海和他的几个哥们，钱明海先是怒气冲冲，一脸横肉地看着他。他想今天这场冲突是免不了的了，他进城去反映，坏了他的事，他是寻衅来了。老陈虽然紧张，但也镇静，看他要干啥？钱明海他是晓得的，在乡里啥恶事都敢做的，大不了挨顿打，只要保得住文化站也值。他一下感到悲壮，感到苍凉，也不由自主地抱住胸口，他想挨打时要抱住脑袋和胸口的，其他地方任他们打。谁知钱明海脸色一下转过来，一脸灿烂着，说陈老师要去哪里呢？还提了肉？他说也不去哪里，回家吃饭。钱明海走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正好，正好，陈老师，平时请你吃饭还请不到呢，今天有缘分，我们正要去吃饭呢。老陈挣扎着不去，那挂肉也掉在地上，钱明海让人拾了提着，几个人不由分说，硬拽着他走了。

老陈被他们拽进乡上最好的“六合居”，老陈心想这顿打是避不过的了，“六合居”后院很深，打了也没人救的。他心里一阵紧张，额上的冷汗冒了出来，身上也抖了起来，好在拽他的人没发觉。进了包厢，钱明海一定要尊他坐上座，坐好，上菜、点菜。钱明海点了一大桌精致、昂贵的菜肴，许多菜老陈隔着眼镜认不出，酒是“五粮液”，钱明海咳一声，满桌肃静，他满满斟了一大杯酒，陈老师，我是个粗人，向来敬重文化人，尤其敬重你。过去有不尊敬的地方，望你海涵。我喝干，你随意。老陈本来想站起来。但想到那晚上的冷遇和屈辱，他的气就上来了，钱明海向他敬酒，是向他口袋里的那张县上的回函敬酒呢。老陈就觉得腰杆骨撑起来了，就故意不站起来，钱明海将酒仰面一倒，一大杯酒“咕咚”就进肚里去了，还说你随意，你随意。老陈豪气上来，将酒抬到嘴边，先是轻抿，接



着一口就将酒喝进肚里。那酒确是好酒,老陈觉得一身燥热,通体舒泰,人益发精神。

钱明海的弟兄互相使了个眼色,要轮番站起来向老陈敬酒,钱明海厉声喝道,坐下,轮不到你们敬酒,你们是啥子人?陈老师是啥子人?那几个弟兄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是咋了,咋这孙子样?钱明海恭恭敬敬敬酒,说陈老师,三杯为敬,满上为敬,我连喝三杯,你随意。说着一气就喝了三大杯酒。老陈斜睨着眼,看他咋演这戏。钱明海说今天兄弟是为文化站的事求你的,兄弟不容易啊,苦了这些年,人熬干骨熬枯,见庙烧香,见鬼磕头,就是狗气也受了不少,兄弟也是人啊。现在文化站几十万元的钱交给乡里了,求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一码,否则兄弟就只有跳河了。钱明海说着,眼眶热了,滴出几滴浑浊的泪。老陈心里复杂起来,觉得钱明海也不容易,但文化站是不能放弃的,他修哪里不好,偏就看中文化站,不就是那里地盘好,好赚钱嘛。想到平时钱明海威风凛凛,作恶多端,他的气就上来了。他端正着身架,冷着脸,慢慢抿酒,一言不发。钱明海端着酒,手微微颤抖起来,酒也洒出不少。众人都捏一把汗,也做好准备,只要钱明海的那杯酒一泼出去,他们就掀翻桌子,一场好打就开始。可是,钱明海始终没把那杯酒泼出去,他把酒往桌上一放。突然说陈老师,兄弟对不起你,兄弟给你下跪了,你要不答应,兄弟就不起来。说着,“咕咚”一声跪了下去,端端地撑着身子,头却深深勾下来。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老陈感到巨大的压力排山倒海压来,男儿膝下有黄金,钱明海是有钱有身份的人,这一跪,你能不答应么?老陈感到一身火样烧起来,一身汗刷刷流出。他突然抓起酒瓶,仰起头,咕咕咕地把那瓶才开启的酒猛地倒下去,眨眼

工夫，他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咚的一声，仰面倒在地上沉沉睡去。

那一睡，就是几天几夜，那瓶酒差点要了老陈的命，老陈醒来后全身乏力，走路打晃晃，人瘦了许多。但他觉得值，人就是争口气嘛，那晚自己很有魄力，很有气度。他想上街走走，但才出门人就柔软得不行，头也晕得不行，他又折回身，重在床上躺下。

正在这时，乡长上门了，乡文书小赵提着许多东西。乡长说老陈，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乡长不说他醉翻了而说他病了，多有水平。乡长不转弯子直奔主题，乡长说老陈，文化站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你弄得我们多被动。上面发个函，文化站的事就挂起了，你是晓得的，乡里穷，要不是天天有人逼着要钱，我也不会打文化站的主意。现在几十万元钱拿到手，发了大家的工资，也就没啥了。文化站卖不掉，你叫我哪里去弄这么多钱还钱明海。听我的，老陈，乡长从来没有这样诚恳地说，等以后钱宽裕了，我重新盖一个文化站还你，我晓得你对文化站痴情。乡长这样一说，老陈又对乡长同情起来，他替乡长感到难过。但他知道乡长说的以后修文化站的事，他是彻底不相信的。乡里三年五载未必好得起来，好起来也未必会修文化站，想起从此就失去文化站，从此就在乡上瞎混，老陈一下子觉得自己的魂被抽丝一样抽干净了，心里空落落的，无抓无挠的，他心里更加难过。他缓缓地、坚决地摇了摇头。乡长见他死不开口，心里恼火起来，他做事果断，从来没有跑上门来甚至到家商量事。他真想发火，但他还是压住了火气。他说，老陈，你儿子在乡上好几年了吧，最近乡上有两个转正指标，你的为人你的工作我是知道的，正考虑他的事

呢。老陈心里猛的一震，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也是他最大的愿望，老婆前些年死了，就他和儿子相依为命，儿子的事比天大，儿子转不了正他一辈子无法面对九泉之下的婆娘。乡长见他沉默着、犹豫着，乡长说这样吧，你也不要急着答复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行不行？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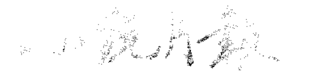
为儿子转正的事，去找乡长还是不去找乡长，使老陈十分犹豫、十分为难、十分苦闷。他翻来覆去地想，前后左右的想，一直拿不定主意。老陈何曾不想儿子转正的事呢，儿子知道这件事后，苦苦哀求他，说他从来没让他为难，没让他操心，他知道老爸过日子的艰难，儿子说转正是关系他一辈子的事，转不了正娶不了媳妇，他这一辈子就冤枉了。儿子说着哭起来，说你该记得我妈临死的心愿，就是让我有个工作成个家，她在九泉之下也安心。儿子的哭使他心彻底地软了，他想管它的了，儿子的事大，什么文化站不文化站，日子咋过也是过。儿子走后，他想这不是拿文化站做交易么？自己把拯救文化站变成资本，拿去交换了。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他觉得自己变成啥人了，但他又想儿子的事，一生只有一次，如果不去，他这辈子永远不会安宁，妻子怨恨的眼光，将使他永远睡不好觉。就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老陈遇到乡长，乡长恢复了常态，冷着脸，问你咋没下村去，在这里鬼混什么？老陈说我、我……文化站的事咋办？乡长说你是乡长还是我是乡长？别以为去趟县城天就塌了。告

诉你，文化站照样拆，你去收拾好你的破家什吧。老陈蒙了，头嗡地一响，煞白着脸、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乡长和随同乡长的人走了，剩下他惨白的人和惨白的影子，孤零零地随风漾动。

原来，也不晓得乡长和钱明海怎么去活动，上面也同意拆除文化站了。老陈受到重重一击，孤零零站着的身子，竟轻飘飘地跌下去，和地上那个影子叠合在一起了。

这次他是真正的病倒了，这次的打击实在太大，事情变化咋就这样反复无常呢，费尽心机，耗尽心血地为了文化站，突然之间风云变幻，变得让他彻底失败了。老陈在沉沉昏睡中，听到了焦灼的呼唤，老陈、陈老师，你醒醒，我们看你来了。老陈睁开沉沉的眼皮，他看见眼前竖着密密的人影，蒙眬中，这些人影仿佛是暮霭中的白杨树林里齐齐整整的树干，密集而有力。老陈，你醒啦，我们来看你，你这样子好怕人。老陈，我们晓得你是为文化站病倒的。龟儿子好恶毒，连文化站都不放过。说话的是乡场后的刘福生，刘福生爱看书，善动脑，是文化站的常客。他从文化站借去果树栽培的书后，很快就钻研掌握了果树栽培、管理的技术，他现在是乡里出名的栽培能手。吹得一手好笛子，拉得一手好二胡的常培新说文化站不能没有哇，老陈，这几年我是太沉闷了，记得当年你把我们组织起来，排节目，搞演奏，文化站一到天黑灯火通明，那个热闹劲呀。现在各整各的，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我们还盼着你再把大家弄到一起，把日子弄得热腾腾的。当年和老陈一起放过电影，现在当了电工的牛太权说老陈，你看我把啥搬来啦，放映机。我把放映机修好了，我跟你一起为乡亲们放电影，我不要钱。大家都说现在天一黑就钻被窝，日子过得



太无聊啦。文化站不能垮,垮了大家过的日子就是牲口过的日子,干活、吃、睡,城里人都在讲要提高生活质量,怎么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无味呢。

老陈眼睛湿润了,他瞅着地上乡亲们提来的东西,有苹果有鸡蛋,有糕点有营养品,老陈的心里翻江倒海一般。他想起这几年他确实没把文化站的事做好,除了乡里经常把自己抽去干其他事,经费紧张的原因外,自己也没尽到力。但乡亲们不但没责怪他,在文化站要被拆迁之际,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乡亲们却来看他,给他鼓劲。他要保不住文化站,他还有啥脸在乡场上哩。文化站现在在他心目中已经不是文化站,而是一点可怜的梦想,一种精神支撑,一种精神象征,怎么连这种卑微的要求都不能给他呢。

王银花来看他,王银花为他做好吃的,为他熬药,说话宽慰他,让他放弃了那个念想,说没有文化站我们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日子过得快,我们也该考虑结婚了。搬到一起来住,也好照顾你。老陈闭着眼,就是不讲话,老陈现在啥心思都没有了,他已经走火入魔,陷进怪圈里了。他心里装满的是拯救文化站这件事。其他事是进入不了他心里的。他面色死灰、平静如水,其实他心里是油煎似的疼。王银花见说不转他,王银花也心如刀绞,她拉住他的手,把头伏在他的怀里,哽咽着,说明鉴,你不要这样,你真的爱我吗?真的爱我你就不要这样。老陈心里一片湿润、一片温暖。老陈突然想起钱明海是一直瞅着王银花的。王银花和钱明海同在一个村子,王银花从小就出落得漂亮,身段好,脸蛋好,人温柔、腼腆,钱明海和她在一个学校读书,很早就学会追女娃子,他被王银花迷住,不断地换着法子去纠缠王银花。王银花看不起他,一直

冷淡着他,使他没有机会接近她。及至成年,各自结婚后,钱明海才死了心。前些年,王银花的男人在小煤窑砸死后,儿子也淹死了,钱明海又动起了心思,无奈王银花心也死了,人也呆了,人变得邋里邋遢,蓬头垢面的,钱明海见到她,叹口气,走了。等到老陈因为剪纸的事和王银花相遇,爱情和剪纸使得王银花恢复了青春,她又变成一个出水芙蓉般美丽的妇人,钱明海的心又动了。钱明海啥女人没见过,没玩过,但城里的那些艳丽女人使钱明海厌倦了。他从内心里喜欢质朴、聪慧、娴静的王银花。他也去找过王银花,买了许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送给她,都被她拒绝了。她和老陈在床笫之欢后告诉过他,他开玩笑地说你咋不接下,钱明海多有钱,哪像我这穷光蛋。王银花嗔怒,我是那样的人么?谁叫你这么坏,勾住我的心了呢。

突然一道闪光从老陈的心里划过,老陈的心被这道闪光灼疼,这是个罪恶的念头,老陈被这个念头刺激得兴奋起来。但老陈马上就扼制住这个念头,他想钱明海既然深深地爱着王银花,能不能让他占占便宜,让他死了买文化站的念头。但才闪过这个念头,他就被罪恶感和耻辱感击败了,心里立即忏悔起来,自己成什么人了呢?怎么就学会了用色来做交易了呢?人啊,无耻和崇高仅仅是一纸之隔啊!

王银花看见老陈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看见他面色赤红,胸脯急剧起伏,但一瞬间眼光就暗淡下去,并且呈现出无望的死灰。王银花知道他一定想到什么兴奋的事了,追问他,恳切地让他讲出来,只要她能帮助他,她是不会推辞的。但老陈任她怎样讲,就是不开口,讲着、讲着,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不要问了好不好?你回去,你回去,我要睡觉。说完他猛地侧

身过去，不再理睬王银花。王银花拉着他的手被他甩开了，他俩自从在一起后，老陈从来没发过脾气。王银花愣住了，脸上热腾腾挂不住，心里刺疼。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看了一下老陈，默默地带上门出去了。

王银花一走，老陈腾地从床上坐起来，他想去追王银花，可他又不能，他知道刚才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是对自己的自责也是对王银花的深爱，他扬起手来，狠狠地掴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心疼得很，手下得狠，他打得自己眼冒金星，打得脸很快就肿起来，嘴角也流出血。他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揩着嘴角的血，苦涩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浸泡着苦涩的心。

半晌，老陈麻木的手疼了起来，他望着自己的手，这是一双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宽大厚重的手，握起拳头来，有礨钵大。手臂粗壮，肌肉饱绽，青筋凸现。老陈虽然是农村文化人，但从小就参加体力劳动，直到现在，也经常做农活。老陈想，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站起七尺高，倒下一大截。是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气魄，是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气度，男人站起，就威风凛凛，宁折不弯，就像堂屋里贴的天地君亲师位，红光四溢，天地人位，顶天立地，站在纸写的牌位下，感觉不到纸的轻飘，倒是磐石般的厚重。老陈身上溢满一股豪气，他为自己刚才的卑琐、下贱的念头而惭愧万分。他想，他得凭自己的信念，得凭自己的牺牲，去保住文化站。也许，自己会被打得皮开肉绽，说不定腿断骨折，永远地爬不起来，但自己的精神，却是永远站立着的。

两个男人在文化站相会，那时钱明海正在带人查看房子，他决定加快速度。两个男人站在文化站的院坝里，钱明海

身后站着七八个壮汉，个个臂粗腰圆，裸露着上身，一脸凶相。钱明海也被愤怒烧红了眼睛，他脸上的肌肉向横处扩张着，两只眼里射出冷冽而阴沉的光。老陈呢？这个平时文弱而软善的人，这个见人笑眯眯的，连粗话都不会说的人，这时头发耸立着，眼珠血红，嘴角咬出了血，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全身透出一股不要命的杀气。这么多人站着、逼视着，他没有一点怯意，像一只刚下过崽的母狗，一身瘦骨伶仃，一身只看得见清晰可数的排骨，眼里尽是凶狠和残忍，露出白厉厉的牙齿，只要谁动一动它的崽，它会无比凶残的扑上去，不顾一切地狠咬，哪怕你把它的肋骨打断，哪怕你将它的脑袋敲开，露出白花花的脑浆，只要还有一口气，它都不会停止凶残的噬咬。农村人见到这种母狗，都不会去惹的。钱明海和老陈对视着，一分钟、两分钟，几分钟过去了，钱明海额上冒出冷汗，瞪着的眼睛竟然有些花了，绷紧的身子松弛下来，背脊起了寒意，凉飕飕的。

你要干啥？

不准拆房。

房是我买下的，我有权利拆。

文化站是全乡几万人的，谁也没资格拆。

我出了几十万元，损失谁来负？

我管不着。要拆文化站，先把我打烂砸碎，否则谁也拆不了。

你威胁我？

我没威胁谁。

我的利息都五万块了，你来出？

你是高利贷？

你出了这笔利息,我就不买不拆。

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

反悔咋办?

屙出的屎收不回,谁反悔,谁当着众人的面把它吃掉。

真的?

真的。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老陈被逼到了绝路,钱明海也被逼到了绝路。老陈知道钱明海谅他拿不出这笔钱来,他每月的工资也就五百多元,还常常被拖欠着。这笔钱对他来讲是个天文数字,这笔钱除了吃喝,再勒紧裤带,也就剩个百多元。多少年了,他节衣缩食,粗茶淡饭,仅求温饱。攒了一点钱,老婆生病时用了一些,老婆死时他全用了,他觉得老婆活着时吃尽苦头,他对不起她,她要厚葬她,心里才宽慰一点,所以剩下那点钱也就用了。这几年,他开始攒钱,他要娶王银花,他不能亏待这个命苦而又善良、温柔的女人。王银花喂猪、卖菜、卖鸡、卖苹果,针尖上削铁,积攒的钱都交给他保存着,他们商量好了,等钱差不多将房子翻盖了,再买点简单的家具就结婚。

老陈抽开墙上的一块土坯,里面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洞。他们的钱都放在一个塑料口袋里。他将那袋钱取出来,那是鼓鼓囊囊的一大袋钱,说好让他去存的。可这段时间他万事忧心,没有心思去存。他闩好门,把那袋钱倒在床上,钱像鸡窝里的叶片,散乱地铺了半个床。望着那堆钱,他心里的疼痛弥漫开来,扩展到全身,他目光迷离,双手颤抖,他知道这

是在数他们的心血，数他们的憧憬和美好的愿望，这笔钱将不是他们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他蘸着口水数，数着，数着，他的眼就迷蒙一片，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那堆散乱的钱像秋后的落叶，在他眼里旋转起来。他使劲地揩眼睛，硬着心肠再数。那堆钱实在太多了，尽是一元、两元、五元、十元的票子，百元的极少极少。更多的是角票，数得他的手指都酸了，都木了，数得他蘸口水的舌头和嘴皮都麻木了。才勉强数完。数完他沮丧万分，气全泄了，一大袋钱竟然只有四千多元。这笔钱和五万元相比，简直是拿一瓢水去扑火，拿一笼火去烤干湿漉漉的房屋啊。

老陈也想到去找乡亲们，他知道为了保住文化站，乡亲们也会尽其所有地凑钱，但一想到乡亲们的贫困，他就不忍心了。这些年，农作物不值钱，一年苦到头，刨去农药、化肥费、籽种的钱，刨去交这样费那样税的钱，乡亲们手里基本没钱了。种苹果的刘福生算是稍微富裕一点，但苹果卖不出去，外地客商都被无数的关卡、无数的收费吓怕了。苹果堆在地上沤烂，只能喂猪。刘二顺婆娘背上生了一个碗大的恶疮，流脓冒血的疼得不住地哭，住医院要交一千元住院费，只得回来，找草医用药来敷，差点要了命。乡亲们穷啊，他咋忍心让大家凑钱。

老陈愤怒地将那袋钱甩在床头，他仰身躺在床上望着房梁出神。他此刻大脑里一片空白，心里无依无托。他被巨大的失败感击倒。他啥也不想，啥也想不出来，痴呆呆地望着房上的檐子出神。突然，他跳下床，飞快地跑出屋，他围着房子打量起来。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房子，地势好，正在村口，一条土路从门前穿过，这条路连接着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子，是这

些村子的人赶乡场的必经的地方，这里是开商店做生意最好的地方。早些年就有人建议他将墙壁挖掉改成商店，生意一定会好，但他痴迷着自己的事，没有心思去做生意。村里的刘奎几次提出买这房子，并且答应将他的宅基地换给他。刘奎买了辆汽车跑运输发了财，他瞅准了这座房子的地势。他咋会答应呢？这是他爹辛苦一辈子盖起来的房子，爹埋在地下，房子却耸立在地上，每天望着房子，就像望着爹的影子，望着窗子，就像望着爹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永远不会合上的，他看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看着他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啊！

他记得修这座房子时，爹正是盛年，每天从生产队回来，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但爹把褂子一脱，又开始和泥脱土坯。脱土坯是强劳力，娘和爹顾不上做饭，煮一锅毛皮洋芋，丢几个给他，自己连皮一起吞了，就开始脱土坯。他和娘每天要脱到见不到一丝天光才歇手，倒在床上，连衣都没脱，呼呼睡到天亮。有一次爹去水库劳动，突然下起暴雨，他噢地叫一声，连假也没请，就飞快地奔回村。等他到村时，他被淋得精湿，脱好的一堆土坯也变成了稀泥，爹蹲地雨地里，任狂风暴雨和蚕豆大的雹子抽打他的身体，他像一只被人踢打的湿淋淋的狗，蜷缩成一团在雨地里呜呜地哀嚎。那幅景象，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

现在，他却动起了卖房子的念头，这个念头使他焦灼万分、痛苦万分、内心十分矛盾。他看到了那酷似爹的眼睛的窗子，那深凹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他。他想起和王银花的婚事，他心里又温馨又苦涩。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人好、心好、相貌好，她在生活的苦水里浸泡得太久了，她多么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这个家可以使她生活的小舟停靠在一处避风的

小港里,可以使她的小舟不致被惊涛骇浪吹翻打沉。而自己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同样的渴望着一个温暖的家,同样想结束孤独清苦的生活,拥有一份卑微而温暖的爱情。

他出门那天,怀里揣了厚厚的几大摞票子,那是新崭崭的硬扎扎的票子。同时,他还揣上了一张王银花的照片和那张还没完全设计好的剪纸图案。那张设计图他已构思好了,名字就叫《山村文化站》,这是一幅颇有气势、构图繁复、生活气息浓郁的剪纸作品,这幅作品呈现出的是他的理想,画面上的农村文化活动几乎都有,有阅览室,有画展、剪纸展,有放电影的,有跳“四桶鼓”、唱花灯的,有搞泥塑、根雕的,有对山歌、唱“打鼓草”的,完全用农民画的手法,画面热闹、生动。他相信这幅剪纸的构思是别人想不到的,农民太困苦了,农民应该有文化生活,农民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通过王银花精湛的剪纸艺术,一定会在全国获奖。他知道这一去怀里的钱就空了,贴在心口的地方,就只剩下那张照片和剪纸图案陪伴着他,望着房子,他的眼泪又一次刷刷地流下来,心里涌出又屈辱、又悲壮的感觉,他狠狠地跺了一脚,决绝地转过身去朝乡场走去。

在乡场上的最大的一个茶馆里,钱明海和一帮人坐了好几桌。他们悠闲地喝茶、嗑瓜子、抽水烟筒,他们谈笑着,开着下流的玩笑。钱明海坐在桌首,把脚跷在板凳上,一边抽水烟筒一边和弟兄们讲笑话,一副志得意满、稳操胜算的样子,时间过得快,离他们打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十来天,他叫人放出话去,再不交钱,立马就拆房子。今天是个好日子,他请乡场上的王瞎子看过日子,动工大吉大利。他想着那破烂的文

化站就要成为废墟,拆毁的黄尘冲天而起,燃放的鞭炮震彻乡场,随着那废墟的拆除,一座新的车站就耸立在街头,每天进进出出的车辆像水一样流淌,钱也像水一样淌进,他的心里溢满了幸福和骄傲,嘴角的笑容就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波一波地漾出。

老陈来了,还是孤零零一个人,但他身板挺得很直,神情刚毅,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自己拣了条凳子坐下,自己将泡好的茶拿过来不紧不慢地啜着。来啦?钱明海问。来了。陈老师,想好没有?我知道你困难,就不要为难了。人哪,过日子要紧,我们都要想办法过好日子,你说是不是?你别说了,我啥都想好了。今天大家都在,请众位做个证,这是五万块钱。说着,老陈就解开衣服的扣子,扎在他腰上的五捆硬扎扎的人民币,刹那间码在了茶桌上。众人愣住了,把头伸向那堆钱,眼瞪得溜圆,傻乎乎回不过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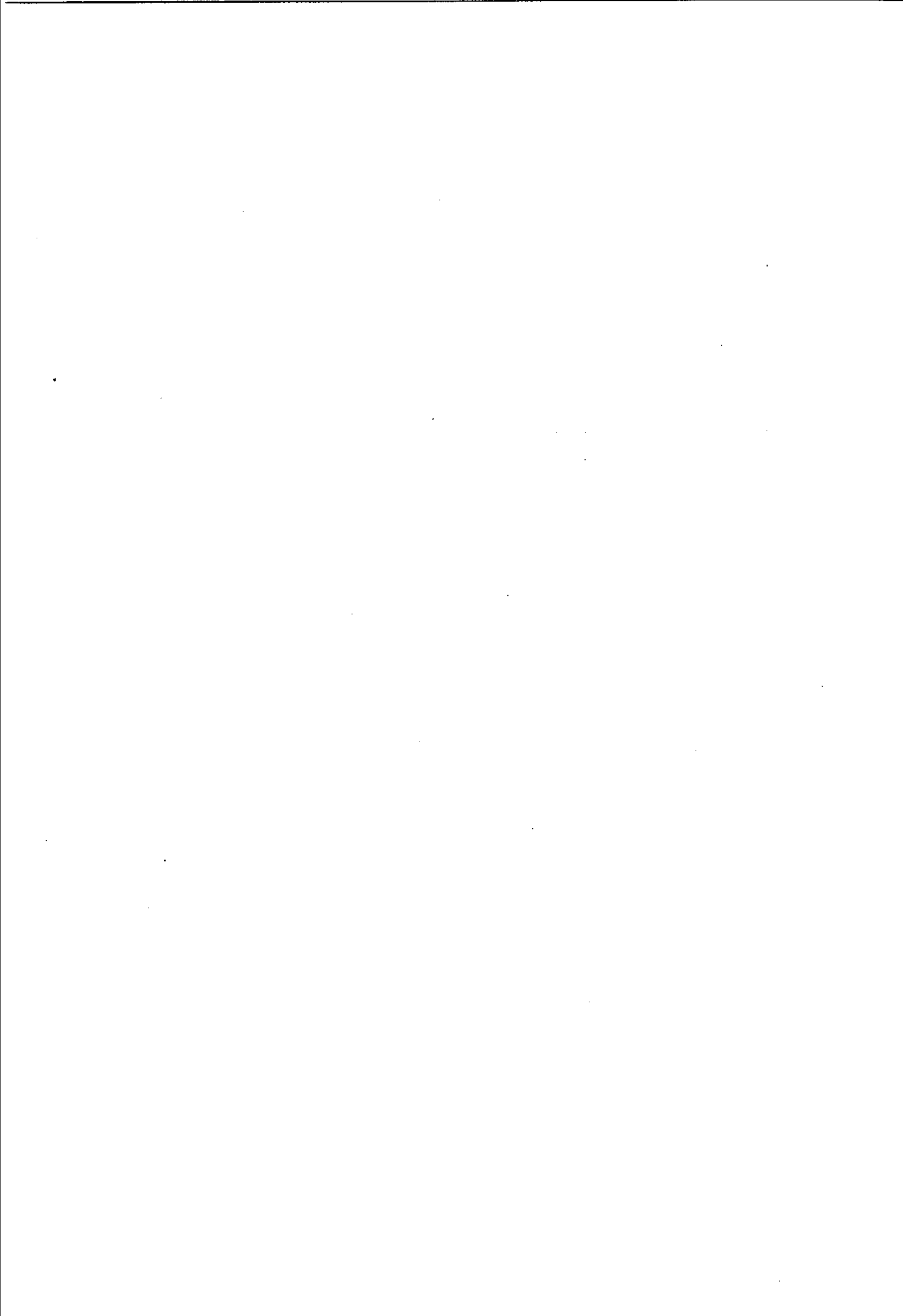
钱明海的脸在刹那间就变了,开头活泛的春水般荡漾的表情顷刻凝固了,瞪圆的眼像快凝固的水泥,凝固成惊讶、疑惑、震撼的表情,他大脑里一片混沌,一时半刻恢复不了原状。半晌,一脚踢翻凳子,脸上布满凶煞之气。说拿回去,把你的钱拿回去,五万块,五万块算啥子,老子逗你玩呢。钱明海一说话,其他人立即站起来,搂手抹脚,凶神恶煞地看着老陈。老陈坐着,纹丝不动,脸上平静得就像黄昏时在河边散步。老陈说怎么,想要赖,白纸黑字,你写的有字,我写的有字,要吃屎?要打人?今天老子坐在这里,皱下眉就不是人养的。老陈一下子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把茶杯也震翻了。钱明海你今天要么是当着一个乡场的人把我打死,打不死你就没得好活。要么是履行诺言,停止拆文化站。咋个办?我都等

着。钱明海看着眼前的老陈,他的神情一下子恍惚起来,身体失重,软软地下沉。他不知道咋办才好,眼前这局面他是想不到的,老陈这态度也是出人意料的,他再蠢怎么也不能在这么多人的观看下打人。再说,人一旦不要命你就没办法了,老陈既然连房子和命都不要了,啥路都断了,对他就啥法都无用了。此刻他对老陈恨到极点,恨不得将他敲烂砸碎剁成肉泥。同时,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他又佩服老陈的骨气、勇气,他不明白老陈是中了啥邪?啥都不管、不顾、不要,就是要那座烂文化站。他神情越来越恍惚,越来越迷离,全身虚脱了一般,脸色铁青,冷汗涔涔而出,身子也摇晃起来。反悔还是兑现诺言,打还是不打,他想也想不清楚,判断也无法判断,头脑里一片混沌。茶馆外面不知何时已站着黑压压的人群,大家不讲一句话,但眼里的愤怒毫无遮掩地流淌出来,汇集成汹涌的河流,使钱明海感到恐惧。他就这样痴呆呆地站着,众人也就这样痴呆呆地站着。

突然,一个人扒开人群,出现了。这人是孙雨虹,还是穿着那身对襟衣裤,还是剪子口布底鞋,他热汗涔涔,嘴里喷着热气,讲话也不连贯,他是从城里坐班车来的。他得知老陈卖房拯救文化站,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忏悔,深深自责。他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百元带来,钱虽少,但也表明了他的心意,他觉得这是在自赎,能自赎,心里就安生点、踏实点。

老陈接过孙雨虹的钱,两只手握在一起,孙雨虹的眼湿润了,老陈的眼也湿润了。

不知什么时候,钱明海悄悄地溜了,他手底下的弟兄,也一个一个溜走了。





映川小传

映川，原名杨映川，生于七十年代，文学硕士，广西百色人。做过八年报纸编辑，1999年开始小说创作，在《花城》、《人民文学》、《作家》、《小说月报》、《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过小说，有长篇小说《女的江湖》和中短篇小说集出版。获第六届广西独秀文学奖，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入选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映　川

请你帮我记住我

1. 我的脖子伸得长长的，它越过很多人头寻找我的车厢。我的脖子之所以能在这么寒冷的天气无所顾忌地伸得这么长，这么久，是因为我的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高领毛衣，这件毛衣的领子特别高，挽上三道还套着我的嘴。

我是第一次穿高领毛衣，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毛衣是齐容织的。我家住的那条街上不少姑娘小伙穿的毛衣都出自齐容的手。齐容手巧，自己没钱买毛线，却喜欢过手瘾。从我开始攒钱上路，齐容就张罗给我织一件毛衣。毛线是亲朋好友送的，都是些用不完的线头，什么颜色都有。收集来的毛线经齐容红白黑黄颜色错落搭配，织出来的毛衣比大商场里卖的好看几倍。

该出发那几天，我手上的钱只够买一张火车票，住宿吃饭的钱还没解决。我不得不把父亲的大床移开，从最靠里的床脚下撬开一块地砖，地砖下面有一只铁盒，铁盒里有面值

大小不等的一沓票子，我取了三张最大的，两张中等的，再把铁盒放回原处。

靖州县没有通火车，我必须到市里去转车。

临出发，我冲齐容住的屋打了个唿哨，齐容应了一声，从里面跑出来。她摸了摸我脖子上的毛衣领子说，穿上了？

我说穿上了。

齐容说，把外衣脱了让我看看。

我说，你不是看过好几遍了吗？

齐容歪着脑袋说，我想再看看。

我一贯拗不过这个妹妹。我解开胸前的五颗纽扣，敞开怀。毛衣的正面织了一棵大树，七扭八拐的黑树枝，叶子却是鲜红欲滴的，一种印象派的风格。

齐容很满意自己的作品，点点头说，越看越好看，哥，你真像个明星。

我拍拍齐容的脑袋，扣好衣服纽扣，把肩膀上斜背的挎包往后一甩，挺胸昂头大踏步出门。齐容在我身后追着嚷了一句，齐发同学，祝你成功。从齐容的语调里听得出我这老妹的鼻子已经有点不通畅了。我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密。

2.从本市出发只有一列火车直达北京。我排了整整一天队终于把火车票买到手了。

我没有什么行李，这使得我比别人的身手更灵活。在人潮汹涌的站道上看准方向后，我如鱼儿游动，游进车厢，找到位置坐下。我的位置在车厢中部，我坐稳后就专心看别人的热闹。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像我一样爱看热闹，在这世上活了十八年，我觉得每一天我都是在看热闹中幸福度过的。

一对夫妻一前一后挤上车厢，高大白净的妻子走在前头，黄黄瘦瘦的丈夫跟在后头，每人手里都提了皮包和箱子。我认定这位丈夫是本地人，今年带了北方媳妇回南方过年，现在年过完了重新北上。这位丈夫还是个小公务员，他媳妇提着行李一路磕磕绊绊，他跟在后面左左右右地点头赔不是，自己尽量把行李举得高高的避免碰到别人。到了座位上，他先在行李架上收拾出一个适合的空间，再把手中的行李放上去。他媳妇看也不看只管把行李往别人的上面堆，惹得旁边一个人嚷起来，小心，小心，我箱子里有玻璃瓶子。丈夫赶紧帮助媳妇把行李整理好，一边低头跟人说，对不起，对不起。在这位丈夫还没有跟人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在这头已经提前帮他说了，我学着他紧张皱眉的样子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完了他那头才说。

嚷着箱子里有玻璃瓶的是个老头，刚退休的年纪，衣着干净，脸色红润，这对夫妻一靠近他的地界他警惕性就高涨了，好像别人都没买票上车，只有他一个人是买了票的。这种性格的人好管闲事，容易得高血压，一辈子不会有很大出息，最多做到个科级的位子。我想老头肯定迫不及待地要和这对夫妻聊上。果然，夫妻俩在他对面屁股刚沾上座位，他就问，你们这是要到哪呀？探亲戚还是转家里……

我对超不出我想象力的事情很快失去兴趣，把目光放到走廊的尽头。丁粉进入我视线的时候，就像旱地里突然冒出一根嫩嫩的绿芽。如果有另一个我在观察我，一定会发现我的眼睛亮晃了一下。

丁粉裹在一件红色的羽绒衣里，小脑袋像一粒贝壳里的珍珠，淡淡地发出光。我的眼睛为什么牢牢地被她吸引？妩

媚、清秀这样的词语都不能准确地形容丁粉，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说不出丁粉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在看她出演的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我抽空会问坐在旁边的观众，你觉得丁粉长得怎么样？有的人说，漂亮。有的人说，性感。有人说，气质不错。反正没有一个人说丁粉长得不好的，也许她生来就一副明星相吧。

从丁粉一上车我就开始思忖她为什么要搭乘这列火车，是上学还是走亲戚？三天的旅程除了我睡着的时候，我都在偷看她。她不太喜欢待在座位上，经常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那地方有风灌进来，冷飕飕的。她喜欢往那地方站，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偶尔，我装作不经意地经过她的身后，竟然听到她在背诵诗歌。她的普通话太标准了，太清脆了。我们这里的人普通话说不好，最要命的是卷舌音与不卷舌音分不清，会把“姗姗”说成“三三”，zh和j分不清，会把“知道”说成“鸡到”。我有预谋地跟北方人李长河苦练了几年普通话，还经常管不住舌头把乡音冒出来。所以，当听到丁粉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崇拜她了。

一下火车我就把丁粉弄丢了。火车站的人实在太多，我没想到千里之外这个城市的火车站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我漂在人流中，随波逐流，差点连站都出不了。在与丁粉失散后，我脑子里只有“背井离乡”这个词。

3. 我想报考电影学院当演员在很多人看来是脑子出了问题。不说我的出生地是小小的靖州县，就是我们整个省里也没听说出了什么有名气的演员，我凭什么吃得上这碗饭？如果我出身书香门第，或者家底丰厚，再或者有个把亲戚做

官，别人都好理解一点，偏偏这些条件和我一点边都沾不上。我父亲是个木工，能打一手好家具，长年在外忙活，逢年过节才回一趟家。而母亲却老早把我们两兄妹扔下不管，自己到地下休息去了。

父亲认为我是受了李长河的误导。他找上门去数落李长河，我的儿子是要正正规规念书考学校的，求你不要把他往邪路上引。一个男人能靠卖脸皮吃饭吗？笑话！我们齐家不出这种人。

父亲曾经给文化馆做过办公桌和椅子，和李长河的关系向来不错。而且，李长河还给父亲介绍了其他的生意，例如，给文工团、剧场打制道具、桌椅，给亲戚朋友打制衣柜大床什么的。父亲因为我的事和李长河翻了脸，连和气生财的原则都顾不上讲了。

我要当演员的想法确实得到过李长河的鼓励。作为文化馆馆长的李长河经常要排演很多剧目，逢年过节给县里的老百姓演出，喂精神食粮，提高文化素质；上边有领导来检查工作时要汇报演出；有时还要拿出一些剧目到外面参加比赛。歌舞节目李长河不拿手，他拿手的是编一些短小的话剧，话剧取材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李长河编的话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讽刺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例如不尊老爱幼，小偷小摸；二是歌颂好人好事，特别善于歌颂领导同志的奉献精神。

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李长河到我们学校来选一个小演员，这个小演员要求特别能哭。县里的宣传部部长本来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在台上露个脸，李长河偏偏不买账，说那小姑娘不但不会哭，而且脸比门板还木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长河是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人。

上我们音乐课的小刘老师给李长河挑了几个小姑娘，一排站着。李长河对她们说，你们的父亲生病了，病得很重，你们会不会难过得哭了？不知道是不是李长河的戏没有说好，小姑娘们一个个站着，有的拼命眨巴眼睛，但谁也没哭出来。当时我正在一旁给同学们表演小兵张嘎捉弄胖翻译的戏，我没有搭档，一个人扮演张嘎和胖翻译两个角色，同学们被我逗得哈哈大笑。李长河也被吸引过来，他在旁边看了一会走上前问我，小同学，会哭吗？如果让你在舞台上表演，你能当众哭出来吗？

我想哭有什么难呢？我想哭的时候总能哭出来。于是我就哭了，我不仅把眼泪哭了出来，连鼻涕都哭出几寸长。

李长河摸摸我的脑袋说，可以了，可以了。

我立马止住哭，眼泪舍不得擦。

李长河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齐发，整齐的齐，出发的发。

李长河说县里好像就一家姓齐的，齐木工是你爸吧？李长河是北方人，当兵复员后分到靖州县，扎根二十多年，县上各家各户的情况也基本了解了。

当时我没想这么多，我以为我爸打家具打得好，是个名人了。我骄傲地昂起头说，是，齐木工是我爸。

就这样，我在李长河自编自导的话剧中成功扮演了一个能哭却善解人意的小学生。这部剧还送到省里参加汇演，评了个二等奖。听说有一个领导干部看完戏后，表扬里面的小演员，也就是表扬我说，这孩子演得太好了，他把我的眼泪都逗出来了。

日子过得跟鸟飞一样快，我很快上了中学。我经常在李

长河排演的话剧中露脸,算是友情客串。

有一次李长河排一出话剧,剧中一个母亲的角色有两个女演员争着要演,李长河不知道该派给谁好。他问我,齐发啊,你觉得谁演你妈比较好?

我说让陆晓虹演吧,陆晓虹能演得更好。

李长河说,陆晓虹没结过婚,蒋凤已经结过婚了,蒋凤应该更有表演经验。

我说,她们两个都没孩子,要演别人的妈谁也不占优势。不过,陆晓虹在家里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而蒋凤是家里的独苗。我说着还比划起来,我说陆晓虹是这样叠衣服的,蒋凤是这样叠衣服的,陆晓虹是这样走路的,蒋凤是这样走路的,你说谁更像当妈的?

陆晓虹叠衣服是先把两只袖子叠整齐,然后一截截往里码,把一件衬衣叠成一个正方块。蒋凤叠衣服不能说是叠,两只手臂轮子一样转一转,一件衣服就卷好了。陆晓虹屁股比较大,走路用力,而且总是走直线,屁股往下一顿一顿的,像下了蛋的母鸡。蒋凤没屁股,两条麻秆腿,走路偏爱晃,左摆右摆得像崴了脚。

李长河笑了说,臭小子,比划得还挺像,你整天盯着别人看是不是?人家怎么走路叠衣服你怎么这么清楚?

我有些飘飘然说,她们有什么好看的,我才懒得看她们呢!只不过平时落在我眼里的人和事,想起来就像放电影,一串串图画在脑子里跑。像陆晓虹和蒋凤这样的熟人更不用说了,我要学她们跟数我的手指头一样容易。

李长河说,好小子,给我说说,你平日除了上学都干些什么呀?

我说，一放学我就在街上转，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只要我想知道哪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想办什么事，我都会跟着去弄个明白。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跟了一整天，他上厕所我都没放过，最后才搞清这人是个人贩子。我见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李长河扑哧一笑说，乳臭未干，牛皮也不怕吹破了，那人贩子怎么不把你拐走啊。哎呀，我俩认识也有七八年的工夫了，凭你的见识，你说说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斜了李长河一眼说，你最近是有点特殊，我说了你不能生气。

李长河说，快说。

我说，你和蒋凤好上了。

李长河白皙的脸一下变成一朵红鸡冠花，他左右看看确定刚才我说的话没人听到后，抡起手臂说，你小子胡说看我不揍你。

我说，李馆长，我也只是猜的，你不承认就算了，我去看电影了。说完我转身就跑。

刚跑了两步，李长河的大手一下把我揪回来，他压低嗓子说，我李长河是个正人君子，整个靖州县谁不知道？说，你的歪念头是凭什么想出来的？

我说，李馆长，这不怪你，要怪就怪蒋凤。以后你要提醒提醒蒋凤，你说话的时候她不要老这样一副样子，我学着蒋凤的表情和动作。蒋凤在李长河说话时总是一副早就知道了，满不在乎的表情。文工团有哪个女演员敢不尊重文化馆馆长的，除了蒋凤。

李长河看我学完笑了，在我头上敲了一记说，齐发，你这

个精仔，好好读书，争取往外走，当大官去。

我不屑地说，当大官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当官呢。

李长河说，那你想干什么？科学家还是大学教授？李长河的语气里有了调侃的味道。

我说，我要当一个演员，我要拍电影，拍电视。

这豪言壮语说出来把我自己吓了一小跳。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我的将来，也就是说我从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理想。是李长河不以为然的话刺激了我，把我大概属于潜意识的想法逼了出来。我紧张地盯着李长河的脸，我想他不笑死才怪呢。

李长河没有取笑我，他的脸看上去突然严肃了，深沉了，像平时开会的样子。他说，有志气。我们虽然生长在小地方，志气不能小了。可齐发你一定要清楚，天有多大，地有多大，人心就有多大，不懂得人心就没法把人演好，要做好演员难啊！李长河脸上是一种痛惜的表情。这个小县城才子也是有一定胸襟的，不过那时候我还不太懂。

4.站在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考场外，我才知道，在靖州县之外有演员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站着、坐着、笑着、沉思着，他们很多跟我一样年轻，甚至比我还年轻。

丁粉依然是那样醒目，她从人群里一下跳出来落到我眼里。丁粉换了一身轻便时尚的打扮，下身是黑皮裤高跟长靴，上身是粉红色毛领短夹克。北方冰冷的天气把她的脸蛋冻出两坨桃红，她真像一株雪地里的桃花。我吃惊的嘴半张着，紧张的心怦怦跳着，白蒙蒙的水汽急冲冲从我口里往外窜着。我真蠢，我一点都没想到她和我一样是来报考电影学院的。

虽然我也算得上是丁粉的老乡,但她是城市人,我是一个小地界的人,这从衣着上立马分出了高低。我最时髦的衣服就是齐容给我打的毛衣,我本来打算穿来考试的,但毛衣的领子太高,总是挡住我的嘴,让我吐字不清,所以我把毛衣换下了。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件洗得起棉疙瘩蛋的外衣,里面只有一件秋衣,把我冻得像块凉粉。

我走到丁粉的身旁,叫了一声喂,同学——

丁粉转过头看我,眼里有一丝惊喜,她认出我了,老乡见老乡嘛!

我说,想不到你也是来考试的,要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在车上闷三天了。

丁粉微微点了点头,嘴角牵出一丝矜持的笑。

我说,我叫齐发。

丁粉犹豫了一两秒钟说,我叫丁粉。

我说,你知道今年有多少考生吗?

丁粉说,四千多个。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录取的名额是三十名,百里还不能挑出一个。

我们交谈的时候,考场里的考试正在进行中。一个刚考完的女生走出考场,一屁股坐在教室附近的台阶上哭,哭得跟死了娘似的,一看就知道是没考好。她的情绪影响了很多人,我本来对考试的套路不太清楚,无知者无畏,现在被她嚎得心里发虚,手心出汗。丁粉的眼睛老往那失意的女生身上转,两手攥着拳头,脸越发红得要喷火,想来她那颗心也是悬到半空咚咚晃的。

我对丁粉说,放心,凭你的条件,一定能考上。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考官。丁粉一点不领情,硬硬地顶了我一句。我一点也不生气,我知道她这是急出来的。

很快轮到我上场了。整个考试过程我自我感觉挺满意的,稍有点遗憾的是没有小品表演,我的最强项没有得到表现。当我走出考场的时候,像前面的考生一样,我被等待着的考生围住了。丁粉挤上前来问,怎么样?题目不难吧?考官态度怎么样?在所有人的问题中,我只回答了丁粉的,我只看着她一个人回答。丁粉正被一种焦虑的情绪控制着,她脸上的红云和鼻翼上蚂蚁蛋汗珠子都是激动的产物。

我不怕她呛我,还是说,放心吧,你一定会通过的。我说这话并不是要安慰丁粉,在我的感觉里,我确实觉得她一定会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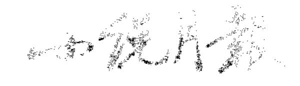
几天后发榜,我没有进入复试。丁粉进入复试并顺利通过,半年后成为这个校园的一名新生。

在李长河看来,我落榜是意料中的事情。他一见我就说,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了吧?在靖州地界你算个人精,但在外边人眼里你不过是个乡野村夫。

李长河一辈子自叹怀才不遇,总算拉上一个陪伴的,心里也许好过些了。其实,我就难过了几天。返回靖州家里我从早睡到晚,从晚上睡到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该做点事还父亲那三百多元钱了。

假期我主动和父亲一道外出打家具,替他打下手。我帮他拉墨线、刨木板、刷油漆。

父亲对我考电影学院的事始终憋着气,逮住空闲就教导我说,书读得不好没关系,脑子里千万不要有乱七八糟的念头,那最害人。他每次说完总要停下手中的活,要我给他确定



的答复。你听明白了没有？他问。

我点点头说，听明白了。他说什么我都点头。不过，即便我手上拿着砂纸在木板上磨，我肚子里也还是在背念电影中的对白。除了演戏，我什么都不想干，为了演戏，我什么都可以做。眼下替父亲打家具就是为了明年再考电影学院，到那时候我还是会欠他的。

父亲看我干活卖力，心软了说，齐发，这些活我一个人做得来，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你拿的钱算还清了。这天下，只有老子欠儿子的，哪有儿子欠老子的，要还能还得清楚吗？

5.当我第三次落榜，站在电影学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又想起父亲这句话，我的脸忽地臊红了，暗红色积在脸上一个星期才渐渐消退，别人都以为我在出疹子。我从来不为我考不取而感到羞愧，我羞愧的是我已经二十一岁了，还不能养活自己。

靖州县一下子在我的心里遥远了，我决定不回家乡，就留在北京。

家传的木工手艺帮我在一家装修公司找到一份工，干了两个月我把这份工给辞了。我的新工作是给一家快餐店送外卖。我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在大马路上跑，薪水也稀薄，但我还是铁了心干这份工。因为送外卖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可以看大街上的热闹，闲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待在厨房边上看电视。另外，送外卖能让我见识不少人，公司的白领、机关的干部、洗头美容的小姐……他们的行事有时比电影精彩多了。有一次我给一家婚庆公司送外卖，还替公司的员工当场抓了

一个贼。那个贼扮成一个客人守在收银小姐的身边，伺机行窃，可我一进门就把他认出来了，我在靖州县看人抓贼没十次也有八次。小偷穿着光鲜，神情自若，但我还是在他和我唯一的一次目交中辨出了他的贼相，我等小偷下手后抓了现场。收银小姐激动得大喊大叫，冷静下来的时候给我们快餐店老板打了一个电话，狠狠地表扬我，并许诺以后多多给我们店生意做。

我每天在路上跑，体力消耗很大，体重下降了十斤左右，脸开始有点像茄子了。这不用谁来告诉我，我的皮带上已经往里打了两个扣眼。

我和快餐店的同事小赵合租了一间房。每个月我的薪水除去房租和饭钱没剩几个，我想说服小赵和我凑钱买一台电视，遭到他的拒绝。小赵说，白天干活我都累得半死了，晚上回家就是要睡觉的，哪有精神看电视？

我只好到胡同口的小卖部去看电视，每晚最多也只能看到九点，九点钟人家就关门收摊了。

晚上我在床上躺下来，在睡与非睡的状态中，白天大街上看的热闹，电影电视的情节会在我脑子里自动播放，里面的人交错出现，和我一道演戏。我和所有人都演得很精彩。

小赵嚷着要搬出去，说不和我住了。他说，齐发，你晚上老讲梦话，哭哭笑笑，又吵又吓人。

小赵还算是个不错的室友，我赶紧好言相劝，对不起，对不起，从今天晚上开始我戴口罩睡觉。

我真的上街买了两个口罩。原来我只想买一个，我试了一下，一个口罩对话音的阻挡力很弱，两个口罩的阻挡力就差不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口罩牢牢套在嘴上。第二天

我问小赵,昨天晚上你没听到我说梦话吧?

小赵说,好像——好像没听到什么声音。

我说,这就好,以后肯定不会吵到你的。

我在电视上看见丁粉了,她在一个娱乐节目上向大家问好,谈她新近参加演出的一个片子,片名叫《蚯蚓》。丁粉好像胖了些,穿着吊带背心,脸上的油彩发着光。《蚯蚓》这个片子是丁粉的处女作。她显得很谦虚地说,电影学院有规定,没毕业的学生是不能接戏的,是吴大康导演亲自找到学校的领导,说服他们让我参加演出的。我很感谢学校,更感谢吴大康导演给我这一次机会。

我掐指一算,丁粉现在已经是电影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6.我向店里请了一天假。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朝电影学院的方向飞驰。车轮子在马路上飞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电影学院的门口。如果由着惯性,车轮子会自动滚进大门,但我生生刹住车闸,轮子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我停在门口,大口大口喘气。

这大门三年来我每年进去一次,一共进了三次。可留在北京后我竟然没来过一趟,好像我留在这里和它没有任何关系。我紧紧摁住刹车的手告诉我,我是胆怯了,自卑了。大门里是丁粉的学校,不是我的学校。

几个人从里头往外走,我赶紧扭转车头,推着车子沿着学校的围墙边走。抬起头,可以看见密密高高的树木越过院墙,散乱地遮盖在我头顶上。

在靠近学院门口的围墙边上有几堆人,有男有女,有老

有少,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干脆坐在地上。这群人衣着略有些落伍,精神面貌也不好,整个透出来的味道暗暗的,发霉的,和电影学院完全不般配。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不少人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跟着我走。等我转了一圈再推着车走回来的时候,一个瘦高个直起身子跟我打招呼,小兄弟,你是来应聘群众演员的吗?

群众演员?我停下脚步了。这里招演员?我很诧异。

瘦高个说,是啊,有没有兴趣?

我说,需要什么条件?

瘦高个没有回答我的话,他的注意力被一个从电影学院大门走出来的人吸引去了。瘦高个迎上去说,高导演,有什么新戏?

原来没精打采待在墙根脚的人全有了精神,以四面包抄的架势围上去了。那阵容就像平时你到劳务市场雇工,人进去不用招呼就有一大堆人围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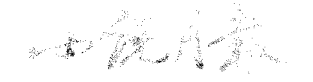
被称作高导演的人显然认得瘦高个,关系还比较熟。他手里拿了几页纸,翻了翻递给瘦高个说,你把符合上面条件的人找齐了,待遇还按老规矩办。

瘦高个接过纸张翻了翻说,好的,没问题,我给你安排好。

高导演没有多余的话,转身进学院去了。

瘦高个重新成为众人围绕的中心,不少人嚷着,老安,这次该给我多派点工了。

瘦高个翻着手上的纸张说,放心,这次用的人多,每个人都有份。瘦高个开始点人名,人群中被点到名字的陆续举起手臂。手臂依次举起落下。



瘦高个说，点到名的明天早上六点到大鹏影视城集中，记住了是《倾国红颜》剧组。

有个人嘟哝了句，六点？太早了。

瘦高个说，嫌早，还有大把人排队等着，他们不嫌早。嘟哝的人赶紧把嘴紧紧闭上，嘴闭得太快，牙齿咬着了下唇，疼得他嘴角抽凉风。

看得出瘦高个是在给人分配戏，我兴奋得直哆嗦，背上的毛孔紧收。真有这么好的事吗？我顿时觉得天高气爽，今早往这里来简直是老天爷的意思，要给我砸个大馅饼。

我挤近瘦高个的身边说，大哥，我报个名怎么样？

瘦高个说，你会演戏吗？

我说，我考过电影学院，不过没考上。

他说，那应该没有大问题，不过，按规矩第一次接戏是要交中介费的。

我赶紧摸荷包说，多少钱？

他说，二百五十元。

我的手停在裤袋里，我身上只有三十元钱。我说能不能晚一点交，我的钱不够。

他说，那你有多少？

我说三十元。

瘦高个不耐烦地说，先交这么多吧，挣了钱再还我。以后就叫我老安。明天你和他们一样到大鹏影视城集中。

我不相信我这么快就能演戏了，我问，我演什么角色？

瘦高个说，到时你就知道了，一天有好几个角色给你演呢。对了，先给你说清楚了，报酬是一天二十元，管两顿饭。

我才不管有多少报酬呢，没钱我也要演。

回到家里我一晚上没睡着觉，凌晨三点多我就爬起来，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才到达大鹏影视城。

《倾国红颜》是一部古装戏。我第一天派到三个角色：宫里的小太监，街上走动的老百姓，赶马车的车夫。这几个角色没有台词，也没有什么动作，基本是一拨子人一起行动。老安除了调度我们这一大群由他找来的人，有时自己也穿了服装混在群众演员的队伍里充人数。

一天下来，我的腿站得发硬。我天生不怵镜头，这几个小角色耗不了我什么力气，我是看其他演员演戏看累的。我白天看了一天，晚上还想看。夜里剧组要赶拍夜戏，我舍不得走，又担心回到家里太晚了。

一个刚认识的叫张好的哥们儿主动跟我说，哥们儿，我们一伙人都在那头的竹林子里打地铺，你可以和我们一道。顺着张好手指的“那头”，我看到一片灰蒙蒙的林子。

当晚我看完戏就没回去，和张好挤了一个铺。那地方是够宽敞，就是蚊子多了些。第二天我抽空回了一趟家把铺盖搬来了。后来，我进其他剧组也都是就近找个地方打地铺，搭伴的人还不少。大家都说，不就是闭上眼睡个觉吗，哪里不能睡？可有一次，一个从四川来的姑娘夜里被一条蛇钻进蚊帐咬了手指头。我们连夜把姑娘送到医院，虽然打了针，医生还是把姑娘的这节手指头截掉了。姑娘哭得死去活来，说她以后再也不能演戏了，她不想活了。我们都劝姑娘说，没有一截指头要什么紧，摄影机又不会跟你过不去，专拍你手指头的特写。

有了姑娘的教训，逢着露天打地铺睡，我都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

7.我很快和张好混熟了。张好是山西来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说话慢条斯理,让人感觉很有修养。他高高胖胖,练过几手三脚猫的功夫,经常在一些武打片里露脸,有时也演些不需要太大技术难度的替身。

张好告诉我他干这行已经四年了,他喜欢做替身,因为做替身的报酬高,要比一般群众演员高上十倍。张好演戏的目的显然和我的不一样,他是靠演戏混饭吃,我是在干事业。

《倾国红颜》拍了几天又把我们这拨群众演员拉出去拍战争场面。有一场戏要特别拍一个从山上摔死到泥地上的士兵。老安叫了几个人,几个人都不愿上,老安的手指就指到我的头上说,齐发,你上。

我说,好,我上。我早就巴不得老安把手指头点到我的头上了。

前两个星期下的雪还没有融尽,气温在零度以下。摄影机对着我,我穿着一件沉重坚硬的铁甲(其实是塑料壳,不过也够冷够硬的)往山顶上爬,鼓风机不停地从旁边吹,一场人工降雨将我从头到脚淋透。我的手抠进泥里,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又一次次滑倒,尖锐的山石将我的膝头磕烂了。最后,精疲力竭的我,从山顶上滚落,摔死在一块泥洼地上。

这场戏拍了六遍, 近两小时我的身上一直都是湿的,衣服表面冻起一层薄冰,抖抖身子碎冰咔咔嚓嚓地落地。

拍完,老安招呼我去喝热开水,他说,齐发,演得不错,往后有戏一定给你多上。

先前拍戏的时候,我都快冻硬了。拍完了,身子迅速发热,十个手指头像通了电似的窜热流。我顾不上换衣服,站着

傻笑。越苦越累越能让我尝到演戏的滋味,这比扮演那些扎在人堆里站到脚发麻的角色要强百倍,强千倍。

导演说了,刚才这场戏要了我几个特写镜头。我高兴了一会儿又担心摄影师没拍好我脸上的表情和手上的动作。先前在往山上爬的时候,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可都是有戏的。

我往摄影机旁边凑,摄影师用身子挡住镜头,没让我看回放。张好过来把我拉到一边说,你额头出血了。

我摸了一把,手掌上果然全是血。我这才感到额上辣辣地痛,可能是刚才滚下山的时候给树枝划破了。

张好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口纸。他把口纸搓成一团扔到地上说,找制片要药,不要便宜了他们。他说完果真走过去对制片说,有演员受伤了,你们给弄点创可贴。

制片看了我们两眼,让手下给我送来了纱布和药棉。张好冲我得意地眨眨眼,替我包扎额头的伤口,他一边弄一边问,刚才那出戏老安给你多少?

我说,不是事先说好了一天二十块,管两顿饭吗?

张好说,我就知道你傻帽儿了,二十块是给那些随便站站凑人头数的,像刚才那个角色,你要上三四百也不过分。

我说,今天我觉得演得好过瘾,不给钱我也愿意演。

张好瞪大了眼睛说,看你说的,我不敢跟你比,你怕是想当大明星吧。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张好和我处久了,渐渐懂我了,知道我一门心思只想演戏,他就乐于将一些诀窍告诉我。从张好的嘴里我知道像我这般从群众演员做起的,下一步要争取做特约演员。特约演员又分为“小特”和“大特”,“小特”一般只

有一两句台词,“大特”的台词多些。做好了特约,然后才能接角色。每上一个台阶都得费上好几年工夫。听说有的人做了七八年,连个“小特”都没捞着,更别说真正的角色了。

张好说,你想演那些有词的角色必须跟导演套近乎。

张好说的话我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这些经验之谈不是我在大街上看热闹能看得来的。

在拍摄现场,遇到导演或副导演,逮住机会我都找他们磨,我说,导演,什么时候有适合的角色记得找我,我不在乎报酬的。

我不怕这些导演们讨厌我,我要让他们记住我。有一次,一个导演老远看见我,我还没说话,他先说了,我算怕了你了,有角色一定给你。

我给自己争取的第一个“小特”是扮演一个小和尚。我对冲进寺院里行凶的恶徒说,施主,上天有好生之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恶徒不听我的劝诫,向我挥出一拳,打在我的前胸,我摔倒在地,滚落了七八级台阶,我剃得青光的脑袋在青石板上砸得咚咚响。如果同期录音的效果好,能把这声音录进去。

脑袋上撞出两三个大包,换来一句台词,值!我终于在镜头前开腔说话了。

我的第一个“大特”是扮演一个少爷的小跟班,我不断地被少爷打耳光,他一有空就打我的耳光作为消遣。我被打后还要满面笑容,一点停顿都不能有。有一出是我捂着刚被扇过的脸冲着少爷笑嘻嘻地说,少爷,这段时间我觉着我的脸越来越红润了,你再打,多打点,不多会我准能变成个翩翩公子。

一开始这个角色还不是我的，原来的“大特”被打愣了，笑不出来，笑不及时，被换了。演少爷的是个偶像派明星，对我的前任很不满，撂了一句话，我的手都打麻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从群众演员到“小特”再到“大特”我只花了一年多的工夫。张好很羡慕地对我说，齐发，运气不错嘛，如果碰上个看你对眼的导演，给你一个合适的角色，你就混出来了。

8.丁粉的第一部电影《蚯蚓》终于公映，当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已经毕业。这个时候我考电影学院的心早死了。考电影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演戏，而我现在已经在演戏了，还考它干吗。

《蚯蚓》这部片子因为导演吴大康的盛名而被各媒体大力吹捧。除了导演，丁粉是和这部影片有关的第二个受关注的人。有些报纸甚至半明半暗地影射丁粉和导演吴大康之间的暧昧关系，说这就是吴大康力推丁粉的原因。

不管丁粉和吴大康有没有关系，吴大康另一部正在筹划的影片又早早定下丁粉为一号女主角。我在报纸上看到吴大康对丁粉的评价，他说，丁粉虽然年轻，但领悟能力非常强，很多时候我还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她已经明白了，这是一个年轻演员最难得的素质……

我花三十元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去看《蚯蚓》。丁粉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妓女。看得出丁粉很卖力地演这个角色，努力展示妓女身上那股子风尘味，只可惜丁粉骨子里是青涩的，青涩使她不适合这个角色。但是，我喜欢青涩的丁粉。

我在笔记本里写下对丁粉表演的感想：一个好演员所有

外在动作的出现,应该有充分的内心依托。只要内心是充实的,多么外在的表演都不为过。没有充足的内心,动作就是做出来的。

这段话只占了纸张的一个小地方,我在空白处又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丁粉。画得不像,我把丁粉的嘴画大了,眼睛画小了。当我把笔记本合上的时候,我原谅了丁粉,这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片子,我相信她会越演越好。

影迷给丁粉做了网页,网页上开辟了影迷信箱。丁粉的经纪人在网页上贴了帖子说,丁粉经常阅读影迷的来信,她非常感谢影迷们的关心……

按照提供的电子信箱我给丁粉发送了一封邮件,把我对《蚯蚓》一片的意见全写在上面,并祝福她的演艺事业越来越红火。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的信,我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丁粉拍完吴大康的第二部片子迅速挤进当红明星行列,很多导演都看好她,一大堆本子等着她挑。

电视每天晚上播放丁粉做的洗发水广告。丁粉摇晃着黑瀑一般的头发冲着电视机前的我说,清清爽爽,你也可以和我一样自信。

我第二天就去买了这种洗发水,我剃的是板寸头,洗完头后用手在顶上捋一把,感觉滑溜溜的还不错。我又把这种洗发水推荐给留了长发的张好用。张好嫌贵没去买,先拿我的试用,用完后说不好,说他的头皮屑越洗越多。

9.我桌子上摆了一沓厚厚的剧本,这是我从各个剧组的演员手里讨来的。凡是我参加演出的剧组,我都会向演员讨

要剧本去复印。有的演员好说话，帮他们倒倒茶对对台词，就把本子借给我了。不好说话的，翻一个白眼说，怎么，你想替我演呀？

平日我在外面演戏，看人演戏，回到自己屋里，我会照着那些本子重新演上一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演过主角，但在家里我自导自演，什么样的主角我都可以演。为了看到自己表演的样子，我在小客厅的四周装上了大块的镜子。张好最恼这个，他现在和我一块合租房。他说每次进门总吓一跳，好像房子里有好几个人虎视眈眈地候着他。

眼下我刚参加一个电影剧组，要拍的电影叫《红莓花儿》，讲述两个家族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我被派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司机阿强。阿强最重要的一出戏是强奸主人家小姐的戏。他偷看小姐洗澡起色心，把小姐强奸了。这角色也是我缠着导演缠来的。阿强前后出场的时间加起来至少有八分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演这个角色我的名字可以正式出现在演员表上了。

我早早把《红莓花儿》的本子弄回家里。我从片子的开头开始演，演了老爷演小姐，演了流氓演绅士。每个人的台词，动作，清清楚楚在我的脑子里。

晚上我匆匆扒拉一碗饭，就开始排练。我把卫生间的水龙头打开，底下放了一个盆，水打进盆里哗哗地响。我跑出门外，扒着门缝往里瞧。水哗哗地流，我（阿强）看着小姐洗澡，眼睛恨不得将门缝再撑大一点，我（阿强）撞开门扑上去，一阵厮打后，我得偿所愿。我（此时又变作小姐了）缩起肩膀，叉开腿坐在地上嘤嘤地哭……

张好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撞开卫生间的门，一只手急

急地解开裤裆拉链，猛地看到我衣衫不整地趴在卫生间地上哭，他打了个尿颤，虚弱地说，齐发，快挪地方。

我刚爬起来，张好就刷刷地对着马桶尿开了。大珠小珠落玉盘，张好眉头渐渐舒展，侧头问我，哥们，你怎么在这地方也演上了？

我靠着墙说，剧情需要。

张好对我这副样子早见怪不怪了。这段时间他处了一个女朋友，戏接少了，整天在外边谈恋爱，夜不归宿。

等张好清理下水道利索了，我扯住他说，张好，你回来得正好，跟我配配戏，你看强奸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做更到位，这方面你比我有经验。

张好啐了我一口说，齐发，你发痴了，老子又没强奸过人，怎么知道？

我说，我就不相信你心里面没有强奸过女人。心里强奸过也算数，你就当一回导演吧。

张好哈哈大笑说，老子确实在心里头强奸过女人，还不止一次。来，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这个忙，教你一回……

《红莓花儿》男主角的扮演者请的是位香港明星，架子大得出奇。他和演对手的演员在开拍之前从来没对过戏，一上来就演，台词经常说错不说，演得也生硬。导演有几场戏不满意，要求重拍，香港明星就给脸色看，动不动就说要休息，人一躲进休息室里半天不出来。

有几场戏，导演反反复复地拍，把自己也弄烦了，看得过去的闭着眼都让过了。

我一直跟着剧组走，白天看，晚上看，拍的戏我一场不漏地蹲在一边看。一个前来采访的记者还把我当作场记了。

我跟在导演屁股后头，比导演还操心。有一出戏，男主人公听到仇家病死的讯息后，用手击桌，大喊一声好，然后爽心地哈哈大笑。这做派和我自己在家里排演有很大出入。表面上看他演得没错，但根据剧情男主人公一直处心积虑地要亲手手刃仇家，现在仇家突然病死，他不可能这么轻松地笑起来，因为这一来他十年的努力都枉费了。

导演没有叫停的意思，这场戏眼见着就要过了。我急了，跳起来，大叫一声停！这一声“停”吼出来，万籁俱寂，我的汗吓得像长了毛一般，从千百个毛孔里冒出来。

所有的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扭头寻找声音的来源。导演最早找出我来，我成天在他眼前转来转去，他把我的脸都看腻了。导演鼓着大眼泡的小眼睛盯牢我。我艰难地迈开腿，上前一步说，导演，男主角不应该笑，他应该愤怒，应该沮丧。

导演说，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要不你来试试。

我的声音低了，但还嘟囔着，男主角的情绪就是歪了。

导演的面子过不去了，扔下手里喊话的话筒说，你小子真他妈的烦人，滚一边去。

众目睽睽，我的脸皮像被揭了一层，都烧疼了，如果眼前有口井我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坐在导演旁边的一个人回头看了我一眼，站起来凑到导演耳边说了两句话。导演拿起话筒冲着香港明星喊，重来一遍，大家把情绪调整调整。

我嘘出一口气，想一定是刚才那个人对导演说的话起了作用。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量？我好奇地伸长脖子打量，这人戴了太阳帽太阳镜，头发很短，嘴上叼着一支烟，要不是身上穿着花衬衣我还以为是个男的。

很快拍到我的戏份了。

我撅着屁股扒门缝，我看到坐在木桶边赤裸的小姐的身体像一尊白玉雕像，她的手撩起一把水，浇到她光洁的脖颈上，水流顺着身体往下流。我愿意做那流水，我的手发抖，我的脸泛起红晕，我的背开始弯了，我快要窒息了，我撞开门扑上去……

导演喊停，我的戏拍完了。

但是，我突然想起刚才整个过程里我的嘴巴是紧闭着的，要表现一个情欲高涨，横起心做坏事的人，嘴巴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我对导演说，导演，刚才我表现得还不是很好，能不能重拍，你注意拍我的嘴……

导演还没说话，扮演小姐的演员叫陈小荷的说话了，她一开腔先是一声尖叫，大伙的目光一下被她吸引过去。她身上裹了一块毛巾，大声嚷道，拍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重来，你是不是还想占我的便宜啊？刚才把人家抱得那么紧，真讨厌。

我一口气堵着，话说不顺畅了。我说，胡说，我——我没有——没有想要占你的便宜，刚才那场戏我没有演好，你也没有演好，你洗澡时的表情一点也不自然，好像知道有很多人在看你洗澡似的——

流氓！陈小荷冲上来挥手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

旁边的不少人喝起彩来说，打得好。有的还说，这副德行还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呀。我转脸寻找导演，导演正从荷包里掏出一支烟，叼到嘴上，他好像没有看到刚才发生的事情。像我这样一个叫不上名的小小配角有谁会同情呢？我捂着热辣辣的脸，眼泪像两条钻出泥的蚯蚓，透过我的指缝，痒痒凉凉地挂到脸上。

这么些年,我第一次为演戏流了泪。我转身离开闹哄哄的片场,这是一个混乱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全身心地投人,所以他们看我像傻子。

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我身后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

我回过头,是个戴着太阳帽太阳镜的女人,刚才就是她坐在导演的旁边。女人嘴唇往两边撇开,对我的哭相不屑一顾。她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小伙子,有空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一聊。

我看名片上写着骆芳,喜悦演艺公司董事长。我舔干流到唇边的泪,难道我要走运了?

10.经过两个星期的煎熬,我说服自己相信骆芳董事长那天跟我说的是认真的,她完全没必要跟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客套,更不会说和我坐下来聊一聊。

我拨通骆芳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秘书,我暗舒一口气,好像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秘书说,骆董事长在开会,我会跟她转告你来过电话,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大概半小时后秘书回电说骆董要见我,让我到公司去。

我在一间装修高档的休息室里等待骆芳的接见。房间里铺了厚厚的地毯,桌上,窗台上,卫生间都有鲜花盛开的花盆。我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顺便拿起搁在茶几上一盒红头火柴,有事没事一根根地划,火焰金黄,每根火柴都燃得很好。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一个老人让他的孙子去买火柴,嘱咐要买燃得好的。孙子买回火柴递给爷爷说,每一根都燃

得好,我全试过了。

门笃笃两声,我还来不及起身应门,门已经被推开了。今天骆芳没有戴太阳镜太阳帽,我终于看清她的长相,她剪了很短的头发,脸瘦长,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偏又用了紫色唇膏,人显得很黯淡。不过一双眼睛犀利得很,我和她一照面就有点怵,好在她的眼睛并不喜欢盯着人看。她穿着中性,宽松的米色麻料衬衫,黑棉裤,脚上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一见我就向我伸出手来说,齐发,你好。我伸出手去和她的手握在一起,她有力有节制地摇了摇,整个做派有一股男士之风。

骆芳亲自给我倒水泡茶,我追着她说不用不用。

骆芳说,没事,你坐着。

一杯香茗搁到我面前的茶几上,冒着热乎的香气。骆芳坐下来问我,齐发,你来北京几年了?

我说,快三年了。

家里有什么人?

家里有父亲和一个妹妹,他们都在靖州老家。

这些年拍了哪些戏?

我报出一串电影电视剧的片名。骆芳笑着说,你拍了不少戏嘛。

我尴尬地搓着手说,你别光听那一大串名字,其实我演的都是指甲盖大小的角色,整个播出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十分钟。

骆芳笑着说,我问这个没有别的意思,我看过你演戏,知道你演得好。《红莓花儿》那部电影我们公司投了一部分资金,那天我看你为一场戏较真哭了,太像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以前也演过戏,吃了不少苦,我分得清哪些演员是用心演戏,

哪些人只是走过场。齐发,你有一个特殊之处,你不仅用心演戏,你还是个演戏的天才。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再也坐不住了,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骆董事长,你太夸奖我了。

骆芳摆摆手示意我坐下说,你有没有想过演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我说,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想演戏应该追求真实。

骆芳说,想法对路了,演员的经验是从生活中来的,把生活带进戏里。但说到最高境界这还不算,真正的高境界是把演戏融进生活,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你想,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演戏,你不用去区分戏里戏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我被骆芳的话迷住了,那将是怎样一种境界呀!骆芳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现在许多红得不得了的演员不是他们比你能,而是他们的机会比你好,这样的机会我可以给你。

我赶忙站起身,大腿撞着茶几,茶杯左右晃荡溅了一半茶水。我喘着粗气说,骆姐,太谢谢你了,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栽培。

骆芳摇摇头说,你先不要谢我,我是个商人,不做赔本生意。我先给你一个机会,在生活中演一出戏,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把演戏带到生活里。如果你演好了,我就用你,演不好,那对不起,我们没有缘分。

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我说,我愿意演,是怎样一出戏?

骆芳从皮包里掏出一页纸和两张照片递给我。

骆芳给我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她给我半年时间,在这

半年的时间里，我要让一个叫欧百丽的女人爱上我。

骆芳问我，谈过恋爱吗？我说，没有。骆芳说，好，你就把这场爱情当做恋爱的实习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欧百丽芳龄二十九岁，比我要大上四岁，至今未婚，在文物博物馆做讲解员。这是骆芳提供的简单得不得了的文字信息。从照片上看，欧百丽是一个成熟漂亮的女人，这给我的角色增加了压力，同时也给这部戏增添了几分刺激和浪漫。让一个漂亮的女人爱上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骆芳为什么会找上这样一个女人作为我的“考试题目”？我的疑虑稍纵即逝，这就像老师给学生出题，学生只管解题，用不着费脑筋去想老师为何要出这道题。

11.文物博物馆一贯比较冷清。今天停车场上停了一辆有四十多个座的巴士，看来有些参观的人。

我在围栏外头买了一张票，沿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上走，脑子里想的全是欧百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见到她，见到她以后又该如何行动。在家中，我努力构想有关行动的一些步骤，可任凭怎么绞尽脑汁也弄不出一点有实质性的内容，看来干编剧这行当也不容易。这出戏我要自编自导自演，多半只能靠临场发挥了。

博物馆的正大厅左右各摆了一座仿制的兵马俑，正面墙上张贴的是馆内收藏的介绍，最下角是馆内讲解员的简介和照片，这才是我关心的东西。欧百丽在讲解员中排第一名，代号001。一个姑娘拿了话筒朝我走来，先生，你想从哪个厅开始？她不是001。我问，欧百丽今天上班吗？我找她有点事。

姑娘说，她带了一群学生，现在在中厅。

我道了一声谢，在墙上的地图上寻找中厅的位置，中厅是青铜制品陈列区。

还没有进入中厅我就听到一个响亮而动人的声音——那里曾经有一个湖，湖面宽广，每年夏天，湖里开满了莲花。鹤在这个季节飞来了，一只只立在湖边，它们细红的脚杆，看过去你分不清哪一根是莲枝，哪一根是鹤腿……

一群小学生围着一个身穿灰色套裙的姑娘，姑娘手里拿着话筒，站在一尊青锈斑斑的铜器边，那玩意儿像是个盛酒的壶。我凑近看了说明才知道这叫"莲鹤方壶"，好像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提过，我学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交还给老师了。我走到学生中间，高出孩子们一大截，姑娘偏头看了我一眼，点头微笑，继续她的故事。欧百丽比照片上生动，也更漂亮。照片上只看出她的脸蛋看不出她的身材，她的身材很好，虽然脚下是一双平底凉鞋，她仍然像一棵青葱立在眼前。她的眼睛圆，眉毛黑，嘴巴宽，像一只熟透的苹果，每笑一笑，感觉都有蜜汁流出来。

欧百丽虽然很漂亮，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带点青涩味的姑娘，像丁粉。多年前，丁粉在火车上出现的一幕不知道在我脑子里重复上演了多少遍，每一遍都发出咣当一声，像火车轮碾轧枕木。丁粉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千万人心中的偶像，没有人会说她有青涩味，但是我知道她有。

一般的讲解员只是在重复讲稿，把已经讲述得烂熟的东西复述一遍又一遍，没有半分感情色彩。从欧百丽嘴里说出来的就不一样了，讲稿变成了故事，像眼前这件破旧的铜器，欧百丽给它设置了一个诗情画意的背景。欧百丽说，工匠师傅在湖边经过三四个月的构思酝酿，当莲花谢了，仙鹤南飞

的时候，他的构思成熟了。他把心中的图画刻到木板上……莲鹤方壶制好后，倒入一桶陈酿，酒很快被器皿吸干，壶里漫起一阵浓香的白雾，隐约间有鹤舞莲叶之上……欧百丽的眼神是做梦的眼神，好像陶醉在自己描绘的图画中。孩子们都听呆了，眼睛瞪得圆圆的，呼吸声此起彼伏。

我钦佩欧百丽的想象力，如果当年我的历史老师能像她这样将一只壶的来历用这么美的故事说出来，可能我的历史成绩会很好。看来欧百丽是一个富于才情的姑娘，而且很浪漫。

等叽叽喳喳的小学生离开后，我仍然在厅里晃悠，寻找和欧百丽说话的机会。欧百丽主动上前招呼我说，先生，我们快闭馆了，你有什么要看的得抓紧时间。

我说，这些东西离开你的讲解好像就没什么看头了。

欧百丽笑了笑，这样的赞扬她肯定不是第一次听到。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月票，我每天都来听你讲故事。

欧百丽花一样的笑容迅速合拢，眉毛向上一挑，露出警惕的表情，我们馆没有月票，你想听就每天买票进来听吧。

我的话说得太谄媚，人家把我当不正经的小流氓了。漂亮姑娘的防范心理总要比一般人强上几倍。我还是带点儿讨好的语气问，这馆里的每一件展品，你都有故事吗？

欧百丽昂头傲然说，当然，每一件古董都有一个故事。

我说，我一定来听完你的故事。

我说到做到，我每天都上文博馆，风雨无阻。反正骆芳给了我六个月的时间，我在这上面花上一两个月也不算多。到馆里参观，我不再多话，像普通客人那样规规矩矩地听欧百

丽讲故事。即使只有我一个客人,我也这样做。反倒是欧百丽有些不自然了,偶尔目光和我碰上就像被谁扇了一巴掌似的把脑袋偏开。她一定怀疑我在打她的主意,可我一本正经的样子又令她有些糊涂了。

一个月下来,我肚子里装了近千个故事,沉甸甸的,每天都打饱嗝。

我平时往返文博馆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一天听完故事,我照例坐公共汽车回家。车子刚开动又停下来,关上的门又打开了。一个人一边对司机说谢谢一边挤上车来,竟然是欧百丽。我有点奇怪,我坐了一个月的公共汽车从来没碰上她。我的身边还有一个空位,我冲欧百丽招招手,欧百丽有点儿犹豫,但她最终还是走过来坐到我的身边。我说,你平时也坐这路公共汽车?

欧百丽说,不,我平时自己开车上班,昨天车坏了,还在修理,所以——

原来人家是有车一族,我的情绪低落了两分,这差距明摆着就在眼前。我说,有车是很方便。

我们停了好一会儿没有话。欧百丽不停地玩弄手腕上的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突然被拉断,啪地弹出来打在我的脸上。欧百丽吓了一跳,欠身连说了三个对不起。

我说,你想扇我直接用手吧,这东西打人不痛。

欧百丽扑哧一笑说,你挺幽默的。

我说,幽默是产生在有智慧的人之间的。

欧百丽侧头看着我说,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

我说,不介意,问吧。

欧百丽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明白欧百丽的意思，她见我成天来听她讲故事，想我一定是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一个演员，为了演好角色，四处体验生活。对了，我的名字叫齐发。

欧百丽的眉毛扬起来，哦，齐发，说说你每天到博物馆里来有什么体验？她的语气里有了戏谑的成分。

欧百丽问的这话我事先有过一点准备。我说，我半年后要接一个讲解员的角色，所以我特地到文博馆参观学习，没想到碰上你这个顶级棒的讲解员，那些古灵精怪的故事让我欲罢不能呀。我原以为听几天你就讲不出什么新东西了，想不到那些故事像是从你脑子里长出来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人家说漂亮的女人脑子都不管用，这在你这里讲不通啊！

欧百丽说，你别拍我马屁，我最不受这个。

说是不受，我看欧百丽很受用，原来挺得直直的腰板现在放松了，屁股也向我这边移了两寸。谈笑间欧百丽到站了，她跟我说再见，然后下了车。我跟在她屁股后头一块下了车。欧百丽转身问，你也住在这附近吗？

我说，我的站早就过了，我现在得往回走。

欧百丽说，刚才你为什么不下车？

我说，想听你说话呗，这又不用买门票。

欧百丽在我肩上砸了一个粉拳说，坏小子，明天见。

目送欧百丽远去的背影，我摸摸肩膀，刚才那一拳是否有点意味？

有些男人爱抽烟爱喝酒爱赌博，有些女人爱吃零食爱东家长西家短，欧百丽则爱说故事。她说故事的强烈欲望让我

吃惊，上班说了一天，下班还意犹未尽，她所说的内容不仅限于博物馆那些破铜烂铁，而是涉及古今中外，街坊邻里。例如，她会指着街边的一棵树说，你猜这棵树活了多少年？我说不知道。她说，我猜活了十八年。很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情杀事件，这棵树看到了，树的身上还留有那对男女的手印……

欧百丽不是一个长舌妇，她很少评价事件本身，而是用大量的细节描写来演绎事件的发展经过，这很像一个小说家的行为，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

我和她熟了以后，她下班让我坐她的车子一道回家。经常车子已经到达我住的地方，她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说继续往前开吧，我要听完你的故事。她很高兴，继续往前开。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加上欧百丽的故事太感性，我时常听着听着就走神了。不过，我会时不时点点头，提提问题，看上去是很专注的样子，这是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欧百丽根本看不出我的游离，兴致极高地进行她的故事。我想，如果娶了这样一个女人，是不是每天都要听她说故事呢？那一定很头痛。我嘴里说的是，百丽，如果你把你说的全写下来，一定是好小说。

欧百丽说，我是有这个打算，等我老了我才能定下心来写书。

我说，等你出了书，记得在后记里提我一句——献给我忠实的读者，齐发。

欧百丽哈哈大笑说，我一定会写上这句话的。她手里的方向盘随着笑声乱晃，车子抽疯地左右乱摆，跟在后面的车子笛笛地摁了一串喇叭。

12.碰上一个纪念日,很多单位组织到博物馆参观。欧百丽精神抖擞,以绝佳的讲解赢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我一直混在听众堆里听欧百丽的讲解。大概带了五六拨人后,欧百丽对着几枚古钱币突然失了声,脸上露出痛苦和尴尬的表情。我赶紧上前拿过欧百丽手里的话筒说,我们让欧老师休息一下,现在由我来给大家讲解,我是见习生,请大家关照。

我带着几队人马看完展厅, 欧百丽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一个多月的故事不是白听的,我基本上将欧百丽附加给展品的内容复述出来,自己也发挥了一些,从欧百丽眼里闪烁的光芒亮度,我知道她是满意的。挨到下班,我的嗓子火辣辣的,难为欧百丽每天讲个不停。欧百丽坚持要说出谢谢两个字,我听到的是沙——沙。我示意她不用再讲话。她还不甘心,拿了笔在纸上写道,你说得很好。

我说,强将手下无弱兵。

欧百丽写道,我怎么谢你?

我说,等你嗓子好了再谢吧。今天你不能说话了,我来给你讲故事。

欧百丽载着我一道回家, 开车的欧百丽变成哑巴美女。我说,听你说了那么多故事,礼尚往来,我也讲讲吧。我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我从靖州县城开始说,从少年齐发开始说,一直说到现在,当然,类似我和骆芳打交道这类不能与外人道的情节我删掉了。

每个人说自己的故事都是最拿手的, 我说到心酸处,欧百丽那边早落下眼泪。她每落一次泪,我会伸手去握住她的

手，轻轻一捏以示安慰和心息相通。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如果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落泪了，这个女人就会爱上他，不知道这说的是不是真的。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欧百丽的电话，她的声音又清脆得和原来一样了。她说，今天我休息，晚上你到我家吃饭吧。

我说好的，好的。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上欧百丽的家吃饭，登堂入室了，还是挺神速的。

我在花店里买了一束鲜花，本来想买玫瑰，觉得意思太明显，后来想买康乃馨，又觉得太含蓄，咬咬牙，一不做二不休，谁怕谁?！老子买了一束鲜艳欲滴的红玫瑰。

我按照欧百丽给的地址找上门去。开门的是一个男人，我以为找错门了，往后退了一步，重新看门号。

男人伸出手说，你是齐发吧，我叫曾平，百丽在做菜。

我被动地伸出手去和曾平握了握，感觉十分不妙，手里的玫瑰花刺眼得厉害。这个叫曾平的男人两鬓斑白，至少比欧百丽大上十来岁，长相虽然普通，但有种说不出的压人气势。

进到屋里，我暗暗吃惊。房子是楼中楼的格局，从楼上垂下来的水银灯像一棵发光的树，红木家具散发出高贵的光泽，脚下的地毯软绵绵的。以欧百丽一个讲解员的身份是置不起这些家当的，她还拥有一辆车。

欧百丽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齐发，你先坐一坐，菜马上就好。这是我男朋友曾平，你们聊一聊。

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这个男人是欧百丽的男朋友。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请回家吃饭，这里还有另一个男人，欧百丽要不是有病，就是根本没把我当一回事。我手脚发凉，我先

前过于乐观了，骆芳给我出的题目没那么简单。

曾平给我倒了一杯茶，把电视打开说，你先看电视，我还有点案头工作要做。曾平指了指书房。我说，你忙，你忙。

曾平进书房把门关上了。看来这个男人很强势，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管别人怎么想呢。我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欧百丽和曾平相亲相爱、不同季节、不同背景的照片无处不在，看来他们相处有一段日子了。

尽管心乱如麻，我还是在心里喊口号，排除万难，不怕牺牲。我跑到厨房门口看欧百丽做菜，欧百丽正在往锅里倒油，转头对我说，我再煎条鱼，油烟大，你在厅里待着。

我把袖子挽起来说，煎鱼是我的拿手菜，你让我来。

我不是吹牛，三两下把一条金黄喷香的鱼煎出来了。我小时候最馋鱼，父亲偶尔拎回两条小不溜丢的，为了吃出好味道，我总抢着下厨房。

菜摆了满满一桌，欧百丽走到书房门口敲了敲，里面传出声音说，你们先吃吧。欧百丽的脸有点悻悻的，不过面对我又堆起笑脸说，我们先吃，曾平这几天赶一个策划。

我们吃完饭，曾平也没露面。欧百丽摆上了水果。我拿起一块金灿灿的哈密瓜说，再忙他也要吃个饭呀。

欧百丽说，他要做神仙就让他去做吧。语气里明显不高兴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恶毒地想。来时一腔热情，现在是一肚子饭菜，在这屋子里待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对欧百丽说，今天没听你讲故事，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

一提这个话题，欧百丽的心情立即好转，说，你真的想听？

我说，当然了，就是怕影响你们家曾平。

欧百丽找出车钥匙说，走，我们出去找个地方。欧百丽把我带到一家酒吧说，我请客，今晚我们喝洋酒。既然是她请客我就不客气了，反正我也没喝过洋酒，手指头胡乱在酒水单上点了。

两小杯酒下肚，欧百丽的脸色泛红，她理理头发，清清嗓子，讲故事的状态完全准备好了。我说，百丽，说说你自己的故事吧，我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说给你听了，你不会让我们之间出现不平等吧。

欧百丽豪气上来了，一挥手说，说就说。这是欧百丽第一次讲自己的故事。欧百丽说她从小好强，学习成绩很好，原来一心要考广播学院，可分数不上线，勉强读了别的专业。后来，她还到电视台电台参加过各种招聘的考试，也没考过，最后自愿分到文博馆，是因为这里同样有听众。

我更关心她和曾平的故事。我说，曾平一定是你最好的听众。

欧百丽没有对我的话给予肯定，这其实相当于否定了。我说，说说你俩的爱情故事吧？我给欧百丽倒了一杯酒，举杯和她碰了碰。

欧百丽一仰头把酒倒进嘴里，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两年前，他手上有一件古董，想出售，到文博馆来打听行情，我们就认识了。他那会儿瘦得跟火柴棍儿似的，公司的事闹得他每晚合不上眼，他说只有听我的故事才能睡得着觉……后来他和妻子闹离婚，财产全给女方占了。这几年他重新创业，算是有些起色，给我买了房子、车子，但他再也不听我讲故事了，即使不听他也睡得很安稳，倒是我经常失眠了。欧百丽说

到苦闷处,自斟自饮,一瓶酒很快消掉大半。

几杯酒下去,我的胆子也壮了。我说,以后我每晚给你讲故事,保证你不会失眠。

欧百丽呵呵笑着揪一把我的脸说,小弟弟,你不会爱上姐姐吧?

我说,你和曾平又没有结婚,我还是有机会的。我一脸纯真看着欧百丽。

欧百丽摆摆手说,我喜欢的是有阅历的男人,像你这样不经世事的小男生我没有兴趣。

欧百丽的话严重伤了我的自尊。我说,曾平的事业现在是比我成功,但将来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而我正在向上走,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我能与你同步,对于你来说他太老了,所以,他不再有心情听你的故事。

欧百丽的自尊被伤到了,她恶狠狠地灌了一杯酒说,胡说八道,小男人。

我忽地站起来坐到欧百丽身边,我把她的脑袋抱住,我的嘴巴在她的嘴巴上印下去,像打油戳那样印了四五次。我说,这是小男人的吻吗?

欧百丽好像是被打蒙了,绵软无力地躺在我的手臂里,脸蛋血红,一嘴热乎乎的酒气。

我没有继续侵犯她,其实是她侵犯了我,要不是有了几分酒意,我是不会轻而易举付出我的初吻的。对她的嘴唇我没有什么感觉,接触的像是一片棉花。但是,现在我要做个好情人。我摸着欧百丽的头发说,现在轮到我给你讲故事,你累了就睡吧。

故事只讲了一个开头,欧百丽的脑袋渐渐往下沉,手里

抓着一只酒杯，眼睛已经合上了。

账还没结呢，我招手让服务员埋单，服务员把单子打出来，我一看数字心如刀绞，原先欧百丽说是她请客，我一心想把她弄醉忘了这一茬。我忍痛埋了单，把欧百丽背到车子跟前，从她皮包里找了钥匙，打开车门把她放到后座上，我坐在前座上。我没打算把欧百丽送回家，也没打算把她弄到其他地方去，我是不会乘人之危的，那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欧百丽醒来了，她在皮座上一翻身我也醒了。我回头问她，醒了？

欧百丽和我一打照面，脸上一惊，忽地爬起来嚷到，我怎么在车上睡了？昨晚我喝醉了？天啊，我夜不归宿。齐发，你怎么不叫醒我？欧百丽的脸被皮座压出皱纹，头发蓬乱，眼睛通红，样子实在不雅观。

我说，昨晚我本来想送你回家的，可是我不会开车，而且我看你睡得香，失眠的人难得睡一个好觉，我舍不得叫醒你。

欧百丽哼了一声，好像洞察了我的狼子野心。她不再搭理我，翻包找手机，发现手机是关的。我怎么把手机给关了，她自言自语。手机是我关的，欧百丽不知道。

欧百丽往家里拨电话，好像没有人接听。她脸色阴沉地对我说，齐发，你打的回家吧，我要赶回去。

我说，要不要我跟你回去解释一下？

欧百丽不耐烦地说，行了，你就别添乱了。

我打开车门下车。欧百丽换到前座上，一溜烟儿把车开走了。

看来欧百丽有点儿恼我，曾平那边更不用说了，没准回到家里他就让欧百丽和我断交了。我考虑过后果——欧百丽

会生我的气，回家会受曾平的一点儿鸟气，他们吵翻最好。我不怕欧百丽不理我，事情过后她会给我来电话的，毕竟，这世上愿意听她讲故事的没什么人了。

欧百丽回到家后没有和我联系，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到文博馆去，欧百丽也没有音讯。我对我的判断产生了怀疑，焦躁不安地在家翻看新买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希望从书中汲取一些有用的经验，经验是有的，就是要会写情诗情信。我这方面的技能稀疏，总不能去抄吧，让美女识破了还不笑掉牙。

我还想到采用电视剧里的招术——让张好扮流氓，调戏欧百丽，我英雄救美；找个妓女冒充曾平的情人，半夜往他们家里打电话；我捧着一束玫瑰花跪在欧百丽的面前……这些招术往深处想，都不像有脑子的人干的。其实无论什么招术都是虚的，像我这样一个没钱，又没稳定职业的男人，凭什么要女人喜欢上呢？

张好一回屋，我就对着他哀号，你他妈的自顾自地风流快活去，也不给兄弟传授几手绝招，我快旱死了。

张好最近连续接了几个动作大片替身的活，身价涨了，这两天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出去和女友同居。他瞥了一眼横躺在床上的我说，你小子这两个月到处晃荡，是被哪个女子害了？

我说，人财两空啊！

张好大吼一声，大丈夫何患无妻。

我说，你别逞能了，搬出去住可不比家里，该给人家磕头的时候你就得给人家磕头。

张好得意地拍拍胸脯说，哥们儿，别忘了我们的优势，女

人挨上我们也是舍不得放手的,关键胆子要大,下手要狠。

我说,说来听听,我们有什么优势?

张好说,照照镜子去,你那副长相女人喜欢。

我懒得搭理张好,他一介武夫能有什么好主意。张好把行李收拾好了,扛起两只大纸箱说,哥们儿走了,想不开的时候就打电话。

张好一走,屋子前所未有的空旷和凄凉,连挂在墙角的蜘蛛网都破破烂烂的。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丁粉,我的身子热起来,我不能想她,我现在只能想欧百丽,如果我连这关都过不了,一切都是空的。我把身上的背心内裤通通退去,光裸裸地跑到脱了漆的衣橱前照镜子。镜子里的人身高179厘米,体重76公斤,高挺的鼻梁,方正的下巴中间有一性感的小凹坑,衬出主人是一个有毅力的人;眼睛明亮细长,嘴唇跟姑娘们一样红润;蜂腰熊背,两块大胸肌举举手能上下游动,腹部平坦结实,往下是肥沃的土地和壮实的牛羊。

我自己都给忽略了,我是一个英俊强壮的男人。男人喜欢美丽的女人,女人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英俊的男人呢? 曾平已老,他一定满足不了欧百丽。

想到最终要用身体去做武器,羞耻涌上头来,我蜷缩在镜子跟前,不敢再看镜中人。

13.我拨通欧百丽的手机,百丽,你好。

欧百丽说,齐发,你很久没到我们馆里来了,怎么了,对我有意见?

从欧百丽的语气听得出她是很高兴接到我电话的。我说,不敢对你有意见,是怕你不想见我。

欧百丽说，那天我脾气急了点儿，不好意思，前几天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

我说，没事，我一听到你的声音，病就好了大半。

欧百丽关心地说，你生病了？

我说，有点儿低烧。

欧百丽说，下了班我去看你，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一把电话挂上，就从床上跳起来，脏鞋子脏衣服扔进纸箱，塞进床底，扫地，擦窗户，涮马桶，一口气把两三年积在房里的脏东西清除和转移了，然后冲进卫生间清理我自己，头发，耳根，腋窝……

我竖起的耳朵听到有车子停泊的声音，估计是欧百丽到了，果然半分钟后我的门铃响了。我打着赤膊，套一件松松垮垮的短裤去开门。欧百丽穿了高跟鞋，头顶正好齐我肩膀，所以她眼睛平视的地方首先是我的赤裸的胸部，她的眼睛往下溜了一圈才与我对视，能看到的她已经看到了。她有些不自然，却故作大方地说，发烧了还穿这样少。

欧百丽不像一下班就来看我的样子，她的头发是新吹过的，有一股洗发水的味道，口红也比往日涂得艳丽。

我说，就是因为烧得太热了，所以不想穿衣服。

我把欧百丽引进屋里，让她坐在靠床的一张藤椅上，我斜躺在床上。欧百丽从包里掏出几盒药放到我床边说，都是治发烧的药，你看了说明吃，如果烧还不退，最好到医院看看。

我盯着欧百丽不说话，她一点都不怵，带点挑衅的口气说，看什么，你？

我说，你长得真好看。

欧百丽说,是不是烧没退啊?

我温和地笑了笑说,我病了还惦记着你的工作呢。前几天我帮你收集了一些资料,可能对你有帮助,那些资料放在桌子上。

欧百丽把资料从桌子上拿过来看,一看标题,她的眼睛瞪大了,匆匆扫了两眼没敢细看,把资料收到包里说,我回去再看。

我看到欧百丽的耳朵红了。

这资料是我前两天在网上下载的,说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建起了全国“第一家性文物博物馆”。文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石男根、八乳镜等象征生殖崇拜的文物,还有什么汉代的“公母砖”(一砖呈凸柱形,一砖呈凹构形),各种性交姿势的秘戏瓷雕,唐伯虎与仇英的春宫画等等。

我没有放过欧百丽。我说,这份资料很有意思,你们馆内也有类似的展品,不过不够齐全,也没有另外分类出来做研究。你评职称不是要写论文吗?如果你在这方面做一个课题,会出成果的。

欧百丽说,我做这样一个课题准有人在后面戳脊梁骨,说我那个。

我问,那个是什么意思?

欧百丽说,不告诉你。

欧百丽话里已经有撒娇的意味,到这个份上,我命令自己赶快行动。但我的身体不听脑子的,脑子有想法,手脚吓得冰凉。连欧百丽都看出我脸色变了,说,你怎么了。

无论怎样我不能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我说,你帮我探一探,我感觉有点儿发冷。

欧百丽不能拒绝一个病人的请求,她的玉手搭到我的额头上。她的手像一只热水袋,反过来,对于她的手,我的额头是一块冻肉。欧百丽说,怎么这么冰?我把欧百丽的手摁住说,你焐一焐就热了。欧百丽要收回她的手,我往后一拽,她的身子向我倒来。我翻身压到欧百丽身上,拼命亲她的脸。

欧百丽努力把身子倾向床边,弯得像一张弓,她说,齐发,别这样。

我说,我喜欢你。我的嘴拱到她的胸口,手在解她的衣扣。欧百丽的身子开始抖动,嘴里发出受伤的呻吟,嘴张开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我的嘴赶紧迎上去。

最后关头,欧百丽用力把我顶开说,你真的爱我?

我说,我当然爱你。

欧百丽彻底敞开了。她显然感觉到我的青涩,热情地引领我,像一条狂舞的蛇。纵情过后,我趴在欧百丽的胸前哭了,如果仅是为失去童贞我犯不着在欧百丽的面前哭,我对着欧百丽流泪是为了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多么兴奋。

欧百丽抚弄我的头发说,齐发,你真单纯。

我说,所以,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

欧百丽在我如此热情地倾吐衷肠之后,并没有回应一句"我爱你"。没有这句"我爱你",事情就没有完结。

14.欧百丽不再喜欢说故事了,她更热中于和我翻滚在床上。这时候我宁肯听她讲故事,而不是将自己累得跟一头春耕的牛一样。我说,百丽,给我讲个故事吧。

欧百丽说,别浪费时间。她一边说一边爬到我的身上。

我开始怀疑欧百丽过去热中于说故事,是由于性压抑,

通过讲故事她转移了欲望。现在她满足了,就没了讲故事的胃口。

我得到了欧百丽,可我不敢去向骆芳邀功行赏,因为我不能确定她到底有没有爱上我。我只能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如果她爱我就会和那个叫曾平的老头分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一逮住机会就侮辱曾平,我问欧百丽,曾平比我行吗?

欧百丽对类似的问题保持缄默。她每天离开我这里,都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地回到那个家里去。我确实只是一头春耕的牛。

齐容来信说她快结婚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回一趟家。我没有和欧百丽打招呼,收拾行李回靖州。这个吃了不认账的女人是该晾一晾。

我有五六年没回靖州, 也五六年没见着齐容和父亲了。其实在路上只花了三天时间,五六年和三天相比,没法不让人觉得在做梦。第一眼看到靖州,感觉靖州变小了,小得好像只要喊上一嗓子,全县的人都能听见。

父亲眼力不行,腰也不好,木工的活基本上不做了。齐容开了一个杂货店,他老人家就给看着。很多年前对我说"齐发同学,祝你成功"的齐容长成一个俊俏的大姑娘。她跟从前一样崇拜我,逢人就介绍我说,我哥哥是个演员,他演了很多影视剧。我跟在她的身后,满足她的虚荣,帮她跟人解释我演了哪些电影电视。

齐容的对象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人老实,话不多,齐容说什么他听什么。我跟齐容说,爸老了,我在外面照顾不到,全靠你了。我这个儿子,他老人家算是白养了。

齐容说,爸交给我,哥你放心。我们倒是担心你一个人在

外面照顾不好自己，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嫂子？

嫂子？我什么时候才会拥有自己真正喜欢的女人？齐容的话一下戳到我的痛处。

在家的日子我喜欢蹲在屋后菜园子的石阶上，一待就是半天。菜园子里有春菜、芥菜、包心菜、葱、蒜，还有白蝴蝶。

齐容说，哥，你都在想什么呢？想得眼都直了。

我说，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是让脑子空出来休息。

齐容坐到我身边说，哥，演戏一定很累人吧？你说那些演员一会哭，一会笑，成天都在演别人，他们会不会连自己是谁都给忘了？

我说，你觉得哥把自己给忘了吗？

齐容笑着说，看你直着眼睛发呆，我就觉得你把自己给丢了。你应该出去走走，看看同学，看看熟人，大家经常提起你呢。特别是李长河，每次见我都打听你。

我说，李长河——李馆长他还好吗？

齐容说，他惨了，前两年因为作风问题被撸下来了。

我前往李长河家，老远就听到咿咿呀呀的二胡声。李长河坐在自家门前的石板凳上，手一拉一抽的，那架势是十二分地投入他的二胡演奏。听到脚步声，他也不抬头，等我走到他跟前，叫了声李馆长，他才不紧不慢地抬起头来。李长河的脸蜡黄，有一层胶质，像是得了什么病，头发掉了很多，露出皱巴巴的额头。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文化馆长是一去不复返了。

回来了，李长河淡淡地招呼，没一点吃惊。他一开腔，一股烟臭味扑打过来。

我说，齐容妹子结婚，我回来看看。

李长河把屁股往里给我挪出一点位置。我坐下来说，你就拉二胡过日子啊？

李长河把二胡搁到腿边说，谁说的？这些乐器是闲时用来怡情的，我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写剧本。李长河招呼我进他屋里，在他的书桌上摆了厚厚几沓书稿。他一本一本地翻给我看，告诉我这些剧本都是这两年写的，有的他已经寄给北京的导演了。

我说，有被看中的吗？

李长河面不改色，很严肃地说，现在的影视剧关注农村老百姓生活的太少，我主要创作这方面的题材。创作这方面的题材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曲高难免和寡嘛。

李长河没有问我在外面干得怎样，一句都没有问。我告辞的时候，他把两本厚厚的剧本塞到我手上说，你在外头拍戏，认识导演多，有机会把本子给他们看看。

我拍拍李长河的肩膀说，有机会一定给你推荐。

离开靖州那天，我给父亲磕了一个头。父亲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齐发，好好的给我磕什么头，难道你不打算回来了？

知子莫如父，我就有这个意思。谁知道下一次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15.欧百丽这个为情欲烧昏了头的女人，在我离开的半个月里发了疯地在找我，她说她不止一次从窗户翻进我的房间，在我的床上睡觉。欧百丽的脸比我离开前大了一轮，青青白白，两只眼圈泛着暗紫色，嘴唇皮又干又白。我对她的恨意消退不少，拍拍她的头说，对不起，我回了一趟老家。

欧百丽说,你想用这种方法来折磨我吗?

我说,不,我是在折磨我自己。

这样的对白和很多电视剧中的差不离,我不用费什么神就能念叨出一大串。

欧百丽说,你发誓你一辈子会对我好,不离开我。

我说,好的,我发誓,我一辈子对你好,不离开你。

欧百丽说,如果你违背誓言不得好死。

前面发的誓再说一百遍我都无所谓,像这种不得好死的恶咒可不能轻易乱发。我闭上嘴不出声。

欧百丽说,你害怕了。她的声音又尖又利。

我冷笑一声,欧百丽,主动权都在你的手上,是你不愿意离开曾平,你这个虚荣的女人,只想把男人踩在脚下。

欧百丽哭喊道,你们男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我怀孕了。

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戏剧性了。我跳起来,真的?

欧百丽泪眼蒙眬。

我的脸挤出快乐的笑容说,别哭了,我发誓,如果背叛欧百丽我不得好死。

欧百丽扑进我的怀里说,我前几天已经跟曾平说了,我怀了你的孩子,我已经和他分手了。

我说,百丽,你从来没有说过爱我。

欧百丽说,一个女人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难道她还不爱他吗?

我把欧百丽抱得很紧,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投向遥远的地方。我演的戏闭幕了,明天可以去见骆芳了,但喜悦没有到来,因为,有些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料的方向走,而是拐了一个弯——这个女人有了我的孩子,孩子是一个锁链,也许

她并不真正爱我，是这个孩子把她锁住了，这条锁链也会把我锁住。

当我和骆芳面对面站着的时候，她已经知道结果了。她用力握着我的手说，好小子，我没有看错你，你已经成功地将演戏与生活水乳相融了，我敢说在当今的演艺界没有一个年轻人有如此沉着稳定的演技，我祝贺你！

我低下头说，我想我演得不是太成功，因为我走不出来了，我要和欧百丽结婚。

骆芳耸耸肩说，为什么要和她结婚？她爱上你，你的考试就算通过了，难道你也爱上她了？

我说，她怀了我的孩子。

骆芳的利眼盯住我，齐发，听我的，离开这个女人，以后你会有自己心爱的女人。

我摇摇头说，我做不到。

骆芳说，如果我告诉你欧百丽这个女人活该有报应，你的负罪感会少很多。曾平是我的前夫，就是因为她，曾平跟我离了婚。

我的背一阵发凉，原来你是为了报仇？

骆芳的脸很平静，我本来只是想让曾平也尝一尝被人抛弃的滋味，想不到一箭双雕，姓欧的这个狐狸精也要遭报应。

我说，你太——。难听的话被我生生截断了。

骆芳说，太狠了对不对？齐发，他们对我做的难道不狠吗？一个抛弃了我，一个掠夺了我，那个时候有谁说他们狠呢？

我沉默了。

骆芳说，如果你听得进我的话，我劝你一句，戏总有落幕

的时候，不落幕的就不是戏了。你在这场戏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很成功，该收手就收手，还有下一出戏等着你去演。一辈子只演一个角色是显不出本事来的。我记得你说过，你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演戏。

骆芳的话好像起了作用，也许是我早想从对欧百丽的责任中摆脱出来，是骆芳给了我好的理由。我不自信地说，骆董事长，我只是演了一出戏，对吧？

骆芳点点头。

我说，这出戏已经结束了，对吧？

骆芳点点头。

我说，我只是一个演员。

骆芳拍拍我的肩膀说，齐发，你能想明白这点就好了。现在我手边有一个很好的角色，保证让你火起来。

我说，我心里还是有点乱，过一阵子吧。

骆芳说，这部片子我们公司正在力邀当红的丁粉来演女主角，你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我的心怦怦跳开了，丁粉娇小的脑袋，桃花一样的脸庞在我的眼前盛开。

骆芳说，明天我要到上海和丁粉的经纪人面谈，如果你愿意加盟这部戏，就和我一道飞上海。

16.骆芳没有食言，她和我签订了合同。她还给我取了一个新名字，骆齐。她说，齐发这个名字太土了，你跟我姓，用你的姓作名，以后叫我做姐。

我和骆芳飞往上海与丁粉的经纪人谈好了合作计划后，用骆齐这个新名字进入《风满楼》剧组。

在《风满楼》中我扮演的是男主角叶锦程。叶锦程的身份是刑侦队长。故事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叶锦程小的时候其父为坏人所害,他立志当警察。当上警察后,疾恶如仇的叶锦程恪尽职守,办了很多大案。偏偏造化弄人,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石娟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被犯罪集团控制利用。叶锦程最后不得不亲手将恋人击毙,他本人也在与罪犯的最后决战中英勇牺牲。

丁粉在喜悦演艺公司的力邀下同意加入《风满楼》剧组,她要扮演的角色是我的恋人石娟。

这个本子写得很好,很多感人的细节让我流下了眼泪。当我把剧本读了十二遍以后,丁粉才从另一个剧组来到我们这个剧组。她的时间好像每一天都分配好了,她给我们这个剧组的时间是三十二天,她全部的戏要在三十二天拍完,一天也不能耽搁。

在出道的五六年时间里,丁粉一口气拍了六部电影,五部电视剧。在报纸摊上随便翻开一份报纸,寻看娱乐新闻,丁粉的名字是常客。我关注丁粉像关注一个老朋友。

多年以后我与丁粉的首次重逢不是在《风满楼》剧组,而是在大街上。当我打的经过一家书店时,我看到拥挤无比的人群手上挥动一本本书。书店上空飘扬的大条幅写着"祝贺丁粉写真集面世,欢迎丁粉"。

丁粉来拍戏还要先忙另一桩事情——签名售书。我早些时候就看报纸上说丁粉到欧洲几个国家拍了写真集。

我让的士停下,下车穿过宽大的马路。要进入书店已经很难,书店外围的人群凭空让书店长出一个大肚子,我被隔离在这个大肚子外边。我看到一辆写着某电视台字样的小面

包车徐徐驶来，车停了，跳下两个手拿摄像机和话筒的人。我盯紧他们，有工作人员领着他们往前。我跟着他们，将人群撕开一个口子。

初冬天气，观众们大都缩着脑袋，把手藏在裤袋里。坐在签名桌前的丁粉穿着一件梅红色、薄如蝉翼的吊带连衣裙，披着栗红色的长卷发。她越来越成熟漂亮了，脸上油彩发亮，星光四溢。在影迷的欢呼声中，她左顾右盼，美目巧笑。签名桌前站了两列长长的队伍，影迷们把事先买好的书递给丁粉。丁粉对每一个影迷微笑，然后签下她的芳名。有时她还会应影迷的要求，站起来与之合影。在售书的时候，丁粉仍然是一个演员。

我顺着人流不知不觉靠近签名桌，当我站到签名桌前，我才想到自己没买书。我对丁粉说，对不起，为了排在队伍的前头，我没来得及买书。

丁粉仍然给我一个甜蜜的笑容，对旁边站着的工作人员说，给我拿一本书。旁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把书递到丁粉的手上。丁粉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齐发——不，我叫骆齐，还是写叶锦程吧，叶子的叶，锦绣前程。

丁粉又笑了一下，迅速地在写真集的扉页上签了名，把书递给我。

丁粉没有认出我，或许是故意认不出来。在她眼前，所有的人都是她的影迷，长得都一个样。我告诉她我叫叶锦程，是因为自从我接下《风满楼》这出戏的时候，我已经是叶锦程了，但丁粉还不是石娟。对丁粉来说演戏也许只是她的工作，却是我的生活。

我拿了书,说了一声谢谢,挤出人群。

为了等待丁粉,我们剧组成员已经赶拍了多场没有丁粉戏份的戏。丁粉一进入剧组,几乎都是我和她的对手戏。

大家对丁粉的表现都不太满意。有一场戏是石娟被要挟她的罪犯头子殴打,等一切准备就绪,丁粉突然说,导演,这场戏我没法拍,你找替身吧。说完丁粉走到一旁的凉亭休息,她的助理赶快上前给她端茶递水。

导演没有办法,让手下找来几个群众演员。有一个身态和石娟有点相似,导演决定用了。这女子却不愿马上上场,问导演,我要挨耳光,还是被脚踢?

导演说,也就两下子,又不动真格,放心吧。

女子说,打耳光要给我五百元。

导演说,最多开你二百元,你不干我找其他人。

这女子和剧组犟上了,说不演就不演。

一班演员在等着,丁粉没事一样在边上打手机,说两句就咯咯地笑。

导演急了喊,有谁愿意上?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举起手说,我上。

那妇女粗圆的腰身,宽宽的肩膀,再怎么取角度也和石娟差得太远了,这戏还怎么拍啊。我走到丁粉旁边说,丁粉,这场戏你最好别用替身,不然后面的戏你不好抓状态。

丁粉把手机捂住,侧头看着我说,你是谁啊?导演没吱一声,你管我?

我突然发现丁粉的两片嘴唇很薄,说话的时候牵动腮边两条上下滑动的粗筋,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是我叶锦程心爱的石娟呢?

我说，丁粉，你这样演戏很难有新突破，这样也会破坏我们两个人的默契。要演好这部戏我们就要时时想着我们的角色，你要忘了你自己，忘了你是个大明星，你是石娟，不是丁粉。

丁粉说，听口气，你是把自己当刑侦队长叶锦程了，神经病！你叫骆齐吧，谁听说过骆齐这个名字？告诉你，我跟你合作是抬举你了。

17.我离开欧百丽的时候，给她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很短，我说，百丽，我走了，把孩子打掉重新开始生活吧。

欧百丽是个新时代的女子，我想她做得到的。我没有给欧百丽任何解释，因为任何解释对她的伤害只会更大。

在一个夜晚，我梦到了欧百丽，我看到她躺在医院的床上，脸色惨白，不停地叫唤，雪白的床单被鲜红的血洇透了。

还有一次，我梦到一个孩子，白白胖胖，光溜溜的身子，他就站在我的床边，拼命踮高脚想掀我的被子。

当我醒来的时候，全身被汗浸透了。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欧百丽没有把孩子打掉，那个孩子在她的肚子里一天一天地长大，那是我的骨肉啊，他惦记我，所以来找我。

我忍不住拿起电话拨往欧百丽家里，电话那边说是该电话号码为空号。再打欧百丽的手机，手机说机主已停机。欧百丽把自己藏起来了。

这事像一块贴在我身上的膏药，我时时想到它，因为那一处有伤口。在拍戏的过程中，我有一次竟然把石娟叫成百丽，百丽两个字没来由地跑到我的舌头上。在场没有一个人知道百丽是谁，他们只把这个名字当作我发错的两个音节。

因为我的口误镜头要重拍，丁粉的脸黑得可以挤出墨汁。

骆芳偶尔到拍摄现场来。前几天她来的时候带来了当地的报纸和国内一些重要媒体对《风满楼》的报道。骆齐的名字到处都是，被誉为冷面小生，电影界新星，配有大大的彩照，照片上的人我很熟悉，只是骆齐这个名字很陌生，应该有的兴奋也被这个名字冲淡了。不知道欧百丽会不会看到这些报纸，她能认出我来吗？

骆芳说，你人缘不错，电影还没拍完就火了。骆芳偷偷朝丁粉的方向努努嘴说，借得好风送我上青云，你最好和她多接触接触，闹点什么绯闻最好。

和丁粉接触的这段日子，她已经把我对她的好感一点点地消灭，青涩的丁粉只是我心中的一个梦了。现在，我只认得戏中的石娟，不管生活中的丁粉。我说，骆姐，你经常回北京，听到什么消息吗？

我指的是来自她前夫曾平的消息。骆芳很聪明，一听就明白我想问什么。她说，风平浪静，这世上少了谁不能活呀。

这一天的戏拍得很累。

石娟挟着一个孩子让警察开路。我带领手下包围了他们。石娟说，你们再不撤离我马上开枪了。石娟拿着一支枪指着孩子的脑袋，她的目光是无助和狂乱的。

我说，石娟，你不能一错再错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罪犯是吴天，你不要再替他卖命，放下枪，一切都还来得及。

石娟说，叶锦程，你不用劝我，今天你不放过我，我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握枪的手在颤抖，我指着的是自己的爱人啊。我说，娟子，想想我们，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无论贫穷疾病，生死

流转，永不相负。

石娟说，叶锦程，下辈子吧，这辈子就算我对不起你了。石娟闭上眼睛，两道泪水滚落下来。

我紧咬牙关，抓住石娟分心的这一时机扣动了扳机，枪响过后石娟瞪大眼睛倒在地上……

我把全身鲜血的石娟抱在怀里，她的目光渐渐暗淡，她虚弱地对我说，锦程，对不起，我回不了头了……

抱着渐渐变得僵硬和冰凉的爱人，我的心脏离开了我的身体，那个位置没有东西填补，剩下一个大大的窟窿。

这是我生平最爱的一个女人，她曾经是那么的纯洁，那么的善良，那么的爱我。是那些毒魔害了她，是那些坏蛋毁了她。娟子，我对你发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会放过他们，我不会放过一个为非作歹之徒！

…………

18.《风满楼》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几个月的时间像烟一样，风一吹就过了。

如果欧百丽没有把我们的孩子打掉，他快要出世了。

这几天我整个人焦躁得像一捆被晒干的草，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把我点燃。我在片场扇了一个一直把我叫大哥的演员一巴掌。他演我手下的一个警察，牺牲前交代几句遗言，连续三次他把遗言说到一半就笑了，他第三次笑的时候我给了他一巴掌，我说，笑吧，你继续笑吧。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没有人指责我，被扇的人也不敢，他不过是个小配角，而我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有背景的男主角。

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文博馆，再不打这个电话我肯定会疯的。办公室的一个阿姨接了电话。我说，您好，我找欧百丽。

对方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她同学。

对方的声音沉下去，她三天前去世了，我们单位刚开过追悼会。

我说，不可能，不可能——

对方说，哎，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两个星期前她开车和别人撞上了，肚子里的孩子就快出世了。她伤得很重，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根本挨不了十来天，可到头来还是……

这多像是一场戏里的情节。

我看到了拥挤的马路，欧百丽握着方向盘，她一边开车，一边讲故事，听故事的是肚子里的孩子，她的脸上堆着笑容，一辆大卡车飞驰斜撞到她的车腰上，肚子里的孩子叫了一声妈妈……

欧百丽是出车祸死的，和我没有关系，我挂上电话后一直在对自己这么说，我每天都对自己这么说。

我想那孩子。夜里，我把床单铺到地上，他再来找我的时候不用踮起脚就能掀我的被子。但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19.凌晨一两点钟，剧组的车子把演员们送回宾馆。

隔着车窗玻璃，可以看见一两家夜宵摊子边火红的炉火，漫着水蒸气的锅头。丁粉悦耳的声音响起来，司机，停会儿车，我下去吃点儿夜宵。

很多演员已经累得眼睛睁不开了，没有人附和兴趣盎然的丁粉。

我对司机说，我跟她一道，等会儿我负责送她回宾馆，大家早点儿回去休息吧。

丁粉没想到是我响应了她的号召，这段时间我们处得不好，私下里几乎没讲过话。

我和丁粉下了车，剧组的车子开走了。今晚的天气很好，星星月亮一清二楚地在天上挂着，一两缕凉风从腋下穿过。大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在走动了。我们走了一段路，选中街角的一家小吃摊，摊主夫妻热情招呼我们。

丁粉说，我要一碟凉皮，辣椒多搁点儿。

我说，给我下一碗馄饨吧。

摊主说，好的，你们等几分钟。

东西上来，我们静静地吃，丁粉被辣椒辣得一个劲儿地用口纸抹鼻涕，看上去一点儿不像个大明星，她这样子随和多了。我问，很辣吗？丁粉说，辣，辣得舒服。

结了账，我对丁粉说，我们先走走，有的士再上吧。丁粉点点头。走着走着，丁粉停了脚步，我回头看她。她歪着脑袋说，我以前一定见过你，但你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心里的小冰块悄悄融了，我说，我是你的影迷，以前找你签过名。

丁粉说，是吗？难怪我觉得你眼熟。

大概走了十来分钟的路，我们没有遇上一辆的士，但我们已经进入宾馆所在的园林区。丁粉说，有的士我们也不要了，走回去，活动活动。

这一带来往的人稀少，路上的路灯也跟着稀少了。突然，前面传来自行车摔倒的哐当声，紧接着一个人叫道，抢劫了，抢劫了。我迈开腿往前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地上，前面

有两个跑动的人影,一个手里还拿着包。

我不用问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冲着前边逃窜的两个人影喊,给我站住,我是警察,你们站住!两个抢劫犯跑得更快了。

我又喊,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我在自己腰上摸了一把,腰上空空的。其中一个人的脚步慢了下来,明显是犹豫了。另一个人回头拖着他跑。

我刚要往前追,丁粉赶上来拉住我的手说,骆齐,别追了,我害怕,我们回宾馆吧。

我甩开她的手,顾不上看她一眼,加快步伐,往前飞跑。谁是骆齐?我叫叶锦程,我发过誓的,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放过一个为非作歹之徒。

丁粉在后面叫,骆齐,你快回来!

在路的尽头两个人向右拐进一个胡同。这是一条暗黑的胡同,我迎头冲进去,眼前的光线一下被吞掉了。走两步,我的脚撞到一个垃圾筒上,垃圾筒发出砰砰两声,藏在垃圾筒后的一个人影像老鼠应声而出,他直扑过来,在我胸口上捅了一刀。借着刀光,我伸手出拳打在他的眼睛上,他疼得哇地叫了一声,手上刀子继续在我的胸口上捅下去。我的另一拳又砸到他的太阳穴上,他终于松了手,身子向后倒地。

另一个人冒出来,拿着一根铁条朝我的小腿扫过来。我的腿骨发出清脆的破碎声。我咬紧牙,提起一口气朝他飞扑过去,用我的身体把他扑倒在地。我骑到他身上,左右出拳,砸得他眼一翻晕了过去。

我解下鞋带,把这人的手朝后反绑。一个老警察教过我,用鞋带绑人,只要把犯人两根大拇指绑紧到一块,效果比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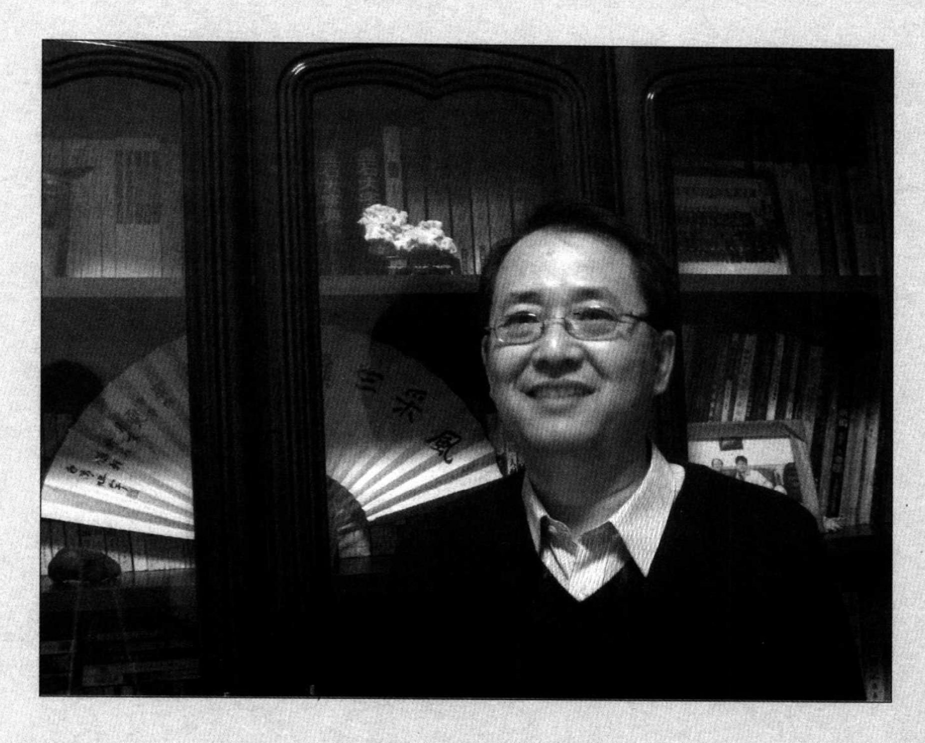
两只手绑一块要好。绑了他的手，我又解下他腰上的皮带把他两个脚捆起来。

绑好身下的这人，我朝旁边的那人爬去。我的腿很痛，我只能靠手上的力气挪动身子。那把刀还留在我的胸口上，我感觉胸口涨得快炸了，气喘得厉害，喉咙痒痒得止不住咳起来。等到把另一个人也收拾好，我已经累得动不了了。我慢慢地在他旁边躺下去，双手搁在肚皮上，我要歇一会儿。

躺在我旁边的这人竟然醒过来，他的脑袋动了动，接着身子动了动，嘴里咝——咝——地呻吟着。他挣扎着起身看到了我，他侧身向我说，警察大哥，求你放了我，我，我保证送你上医院。

我没有力气说话了，摇摇头。他继续哀求着，声音越来越小，像蚊子叫。

这个胡同很安静，一群老鼠在几只垃圾筒之间愉快地上跃下窜。有一只还从我的脸上爬了过去。



阿宁小传

阿宁，男，汉族，出生于1959年11月，河北故城县人。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校园里有一对情人》、《坚硬的柔软》，长篇小说《天平瑶》、《爱情病》、《城市季节》。中篇小说《坚硬的柔软》曾获第六届《十月》文学奖和河北省第七届文艺振兴奖，中篇小说《无根令》曾获《人民文学》1999年度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第九届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和《中篇小说选刊》1999—2000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天平谣》获河北省第八届文艺振兴奖，短篇小说《单位》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杯"短篇小说佳作奖。中篇小说《另一种禽兽》获河北省作家协会1999—2000年度奖。另外还获得过河北省作协文学新秀奖、金牛奖等多种。



阿　宁

泪为谁流

1

杨桂花的才能是六七岁时被发现的,当时她跟哥哥拿着一块饼子在院里玩耍。哥哥嘴快,饼子眨眼吃了个净光,心细的桂花正一点点地咬着饼子的边缘,哥哥一把抓过来。桂花愣了一下,等她想起跟哥哥抢时,哥哥已经把饼子咬了一大口。桂花一边哭一边追哥哥,哥哥在院里跑了几圈儿,就把饼子全塞到嘴里了。桂花坐在院里,大声地哭,她一边哭一边骂,用了天下最恶毒的词,什么断子绝孙哪,不得好死啊,掉到井里淹死,坐到火炉上烧死,吃饭时一口噎死,拉不下屎来憋死,等等。她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只知是从她娘那儿模仿来的。

她们家在村里是孤姓,平时总受欺负,她娘从嫁到这个

村,就觉得低人一等。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难免脾气暴躁。她娘在屋里听她又哭又骂,喂猪时顺手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下可不得了啦,桂花从上午一直哭到傍晚。到了吃晚饭时,他爹喊她吃饭,她不理不睬,她娘说别理她,让她哭去,哭不够她就别吃。

这时她已不是在哭,是在干嚎。她脸上早没了泪水,声音却充满了悲恸。她的声带嘶哑了,劈了叉儿的哭声越过院墙传遍左邻右舍,让人听了不舒服。到了傍晚,她两个胳膊无力地下垂着,身子靠在榆树上有气无力地哀号,那样子谁看了谁可怜。再心硬的大人看见这孩子如此的伤心都不能不动容。她爹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蹲到她跟前,问她怎么了。桂花用手指着屋里她娘的背影,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她爹把她抱起来,对她说:有啥委屈跟爹说说。桂花流出了泪水。她跟爹说着她娘给她的委屈,这时她娘可能也觉得她可怜,从笸箩里拿了块饼子塞给她,算是对她的安抚。桂花仍不罢休,她把饼子扔到地上,继续嚎哭。她娘说:不就是一块饼子吗,已经给你了,还想怎么着。

她娘一边说,一边儿索性把笸箩端到她跟前,说:给你,都是你的,行了吧。

桂花的眼泪不但没止住,反而越哭越厉害了。她一边哭一边说着她娘这些年给她的委屈。连她娘早就忘到脑后的事,她都一一数落出来。这时她娘已经不再恼怒,而是惊讶地看着她,奇怪这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记性和这么好的编织能力,能把她懂事以来所受的委屈,分门别类一个不落地摆在大人面前。她娘后来跟她爹说,这孩子将来了不得。

这样的哭法,一生不能太多,因为太耗精力。桂花上初中

时又这么哭过一次，那是因为邻桌的男孩把她的语文作业本偷了，等她找到时，作业本被涂了个乱七八糟。她拿着那个作业本，痛痛快快地哭了一次。一哭起来，她才知道哭是这么美好，似乎没有哭泣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

她那平时看起来有些迟钝的头脑一进入哭泣状态，就好像被赋予了灵感，一生所有的悲哀、伤心之事，都排着队纷至沓来。她不用费脑子，就在哭泣中把这些事一件件地组织起来。她很有次序地倾泻着，在这倾泻中分门别类编织出一个个主题。许多小主题环环相扣，最后被她汇集成一个宏大的悲伤主题。

班里的同学，被她哭得面面相觑，有人想上前劝解，她不理不睬。她的哭泣震慑了班里的同学，所有劝解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当她哭泣完后，把所有课本、作业本都装进书包，背起书包径直回了家。

从那以后她不再上学，她觉得她已经不需要识字，识字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她有了哭泣的本领，隐隐觉得已经足够了。

当村里同般大小的女孩子结婚时，她还没有对象，村里人知道她能哭，没人敢招惹她。家里大人挺着急，她不急，她每天平淡地下地干活，对村里的小伙子从不多看一眼。她干什么都很有主见，不管外界对她有多少刺激，不管生活给她摆下多少难题她都不当回事。她所需要的只是在一定的时间里，有一次酣畅淋漓的痛哭。

她已经学会了不在大庭广众下哭，她懂得了要在深夜，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用被子蒙住头哭。这种压抑的方式她不习惯，觉得不畅快，哭了半天好像还没哭够。但她已经是大

人，懂得活着就得控制愿望，绝没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道理。但她也知道，早晚有一天她会控制不住自己尽兴地哭一次。

没想到这一天等了两年。

两年里村里发生了不少事。首先是村里一直看不起她们家的老支书死了，随着他的死，她从小就习惯了的集体劳动被取消，家家户户都承包了土地，生产队长不再管他们。这并没给她带来快乐，他们家在村里势单力孤，分到的地是村里最远、最贫瘠的。村里没人同情他们，既然总得有人分那块地，不分给他们又分给谁呢。

当村里人都被分地这件事吸引时，桂花注意到她身边还有更大的事。在他们前村，有个姓孟的小伙子从部队复员了。桂花从他一回来就注意到了他。这小伙子当兵前瘦瘦的像个麻秆儿，五六年时间已经变成了结结实实的小伙子。他肯定是个挺笨的人，当了六年兵，没有提干，也没有入党。他跟村里人说，他当兵这些年其实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给部队喂猪。村里人笑话他，他就尴尬地搓着两只手。桂花觉得，这个笨笨的人正是为她出现的。

秋季的一天，桂花背着挺大一捆麦秸，从地里返回村里。她个子小，麦秸捆大，远远看去是一座小山样的麦秸捆在移动。孟家的小伙子想跟她说话，不敢，只远远地跟着那捆麦秸走。桂花肯定感觉到了，她走得很慢，想让他过来帮一把，但小伙子还在等待。

走了有一半路程，桂花觉得精疲力尽，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麦秸上也有了汗味儿。她的两条腿一直在颤抖，腿肚子有一点抽筋，但她仍在坚持。她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帮助，仿佛

有他在后面,疲劳和孤独越发强烈了。

这时对面过来一辆牛车,那车也是拉麦秸的,车帮轻轻挂了她一下,她背上的麦秸捆晃了几下,就矮了下去。小伙子知道她栽倒了,往前赶了几步,看见桂花正跪在地上,两只手扶着地想站起来,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小伙子看见的是个艰辛的女人,就在他要往起搀她时,桂花索性坐在了地上。她坐在那里号啕大哭,姓孟的小伙子早已听村里人说这是个能哭的女人,他搓着两只手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先安慰她,还是该把她的麦秸捆扶起来。

桂花已经把背上的麦秸捆卸下来了,所有年轻时受的艰辛、感伤,一齐涌上心头。她的哭声很低,随着她的诉说声音渐渐大起来,小伙子往前跨了一步,用手在她脸上碰了一下,算是帮她擦了眼泪。于是她的哭声渐渐低下去。

她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天已经黑了,路上已经没有行人,她看着暮云四合的天空知道该回家了。她站起来,姓孟的小伙子替她背起了那捆麦秸,他们一起返回村里。从那以后,村里人常看见两个人一起从地里回家,有时男的走在前面,有时女的走在前面。

他们的恋爱进行了一年,到第二年秋天田野里到处是一堆一堆麦秸时,他们干活儿已经不分彼此了。小伙子扔下自己家的活儿不管,在桂花家的地里忙。没有人觉得不对,村里的小伙子都是这么过来的。

农历八月十六那天,在地里干活儿的小伙子给了她一块月饼,她没有吃,到傍晚该收工时他们钻进了秫秸垛。桂花把月饼分给他一半,月饼吃完了,小孟看见桂花嘴角上挂着一块月饼屑,他伸出食指,帮她把碎屑抹进嘴里。这时桂花用牙

咬住他的食指，她没有使劲儿咬，而是一点一点地用着力气，小伙子忍耐着，脸上却是幸福的表情。当桂花松开牙齿时，小伙子上前搂住了她，他咬住了她的嘴唇，她揪住了他一只耳朵。虽然耳朵很疼，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解开了她的裤子，这件事是在桂花的哭声中结束的，不过这一次的哭声，不是因为悲哀，而是因为幸福。

2

杨桂花结了婚，这个在村里人看来有些呆滞，有些蠢笨的女人，安安静静地过起不太富足的生活。第二年她生了孩子，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因为他一生下来右手就长了六个指头，他听力不好，只听得见他妈跟他说话，却听不见别人的声音，村里人都知道杨桂花生了个聋子。杨桂花有些难过，不过她很快就欢喜起来，因为村长告诉她，可以再领一个生育指标。也就是说，当每家有一个孩子时她可以生养两个。在她看来，哪怕多一个聋子，也比没有强。

村长这话是冬天里说的。说了这话，就再也没有动静。杨桂花让男人去村长家问了几次，村长支支吾吾地说：你等着吧，这事不能一个一个地办，得等乡里通知补证时一块儿办。

杨桂花意识到，这事光靠她男人办不下来。许多看起来挺有希望的事，就因为这么等来等去等黄了。她决定自己去找村长。

她选择了春天的一个下午，去了村长家。这是播种时节，家家户户都在地里忙，村长女人和孩子也下了地，她看见村长女人领着她的大儿子往村外走时还主动说了几句话，大意

是种小麦不如种玉米合算，听说乡里有一种玉米新品种，产量相当高。村长女人说：什么也不如种菜好，县城边上几个村种菜，钱挣海了。可惜咱们没有技术。杨桂花说：真是这么回事。她意识到，她不能显得比村长女人懂多了。就说：咱们不会种菜啊，听人家说那比庄稼难侍弄多了。

这时村长十四岁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让杨桂花佩服，他说：光靠在地里刨食，多会儿也不行。村长女人呵斥说：庄稼人不从地里刨食吃什么。杨桂花看村长女人反驳，没敢附和。她笑着目送村长女人下了地，然后拍了拍身上的土换了件干净褂子去了村长家。

村长正在院里站着，瞅着自己的房子盘算什么时候翻盖一下，得花多少钱。这时杨桂花来了，村长没发现她来，她就在街门口站着不出声。等村长回过头来，看见杨桂花倚着院门站着，冲他似笑非笑。杨桂花平时挺邋遢的，现在穿了件干净褂子就别有一种意味，村长沉了脸，问：有啥事？

虽然沉了脸，杨桂花却看出村长并不自信，他的严肃有些虚张声势。杨桂花勇敢地说：没事就不能看看你了。说完就往屋里走，村长只好跟着她进到屋里。村长坐在凳子上，杨桂花靠着炕沿站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村长聊。说村长家收拾得干净，说村长女人贤惠，说村长女人嫁了村长真是享福了。

她一边说，一边拿眼睛朝村长扫。在村长眼里杨桂花算不上有姿色，顶多算个不丑。可能因为她平时不太拿自己当女人，现在一闪一闪的眼波在别人看来就像暗示。村长站起来给杨桂花倒了一杯水，他把水放到杨桂花身边，顺便就站下了，问杨桂花日子过得怎么样，她男人好不好。

杨桂花嘻嘻地笑着，说：他好什么，他除了下地干活儿什

么也不会。村长说她男人老实、厚道能劳动。杨桂花说:老实、厚道有什么用,除了傻干活儿,连心疼人都不会。说着眼睛里闪出怨恨。

看她的样子,村长忍不住拿起了她的手。杨桂花的手很胖很短,在村长的大手里握着,觉得热乎乎的。其实杨桂花的手也天天干活儿,很粗糙了。但她毕竟比村长女人年轻了十几岁,村长摸起来觉得非常柔软。村长摸她的手时,杨桂花没有言声,她低着头,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这不是因为被村长抚摸激动,而是为了那个目的即将实现激动。

俩人的手握了一会儿,杨桂花轻轻地挣开了手,村长的手被挣开后,顺势就落在了她屁股上,杨桂花脸盘儿长得一般,屁股却很大、很翘,相当好看,村长的手捏住了那滚圆的一片,心里才有了些激动。

杨桂花眼睛羞怯地下垂着,使村长以为她也在渴望,就在村长想进一步动作时,杨桂花朝窗外看了一眼,村长看她往外看,手便抽了回来,也跟着往外看。接下来的一切,是杨桂花事先没想到的,或者说是她设计之外的,因为她走进来时街门没关,没有关当时是怕惊动村长,村长当时正在院里看房子,一扭头看见了杨桂花,这个效果相当不错。后来她进了屋里,村长也跟着她进了屋,街门就一直那么敞着。现在这敞着的街门就意味着某种风险,村长咳嗽一声,心里犹豫要不要到外面关街门,犹豫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去关上。

走到院里,他看见外面的大街上两条恋爱的狗在一前一后地追逐。母狗停下来,公狗的腿就想往上爬。这是春天的事,动物和人身上都有一种躁动,动物的躁动感染着人。外面的狗事杨桂花在屋里也看见了,村长回到屋里,她便看着村

长哧哧地笑，她的这份大方反而使村长胆怯了。村长犹豫了一下，不过看着杨桂花两只鼓鼓的奶子又鼓起了勇气，他把手向杨桂花的怀里伸去，伸得时候还是试试探探的，想着杨桂花如果拒绝，他就缩回手来。可是杨桂花没有拒绝，没有躲闪，那只肥奶就捞在了村长手里，沉甸甸的。

就在村长想进一步动作时，杨桂花突然哭起来。

村长还是小看杨桂花了，在他眼里杨桂花算不上漂亮风骚的，也算不上心眼儿特多的。杨桂花给人的印象是有些怪、有些笨，村长没有认为她有多少心眼儿，事先他也明白杨桂花是为生二胎来的，不过他并没当回事，甚至连她的那份羞怯也没有当回事。他开始拉她手时，也没有想要怎么着她，只是闲着没事顺手占了一下便宜而已，等他摸到她屁股时，心里才有了几分冲动。当时也就是顺便，后来看见了街上两条狗的追逐，他才真正躁动起来。

现在，他身体里的欲望一点一点地明确了，杨桂花却哭了起来。杨桂花的哭在村里是有名的，她不但哭得声音高，还哭得时间长，哭得有花样。万一要是让村里人听见她在他家里哭，村长觉得跟人解释不清。再说她要一直这么哭下去，等村长女人从地里回来就麻烦了，村长有些着急，却不知道怎么劝她，村长看着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别哭了，别哭了，都是我不好。说着村长额头冒出了汗，那样子反而显得挺老实的。

杨桂花哭着说：村长，不怨你。都怨我们家死老孟，就是他没能耐，弄了个孩子还是聋子，你说，我们家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

村长说：我不是跟你说过，能再办个准生证吗？

杨桂花说：谁知道这准生证哪天能下来呀，万一要是明天政策变了，我还有什么盼头。

村长说：有我呢你怕什么，明天我就给你去乡里办。后天晚上让你男人来找我拿证吧，记住了，别让别人知道。

杨桂花自然是千恩万谢，把脸上的泪抹干净了，还在村长身上打了一下，说村长身上有土，要替村长掸掸。村长哪还敢再招惹她，他说：你快回去吧，我一会儿还要去地里呢。

事后村长回想，这事挺不上算的，其实没占她什么便宜，却跟占了她便宜似的，给她办了事还心惊肉跳。他挺不高兴地对杨桂花男人说：这个破准生证费了我好大劲儿，光乡里就跑了三趟，还请人家吃了两顿饭。

杨桂花男人说：让你费心了，吃饭花多少钱，我们家出。

村长说：花了一千八，你们家出得起吗？看杨桂花男人愣在那里，村长又说：算了，这钱村里替你们出了。

杨桂花拿到准生证，就想着要尽快把孩子生下来，因为她知道，上面的事是说变就变的。只有孩子抱在怀里才算踏实。本来春耕大忙，她男人天天在地里忙得腰酸背痛，杨桂花却非逼着他干那个事。

她男人说：看你，真是到了春天了，浪得跟街上那些猫狗似的。

这一说，杨桂花又想起了在村长家看见外面两条狗追逐的事，隐隐就觉得村长的手又托起了她的肥奶。当时她是为了办证，现在证办下来了她就觉得自己受了欺负，不由得又哭起来。别人都怕杨桂花哭，只有她男人不怕，在家里杨桂花一哭，往往是她最动人的时候，敞开了哭一场后，她特别温顺，特别体贴人。他看着杨桂花流泪，不说话，就在旁边待着。

过了一会儿，杨桂花哭够了才说：你以为我是浪你，我是想把孩子早早生下来。

他说：反正证也拿到手了，你急什么。

杨桂花说：证拿到手就保险了？大栓子家盖房，连宅基地证都拿到手了，乡里一来人房照样没盖成。再说咱们这个孩子，有时候聋有时候不聋，万一要是有人到乡里说他不是聋子，那证不是照样能收回去？

这么一说，她男人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在大炕上勤奋起来。杨桂花不光平时爱哭，办那种事的时候也爱哭。她在炕上一边哭一边喊，把他男人弄得十分亢奋。幸亏她的孩子耳朵聋，听不见他们折腾。这么一夜哭了三回，两个人才踏实了。

一个月后，杨桂花肚子有了动静。她在家里特别娇气，动不动就哭着跟她男人使性子。她觉得只要有了这个孩子，她的命运就变了，就有资格跟男人颐指气使。别的女人生一个，她生两个，还不是她的本事。

其实，真正让她改变命运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她的哭泣本领。她们家生活本来就不富裕，现在猛地又多添了一口更紧巴了。新生的这个孩子，她很娇宠，要吃好的，穿好的，比拉扯头一个孩子费钱费工夫。她娘家生活也不好，偶尔她还得偷偷贴补一点，她从小就经历过的艰苦生活，现在又经历了一遍，不过她是苦惯了的，不在乎。她天天就是想着，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

3

一九八八年的一天，杨桂花抱着五岁的儿子在院里喂

鸡。她鸡喂得勤，因为她宝贝儿子的花销就指着鸡屁股呢。她十岁的聋儿子刚刚放学，正在院里两腿夹着扫帚玩骑马，扬得院里都是土。她大声呵斥着。这时村里治保主任推开街门，大声说:快，老靳的娘死了。

老靳就是村长。村长曾给过她一个二胎指标，在她看来是天大的好人，虽然他曾在她的奶上摸过，可现在对她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事了。

杨桂花扔下孩子跑到村长家。村长的娘刚刚从医院里抬回来，尸体还没有入棺，正放在大炕上。杨桂花矮胖的身体往前一拱，就把村长和村长的老婆从尸体旁拱开了，她的两只胳膊搭在尸体上，接着整个脸和上半身都贴在村长老娘的胸脯上。她放声大哭，俨然比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还要悲痛，她的这个做法其实有些莽撞，好在村长也不计较她。

自从要了准生证后，村长跟杨桂花关系有些疏远，他总觉得杨桂花利用了他。虽然杨桂花想跟他套近乎，他却有些躲。

杨桂花跟村长接近不上，转而接近村长的老娘。她三天两头往村长老娘那儿跑，把老太太哄得挺高兴。正因为老娘喜欢杨桂花，村长才改变了态度，杨桂花知道这一点，从心里感激这个老太太，她的悲痛是真诚的，老太太的死还使她有种不安全感，怕失去了以前的依靠。

和杨桂花一样，村长家在村里也是孤姓，原来也受气，不过人家有本事跟乡里套上关系，终于当上了村长，一当上村长就再也不受气了。

村长家人口少，这些年还得罪了村里一些人。村长担心这个丧事办得不够隆重，让别人看笑话。有人给他出主意，让

他从村里雇些人帮着哭丧,村长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一说要人帮忙,首先就想到了杨桂花,杨桂花的哭在村里是有名的,再说他以前毕竟帮过她的忙,现在给她机会还一个人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找到杨桂花,杨桂花一口答应。为了让杨桂花哭丧有个名分,村长决定把杨桂花认作自己的干妹妹。这一来,杨桂花就成了老太太的干女儿,哭起来有理有据。杨桂花更高兴了,如果她成了村长的干妹妹,村里还有谁敢跟她过不去呢?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虽说已经认了干妹妹,村长还要向她表示感谢。这年头,有人自己的娘死了都不愿意哭,何况是哭干娘。村长说:我们一家该怎么谢你呢。

杨桂花说:这还用谢吗,我看你娘,本来就跟我娘一样。现在咱们又认了干亲,这是我应尽的本分。村长从来没拿这个干亲当回事,觉得那不过是给杨桂花哭丧找一个名分,哭完也就算了。他从兜里拿出五十块钱,五十块钱那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说:这点儿钱你拿着给孩子买点儿吃的吧。

杨桂花看他拿出钱,脸色就变了,她说:村长你什么意思,你要真拿我当妹妹,就别提钱的事。要不是我干娘下世,别人就是拿五百块来我还不见得哭呢。你以为我能拿五十块钱当个事吗?

村长尴尬地说:我当舅舅的,也该给外甥花个钱不是。

杨桂花说:这是给你外甥花钱的时候吗?你这不是要给我孩子花钱,你这是小看我呢。

村长看她这么说,只好把钱收了起来,心里却真拿杨桂花当亲戚了。

杨桂花虽然是个女人,心却很大。五十块钱在她心里真不是个事。她明白人情比钱有用,关系比钱珍贵,能跟村长结了亲才是长久之计。再说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放开嗓子哭了,表面上是帮别人忙,其实是成全了自己。她真想放开嗓子,敞敞亮亮地哭一回。

到了出殡那天,杨桂花事先喝了一大碗粥,把嗓子养滋润。她身穿孝衣,头戴孝帽,跟在村长和村长老婆身后,村里人诧异地看着她,不知道她怎么成了村长家的人。她迎着目光一点儿也不怯懦,前面的村长给了她自信,村长愿意认她当妹妹,她就是村长的妹妹。村长是哥哥,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太自然就是老娘。村长把瓦盆往地上一摔,最先听到的就是她撕心裂肺的哭喊。她的哭声把人们惊呆了,没人见过这种哭法,那不是哭,是在往外掏心掏肺,好像把一生的绝望都端了出来。

因为惊讶,别人的哭声比她慢了半拍,但人们很快明白过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像杨桂花这样哭,他们的悲痛能次于村长,但不能次于杨桂花,他们自知赶不上杨桂花的水平,就要格外努力,在这场哭的竞赛中,不知不觉形成了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的局面。杨桂花把丧事的气氛带了起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杨桂花,能顶十个直系亲属。后来人们回忆,村里没有一家能把丧事办得这么气氛浓烈。村长的悲痛简直就成了老槐庄人的悲痛。干部在村里多么有威信,多么有人缘,那就在丧事上见。

杨桂花在村长家这一场哭,连她自己也是空前绝后的,哭过后,她在炕上躺了两天,她头晕、气短、心慌,丧事几乎耗尽了她的精力。她不想站起来了,想随老太太而去。她从小吃

了很多苦,受了很多气。男人外出打工,她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孩子,那年麦收男人病了,她一个人收、拉、打、扬,都没像现在这么疲劳。但这力气卖得值,村长两口子来家里看她,给她拿来一瓶罐头、二斤红糖。她把红糖吃了,罐头就摆在柜子上,谁来都能看得见。

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了她命运的转折。

村长家的丧事就是广告,村里人终于领教了杨桂花哭的本领。杨桂花从小就以能哭闻名,现在人们才知道她的哭有用处。人丁少的人家想把丧事办浓烈,自然就想到了杨桂花。

杨桂花也不是那么好请的,人人都是她的干姐妹,她这个干姐妹还值什么?在这方面她有良好的直觉,她只给村长当干妹妹。再说她也不能总这么哭,这个哭法多伤身子,只有她自己明白。

杨桂花越难请,就越有人想请她。能请她出来哭的丧事,在村里自然就有了分量。丧事水平的高低,杨桂花成了一个标准,如果杨桂花参加了,人家就觉得丧事办得不错。杨桂花没有参加,就说明这户人家在村里地位一般。

有的人家在村里没有势力又想请杨桂花,怎么办?那就得动钱。一开始,人们给她钱是变相的,五斤猪肉,两盒点心,几盒阿诗玛烟,加上一堆套近乎的话。话说完了,把东西留下,杨桂花就算答应了。

有时送东西的人难为情,杨桂花收东西却大方。她参加丧礼要耗费精力耗费感情,耽误自家农活,别人当然不该白用她。她是村里最早懂得市场经济的人,给东西少了她就不愿意。她把东西塞回人家怀里,说自己身子不舒服。直到人家把东西增添到她满意为止,村里虽然有人骂她,可总有人需

要她。

最早从送东西变成送钱的，是邻村一户姓王的人家，人称王大户。王家在村里也是孤姓，独生子，老娘从他三岁就守了寡，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中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他记得清清楚楚。好在他大了以后挺争气，从到农贸市场拿鸡蛋换粮票开始起家，到办粮食加工厂，开熏鸡店，很挣了几个钱。人一有了钱，就要挣脸面，他要给老娘把丧事办出水平，上好的棺木，几十米长的灵棚，县城里请的厨子，三个吹鼓手班子，该花的钱他敞开了花，挣了钱，这时候不花什么时候花？

丧事场面是够热闹的，可是，场面再热闹，哭得人少了也不行。哭不出气氛来，这丧事怎么能说办好了？村里人替他发愁，替他惋惜，他不发愁，挣了钱的人还有什么发愁的，世上什么东西买不来呢？他做了十几年生意，最懂得的就是这个道理了。

他打听到了杨桂花，也打听到了杨桂花不是白请的，得拿东西。人家说杨桂花也不比从前了，几斤猪肉，两盒点心打发不了她，恐怕得多买东西。他说：费那麻烦干什么，干脆给钱不就得了。拿二百块钱，行不行？在场的人都被震住了，有人心里嫉妒杨桂花，这钱也太好挣了，有人在地里刨一年也不见得能挣二百块，杨桂花算是逮着了。可人家王大户不那么想，王大户是见过世面的，知道不花钱不行，光靠钱也不行。他做了这些年生意，最大的体会是，关键时刻钱也得到，情也得到，缺一样不可。

他要亲自去请杨桂花，为自己老娘他肯屈这个就。他坐着新买来的桑塔纳去了杨桂花家，车一停到门口村里孩子们

就围住了,胆大的孩子用手摸车,司机一摁喇叭都逃开了。站在孩子远处的是孩子们的家长，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说闲话,眼睛却在往杨桂花家这边瞟。

披麻戴孝的王大户一进杨桂花家,就跪在了地上,行的是孝子礼。杨桂花把他扶起来,眼睛已经湿润了。她知道王大户的大名,就是不出这二百块钱,她也肯参加这个丧礼,何况王大户还拿了钱,行了礼。人家看得起她,她还拿什么架子。虽说哭丧这行业说起来不体面,可她没忘了村长儿子那年说的那句话:光靠在地里刨食,多会儿也不行。

第二天一大早,她坐着王大户的车去了。因为对王大户好感,就生发出对死去的老太太的好感,她哭得尽心尽力,邻村的人早听说了杨桂花的大名,他们第一次亲耳聆听了杨桂花的哭声,总的印象是,王大户这二百块钱花得值,杨桂花就是杨桂花,她那能哭的名声不是白来的。

王大户对杨桂花非常满意,丧事结束后,把杨桂花送到车上,又送了好多礼品,嘴里还一再感谢着,给足了杨桂花面子。

只有杨桂花对这场哭不满意，她还记得村长老娘死时,她是怎么哭的。她很想照着那个水平再哭一场,可惜岁数大了,气力比不了从前,再说她跟王大户的老娘连面都没见过,再怎么调动感情,也到不了那个份儿上。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她就像一个艺术家,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标准。要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能原谅自己。

不过她的声名还是随着这次哭丧传出去了。王大户的知名度高,丧事办得有影响,她的名声也跟着传遍了全县。这个能哭的女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电台、电视台记者来采访

她，小报记者来采访她，录了影，照了相，还写了篇报道《一腔痛哭寄人生》，这事让县领导知道后，急忙给报社领导打电话，坚决制止这类报道发出来。因为他们县的农民大多数是靠劳动致富的，杨桂花不能算他们的代表，对她这个哭丧的做法，县里不干涉但也绝不提倡。报社只好把稿子撤了下来。

稿子虽然没发出来，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事儿也嚷嚷得远近都知道了，杨桂花的名声反而更大了。

既然王大户能请她哭，李大户、赵大户、韩大户就也能请她哭。大户们家里免不了有事，谁没有老人？谁的老人不死？杨桂花的哭丧业务一场接一场，有时一天赶上两三户人家办丧事，都想请杨桂花，杨桂花怎么办？她总不能分出两三个杨桂花来，只能谁给的钱多答应谁。这一来她的价格也一路看涨，从二百元一场涨到三四百元一场，一个月下来，能挣好几千块。

她家买了彩电，二十五英寸的，当时一万多块。村里人深受震动，蜂拥着跑到她家，把家里堵得水泄不通。杨桂花的脸色不太好看，她明天还要出去哭丧，家里这么乱她根本没法休息，睡不好嗓子就不好，她交代不了雇主。

她问：几点了？人们不理她，只是盯着屏幕看。后来她趴到小儿子耳边，让小儿子说不看了，我们要睡觉。小儿子愿意家里人多，不听她的话。气得杨桂花掐了小儿子一把，她儿子一哭，人们才觉出她不高兴，三三两两地从她家出来。出来后人们有些恨她，脾气大的人说：不就是个电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瞧她那个德行。

脾气好的人说：村长家也是二十五英寸的，牌子比这儿的好，人儿真。

就是，以后咱们去村长家看，不去她家。

过几天她家又买了冰箱，这是村长家也没有的，人们都想看看新鲜，三三两两地去了她家，这一次都不待长了，看一眼就走，杨桂花那天兴致很好，打开冰箱门跟人家介绍性能，这个是冷冻的，那个是冷藏的。把冰箱里放进一塑料盒水，一会儿就冻成了冰棍儿。一人一根儿，人们都说激牙。

杨桂花拿冰棍儿的时候人们看见了，她的冰箱里放的都是鸡呀肉的，塞得满满的，下面还有好些罐头，最下面一层是胡萝卜、土豆，拿塑料袋套着，村里人装着没有看见，笑着跟她告辞。

从她家出来，人们都不说话，觉得心里憋得慌。回到自己家忍不住跟家里人说：杨桂花家的胡萝卜不在窖里放着，放到冰箱里，电钱比胡萝卜也贵呢。

家里人说:人家有钱，有能耐你也到外面哭去。人家天天拿别人的娘当娘，拿别人的爹当爹，别人的爹娘死了，比自己爹娘死了还伤心，你行吗？这么一说，他们又觉得还是自己高贵，心里平衡了。

杨桂花好像成心要刺激人们，过了不长时间她又要盖新房，她现在住的三间大瓦房是前几年刚盖的，听说这回又要盖六间前出廊后抱厦的房子，里面要安自来水，土暖气。村里人替她算了算，没九万块钱拿不下来。

她跟村长是干亲，村长不批给别人宅基地、却把最好的地皮批给了她。人人都不平，到了动工时，一些人故意不去她家帮忙。不过村子这么大，这个不帮那个帮，特别是村长都去了，自己不去帮不是傻吗？最后杨桂花家还是挺红火的。

杨桂花也不亏待大家，除了吃饭喝酒，每人一份礼品。她

知道自己得罪了人,想把人缘儿挽回来。人们惦着手里的礼品,觉出现在的杨桂花再不是以前的杨桂花了。不管他们是不是愿意，杨桂花凭着自己的哭泣本领在社会上站住了脚，日子只能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

回到家把礼品交给老婆，一看老婆喜出望外的样子,心里又不舒服起来。看自己的老婆,觉得哪儿也不顺眼,怎么人家的老婆就能挣钱,自己的老婆就这么没出息？人家的老婆能送别人礼,自己的老婆就这么爱小?心里一生气,就把礼品夺过来摔到地上,老婆孩子立刻哭闹起来。

不管他们在家怎么闹气,杨桂花房子是盖起来了。差不多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接着村长家也盖了房,是二层小楼,外面贴着红瓷砖,里面贴着壁纸,比杨桂花的房子还高级。

杨桂花觉得这小楼晃眼,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当初自己怎么不也盖成楼呢,多花不了几个钱啊,一念之间把事儿办错了。

她男人说:咱们要把村长也压住,人家更恨咱们了。

杨桂花觉得憋得慌,她对村里人说:过几年等孩子大点儿,我们也打算盖一栋楼,还是楼好住。

她一转身,人们就朝地上啐唾沫:干脆,把这村都盖成他们家算了。有人骂道:我×她姥姥的,什么世道,哭丧的人也成了事儿了。

村里人能接受别人发财,却接受不了杨桂花发财。比如村长承包了村里的砖窑,五年不交承包费,自己家买了摩托又买拖拉机,人们都不说什么,人家有权嘛。还有村里的李木匠,先是外出给城里人打家具,挣了不少钱,拿挣来的钱垫

本,开了家木器厂,产品供不应求,现在连夏利都坐上了,人们也不说什么,人家有技术嘛。

村里的二麻子,领着人在外面包工,几个工程下来,现在买了楼房,人家的姨父是市经委主任,上边有人嘛。

村里的小凤儿,在省城干了五年坐台小姐,现在也趁二十几万,人家那是开朝天银行挣来的,让人日了嘛。

谁发财人们都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杨桂花发财,她凭什么?就凭她会哭两声?这年头真是有病,哭一场就挣四五百,城里的小姐让人打一炮才挣一百,她比卖那个还强呢。

于是有人说,你知道人家就光哭?哭完了干什么,让你知道吗?

关于杨桂花的风言风语就这么传了出来,杨桂花长得其貌不扬,岁数也不年轻了,没人相信哪个人能看上她,可人们还是愿意这么传,而且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像真的。

有一天,杨桂花的男人老孟在村里溜达,一辆摩托车开过来在他腿上撞了一下,当时周围没有别的人,挺宽的路不走,摩托车就朝老孟身上走。老孟一条腿骨折,躺倒在地上起不来。开摩托车的是村里一个姓赵的小伙子,他们家跟杨桂花一直不对付。人们都议论,这一撞恐怕是有意的。

杨桂花也知道这一撞有名堂,她把村长找了来,说要查一查幕后指使的人。这怎么查?村长的意思是,也别查幕后指使了,让小伙子家多出点儿钱。杨桂花开始不干,后来想了想也只好这样。最后村里调解,杨桂花家所有的医疗费、误工费(包括杨桂花和子女们的误工费)都由小伙子家出,再把摩托车赔给杨桂花家。

杨桂花那些日子不出去哭丧了,谁请也不去,说是要在

家里照顾男人。她把来请的人,答应给多少钱都写在一个小本子上,都算成了误工费。她男人在炕上躺了三个半月,误工费算了三万多,把姓赵的一家脸都算绿了。等他们把家里的摩托车推给杨桂花家时,家里已经家徒四壁,要什么没什么了。

姓赵的小伙子来送钱和摩托车那天,杨桂花在家里等着他们。她看见那个小伙子的父亲浑身颤抖,脸上却是一副卑下的神情,嘴里一个劲儿说好话。那个小伙子灰着脸,低着头,不敢看她。

杨桂花坐在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居高临下地问他:那么宽的路你不走,为啥非要往人身上骑呢。

小伙子说:我眼气大伯大婶日子过得好,心里憋了一口气,不过,我也不是有意的,不知道咋的,就骑到大伯身上了。我对不起大伯。

杨桂花问:现在还眼气不了?

小伙子说:大伯大婶是劳动致富,我不该眼气。现在不眼气了。

杨桂花说:我真想不到,还有眼气我们的。我挣那两个钱容易吗?我天天给人家哭丧,自己的娘活得好好的,我天天在外面哭娘,就这么挣了两个破钱,还有人眼气?

小伙子的父亲瞪了小伙子一眼,小伙子急忙说: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婶。

杨桂花一看对方服了软,把小伙子家拿来的三万块钱留了二万,摩托车也让他们推回去了,她说:我也不在乎这一万两万的,只要真心知道错就行了,以后要自己想办法致富,要走正道。

这是小伙子家没想到的，小伙子的父亲感动得差点儿给杨桂花跪下，说杨桂花是刀子嘴，菩萨心，是全村心眼儿最好的人，是他们一家的大恩人。小伙子拉着杨桂花，一口一个大婶地叫着，给她赔不是，说得杨桂花眼泪都快下来了。

事后孩子们埋怨杨桂花，为什么少要了一万多，他的大儿子说，应该把他那个摩托车要过来，我骑着玩儿。

杨桂花说：你们懂什么，冤家宜解不宜结，让他心服口服，比要那几个钱强。

这事虽说以杨桂花的全面胜利结束，村里人还是很兴奋，许多人拍着小伙子的肩膀说：你是咱们村好样的。

那个小伙子苦笑着说：都是你们害的我。

不管人们怎么嫉妒，杨桂花的业务还是越来越好。男人骨折了以后，来请她的人更多了。因为人们知道，现在的杨桂花更难请了。

她男人养伤时积蓄下的市场能量，一旦放开，堵也堵不住。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农村也有了富裕病，高血压、心脏病、脑溢血，四十来岁的人，本来还好好的，中午喝一场酒，酒桌旁边一栽，拉倒了。死得都是有点儿名声的人，丧事都要请杨桂花，她越忙，名声越大，名声越大，她越忙。这就是品牌效应。

近处的哭完了，再哭远处的，杨桂花哭泣的半径越来越大。现在人们家里办丧事，都以请到杨桂花为荣。人家也不光要她哭，要的就是她的名声。只要她到了，哭上几声，这个丧事的规格就上去了。这就好像电视里播的遗体告别仪式，什

么人出席了,那就是个规格。

谁也没有注意到,杨桂花哭泣的质量在下降。对这件事在意的,只有杨桂花自己,她对这下降无可奈何。首先是她岁数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因为长年在外面参加丧事,她早已不干农活,腰粗了,体胖了,下巴上的肥肉往下嘟噜着,多走几步就觉得身子发沉,胸口发憋,两只肥奶一掀一掀地直喘粗气,额上、脖子上也沁出许多细密的汗珠。每次哭完,都得有人给她往旁边放一把椅子,让她把那磨盘似的屁股放在上面,坐在那里喘息,擦汗。

哭泣是个力气活儿,也是个感情活儿。杨桂花力气差了,感情也比以前粗糙。长年累月的哭泣,已经磨钝了她的情感。她看见躺在棺材里的死人,再也调动不起过去的伤感。以前哭泣时,哪怕她跟死人没感情,也能回想起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别人看她哭的伤心,却不知道她哭的不是死人,而是自己。

现在她生活好了,家里富了,男人拿她当摇钱树似的捧着,亲戚拿她当财神爷似的敬着,孩子们看见她不高兴,就伏在她肩膀上撒着娇地问长问短,她哪里还有伤心事,她的日子太幸福,眼睛里已经没有眼泪了。

可她不能不哭,她就是吃这个饭的,没有眼泪也得哭,没有悲伤也得悲伤。过去她到谁家参加丧事,一进门就哭,眼泪自然就出来了。现在她去哭以前,都要了解死去的人一生做过什么事,遭过什么难。比如死去的老太太拉扯了六个孩子,她就哭:六个孩子都成了人呀,你这一辈子不容易呀。死去的人三十年前丢过一个鸡蛋,找了一天才找到。她就哭:一个鸡蛋你都啥不得丢呀,你是勤俭了一辈子呀,日子刚刚过好了,

你怎么就撒手走了呀。

开始哭时她没有眼泪，她用手掩着眼睛，这叫干哭，哭着哭着，伤感出现了，眼泪出来了，她才算找到了感觉。她小心地保护着那点儿感觉，把它慢慢放大，尽量让更多的眼泪流出来，让伤心的话儿越说越多。她已经不是在哭泣，而是在表演，她在用技巧代替悲伤，在用编织的故事代替回忆。

每次哭完，她都要回想给村长老娘的那场痛哭。跟那场哭比，现在的哭简直不叫哭，她已经完了，哭得一天不如一天。照这个哭法，总有哭不出来的一天。到那时她赖以为生的东西将是什么呢。这大概就是她最后的伤感了。

哪怕她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哭泣，她的名声还是越来越大，请她哭丧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家里办丧事的想请她，还是越来越难，价码还是越来越高，这就是市场，市场就是这么培育起来的。

杨桂花真累了，真想歇歇了。可她歇不下来，她越是想歇，人家越是请她，她越是想歇，人家越以为她在拿价，价格越是一路看涨。

家里人也不愿让她歇，既然钱这么好挣，为什么不挣呢？难道钱还怕多吗？你不挣人家的钱，人家还以为你看不起人家，钱可以不挣，但人得罪不起，还是哭去吧。没人知道她的难处，没人知道她差不多已经哭尽了。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逼她，不哭不行，不哭好日子就没有了，不哭人缘儿就完了。干什么都有个热乎劲儿，你不趁着热乎时使劲儿哭，将来没人请你，你想哭也哭不上了。

那就哭吧，杨桂花进入了一个怪圈儿，她越是不想哭，哭得越多。哭得越多，质量越是下降。有时她坐在那里，只是蜻

蜓点水似的抹两下眼泪，唱歌似的叙述几句死者的事迹，一场丧事就算下来了。

她对哭泣质量的下降，也麻木不在乎了。要是有人当面说她哭得不好，她就生气，就骂人家。她的厉害是有名的，没人愿意得罪她，骂了几次街，谁也不敢当着她的面说她哭得不好，人们都在背地里说，她根本不值那么多钱。背地里说她听不见，这就不算什么了。

她觉得生活太好了，人生太美了，她真心拥护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她算什么？她是村里最穷的人，一个孤姓，男人又窝囊，村里谁都敢欺负她。她没权没势，连个像回事的亲戚也没有，村长认她当干亲，她都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她也没有家传的技术，没有垫本的资金，除了会哭她什么也不会。她连做梦也没想到能活成这样。她说，这个社会真是好啊，报纸上说，党的政策一百年不变。她说：一千年不变才好呢。

政策没变，杨桂花变了，她变成了一个小富婆。她的脸养得白白嫩嫩的，一摁好像能出水，她的屁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大腿粗，小腿细，远远看去像个锥子。她说话声音细了，带上了尾音儿，笑得时候掩着嘴，笑容一闪而逝。她跟人不高兴了也不再跳着脚骂街，而是等你把得罪她的事忘了后，她才把麻烦找上门来。

渐渐她在村里有了分量，人们以前是嫉妒她，现在开始畏惧她、敬着她，有了不好办的事，找村干部不管事，找她一试，想不到就办成了。村干部可以不买乡领导的账，不见得不买她的账。走到哪儿，都有人拍她、捧她。她的感觉越来越好，只是哭得越来越差。

4

杨桂花的日子再好也不是十全十美，她也有本难念的经，那就是两个孩子，准确地说是儿媳妇。小儿子还在县里念书，听说已经搞了对象，看来不用她操心。最让她操心的是大儿子六指。

六指因为聋，媳妇不好找，说了几个，人家虽然能看上杨桂花，却看不上六指，弄得杨桂花挺灰心。这时邻村一个长得不错的女孩，主动接近六指，接着又主动托了媒人，仅这一条，就能看出这女孩挺有心计的。杨桂花当时想不到这一层，她看着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心里直乐，觉得能娶上这么个儿媳妇，也不枉天天给人家哭丧了。

结婚时，杨桂花把原来盖的三间大瓦房重新装修了一遍，给他们做了新房。村里年轻人都羡慕六指，六指媳妇却不满足，她觉得应该把那六间前出廊后抱厦的房子给他们做新房，最不济也应该给他们再盖一处。

杨桂花也曾想过再给他们盖一处，后来又改了主意。一是她觉得这个儿媳太乖巧，她想观察观察，不想把日子给他们弄得一步到位了；二是将来她想再盖一栋三层小楼，和两个儿子住在一块儿，现在早早给老大盖了，就把既定计划打乱了。她说：就让他们住那三间房，我结婚的时候，住的房子还不如这呢。

儿媳妇心里不满，却没有把不满表现出来，整天在杨桂花面前微笑着，俯首低眉的。杨桂花每次到外面哭，她都帮着杨桂花把该带的东西带上，什么保温杯、胖大海、擦脸巾、护肤霜，装一提包。杨桂花上车，她小心地扶着车门，杨桂花坐

好后，再把那个包放进杨桂花怀里。人们觉得，杨桂花有福气，娶了个懂事的儿媳妇。

杨桂花开始对这个媳妇也是戒备的，婆婆跟儿媳是天生的敌人，再可心的儿媳，只要一过了门，婆婆的眼睛也是挑剔的，总觉得应该再好一点儿。

处得时间一长，她就不戒备了。因为儿媳妇处处顺着她，看她的眼色行事，有心里话也跟她说。就连两口子的房事，儿媳妇也听她的。婆婆说这种事伤男人的身子，儿媳妇就绝不肯跟六指多做，一个礼拜只能做一回。六指气得跟媳妇打架，杨桂花知道了，把儿子骂了一通，却由此知道儿媳妇是真心听她的话。

杨桂花开始喜欢这个儿媳妇，现在她到外面哭丧，也愿意带着她。最初儿媳妇跟着只是照顾她，并不参加哭丧。后来有的主家见两个人都来了，就主动给她们付两份儿钱，儿媳妇就不能不参加哭丧了，这个过程非常自然，杨桂花没有觉出不对劲儿。再说她岁数大了，体力不行了，也愿意旁边有个人帮腔。有时儿媳哭得伤心，她也跟着伤心起来，表面上是她带着儿媳妇哭，实际上是儿媳妇带着她哭。两个人心照不宣，别人却看不出来。

哭完后回到家，杨桂花不免要点拨儿媳妇几句，什么地方该用劲儿，什么地方该偷偷懒，儿媳都认真地听，她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透。再说这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技术，跟着杨桂花跑了几次，她就全明白了。这时两个人再在一块儿哭，人们就听出了高低，杨桂花的嗓子、气力比不了年轻人，她对悲伤的领悟力也比不了上过高中的儿媳妇，以前她哭得好，是因为她生活中有太多的苦痛，现在苦痛没有了，哭的感觉就找

不到了。说到底她是凭着自己的苦难经历哭,年轻人是凭着文化底子哭,压根儿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开始,儿媳妇还不敢迈过她去。也有人请她参加丧事,她说自己不是干这个的,跟着婆婆出去是为了照顾婆婆,人家就很惋惜地走了。杨桂花冷眼看了几次,对儿媳妇放了心,反而生出不忍。赶上一天有两三家来叫,杨桂花分不出身,就主动对儿媳妇说,人家叫你,你就去吧。婆媳兵分两路,各跟着一辆车走了。等她们回来时,儿媳妇已经有了新名字,叫小桂花。

杨桂花没意识到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儿媳妇意识到了,不然她就不会对婆婆越发恭敬。她小心地回避着人们对她和婆婆的比较,在家里只做安分守己的媳妇。

慢慢地,来请杨桂花的少了,请儿媳妇的多了。有时表面上是来请杨桂花,实际上是来请儿媳妇。杨桂花不是没头脑的人,她还能看不出这个,她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让她跟你们去吧。请的人表现得很惋惜,儿媳妇也表现得不情愿,可该走的还是走了,该留下的还是留下了,杨桂花望着儿媳的背影,意识到自己老了,争不过这些年轻人。

她并不在乎儿媳妇挤了她的生意,能让孩子蹚出条发财的路子,也是好事。看着自己的儿子她心里明白,虽然她看着他们娇贵,其实他们都是没什么出息的。特别是大儿子,不光聋,心里也不灵醒,是个靠爹娘的主儿。自己早晚有死的一天,死了以后,他们靠什么活呢?她愿意儿媳妇比她强,虽然心里也有些伤感,却不想挡孩子的道儿。

问题是儿媳妇的成功,刺激了村里的年轻人。以前她们都羡慕杨桂花挣钱,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去哭。她们

觉得哭丧是杨桂花的专利，现在杨桂花的儿媳妇哭成了小桂花，她们就觉得也可以试一试。

这时再有外村的人打听杨桂花，她们就拦住搭讪几句。她们说：都这时候了你才去请人家，请不到。杨桂花忙着呢，大后天都订出去了。

看对方迟疑，她们又说：我知道有个人，哭得比杨桂花也不次，你怎么不去请她，好些人都争着请她呢。

来的人一听，停住脚步问是什么人。

她们说：这人是我表姐（或者说是表妹），你要是愿意请她，我领着你去，让她在价格上再优惠点儿。杨桂花三百，她二百。

二百也不是小数目，来的人有些犹豫，她们说：她要是哭得不如杨桂花，就不收你的钱。行了吧。

三说两说，杨桂花在家里还不知道呢，生意就让别人截走了。

把这个新冒出来的人带去后，发现哭得也不错，虽然没有杨桂花名气大，但比杨桂花实惠，因为她不光参加哭丧，哭完后还帮着干杂活，干得多，要得钱少。雇主很满意。

雇主问她姓什么，她说姓于，问叫于什么？她说叫于素珍。雇主说：于素珍这个名不好，我给你改个名，你们村有杨桂花、小桂花，干脆你就叫于桂花吧。在场的人听了都说好，这名字响亮。连着出去哭了几次，于桂花的名字就叫开了。

短短一年时间，大槐树庄出了好些桂花，刘桂花、韩桂花、白桂花、黑桂花、俏桂花、丑桂花。大槐树庄成了远近闻名的哭村，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桂花村。

杨桂花这时已经没多少人请她，就像她的发迹来得突然

一样,她的衰落也突然,让她没有丝毫心理准备。人们好像已经忘了她,偶尔说起来,也说得是她的过去,她对哭丧事业的带头作用。她给村里创出了哭丧的牌子,效益却流到了别人家。她觉得不公平,不甘心。有一次,她看到村里嗓子好点儿的女人都被请到外面,只留下她自己,她气得哭起来。

她已经好长时间不哭了, 早就忘了悲伤是怎么回事,现在她悲从中来,她心里也明白,长江后浪推前浪,小辈人早晚要超过自己,可这事来得太快了,人们对她也太无情。她的好日子刚刚开始,她们就要把她甩了,也太没良心了。

她一边哭,一边骂,骂的人没点名,细心的能听出来骂的是儿媳妇。村里人传说,儿媳妇跟她闹翻了,她想阻止儿媳妇抢她的生意,一向低眉顺眼的儿媳妇,这回露出了真相,她醒悟过来已经晚了, 实际上现在就是她的儿媳妇不出去哭,请她的人也没几个了。

杨桂花不甘心这么败下去, 她用一个掏耳勺天天掏耳朵,掏出的耳屎一点儿不扔,都存起来。她听老辈人说过,人要是吃了耳屎,嗓子就坏了,要是吃得多了,能吃成哑巴。

她觉得自己耳朵里耳屎太少, 天天掏也掏不出多少来。有一次儿媳正在屋里吃饭,她过去揪住儿媳的耳朵,拿着掏耳勺就掏。儿媳妇不愿意,说:娘,我不掏,我还吃饭呢。

她说:你看看你这里面,攒了多少啊。我给你掏掏。掏出来了耳音好,出去哭的时候,能听得真切。

儿媳妇只好支着脖子,让她掏。

她用手捧着掏出来的耳屎,让儿媳妇看,然后把耳屎小心地放在一张纸上,她看着儿媳妇心里直笑。她好像看见儿媳妇成了哑巴,心里说:我让你哭,我让你哭,这回我看你还

能不能哭得出来。

第二天，她把攒了好几天的耳屎都给儿媳妇放进了粥碗里。她亲自端着碗送到儿媳妇手上，态度亲切，语重心长。她说：你天天这么在外面跑，可不能不注意身子骨啊。你现在年轻，累了苦了觉不出什么，到老了病就找上来了。喝碗粥吧，粥是养人的。

她的态度把儿媳妇感动了，说：娘，你就别为我们操心了。你这么大岁数，好好在家里享清福，只要有我，咱们家的日子肯定错不了。

她心里说，你还想让我在家里享清福？这回我要让你尝尝享清福的滋味。她鼓励儿媳妇喝粥，说：喝吧，喝吧。咱们家现在就靠你呢，你得保养好了。

儿媳妇就是不端那碗粥，儿媳妇不端，杨桂花就不走。她一直坐在旁边看着儿媳妇。一边跟她说话，一边鼓励她：喝吧，喝吧。喝了娘再给你盛。

儿媳妇说：娘，你这么疼我，将来我跟六指一定好好孝顺您。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啊。咱们再攒点儿钱，将来我给娘盖一栋小楼，把您住的房间像城里那样装修一遍，装修成宾馆里那样。晚上就让你的孙子跟着你睡，再给你们屋里买一台大电视，你们俩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一句话说得杨桂花流了泪，她想：我这是怎么了？这不是鬼迷心窍了吗？儿媳妇再不好，也是自己家的人啊，我怎么能把她毁了。我毁了她，将来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孙子靠谁去。我就是不心疼媳妇，也不能不心疼我的孙子啊。

想到这儿她就生怕儿媳妇喝了那碗粥，偏偏这时候儿媳妇把粥端了起来，她立刻走上前去，对儿媳妇说：粥凉了，我

给你换一碗去。

儿媳妇说:不凉,不凉。刚盛了怎么会凉。

杨桂花硬把粥碗从儿媳妇手里夺出来,说:可不能吃凉的,咱们家里你是第一重要,全指着你呢。说着她走到外面,把一碗粥全倒在了猪食盆里。又给儿媳妇盛了一碗没有耳屎的粥。

晚上她想起这件事就心惊肉跳,想自己当时要不是明白过来,真让儿媳妇喝了那碗粥,可怎么办?儿子是个聋子,媳妇是个哑巴,这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她想,人就是一念之间。如果不是及时明白过来,事儿就真做下了。

她怎么可以害自己的亲人。杨桂花你真是糊涂了,不就是那么几个钱吗?媳妇挣了跟自己挣又有什么区别,你真是该死,真是鬼迷了心窍。

杨桂花在被窝里反思着自己,却又觉得,这么下去不行。她当然不能害自己的儿媳妇,可也不能老这么被村里人晾着。她必须想出办法来,保证在哭丧业上有自己的地位。

这时她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村长。村长是她的恩人,当初是他给了她一个生育指标,虽然他也摸了一下她的肥奶,毕竟她多了一个儿子,跟得到的相比,受到的损失简直就不算损失了。

后来她哭丧有了名,也是因为村长用了她。村长老娘死的时候,她杨桂花痛哭了一场,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过瘾,把身上每一个汗毛眼儿都哭开了。以后村长常来家里看她,免不了还想摸摸她的肥奶,她都半拒绝半顺从,她觉得村长对她不错,她就也应该对得起村长。毕竟她的两个奶长得好,谁不想摸呢?

现在她想让村长再摸一下她的肥奶，她知道，只要村长摸了她，就准能想出办法来。

她一进村长家，就拿软拳头捶村长，说村长不关心她。一边捶一边朝村长飞着眼神。村长已经快六十了，早就没有了好色之心，即使村长仍然好色，也轮不上杨桂花。他说：我怎么不关心你了，你是远近闻名的杨桂花，人人都敬着呢。

杨桂花说：我都让人家挤对得吃不上饭了。

村长知道她为什么来，劝她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也该歇歇，让年轻人干，自己省点儿心有什么不好。

杨桂花白了他一眼，说：你岁数比我还大呢，怎么不让年轻人干。你把村长的位置让给年轻人呀。

村长说：我跟乡里说了好几回，早就想把村长让给年轻人，乡里不同意。不信你问乡里去。

杨桂花说：我没你那么高觉悟。再说我也不是为自己，是为她们年轻人好，年轻轻的应该走正路，天天出去哭丧，不是耽误她们前途吗？

村长说：人家愿意耽误前途，咱也不能管人家。再说小桂花就是你的儿媳妇，你自己不管，找村里有什么用。

村长把杨桂花顶了回来。看到村长一点儿没有摸她的意思，杨桂花知道没戏。她想，村长不管还有乡长呢，我就不信这事儿没人管了。她以前见过乡长一面，乡长对她挺热情，她想起了阎王好见，小鬼儿难搪的道理。如果乡长说了话，村长还不管，我就坐在村长家里给他哭丧。

一进乡政府大院儿，乡干部们都出来迎接，弄得她感觉挺好。她在乡里算个名人，人们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我要找乡长。乡干部们领着她去了乡长办公室。

她大大方方地跟乡长握了手,在沙发上坐下,对乡长说:乡长啊,我来跟你反映个事儿,咱们大槐树庄这么下去不行了,你们领导得管一管。

乡长说:怎么不行了,这不是挺好吗?

杨桂花说:你没听人家把我们庄名都改了,叫桂花村了。

乡长说:好啊,这是你的功绩。全村人都跟着你致富,你还不高兴?

杨桂花说:好好一个村子都出去嚎丧,这叫什么致富,我那时是穷得没办法,才走了这么一条路,现在年轻人都干这个,我就想不通。咱们还提倡不提倡劳动致富了,还要不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了。她说得还挺有高度,把乡长也问住了。

乡长不忙着回答她,听她发了一通牢骚,对她说:这事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好不好?不管怎么说,这哭丧是你先开的头,过去我们没有管你,现在也不好管人家。

杨桂花说:怎么不好管。要我看,这事应该由村里管起来,一家分几个指标,不能一哄而上都出去哭。这么都往外跑,价也上不去。我那时哭一场三四百块,现在她们五十块钱就往外跑,这成什么了。

乡长说:一家分几个指标?分上指标的没人愿意请怎么办,另外,有的人家愿意出去哭,有的人家还不愿意出去哭呢,那指标又怎么分?

这一说杨桂花没词儿了。乡长说:好,县里还有个电话会议,我就不跟你多聊了。

杨桂花觉得话还没说完,不想走,要求再找别的领导聊聊,乡长使了个眼色,乡干部们又是哄又是劝,愣是把她打发走了。

过几天杨桂花再去乡里就没人让座、倒水了，干部们都有些躲她。问乡长，他们说乡长在县里开会，问别的领导，说别的领导也不在。她看出来乡干部们不欢迎她就回来了，自己在家里生闷气。这些年她还没受过谁的白眼，现在她觉得悲从中来，眼睛里一个劲儿地发酸。可是她没有哭，她习惯了一哭就有人给她拿钱，没人给她钱，她能忍就忍着，不然哭给谁看呢。

实际上，乡领导不但不想制止村里的年轻女人出去哭丧，还想鼓励。因为县委新一届领导上任后，提出要在农村抓特色产业，搞专业村建设，全县十三个乡镇，大部分乡镇都有专业村，如纺织专业村，养牛专业村，农机配件专业村，围绕着这些专业村，出现了好几个专业市场，一个专业村富一村人，一个市场能带动几村人致富。

他们乡到现在还没有像回事的专业村，领导压力很大，他们考虑，大槐树庄的哭丧能不能也算个专业村？哭丧这事做大了，能不能也算特色产业？很多人听了摇头，这算什么特色产业，都说不出口。

一位乡领导说：换个名儿不就说出口了，咱们叫殡葬改革专业村，或者叫特殊服务专业村。乡长笑着摇头：不行不行，特殊服务那是指的小姐，人家还以为这个村专门提供小姐呢。叫殡葬改革专业村也不好听，不吉利。再说杨桂花说得也不错，咱们还得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天天领着人哭丧算怎么回事。

可是这个乡实在没有特色产业，上面又要求得很紧，乡领导们琢磨了一晚上，最后决定：不管上面承认不承认这是特色产业，咱们也先按特色产业抓着，这事虽然说起来不上

口，但关键在引导，引导好了，完全可以搞出名堂。

乡长把大槐树庄的村长、副村长们叫到乡里，开了一天会，给他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哭丧业务不能放任自流，一要规范，二要发展，要往更高层次上引导。另外杨桂花的作用，也要发挥好，最起码不能让她到处乱说，到处闹事。

村干部回到村里，按着领导的意思，找到杨桂花和她的儿媳妇，跟她们商量怎么落实领导意图。杨桂花说不出什么，无非是发一通牢骚，说现在全村人都出去哭丧，这叫什么事。我们村难道离开哭丧就致不了富了？这哭丧的事原本是我打下来的江山，我打江山坐不了江山，心里也没怨言，可耽误的是她们的前程。她们年轻轻的应该务正业。有那么多致富的路，她们自己闯啊，跟我个老婆子抢饭碗有什么意思。

她说完，村干部问她的儿媳妇还有什么。儿媳妇看了看杨桂花，说：我娘刚才说得也对，咱们村外出哭丧的事，也该管一管了。

这话让杨桂花有些意外，她的话本来是对着儿媳妇的，想不到儿媳妇还附和她，但儿媳妇话锋一转，又说：再不管，不光影响咱们村的名誉，也影响咱们村的经济。因为哭丧也不是什么技术，你能哭，别人也能哭，咱们村能哭，别的村也能哭，谁也没规定咱们村是专门哭丧的村，更没规定哪个人是专门哭丧的人，如果周围各个村的女人都哭起来，咱们村真挣不上几个钱，只能看着人家发财。

儿媳妇这话说得不软不硬，既反驳了杨桂花的不满，又把这事提高到了保证全村人致富的高度。不光杨桂花没话反驳，村干部也觉得有道理。

副村长说：也是，周围各村要都出去哭，咱们村真挣不上

什么钱了。

村长说:人家想出去哭,咱们也不能堵人家的嘴呀。

杨桂花白了村长一眼,对儿媳妇说:你要是有什么主意,就说出来,用不着在这儿绕圈子。事儿是这么个事儿,谁都看出来了,你就说怎么办吧。

村长也把目光转向杨桂花的儿媳妇,问:你有什么办法。

儿媳妇看了看村干部又看了看杨桂花,说:既然领导让我说,我就在我娘的基础上再补充几句。

这个高帽子戴得杨桂花挺舒服,她说:别让我着急,快点儿说。

儿媳妇说: 咱们最好趁着周围各村的哭丧还没发展起来,先把本村的丧葬业做大做强。具体办法是,把过去单个出去哭丧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丧事服务队,统一定价,统一管理,由单纯的哭丧,变成配套服务。成立鼓乐队,唢呐队,完全承包丧事,从哭丧到火化,从掩埋到丧宴以及丧葬用具,一条龙服务,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公司,由村长任董事长,我娘任总顾问,我任总经理,把丧葬事业做活做大。

如果发展得好,再成立集团公司,进一步发展有关产业,比如丧葬要用棺材、骨灰盒,可以成立木制厂,丧葬要用食品,可以成立食品厂,围绕着丧葬可以发展的项目很多,简直举不胜举。我娘不是说年轻人不能光哭丧吗?以后咱们有哭的,有做买卖的,有办工厂的,全面发展。

儿媳妇的宏伟蓝图把杨桂花说激动了, 到底是年轻人,脑子就是活,眼界就是宽,自己以前的哭法,只能富一家,人家这个哭法,才是真正的致富之路,这条路走出来,不但能富一村,还能富一方呢。

以前她到外面哭，听人家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公司的总经理，那个是什么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心里暗生羡慕，也盼着将来能当个总经理，家里如果办丧事，也能请别人帮着哭一把。

现在村里成立公司，她觉得是天大的好事。自己虽不是总经理，儿媳妇是，儿媳妇是自己家的，公司就也算是自己家的。再说自己是公司总顾问，也算一个总，这事挺划得来。她说：这个主意不错，咱们就这么定了，赶快干起来吧。

她一没意见，村里就没有什么阻力了。公司很快成立起来，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新风俗公司。业务范围也扩大了，从原来只承办丧事，发展到红白喜事、开业庆典都办。村里富了，有的是想省事的人，家里办丧事花一笔钱，什么心也不用操，到时候该埋的埋了，该娶的娶了，省下精力可以想别的挣钱法子，于是唢呐队、丧葬队忙得脚不沾地。

从公司成立第一天起，杨桂花就天天到公司上班。儿媳妇自己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却给她单设了一间，杨桂花挺满意，觉得自己总顾问比总经理地位还高，但她是个给人忙活丧事出身的，在办公室坐不住，坐一会儿就想动，看见鼓乐队要出去吹奏，她就帮着人家装车，挺大的箱子，她一个人就扛到车上去了。人们都说，你看这老太太，身体真是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儿媳妇成了总经理，她高兴得坐也坐不住了。

看见丧葬队承包了别人家的丧事，她也想跟着出去哭一场，不哭她觉得嗓子眼儿痒痒。她已经好长时间不出去哭了，十分留恋过去的哭丧生活。总觉得成立了新风俗公司，应该有她哭丧的机会了，要不然成立这个公司，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哭她又不好意思直接说，绕着弯儿对领头的人说：你

们道儿熟吧？要是不熟我领着你们去。领头的说：我们熟着呢，以前去过好几次了。她说：还是我跟你们去吧，怎么我也比你们熟。说完就跳到了车上。

一上了车，她就成了总指挥，这真是以前没有的好感觉。以前出去哭丧她都是一个人，最多也就是指挥一下她的儿媳妇，现在她有了当领导的感觉。有用没用，她都要给别人下指示，总觉得自己是总顾问，别人就应该听她的。人家不听她的，她就跟人家发火，慢慢别人都有些讨厌她。

她看出下面人不欢迎她，心里挺不痛快，发过火后也想以后不干了，可到时候看见活儿就忍不住要干，听见哭丧嗓子眼儿就痒痒，总想跟着掺和。下面人找总经理，说：你婆婆再这么瞎掺和，我们就不干了。没她我们干得挺好，一有她，我们说得都不对，就是她对，谁都得听她的。我们又不是挣她的钱，凭什么听她的。

儿媳妇只好把她叫回办公室，说：你是总顾问，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以前咱们没有公司，你出去哭丧，现在你是公司领导，怎么还能给他们哭丧。这不是把你的地位弄低了吗？

她跟儿媳妇发脾气，说：我这个总顾问总不能干坐着吧。合着你们让我当总顾问，是拿我当玩意儿摆着玩儿的。

儿媳妇说：你是领导，领导就是干坐着。你看人家乡长、县长，哪个不是在办公室里干坐着，哪有跟着别人装车卸车、出去嚎丧的。

她一想，儿媳妇说得也有道理。儿媳妇又说：你当总顾问，是给我们出谋划策的。看我们干的有什么不对了，你就跟我说，不要跟下面说。我有什么想法，也跟你汇报，下面的事你就别管了。

从那以后，儿媳妇差不多每个礼拜跟她商量一次工作，她给儿媳妇出了好些主意，儿媳妇笑眯眯地听着，过后并不按她说的办。她也不傻，这么提了两个月，就不再提了。只是天天在办公室里冷眼看儿媳妇怎么联系业务，怎么跟客户谈判，想着怎么找儿媳妇一个岔子，把她拱下台。

偏偏儿媳妇不但不出岔儿，业务还越来越好，随着公司发展，儿媳妇建了新的办公楼，这一回儿媳妇有了自己的总经理室，比总顾问室大一倍，里面摆了一圈儿沙发，杨桂花心里明白，儿媳妇这是站稳脚跟了，要踩着她的脑袋了。不过人家是总经理，她也说不出什么。后来，两个副总经理的办公室也比她大，她就发了脾气，她说：要不是我，能有这个公司吗？乡里那时候支持咱们村成立公司，也是冲着我杨桂花，你们算老几，凭什么比我的办公室还大。

儿媳妇看她闹得厉害，只好把她的办公室也调换了。调换了以后，她却再也不肯到公司里去，只是天天在家里生闷气。

5

其实，真正让她生气的不是公司里的事，而是家里。她的两个儿子，都有些不务正业。小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回到村里，现在年岁已经不小了，却还没有对象，搞一个对象处不了半年，就吹了。有时候同时跟好几个女孩子来往，最后却一个也成不了。杨桂花说他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

大儿子六指也不让她省心，新风俗公司业务越做越大，

儿媳妇整天不着家，六指就在家里跟一帮人喝酒、打牌。杨桂花说他：你天天这么混吧，你看看村里的男人哪个像你，人家务农的务农，经商的经商，你呢？现在我活着你有吃有喝，看我死了你怎么办。

说得声音低了，六指聋听不见，声音高了六指还冲她发脾气：都是你弄的，让我媳妇在外面办公司，这会儿她当上总经理了，把我扔在家里打光棍，我不找人打牌干什么。闲得厉害了，我还要包二奶呢。

这一说提醒了杨桂花，她看着儿媳妇在外面风风火火隐隐地有些不安，这个儿媳妇太聪明了，这么发展下去，事业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早晚有出事的一天。自己这个总顾问被冷落了没关系，儿子被冷落了才是大事。

当了总经理的儿媳妇身边整天围着男人，她描眉、画眼儿，嘴唇涂得跟猴屁股似的，从她身边走过，一股香气扑面而来。有时看见乡领导跟儿媳妇打情骂俏，杨桂花心里就咯噔一下。她对六指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别那么整天傻着，留个心眼儿。你媳妇在公司里忙，你有空儿就去帮帮她。儿子点着头，过后又找人打牌去了。

她看儿子不灵醒，只好自己再往公司里跑。现在她去公司，不是为了公司的业务，完全是为了保护儿子。

可不管她怎么操心，儿子不争气，她也没办法。

儿子最后还是被人家甩了。不过这不是因为儿媳妇被人勾引，而是因为儿子出了岔儿。她看住了儿媳妇，却没有看住儿子。

夏季里的一天中午，儿媳妇从外面回到家，看见家里锁着门，她悄悄地用钥匙开了门走到最里面一个屋，推开门，看

见六指正跟村里一个俊俏媳妇在床上躺着，俩人可能折腾得太累了，也可能太放心（因为她中午从来不回家），她回来他们竟然没发觉，互相搂抱着睡得十分香甜。等到发现，两个人就傻了。

总经理就是总经理，她不哭、不闹、不打、不骂，把两个人的衣服收了，让他们写检讨书，交代事实经过。她说只要承认错误，以后不再重犯，就原谅他们。

两个人被她的和颜悦色迷惑了，事实交代得非常清楚，检讨得非常深刻，他们说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六次关系，男的给女的买过一件衣服，女的给男的买了一块手表，他们不图对方什么，是真心喜欢对方。

总经理看着检讨，气得手直发抖。她冷笑着说：你们彼此这么喜欢，成全你们。报纸上说，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离婚吧，离了婚，咱们各走各的阳关道。

六指说：你不是说要原谅我吗？总经理说，要是不原谅，我把你送到公安局去。六指知道上了当，他没有跟杨桂花商量，就在离婚协议书上把字签了。

杨桂花听到这个消息，身上发冷，她知道这事表面上是她儿子被捉了奸，实际是人家把她儿子甩了。这是蓄谋好了的，不争气的儿子上了当。她坐在屋里扇自己耳光，后悔自己这些年光顾着给别人哭丧，没把儿子管教好，更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把那碗带耳屎的粥给儿媳妇喝了，她要成了哑巴，现在就没有事了。

杨桂花再有本事，也拦不住总经理离婚。离了婚的总经理，就更不怕这个总顾问了。她在公司里大权独揽，乡领导都得让她三分。虽说村长是董事长，实际上公司的事一点儿也

不知道。总经理跟他汇报什么,他就听什么。

杨桂花现在真正感到了危机,过去她被冷落,总觉得还有儿媳妇,现在儿媳妇离了婚,公司跟她家没关系了。家里三个男子汉,一个比一个不争气,她看不出希望在哪里。

村里人见了她,也不像以前那么敬着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自从村里冒出来大大小小的各种桂花后,人们就知道她的好日子完了,但那时她儿子还没有离婚,人们知道她的儿媳妇能干,都等着看她这个儿媳妇能不能跟她儿子过到底。儿媳妇一离婚,人们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好像是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也满足了他们的期待。他们知道,杨桂花这回是真完了。

一些人看见杨桂花,故意仰着脸过去,意思是眼里再也没有杨桂花这个人了。也有人停下来跟杨桂花搭话,吃了吗?喝了吗?家里好吧?

杨桂花说:好,我吃得饱,睡得香。什么愁事也撂不倒我。儿子离了婚,我再给他找。

村里人说:对,你有钱,再给儿子娶两回媳妇也娶得起。好好盖一栋楼,再给儿子娶个年轻漂亮的。

杨桂花早就跟村里人说要盖一栋楼,现在村里好些人家起了楼,她家还没有动静。因为她的实力跟不上了。她知道人家这是在讽刺她,将她的军,嘴里却没法反驳。

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个姓赵的小伙子,当初他把杨桂花丈夫的腿撞折了,杨桂花大恩大德,少要了他一万块钱误工费,他们一家感恩戴德,在杨桂花面前一直低声下气,现在看杨桂花走了下坡路,见了杨桂花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有一次看见杨桂花,连招呼也不打,杨桂花心想,你不跟我说话,

我跟你说,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没想到那小伙子还没等她开口,噗就是一口痰,正吐在杨桂花面前。吐完以后扬长而去。

杨桂花回到家里哭了,过去哭是表演,是为了往回挣钱。现在哭是伤心,还生怕别人看见。她在人面前强作欢笑,背过人却再也撑不住了。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觉得不光是儿媳妇,是一个村子的人都抛弃了她。

这么伤心了一段时间她明白过来,光伤心没用,得想办法。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甘心沉沦下去,看着村里人一家一家发起来把自己抛在后面,要么带着儿子再创出一份家业。

自从新风俗公司成立后,村里零散外出哭丧的人都垮了,现在人们家里有了丧事,更愿意享受一条龙服务,把精力腾出来做别的事情,他们对单个出去哭丧的人不感兴趣了。杨桂花不能不肯定儿媳妇的能力,她在丧葬业上竞争不过人家,只能再想别的路子。

她把两个儿子叫到家里,问:你们是甘心这么栽了,还是想站起来。

大儿子六指说: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咱们比不了人家。自从离婚后,这个儿子越发消沉,整天就是睡觉、打牌,杨桂花知道他完了,她把两眼盯着小儿子,说:你也别天天跟那些大闺女混来混去的了,好好创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有的是女人愿意跟着你。要是自己没出息,就是娶上女人也得跑了。

小儿子说:娘,我听你的。我以前也想干,就是你不给我机会,你要是给我机会,我肯定输不给别人。

杨桂花说:好小子,有你这句话,娘就放心了。以后你就

跟着娘,咱们再打一番天下。

小儿子说:可是,咱们干什么呢?

6

杨桂花看准了一个行业,就是做挂面。挂面的用量太大了,谁家不吃挂面呢?哪个食堂不用挂面呢?哪个宾馆、饭店没有餐厅呢?杨桂花没有看到,县里已经有了十几家挂面厂,或者说她看到了,却没有在意。她觉得只要是她做了挂面,人们就一定会买。

她把家里原来打算盖楼的钱,盖了厂房,通过乡领导做工作,从信用社贷了十几万元,买了十几台机器。挑了个好日子,放了几挂鞭炮,就算正式投产了。

第一把挂面生产出来,她高兴得眼泪都下来了,她喊儿子煮挂面,煮了挂面让全村人吃。可是来她家吃挂面的人不多,每个人家里都忙,没空来吃这碗挂面。以杨桂花现在的地位,人们也不想给她捧这个场。杨桂花不气馁,她知道人都是势利的,只要她的企业站住了脚,不愁没有围着她转的。

就像她的开业不顺利一样,企业也不顺利。生产了一个礼拜,生产的挂面只卖了一小部分,其余的都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

杨桂花想了好些办法,降价、增加提成,他儿子带着十几个销售人员天天在外面跑,人家就是不买桂花牌挂面。

杨桂花急得嘴上起了泡。她现在才知道,企业不是那么好搞的。光生产挂面算不了什么,能销售出去才是关键。如果卖不出去,生产的越多越麻烦。她让车间先是生产半天,接着

又彻底停了产，车间里的工人都背着挂面往各村跑，挨家挨户地卖挂面。

她本来雇了销售经理，现在她亲自抓销售。看到销售人员白天出去，晚上回来，背的挂面没卖出去多少，她说这些人太笨，挂面是个天天用的东西，哪家不得做饭，有什么难卖的。

销售人员说：你一卖就知道了。

她说：你娘才卖呢。老娘出去是销售。你们看我的。

她亲自背了五十斤挂面，沿着各个村子跑。小儿子劝她说：让别人卖就行了，哪有总经理背着挂面到处跑的。她说：我这叫市场调研。我就不信咱们的挂面卖不出去。

她先是走到邻村，邻村的人听说杨桂花卖挂面，都出来看。当年杨桂花外出哭丧的第一站，就是这里。不少人认识杨桂花，问她干什么来了。她说：我现在不哭丧了，自己办了挂面厂，想尝一尝当老板的滋味。人们恭维她：原来是杨老板来了，生产什么？挂面。把你生产的挂面，送我们一点儿尝尝吧。

杨桂花说：好，送你们一把，吃着好买我们的啊。

大家都答应。

杨桂花出去了半天，背的五十斤挂面就全光了。第二天杨桂花又背了五十斤挂面去邻村，问他们昨天吃得怎么样，要不要买点儿。昨天拿了她挂面的人都躲她，昨天没拿上她挂面的人，来跟她要挂面吃。村里人的逻辑是，你既然送人挂面，就应该全村人都送，有的送有的不送不公平。杨桂花只好把背的挂面又送了人。

一个村子就白白送出了一百斤。

送挂面有人要，卖挂面没人要。邻村人吃了她送的挂面，

都说不好吃。有人还在她的挂面里发现了耗子粪、死虫子，说她的挂面吃不得。杨桂花看没人买，只好把背的挂面又送了另外一个村子。

晚上她背着空袋子回来，厂里人故意奉承她：还是老板有办法，别人怎么背出去，怎么背回来，就是老板天天提着空袋子回来。杨桂花听了哭不得笑不得。

旁边的销售经理说，那不是卖出去的，是送出去的。要是白往外送，我也能送出去。

一句话提醒了杨桂花，对！卖不出去，我可以送出去。我送一斤挂面他们好意思要，送一百斤挂面，他们还好意思白要吗？挂面买谁的也得买，我给他们送到了家里，他们当然愿意买我的。再说，库房里堆了那么多挂面，时间一长就有霉味儿，不往外送也得坏。她下了决心，卖不出去就送。

她说：你们不要以为送就容易，送也是本事。失败是成功之母，送挂面是卖挂面的娘。从现在开始，你们跟着我往外送挂面。

送给谁呢？杨桂花有主意，送给她以前哭过丧的人家。哭过丧就是有业务往来，这就叫关系。杨桂花领着几个小伙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凡是她以前哭过丧的，看见门就往下扔挂面。这么着把库房里的挂面都送了出去，终于又可以生产了。

送出去挂面后，下一步是往回要钱。送挂面容易，要钱难。有人说家里没有钱，当下给不了。有人说，你的挂面我们还没吃呢，你要钱没有，要挂面就再拉回去。还有的人说：你那挂面里面都是耗子粪，这样的挂面白给我们都不愿意要，还想要钱？

最可气的是邻村的王大户，当年他老娘死的时候，杨桂

花在他家痛哭了一场,在全县扬了名,让她在哭丧业站住了脚。杨桂花对他一直报有感激之情,送挂面时特意在他家多留了一些。现在杨桂花去要钱,王大户的老婆说:我们家孩子吃了你的挂面,肚子疼了两天,你还来要钱,我还想让你付医疗费呢。

一句话把杨桂花说得流了泪,她说: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挂面,合着我还有罪了。

王大户的老婆说:有罪没罪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反正我们家两个孙子都病了。你说怎么办吧?

这一说杨桂花也有些害怕,她的挂面生产出来后,在库房里放了好长时间,库房里不干净,一个村的耗子都聚到了那里。人进去后,常常看见比猫还大的耗子在里面贼头贼脑地看人。

她说:我的挂面是经过了质量监督的,完全合格,你们不是不想给钱吗?不想给钱就说不给钱,可别这么污蔑人。说着她转过身对围观的人说:你们看看现在成了什么世道,做个生意也这么难。你们说我杨桂花容易吗?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就不走了,我死在你们门口,这世道人心都坏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说着她放声大哭。

她知道一哭事儿就大了,事儿闹的越大,对她越有利。再说她这一哭,就不光是哭挂面,所有想起来的伤心事,她都哭。从小到大的不如意事儿,这些年忘得差不多了,现在突然都涌了上来,一件一件地往外抖搂,哭得最伤心的,是她送挂面的这家人,当年王大户的老娘死了,办丧事,她来这儿哭丧时出了多么大的力,想不到这家如今这么对待她。哭着哭着,

她大声地喊起了死去的老太太。

村里人一听杨桂花哭，还以为这家又死了人，全村人都往这儿赶，有人还张罗着要来给帮忙凑份子，赶到了一问才知道，不是死了人，是欠了杨桂花的挂面钱。

她这么一哭，王大户家的人受不了。一百斤挂面本来钱就不多，赶紧给了杨桂花。杨桂花拿了钱还不走，非要在人家家里哭够了才走。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知道杨桂花惹不起，你欠了她的钱，她在你家门口哭丧。只要有点儿脸面的人，家里没死人，谁愿意让杨桂花坐在家门口哭呢。

第二天她再到别人家要钱，特别好要，一见她来了赶紧把钱拿出来，不光痛痛快快地给钱，还对杨桂花说一大堆奉承话，说她是女强人、女企业家，是这一带致富的模范，给村里人蹚出了一条致富新路。总之是想哄得她不能哭出来。

然而，杨桂花却依然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哭声，而且，声音越哭越大，像决堤的洪水。杨桂花心里的泪河，此刻确实是泛滥了，人们带着怜悯的目光让她看到了对自己的轻视，捏在手里的脏乎乎的钱，让她感到了一种被人施舍的低贱。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哭，她甚至感到在无数次哭中，只有这一次才是为自己。

村里人静静地围着她，看着她哭。她已经好长时间不在村里哭丧了，半大孩子只是听大人们说她能哭，没见她真哭过，现在算是开了眼。她的鼻涕眼泪抹得到处都是，一边哭，一边唱，把心里的委屈都唱了出来。

她的哭声是那么委婉，词汇是那么生动。所有的挫折、失败，经过她的叙述都成了言之有物的好词儿。在她的哭声中，

人心是难测的，世道是多变的，人生是艰难的，人人都在她的哭声中受到了启迪。

有人想上前拉她，却不忍心。他们不忍心打断她的哭泣，把这么好一篇言之有物的文章拦腰截断，总觉得不应该。又不能让她一直坐在地上哭，只好给她拿来一个凳子，把她搀扶到凳子上。

杨桂花觉得身上发软，她好长时间不哭了，现在这么伤心动肺地哭，不一会儿就觉得身上没了力气。没力气她也得撑着，这么些人都在看着她，她不能败下阵来。做生意她可以败，开厂子她可以败，唯有哭她不能败。

正在哭着，有人跑过来告诉她说，她的老娘不行了，让她赶紧回家。

她老娘今年七十四岁，一直跟着她生活。前几年杨桂花顺的时候，她老娘的身体特别好，现如今见她身处如此窘境，心里拧成了一个大疙瘩天天郁郁寡欢，老人的一口气没上来，就栽到了地上。

杨桂花急忙往家里赶，赶到家里，她老娘还有一口气，看见她以后，拉着她的手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就合上了眼睛。

杨桂花后悔自己在村里哭。她这么个哭法，最受不了的就是老娘。她这一生，真正心疼她的就是这个老娘了，男人啊，儿女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老娘对她好。现在老娘死了，她要给老娘好好办一场丧事。

她把新风俗公司所有哭丧的人都包了下来，一切事情都交给新风俗公司办，为了老娘，她肯花大价钱。她要让老娘走得风风光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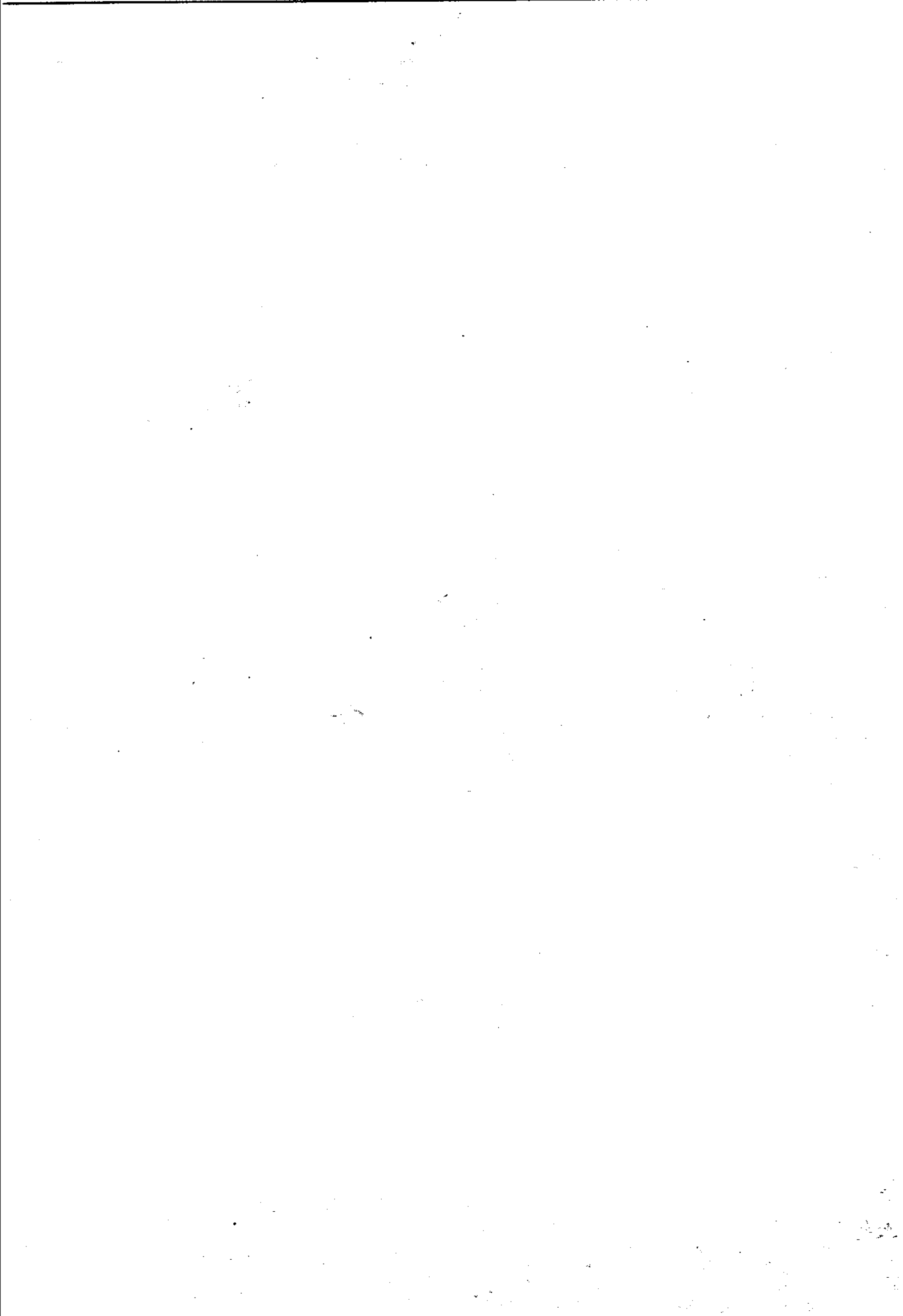
可是，到了出殡那天，她就是哭不出来。她的哥哥哭，儿子哭，孙子哭，就是她不哭。她跟着老娘的灵柩往前走，后面是她的儿子、孙子，这些孩子们都哭，她不哭。她哭不出来。以前她给别人哭丧时，哭不出来也要哭，她掩着脸干嚎，现在她不，哭不出来她就不哭，她沉着脸跟着灵柩往前走，脸色非常坦然，非常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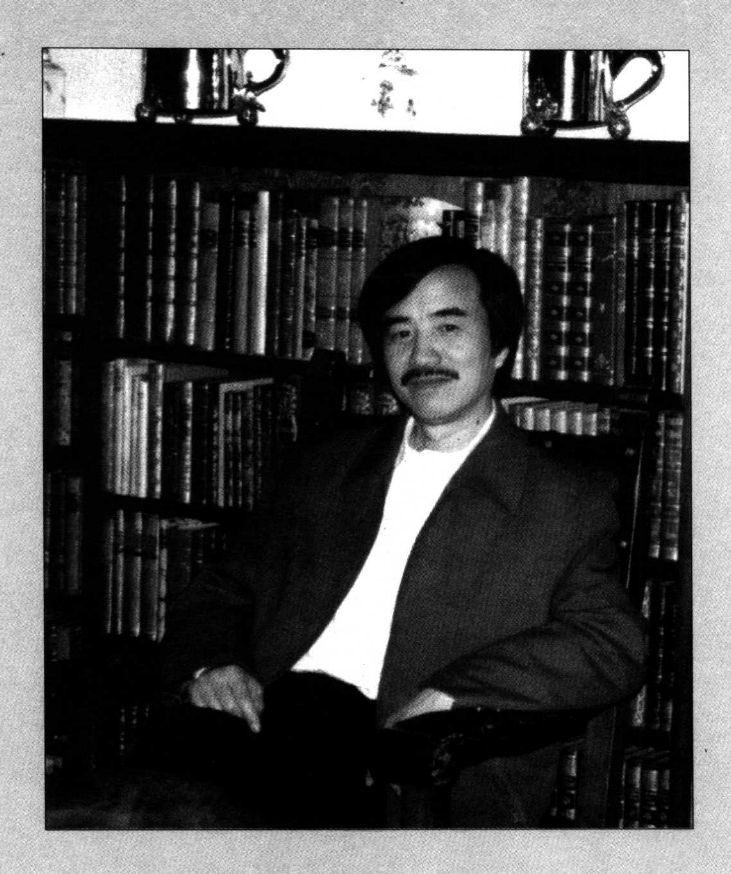
虽然她不哭，哭声也很热烈。新风俗公司二十多个哭丧的女人，都算她的徒子徒孙，现在当然要好好出一把力。她们一齐大哭，把她儿子、孙子的哭声都淹没了。

上面提倡火葬，尸体火化后，杨桂花又把骨灰盒放进棺材里，抬到村外埋了，棺材入土时哀声四起，杨桂花还是没有掉泪，她跟孩子们说：岁数大了这是好事，世上的事就不用操心了。以后我死了，你们谁也不用哭。给我从外面雇一百个哭丧的，热热闹闹地把我打发了。

孩子们都奇怪她怎么一滴泪也不掉。村里人说：她是以前哭得太多，把眼泪流完了。人这一辈子流多少眼泪，是有定数的。

短篇小说





李锐小传

李锐，男，1950年生于北京，现居太原。1969年从北京到山西吕梁山区邸家河村插队，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十一年文学编辑，现为专业作家，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曾奖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厚土》，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作品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英、法、日、德、荷兰等多种文字出版。



李　锐

耕牛　牧笛

耕　牛

牛、耕牛也。《易系》、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未有用之耕者。《山海经》曰，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世以为起于三代，愚谓不然。牛若常在畎(quǎn，犬)亩，武王平定天下，胡不归之三农，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故《周礼》、祭牛之外，以享宾、驾车、犒师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牵牛以蹊(xī，西)田，正使藉稻，何足为异，乃设"夺而罪之"之喻耶？在《诗》有云，"载芟(shān，删)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cú，二声)隰(xī，西)徂畛(zhēn，真)"；又曰，"有略其耜(sì，四)，俶载南亩"；以明竭作于春，皆人力也。至于"获之""积之""如墉""如栉"，然后"杀时(犉)(rún，二声)牡，有捄其角"，以

为社稷之报。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猫、迎虎、列于蜡祭乎? 盖牛之耕,起于春秋之间,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字伯牛。《礼记》、《吕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前汉赵过又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后世因之,生民粒食,皆其力也。……

——引自《王祯农书》
“农器图谱集”之二

我国古书中记载,夏初后稷(jì,记)之孙叔均开始用牛耕田,这是古代传说。近人据甲骨文推断,商代后期,殷人有用牛耕田的。不过必须指出,直到春秋前期,用牛拉犁耕田的并不普遍,一般都用耒耜耕田。当时牛耕所以不能推广,原因之一是,在奴隶社会中,奴隶被看作是能说话的牲口,使用奴隶比使用牲口更合算。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奴隶的人,根本没有使用畜力的必要。

大致春秋中叶,牛耕才渐渐多起来。孔子是春秋后期人。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有“犁牛之子骍(xīng,星)且角”一句话。另外,孔子有一个弟子姓冉(rǎn,染)名耕,字伯牛;他又有一个弟子姓司马,名耕,字子牛。孔子称牛为“犁牛”,……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左丘明,在他所著的《国语》一书中就明白地说:原来杀了用于祭祀的牛,现在驱使到田里干活了。这也表明春秋后期牛耕已比较普遍。用牛耕田是耕作上的一大进步,由耒耜发展到犁,是农具上的一大进步。……

——引自《中国古代农机具》第二讲

短篇小说

耕牛　牧笛

红宝拍拍黄宝的头,红宝说:"黄宝,你放心。咱俩人藏在这儿哪个龟孙也寻不着!狗日的们梦梦也梦不到这儿来!狗日的们派来多少警察也寻不着!"

黄宝不说话,黄宝用大眼睛看看红宝。

红宝的眼圈就红了。红宝指着地上摊开的那一堆东西安慰黄宝说:"你看你害怕的你。我说他们寻不着,就是寻不着。你怕啥呀你?我把吃的、用的都带来了,米、面、锅、勺子、水桶、镰刀、被子、马灯,我连咸盐都带上了,够咱们在这儿藏一夏天的。窑也收拾了,也用蒿草熏了,能顶上招待所啦,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呀你?你要实在不放心,咱就垒了洞口在这儿过秋,过冬!咱就住在这儿不回家了!"

黄宝还是不说话,还是用大眼睛伤心地看着红宝。红宝终于忍不住,抹着脸大声哭起来。

"黄宝,我日他妈的呢!我那天就不该叫你看见那个坑,我也不知道他们那是埋牛呢。这都是哪个龟孙定的规矩,他们凭啥要捕杀咱呀,咱又没得那五号病(注:口蹄疫),我日他妈的呢,凭啥别的牛得了五号病,就得把村里的牛都杀了呀?挖恁深的坑埋进去,还得撒恁多的石灰,凭啥人得了病就花钱给治,凭啥人得了'杀死'病(注:SARS)就不捕杀呀?凭啥牛得了病就得捕杀呀?咱肚子里还有个牛犊呢,两条命呢,凭啥母子俩就叫他们白白杀了呀?再说咱好好的,咱根本就没得病……"

看见红宝哭,黄宝就把自己的脸拱到红宝怀里。一股温暖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么一来,红宝哭得更痛了,红宝伸手抱住黄宝的头,红宝发誓说:"黄宝,黄宝,你放心,要活咱俩一块儿活,要死咱俩一块儿死,除非他们把我也挖坑埋了,

除非他们也给我撒上石灰……乱流河这一道川里都成了他们的屠宰场啦,咱俩永辈子也不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就把咱的牛娃生在这儿,在这儿开荒种地,咱俩一块儿老死在这儿吧……”

被熏过的窑洞里,弥漫着一股蒿草烧过的烟香。土窑洞坍塌的洞口上,静静地镶嵌着一块碧蓝碧蓝的天,是那种看一眼就会让你头晕的透蓝。塌下来的黄土把洞口堵了一多半,人只能低下头钻进来。窑洞前的空地上长满了一搂粗的橡树、杨树、山核桃树,大树底下满是密密麻麻的灌木和蒿草,把洞口严严实实地挡在后边。如果不留意,谁也看不出这曾经是原来的农家小院。茂密的蒿草被红宝和黄宝踩出一道沟来,草们倒伏在沟底,草叶的背面翻过来,在太阳底下白亮白亮地闪着银光。漫山遍野的寂静中,有一只蝉在枝头上独唱,纤细的声音很快就断绝在正午灼人的阳光下面。

红宝的爷爷说这个荒村子原来叫七里半,住过五六户人家。红宝的爷爷当年就和红宝的太爷爷住在这个院子里。从五人坪往北二十里,翻过老林沟,往南背的大坡上一股劲爬七里半,再过一条沟就到了。这村子就是当年叫来扫荡的日本鬼子给烧毁了的,从那以后六七十年就再没有人来住过。前两年满金爷在七里半村口的老核桃树上吊死了,这个地方就更没有人敢来了。埋满金爷的时候,红宝来抬过人,他就是从那时候才看见了爷爷当年住过的这个院子,院子里的三孔窑洞塌得只剩下这一孔了。

黄宝终于说话了,它扎在红宝怀里轻轻地哞了一声,一

道口涎从嘴角上长长地拖下来。它晃晃头，两只黑黑的大眼睛轻轻地一眨一眨。可惜，脖子上的牛铃铛没有了，要不然就能听见悠长舒缓的牛铃声。

听见黄宝叫，红宝止住了哭声。他抹抹眼泪，从怀里掏出牛铃来。

“黄宝，你不待见我哭呀？行，我听你的，我日他妈的我不哭啦，哭得没意思。黄宝，你饿了吧，你得再等等，现在天太毒，日头把草都晒蔫了、晒热了，这会儿割下的草不好吃，等傍黑的时候我给你割草去，傍黑的时候草们就都醒了，都缓过来了，那时候的草好吃，明天清早的挂上露水就更好吃。”说着，他摇摇牛铃，“你看，我把你的铃铛也带来了，咱先把铃铛挂在窑里，等以后没事了再戴上回家。”

黄宝懂事地又哞了一声。红宝的眼圈立刻就又红了。

“黄宝，咱俩真恓惶呀，连吃口草都得偷偷摸摸的……我不能让你到坡上吃草去，我实在是担心万一叫什么人看见你。你放心，等天黑了，我跟你一块出去到坡上透透气。”

黄宝又眨巴眨巴眼睛，黄宝什么都明白。

火红的晚霞漫天烧起来的时候，红宝拿着镰刀来到窑洞外面。站在山坡上，红宝眯着眼睛笑起来，他看见晚霞映红了满山坡的嫩草，火条烧，白蒿苗，喇叭花，都被晚霞镀了一层金光，在晚风中漫山遍野地涌动。红宝和他的镰刀也被镀了一层金光。红宝满脸堆笑地挥起了镰刀，红宝说：“黄宝，黄宝，你瞧瞧，你瞧瞧这草！都是你爱吃的！别说你一个人，就是赶来一群牛大家伙儿一块吃，一夏天也吃不完。你还发啥愁呀你，我日他妈的呢，能在这儿开个养牛场！”

红宝右手握定镰刀，有力地弯下腰去，镰刀把密集的草丛分开，整个镰刀向左一压，把草挡在左手上，锋利的刀刃紧贴地皮刷地一声，茂密的草地上就留下一道泛着浆水的新茬子。割上两刀，红宝就要转过身来把手上的青草放在空地上。随着身体有力的起伏和刷刷的割草声，在红宝身后渐渐留下一片泛着青草味儿的空地，在空地崭新的草茬子上面，排列起一摊一摊的青草。霞光满天，群山无语。远远看去，寂静高远的霞光中，红宝起伏的身影就好像在操演一个什么古老的仪式。

一转眼的工夫，红宝兴冲冲地扛着一捆青草回到土窑里。闻见新鲜的青草味儿，黄宝立刻兴奋地伸过鼻子来，红宝故意挡住它。

“看你急的，看你急的，连绳子也不叫解啦你？”

黄宝不理他，黄宝咬住垂下来的青草一甩头，把一绺青草拽下来叼在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吃起来，窑洞里立刻响起一阵咯嘣咯嘣的咀嚼声。

红宝拉开草捆的绳扣，鲜嫩的青草摊在地上。红宝专门把喇叭花秧子挑出来，堆到黄宝嘴跟前。

“我说黄宝，你缺心眼儿呀，要吃就先吃最爱吃的呀！我又不和你抢！”

拖着个怀孕的身子走了二十多里山路，黄宝早就饿了。黄宝不抬头，伸出长长的舌头把鲜嫩的青草一绺一绺卷进嘴里，窑洞里一片酣畅的咀嚼声，咯嘣咯嘣，咯嘣咯嘣……

看着黄宝吃草，红宝觉得比自己吃饭还香。红宝舔舔嘴唇，咽下一口唾沫，也揪了一棵白蒿苗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然后拍拍黄宝的脖子。

"黄宝,你好好吃吧你,我刚才就着凉水吃过窝窝了,我不饿。黄宝,我想明天再去给咱弄张饭桌来,咱们来的时候我在水沟边上看见一块青石板,洗干净搬回来正好顶个桌子用,等弄好了,你在上头舔盐,我在上头吃饭,咱俩就把光景正儿八经地过起来。一家人过光景,咱啥物件儿也不能短了,啥营养也不能缺了,黄宝,你说是不是?"

黄宝不抬头。黄宝忘情在酣畅的咀嚼之中。残破的窑洞里充满了野草的清香和黄宝身上那股熟悉温暖的味道。红宝又拍拍黄宝的脖子,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温暖和宽慰,他觉得这孔爷爷当年住过的窑洞,简直就是专门留给他和黄宝用的,简直就是一个活神仙住的福地洞天。他揉揉黄宝的耳朵:"黄宝,不着急,你吃吧你,慢慢吃,等你吃饱了咱就睡,你放心,明天早上太阳保管还是从东边儿升起来!"

睡到半夜时分,忽然响起了雷声。紧接着,大雨在震天动地的电闪雷鸣中倾盆而下。一道一道的闪电直劈山顶,撕天裂地的炸雷震得窑洞四壁落下一缕一缕的烟尘。红宝被雷声震醒了,借着闪电他看见卧在地上睡觉的黄宝已经吓得站起来了。红宝赶紧点燃了马灯,看见黄宝焦躁不安的眼睛,红宝笑起来:"黄宝,不用怕,有我在这儿呢,你怕啥呀你?"

看见灯光,黄宝果然安静了许多。红宝把灯捻捻大,窑洞里顿时明亮起来,红宝又笑笑:"黄宝,你要是害怕,咱就亮着灯,过来吧黄宝,就卧在我身边。"

黄宝走过来,安安静静地卧在红宝身边。

两个人躺了一会儿,红宝还是有点舍不得灯油,就和黄宝商量:"黄宝,你一闭上眼,天就成了黑的,就啥也不用看了,你说是不是呀?灯油咱得省着点用,往后的日子长呢。你

要是害怕，你先睡，我灭了灯再给咱守一阵儿。”

红宝熄灭了马灯，在黑暗中静静地守着。大雨和雷鸣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停了下来，山野里立刻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整个世界都被洗干净了，湿漉漉的树林和野草，在天地间弥漫出让人销魂的清新。远处，被雨水壮大了的溪流，在清新的寂静中淙淙流进深不见底的黑夜。满天荧荧闪光的星星，好像刚刚哭泣过的伤感温柔的眼睛。柔和的夜色中，红宝和黄宝一起进入了梦乡……

黎明前的黑暗当中，那个荒废多年的农家小院里发出一声闷响，被雨水浸泡过的残窑忽然整个塌了下来。

两天以后，县里畜牧局和公安局的人到五人坪来强制执行的时候，到处找，也没能找到红宝和他的牛。村里有人说，红宝带着他的牛下山找他姐夫去了。也有人说，你们就不用费那个事啦，寻着也是白搭。红宝光棍一条，那头牛红宝养了十年了，又给他耕地又给他下犊子，黄宝就是红宝的命，红宝亲黄宝比亲亲骨肉还要亲呢，寻着，也别想带走，除非你们把红宝也埋了，除非你们把红宝抓起来，给他判刑，叫他蹲监狱！

其实，连五人坪的人自己也纳闷：全村的牛都叫公家给杀了埋了，你说这红宝和黄宝到底是逃到哪儿去了他们？一个月过去了，不见人。半年过去了，还是不见人。整整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半点消息。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见，七里半的那孔土窑洞塌了，夏天的杂草和野藤早已经盖满了新塌的黄土。

牧　笛

牧笛、牧牛者所吹，早暮招来群牧，犹牧马者鸣笳也。尝于村野间闻之，则知时和岁丰，寓于声也。每见模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

王荆公诗云：

绿草无端倪，牛羊在平地，

芊绵杳霭间，落日一横吹。

迢遥送晚响，诞谩写真意，

岂比卖饧夫，吹箫贩童稚。

——引自《王祯农书》

"农器图谱集"之七

不会有人来了。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从黑龙关到河底镇，一连四天，他们都和这个马戏团碰到一块儿。马戏团一到，人们就像中了魔一样，全都钻进他们那个大棚子里头去了。任凭你弹弦子，吹笛子，就是没人搭理。

夕阳把山的影子拉得很远。暗影之中，微微的冷风加重了几分力量。儿子满心失望地把三弦琴装进琴袋，挂到肩上，把折叠凳折起来提到手上，然后搀扶起身边的老人：

"爸，咱走吧。"

老人有点不甘心，把手里冰凉的竹笛又抹了一把。

可那只抓在臂膀上的手分明是不容分说的。老人只好站起来，把手中的笛子放进挂在胸前的那只布袋里，于是，布袋里发出一阵清脆悦耳的碰撞声。布袋里还装着另外一样乐器：一对说书用的响板。老人知道儿子在生气，他故意岔开话题。

“咳，我说把唢呐带上吧，你偏不让，我说带上吧，你偏不让，唢呐子一吹又响亮又热闹，保管有人来……”

儿子顺手又提起父亲坐的另一只折叠凳，因为用的力气太大，折叠凳拍得劈劈啪啪乱响。老人听出来了，稍稍停顿了一下，可他还是想安慰安慰儿子的火气，他又一次岔开话题。

“唉，世道真是变了！搁在二十年前，我秦瞎子弦子一拨，走遍天下，到了哪儿也是人挤人，我肚里装着全本的……”

儿子猛然打断了他，“行啦！行啦！你肚里装着全本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装着《三侠五义》，装着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你装啥不是也白搭，咱干坐了整整四天啦，不是也没人理，没人听！一个瞎子，一个瘸子坐在大街上有啥好看的？人家不骂就是便宜！”

有血色猛然涌到脸上。老人知道儿子生气不只是为了没有人来听他们说书，儿子生气更是因为不让他到街对面的那个大棚里去看“新鲜”。一个要去，一个不让，这股气已经憋了四天了。老人忍了忍。涌上来的血色很快又退了下去。尽管舍不得钱，尽管不情愿，可到底还是有些心疼儿子，只好把岔开的话题又转回来。

“要不……你现在看看去。咱可说好了，就看一场。我不进去，我在外边等你。我一个瞎子，我不花那冤枉钱，我不看，我也不听那些狗汪汪，我嫌那东西寒碜人！”

儿子紧绷的脸色立刻缓下来：“爸，你想好喽，别后悔，真舍得叫我去？”

“想好了。不后悔。”

“你别叫人去了，完后又叨叨人，我可不为十块钱听你一冬天的叨叨。”

“你咋就弄不明白,我不光是为了心疼那几个钱。”

“你看,你看,又叨叨不是。”

老人无奈地苦笑起来,“咳咳,行,儿子,爸不叨叨你。我娃一辈子恓惶得娶不上个女人,还能一辈子不叫你看看女人。过干瘾,也是过瘾不是?过干瘾总比啥都没见过强,能行,咱去。放心吧你,爸管保不叨叨你。”

儿子高兴起来:“爸,那咱快走吧!”

儿子把身边的竹杖递给父亲,另一只手把两张折叠凳都夹在胳膊里,一老一少牵了竹杖,从横七竖八的店铺和摊贩中间穿行而过。年轻人兴奋的脚步相差悬殊,一高一低,整个身体就像一架不大协调的什么机器,在杂乱的背景中剧烈地摇摆沉浮。

兴奋的脚步后面,又有一阵悦耳的碰撞声从布袋里传出来。

冷风和夕阳之中,两张满是艰辛的男人的脸上露出由衷的体贴和快乐。

很快,他们来到那个轰轰乱响的大棚跟前。人还没有进门,脑袋已经快要被扩音器吵得爆炸了。东方神女马戏团的两个把门人,满脸揶揄的坏笑:

“嘿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最后一场,马上开演!嘿呀,你二位不再唱对台戏啦?不想说古书啦?也想来瞧瞧新鲜?也想开开眼?闹明白喽,一位十块,两位二十块,看得见,看不见,进门都得交钱!”

老人不理会别人的嘲讽,在后边抻抻竹竿吩咐儿子:“娃,爸就不进去了,你把东西都留给我,我坐在外边等你。”

于是,在凛冽的寒风和震天的流行音乐中,在东方神女马戏团鲜艳的大棚外边,在花花绿绿的彩旗中间,泥塑木雕一般地坐了一个说书的老人,老人的身上挂满了他心爱的乐器。随着一阵架子鼓的轰响,大棚里,女主持人尖利的嗓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演出现在开始——! 首先,我为大家献上《我不是黄蓉》,这首歌上季度刚刚登上流行歌曲排行榜首位,是今年红遍全国的新歌! 大家将会听到最时尚的HIP-POP节奏和旋律,将会看到最时髦的美国街舞表演!为我伴舞的是——金猴美女演出队,你们将会听到我美丽的歌声,将会看到她们漂亮的身材!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谢谢——! "

发了疯的音乐声像是被点燃的炸药一样爆发出来:

>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
> 我只要靖哥哥完美的爱情,
> 我不是黄蓉,我整天做梦,
> 在夜里唱情歌,失恋也英雄……

嘭嘭嘭的HIP-POP节奏推着那些反反复复的重音,一下一下冲过来,好像一架什么机器在身后一拱一拱地撞着人的身体,牵着你的胳膊,推着你的腿。就在老人极不自在地在折叠凳上挪动着身体的时候,一阵狂叫压过了音乐声从大棚里爆发出来:

"脱呀——! 脱呀——! 白呀——! 全脱光啦算球啦——! 都脱了你妈的吧——! "

短篇小说

耕牛　牧笛

扩音器里，女主持人煽动着狂热的人群："谢谢——！谢谢——！大家不要急，好戏在后头，下面请黑熊神女演出队，为大家演出最精彩、最时髦、最好看、都脱光的……"一个粗野的男声在重金属音响的喧嚣中，像野兽一样嚎叫起来：

给我一片药，我就对你笑，
给我两片药，我就跟你跳，
给我三片药，我就叫你抱，
给我四片药，我就让你肏！
药！药！药！快点给我药——！
肏！肏！肏！我就让你肏——！

口哨，尖叫，狂嗥，跺脚，喝彩，咒骂和打着强烈节拍的音乐声搅成一团，像一阵昏天黑地的狂风，像一股浊浪滔天的洪水把人席卷而去。

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停了下来的。也不知道那个几乎就要爆炸的大棚里怎么就突然没有了喧闹的声音。当头昏眼黑的老人终于从狂乱的震动当中定下神来的时候，他觉得又有人抓住了自己的胳膊。回过头，老人感觉到了儿子那张兴奋不已的红脸，不由得苦笑起来：

"嘿，小子，你都看见啥啦小子？"

"爸，全都看见了！一个一个大姑娘全都脱得光光的！脱光了衣服跟猴儿和黑熊一块跳！棚里的人全都嗷嗷叫，全都快疯啦都！"

"过瘾吗，小子？"

"过！真过瘾！"

"咳,傻儿子,连咱说书的人自己都跑到人家的大棚里过瘾去了,你说还有谁再听咱们说书呀,啊?儿子?你可真是傻成木头橛子了你!"

儿子顾不上回答父亲的问话,还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爸,你是没看见,一个一个全都脱得光光的,身上连一根线也没有,左扭右扭,翻跟斗,又摆腿又扭屁股,棚里的人全都快疯啦都!真白呀,真好看呀,真叫个过瘾呀,爸!"

老人又笑笑,"过瘾?傻小子,看你今黑夜怎么熬煎吧你!"而后又深深地叹口气,"唉——是爸没出息,连个媳妇也给我儿说不下……我看呀,往后咱不能再说书了,如今这世道,靠说书是难养活人了。咱们顶不过人家,又没有大喇叭,又没有脱衣裳的姑娘,咱啥都没有,和人家争啥呀争?争不过,躲得过,咱们以后得远远地躲开这些马戏团,要不,咱父子俩就等着活活饿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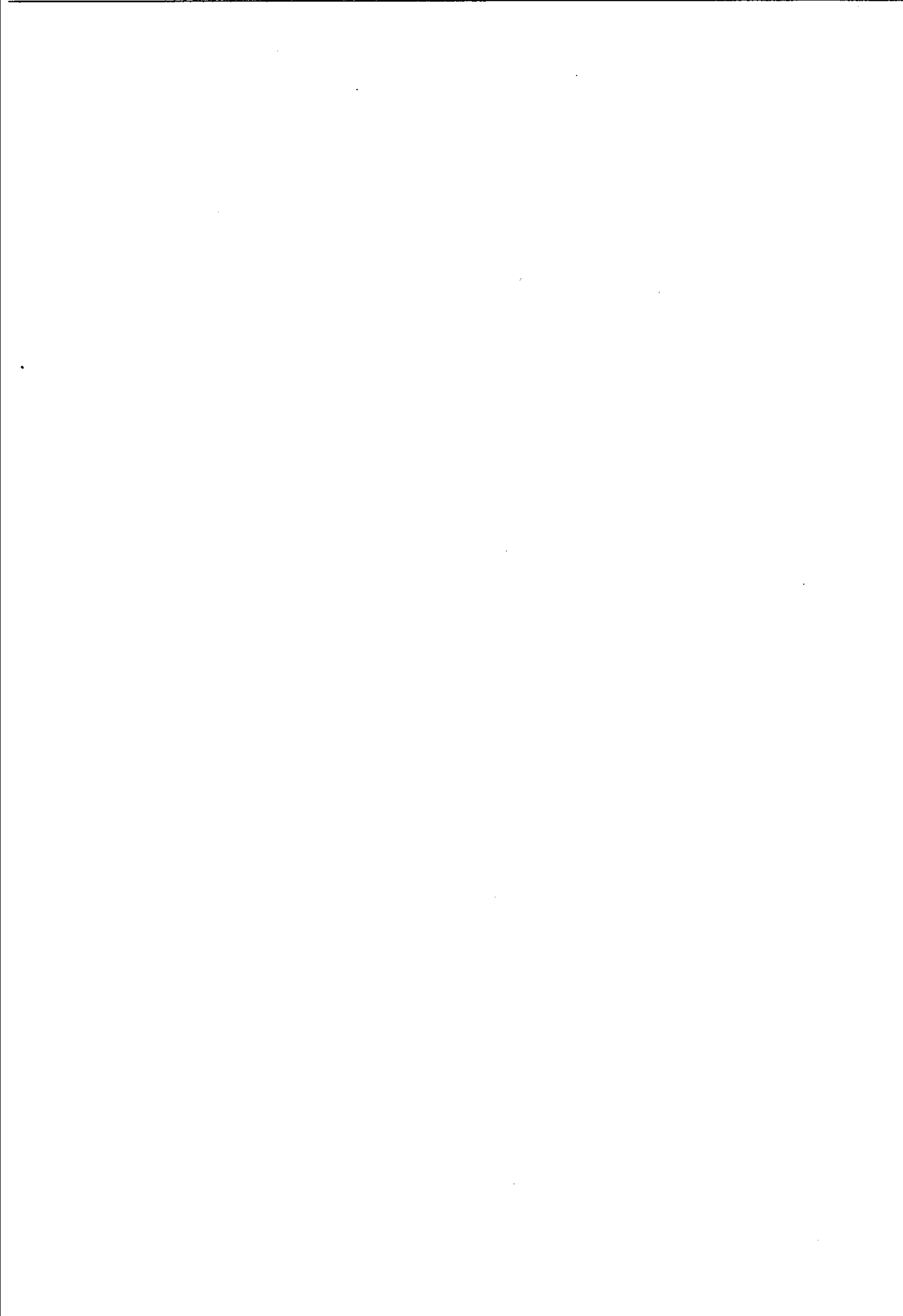
儿子还是顾不上回答父亲,还是满脸通红地沉浸在自己激动不已的兴奋当中,"爸,你是没有看见,八九盏明晃晃的聚光灯照着,一个一个真叫个白呀,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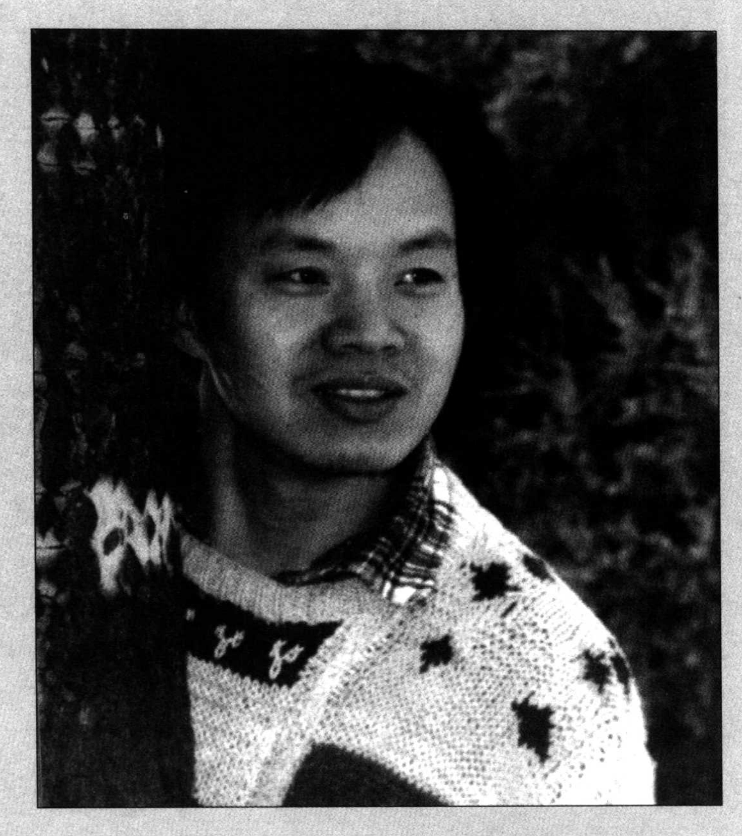
一转眼,散场的人群走得一个不剩。

深沉的暮色,终于把河谷埋进渐渐模糊的暗影当中。不知什么时候,寒意逼人的夜幕里亮起几盏疏落的灯光,深深地躺在黑暗的底处,像是被寒夜冻出来的冰灯。眨眼之间,人去城空。这个叫河底的陌生小镇刚才还又疯狂又热闹,挤满了来赶集、来看"新鲜"的人群,现在一下子变得又宽大,又空旷。空旷宽大的街道上只留下遍地的垃圾,和被人踩扁的肮脏的塑料袋。浓重的煤烟味儿在黑暗中一股一股地飘过来,偶尔还夹杂着炒菜的油香。饥饿的肚子不停地叫,从早晨到

现在父子俩只啃过几块干粮，还一直没舍得吃口热饭。

也许是被这炒菜的油香味儿触动了什么，老人忽然想起了自己去世的老伴，两行热泪在冷风中夺眶而出……黑暗中，在前面牵着竹杖的儿子一高一低兴冲冲地走着，什么也没有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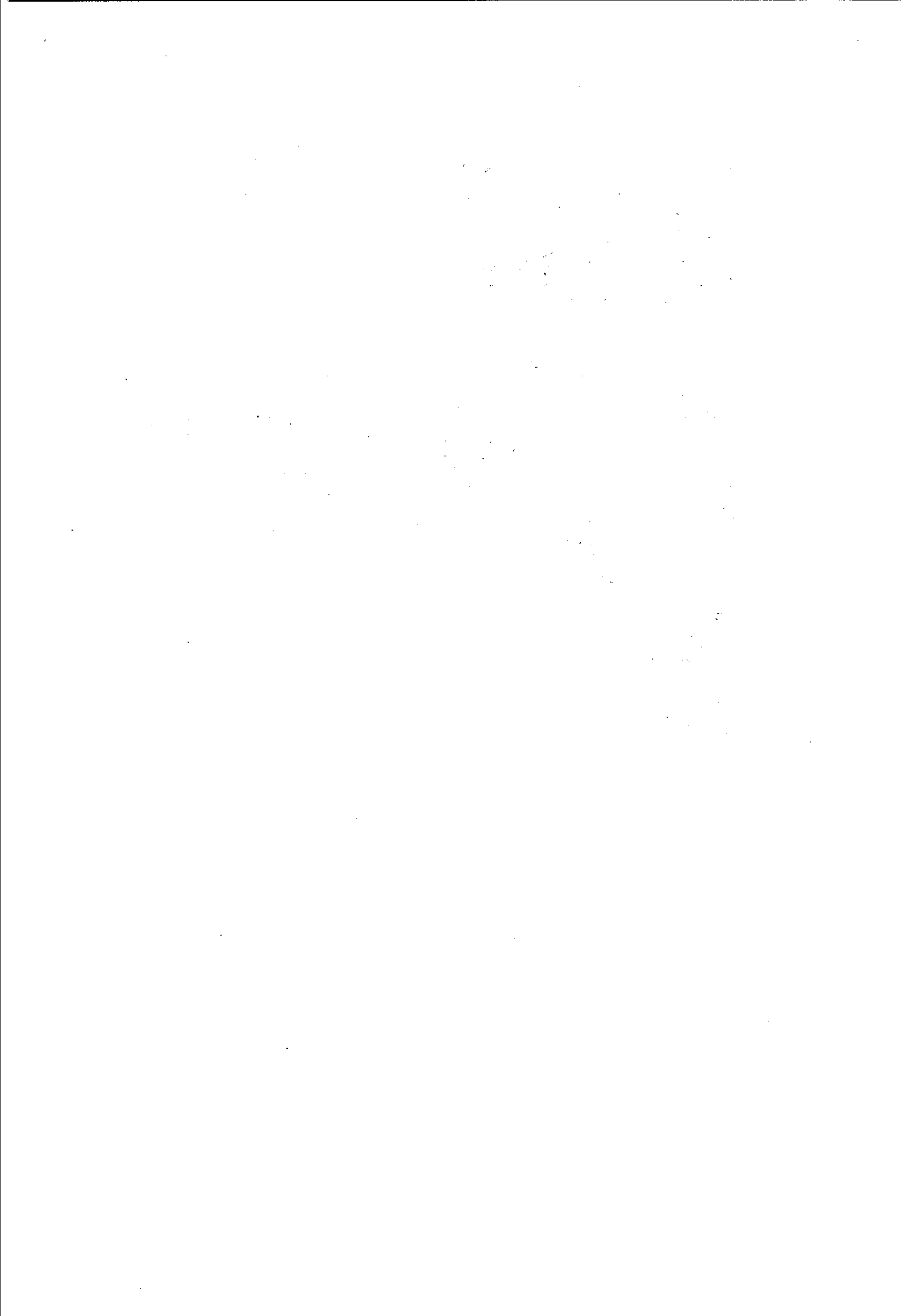


刘恪小传

刘恪，男，湖南岳阳人。1953年12月生。童年在层山镇完小读书，1968年10月在钱糖湖农场一中教书。1980年湖南师大中文学系毕业分配在水电部八局任报社记者。1983年调水电站《江河文学》任总编室主任。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在地质矿产部《新生界》文学丛刊任主任、主编。1994年当选为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迄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理论文章约四百万字，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理论专著二部。主要代表作：《红帆船》、《蓝色雨季》、《梦中情人》、《城与市》、《词语诗学》、《博物馆》、《民族志》、《没完》、《考古学》、《墙上鱼耳朵》等；曾获《广西文学》、《山花》、《芳草》等刊物小说奖，其作品选入多种选本。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矿业作协副主席，自由撰稿人。



刘 恪

秘密

1

湘西大山深处的一个小镇,拢共才二三十户人家。依旧是老房子,青砖砌的墙面缝隙很深,墙根有青苔,在边边角角的地方还伸出一二支青蕨,小街南北相对,中间小巷,还是那种溜青的黛兰石,只是上面凿有绳粗的齿痕,行人踩上去浸凉,但不滑脚。三三两两的门帘撑出一些油布棚,把阳光逼得更为狭窄,似乎是从漏斗里滴下来的光线,升上去的一线天,或蓝,或阴霾都不重要,掉下来的雨水和阳光一起洗着屋檐,那屋顶是一色青灰色薄石板, 鱼鳞一般地从檐口摞到屋脊,也许是年代的久远,石板瓦的缝隙里竟长出了一些青草。

某天傍晚, 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踩着一家小酒馆的门槛,嘴里嘘着,玉嫂,我,我来了,手势往上提,很优雅地弄了

一个弧。酒楼的木梁上吊着一个笼子，黑红的巧嘴八哥叫了，玉嫂，我来。随后少年把几只肉乎乎的小虫塞在八哥的嘴里。玉嫂在三三两两的客人中间忙着，听着八哥闹巧嘴，你闹得烦不烦，客人要耳根子清静。说着，顺手把案柜上一条方帕抛上去，盖住了笼子，我看你嘴巧。八哥是安静了，那少年又围着玉嫂闹腾开了，玉嫂，我帮你。喏，这桌四只凤爪，那桌梅菜扣肉，还有，三号要米粉，一号要花生米。少年英俊，高大健壮，细瓷的皮肤上毛茸茸的，还坠着汗珠，托着木盘送来递去，玉嫂拉开抽斗，拿出一条细软毛巾，石崽崽，停下。玉嫂用毛巾给少年擦脸，顺脖子抹一把肩胛，少年脸红扑扑，眼亮得灯中星火似的，盯玉嫂一些地方。石崽，又犯坏，当心我不给你学费，忙快点，一号桌等着呢。好嘞，少年跃过一条凳，没想凳腿旁有一条狗，少年身体一倾，碟中的花生米飞起来，四散，这时一号桌那人一伸手，从空中把碟子拿过去了，只觉得他手势在空中画了一个弧，也就一瞬把四散的花生米全收去了，这眨眼工夫的事，只有极少几个人看到，少年愣了一下，好功夫。

一号桌在右窗口，木窗掀起来，早年用木棍支着，石崽出主意，改成拉绳，方便。那是一个结实的壮汉，戴的斗笠没揭，压得低，只有一线眼神很锋利，他扔了一颗花生米在嘴里，视线移向窗外，若无其事，下巴还飘着两根斗笠系带。玉嫂赶紧递上茶，这位大哥，没脏你的衣物吧，我这里赔礼，壮汉没回头，再来二两酒鬼。

这时候太阳掉在大山里，把暗红的霞光收了一窗子，小楼里光是黄色，转头紫了，光线暗下来客人都三三两两地归家了。都是这方圆三五里的熟人，在夜色中赶五里十里山路

是常事，但壮汉没动，他一个人慢慢地撕着一只鸡腿，小酒嗞嗞地品。石崽很警觉地注视他，玉嫂拍着石崽背，给他挎上书包，回家，给你爹娘帮把手。石崽犹豫着。没事，这个人来过两三次，每次酒虽喝得多，不醉。

石崽出了店，还回头望，向东，出镇二里是田家湾。少年在镇口犹豫，这时镇边小河码头上来一个人，背篓背的东西盖过头了，手还拎着两个竹筐，一筐锄头铁锹，一筐杂物，两个筐轻重剧差，但他提得平平的。向叔，你回来了，我帮你，石崽去提铁器筐，居然双手没托起。石崽，不用了，我习惯，你回去吧。向叔在小镇开了一个生资门市，隔三差五从小河南去县城进货。

玉嫂在店里。还有一个壮汉，向叔，你要多一双眼睛。

不碍，哪个有豹子胆，敢惹玉嫂，我把他眼睛当灯笼拆了，向叔早年跟山里红胡子学过几手拳脚。

石崽放心了，蹦蹦跳跳地回田家湾。

2

日子平静，平静得如秋天的露水珠，连小草也不惊动。玉嫂的小酒馆，一般是二更天开始热闹，周围三五里的人也正好是这时开始闲下来，在小酒馆里吃点喝点，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乡镇重要的信息集散地，有人摆古，有人唱几句民间戏文，或者三乡四里的奇闻异事。小镇上的油坊，米铺到夜里都关张了，天热的时候所有店铺都开一个耳门，放一张竹躺椅在青石街上，躺上去吱吱呀呀地响，手里摇着大巴叶扇荡出几分悠闲，铺面都是一水的雕花木门，有些古朴的幽

韵。和玉嫂对门的豆腐坊的王婆子当家，说她王婆子实际只四十多岁，因了嘴上的热闹总爱张家长李家短的瞎白乎，她是玉嫂的常客，她爱吧唧吧唧抽旱烟，烟嘴敲敲桌边，我说你们晓得不，向家屋场淑梅在广东给一个香港老板当二奶，她可是个美人胚子，如今向家屋场五层高的大楼便是她家的。据说在铜锣湾还有一别墅，汽车都关了两屋子。王婆子说的都是旧闻，你问她铜锣湾在哪儿，她今天说深圳，明天说广州，一会儿还说省城长沙。向叔经常去县城见多识广，总会更正王婆的错误，她便说，后生子，这个世界对错不重要，要紧的是好与坏，淑梅错了，但她过得好呀。她的东拉西扯总会有一些想不到的精彩。她说大龙山红胡子有次在州府里劫了一贪官，索了他二百万。别人问她，婆子，二百万是多少，她说，足够我一辈子的豆腐钱，让酒馆满屋子笑半天。

向叔一般都在酒馆帮忙，他的店是农家化肥，都是和农活儿相关的，在农时繁忙之前就准备好了的。因而晚上总是清闲的，他帮玉嫂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讨好，他是个老光棍汉，并不是没姑娘嫁给他，他眼高，又有仗义疏财的美名，生意实在红火，他是存钱的老板，乡野姑娘一个没看中，说是城里有一个相好的，他常去城里进货，路远，总会住一二晚，但谁也没见过他的相好。玉嫂，叫田玉花，是从田家湾出去打工的，听说在外结了婚，给富人生过一个儿子，可在广东待了十年居然回来了。盘了这家酒馆又干三年，这些话都是王婆子阴着扯的闲篇，真正的秘密谁也不知道。当下向叔追玉嫂可是真，玉嫂并不吐口，别人笑闹时，她也笑，王婆有时过话，玉嫂说，王婆婆你年纪也不大，一个儿子在外

地，你倒可以随了这些男人，一句话让王婆脸红到耳根，王婆虽然过了四十，但身材好，一身的白白净净，胖胖软软，年纪稍大一些的男人倒还真爱吃她的豆腐。在闲话里过日子，快。那壮汉还是经常来小酒馆，从镇的西北角的山路而来，那是通川鄂边界的，重重叠叠的山，弯弯曲曲的路，那壮汉常来，但没什么规律，有时三五天不来，有时半月天天来，他每次都固定在一号挨窗口的那一桌，永远是端坐，腰扎得很紧，斗笠从来不摘下，也不说话。小镇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玉花，那壮汉短你酒钱么，王婆问。没有，每次都给富余。只有向叔明白，他是冲玉花来的，方法仅在他以冷漠和距离吸引玉嫂。

有天很晚了。壮汉出门了，西北行，向叔尾随了一里许，转过山弯是浅浅的小溪，向叔押上水边，伸一腿居然没绊着他，立地腾跃而出，向叔双拳当胸一扑，少说有好几百斤力，那人一侧身仅用右肩给接住了。向叔裆门开了，壮汉那腿比刀还硬，生生一顶，向叔身体一晃，差点倒在溪水里了。他碰到了对头，便认真地和他对搏，好几个回合，向叔处下风，但壮汉也拿向叔没法，也许他根本没想使杀手。

你不准靠近玉嫂，她是我的。

这得是老板娘说了算，我们俩争也不管事儿。

强龙不压地头蛇，我惜你是条汉子，远一点，要不到时候丢了性命，不值。

如果玉嫂同意，我们俩可以公平决斗，死伤勿论。

行，我跟玉嫂说，你等着。

我相信你也是一条汉子，不过你要断了城里女人。

3

那是一个风轻月黑的晚上，玉嫂酒馆照样是三三两两的来人。向叔，来了，八哥在笼子里叫，向叔经常在猪肉覃的肉案上弄一点精细的瘦肉喂它，问——好。向哥，你帮忙做点酱猪蹄，玉嫂说。玉嫂长时以来一直叫他向叔，这个称呼是镇上老少皆宜的称呼，如同老张老李并不涉及辈分。一天向叔说，玉妹子，我和城里的断了，我要娶你。玉嫂不置可否，但慢慢改了称呼。这晚石崽也来了，说是学堂里放假了，玉嫂在满堂地忙，手里托的盘子正好抵在那双奶子下，动动荡荡，可碗里的汤水不泼不洒。石崽说，玉嫂，你的豆腐掉下来了。原来胸脯太满，把扣眼绷开了一个，白生生的奶便漏了底，大家一看，满屋子笑声，玉嫂也不怯，反而胸脯一挺，小崽子，回家看你娘的，三根没长全就痞里痞气的。说着在石崽头上拍了一下。石崽忙着端茶倒水，这夜的汽灯很亮，灯下也不黑。

王婆婆来的时候，悠着嗓子，呀———号桌没客人，稀罕，我来了。八哥在叫，婆婆，卖瓜瓜。这是石崽教的，从老师那里学来。王婆婆用旱烟杆敲敲笼子，就你嘴巧，当心我用烟火烧你的舌头。婆婆，瓜大。王婆也是一双大奶，弄得满屋子笑得咳嗽。有人说，王婆婆的这才叫豆腐掉下来。布店老板蔡青说，她的豆腐可拍可打哟。王婆婆在桌边吧嗒旱烟，又叨叨开了，说大龙山小红胡子在内蒙弄了一匹宝马跑得比汽车快，说有个老板拿一块烟草地同他换，红胡子也不干，他的马在夜里套上软蹄，在山里跑几百里只听到风声听不到马蹄，他可比那些公共车上盗贼厉害。有好多人想算计他，有次红胡子在川鄂边跑了一晚夜路，上午在洗马河边歇脚，把马洗

干净，喂的精饲料，他也在水里泡了半晌，在一棵枫树底下盖着斗篷睡觉，有几个小毛贼想黑他，几个人去牵他的大马，三五个大汉子扑到树下把他摁住，用刀和棍子把他架住了，就一眨眼工夫，那几个小子喊爹唤娘了，一个胳膊断了，一个腿上流着血，腿跛了，其他几个人跑得快，谁也不晓得红胡子使的啥家伙，他没起身，仍用斗篷盖着脸睡觉。那几个盗马的，也被马踢坏了。下午倒阳的时候，他刚要离开那家狗肉店，那老板用一杆猎枪顶着他后背，你可以走，马得留下来。红胡子很爽快说，冲你这么有种，我打散了那么多人，你还敢动手，服，你是条好汉。我得和马告个别，另外告诉你一个马的秘密，不然，马会摔死人的。那人用枪口顶着他到了马身边，马侧过头来看主人，也是一闪，红胡子在马的另一边。还没来及抠动扳机，那狗肉店老板底下两个蛋就被踢碎了，从此以后再没看到有人找红胡子麻烦了。

猪肉罩说，王婆婆，你怎么知道碎了两个蛋，我听说是红胡子有意留一手，只踢碎了一个蛋，不成你摸过，大家一阵笑，王婆婆真是精彩，那老板，本来是个单蛋，自然一脚下去两个都没有了，我问过狗肉店的老板娘。

向叔说，王婆婆，你真是宝贝。

这一夜，三更之后人散去了一半，石崽正要回田家湾，小酒馆门口有一个高大人影堵住，来人穿着斗篷，石崽认为是那个壮汉，准备请他到一号桌，可这人不是，他留有胡子，红红的，哎哟，红胡子来了。

这一声把整个屋子打哑了，所有人望了一眼，低着头。这红胡子脱了斗篷，巧了，还就一号桌坐下，招呼酒菜，玉嫂见多识广，忙手中活，把酒菜送上时，小酒店里就只剩下向叔与

石崽了。红胡子不急不忙地吃着喝着,向叔前去,师傅,我少年时跟你学过一点拳脚,那红胡子一看,果然,他们说了几句旧话,这时玉嫂和石崽都放心了。

石崽看红胡子真是英雄气概,约摸六十开外的人,嗓音的字一个个地丁丁当当。身板真直溜,手脚动着都带着风,喝酒不用杯,都一碗一碗地干。撕的鸡放在口里,听到骨头碎的声音。玉嫂招呼,石崽,你回家,你向叔的师傅来了。不碍,少年好奇,他要看看英雄,民间传说的英雄。四更以后,石崽恋恋不舍地回家了。在镇口,看到西口的樟树下拴的大红马,马很高,昂起头少年用手摸不到耳朵。伸手一拍,似乎是拍在木板上,从它鼻子里喷出来的气能冲得人一歪,好马,石崽回家了,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软蹄呢,这么大的马驮着人,能在石板上没响声真是奇迹。

这一夜,整个小镇的灯都灭了,但每家人都警觉,担心会出什么事儿,唯有小酒馆汽灯亮着,还有玉嫂的小楼上,窗纸背后的美孚灯五更以后灭了, 但木楼上吱吱嘎嘎的响声,一直延续到东方发白。

第二日照样安静,日上三竿,各家店铺门没开。玉嫂这一天没开店,向叔也没来,红胡子自然是走了,昨夜的故事呢,关在一个盒子里成了秘密。

4

所有的日子都是从门槛边流走的,再重大的事件都能从小镇的青石板上流掉,因为新的一日又带来新的事件。玉嫂仍是在酒楼里忙碌,客,还是老顾客,只是发现向叔带着沉默

进来，玉嫂不让他帮忙，连石崽都看出了生分。有时石崽会问玉嫂，那夜红胡子啥时候走的，玉嫂横着眼，小崽子莫问，很不高兴。石崽也就默不吭声。大约是秋上，那壮汉经常来小酒店。人熟了，玉嫂对他客气起来了，偶尔那壮汉也说几句话，向叔坐在邻桌过来搭话，玉嫂转头就走。壮汉说，向叔我们俩决斗的事，你跟玉嫂说了没有。有。我早说了，玉嫂没回话。那壮汉从酒馆出来了，王婆婆招他到镇口，说了好一阵悄悄话。

时间从街上流走时，所有的雕花木门或关或开，看似一样，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或者鸟毛，要是给每一个具体事物取一个特有的名字是不可能的，于是聪明人起用了数字，这一根羽毛，那一片树叶，成千上万个细小的事物都可以无穷编码，但不能全部记忆。天光从石板瓦檐流下来经久不息地照着小巷的幽暗，向晚吆喝一嗓子从镇西透过镇东，在镇东口流到码头，白日里高高低低的声音都息在夜晚的梦中。玉嫂深信每一个事物都是有来历的，而且最后又都归于他的去处。这样她开始关注那壮汉，说话少，但眼睛能看明白许多东西。

又是一个三更天，玉嫂小酒馆开始打烊了，壮汉来了，满脸带血，而且一身带伤，玉嫂扶着他在竹椅上躺下，给他清洗，伤得不轻，谁狠心，把你打成这样。壮汉附在玉嫂耳边轻轻地说了两句，玉嫂一脸惊慌，手里的毛巾也掉在木盆里了，那夜玉嫂找了小镇张郎中，包扎吃药，安顿好都后半夜了。玉嫂留下壮汉，壮汉在玉嫂小楼养了几天伤，不知哪一天悄然离去的。

这后来总见玉嫂从西路进山一去好几天。

这年冬天，向叔把镇的生资店铺变卖了，独自去县城，玉

嫂居然都没去船码头送一程。

5

翌年，是桃花飘香的日子，玉嫂爱吃酸喝辣的，渐见得肚子腆起来，王婆婆说，这是一个野种。猪肉覃说，也许是壮汉的，玉嫂认了他，向叔都去城里了，不决斗，也让人失败。布店老板说，是向叔强奸了玉嫂留下的种儿。玉嫂肚子里的孩子在各种猜测中降生，再慢慢地成长。一晃二年石崽要从县里读最后一年学堂，只有他是玉嫂家的常客，他还是远房本家。即使在县城石崽也每个星期坐船回来帮玉嫂，玉嫂让自己的孩子叫他哥哥。

有天晚上，石崽在玉嫂耳畔也轻轻说了两句话，玉嫂气急败坏，在石崽肩上乱捶乱打，你这个球崽崽，咋能这样做呢。玉嫂脸如死灰，一连病了好几天。

接下来壮汉常来，小镇人习以为常，认定壮汉和玉嫂的关系，不过在平静的岁月中有几个口传的消息让人疑惑不解，首先是大龙山的红胡子，听说是窝里斗，让同伙给做了，那个同伙行踪诡秘，来无影去无踪，像个古代侠客，江湖传言，他是个独行侠。据说他只为难那些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坏人。

还有，听说向叔和城里那旧相好的过了，只是奇怪，向叔自废了双眼，如今听说又被城里女人抛弃了，只能沿街乞讨地过日子。王婆婆说，向叔眼睛是让独行侠给废的，因为向叔做了有违良心的事。

从此，玉嫂的小酒店沉默了，客，还是老顾客，大家熟悉

的话都在街上说完了，在酒店里来便是为了保持沉默，唯一不沉默的还是那只八哥，客人来了，王婆婆，猪肉覃，郎中，布店老板，油坊米铺，八哥都能叫，唯一不能叫的是壮汉，因为没有人知道壮汉的名字。另外，再也没听到它叫向叔了。石崽来，八哥先哇一声，崽崽，张开嘴等着，只有石崽喂给它吃的最好，那是野外一些肉乎乎的虫子。现在玉嫂的孩子能在八仙桌上伸手，也能给八哥喂食了。

奇怪的是壮汉也不要来到小酒店当老板，一如从前总坐在一号桌吃肉喝酒，最多是上楼和玉嫂睡觉，据王婆婆观察，除了那次养伤，后来的日子，壮汉在小酒馆均不超过三天。玉嫂呢，也从不提嫁过去，孩子都头顶桌子椅子了，他们仍是这样。这所有的现状一直持续到石崽在城里读书，倒是石崽毕业的那年，日子打破了平衡。

那是一天早晨，玉嫂店门没打开，王婆婆敲门，没动静，王婆婆觉出不好，叫人抠开门，孩子在楼上哭，玉嫂死了，大家都不知道她怎么死的，郎中来了说，玉嫂身上无伤，也没中毒，这一死够神的了。

田家湾来了玉嫂的本家。石崽很伤心，大家帮忙安葬了这个漂亮女人，把孩子也带到了田家湾，过了几日壮汉来了，明查暗访均不知玉嫂如何被害，这时镇上一致认为玉嫂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自杀的。

壮汉去田家湾，把孩子带走了。

6

这个秘密无人能解，王婆婆照例把它当做故事来讲，只

是每次讲都有一些细节上的不一样，每一个故事都独立地和红胡子相连，或者和向叔相连，当然最多的是壮汉，唯一没和石崽相连，因为石崽已经远去了京城。那年某晚，街上店铺油灯挨个儿黑了，只有玉嫂的窗灯亮着，有一个男人影子，不是红胡子，不是向叔，也不是壮汉，他是谁，你们想想。这时壮汉悄悄进来，他听了王婆无数遍故事发现了蛛丝马迹，其余人却喊那人是谁。王婆婆张着嘴一脸惊慌，一把刀插进了她的胸口，老东西是你杀了玉嫂，就是因为她比你更吸引男人。

王婆婆这次要讲真的秘密。玉嫂死后王婆婆想到那笼中八哥，于是提回来自养，可八哥再也不说话，王婆婆生气，提到镇头西打开笼子，走吧，畜生，就难得养你了，我没向叔的瘦肉，也没石崽的肉虫。八哥，扑扑地飞上屋檐，站在石板瓦上说：石崽崽，杀人。

王婆婆吓了一跳，这畜生胡说。许多天日思夜想之后，她就把玉嫂和石崽的通奸编成故事，可这次她没讲完。

秘密被揭开以后，仍是一个秘密。

玉嫂随了壮汉，又生了孩子，石崽是乐意的，那石崽又为什么要杀玉嫂呢，没道理，但鸟是不会扯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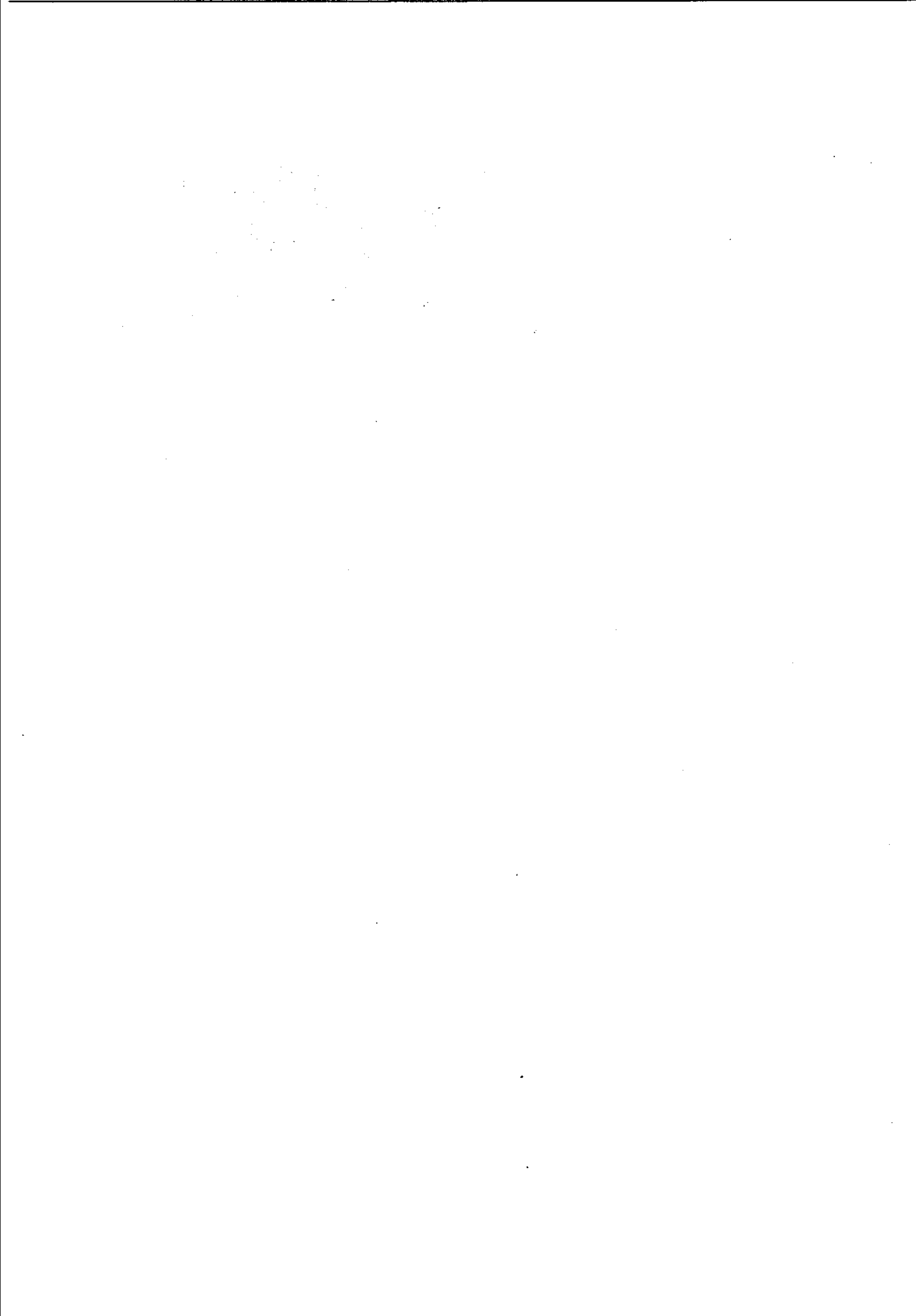
当然，关于人性的秘密，鸟儿是怎么也回答不上来的。

秘密永远保存着自身，敞开了便不是秘密。



聂鑫森小传

聂鑫森，祖籍江西，1948年生于湖南湘潭。当过工人、报社副刊编辑。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化专著共三十余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金盾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十一届百花奖及其他文学奖多次。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株洲市文联副主席、炎帝书画院副院长。



聂鑫森

一九四五年的一个春夜

引　子

一九四五年的一个春夜，这是个很遥远的时间概念，离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六十年是个很大的数字，称之为一个花甲。假如一个人到了花甲之年，也就显出了老态，有了白发白须，走起路来颤颤巍巍。但是，对于时间本身来说，六十年又算个什么，一朵小浪花？一粒小沙砾？时间永远是一个鲜活的形态，无始无终。

但是，一九四五年的那个春夜，对于湘潭来说，尽管过去了六十年，却记忆犹新。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人不应该不知道这座湖南湘中的古城湘潭。如果不知道，那就太孤陋寡闻了。那首《浏阳河》的歌，唱老了几代人："……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

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泽东,领导人民得解放……”生长在这块地面上的大人物,还有彭德怀、齐白石、杨度……若还沿着时间之河往上溯去,像这样的大人物简直数都数不过来了。

一九四五年那个春夜的湘潭,却已经陷落在日寇之手了。对于日本人,那时的湘潭人一律鄙称为日本矮子。湘潭是在前一年的六月陷落的,罪恶的膏药旗在城头上飘了差不多有十个月。

那个春夜,准确地说,是十点过后,全城已经戒严了。城东小东门外宋家桥东侧的文昌阁,曾是明、清两朝祭祀文昌菩萨的圣地,它是全城最高的一个地方,在那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文昌阁是建在一个名叫杰灵台的石座上的,上下三层,纯木结构,每层的楠木楹柱和梁枋,都有精雕的飞禽走兽,四面轩窗,飞檐翘角。站在顶层,整个湘潭城尽收眼底,诗人称誉为“雄踞湘潭第一楼”。但在沦陷前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文昌阁已只剩下大半边了,时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仿佛即刻就要塌倒。

那个春夜之所以在十点开始戒严,是因为日本驻军为了遮掩他们在战场上的节节惨败,特意在小东门码头边的一艘巨大的游船上,举行盛大的“庆祝圣战胜利”的酒会,邀请城里的各界名流,与日军的上层军官进行联欢。这些名流,有的是应邀后兴致勃勃而来的;有的是无可奈何被胁迫而来的,如艺风京戏班的当家红旦夏荷珠;也有的受邀而并没有走上那艘游船,如名琴师万壑风。

那艘游船上上下下一片灯火通明,据说所到人数有百人

之多，与全城的一片死寂形成强烈的对比。全城戒严，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可以自由行走外，能够进入游船的人也接受了严格的检查。在游船的顶部，还特意架起了几门小钢炮和十几挺机枪。

在日本驻军司令部龟丸大佐文质彬彬致完祝酒辞后，开始由一些本土的文化精英献诗献舞献歌的时候，不远处的文昌阁顶层突然响起了京胡声。那个春夜，天上只有稀疏的星子，风声细细，京胡声显得格外沉宏清越，据说全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

先是《夜深沉》，再是《梁红玉》中的精彩曲牌。接着在江边的游船上，有一个女子应和那京胡声，引吭高歌，声如惊涛。过了一阵，人们听见了小钢炮密集的轰鸣声，以及文昌阁倒塌下来有如山崩般的巨大声响。再接下来，在一声断云裂帛般的念白后刚起头唱了一句，随之而来的是疯狂的枪声……

第二天一早，人们才知道，万府的万鏊风死了，艺风京戏班的夏荷珠也死了。

六十年过去了，关于万鏊风和夏荷珠的生平事迹及死因，湘潭的各种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但他们的故事，却如春风野草，“渐行渐远还生”。

一

育群中学校长丁立人，把电话打到雨湖东端万府的时候，正是一九四四年初春的一个午后。

这一天万鏊风的心情，和这阴雨绵绵的天气一样，悒郁

冷寂。

他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一边听着从大宅院南隅母亲房中传来的单调的木鱼声，一边拉着一把古雅的京胡。他感到无处不是湿漉漉、阴森森的，寒气钢针似的往心上扎。这一天，是他的爱妻故去的祭日。三年前的今天，爱妻在大口大口地咯出一盂鲜血后，对着他笑了一下，艰难地说："此生憾事，未给你留下一儿半女，对不起了……"然后，慢慢地合上眼，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爱妻当然是个名门闺秀，但又是个多才多病之身，没留下儿女，却给他留下一大沓抄满了旧体诗词的薛涛笺，让他在此后的日子里细细咀嚼。他写诗作词再没有唱和的吟友了，他拉京胡再没有击节而歌的知音了，真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万壑风是万府的单传独苗，丧妻后，理应续弦的。这样显赫的门第，这样大的家业，总得有个传人。执拗的他不管母亲如何训导，只是把个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爱妻更好的女子。一眨眼，他四十岁了。母亲曾讥讽他："你想找个女戏子么？整天拎着把琴到处乱窜，真是家门不幸。"

在当时的古城湘潭，万壑风是个颇多非议的人物，万府怎么出了这个孽种呢？

他的祖父曾是左宗棠手下的参将，在新疆和沙俄侵略者作战时血染沙场，死后诰封振威将军，赏一品花翎，晋勇巴图鲁。遗体千里迢迢运回湘潭的昭山安葬时，左大帅还专门遣人来吊唁，并为万府的芳草园送来一副对联，这一份殊荣被镌刻在长条形的紫檀木板上，一直挂在园门的两边："剑啸朔漠，铁骑驱外侮；血肥劲草，春风驻此园。"

父亲呢，在北京的吏部做过四品官，可惜身染重病，死在任上。那时候的万鋆风，刚刚两岁。尽管幼年失祜，但万府的气势却依旧烈烈扬扬，乡下有良田千顷，城中有店铺若干，生计是毫不用发愁的。

万鋆风原来并不是这个名字，叫万兴邦，字志远，他到北京读大学时，迷上了京剧，特别是京胡（他自小就喜欢拉京胡），便改名万鋆风，字振飙，有一点声传万里的意思。他在北京读书，纯粹是混日子，专门花钱找名琴师学琴，虔诚恭谦，渐入堂奥。他的京胡手音绝佳，沉着圆浑，好用长弓，指法、弓法、腕力均矫健灵活，伴奏疏密相间，应用得体；而且熟谙各种流派的唱腔，如“谭派”、“梅派”、“尚派”。内行称赞他“刚健未尝失之粗豪，绵密而不流于纤巧”。人家大学读四年，他却读了七年，许多梨园人士都劝他“下海”，他婉言谢辞了，他一个名门之后自是不能流入“优伶”之列，做一个票友以此怡情养性，又尊贵又高雅，不受人歧视，何况万府也不等着他赚钱糊口。

万鋆风从北京回来后，第一件大事是奉母命，赶快结婚；第二件大事是组织起一个闲闲票房（票友的组织），聚拢了一些有身份而又爱好京剧的同道，譬如当时任中学语文教师现在当校长的丁立人。没事时就在一起切磋“国粹”，也不想干个什么正经职业。特别是丧妻后，本应赶快“花开二度”，传宗接代以慰高堂，他却不放在心上。

这不是孽种是什么？

这一天上午，万鋆风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小心地翻阅爱妻留下的薛涛笺。那一行行“褚体”小楷，写在淡红色的笺纸上，纤丽妩媚，有如一个个绝色的女子款款行走在桃花

林中，那应是爱妻联翩而至的化身。他轻声吟诵："傍帘捉得柳花多，陡觉心慵懒扫蛾。笑倚画阑携手坐，与郎细数指间螺"；"扫将残雪试煎茶，闲阁沉沉翠幕遮。小饮劝郎诗兴好，一盘生菜是梅花"……念着念着，一幅幅闺房乐事便从眼前突现出来。他长叹一声，不禁泪花满面。随即取出一张八行笺纸，搬开砚盖，用笔蘸了蘸墨，稍稍思索了一下，便急速地写了起来：

临江仙

悼亡

红尘生死别几年，倩人消息茫然。蕊珠宫殿住神仙，黄泉碧落，何处是蓬山？

花发潭城春色早，晶明风月无边。当时园圃倚栏杆，柳丝牵衣，相对尽欢颜。

然后，把笔一掷，无声无息地坐到晌午。

老太太打发人来催他吃午饭时，他说："你们回她老人家的话，我不想吃。"

忽然，他瞥见墙上挂着的京胡，便取了下来，在膝上垫一块白绸巾，试了试弦后，便发疯似的拉了起来，一曲紧接一曲，琴声和密密的雨丝一道，把万府上上下下全笼罩住了。

就在这时候，桌上的电话急骤地响起来。

他收住弓，放好京胡，起身到桌边拿起了电话，是丁立人打来的。

"振飙兄，是我呀，贸然打扰，祈谅祈谅。我怎么觉得您的屋子里，还飘着京胡的声音，真是余音缭绕呀。"

丁立人比他大四五岁，既是本地贤达，又是闲闲票房的得力干将，攻的是谭派老生。万壑风猛地觉得心情好了许多，忙以丁立人的字相称。

"守德兄，您有一双好耳朵，我刚才还在拉琴哩。"

"今日是嫂夫人的祭日，我原本是不敢惊扰的。因有一件急事，不得不求助您……"

"您说您说。"

"我有个远房表妹叫夏荷珠，少时酷好京戏，因家道中落，只好正式坐科学了这个行当，攻的是梅派。"

万壑风说："啊，听说不久前她从北京回到老家，在艺风戏班搭班，花旦之外还兼攻刀马旦，可惜我还没看过她的戏。"

"正是正是。和她同来的那个琴师，因有急事突然告假回北方去了，恐怕得耽搁一段日子。可戏班子与华南戏园签了合同，连演十晚，后晚是第一场。班里的其他琴师都不行，这可把班主和荷珠急死了。您……能不能……委屈一下，给我表妹捧捧场。"

万壑风沉默了，这真是个难题。他有他的原则：只是玩票，绝不正式登台，这才不失名门风范；可丁立人是多年好友，夏荷珠又是他的表妹，若推辞，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

"振飙兄，您若有难处，就算了。"

"慢。守德兄，您是知道我这个身份的，老母又是一个很守旧的人，我自然有难处，这个忙我是要帮的。但我有两个要求。"

"您说。"

"第一，按常例，戏牌上不能不写下'司琴万壑风'一行

字，但请在后面加上‘友情客串’四个字；第二，我不收任何‘包银’，纯属义务帮忙。”

“行！行！”

“因我不熟悉令妹的唱腔，是不是让她屈尊到寒舍对对谱、合合嗓？”

“第一场戏是《玉堂春》。什么时候来贵府呢？”

“明日上午九点吧，你老兄务必陪同前来。”

“这个自然。我先谢谢您了。”

搁下电话后，万壑风想：这夏荷珠到底是何等人物呢？

他从书房走出来，穿过弯弯曲曲的长廊，绕过两进院落，到了大宅院最后面的芳草园。这园子临着水，两边用围墙隔着，岸边是个小码头，泊着一条带宽篷的游船；园子里的亭阁、假山、花树全笼在乳白色的雨雾里，桃红李白从雨雾里洇出来，很像是宣纸上的一幅丹青。何处传来杜鹃鸟的啼鸣，一声声带着殷红的血斑，凄烈难禁。

万壑风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了。

二

宿雨初晴。

两辆人力车把丁立人和夏荷珠，在上午九点还差十分的时候，拉到了万府挂着黑地金字“紫气东来”横匾的大门前。

没等丁立人叩响大门上兽头衔着的铜环，黑漆铜钉大门忽地开了，穿着团花黑缎长夹衫的万壑风笑吟吟地迎了出来。

稍稍有些发胖的丁立人，今天穿着一套西装，见是万壑

风忙拱拱手，说："振飙兄，亲自应门来迎，不敢当，不敢当。"他指了指身边的夏荷珠，向万壑风介绍道："这就是我的表妹夏荷珠。"

万壑风忙说："夏小姐，幸会！幸会！"

万壑风眼里的夏荷珠，上上下下没有半点江湖人的气息，分明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学生。桃形脸，明眸皓齿，蓄着短发，穿一身蓝布学生装，足蹬一双小巧的黑皮鞋，眉眼间透出一派清纯。在这一刻，他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见到了同窗的女同学。

"万先生，上门打扰，请您原谅。"

万壑风微微一笑，说："我和守德兄是多年的好友，夏小姐你就不必拘礼了。请进！"

梆、梆、梆……木鱼声又响了起来。

丁立人说："尊母又在念经礼佛？"

万壑风点点头。

"老人家就望您早点结婚生子啊。"

万壑风赶忙打断丁立人的话头，说："我已安排好了。我们今日坐船到湖上去，一边游湖，一边对谱合嗓，二位意下如何？"

丁立人笑了笑："这样就更好了。"

他们很快就到了芳草园的码头边，一条长跳板颤悠悠地搭在湖岸和船头之间。阳光闪烁在湖面，很好看。船头肃立着一个年轻的仆人，船后坐着一个握着双桨的中年船夫。

"守德兄，请。"

丁立人谦让了一阵，才飞快地上了船。

"夏小姐，请！"

夏荷珠犹豫了一阵,没敢伸脚举步。

万壑风忙先踏上跳板,伸出一只手,牵着夏荷珠慢慢向前移动。夏荷珠把他的手抓得很紧,低着头,红着脸,直愣愣盯着自己的双脚。

船舱很宽阔,上面支着篷,中央立着一张矮几,几上摆着糕点、水果、茶杯、茶壶和暖水瓶,围着矮几摆着几把椅子。

待丁立人和夏荷珠坐好,万壑风喊一声:"开船!"

船便离开码头,缓缓向湖心驶去,桨声轻轻,水声细细。微风吹过来,到处氤氲着花草和湖水的新鲜气息。

年轻的仆人忙着给他们沏好茶,然后坐到舱外的船头上去。

"请用茶。"

"还是振飙兄想得周到,这雨湖的春色尽收一舱,我都有诗兴了。"

"守德兄,何不吟一首。"

"平常还敢,今天却不能,我这个表妹可是个女才子,她在我身边,我是要退避三舍的。"

"哦,夏小姐也工倚声?"

"振飙兄又小看人了是不是?她曾写过好些首和唐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我背一首给你听听?"

夏荷珠一张脸顿时漂满红晕,说:"表哥,您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吗?"

"怎么是出洋相呢?念出来正好让方家指点指点。请听:'曲曲回廊细细风,无端花谢药栏东。此时玉玦愁相赠,昨夜银屏梦乍通。已冷余香灰作字,未销残泪蜡堆红。藕丝莫系新莲子,好趁清飙逐断蓬。'"

万鏊风一听便知是和李商隐那首起句为“昨夜星辰昨夜风”的七律，平心而论，夏荷珠的诗是相当有功力的，这不能不让他惊诧，乃至钦佩。丁立人话音刚落，他便说：“好！有晚唐诗的风致。”又想起最后一句的“清飙”二字，感到很奇怪，飙者，狂风、暴风也，她为什么不用“清风”二字呢？

船从下湖穿过八仙桥，再到达中湖，然后下锚在湖边的一个小洲边。这个小洲不叫洲，叫周家山，大概是洲呈馒头的形状，与山相似。抬头望去，满眼新绿杂着盛开的红杜鹃。

夏荷珠望了丁立人一眼，丁立人立刻会意了，说：“瞧我这啰嗦劲，差点误了今天的正事了。振飙兄，你们对谱合嗓吧。”

万鏊风说：“好。先请夏小姐说一说你素来的唱法好吗？”

夏荷珠点点头，便细声细气地把《玉堂春》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主要的唱段和念白则认真演示一下。他们都是行家里手，说的和听的都是明白人，一点就懂了。万鏊风从夏荷珠轻声地哼唱和念白中，觉察出确实是地道的梅派，嗓音宽厚清越，韵味深长。

万鏊风说：“夏小姐大致的套路我知道了。我也有几个地方想说一下，戏里请医的时候，我有两种拉法：一种曲牌名叫《寄生草》，是梆子腔里的牌子，我吸收过来加以融化的；另一种是《柳青娘》转《海青歌》。您听听，看喜欢哪种？”

万鏊风架起京胡，陶陶然地拉了起来。丁立人以手轻叩几桌，打着板眼。

拉完了，夏荷珠说：“我以为还是《寄生草》好，又新鲜又好听。”

“我拉琴，主要是为您衬、托、垫、补，把您的唱腔裹圆。过

门我一般不用‘花点’，师法的是京城陈十二爷的拉法。如有‘花点’，必是您得到彩声之后。”

“谢谢。”夏荷珠听到这里，抬起头来，目光里满是钦佩。她觉得眼前这个人很坦诚，既是真正的内行，又不喜欢哗众取宠。北京的许多琴师，常在拉过门时乱加“花点”，为的是与角儿争夺掌声，弄得喧宾夺主。

他们又开始谈《汾河湾》、《梁红玉》。

说到《梁红玉》的时候，丁立人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

万壑风和夏荷珠吃了一惊，一齐望着丁立人。

丁立人说：“二位谈，二位谈。”

“我们谈完了，正要问表哥为何叹气哩？”

“二位刚才谈梁红玉击鼓抗金，我不由得想起日本人长驱直入，锋芒逼近长沙，国军恐怕是难以守住。长沙不保，湘潭即刻可破，谁愿意当亡国奴！”

夏荷珠眼眶红了，说：“北京沦陷后，日本兵到处横行霸道，滥杀无辜。每晚演戏，都是提心吊胆，他们喝醉了酒，砸戏园子，往台上打枪玩儿。我在那里实在不好待，才回到湘潭来搭班，这‘开口饭’真是不好吃的。若是湘潭陷落了，我还能往哪里去？”

不远处，一条红鲤鱼泼剌剌跃出了水面，划出一道遒劲的弧线，再扎到水里，激起一圈圈的涟漪。

近午了。

“振飙兄，早几天，听表妹讲起沦陷了的北京，想起我在那里读大学的情形，颇多感慨，我一口气填了阙《浪淘沙》的词。”

“表哥，念给我们听听。”

“慢。待我吹箫为你伴和。”随即，万玺风从身边的一个锦袋里，取出一支长箫。

箫声凄切，如解不开的缆，把船，把船上人的心，都牢牢地系住了。

丁立人站起来，面对雨湖，微微仰起头，大声吟诵。

夏荷珠忙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和小本子，一字一句记下来：

浪淘沙

北京

归梦也翩翩，风物依然，崔巍千雉帝城严。金碧楼台芳树里，春雨如烟。

挥泪说伊川，宫阙腥膻，将军破虏待何年？河朔元元空目断，汉帜高悬。

箫声、吟诵声飘飞出来，再沉沉地落在水波上，惊起一群一群的野鸭子，扑打着翅膀嘎嘎直叫。

丁立人坐下后，说：“振飙兄，我真佩服您的祖父，当年随左大帅抗击沙俄，慷慨捐躯，真乃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我辈……真是羞愧。”

万玺风说：“我辈虽不能立马横刀，但气节还是有的！”

太阳当顶了。

万玺风对船夫说：“把船摇到上湖去，岸边有家湖园饭馆。今日良辰、美景、好友，我们该痛饮几杯。”

夏荷珠的脸又红了，没想到万玺风把她列入了“好友”之列，心里真的是很感动。

三

这十天哪，湘潭城像逢年过节。

夏荷珠虽是北京来的旦角，但初到此地，还没有多少人缘，却因票友界的名琴师万鏊风出面“友情客串”，一下子成了众目关注的焦点。就像现在的电影界，如果张艺谋选中了哪个女演员担任主角，立马就红得发紫。万鏊风在湘潭谁不知晓，而且从不登台献艺，却愿意为夏荷珠操琴，名门公子不怕遭人非议，可以肯定这夏荷珠应是不同凡响了。

十天的票，很快都卖出去了。

第一晚的戏码是《玉堂春》。

第二晚的戏码是《汾河湾》。

第三晚的戏码是《梁红玉》。

…………

夏荷珠在万鏊风的琴声伴奏中，就像一颗明星，越来越光辉四射了。在琴声的衬、托、垫、补中，她觉得她的心和万鏊风也越贴越近了，感激也有，钦佩也有，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东西，一想起来就让她脸红脸热的东西，搅和在其中。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晚的戏是八点开始，穿着白绸夹长衫的万鏊风到七点四十分才来到后台，他的后面跟着十几个男女仆人。更奇怪的是这些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用长柄挑着的大红灯笼，灯笼里插好了未点燃的蜡烛。这些拿灯笼的人，很快地进入舞台两旁的侧幕边，有序地站立。

这种讲究，曾使夏荷珠产生不屑和反感，无非是上台拉个京胡，用得着这种排场吗？

夏荷珠静静地坐在后台候场，她看见万錾风向她这边走过来。她低下目光，这是女人看男人因害羞而采取的方法，于是看到的是万錾风的双脚，白线袜，青布鞋，脚步显得很有弹性。从这双脚上，她感到万錾风并不像个到了不惑之年的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赞美，往往从男人的脚下开始，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这双脚在离夏荷珠三尺远的地方，很礼貌地停了下来，随即她听见万錾风很平静地说："夏小姐，你就放心唱吧，我都安排好了。"

夏荷珠的目光缓缓上移，一直移到万錾风的脸上，那张白净的脸上浮着从容的笑意，很灿烂，很迷人。她小声说："谢谢。"

在那一刻，她还不明白"我都安排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十晚的戏全部演完，表哥丁立人把内中情形告诉她，她才恍然大悟。这每晚的票，万錾风都购了两百张，坐在前几排的是他请的各票房的票友，以及丁立人和他的同事；他家的男女仆人虽然拿着灯笼站在台上，也是购了票的，只是不落座。

说过"谢谢"之后的夏荷珠，忽然问道："这戏园子里电灯明晃晃的，备这些灯笼做什么呢？这是万府的排场吗？"

万錾风仿佛没有听见，转身向台侧安置文场武场的地方走去。

夏荷珠觉得心里很解气，这话应该戳着万錾风的痛处了！年轻的女子，有时是很任性的。

第三晚的《梁红玉》，演的是梁红玉辅佐丈夫韩世忠击鼓抗金的故事，观众的情绪真是一浪高过一浪，简直疯了。夏荷珠从始至终激情洋溢，做、念、唱、打，无一处不精彩。当唱完

《粉蝶儿》那一段,底下应是念白“呀——”,再接唱《石榴花》。突然,舞台上和戏园子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是停电吗?不是,从窗外隐隐透进了街市上的灯影。只可能是有人存心捣乱,把电线剪断了。那时候长沙大会战在即,湘潭城自然潜伏着一些被日本人收买的败类。

夏荷珠,不,是梁红玉,双手握着鼓槌,正站在鼓台上,边舞边击鼓催阵。在灯黑的这一霎,她的心里“咯噔”一响:有人搅场了！但随即听到万鏊风低沉地一声断喝:“点灯！”

话音刚落,十几盏灯笼齐刷刷点燃了,长长的柄高挑着灯笼从侧幕边伸出来,人却隐于侧幕后。舞台上顿时变得红光闪烁,营造出一种古战场特有的气氛。观众还以为这是一种刻意的安排,是新玩意儿,顿时欢呼雀跃,喝起彩来。

夏荷珠看见万鏊风朝她扬了扬手。在灯笼的光影里,那个扬手的姿势,特别的意味深长,使她感动不已。哦,原来这有序排列的灯笼,并不是万府的排场,并不是一个名门公子的自矜,都是为了她!

那个时代,演戏是不用扩音器的,演员靠的是嗓子征服观众。只要台上有光亮,戏就可以演下去。

夏荷珠清亮地念白:“呀——”接下来唱《石榴花》这一段:“遥望着一江风浪拍天高,我撒网中流钓金鳌,猛几阵军中鼓角喧号,鲸鲵动开巨浪撼奔涛。只听得马嘶旗飘——只听得马嘶旗飘,腾空杀气入云表。”

万鏊风的琴声,傍得严丝合缝,特别是高音处,就势往上一托,夏荷珠就觉得自己也仿佛直入云天了,有点醉,有点晕,但,舒服!

“好！好啊！”

"好啊！好！"

…………

戏演完了，夏荷珠回到后台，急急忙忙地卸完妆，再来到幕布严合的前台时，万鋆风和那些高举着灯笼的人正在等着她。而前两晚，她卸完妆时万鋆风他们早已走了。她想：他之所以没走，是因为这戏园子一片漆黑。

"夏小姐，今晚您可是卖力气了，观众的叫好声，差点把屋顶都掀开了。"

"万先生，我真的要感谢您。前晚我说话冲撞您了，您多包涵。"

"您前晚说什么了？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走吧，我送你回家，守德兄也在门外等着哩。您演《梁红玉》，有人不高兴了，这些日本人的走狗！"

他们在灯笼的簇拥下，走到戏园子外面。

丁立人果然在等着。

"今晚呀，振飙兄可是头一功，想不到心思这样细，安排得这样周密，谁当了他的夫人，福气！"

快子夜了。

街市上灯光稀少且暗淡，十几个高挑的红灯笼洒下的红光，宛若在石板路面铺下一条长长的红地毯。

夏荷珠走在这柔和松软的红地毯上，恍然若梦，情不自禁地挽住了万鋆风的手。

四

十个晚上的演出，对于万鋆风和夏荷珠来说，简直就是

一眨眼的工夫，短暂得让他们瞠目结舌。而对于男女之间的浪漫情怀，有十个晚上的发酵，已经足够酿出刻骨铭心的一段故事了。这个故事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就太平淡无奇了，没有接吻，没有拥抱，甚至连稍稍有些冲动的表白都一律省略了。

第十晚演出结束后，在后台的化妆室里。他们相对而坐，想说什么，又都说不出。

夏荷珠抖抖索索取出一个紫红色的长形锦袋，里面放着一把京胡。

"万先生，这是我出科时，我的老师送给我的，倒是一把难得的上等京胡，在他家传了几代，我现在送给您，感谢您这段日子的辛苦。"

"谢谢。"

万鋆风拿出一个紫檀木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一大沓粉红色的薛涛笺。

"夏小姐，这是以前从四川成都托人带回的诗笺纸，送给您抄写诗作吧。"

"多谢了。"

然后，万鋆风站起来，拱了拱手，说："我该走了。夏小姐有闲的时候，请到我们票房来玩，我和守德兄常在那里。"

"好的。"

夏荷珠眼睁睁望着万鋆风走了，一下子就不见了，她突然觉得喉头哽哽的。

这一夜，回到家里的万鋆风失眠了，好容易折腾到天亮，急急下床，洗漱后，提着夏荷珠送他的那把京胡，跑到芳草园的小竹亭里拉了起来。

他拉的是《梁红玉》。

果真是一把好琴，声音从两弦间如流水般泻出来，时缓时急，时高时低，密处不乱，疏处不滞，遏云绕梁，石破天惊。

他又看见舞台上的那个梁红玉了。

等到他停下弓子，已感到脊背后漫上了一层热汗。

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的仆人跑来，说老太太传话过来有事叫他去一趟。

万鍪风只好起身，把京胡交给仆人，让他在这儿待着。然后，慢吞吞地七弯八绕，走进母亲的卧室。

万老太太并未起床，只是斜坐在床头，帐帘低垂，无法看清她脸上的神情。

"娘，我来了。"

"你坐吧。"声音闷闷的。

万鍪风小心地坐在窗前的一把梨木官帽椅上。

"十晚的演出完了？"

"完了。"

"你今早拉的琴，不是原先的那把，这把琴有年岁了，不错。是那个小戏子送你的？"

万鍪风大吃一惊，终日足不出户，只是一味敲木鱼念经的母亲，竟然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

"我们这种家庭，大概是来不得戏子的，你可别犯糊涂。"

万鍪风说："怎么会呢？"

"我告诉你，倘若发生这种事，我愧对万家的列祖列宗，只有一死了之，以为谢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得找个正经人家的女儿赶快结婚，万家不能断了后。"

万鍪风说："城里我还没发现有这样的人家，容我慢慢考

察吧。”

“你去吧。”

万鏊风像得了特赦令，赶忙溜出了这个让他感到窒息的房间。

他又回到竹亭里，从仆人手里接过京胡，然后，用京白高声念道：“苦哇，苦哇。不想生在这豪门大宅，生亦无趣，死亦不可，倒不如穷家小户活得开心。啊呀呀，苦哇——”

仆人问：“您这是哪一出？”

他一挥手：“滚。”

仆人扮一个鬼脸，飞快地跑了。

他又拉起琴来，一腔愤懑，弓子大开大合，一直拉到晌午方歇。

五

湘潭在长沙失守后，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也被日军攻占了。

这三个人，都没有随难民向南撤退，或者疏散到城外偏僻的乡下去。

丁立人的育群学校是意大利教会办的，他依旧做他的校长，学生们照样上课、下课。夏荷珠搭班的戏班子，在伪政府的文教委员会重新登记后，允许继续粉墨登场，只是一些剧目明令禁演，如《梁红玉》、《木兰从军》、《岳母刺字》等。

万府呢，属于名臣大宦的钟鸣鼎食之家，日军司令部在大门上贴了一张“保护令”，不准任何人去骚扰。万老太太特地传令府上各色人等，当然也包括她儿子万鏊风，没有特殊

事宜,一律不许出门,也不要把一些闲杂人带进府里来。

万鳌风愤愤地说:“这不等于是坐牢了?”

万老太太肃然地回答:“坐这个牢,比坐日本矮子的牢要好上一千倍!”

万鳌风真正地闲下来了,他知道城里的所有票房都停止了活动,票友们都怕被日本人诬为聚众闹事,以致被乱枪打死。公开演出的戏园子,因为有日伪人员监控,每晚依旧弦歌不断。可他却不能走进那个古典的氛围,去观看夏荷珠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精彩处高声地为她叫几声“好”。万府的前门、后门都锁上了,而且有专人把守,他除非生出一双翅膀,飞出高高的院墙。电话线也被老太太叫人剪断了,万府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万鳌风在日子的推移中,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怨恨。这万府所有的措施,其实是针对他一个人的,不是怕他会惹恼日本人,而是借这个机会,不让他和夏荷珠见面。

很多的时候,万鳌风是坐在书房里,或坐在芳草园的小阁、竹亭里,抚摸夏荷珠送给他的那把京胡,温馨地回忆他们交往中的每一个细节。假如不是母亲以死相胁,他和夏荷珠会很快地两心相契,完全有可能把这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娶回来。娶回来的夏荷珠当然不用再登台唱戏,而是和他一起在家里吟诗、唱曲、观花、赏草,然后为万家生出一群儿女,朝夕形影不离,终老在这里。但这已成为一个缥缈的梦,不要说终成眷属,现在就连见一面也难于上青天了。于是,他心火熊熊,狠劲地拉起京胡来,一直拉到两只膀子发酸发胀才肯歇息。

一晃就过去了半年。

冬天了,雪花纷纷扬扬,天地一白,像挂满了祭帐挽联。

出外买菜的老厨子,忽然悄悄地溜进了万鋆风的书房,见没有别的人,才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他。“是夏老板夏荷珠堵在路上交给我的,让我捎给您。千万千万别让老太太知道了。”

万鋆风精神一振,忙从抽屉里拿出五块大洋递给老厨子。老厨子连声说“谢谢”,赶忙走了。

万鋆风撕开牛皮纸信封的封口,从里面抽出信纸,展开来,是一沓薛涛笺,上面写着小楷,字也是学的唐人褚遂良的笔意。

振飙兄:

冬祺。见字如晤。一别数月,念念。

本不想打扰,只因吾兄守德于几日前,在课堂为学生讲解文天祥之《正气歌》,被突然冲入的日本兵乱枪打死。妹顿失亲人,还欲安慰表嫂及侄儿侄女,此悲何极。长夜漫漫,唯以泪洗面。后事吾已与吾兄之同事草草料理,勿念。因兄与吾兄为多年挚友,不得不设法一告。

至于妹之景况,兄不必惦念为荷。

夏荷珠亲笔

万鋆风双眼直直地盯着笺纸,粉红的底色变成一汪一汪的血,而那些字,如同跌落在血泪中的子弹壳,疯狂地蹦跳。他的手一软,笺纸颓然飘落。然后,他像个孩子似的失声痛哭。他万万没有想到丁立人就这样死了,死在日本矮子的枪口下!更让他担忧的是,夏荷珠这个弱女子置身于虎狼群中,

信中虽不说半字,其风险可想而知。何况丁立人家境也属一般,孩子又多,夏荷珠不会不予以经济上的资助,唱戏也就更不能松懈了。

哭罢,万鳌风找出一张宣纸,奋笔疾书一篇《祭守德兄文》,结尾是这样写的:"呜呼!是铁血男儿焉能低眉于倭寇,吾兄之殇,乃弟之痛,乃民之痛,乃国之痛。而激励后之来者,慷慨悲歌,奋然前行,弟安敢惜此性命乎!"

他寻出一瓶酒,夹着祭文来到芳草园的园门口,先将酒酹在地上,再把祭文点着了。

纸灰如蝶。

第二天,在老厨子欲出门买菜时,万鳌风借故把他叫到书房里,让他把一张三千元的银票和一封信,分送到丁立人的家里和夏荷珠搭班的艺风戏班去。

老厨子的脸都白了,说:"少爷,您饶了我,我拖家带口,可不敢得罪老太太。她老人家耳目灵,昨天捎信的事,她居然知道了,找我去训了一顿,说若是再犯,必赶出万府。从今天起,出门买菜是俩人同行了。"

万鳌风恨恨地说:"你走吧。"

六

芳草园的柳条如珠帘翠幕,竹亭旁的几畦春海棠开得流光溢彩,葡萄架上的叶子开始变密。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对于万鳌风来说,了无生趣。过年后,他开始咯血,全身酥软无力,脸色苍白中透出猩红。万府轮番请来的中医、西医,对他进行诊治,竟然也是好一阵歹一

阵。中医说他患的是“美人痨”(脸上呈现美人之色),西医称之为“肺结核”。其实,万壑风自己明白,他得的是心病,内忧外患,岂药石能奏效?他现在是哀莫大于心死,只剩下了一个躯壳而已。在精神稍稍好点的时候,他会用夏荷珠所赠的京胡拉上几曲,边拉琴边用京白念夏荷珠那首《无题》诗中的尾联:“藕丝莫系新莲子,好趁清飙逐断蓬”?他与夏荷珠谁是藕丝谁是新莲子?谁是清飙谁是断蓬?是一个谜语还是一种预言?他百思不得其解。

伪政府文教委员会忽有专人来拜会万府的万老太太,并留下日军司令部的大红请柬和特别通行证。事先万壑风却一无所知,他正坐在小竹亭里拉琴。

年轻的仆人把请柬和特别通行证交给他,并传达了老太太的话:她已向来人申明了儿子的病况,能不能去全看儿子的意思。

万壑风接过请柬,看着上面“庆祝圣战胜利”的字样,不禁冷笑起来,说:“我什么时候成名流了?”

仆人说:“您是名门之后,又是名琴师,双份的名流哩。当时我在场,来送请柬的人说,有名记者、名校长、名诗人、名画家、名商人、名角,艺风班的夏老板夏荷珠,也在邀请之列。您是可以不去的,养病么。”

他再看请柬下端,有一行附记:“请先生自带京胡,以为助兴。”这样看来,酒会上是少不得他为夏荷珠操琴这个节目了。可以肯定,夏荷珠唱什么是早有限定的,绝对不是《梁红玉》、《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只可能是《四郎探母》、《昭君和番》之类。他哀叹夏荷珠一个弱女子岂能逃脱这一劫,从则活,违则死。而他呢,却是可以避过的,老太太的意思也是

让他托病“独善其身”,不给祖上抹黑。

他仰起头来,突然发出一阵疯笑,然后对仆人说:“去禀告老太太,明晚——我去!”

仆人惊愕地“哦”了一声,急急地走了。

万錾风为他的回答感到由衷的痛快,母亲不想让他去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不让他和夏荷珠碰面!他被“关”得太久了,想出去透口气儿;他和夏荷珠分别得太久了,也该聚首叙一叙。但他明白,他可以借此机会走出万府,却不可去小东门码头边的那艘游船,他能向日本矮子去献那个媚吗?何况,他若不去,夏荷珠可以用没有琴师伴奏作为借口闭嘴不唱,名角有名角的派头,是不能随便清唱的。他恨这座让人活得腻味的万府,何况许多的好友都死了,比如丁立人,他这条病病歪歪的性命有什么好珍惜的!

他大声喊道:“来人啦。”

好几个仆人跑了过来。

“叫厨房用心安排今明两天的饭菜,我的口味很好,多做些精致的菜肴,我要陪老太太好好地吃几顿饭。”

“是。”

“给我熨好一件白色的夹长衫和一条薄呢长裤。”

“是。”

“把我的卧室、书房认真打扫清洗一下。”

“好。”

…………

第二天晚上九点来钟的时候,万錾风穿戴得齐整,夹了那把夏荷珠送他的京胡,特意去了母亲的卧室,作古正经地给她下跪磕头。

万老太太正准备念经,见儿子行这样的大礼,慌忙站起来,说:"你这是做什么?"

"娘,我恐怕回不来了。"

"起来吧。儿呀,日本人能把你怎么样,万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你放心去,娘今晚念经求菩萨保佑你。"

"谢谢。"

"多带几个随从去吧。"

"不必了,通行证只能我一人使用。娘,多保重。"

说完,万鋆风毅然地走出了万府。

当仆人把大门关上后,他转过身来,从上到下把这个大宅院看了一遍,才朝小东门那个方向走去。

今晚的街上寂寞空旷,不时地有日本兵和伪军巡逻而过。看得出,今晚十点戒严的告示早贴出去了,家家店铺大门紧闭。

偶尔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住万鋆风准备盘问,万鋆风从容地掏出特别通行证晃几晃,士兵忙向他敬礼,恭敬地让到一边。

他希望在这条路上,碰到夏荷珠,虽说不能长谈,至少可以简略地交代几句,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可惜在他快临近小东门码头时,就是见不到夏荷珠的影子。他在心里叹息一声:天意如此,只好作罢了。

看看腕子上的手表,九点四十分了。万鋆风快到小东门码头的时候,骤然停住步,斜插入一条巷子,朝宋家桥走去。他很快就来到了荒凉颓败的文昌阁前。黑暗中的文昌阁,如一头受伤的巨兽,蹲伏在杰灵台上。四野无人,不远处的湘江缓缓流动,发出呜呜咽咽的声响。他抬头望了望天上,只有几

粒光芒淡微的星子，像泪。他肋下夹着京胡，很费力地朝四面拱了拱手，仿佛是向熟友告辞，然后一转脸，窜进了文昌阁。

万壑风是摸索着顺着楼梯，一口气登到顶层的。虽说阁体被日机炸去了一小半，但楼梯还在。他坐在顶层栏杆边的一个石凳上，引颈向小东门码头望去，那艘灯光通明的游船就停泊在码头边。码头四周，人影幢幢，看不清面目，但刺刀上的寒光却清晰可见。

风清凉如水，一阵阵拂过他的身子，他突然感觉到“自由”的真实可触。

七

夏荷珠走进这艘游船的时候，是十点差五分。

她穿着蓝色的学生装，蹬一双黑皮鞋，脸上没有涂抹胭脂水粉。一年前，她第一次去万府时，也是这种打扮。

游船里的大厅很宽敞，依次摆着许多精巧的小案子和高背靠椅，案子上摆着香槟酒、葡萄酒和高脚酒杯，还有一碟碟的点心、瓜果。

夏荷珠并不急着落座，她开始走过去走过来，在人丛中寻找万壑风。她一直执拗地认为万壑风肯定会来，他不可能放弃这个与她聚首的机会。但她终于没有寻觅到这个熟悉的身影，万壑风压根儿就没来，可见这是个薄情的人，这样的人能够以托终身吗？她本是不想来的，之所以来并不是怕惹恼了皇军和汉奸，而是想和万壑风见上一面。这是相爱中的女人和男人的最大区别，男人珍惜名声胜过珍惜爱情。但很快她就否定了自己，万壑风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的缺席定有

更为重要的缘由。她忽然想到:他是为了我！琴师不到,我是可以拒绝清唱的,也就避免了直接地陷入泥沼,保住一份清白。

一个穿西装,却戴着一顶皇军军帽的翻译官忽然走了过来,彬彬有礼地说:“夏小姐,龟丸大佐请您和他共席,万先生的位子也在那儿,请！”

蓄着仁丹胡子,身着紫色长衫的龟丸大佐,见夏荷珠走过来,忙站起来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道:“夏小姐,久仰久仰。早就听说您和万先生演出的盛况,今晚我是要瞻仰二位的风采了,正如杜甫的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夏小姐,请坐。”

夏荷珠点点头,坐下来,有意无意地问:“万先生怎么还不来呢？没有他这把琴,我是没法唱了。”

翻译官说:“他应该会来的。”

整十点了。

乐队演奏起日本歌曲《樱花》。

在乐曲临近尾声时,龟丸大佐端起酒杯,缓缓地站起来用中国话致祝酒辞:“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首先,我对于诸位前来光临这个盛大的‘庆祝圣战胜利’酒会,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你们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天皇的忠诚将士,正节节胜利,势不可挡。今晚,我们特意让诸位和驻军高级军官欢聚一堂,以促进互相了解。让我们一起举杯——”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并端起了酒杯。

“为大日本圣战的伟大胜利，为中日亲善如同一家,干杯！”

镁光灯一闪一闪。

在明日各报的头版,定然会出现这个场景,这是无疑的。

万壑风依旧没有来。

翻译官在龟丸大佐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话,龟丸淡淡地说:“今晚凡没有出席的人,明日通通请到宪兵队问话。”

“是。”翻译官谄笑地答道。

夏荷珠的心猛一下悬了起来。

乐队又奏起了一支软绵绵的日本歌曲。

一个头戴瓜皮帽的老者,站起来,捋了捋那一把干枯的胡子,摇头晃脑地吟诵刚刚做出的《闻圣战大捷》的七律。接下来,一个花枝招展的红舞女,在乐声中跳起了一段日本舞。舞女刚落座,一个日本军官端着酒杯哇啦哇啦地吼唱起一支日本歌。

掌声、喊叫声、开瓶声、碰杯声、音乐声,在大厅里回荡。

没有人催促夏荷珠唱京戏,因为万壑风没有来,而座中再没有其他的琴师。她感激万壑风对她的百般呵护,她想:万壑风今晚没来,明天定会被抓到宪兵队去,那里是出名的阎王殿,进得去是出不来的。

就在这时候,夏荷珠的耳朵似乎被什么触动了一下,有一种极为熟悉的声音,从很高的地方慢慢地飘过来。是京胡声,是她那把极为心爱的京胡所发出的声音,是万壑风拉京胡的声音。她差点惊叫起来:是他!他真的来了,只是没有上船,而是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她拼命压抑住自己,这京胡声有多久没有听到了?大概有一个世纪了吧。

夏荷珠支棱起双耳,凝神静听。

这是《夜深沉》曲牌中的一小段:很深很冷的夜色里,无

星无月，风在啜泣，树在战栗，樵楼上传来无望的鼓声。这个京胡声中深沉的夜，不正与今晚绝似！

拉完这一小段，京胡声戛然而止。

夏荷珠突然醒悟，今晚戒严，万壑风分明是不想活了，想找一种慷慨赴死的方式。他为什么要这样？她端起满满的一杯葡萄酒，仰脖灌了下去。

龟丸大佐说："巾帼不让须眉，好酒量！"

京胡声又响了。夏荷珠分明看见梁红玉登上鼓台，手握系着红缨的鼓槌，擂鼓催阵。这《梁红玉》的戏到了高潮处，她该唱《粉蝶儿》了，接下去再唱《石榴花》。

翻译官慌慌地跑到龟丸大佐面前，说有人在文昌阁上拉琴。

龟丸大佐用日语命令道："船上的小钢炮对准文昌阁开炮，通通地死了死了的！"

翻译官狗一样地窜出大厅去了。

夏荷珠不知道龟丸大佐说了些什么，她只觉得全身发烫，胸口滞闷，她要在万壑风的伴奏声中，再引吭而唱。万壑风如果死了，她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黄泉路上结个伴吧。

她蓦地站了起来，合着京胡高唱《粉蝶儿》：

将鼓亲操，焕旌麾芝盖冲霄，
列艨艟，铁链环绕，
听军中喊杀声高。
谁敢小觑女英杰，江天呼啸。
拥高牙，力撼江湖；
秉忠肝，凭赤胆，保定了大宋旗号。

（白）呀——

正要接唱《石榴花》，船顶上轰隆、轰隆响起了接连不断的钢炮声，游船开始猛烈地晃动。紧接着，哗啦啦一声巨响，文昌阁倒塌了。

夏荷珠似什么也没听见，琴声依旧响在她的心上，而且越来越沉宏有力，她加了句念白："振飙兄呀——"然后唱道："遥望着一江风浪比天高……"

龟丸大佐蓦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夏荷珠连连射出子弹。

夏荷珠倒下了，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眼角残留着恋恋不舍的泪珠。

龟丸大佐吼道："通通不准离船，抗日分子的检查！"

尾　声

今年春天的一个日子，我又去了古城湘潭的雨湖东端，眼前屹立着一片高楼大厦，这里成了一个园林式的样板社区。

当年的万府呢？一点遗迹都找不到了。

我久久地伫立，忽然听见有京胡声不知从何处飘来，如急风骤雨，铁马金戈。

六十年啊……





鬼子小传

广西罗城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大年夜》等，现任广西文学院副院长。

鬼　子

贫民张大嘴的性生活

老张迷恋手里的一副扑克牌，已经很久了，只要没事，就会坐在床边，从枕头下摸出那副扑克牌来，然后按照自己的规矩，规规矩矩地洗上三遍，然后是一对一对地把牌捡出来，有时是上边一张下边一张地捡，有时则是从上到下，两张两张地捡，也有从下边开始往上捡的，但也是两张两张地捡，从来不会只捡一张，也不会捡三张，要是一不小心多捡了一张，他就会从头再来，然后又是规规矩矩地先洗上三遍。

他在为两张牌苦苦地寻找一次成对的机会。

那两张牌，一张是梅花9，还有一张，是方块3。

梅花9是他心中的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整个院子里，长得漂亮的女人并不少，但漂亮得让人怎么看怎么舒服的，老张觉得就她一人。老张曾想，哪一天她要是嫁走了，或者调到了外地去，那这个院子可能就会因此失色，就会因为没有了她而暗淡无光。梅花9有过丈夫，可她的丈夫早就

离婚走了。是梅花9把老公离走的，还是她的老公把她给离下来的，老张不知道，他也没有问过他人，他只是觉得她实在是长得太好太好了，谁要是能跟了这样的女人，这一辈子可就幸福死了。

那方块3呢？就是他老张自己。

在五十四张扑克牌中，最小的牌，就是这张方块3了。这是别人告诉他的。他们说，一般情况来说，黑桃是最大的，然后是红桃，再然后是梅花，最小的就是方块。自然，那方块3就是五十四张扑克牌里最小的那一张。

当然，他也曾觉得，他老张不应该是这一张最小的牌，在女人的眼里，论模样，他老张在院子里还是挺不错的，就算自己不把自己摆在方块K方块Q或者方块J的位子上，至少也应该是那方块9或者方块8什么的。方块3方块4的人多着呢，那几个脸长秃顶手脚短的男人，随便抓一个做方块3方块4，都不会冤枉了他们，只是……只是人家那几个，又偏偏都是什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每个月的工资都在三五千以上，自己呢？自己只是人家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五分之一的差事，还是政策照顾的，否则就只能光拿那点下岗的生活保障金过日子了。

至于那漂亮的女人，他也曾想让她站到梅花K，或者梅花Q梅花J的位子上，尤其是梅花Q，可他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那些样子不顺眼，就连梅花10他看着也不顺眼，觉得那梅花10怎么看怎么像是两个人，好像是一个女人的身后还带着一个小孩，人家有小孩吗？人家没有，没有就不能让人家是梅花10，于是，他就让她成了梅花9了。他觉得梅花9不错，每天晚上躺下的时候，他都要看一看那梅花9，觉得那梅花9确实是

越看越让人身心舒服。

剩下的梅花，他也是一个一个的让它们替代成了其他的女人，而且好玩的是，他把院子里那些离异单身的女人数了数，正好，除了梅花9，还有十二个，而且，年龄都是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

然而，让老张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不管他怎么洗牌，也不管他怎么捡牌，从来都没有捡到过一次能跟她梅花9是成对的。

晚了一张的有五十次。

晚了两张的有四十八次。

晚了三张的一共九十一次。

这些都是他在一张纸上做过记录的。

晚了四张五张的，他就懒得记了。如果只按每天玩三次的话，那副扑克牌他已经玩了不下五千次了，都快要玩烂了。

也许，也正因为老是成不了一对，这让老张就越是想跟人家梅花9无论如何也要对上一次。他心想只要有一次，也就满足了。

怎么会一次也没有呢？

有时他就想，也许是自己太有意了。太有意了，往往是得不到的，于是就一副很随意的样子，甚至在洗牌和捡牌的时候，脸都扭到一边去，捡下的牌，也是一对一对的先铺在床上，从那头一直铺往这头，捡完了，再回过头一对一对地看。

结果，还是没有。

有时就烦了，心想对着谁就是谁吧，不就是玩吗？于是在对着梅花2的时候就想一想梅花2，对着梅花5的时候，就想一

想梅花5,只是,脑子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那个想一想,怎么也想不出什么味道来。

最让他烦的是那梅花3。

她竟然时常地与他捡成一对。

梅花3是谁呀?

他想肯定是院子里那个最烂最烂的女人了,脸上的粉总是扑得厚厚的, 像是请了湖南的民工用刷墙的刷子给她刷的,而且说话也是大大咧咧的,嗓门粗得狗听到都跑,这样的女人,老公不离了她才怪呢?有几次,他都恨不能把那梅花3给撕掉了算了。

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他曾换了一种玩法,他先把梅花9和方块3放在了一起,然后闭着眼睛认真地洗了三遍,这样的玩法当然不能再是下边一张上边一张地捡了,只能是直接从上至下,或者从下至上地捡,一捡一对,一捡一对……可不知怎么,他总是自己把他们给洗掉了,有时就觉得是不是洗三遍洗得太多了,只洗一遍或者两遍行不行,但心里又不肯给自己放松,觉得不管什么事情,规矩还是很重要的,没有了规矩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再一次地放在一起,再洗三遍,再捡。

结果还是捡不到一块。

再试,还是对不上。

每一天,他也只捡三次,他觉得这也是一个规矩,多了,他又怕心里失去了那一份应该保留的真诚。

但梅花3不一样。有时他心里不服,就拿那梅花3来试一试,也是先把自己的方块3和那梅花3放在一起,然后是洗,也是很认真很认真地洗,但竟怎么也洗不掉那梅花3,好几次,

一捡就把方块3和那梅花3给捡成了一对了。

这当然让老张很生气,气得肺都要炸了,他为此时常狠狠地把床拍得啪啪地响。

他觉得怪了，难道我老张想女人就只配想一想梅花3那样的？难道像梅花9那样的,就连想都不让想？他也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想高了,觉得艳遇这东西也许还真的不是穷人的事,穷人的艳遇真的要有,那也只能是穷人的待遇。问题是,这是谁定的规矩呢,也太他妈的欺负穷人了吧?!你以为老子就真的想跟人家梅花9那样的有什么艳遇吗？老子也不过就是想一想过过瘾而已,想看看命里有没有那样的福分,真要是遇上了,自己也许还艳不来呢?人家那样的一个大美人,人家说艳就让你艳了吗？艳前或者艳后,人家要是开口让你给买个什么小东西,你买得起吗?美人身上的小东西,哪一样不都是宝贝呀？这一点老张心里还是明白的。

老张有时就想,这东西也许还真的就是命。这种命不光是出现在牌上,就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自己也是难得接近人家梅花9的。有一次,梅花9好像是从香港或是什么新加坡回来,拖着一大箱的东西,从车上下来后,有人跟她抬着,可她竟抬不动,走进院子没有几步,就喊叫了起来。她说谁来帮我抬一抬,我抬不了了,我的手都要断了。这么喊的时候,她一脸笑笑的,笑得真是美死人了。坐在床上的老张一步就射了出去,他想对他来说,那样一个箱子别说是两个人抬,就是他一个人扛着,也是小意思,可是,院子里的另一个人却远远地也冲了过来,嘴里说我来我来。那是院子里的一个小领导,如果拿扑克牌来排名,他可能也就算是方块J吧,但人家梅花9一下就答应了他了。她说老张,你让他抬吧。她说的他就是那

方块J。他只好给他放手了。哎，真他妈的方块J，他真的有点恨他，他曾想如何收拾收拾他，他觉得一个人要收拾一个人，只要收拾的动作不是太大，小小的收拾一下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但最后他放弃了对他的收拾，他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觉得自己没有那接近人家梅花9的命。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从枕头下把扑克掏出来，总是认真地先洗上三遍，然后一对一对地捡，捡不着就再来一次，再捡不着，就再来一次，第三次再捡不着，就把扑克牌塞回枕头的下边，然后等待着第二天的重来。

也许是老天爷有眼，机会终于来了。

但不是在扑克牌上，而是在真实的生活里。

这是一个周末的深夜，该从外边回来的，都回来了，尤其是那些单身的梅花们，她们几乎是一到周末就鸟似的往外飞，而且总是很晚很晚的时候才飞回窝里，有的是自己回来的，有的是有人送回来的，有的还有人一直往窝里送，而且不再出来。但这天晚上她们都回来了，只有梅花9，时间都快深夜一点了，还一直没有看到她回来。但老张还是不肯把院子的大铁门关上，他好像总是感觉她会回来的，也许晚一点，她会回来的。再不回来，那就是被哪个男的拿去用了，他想他再等一下，等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她还不回来，他再把大铁门关上。

就这么想的时候，梅花9回来了。

送她回来的车子没有开到大门前就停下了，停在了一个停车的位子上。看那架势，送她回来的那个男人，今天晚上是

打算在她这里过夜了。可是梅花9却死不同意。那男人把她扶下车子没走几步,梅花9就死死地蹲下了身子,就地坐在了绿化带的边沿上,不让那男的再去扶她。那男人却执意要扶她到屋里,他说我不扶你你上不了楼的。梅花9还是不让。她说我怎么上楼不用你管,你走你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也别再想进我的那个家,我不会让你进我家的,你走你的。俩人推来拉去的,全都被老张看在了眼里。他一直远远地看着他们,并不前去过问什么,他知道,那样的场合,轮不到他老张去掺和。

那男人最后竟拗不过梅花9,只好开车走了。

留下的梅花9一直身子勾勾地坐在那里,嘴里胡乱地骂着什么,一边骂最后就一边呕吐了起来。老张一听就知道,她喝多了,就朝她走了过去。他想,他得帮帮她。

他说我扶你回去吧,好吗?

梅花9却好像听不出他是谁。

她问他:你是谁呀?

老张说:我是老张。

她又说:老张是谁呀?

老张只好说,我是大嘴。

因为院子里的人,他们都在暗里叫他大嘴。他也无所谓,小的时候,家里的人也是这样叫他的,他从小就习惯了。

可她还是不知道,她说大嘴?大嘴是谁呀?

老张知道她确实是喝多了,就说,我扶你回家吧。

她说回什么家?你知道我的家在哪儿吗?

老张说知道。

她说好的,那你就,就扶我回去吧。

老张就把她扶了起来，然后半搀半扛地往她住的楼下拖去。但上楼的时候就苦了老张了。她住的是六楼，上不到第二层，她的腿就抬不起来了，他想这样下去，他扶到天亮也许也扶不到六楼，他最后就自己蹲下了身子，把她软软地背到了他的背上，然后低低地勾着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爬到六楼的时候，老张已经累得一头的汗水。

简直把他给累死了。

这是老张没有想到的。

老张没有想到的事，还没有完。

进了屋，他要把她放在沙发上，那是一种很软很软的布沙发，他想，就让她这么躺在沙发上吧，等到她自己醒来了，让她自己到她的床上去吧，可是他还没有把她放下，她却说道：

你把我扶到床上去吧，我不睡这里。

老张就看了看那些开着的房门，然后把她扶进了她的卧室，然后把她放倒在了床上。她的床确实不是一般的床。他的手碰着哪里，哪里都让他感到滑滑的，好像一直地滑到了心里去，那种舒服是一种真的舒服。老张随后想到的就是帮她把鞋子脱掉，免得脏了那样的床。

他刚帮她脱完鞋，她嘴里又说道：

帮我把衣服也脱了，我要洗澡。

老张心里猛地一愣，他急忙说，洗澡你自己洗吧，我走了。

老张还没有转身，她嘴里喊道：

走什么走？你不能走，你帮我把衣服脱了，我要洗澡。

老张想怎么办呢？没想好，她又喊了。

她说脱嘛脱嘛，帮我脱了嘛，快点，热死我了，我要洗澡。

一边说一边就自己撕脱了前边的扣子。

看着她那已经撕开的衣扣，老张突然把心一横：

帮就帮吧，老子今天豁出去了。

就动手帮她脱了起来。

看着一丝不挂的梅花9，老张的目光有一点不够用了。他发现，她不光是脸蛋长得好，而且身子也长得好。他的脑子里突然就闪过了一句话，那是他老婆活着时候对他说的，但眼下他发现，老婆的那一句话完全的错了。

他老婆说：女人呀，其实都一样，不同的只是那张脸。

怎么一样呢，老婆！

一点都不一样。

老张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他发现，一个女人的身子，是跟着她的脸长出来的。

这么想着的时候，老张已经把她扶进了洗澡间，扶进了浴缸里。

但老张没有想到的是，梅花9被水一冲，竟冲醒了，她眼神一晃一晃的，突然就抱住了自己的胸。

她说，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你家呀。

她说，我家？那你怎么在这？

他说，是你让我扶你回来的。

她差点就要喊叫了起来：

我让你扶？我什么时候让你扶？你……你给我出去！

按说，这时的老张应该是被吓得全身都在颤抖的，可是

竟没有。老张只是动了动身子，他似乎有点麻木，他还有点不想就这么走人。或者说，是他的眼睛在她的身上还一直下不来。

他说，你不要我帮你了？

她说，不要了！

他说，那你自己能回到床上去吗？

她说，你不用管，你走吧。

但话刚说完，就又把他叫住了。

她说：今晚的事……我可能是喝多了，我怎么叫你把我扶上来的，我也记不得了，但你能帮我保密吗？不要对别人说可以吗？

老张点点头。

他说可以的，你放心吧，我干吗要对别人说呢，我不会对别人说的，你放心吧。

她说那就谢谢了，这样吧，我的酒柜里有很多的酒，你去看一看，喜欢喝什么你自己拿，拿一瓶两瓶拿两三瓶都可以。你去吧，完了帮我把门关好。

老张没有多想什么，转身就往外走去了。

随便拿了一瓶酒，老张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可他没有急着去打开酒瓶，而是从枕头下先掏出了他的那一副扑克牌来。他以最快的速度找出了梅花9，然后又找出了方块3，剩下的，他随手一扔，就把它们给统统地扔到了地上去了。

他就拿着那两张牌，然后不停地看着。

他一会儿把梅花9放在方块3的身上，一会儿又把方块3

放在梅花9的身上，一会儿又把他们合在了一起，他觉得，就那两张牌，他怎么组合，他的心里都是快乐的。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快乐了！

慢慢地，他打开了拿回来的那瓶酒，然后轻轻地喝了一口……啊，太美了……太美了！他把嘴巴咂了咂，然后又细细地去看那两张扑克牌，看着看着，慢慢地又喝下了一口酒。看着喝着，喝着看着，老张觉着实在是美极了。他想这样的事情，怎么就会落到他老张的头上了呢？他想不清楚。但他没有办法否认刚刚发生过的经历。最后，他觉得就那么看着那两张扑克牌，好像味道还不够，就先放下了手里的酒，然后拿起梅花9，在她的腰上慢慢地撕开一条缝，就这一撕，他感觉着自己竟撕出了一种声音来……他觉着那种声音很像是他在帮她脱袜子时脱出的那一种声音，那一种声音好像听不见，但却能一丝一丝地清晰地传进你的脑子里……本来，她是不给他拉的，她让他帮她卷下去，可他想了半天，却不知道怎么帮她卷。他没有卷过。也没看到过哪个女的怎么卷过。他老婆活着的时候，没卷过这样的袜子，也没穿过。最后，她只好对他说，拉吧拉吧，那你就拉吧。他就替她拉了起来，于是，就拉出了那声音，那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那声音让他觉得很陌生，但很舒服，就像是从耳朵里从脑子里长出来的，黏黏的……梅花9腰上的那条缝撕好了，他就又慢慢地去撕他的方块3，也是慢慢地撕，他一点都不急，他要让那撕出来的那种声音慢慢地传到他的耳朵里，慢慢地传到他的心上……方块3腰上的那条缝也撕好了，他就把他们平放在床铺上，然后细细地看着，然后慢慢地喝了一口酒，又喝了一口，然后，他把酒放了下来，然后去打开梅花9腰上的那条缝，

再然后是打开方块3腰上的那条缝，然后慢慢地把他的腰交叉在她的腰里，然后，他把他们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上。

再然后，他慢慢地把手里的酒瓶口举到嘴边，一口一口地喝了起来……慢慢地，就软软地也倒在了床上。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老张硬在了床上。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一只酒瓶，里边的酒早已喝光。人们想，他一定是喝多了酒，喝死了。然而，谁也看不懂，床上的那两张扑克牌，你插着我的腰，我插着你的腰，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前来的警察也弄不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小说月报原创精品集　　2005
作者=《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页数=820
SS号=11526568
DX号=000004349531
出版日期=2006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